

走向胜利之路

横扫千军

—苏联卫国战争著名战役纪实

●吴伟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ПОБЕДА 1945

序

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前夕，我们推出了这套二战纪实丛书——《走向胜利之路》。

在这场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国家发动的战争中，全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但是，法西斯恶魔并没有把人民吓倒，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从血泊中站起，拿起武器，同法西斯国家与军队进行了殊死战斗。他们通过一个又一个战役行动，奏响反法西斯宏大壮观的交响曲，一步一步地把法西斯恶魔送进了坟墓，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之时，回顾与纪念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无疑会使今天的人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拟用反法西斯战争重大战役纪实这种创作方式，再现当年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现代战争是由一个或数个战役行动完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役行动更是数百上千。我们很难用文字把这些战役行动一一介绍给读者，只能站在反法西斯力量的角度，从中国、苏联、美国 and 英国这几个主要反法西斯大国实施的战役行动中，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陆战、海战、空战、两栖登陆战、热带丛林战、沙漠战，要塞保卫战等不同作战样式的战役行动，介绍给广大读者。

这套丛书描写的 20 个重大战役行动，从战役上讲是独立的，每一个战役行动都有自己的企图、目的与任务；从战略上讲又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战役行动从时间上讲是前一个战役行动的继续，后一个战役行动的背景，从空间上讲则都是为实现反法西斯这一战略总目标而实施的。因此，阅读此套丛书，既可熟悉反法西斯战争重大战役的具体过程，又可对整个战争的概貌作一了解。

本套丛书是军事历史题材的作品，作者大部分是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和最高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等单位长期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教学与研究的军事专家。他们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军事知识，撰写过多部军事历史著作，文笔流畅而不散，行文活泼而不俗。读者阅读此套丛书，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历史与军事知识。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我军杰出的军事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萧克老将军听说此套丛书即将出版，欣然提笔为之题写了书名，反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老战士、老将军对纪念这场伟大战争胜利的重视。在此我们深表敬意与谢意。

丛书编委会

1994 年 7 月于北京西郊红山口

横扫千军——苏联卫国战争著名战役纪实

第一部 红墙血泪 莫斯科会战

葛新生 著

主要人物表

斯大林 苏军最高统帅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
朱可夫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大将
铁木辛哥 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
沙波什尼科夫 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布琼尼 西南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
佐尔格 苏联派驻日本东京特工人员
罗科索夫斯基 西方方面军第 16 集团军司令员中将
科涅夫 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中将
库兹涅佐夫 苏联海军司令员
华西列夫斯基 苏军副总参谋长
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
勃劳希契 德国陆军总司令
古德里安 德国第 2 坦克集团军司令
里宾特洛甫 纳粹德国外交部长
哈尔德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
冯·包克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
冯·克鲁格 德国陆军元帅

第一章 卫国战争的前夜

巴巴罗萨计划

1940年夏天，希特勒取得了对法国的胜利之后，又重新回到进攻苏联的想法上。

希特勒的这一想法由来已久。20年代，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就这样写道：“德国不能满足于1914年的边界。”“我们要从600年前停止下来的地方开始行动。”“我们是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要自觉地改变战前对外政策的方针。我们要消除德国长期以来在南欧和西欧的目标并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到东方……但当我们今天说到欧洲的新领土时，我们首先指的就是俄国及其所控制的仆从国。”

希特勒的这一想法，立即在德国高级军事领导中引起了反响。最高统帅部及海陆空将领都参加了关于进攻苏联的时间和方式问题的讨论。进攻苏联的计划没有在任何人士中间引起原则性的分歧。将军们普遍认为，现在德国正处于军事鼎盛时期，时机极为有利。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在7月21日的德国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做了对苏作战的报告。他声称，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是非常乐观的，德国将会在4~6周内用不到100个师来击溃俄国的50~70个软弱无力的师。他在报告中建议，反苏战争应该在1940年就开始。

为了高度保守机密，希特勒命令由总参谋部来研究进攻苏联的计划，以便对任务、时间和目标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在以后的几天里，希特勒在柏林和上萨尔茨山接见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的总理。苏联对彼罗的海国家的合并，以及对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占领，使他决定推迟解决巴尔干问题。他越来越多地考虑进军苏联的事情。他让人放映介绍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10日芬兰边境冬季战争的电影，但感到很失望，因为从影片中，他看不出苏联军队的摩托化、装备和战斗力的水平。

7月31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开武装部队三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联席会议。会上，先由海军元帅雷德尔报告了“关于英国登陆战准备工作的第16号指令”，即“海狮”计划的准备工作的进度。

雷德尔说，9月15日将是开始执行“海狮”计划的最早日期，前提是届时没有“由于天气或者敌人的原因而出现不测情况”。雷德尔就这一前提向希特勒解释说，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天气，除了10月上半月以外，一般都是恶劣的。10月中旬开始有薄雾，到了下旬就有浓雾了。然而，这只是天气问题的一部分，“只有海上风平浪静，才能够执行作战计划”。如果波涛汹涌，驳船就会沉没，甚至大船也无能为力，因为它们不能卸下补给品。“即使第一批部队在天气有利的条件下渡海成功，还是不能保证第二批第三批部队也能够有同样有利的天气……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些港口可供利用之前，有好几天是不能运送比较大量的物资的。”这样一来，陆军就会陷入困境：他们会被搁在海滩上，没有给养，也没有援军。这位海军元帅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

“从一切情况考虑，最有利的作战时间将是1941年5月。”

希特勒发言，表示对雷德尔的结论不敢苟同。他承认，对于天气，他们“自然”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坐失时机的后果。德国海

军到来年春天也仍然不会是英国海军的对手。而如果给英国陆军 8 个月到 10 个月的时间，它就将会有 30~35 个师的兵力，到那时，这些兵力若摆在预定入侵的有限地区，就成了可观的力量了。他认为：

“必须设法为 1940 年 9 月 15 日开始的作战行动进行准备工作……至于这次作战行动是在 9 月进行，还是推迟到 1941 年 5 月进行，将在空军对英国进行一个星期的密集轰炸之后作出决定。如果空袭的效果很好，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等等遭受重创，那么‘海狮’计划将在 1940 年进行。否则将推迟到 1941 年 5 月。”

希特勒接着把话题一转说：

“英国的希望在于俄国和美国。如果对俄国的希望破灭，那么对美国的希望也将破灭，因为消灭俄国以后就会大大增加日本在远东的力量。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英国继续进行战争的顽强决心是由于它对苏联有所指望。英国人原来已经完全倒下了。现在他们又站了起来。俄国只需向英国暗示，它不希望德国过分强大，那么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一样，英国就会重新获得这种希望：局势在 6 个月到 8 个月之内就会完全改观。但是如果俄国被摧毁，英国的最后希望就会被粉碎。那时，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的主人。因此，必须消灭俄国。时间定在 1941 年春天。”

随后，希特勒详细地叙述了他的战略计划。看来，这些计划在他思想中酝酿得有些时日了。他说，这次行动只有以一举摧毁苏联为目标，才值得进行。只占领俄国的大片领土是不够的。

希特勒强调说：“要消灭俄国的生存力量！这才是目的！”首先将发动两个攻势，一个是在南方向基辅和第聂伯河进攻，另一个是在北方通过波罗的海国家，然后向莫斯科进攻。两支军队将在莫斯科会师。在这以后，必要时将进行一次特殊作战，以获取巴库油田。

希特勒说到这里，十分兴奋，他已经想到了怎样处理这些新征服的地方。他说，他将干脆吞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把芬兰的领土扩大到白海。他将拨出 120 个师来进行整个战争，留 60 个师保卫西线和斯堪地纳维亚。他说，进攻将在 1941 年 5 月开始，用 5 个月的时间完成，在冬天结束。他补充说，他本来希望在今年这样做，但是这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了。

第二天，8 月 1 日，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同他的参谋总部人员开始制定计划。

制定计划的工作在三个方面以德国人典型的周密而彻底的作风进行着，这三个方面分别是陆军参谋总部、最高统帅部中以瓦尔利蒙为领导的作战局和以托马斯将军为领导的经济和军备局。戈林在 8 月 14 日指示托马斯说，希特勒希望“只有等到 1941 年春季”才向俄国运交订购的货物；同时他的部门要详细调查俄国的工业，运输和石油中心的情况，这既可以作为轰炸目标的指南，同时也有助于以后管理俄国。

8 月 26 日，希特勒下令从西线向波兰派遣 10 个步兵师和 2 个装甲师。他规定，装甲部队要集中在波兰东南部，以便他们可以出兵保护罗马尼亚油田。

德国人自知向东部调动大量部队肯定会被苏联人发现。于是便命令德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恩斯特·科斯特林将军通知苏联总参谋部说，这个调动只是派年轻的士兵代替要复员参加工业生产的年纪较大的士兵。

9 月 6 日，德国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发出指示，详细地概述

了进行伪装和掩蔽的方法。规定：“这种集结的工作绝不能在俄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好像我们准备在东方发动攻势。”

伯格霍夫会议后不久，第 18 集团军参谋长马尔克斯被调到陆军部，很快他就向陆军参谋长哈尔德提交了一个计划方案。计划设想的是从普里皮亚特以北向奥尔沙陆桥和莫斯科发起主攻，同时向波罗的海国家和列宁格勒发动辅助攻势，作为主攻的侧翼。马尔克斯建议，还要在南部向基辅和第聂伯河发起辅助攻势，然后使之扩展到高加索地区的巴库。哈尔德在看过这个方案之后强调说：主要进攻目标应该是莫斯科。

在马尔克斯计划方案出台后不久，约德尔也拟就了一个作战草案，设想对苏作战将动用 3 个集团军群。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用 2 个，以南用 1 个，但有一点要注意，即在越过奥尔沙陆桥—斯摩棱斯克地区以后，能否继续向莫斯科进攻将取决于肃清波罗的海苏军的进展情况。

10 月 29 日，新任陆军总部（作战）助理参谋长保卢斯向哈尔德呈报了他自己对这场拟议中的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看法。他提出。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使用德军 2 个集团军群（称为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使用 1 个集团军群。他强调德军将要获得的是通过歼灭苏军夺取军事胜利这个直接利益，而不是什么经济利益，要防止苏军向内地撤退。报告将波罗的海国家的部队放在了次要地位，这些部队估计总共不过 30 个师，而相比之下，白俄罗斯有 60 个师，乌克兰有 70 个师，据此推论，直接进攻莫斯科的成功把握最大。报告的其余部分谈到了进入苏联的时间和距离问题、苏军士兵战斗素质之难以估价以及苏联多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3 日，在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第 1 军需部长保卢斯将军指导下德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和图上作业，以便对方案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审核。然后，方案的制定者们在 12 月 5 日与希特勒举行了正式讨论。将要进行这一作战的 3 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各自单独地研究了有关的战略问题，他们突出地感到了空间与人力上的困难。

所谓空间上的困难是指地理环境而言的。1940 年的苏德边界，始于梅默尔以北的波罗的海之滨，沿旧东普鲁士—立陶宛边界延伸，接着向西进入波兰，形成一个突出的弧形地，然后向西绵延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接着继续向南伸展，直到匈牙利边境为止。这条苏德边界线全长约 700 英里。而乌克兰—罗马尼亚边界沿普鲁特河至黑海，长约 450 英里。由于尚不清楚匈牙利的态度，因而在德国东方战线与盟国罗马尼亚战线之间，尚有一条 200 英里宽的间隙地带。

另外在俄罗斯欧洲部分西部的中央，就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边界东南，有一片南北宽约 150 英里、纵深 300 多英里的辽阔沼泽地区。这个地区就是普里皮亚特沼泽地，此处缓缓的河流纵横交错、不计其数。除了堤道上修了一两条公路以外，该地区的通道寥寥无几，有些地方林木茂盛，成为坦克和摩托车辆的天然障碍。

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的白俄罗斯地区，尽管情况要好得多，但也有问题。这里有通往明斯克、奥尔沙、斯摩棱斯克与莫斯科的直达交通线。在奥尔沙与莫斯科之间，道路两侧地形开阔又无河川障碍，被称之为奥尔沙陆桥，它是通向莫斯科的大门，是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两道水障之间的通路。德军士兵先要通过公路，穿越 55 英里多长的茂密林带才能到达奥尔沙陆桥。这些林间公路将使部队像通过漏斗孔似地把队形拉得很长，无法组织防御和

进攻。

波罗的海地区，有几条公路由东普鲁士经波罗的海国家通往列宁格勒，但是公路质量极差。除涅曼河、大纳尔瓦河外，还有许多沼泽地带和茂密的森林，让人望而生畏。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瓦尔代丘陵及其周围地区，林木茂密、沼泽遍布，不利于装甲部队行进。

参谋长们提出，苏联腹地是个漏斗形，突破得越深，正面就越宽，开始时的 1300 英里将迅速扩展到 2000 甚至 2500 英里。除非苏军在贝帕斯湖—明斯克—基辅一线以西的边界附近被歼灭，不然德军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扼守深入腹地时不断加宽的正面。

后备军总司令弗罗姆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一片辽阔地区向 300 万人、50 万匹马的部队进行补给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这个地区公路寥寥无几，铁路不能直达，因为苏联人的路轨比德国和中欧国家使用的都要宽。另外，现有的增援部队不足 50 万，只够补充夏季战役的损失。摩托车辆奇缺，车辆燃料更是吃紧，国内只有不超过 3 个月的汽油储备和 1 个月的柴油储备。由于缺乏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轮胎也成了问题。再有，德国坦克与装甲强击炮的月产量不到 250 辆（门）。德国工业无法再依赖从苏联和其他国家进口原料。

听了上面几位将军的发言，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对于元首的全球战略目标开始产生怀疑。如果向苏联开战真是必要的话，那么消灭苏军就是压倒一切的目标，经济方面的考虑就不能占优先地位。进攻莫斯科将吸引敌人的主要兵力；夺取莫斯科地区不仅将使苏联失去控制，交通联络断绝，而且将在苏军的战线上打开一个巨大缺口。

勃劳希契要求发言，他对元首说：“德国空军是否有力量对英、苏两线作战？”

希特勒立即回答说：“如果对苏战争不拖长的话，德国空军就能够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勃劳希契默然。

哈尔德发言说：“中央集团军群主要突击方向应该是莫斯科，这应是十分明确的，不能有半点含糊，两翼还必须配备有强大的装甲部队，以应付来自波罗的海或乌克兰的侧翼攻击。”

希特勒对哈尔德的发言也是不屑一顾。他说：“对苏战争的目的是保卫帝国领土不受空中袭击，以保护柏林和西里西亚的工业区。这就需要距离与纵深，使粉碎后的苏联成为一些非武装的社会主义行省，自波兰边境到伏尔加，全由德国人驻防和统治。伏尔加河以东的原始土地，冰冻的西伯利亚地区，以及乌拉尔外的空旷森林，等有了工夫再去占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从这些边远的地区，任何轰炸机都飞不到德国。”

希特勒看了哈尔德一眼，认为他该明白死抱住进攻莫斯科的念头是多么愚蠢。接着，他又说道：“战争开始后，苏联会死守波罗的海与乌克兰，因为那里有海港，在经济上至关重要，而对于中部，斯大林会慷慨退让。德军夺取莫斯科无甚重要。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侧翼要准备向北进入波罗的海、向南进入乌克兰。”

勃劳希契听到这里，有些耐不住了，站起来郑重强调，占领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是对苏战争的关键。结果被将领们的一阵哄笑打断。勃劳希契不得已，在哄笑声中坐下，他十分恼怒，他不明白，他的意见究竟错在哪里？

事后证明，错的不是他，而是那些嘲笑他的人。

会后，最高统帅部向各集团军群发出了预令。陆军总部在勃劳希契的领导下，日以继夜地修订作战计划。在计划中，勃劳希契认为有必要加强北方集团军群的力量，使其通过波罗的海国家的速度能像中央集团军群向斯摩棱斯克的推进速度一样快，两军齐头并进，避免在攻打莫斯科之前使军事行动停顿下来。

12月17日，该作战计划，即21号指令呈送到希特勒案头。

希特勒看后，皱起了眉头，他认为21号指令没有体现他的最新思想，即他在12月5日会议上的发言，便提笔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要优先保证肃清波罗的海的敌人，夺取列宁格勒与喀琅施塔得：为此目的，中央集团军群要往北抽调强大的装甲部队。只有完成上述目标，才能恢复对莫斯科的攻势。

希特勒认为21号指令代号为“奥托”似不够明确，这场战争应当具有圣战的色彩，他想起了“巴巴罗萨”这个名字。这位12世纪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曾率十字军东征，并死在东方，这次战争也是一次德意志帝国的东征，用这个名字祝愿它成功吧！

第二天，即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发出了第21号指令——即“巴巴罗萨计划”。

按照计划要求，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战争结束之前。以一次快速战役击溃苏联。

准备工作必须在1941年5月15日以前完成。

进攻苏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消灭苏联西部军区的军队，然后在空军的掩护下，以坦克部队为先导，长驱直入，向苏联腹地进攻。进攻路线分南、北、中三路。北方集团军群共29个师，在10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由东普鲁士出发，经德文斯克、奥斯特洛夫，直取列宁格勒；中央集团军群共51个师，在1600架飞机的掩护下，由华沙以东出发，经布列斯特、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进攻；南方集团军群共63个师，在1400架飞机的掩护下，在卢布林至多瑙河口地区展开，向基辅进攻，然后向顿巴斯进击。在包围并歼灭这三个城市的苏军后，分别占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顿巴斯。第二个阶段，进攻苏联的后备军，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和阿斯特拉罕。

这就是希特勒的宏伟计划。为了保密起见，计划只印了9份，三军各一份，其余的保存在最高统帅部。希特勒还指示，参与这一机密的军官的人数要尽可能少，不然，准备工作就会有泄露的危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导致最严重的不良后果。

签署完“巴巴罗萨计划”之后，希特勒感到如释重负。他要去与驻在英吉利海峡——这是他能到的离俄国最远的地方——的军队和飞行员一起欢度圣诞节。他踌躇满志，巴巴罗萨、拿破仑未竟的事业，将由他来完成了。这个当年维也纳的流浪汉，已经自认为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了。

外交风云变幻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定立即对德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德国外交面临着一系列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些任务是：要完成各主要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政治团结；要促使各同盟国和仆从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资

原来为德国军事机器的需要服务；要以各种形式把战败国拖入预定的战争中去；对苏联进行外交上的攻势，为未来的战争创造政治、外交及战略上的有利条件。

1941年3月5日，罗马尼亚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将军被召到维也纳去见盖林格。盖林格要求他迅速扩大石油产量并坚决要求他压缩对其他国家的石油出口。同时，盖林格向安东尼斯库明显地暗示苏德战争的可能性并建议罗马尼亚要加强对石油产地的防空措施。安东尼斯库表示，他将以30个罗马尼亚师投入战斗。

过了3个星期，即4月初，希特勒通过最高统帅部建议安东尼斯库扩大在俄国边界上防卫的准备工作，但不要引起俄国对总动员的警觉。希特勒还特别提到要保证油田的安全。希特勒要求驻在罗马尼亚的全部力量，包括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必须集结到这样的程度，即能够随时派往罗马尼亚东线。

4月28日，安东尼斯库向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克林盖尔建议尽快进攻苏联，并提议德国可以从两个方向，即利沃夫和罗马尼亚进入黑海，随后在塞尔维亚和希腊建立共管区。对于罗马尼亚的积极态度，德国自有安排。德最高统帅部《关于外国参加“巴巴罗萨计划”的命令》规定，跟罗马尼亚的谈判要“尽可能晚一些”，与同盟国谈判的先后顺序是：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至于意大利，希特勒决定直到最后一天也不通知墨索里尼。

希特勒认为，反苏战争最理想的同盟者是芬兰。早在苏芬冲突时，芬兰就曾向德国请求过帮助。1941年2月，德国空军参谋部萨捷尔将军及驻挪威德军司令部的布申哈根上校访问了芬兰。他们同芬兰军队总司令赫尔逊将军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芬兰军队将在萨阿尔—坎达拉克沙地区掩护德军集结，并参加对苏作战。

4月初，芬兰外交部长维京格告诉德国大使勃柳赫尔说，从现在起，芬兰人将遵照德国人的旨意办事。芬兰将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德国在彼特萨玛镍矿的利益，允许驻挪威的德国军队通过芬兰领土。遵照希特勒5月22日的命令，什努列公使到达赫尔辛基，向芬兰政府转交了希特勒的邀请书。希特勒将邀请芬兰军事专家到德国共同讨论在苏德关系紧张后所应采取的应付措施。按顺序，第二个同盟者是匈牙利。霍尔蒂统治下的匈牙利，在希特勒的帮助下得到北特兰斯瓦尼亚后就成了德国的同盟者。希特勒还向霍尔蒂暗示，将来有可能完全满足匈牙利的领土要求，它不仅能得到特兰斯瓦尼亚的全部领土，而且还将会得到巴纳特。德国利目特兰斯瓦尼亚的未来归属问题来吊匈牙利的胃口。1940年11月20日，匈牙利参加了德意日三国条约。

1940年年底及1941年年初，德国和匈牙利两国开始加强军事方面的联系。1940年12月，德国最高统帅部接见了匈牙利国防部长巴尔特，并进行了谈判。匈牙利同意参加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战争，允许德国军队从匈牙利领土上通过，匈牙利还应允在对苏战争时将投入15个团的兵力。

1941年3月27日，希特勒转告匈牙利外交部长斯托扬，“希望”匈牙利参加预定的对南斯拉夫的进攻。

希特勒对南斯拉夫的不合作态度一直甚为恼火。3月4日到5日，希特勒将南斯拉夫摄政王秘密地召到伯格霍夫，对他进行惯常的威胁和利诱，答应把萨洛尼卡给他。3月25日，南斯拉夫首相德拉吉沙·斯维特科维奇和外相亚历山大·辛卡尔—马科维奇为躲避敌对势力逮捕而偷偷逃出贝尔格莱德。他们到达维也纳后，在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面前代表南斯拉夫签字参加

德意日三国条约。希特勒甚为满意，说南斯拉夫的加入有助于德国对希腊的进攻。两位南斯拉夫大臣回到贝尔格莱德的当天，就被高级空军军官领导的政变推翻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庆祝活动中，群众们向德国公使的汽车吐唾沫。

贝尔格莱德的政变使阿道夫·希特勒勃然大怒，这是他一生中最愤怒的时刻之一。他认为这完全是对他个人的侮辱。3月27日，他下令各军事首脑立即赶到柏林的总理府，他大叫大嚷地声称要对南斯拉夫进行报复。他说，贝尔格莱德政变严重地危及了“巴巴罗萨计划”，他决定“不等新政府有可能宣布效忠，就在军事上把南斯拉夫毁灭，使它不再是一个国家”。他要以“无情的严厉行动”粉碎南斯拉夫。他命令戈林马上派轰炸机从匈牙利空军基地起飞“进行波状攻击。摧毁贝尔格莱德”。他发布了立即入侵南斯拉夫的第25号指令，他要凯特尔和雷德尔当晚就制定军事计划。他指示里宾特洛甫告诉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南斯拉夫将交给它们随便瓜分，只是克罗地亚傀儡邦除外。

最后，希特勒宣布了一切决定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他对将领们说道：“‘巴巴罗萨’计划”不得不推迟开始，期限最多为四星期。”

希特勒为了对一个小小的巴尔干国家发泄个人怒气而推迟对俄国的进攻的决定，令与会者瞠目结舌。

会议结束时，约德尔受命当晚即拟定作战计划。约德尔不敢怠慢，在帝国总理府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即28日清晨4点钟，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了负责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进行联络的冯·林特仑将军。

实际上，希特勒等不及约德尔拟就计划，就火急火燎地给墨索里尼拍了封电报。因为墨索里尼在阿尔巴尼亚的军队，正有遭受南斯拉夫从后方袭击的危险。他在电文中写道：

领袖，情况迫使我用这个最快的办法把我对局势以及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作的估计告诉你。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因此，我尽了一切正当努力来使南斯拉夫参加我们的大家庭……不幸，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今天的消息使人毫不怀疑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马上就要改变。

因此，我已在军事上安排了一切必要的措施……现在，我真挚地要求你，领袖，在今后几天不要在阿尔巴尼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我认为你必须用现有的一切部队来掩护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最重要的关口。

……我认为，领袖，你必须用现有的一切手段，极其迅速地增援你在意大利——南斯拉夫战线上的军队。

我还认为，领袖，对我们所采取的和下令要采取的一切行动应该严守秘密……这些措施如果为人所知，就会毫无价值……领袖，如果能保守秘密，那么我毫不怀疑，我们俩就可取得不下于一年前在挪威取得的那种成就。这是我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请接受我的衷心的和友好的致意。

阿道夫·希特勒

就这个短期目标来说，纳粹德国元首的预言不可谓不正确，但是他未曾估计到，对南斯拉夫的报复，从长远目标来讲，是得不偿失的，可以说，是以整个第三帝国为代价的。

4月6日黎明，德国军队以压倒的优势兵力扑向了南斯拉夫，势如破竹地越过了保加利亚、匈牙利疆界，迅速地向那些被德国空军已轰炸得不知所措的、装备很差的南斯拉夫守军进逼。

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贝尔格莱德将被夷为平地。接连三天三夜，戈林的轰炸机在这个小小的首都掠过房顶低飞肆虐，炸死了近17000人，炸伤不计其数。南斯拉夫人来不及动员他们那人数不多但非常精悍的军队，他们被订垮了。4月13日，德国军队和匈牙利军队开进了残破的、被炸成一堆瓦砾的贝尔格莱德。头一天，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关于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之间瓜分南斯拉夫的秘密指令。德国获得了南斯拉夫同奥地利毗邻的地区，除了铜矿区和煤矿区以外，还有塞尔维亚。匈牙利得到了巴奇卡。

在出卖了自己的邻国南斯拉夫并占据了其领土之后，匈牙利就跟希特勒成了情同手足的伙伴了。

随着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依次成为德国反苏战争的同盟后，德国对苏战争的外交准备便结束了。至此，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已被牢牢地绑在了德国战车上。

第二章 被忽视了的警告

来自国境线的报告

巴尔干的事件表明，德苏之间的关系在向危险的方向发展。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从各个方面传来了。这些情报从军区的报告、边防站的消息、外国报刊和电台资料、以及由情报机关和外交部门汇集到了莫斯科。

尽管在苏联和德国之间订有互不侵犯条约、边界条约，但两国边界上的形势却从未缓和过。战争时而隐蔽、时而公开地进行着。德国的间谍、特务、武装分子每天都在边境出没活动。敌对分子在边境冲突中的伤亡人数已达1300人之多。从1939年到1941年间，各种破坏活动有数千次之多，其中有武装部队偷越国境的行动，也有携带无线电台刺探情报的特务活动。根据苏联边防军的报告，整个西部边境共抓获了5000人次的间谍，仅在波兰领土上就发现95处德国情报点和渡河点。情报证明，德国人在所谓的总督管辖区正在紧张地进行旨在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

战争危险增长的另一信号是，企图越过苏联边界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1941年被抓获和击毙的越境者与1940年同期相比人数增加了15~20倍，而1941年4月至6月与1940年4月至6月相比则增加了25~30倍。

除此之外，德国的飞机不断地侵犯苏联领空。苏联政府对此采取了宽容态度。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曾请求莫斯科“允许他对侵犯领空的法西斯飞机进行警告性射击”，莫斯科回答说：“您想干什么？想挑起战争吗？”

早在1940年4月时，贝利亚就下令禁止边防军向侵犯苏联领空的飞机开火。德国得知此消息后，有恃无恐。从1941年1月到战争开始，德国飞机共侵犯苏联边界152架次。仅1941年3月27日至4月18日，德国飞机侵犯苏联领空就有80次。有时苏联空军也将侵犯者迫降，但仍表现得非常的宽大：让飞行员返回德国，而把飞机交还给德国的指挥部；在拘留期间，允许德国飞行员在被迫降的苏联机场自由活动。

对于上述情况，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的总参谋部是清楚的，但未采取有效而及时的措施进行制止。4月15日，苏联军人在乌克兰罗夫诺附近机场着陆的德国飞机上找到了一个藏有苏联地图胶卷的暗箱，情况证明，德国飞机已完成了对苏联的军事侦察。

在国外的苏联外交人员和武官也纷纷将德国加紧军事准备的情报通知了莫斯科。

在法国，苏联的外交人员敏感地觉察到德苏关系恶化的趋势。苏联驻法国武官苏斯洛帕罗夫报告说，德国人开始阻止苏联人在法国领土上旅行，并停止发给苏联公民回苏联的签证。

1941年5月初，苏斯洛帕罗夫向莫斯科报告说：“从南斯拉夫、中国、美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武官那里获知，德国已完成了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他们计划在5月下旬进攻苏联。”

从谍报网获得的消息则更为确切和令人不安。东京的“拉姆扎小组”向莫斯科报告了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

这个“拉姆扎小组”的领导人名叫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1895年生于巴库城。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是个石油技师。他的祖父弗·佐尔格曾和马克

思一起参加过 1848 年的革命，后侨居美国组织第一国际美国支部。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 3 岁时回到德国。在德国他听了很多有关祖父的传说，他深为祖父的个性所吸引，由此他也就对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兴趣。1919 年，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从基尔大学毕业后，他成为欧洲颇有声望的报纸《法兰克福报》的撰稿人。佐尔格在苏联曾注过几年。他认为，他能在情报活动方面很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曾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以“中国通”著称。1933 年 9 月他到达东京，手持德国高级外交官分别写给东京使馆和日本外务省的介绍信。第二年，佐尔格参加了纳粹党海外支部，3 年后又成为纳粹新闻协会会员，并成为政治地理教授卡尔·海素弗尔将军圈子中的“自己人”。当时海素弗尔领导着政治情报机关。在东京，佐尔格很快取得德国武官、后来的德国驻日大使奥托的信任，奥托让他做了大使馆情报处编外人员，即武官奥托上校的非官方秘书，在德国使馆内设有他的一间办公室。1935 年年底，佐尔格建立了一个名为“拉姆扎小组”的情报组织，成员有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塞尔维亚人布来科·布凯里奇等。6 年来该小组从东京向莫斯科传递了无数重要情报，仅在 1939 年 1 年就传送了 60 件 23139 字的消息，而在 1940 年则传送了 3 万字的情报。佐尔格在日本政府的各个机关中都有向他提供重要情报的人。其中最有价值的人员是大崎，他可以看到由近卫首相本人提供给他的最机密的政府文件。这些文件的显微胶卷由专门信使送到上海、香港或马尼拉，从那里再送到指定的地方……1941 年 5 月 12 日，佐尔格与途经东京的德国驻曼谷武官肖尔对酌时，肖尔向他透露说：“德国将在 6 月 20 日开始进攻，可能延迟两三天，但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军 170 到 190 个师聚集在东线。不下最后通牒，也不宣战。红军将崩溃，苏维埃政权将在两个月内瓦解。”佐尔格立刻驱车来到克劳森处，要他立即向莫斯科发报。5 月 15 日，佐尔格用无线电通知莫斯科，德国人确切的进攻日期是 6 月 22 日。

来自美国和英国的警告

在佐尔格之前，斯大林就接到了关于希特勒进攻计划的明确警告，他显然没有注意这些警告。最严重的警告是美国政府提出的。

早在 1941 年 1 月，美国驻柏林商务参赞山姆·伍德向国务院发出了一份机密报告，说他从可靠的德国人士处获悉，希特勒正在制定计划在春季进攻俄国。这是一份详尽的电报，它叙述了德军参谋总部的进攻计划（这种叙述后来证明是十分正确的），以及在一旦征服苏联后对它进行经济剥削的准备工作。

伍德有一位反纳粹的正直的德国朋友。他同德国政府各部、国家银行和纳粹中的高级人士有接触。早在 1940 年 8 月，这位朋友就把在希特勒总部举行的关于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些会议的情况通知了伍德。自那以后，这位通报消息的人就把参谋总部和在策划从经济上剥削俄国的那些人当中所进行的工作不断地详细通知了这位商务参赞。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伍德在柏林的各电影院或者在夜幕的遮盖下和他的传递情报者会晤，以便从这个人手中收到字迹潦草的笔记。

收到伍德的报告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怀疑伍德是上了德国“暗探”的当。他召见了埃德加·胡佛。这位联邦调查局首脑看了这份报告，认

为是真实的。伍德提出了向他提供情报的人士的名字（他们在柏林的各个部以及在德国参谋总部工作）。在进行了核查后，华盛顿方面认为这些人照理是应当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而且他们都是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尽管当时美苏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赫尔还是决定把这一情况通知俄国人，于是要副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把报告的内容通知苏联驻美大使康斯坦丁·乌曼斯基。

威尔斯在3月20日召见了乌曼斯基。乌曼斯基在听了威尔斯的通报之后，面色变得非常苍白。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完全认识到你向我提供的消息的严重性。对于你的情报，我的政府将不胜感激，我将立即把我们的谈话情况通知我的政府。”

美国的情报是苏联政府从外交途径得到的第一个警告，但还不是苏联政府得到的最早的警告，因为早在1940年他们就从情报渠道得到了首批情报。然而，所有的警告都遭到了同样的下场：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挑拨。

丘吉尔也曾设法警告斯大林。3月下旬的某一天，丘吉尔在翻阅例行侦察报告时，注意到英国情报机关从巴尔干送来的报告。报告上说，当南斯拉夫的部长们去维也纳签订关于南斯拉夫加入三国条约的协议时，不久前经过罗马尼亚开往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德国5个坦克师团中的3个停止前进并转向了克拉科夫方向。丘吉尔得出的结论是：显然德国人准备进攻苏联。虽然过了几天这些师团因南斯拉夫发生政变而重新转向南斯拉夫，英国首相只是对自己的结论作了些微小的修正：德国进攻苏联不是在5月而是在6月开始。4月初，联合侦察委员会在给丘吉尔的报告中断定，德国在东线集中了大量军队，战争迟早要发生。但是，委员会并不认为战争会在短期内发生。5月23日委员会又报告，关于进攻苏联的传闻消失了。但丘吉尔仍然认为，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之后就轮到苏联了。

3月31日，伦敦收到从贝尔格莱德拍来的一份情报：希特勒在同南斯拉夫前摄政王保罗会谈时，已告诉他，德国计划在6月30日进攻苏联。4月2日晚英国驻美国大使从威尔斯副国务卿的助手那里也得到了同一内容的情报。第二天，丘吉尔采取了果断的决定：通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让他向斯大林转交首相的私人信件。4月5日，克里普斯回电说，没有向斯大林亲自呈递信件的任何可能性。丘吉尔接着又指示：将信件交给莫洛托夫。但是克里普斯也未能见到莫洛托夫。恼怒的大使冒着风险向副外交人民委员发了私人信件，信中只字未提首相的委托，只是对英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丘吉尔继续催促大使尽快完成使命。

4月19日，即在丘吉尔发出命令的两周之后，苏联方面才正式接受了首相的信件。由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极力回避，信件只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代收。宝贵的半个月时间就这样轻易地失去了，离德国的突然袭击只有2个月了。

4月22日，英国大使被告知，下列颠首相给斯大林的信件，斯大林同志已经收到。但是斯大林确信，这是英国反共产主义政府的阴谋，旨在离间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关系，试图挑起苏德战争。苏联政府已从德国驻苏武官克斯特利格将军处获知，德国军队由西向东调动，是为了换防，以青年士兵替代年龄大的士兵，以便让复员者转到生产上去。此外，也是以东部作为训练青年士兵的基地，因为东部没有空袭的威胁。

斯大林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希特勒德国并不敢破坏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

联，而英国为解除自己的危机，却试图祸水东引，一味在寻找挑起苏德间冲突的机会。他说，“法西斯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只有在法西斯军阀挑衅下才能发生，而这些挑衅是最令人担心的。”他对从英国和美国来的情报，始终持怀疑态度。他把这些情报只看成是证实了他对“不干涉”政策的分析：西方大国想让苏德之间卷入战争，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希特勒的新闻媒介散布说关于进攻苏联的传闻和消息是挑拨性的，也正好迎合了斯大林自己的分析。

但是，传闻一无比一天更使人不安。在5月份，伦敦《时报》报导说，德国军官及新闻界人士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公开声称，德国军队正处于进攻苏联的前夜。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议论着将把比萨拉比亚归还给罗马尼亚。土耳其说，德国人告诉他们苏联将要进攻土耳其……

驻莫斯科的各国外交官也在传播有关苏德战争不可避免的传闻。意大利使馆参赞说，6月22日是战争开始的日子。

为“辟谣”，可忙坏了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最使舒伦堡恼火的是，这些传闻出自德国人之口。他怀着愤懑的情绪给德国外交部写信说：“我及我的大使馆的高级官员们经常同那些关于德苏武装冲突不可避免的传闻做斗争，因为很清楚，这些传闻对德苏关系进一步和平发展造成了障碍。请你们注意，如果这些谣言不断地从德国传来，如果每个到莫斯科来的人、每个经过莫斯科的人不仅带来这些传闻，而且甚至还能用事实证实这些传闻，那么试图在这儿、在莫斯科驳倒这些传闻只能是徒劳无益的了。”

柏林给舒伦堡的回电却是：驳斥这些谣言，要用这样的事实，即英国企图恶化苏德关系的事实来驳斥；解释关于德国在靠近苏联边境上集结部队的做法只是为掩护巴尔干战役后方所需要。

面对这一切，斯大林心情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要表明他无视这些传闻，不为谣言所动；但另一方面要有所准备，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可又不能使德国人有所觉察，以防希特勒找到战争的借口。

5月5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向几百名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军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强调了红军建设中实现现代化和更新装备的重要性。他提醒他们说，局势很严重，不能排除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他说，红军还不够强大，还不能轻而易举地粉碎德军，红军仍然缺少现代化的坦克、飞机和其他装备，红军的官兵们仍在培训的过程中。苏联政府正努力通过外交和其他办法把德国拖到秋季，冬天的到来会把德国人的进攻推迟到1942年。如果苏联的策略获得成功，那么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就可以推到1942年，这就会赢得几个月的宝贵时间。

可以这样说，斯大林坚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认为战争会在西面首先打起，在东面也可能爆发，因此，苏军在东西两面的边界上都构筑了工事，并且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对高级指挥官进行了调动，可是，在那时，斯大林已经有了疑心别人的毛病。对于即将发生的战争应该怎样打，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那些将要参加作战的人。另外，他对于可能发生冲突的时间也判断失误，尽管有来自各方的情报，他却以为还有时间，还来得及。

斯大林的想法对苏军的将士们产生了影响。6月，第4集团军司令阿·科洛布洛夫从参谋部回来之后在集团军参谋部小型会议上声明说，“德国还不敢破坏互不侵犯条约。德国把军队集结在我们的边境上主要是提防我们。另一方面，完全有可能这样设想，德国在我们边境上集结部队就能加强德国在

同我们解决某些政治问题时的筹码。”

红军高级将领的这些观点，说明了苏联政府上下对德国突然袭击缺乏准备的危险态度。

6月初，各边防部队都大量报告了战争临近的信号。根据各集团军军事情报机关的资料，德国人在靠近苏联边境地区的活动越来越厉害了。

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部侦察机关在6月4日写给军区司令德·格·巴甫洛夫将军的报告中指出：“德国反苏军事活动越来越频繁，特别是从1941年5月25日起更是如此。德国兵力部署在奥斯特林卡、克拉斯尼什、穆拉夫。在米哈诺夫地区增加了两三个步兵师及两个装甲师，增加了炮兵部队、坦克分队和汽车队，加强了反坦克武器及边境线上的防空措施。一些德国飞机飞抵华沙，飞行训练次数明显增加。”报告在结束时强调说：“关于德军在该地区准备工作的加快，以及边境地区德方兵力部署的情报是确实的。”

边防部队总部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从4月到5月间，德国在苏联边境上的兵力由80个步兵师增加到88个步兵师，摩托化师由13个增加到15个，另外还增加了7个坦克师，65个炮兵团。

6月6日，边防部队总部发布公报说，在苏联边境附近大约集结了100万德国军队，在波兰领土上集结了8个德国集团军。

整个边界的气氛都证明战争已经临近。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居民们对于德国人很快就会过来的传闻深信不移。商店门前排着长长的队。面粉、白糖、煤油、肥皂被抢购一空。时装店主、制鞋厂主、钟表匠的订货络绎不绝。

列宁格勒军区获得了德国军队在向摩尔曼斯克和坎达拉克集结的情报。德国开到列宁格勒港口的船只没有卸货又开回去了。驻列宁格勒领事馆的德国人向列宁格勒的裁缝要求退回布料……

卡累利阿地区，边防战士发现在国境线对面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德国军官。德军在波兰境内建立起大量的了望塔。

基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他说，德国人已在布格河集中，德国的进攻很快就会开始。他建议把300万居民从危险地区疏散，在那里建立阵地并筑起反坦克工事。但是，基尔波诺斯得到的回答是，做准备是对德国人的挑衅，决不能给他们制造借口。

苏联政府一方面在极力制止任何可能会被德国人“误解”的挑衅行动，一方面有意做出“亲善”的外交姿态。

1941年6月14日，莫洛托夫召见了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把塔斯社一项声明的全文交给了他。莫洛托夫说，这项声明将在当天晚上广播，并在第二天早上见报。声明斥责了“英国和外国报纸上刊登的关于苏联与德国之间即将发生战争”的谣言，称之为“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声明中说，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想要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谣言纯粹是无稽之谈。

正当克里姆林宫准备在1941年6月14日晚向全世界广播，宣布关于德国进攻俄国的谣言“纯属荒谬”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就在那天同陆军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一级的总司令就“巴巴罗萨计划”举行了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会议。会议定在帝国总理府召开。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与会者分三批到达。上午是陆军北方集团军群的将领，中午是陆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将领，下午是陆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将领。对于车辆如何进入帝国总理府也作了特别的安排，第一批汽车从威廉街驶入，勃劳希契等人的汽车则由赫尔

曼·戈林街进入总理府花园，其他将领的车辆通过福斯街和国家办公厅的通道驶人。

在寒暄了几句之后，希特勒就让各军司令汇报他们在战争头几天的意图和各自战区的作战安排。接着各航空队也汇报了他们的计划。会议从上午 11 点一直开到下午 6 点半。希特勒对各部队的兵力、坦克数量以及其他各项细节都详细地进行了了解。他很少打断对方的汇报，只是静静地听着。

汇报认为红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然而质量很差，即将开始的战斗不会十分激烈。结论尽管乐观，但大多数将领还是反对这场战争，其理由是从此就要开始两线作战。他们普遍认为，两线作战时间一长德国既不可能取胜，也不可能坚持下去。

会议在下午 2 点休会进午餐，希特勒在午餐时对他的将领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政治演说。希特勒强调，他必须进攻俄国，因为俄国的沦亡会迫使英国“屈服”。他说，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决定性战斗，必须用完全不同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作为军人所熟知的惯例——根据国际法是唯一正确的惯例。这是一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争。他估计到苏联人会打硬仗，会顽强抵抗。“我们必须估计到敌人的强大空袭，应灵活地对付空袭。我空军必将迅速取胜，为陆军前进扫除障碍。大约六周以后，最艰巨的战斗就会过去。但是，每一个军人都应该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所要的不是那个国家，而是摧毁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带着怨恨说道，英国人不愿同德国谅解，而去同苏联谅解。他说，这是 19 世纪的政治，不是 20 世纪的政治。希特勒在说这番话时指出，他同斯大林结盟，纯粹是为了取得但泽市和走廊而采取的一个策略步骤。他继续说，“我们要是打输了这场战争，整个欧洲就会布尔什维克化，英国若看不到或认识不到这一点，它就会失去霸权，失去世界帝国的地位。此外，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将落入美国的魔掌，它现在还未能预见。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美国人要在这场战争中做一笔极大的生意。”会议在午餐后继续进行。最后，希特勒再次重申进攻的日期是 6 月 22 日，按照约定的暗号“多特蒙德”，德国军队应该进入苏联境内。

6 月 17 日

德国侦察机在波利亚尔内的北方战线的主要上空进行低空飞行。高射炮兵可以看见飞机上的字符。但是，炮兵们无动于衷，一炮未发。

在西部边境第 86 边防部队的防区，苏军逮捕了一批德国特务，据他们交待说，他们越境的目的是炸毁斯托尔勃策、巴拉诺维奇、奥西彼维奇、利达—莫洛捷奇诺、卢尼涅茨等地区的铁路路基。

芬兰《赫尔辛基报》刊登了芬兰前外长艾尔科的文章，文章中说，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形势已达到出人意料的地步。

6 月 18 日

苏联一个边防分遣队的指挥员打电话给自己的军长费久宁斯基上校说：“有一个德国士兵刚才跑到我们这边来。他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但我们不知道是否应当相信他的话，他谈的情况非常非常重要。”

在边防分遣队指挥部，费久宁斯基见到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德国士兵。翻译说，这位士兵在喝醉酒时打了一个军官，因为怕被枪毙才跑过来的，他告诉费久宁斯基说，战争很快就要开始，6 月 22 日清晨 4 点，德国部队将沿着整个德苏边境发动进攻。

看到对方将信将疑的样子，这个年轻的德国士兵着急了，他说：“上校，

到6月22日早上5点钟，如果您发现是我骗了您，那就把我枪毙！”费久宁斯基见他这样说，便毫不迟疑地立即把情况转告给第5集团军司令员波塔波夫将军，这位将军衔着烟斗懒洋洋地说：“没有必要相信这种挑拨，也没有必要使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因为那样会搞成一场虚惊。”费久宁斯基仍然坚持要加强防备，波塔波夫将军见拗不过这位上校，只得同意调两个团靠近边界，并从靶场上调回一个炮兵团。

在第87边防支队的地段上，苏军又抓到了一个德军特务小分队。据他们交待说，他们的任务是组织破坏火车和在卢尼涅茨车站上造成阻塞，以利于德军轰炸。

6月19日

国防人民委员斯·克·铁木辛哥命令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姆·普·基尔波诺斯把军区机关迁到捷尔诺波尔。最高统帅部警告军区，德国在近日内有可能不宣而战。

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向第12军区委员会防空部队下达了命令，只有在下列情况才能开火：（1）如果军区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特别命令时；（2）在宣布了动员令的时候；（3）在执行掩蔽计划时，如无特别禁令的情况下；（4）在和平时期，我们的高射炮不向德国飞机开火。

世界各国报刊在这一天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的说德国已经向苏联发出了最后通牒，包括要求允许德国的“技术专家”进入乌克兰和高加索。

《纽约时报》转载里斯本消息说，从比利时来的外交官声称，在比利时，人们普遍相信，苏德冲突在最近几天就会开始。甚至有人预言，苏德战争在未来48小时内就会爆发。

6月19日晚，德国同瑞士，甚至同布加勒斯特、索菲亚的电报和电话联系被卡断，以防走漏消息。记者们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指出，这种做法是从未有过的。

在有关莫斯科的消息中，《纽约时报》报道说，“莫斯科的居民们忙着自己通常的事务，正常上下班，在商店购物，观看足球比赛。在人们的情绪中，看不到苏德战争的临近，正如官方立场所证实的，苏联毅然决然地和充满信心地继续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

世界舆论一致认为：如果德国人进攻苏联，那么，他们一定会遇到严厉的回击。

当天《真理报》的社论题目是：《劳动人民得以休息的夏天》。

苏第87边防支队又抓获了6名德国间谍，他们准备潜入扎热卡纳的格鲁多地区，试图在那里的森林里建立秘密基地，以对比亚威斯托克和沃尔科维斯特地区进行侦察，并在战争爆发后，组织占领和破坏桥梁。

6月20日

6架载有重型炸弹的德国飞机飞越了苏联西部边境。

列宁格勒军区收到了关于芬兰部队在边境集结的情报。

《纽约时报》驻安卡拉的记者苏利茨别尔盖发来的消息说：“从两个与苏联接壤的国家中获悉，德国对俄国的武装进攻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发生……德国在罗马尼亚和芬兰的支持下将对苏联发动一场从黑海到北极圈的全面进攻。”

赫尔辛基发布命令：预备役的年龄放宽到44岁。报纸头版头条写道：“每

一个芬兰人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战斗，就像 1939 年那样。”

柏林德国官方发言人就各国报刊发表有关苏德边境冲突消息这一情况郑重声明道：“外国制造的这一传闻没有任何根据。”

路透社莫斯科消息说：“这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国向苏联提出了某种要求。在苏联首都没有任何危机的迹象。”

《真理报》在当天发表了以《反对饶舌者和游手好闲者》为标题的社论，文中号召人们在工作中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空谈和喋喋不休他说无聊话。

6 月 21 日

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收到一封密码长电。电文封面上写着“特急，国家机密，大使亲收”几个字。电报是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从柏林拍来的。电报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接到这封电报以后，仍存在的一切密码文件要统统销毁。无线电机要毁坏。

请立即通知莫洛托夫先生，告诉他有急事要告知于他……然后向他发表下列声明。

声明中说：

德国一向信守互不侵犯条约，而苏联却一再破坏它。过去几天所接到的消息，使我们对俄军的这种集中的侵略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而且，还接到来自英国的消息，说到克里普斯大使为谋求英苏之间更密切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在进行谈判。

因此，概而言之，德国政府宣布，苏联政府已违反了它所承担的义务。

1. 不仅继续而且甚至加紧企图破坏德国和欧洲的关系；

2. 采取了越来越反德的外交政策；

3. 把它的全部部队集中在德国边界并已作好了准备。这样，苏联政府就破坏了它与德国缔结的一些条约，并且即将在德国争取生存的斗争中从后方攻打德国。因此，元首命令德国的武装部队用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对付这个威胁。里宾特洛甫在电文最后告诉他的大使说：“请不要就这项照会进行任何讨论。”舒伦堡曾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改善德苏关系，他知道对苏联的进攻是无端的和没有道理的。如今他除了感到震惊和幻灭之外，说不出任何话。因为在此前几小时，即当天晚 9 时，莫洛托夫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莫洛托夫在对德国飞机进一步侵犯苏联边界的行动提出抗议后对他说：“有若干迹象表明，德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不满，甚至有谣言说，德苏之间即将发生战争……苏联政府不能了解德国不满的原因……。”

莫洛托夫希望舒伦堡能解释德国不满的原因，如今原因有了，这能说得出出口吗？舒伦堡为当了这么个鹦鹉学舌似的大使感到羞愧和难过。时间已过 21 日的 24 点，他给莫洛托夫打电话，希望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能够立即接见他。

21 日下午

希特勒在东普鲁士腊斯滕堡附近阴暗的森林中新建的地下大本营“狼穴”中，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口授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长信。他说：

领袖！

经过几个月的伤尽脑筋的考虑和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终于作出了我一生中最为困难的决定，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写这封信给你的。

局势：英国已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它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那样，抓住每一根稻草。可是，它的某些希望当然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法国的毁灭……已使英国战争贩子的眼光不断地转向他们曾经努力挑起战争的那个地方，即转向苏联。

苏联和英国而国都同样对于……由于长期的战争而筋疲力尽的欧洲发生兴趣。北美联邦则站在两国后面鼓励它们。

实际上，俄国现有的一切部队都在我们边界上……如果情况使我有理由运用德国空军对付英国，那也会产生这样一种危险：俄国将开始执行它的勒索战略，而我只是由于感到空军处于劣势就不得不默默地屈服于这种战略……英国将更加不愿意求和，因为它能把它的希望寄托在俄国伙伴身上。事实上，随着俄国武装部队备战活动的加强，这种希望自然会增长起来。此外，美国也将把他们希望在 1942 年获得的大量军用物资运送给他们……

因此，经过反复思量，我终于决定趁早下手，以免后患……我的总的看法如下：

1. 法国像以往一样是不能信任的。
2. 北非本身，领袖，就你的殖民地而论，大概在秋天以前没有什么危险。

……

7. 英国本国的局势是很坏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越来越困难。进行战争的斗志只是靠希望而存在，而这些希望完全是以两个假定为基础的：俄国和美国。我们没有消灭美国的可能，但是我们的确有力量排除俄国。消灭俄国也意味着使远东的日本大大松一口气，从而有可能通过日本的介入对美国的活动造成更大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决定结束克里姆林宫的伪善行径。

领袖，我等到现在才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因为最后的决定要到今晚 7 点才能作出。

领袖，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形势不会由于采取这个步骤而恶化，它只会改善……如果英国不从严酷的事实得出任何结论，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后方得到巩固之后，就能够用更大的力量迅速地消灭我们的敌人。

……领袖，让我再谈一件事情。由于我在苦心思考以后作出了这个决定，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自由了。尽管我们完全有诚意努力实现最后的和解，可是同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非常苦恼，因为在我看来，它总是有点违反我的整个信念、我的思想和我以前的义务。我现在为戒解脱了这些精神上的痛苦而感到高兴。

致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口授完给墨索里尼的信后，又要秘书为他准备当晚 10 时向全军宣读的文告。

苏德边境上的情况令人不安。

苏军在第 87 边防支队的地段抓获了一个由 10 人组成的敌特小组。小组成员供认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德军占领比亚威斯托克—契日铁路位于那累夫河上的桥梁和比亚威斯托克—别尔斯克间的两座公路桥。

晚上 10 点

希特勒通过广播向全体参战士兵发表了文告，他说：

数月来，重重忧虑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现在我终于能向你们，我的士

兵们，公开说明了。俄国大约有 160 个师部署在我国边境。数周来，这一边境不断遭到侵犯……许多俄国巡逻队侵入帝国疆域，经过长时间的交火始被逐退。东线士兵们，军事集结此刻正在进行着，其规模之大和数量之多，都是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我们和芬兰军队结成了联盟，我们的同志正和纳尔维克的胜利者们肩并肩地驻守在北方的北极海上。你们正驻守在罗马尼亚东线，驻守在普鲁特河畔，驻守在多淄河至黑海之滨一线；德意志和罗马尼亚的军队肩并肩地屹立着。如果这条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线现在要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创造最后结束这场伟大战争所必需的条件，或是保卫此刻受到威胁的各国，而且也是为了拯救整个欧洲的文明和文化。德意志士兵们！你们即将参加战斗，参加一场艰苦卓绝、生死存亡的战斗。欧洲的命运，德意志帝国的未来，我们民族的生存，现在都完全掌握在你们手中。愿上帝在这场斗争中保佑我们大家。

大多数德国兵在此之前还认为，向东转移，乃是一项精心策划的诡计：是为了使英国人相信对俄国的战争即将开始，而实际上德国却要迅速穿过俄国通向中东的后门——伊朗，从背后击垮英国的沙漠军队。他们对 1939 年 8 月 23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条约深信不疑，认为德苏决不会交战。希特勒的一席话使他们明白，受骗的不只是英国和俄国，还包括他们——整个德国。

晚 11 时

德国 74 步兵师 222 步兵团士兵阿利夫列德·利斯科夫越过利沃夫地区的边防线跑到苏军边防哨所。他是一名捷克共产党员。他告诉苏军第 4 警卫部司令说，6 月 22 日凌晨 4 点，德国军队将发动进攻，德国炮兵部队已进入发射阵地，步兵已经出发。这个情报立即被报告给了乌克兰军区边防部队首长，还通知了驻守卢茨克附近的部队司令部及驻守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师师长。这个情报最后传到朱可夫那里，当时他担任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和铁木辛哥作了报告。“也许这个逃兵是德国将领们送来的，是为了挑起冲突吧！”这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不，我们认为逃兵说的是实话。”总参谋长坚持说。随后政治局委员们都来了，经过审慎的讨论和研究，斯大林才最后同意发出这样一项命令：命令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立即作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

第三章 苏德战争的爆发

战争开始的当天

6月22日零点30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最后终于下达了武装力量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部队只剩下180分钟时间了。由于通讯设备遭到破坏，一些军区得知第一号命令的内容已是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后了，也有些人永远也没有得知这一命令，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就已经牺牲了。

这一命令既不明确，且又具有矛盾性。它只是说，“1941年6月22日到23日，德军可能在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正面实施突然袭击。袭击可能从挑衅开始。我军的任务是：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命令反映了最高统帅部对战争的估计不足。它用“可能”来指望战争会得以避免，这“可能”却麻痹了那些本已丧失警惕性的军官。

命令认为，德国军队可能在22至23日突然进攻苏联西部地区，而从苏联军事情报机关获得的情报来看，时间只有一个，即22日凌晨4点。命令说，这次进攻可能是从挑衅开始，要求各军区不要受任何能够引起事件扩大和复杂化的挑衅行动的影响。命令详细规定：边境军区的司令员在6月22日夜里隐蔽地让军队进入“国防边境筑垒地区的火力点”。把所有的飞机集中到战地机场上，细心地把飞机掩蔽起来。要使进行战斗准备的部队分散地隐蔽起来。不能把规定以外的图标“列入”进行空防战备的“范围”。采取一切措施对城市和设施进行灯火管制。命令的最后声称：“没有特别命令不实行任何其他措施。”

当时，许多苏军军官对命令的理解是：如果敌人进攻我们的国土，不受挑衅也不开火！”

22日凌晨2点，苏联驻德国大使弗拉季米尔·杰卡诺索夫接到通知说，里宾特洛甫将在凌晨4点在外交部接见他。在此之前，杰卡诺索夫一直打电话给德国外交部，要求会见里宾特洛甫，以便向他提出对德国飞机进一步侵犯边界一事的温和的抗议。

当杰卡诺索夫走进里宾特洛甫的房间，开始代表政府提出需要加以澄清的某些问题时，毫无表情的里宾特洛甫就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不是现在要谈的问题。”他给了杰卡诺索夫一份拍给舒伦堡的密码长电抄件，并且通知他说，德军此时正在苏联边界采取军事反措施。杰卡诺索夫立时明白了，他站起身，没有同里宾特洛甫握手，只是敷衍地点了一下头，就走出了房间。

与此同时，舒伦堡在克里姆林宫向莫洛托夫宣读了德国的声明。莫洛托夫听舒伦堡念完后说道：“这是战争。你认为应该这么对待我们吗？”

6月22日凌晨3点，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冯·俾斯麦在罗马叫醒了意大利外长齐亚诺，把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长信交给他。齐亚诺打电话把当时正在利西奥纳避暑地休养的墨索里尼从睡梦中唤醒。墨索里尼气恼地对齐亚诺说：“我在晚上也不大打扰我的仆人，但是德国人毫不体谅人，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可是墨索里尼在揉揉他的睡眼之后，还是马上下令立即对苏宣战。

3点15分，德国方面开始炮击。7000多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对准定点目标发射高爆炸弹。1000多架轰炸机向俄国腹地的机场、军事指挥部和交通中心

倾泻下瀑布般的弹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

按照计划，德军分三路发动进攻。北路，北方集团军群在冯·莱布的指挥下，由东普鲁士出发，向第尔集特和普斯科夫进攻，目标是列宁格勒。为协助德军占领列宁格勒，芬兰的卡累利阿集团军和东南集团军（共计 15 个师、3 个旅），从拉多加湖以东和列宁格勒正北面发动了进攻。另一支德军，即所谓“挪威”集团军，从芬兰的北部向苏联发动了攻势，目的是占领摩尔曼斯克和科拉半岛。南路，由冯·伦斯德元帅率领的南方集团军群从卢布林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出发，经日托米尔向基辅方向进攻。中路，由冯·包克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直指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方向推进。

战争同时在三条战线打响。

在布格河这样一些边界河流上，德军在总攻开始前几分钟就出其不意地夺取了一些桥梁。当被惊醒的苏联士兵跑去拿武器时，便被德寇的机关枪扫倒了。没有桥的地方，德国突击队乘坐皮筏偷渡过河，或乘攻击汽艇强行登岸，苏联士兵有的甚至来不及开枪。有些地段，德军一些原准备用在英国战场上的水下坦克爬过河床，突破了俄军的防线。

中央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不久就突破设防薄弱的苏联边境阵地，坦克部队在通往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的公路上长驱直入。

冯·伦斯德的集团军遭到苏军顽强的抵抗。因为斯大林曾估计，德国人的任何进攻都将在南方发动，根据是那里草原辽阔平坦，气候温暖适中，宜于德军发动闪电进攻。所以在那儿部署了 64 个师和 14 个装甲旅，做好了防止进攻的准备，在 1941 年初还曾进行过军事演习，所以南方战线还有抵抗力。

在遥远的北方集团军群的战线上，德军涌入苏占立陶宛后，遭到蒙古部队的猛烈抵抗，一时无法前进。

在战争的最初时刻，由于遭到空袭和炮击，苏军的通讯线路大部被破坏了，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守军的困难和混乱状况。各级指挥机关不能把命令下达到所统辖的部队。防守边境的各部队告急的消息也无法传送到上级司令部。

战争开始之后 3 个小时。国防人民委员才下达命令全力反击敌人并要求“敌人在哪里越过苏联国界”，就把他们消灭在“哪里”。但是，莫斯科仍然把德国军队的入侵估计为挑衅行动，而不看作是战争的开始。

上述命令只允许飞机深入敌方 100~150 公里进行回击，轰炸哥尼斯堡。但是，这一命令也下得太晚了。黎明时分，德国的空军就开始轰炸苏联飞机场。苏联边境 66 个飞机场遭到轰炸。到 6 月 22 日中午之前，苏联空军已损失了 1200 架飞机，其中 800 架被炸毁在机场上。西部特别军区的空军损失尤其惨重。

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的广阔战线上，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而很多苏联人还不知道这场降临在他们头上的战争灾难。

当天早晨，莫斯科最新出版的《真理报》上刊登着《人民关心学校》的社论和纪念文学家莱蒙托夫逝世 100 周年的纪念文章。直到中午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时，人们方才明白，一场与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莫洛托夫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勇敢投入战斗，打败法西斯侵略者。他说：

强迫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是奴役法国人、捷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

挪威人、比利时人、丹麦人、荷兰人、希腊人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嗜血成性的德国法西斯执政者。

苏联政府现在表明它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英勇的陆军和海军以及苏维埃空军的大无畏的神鹰们，一定能光荣地履行他们对祖国、对苏维埃人民所应尽的天职，一定能给予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的人民不得不同傲慢自大、胆敢来犯的敌人交锋，这并不是第一次。当年我们的人民就曾发动卫国战争来回答拿破仑的远征俄罗斯，而使拿破仑吃了败仗，落得败亡的下场。

狂妄自大竟敢向我们国家发动新的‘远征’的希特勒，也必将落得同样的下场。红军和我们全体人民，必将为祖国、为荣誉、为自由而再进行一次胜利的卫国战争。

苏联政府坚信：我们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全体男女公民，必将对自己的义务、对自己的劳动采取应有的自觉态度。我们全体人民如今必须做到空前的团结一致。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求自己并且也要求别人遵守纪律，服从组织，表现自我牺牲精神，而不愧于做个真正的苏维埃爱国者，努力保证供应红军、红海军和空军所需要的一切，以便保证战胜敌人。

政府现在号召你们，苏联的男女公民们，要把你们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团结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然要失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莫洛托夫的这一番话是受斯大林的委托，代表斯大林而讲的，这一讲话原本应当由斯大林本人来讲，而这时，他正在忙于部署反击。

总参谋部将查明的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

——德国轰炸机猛烈袭击了西部、基辅和彼罗的海3个特别军区的许多机场，来不及起飞和分散在各个野战机场的飞机受到了严重损失；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许多城市和铁路枢纽，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海军基地，均遭到了轰炸；

——在苏联西部边境全线，同德国地面部队展开了激烈战斗。在许多地段，德军已开始同红军先头部队交战；

——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各步兵部队，接到战斗警报后，来不及占领预先构筑的阵地，从行进间加入了战斗；

——列宁格勒军区管辖地段暂时是平静的，敌人毫无动作。

情况很危急。斯大林手里拿着未吸完的烟斗，默默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斯大林在深深地自责。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对战争爆发的时间的估计上犯了一个灾难性的大错误。他曾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将领商讨过他的决定，他们都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他们都为他所左右，毫不怀疑他的正确性。他现在认识到这完全是他的责任。他错误地判断了希特勒的意图，他被这个盗世奸雄欺骗了。斯大林想起了9天以前的一件事。

那天铁木辛哥曾打电后来，要求批准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

斯大林这样回答了他：“让我们再考虑一下。”

第二天，朱可夫、铁木辛哥来到克里姆林宫，报告了各军区的不安心情，请求必须使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斯大林对他们说：“你们要进行全国动员，立即把部队调往西部边境吗？”

这就是战争！你们懂不懂？”

当朱可夫汇报说，截至6月1日，西部边境4个军区共有14个师和1个独立步兵旅时，斯大林说：“你看，难道还少吗？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人还没有这么多的部队。”朱可夫回答说，根据情报，德国师是按战时编制齐装满员的。一个师编有14000到16000人。而我们的师，还是8000人的师，人数实际上比德国师少一半。

斯大林仍然持反对态度说：“不能完全相信侦察……。”

现在他认识到朱可夫是对的，这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才。

大约在中午1点时，斯大林拿起了电话，要接线员接通朱可夫的办公室。斯大林对现任总参谋长说：“我们各个方面军的司令员，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经验，看来有点发慌。政治局决定派你到西南方面军担任统帅部代表。还准备派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西方面军。他二人已到我这里接受指示。你必须马上飞往基辅，会同赫鲁晓夫到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司令部去。”

“在目前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由谁来领导总参谋部呢？”朱可夫在电话里问道。“把瓦杜丁留下吧，让他来代替你的工作。”然后，斯大林稍带怒气地补充说：“请你抓紧时间。我们在这里好歹可以对付！”

乌克兰边境线上的血战朱可夫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不要等他，就立即飞往基辅。飞机起飞后，朱可夫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准备休息一下，整理一下思绪，猛然想起，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任何东西了。飞行员得知这个情况忙把茶和面包给他端了过来。傍晚，朱可夫到了基辅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正在那里等他。两人随后乘车前往捷尔诺波尔，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已经按照列宁在内战时期的做法，派自己信赖的得力代表到关键地区去。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为了同前线保持直接的联系，帮助那些经验不足的指挥员，同时也是为了显示他的存在，说明在艰难的时刻，领袖和他们战斗在一起。到达指挥所时已是深夜，朱可夫立即同总参谋部通了电话。瓦杜丁告诉朱可夫说：“到6月22日日终，尽管采取了有力措施，总参谋部仍无法从各方面军、集团军和空军司令部获得关于我军和敌人的准确情报。关于敌人突入我国领土的深度的消息，矛盾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受到的损失，没有准确的报告。只知道西方方面军航空兵受到极大的损失。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无法同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和巴甫洛夫取得联系，他们也没有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一声，就跑到某个部队去了。这两个方面军司令部也不知道他们的司令员目前在什么地方。”

“据空中侦察获得的情报，战斗在我国境线筑垒地域进行，局部地区敌军已经深入我国土15~20公里。各方面军司令部试图直接与部队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因为同大多数集团军和独立军之间，既没有有线通信联络，也没有无线通信联络。”

最后，瓦杜丁告诉朱可夫，斯大林同意了国防人民委员的第3号命令，要求苏军转入反攻，粉碎主要方向上的敌人，并向敌国领土挺进。朱可夫认为，在尚未确切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和以多少兵力实施突击的情况下，下这一命令是不合适的。

晚上12点，命令到达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那里，引起了方面军参谋长普尔卡耶夫的激烈反对，他认为方面军缺乏执行这个命令所需的兵力兵器。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把当天的情况向朱可夫和赫鲁晓夫作了详尽的汇报。

方面军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和作战部长巴格拉米扬讲，他们在 22 日零点 25 分时收到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直到两点半才接受完毕。正当他们在研究电报和起草给各集团军的号令时，德国人便对他们实施了猛烈的航空兵和炮兵突击。

大多数的部队都在常驻地遭到空袭，部队受到了最初的重大损失。

掩护军队的第一梯队师在接到将入侵敌人逐出国界线的命令后，在敌人不停顿的轰炸下向西猛进。德军航空兵的首次突袭尽管出乎意料，但绝未引起惊慌。情况确实很糟糕，一切能着火的都被火苗吞噬了，一座座营房、住宅、仓库眼看着被炸毁，通信联络也中断了。但指挥员为保持对军队的指挥而尽了最大努力。他们坚持执行了直到打开保存的密封袋后才了解到的战斗命令。

最先开去迎击敌人的是第 5 集团军所属步兵第 45、62、87、124 师，第 6 集团军所属步兵第 41、97、159 师和骑兵第 3 师，第 26 集团军所属步兵第 72、99 师的先遣部队。

实际上，承受希特勒军队首次突击全部威力的，只是为数不多的边防分队和筑垒地域守备队。因为各国界掩护集团军全部兵力若完全进入战斗准备并展开，按计划规定需两昼夜！

情况之所以变得复杂起来，是因为从法西斯入侵的最初几小时起，德军航空兵就夺取了制空权。基辅特别军区空军在它的轰炸下损失了 180 架飞机。开赴边界的苏军部队不断遭到空中轰炸和扫射。只有一些歼击机小编队冲破了法西斯飞机绵密的狙击网去支援自己的军队。

上午 10 时，基尔波诺斯司令员曾向空军司令员普图欣将军下命令，要求集中航空兵主要力量，从空中掩护开赴边界的军队，对德军坦克和摩托化集团及其最近的机场实施集中突击。

按规定，在 15 时应向莫斯科发去第一份报告。但由于电话和电报线路经常中断，无线电台工作也不稳定，只得依靠那些派到军队去的乘坐汽车、摩托车和飞机的联络军官。

根据入夜前收到的情报分析，敌人是由第 5 集团军地带和第 5、6 集团军接合部的乌斯季卢格和索卡利两地域向卢茨克和杜布诺实施主要突击的。同时，德军还在第 6、26 集团军地带实施进攻。现在俄罗斯拉瓦和佩利梅什利两地域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德军各师首先对边防小队和尚未完成工事构筑的筑垒地域少量守备部队进行猛烈突击，这些分队的指战员英勇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占绝对优势之敌的猛攻下放弃自己的阵地。各边防小队和筑垒地域永备发射点变成了一个四面受敌的小孤岛。他们被团团围住，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战斗。

说到这里，作战处长巴格拉米扬拿出了一份德军俘虏的供词，念道：

在此以前，我们驻在苏联边界附近，听到的只是苏联边防军人的歌声，我们没有料到如此充满幻想、歌声悠扬的人们，会那么奋勇地保卫自己的国土。他们的火力太可怕了！我们在桥上留下了好多尸体，但还是没能马上攻下来。于是我们的营长便命令由左右两面徒涉桑河，以便合围此桥，把它整个夺下来。但是我们刚扑到河里，俄国边防军人便又在这里扫射我们。他们的疾风射击所造成的损失真是吓人。我们营在任何地方，无论在波兰还是在法国，都没有遭到过我们急欲强渡桑河时所遭到的那种损失。营长看到他的

企图可能破产，便命令 80 毫米迫击炮开火。我们在炮火掩护下才开始登上苏方河岸。我们的重炮已向苏境纵深转移火力，那里可以听到坦克隐约的隆隆声。但我们虽然上了岸，却仍然不能像我们长官希望的那样迅速推进。边防军在沿岸某些地方有发射点。边防军战士们躲在里面，简直打到最后一粒子弹。我们只好叫来工兵。他们爬到工事前，用炸药进行爆破。但爆炸的轰隆声一过，边防军人又开始进行抵抗，直打到最后一个人。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见过这样坚定顽强的军人。我们已经绕过发射点，继续推进，但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两三个边防军人离开他们的阵地。他们宁肯死也不愿后退。只有两种条件下才能俘获苏联边防军人：一是他已经死了；一是他受了伤，且伤势很重，失去了知觉……我们营当时有 900 人。仅被打死的就有 150 人，还有 100 多人受了伤。许多人被激流冲走，我们在慌乱中没能把他们拉上岸来……听到这里，朱可夫等人已是满含热泪，他们为这些英勇战士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接着，巴格拉米扬又谈到了参战部队的战况。在第 5 集团军地带，步兵第 45、62、87 师各两个团和步兵第 124 师全部，在午后首先进入战斗。各部队接到警报后紧急集合，只带少量弹药，这是因为辎重已装载，滞留在常驻地仓库旁。部队从行进状态直接投入了反冲击。

那些驻在边境地区纵深的兵团，在进至各自地区之前还要走相当远的距离。在德国航空兵的轰击下，艰难地开赴边界。

当第 2 梯队兵团驰援已经和敌人交战的 4 个师时，这 4 个师正承受着法西斯主力的袭击。

第 5 集团军地带从乌斯季卢洛到克雷斯诺波尔 75 公里宽的地段，是敌人实施主要突击的目标，能否守住将决定整个边境的命运。当时那里仅有步兵第 87、124 师，其余兵力距离较远。

对这两个师进攻的敌人，得到了航空兵的配合，德军坦克第 14 师则向第 87、62 师之间的缺口急进，缺口前边正是通向卢茨克的大路。德军的冲击一次接着一次。步兵 96 团团团长瓦西连科中校带领士兵发起反冲击。炮兵 197 团第 1 营在营长沃伊特科上尉率领下，用手推着火炮，实施直射。

苏谢沃将军率领第 124 师在下午赶到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以南的索卡利，从行进间冲击敌人，迫其后退，但由于兵力悬殊，在敌人的压力下，被迫后撤。

傍晚，敌人突至第 124 师榴弹炮兵第 341 团阵地前。炮兵们在近距离进行准确射击。德军被重创，待到一发炮弹也不剩时，炮兵团长谢琴科少校带领炮兵像步兵那样转入反冲击，将敌人击退。

迂回步兵第 87 师并向卢茨克急进的德国坦克部队遭到苏反坦克炮兵第 1 旅的截击。该旅各先遣分队已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以东 20 公里处与敌遭遇。

旅长莫斯卡连科少将指挥炮兵轰击德国坦克。由于反坦克炮弹很少，将军命令炮兵要在十分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射击，争取“一发炮弹，击中一辆坦克”。反坦克炮兵第 1 旅遭到相当大的损失，但终于阻止住了敌人。

第 6 集团军地带，敌人两个步兵师对已展开于该筑垒地域各永备发射点间隙地的第 41 师发动了猛烈突击。德军步兵在坦克、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在几个方向实施进攻，竭力分割苏军各部队战斗队形。它多次楔入苏军配置。在危急关头，师长米库舍夫将军、团政委级政治副师长安东诺夫和参谋长叶廖明上校带领各团实施了反冲击。指战员们英勇作战。就连伤员也不离队。

连长季霍里泽上尉在白刃格斗中负了伤，营长命令把他送到后方去。但当德国人发起冲击时，战士们扶着上尉又回到自己的连队指挥战斗。

就这样，敌人一直没有能够穿过第41师的战斗队形。但是他们发觉第5、第6集团军的接合部是薄弱环节，于是立即向那里派去了大量兵力。德军在进行间占领了帕尔哈奇站，并向东急进。车站附近的驻守部队是骑兵第3师第158团。团长布罗夫琴科中校得知敌军推进后，率军出击。师长马列耶夫将军命令骑兵与步兵第159师第491团协同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下，德军开始仓皇逃窜。骑兵和步兵一直追击到边界。

在第26集团军地带，杰缅季耶夫将军的步兵第99师与边防军人和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各营共同行动，使敌人遭到很大损失。虽然德军步兵第101师各部队由于突然袭击，终于冲进了边境城市佩列梅什利，但却未能扩张战果。苏军对德军发起冲击，对每一座房屋展开了争夺。集团军司令员科斯坚科中将在报告中特别提到贡恰洛夫少尉的排，敌人三次逼退他们，许多战士负伤，但他们三次发起反击夺回阵地。

虽然暂时无法收复佩列梅什利，但敌人的进攻受到了迟滞，杰缅季耶夫将军要首长相信，明天早上他将会把希特勒分子赶出城市。

直到傍晚，普图欣将军才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对各航空兵部队的指挥。敌人早在进犯的头几个小时，就以突然的空中突击给空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破坏了首长与各机场的通信联络。各航空队现已转入有组织的行动。据报告说，苏军飞行员一天内击落敌机46架，但苏军飞机在力量悬殊的空战中损失了不少。在战争的头几个小时，共青团员伊万诺夫中尉在乌克兰的边境城市罗夫诺上空实施了空中撞击。轰炸航空兵第86团大队长茹科夫大尉单独与三架德歼击机战斗，击落了其中一架，但他自己也被击落了。他跳伞后吃力地回到自己的机场，人们刚给他包扎好伤口，他又飞去执行战斗任务了。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情况表明，”巴格拉米扬说：“我们所应付的是法西斯统帅部寄予很大希望的第一个大进攻战役。赋予国界掩护军队的命令——消灭入侵之敌并将其残部逐出国界，看来是不现实的。这不仅因为我们在边境地区的兵力比侵略者少，而且因为敌人的袭击对我们来说终究是突然的，我们来不及做好抗击的准备，尽管战争前夕采取过一些措施来加强我军区的战斗编成。”

“请看地图，”巴格拉米扬对诸位将领说，同时走到地图前，打开照明灯，“形成的情况中，有两点十分重要。第一，在第5集团军掩护地带明显看出敌人重兵侵犯我国腹地，其先头为克莱斯特将军指挥的强大坦克集团。第二，我机械化军和方面军其他预备队十分分散，且距入侵地域甚远，这就迫使我军最初只能实施防御行动。此时要考虑的是怎样挡住敌军的攻势，为集中必要的兵力兵器赢得时间，只有在此后才能转入较积极的行动。”

接着他对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的新作战训令发表了看法：“在收到训令之前，我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中谁都没有想到过立即反攻的可能性。只要坚持住便好！大家都相信莫斯科的训令也会要我们实施防御行动。”

“训令开头对情况的判断可以说是正确的，它认为，敌人正向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拉泽胡夫，即向我第5集团军中央和左翼实施主要突击。但是对战争第一大的总结过于乐观了，要知道，我方面军的态势在日终前仍很严重。命令却认为：敌人仅仅在这些方向以付出很大损失的代价取得了很小的战果，而在苏德和苏罗边界的其他地段，进攻者的冲击都被打退了，他们

遭到了很大损失。当然总部文件在判断上的乐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我们发去的充满豪情的报告引起的。看来，其他方面军在汇报时也出了同样的差错。

“统帅部规定了6月23日和24日的任务，对我们方面军的命令是，坚守苏匈边界，以第5、6集团军，至少5个机械化军和方面军全部航空兵向卢布林总方向实施集中突击，合围和消灭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至克雷斯特诺波尔正面进攻的敌军集团，6月24日日终前攻占卢布林地域……我本人认为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说完，巴格拉米扬关掉了地图前的照明灯。

第四章 是防御还是进攻

西南方面的战斗

巴格拉米扬讲完了，指挥所里一阵沉默，朱可夫没有说话，示意方面军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谈谈看法。

参谋长急匆匆地说道：“我们能在边界上顶住敌人，并且在防御战中把它打散就该谢天谢地了，可是现在却要求我们马上就夺取卢布林！”参谋长以坚决的口气继续说：“让我们头脑清醒地分析一下态势吧。仅在卢茨克方向柳博姆利和索卡利之间的地带，就有敌人 10 个师和坦克师在进攻。我们怎样才能挡住他们呢？我们知道，我步兵第 45、62、87、124 师在这里都只展开 2 个团。他们的第 3 个团还在行军。明天，我们这一地域最多还会有步兵第 135 师和机械化第 22 军的 2 个师，而且该军最有战斗力的坦克第 41 师也未必能赶到。”

“因此，”普尔卡耶夫得出结论，“明天我们在这一方向最多可调集不到 7 个师去对付敌人 10 个师。还谈得上什么立即进攻呢？”

军事委员会委员瓦舒金试图说几句，但普尔卡耶夫不让他插话，继续说：“况且我们应该料到，敌人今天只是把他的第一梯队兵力投入交战，以后几天无疑会增强兵力，而且比我们迅速得多。你们看，”参谋长走到地图前，用铅笔戳了一下，“仅在这里，乌斯季卢格西北，我们的侦察部门在 16 时就发现了敌人 200 多辆坦克在集中。而这远不是发现了敌人坦克预备队的唯一地域。”

瓦舒金利用普尔卡耶夫察看地图的片刻，不耐烦地问道，“您都说完了吗，马克西姆·阿列克谢那维奇？”

“不，没说完。”参谋长两眼不离地图，继续发挥着自己的见解，“我由纵深向第 5 集团军地带开进的所有第二梯队军队，距边界远近不一，步兵第 31、36 军需要走 150 至 200 公里。考虑到步兵是徒步行进，走完这段距离至少需要五至六昼夜。机械化第 9、19 军最早要过三至四昼夜才能集中和对敌人主要突击集团发起进攻。只有机械化第 4、8、15 军有可能在一至两天后向交战地域变更部署。”

“还不能不考虑到，军队向边界行进时会遭到法西斯航空兵不间断的密集突击。不难设想，这种状况将会使军队变更部署和进入交战变得复杂化。还应指出，目前我们实际上是既没有集团军后勤，也没有方面军后勤，因为尚未对他们进行充分动员和展开。”

“结果，我们的主力不可能同时到达交战地点。各军显然将各自进入交战，因为它们将从行进间与向东突进的德军遭遇。这样就会在对我最不利的条件下发生遭遇战。这对我们有怎样的威胁，现在还很难完全设想到，但我们的处境无疑会是严重的。”

随着普尔卡耶夫的每一句话，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瓦舒金的脸色越来越阴郁，朱可夫也不急于打断他的话。

普尔卡耶夫用手掌按着地图：“我们只有向莫斯科报告已经形成的情况和坚决请求改变任务，司令员同志。现在我们只能以顽强战斗迟滞敌人推进，同时以组成我第二梯队的各步兵军和机械化军，在方面军行动地带纵深原科罗斯坚、沃伦斯基新城、舍佩托夫卡、旧康斯坦丁诺夫、普罗斯库罗夫等筑

垒地域一线组织坚固防御。将敌人阻于该地区后，我们就有了准备总反攻的时间。侍掩护军队退至筑垒地域线后面，我们再用作预备队。在当前情况下，我看这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又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沉思着用手转着铅笔。瓦舒金终于开了口。

“您所说的一切，马克西姆·阿列克谢那维奇，”他走近地图，“从军事角度来看，可能也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您思索问题像个大军事家，兵力配置啊，力量对比呀，等等等等。可是您考虑过精神因素吗？没有，您没考虑过！那么，您该想一想，假如我们这些教育红军具有高度进攻精神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就转入消极防御，不加抵抗地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侵略者，那将造成多大的精神损失！而您还建议放法西斯分子深入苏联腹地！……”

军事委员会委员喘了一口气，较平静地补充了几句：“您知道，马克西姆·阿列克谢那维奇，您是我们的战友，假如我不知道您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的话，我就会认为您是惊慌失措。”

瓦舒金发现普尔卡耶夫那张颧骨宽大、晒得黝黑的脸上滚动着因咬紧牙关而鼓出的肌肉，便改变了口气，温和他说：“请原谅，我并不想使您委屈，我只是无法隐瞒我的想法。”

又是一片沉寂。基尔波诺斯从地图上移开了视线，开始缓慢他说：“我认为你们俩说的都对。对于您的建议在作战方面的合理性，没有什么可反驳的，马克西姆·阿列克谢那维奇。您的建议只有一处弱点：旧筑垒地域没有做好接收军队的准备，不能向军队提供顺利实施防御的有利条件。”

“是的，但是第二梯队军队在工兵帮助下，可以迅速使这些筑垒地域做好战斗准备……”

基尔波诺斯没有回答普尔卡耶夫的反驳，用同样平静的语气继续说：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尼古拉·尼古拉那维奇的逻辑和意见也不是多余的。命令总是命令，它是需要执行的。如果每一个司令员接到战斗命令后，不是无条件地执行，而是提出自己的反建议，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当然，6月24日日终前拿下卢布林，我们未必能做到。不过我们应该试试对入侵之敌实施强大反突击。为此，我们可以调集近5个机械化军。”

“我认为，现在主要任务是迅速将各机械化军集中到交战战场，同时实施强大反突击。马克西姆·阿列克谢那维奇，现在需要立刻将有关战斗号令传达到军队，并监督执行情况。要特别注意在开进和进入交战时对各机械化军进行可靠的空中掩护。与此同时，要给波塔波夫规定以下任务：他的集团军要以全部兵力兵器与第6集团军右翼协同动作，在方面军航空兵基本兵力支援下，不让法西斯军队继续向我国腹地推进。”

“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看法。”瓦舒金表示支持。

“里亚贝舍夫的军怎么办呢？”普尔卡耶夫问，“已经命令他由桑博尔地域转向利沃夫以东地域，隶属穆济琴科。”

基尔波诺斯想了一下，回答道：“这也好，就让该军继续行军，到时我们将赋予穆济琴科以下任务：不是以一个，而是以两个机械化军（机械化第4、8军）由南面实施反突击。要使这两个军和由佐洛切夫地域开来的机械化第15军一样，指向敌人坦克楔形突击的根部。至于方面军第二梯队的全部步兵军，继续沿给他们指定的行进路线向边界实施强行军，到时我们将根据情

况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他们进入交战的方向和地区。考虑到敌人显然是在我第5、6集团军接合部实施主要突击，必须立刻给步兵第37军下达从西北面掩护捷尔诺波尔的任务。请让该军加速开进。该军步兵第80师应留在这里——他是我们用来防备敌人在我军后方，包括我们指挥所地域，实施大规模空降的预备队。”

基尔波诺斯看着沉思的交谈者们，结束了谈话：“沉默是同意的标志。我看出我的决心正合你们的心意。”

瓦舒金和普尔卡耶夫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的朱可夫说了话。他同意方面军司令员所下的决心，并建议马上下达预先号令，集中机械化军对突入索卡尔地区的敌人“南方”集团军群的主要集团，实施反突击。反突击应有全部方面军航空兵和部分统帅部远程轰炸航空兵参加。朱可夫表扬了普尔卡耶夫和已格拉米扬，认为他们两人在第一天这种复杂情况下表现出其旺盛的精力和非凡的组织能力。

接着，朱可夫向大家介绍了其他战线的情况。他说，敌人在南面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在那里，由敖德萨军区所属军队组建的第9集团军坚守着国界。而西方面军的情况则很令人不安。看来敌人在那里实施主要突击。该方面军与西南方面军相邻的左翼第4集团军正在普鲁扎内、戈罗杰茨地域实施战斗。在市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方向，敌人已深深楔入苏军防御，在那里，也像在这里一样，苏军正在准备强大反突击。

朱可夫说到这里问起能否同穆济琴科通话。他想到他那里去看看。电话接通后，朱可夫听完汇报指示穆济琴科：最重要的是要将机械化第4军尽快调到集团军右翼。

不久，朱可夫在基尔波诺斯上将陪同下到了机械化第8军军长利亚贝舍夫中将的指挥所。

利亚贝舍夫在图上指明了他的军的位置和部署方法，扼要地报告了部队的情况。他说：“我们军需要一昼夜的时间，用来进行全部集中、维修武器和补充储备品，同时还要在这段时间内进行战斗侦察，组织指挥。因此，我们军要到6月24日早晨才能全部投入战斗。”

“好吧”，朱可夫回答说，“当然，这次反突击最好是和机械化第9、第19、第22军共同实施，可惜这三个军进入出发地区迟了。情况不允许我们把几个军全部集中起来。机械化第8军实施的反突击，可能遇到敌人猛烈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火的阻击。考虑到这种情况，必须对地形和敌情进行周密的侦察。”

关于第9军为何进入出发地区迟了的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机械化第9军

机械化第9军的军长是罗科索夫斯基，他在1937年的肃反运动中曾经被捕，罪名是同波兰和日本的谍报机关有联系。1940年3月，被恢复名誉。受命组建机械化军。

6月22日凌晨4点钟，值班参谋叫醒了他，告诉他第5集团军司令部来了封电报。

罗科索夫斯基很快地看完了电文，顿时睡意全无。电报中命令他赶快启

封绝密作战文件袋。沉思片刻之后，他命令道：“赶快回司令部，向集团军、军区、直至国防人民委员部搞清这份急电的可靠性。把参谋长，政治副军长和特别处处长叫来。我马上就到。”

过了 10 分钟，当军长走进司令部时，他的下属已经在那里了。同卢茨克仍未能联系上。

“尽快同基辅、同莫斯科取得联系。”罗科索夫斯基命令道。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看着集合在这里的人说：“我接到了命令，要我们启封绝密作战文件袋。但这道命令只是由第 5 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签发的……”

“可是“只有按照人民委员会主席或者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我们才有权启封。”马斯洛夫小声补充说。这位 39 岁的少将一贯小心谨慎。

军长承认道：“正是这样。同志们，你们的意见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罗科索夫斯基思考着什么，在窗子旁边停了下来。值班参谋出现在门口。

“军长同志，无论基辅还是莫斯科都叫不通，通信联络被切断。卢茨克也不回答。”

房间里鸦雀无声。军长打破了沉寂：“同志们，这样吧，我负全部责任。”接着他对马斯洛夫少将说：“请把公文袋打开。”

公文袋拆开了。总参谋部的训令是：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并向罗夫诺、卢茨克、科韦利方向出动。

这已没有任何考虑余地了，必须开始行动。

“发出战斗警报，命令各师师长到我这里来！”当前急切应办的事，是在屈指可数的时间里了解燃料和弹药的情况、对部队无法随身带走的军用物资组织看守、安置随军家属……

困难接踵而来：军里各师的汽车很少，而按动员计划报上来的工厂和集体农庄的汽车已来不及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各坦克师的摩托化步兵的情况尤为严重，他们还没有达到按编制规定应该有的汽车，而马匹和马车也没有保证。同时，汽车的燃料不够。弹药也没有达到规定的基数。

罗科索夫斯基立即来到了附近的直属中央仓库。命令军需军官打开仓库，军需官固执地要看上级的命令，不得已，罗科索夫斯基打了借条。这一天，他打了很多借条，据他说，比过去多年内写的都要多的多。

罗科索夫斯基一边处理着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一边在心中考虑。他比军中任何入都清楚，无论是部队的战斗准备情况，还是武器装备状况，都不足以安然地去对付危险局面。此外，在发出战斗警报后的头几个小时内，一种想法始终在折磨着他，即他采取的行动是否正确，是不是犯了错误？

事态的发展，使他越来越坚信，他的作法是正确的。大约 10 点钟的时候，马斯洛夫终于报告说，同卢茨克联系上了。德国人再次轰炸了卢茨克。集团军司令部只是说，国境线上的情况他们不明。

“还有什么消息？”

“德国人轰炸了基辅。”

“可是什么时候能和军区联系上？”

“我们怎么也联系不上。”

机械化第 9 军直接隶属基辅特别军区，可是得不到军区的任何指示和命令。

下午2点，罗科索夫斯基命令部队分兵三路向沃伦斯基新城、罗夫诺、卢茨克出发。右路是摩托化步兵第131师，沿公路干线前进。中路是坦克第35师。左路是坦克第20师，副师长契尔尼亚耶夫上校代替生病的卡图科夫率部出发。

从一大早，天空中就没有看见苏军的飞机，这使军长心中很不安。德国飞机，基本上是轰炸机，却频繁地从空中掠过。路上，罗科索夫斯基终于明白了：机场上到处是被烧毁的苏联飞机的骨架。

第9军所要迎击的敌人已相距不远，要比罗科索夫斯基及其指挥员们所估计的要近得多。

编入“南方”集团军群的第6集团军是德军武装部队中由陆军元帅冯·勒歇瑞指挥的最精锐的部队，绰号“首都征服者”。1940年5月，他的部队首先进入布鲁塞尔，6月进入巴黎。“南方”集团军群的突击力量是由冯·克莱斯特上将指挥的计有5个坦克师和4个摩托化师的坦克第1集群。1940年5月，正是这个集群突破了色当附近的马奇诺防线，并前出至英吉利海峡，切断了英国远征军的退路。在西欧获得如此巨大声誉的师团，亦梦想在东方取得更大的成功。

这一天日终前，第6集团军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卢茨克、罗夫诺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

第9军右路的摩托化步兵师，在完成了100公里的行军之后，于傍晚到达罗夫诺。另外两路就比较困难。6月22日这天，骄阳似火，天气十分炎热。步兵们除了自己的装备外，还要扛上轻机枪和重机枪、50毫米和“毫米迫击炮及其炮弹。50公里的急行军，把士兵们累垮了。军长见状，不得已下令以后的行军日速限制在30公里至35公里，并且改变行军队形。现在，第一梯队由搭载有步兵的坦克及部分炮兵组成。待后续大队和炮兵开来后，再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转移。

6月23日，第9机械化军就是以上述队形向国境线进发的。罗科索夫斯基决定把军指挥所设在坦克第35师的配置地域内，而自己率司令部继续前进，赶到部队的前头去。司令部的汽车走得很慢。路上是从前线退下来的望不到头的逃难者。大路上空不时掠过德国人的飞机，飞机见到人流便超低空飞行，实施轰炸和扫射。

在兹多耳布诺夫稍东边，距离司令部汽车约3公里处的小树林里突然开出了5辆有卐字标志的坦克和几辆载有步兵的汽车。伴随司令部汽车前进的85毫米炮兵连立即展开，准备战斗，可是，德国人没有应战，而是躲进了树林。

司令部在克列万附近安顿好之后，罗科索夫斯基少将就接到了反突击的命令。

这一天，苏联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为提高整个国防机构的效能，建立了统帅部，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被任命为主席。委员有斯大林、朱可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库兹涅佐夫，统帅部负责领导武装部队的全部军事活动。朱可夫领导的总参谋部隶属于统帅部，作为统帅部赖以获取情报和制订作战计划的机构。

在开始反突击之前需要弄清，费克连科机械化第19军和科恩特雪夫将军的第22军是否已经部署在第9军的左翼和右翼。罗科索夫斯基派马斯洛夫和司令部参谋坐摩托车去寻找友邻部队。过了几小时，马斯洛夫返回，报告说。

“同方面军司令部已经联系上了。普尔卡耶夫将军请求转告，我们转隶第5集团军。应当把部队集中于克列万、奥雷卡地域。”

马斯洛夫还报告，科恩特鲁雪夫军已在卢茨克以北进行战斗，而费克连科的各师正向杜布诺前进。

6月24日机械化第9军摩托化第131师向渡过斯特里河的德军部队发起冲击，将其击退到河对岸。坦克第35师与德军第13师的坦克在克列万西南进行了战斗，而坦克第20师从这天拂晓就向德军第13师在奥雷卡附近休息的部队发起冲击，重创该部。然而参战的仍只是备师的先头部队，主要兵力仍在行军途中。

从6月26日拂晓起，刚刚完成200公里行军的第9军各师，按照集团军司令波塔彼夫的命令，开始实施反突击。同时，机械化第19军和第22军也转入了进攻。

遗憾的是，这些兵力不足以最终阻止冲向基辅的德国法西斯部队。在卢茨克—罗夫诺—杜布诺—布罗德地域发生了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双方数千辆坦克先后卷进了这场交战。

敌人挡住了罗科索夫斯基军及其友邻部队的进攻，随即便开始回击。在罗科索夫斯基坦克兵的面前，新的德国部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苏军坦克的损失很快增加，人员伤亡也在增加。德国飞机对苏军战斗队形狂轰滥炸。……机械化第22军向卢茨克东北方向败退，机械化第19军退守在罗夫诺城下。

傍晚，机械化第22军一名坦克师长来到第9军司令部。他尘土满面，手上缠着绷带，疲惫不堪地向罗科索夫斯基报告：

“科恩特鲁雪夫将军阵亡，全军覆没……可是德国人却直压过来，阻挡不住他们……”

罗科索夫斯基很快就打断了他的话。

“赶快住嘴！不要再谈论你们军的覆没。我知道科恩特鲁雪夫已经阵亡，可是达姆鲁奇将军已接替指挥，我刚与他们通了电话，第22军正在继续战斗。可耻！快去寻找你的战士，他们需要领导和帮助。记住，您是一个士兵，一定要把自己的义务履行到底！”

第9军的情况同样也不好。罗科索夫斯基从望远镜中看到一只庞大的德军坦克纵队正向罗夫诺方面运动，而坦克20师只剩下很少的坦克了。在军长手中掌握的唯一有主力量只是炮兵了。

从观察所看去，敌人的纵队显得非常可怕。密集编队前边的是摩托兵，后面是装甲车和坦克。火炮事先作好了直接瞄准射击的准备，德国人没有料到会有埋伏。苏军炮兵们从最近距离进行了射击，不一会儿，公路上就留下了一大堆装甲车、坦克、摩托车的残骸和敌人的尸体。

在卢茨克—罗夫诺—布罗德地域的坦克战一直持续到6月29日。30日，第5集团军，其中包括隶属于他的机械化第9军开始向旧苏波边界上的筑垒地域撤退。经过强行军和8天的战斗后，第9军的坦克已屈指可数，人员也大大减少。

1941年7月初，西南方面军的形势十分危急。敌军向基辅挺进。7月10日，他们攻占了日托米尔，次日，其先头部队前出至伊尔瓦河一线，距乌克兰首都只有25~30公里。此时，机械化第9军已被削弱的各师正在沃伦斯基新城东北进行着顽强的战斗。7月10日，第5集团军以步兵第31军、机械化第22军和第9军的兵力向沃伦斯基新城方向实施突击，试图阻止敌军向基

辅方向推进。这两个机械化军尽管力量不强，但是他们仍得以将位于日托米尔公路以北的德军打退，并于次日进至沃伦斯基新城城下，苏军切断了通向日托米尔—基辅的公路，这就对突至伊尔瓦河的希特勒部队造成了直插其后方的威胁。

敌人“南方”集团军群指挥部竭力消除威胁，把受到航空兵支援的坦克部队投入反攻。罗科索夫斯基的战士们不得不重新抗击更加强大的敌人发起的冲击。正在战斗激烈时，军长接到命令，要他把部队交给马斯洛夫，而自己速去莫斯科。

看来，莫斯科方向的情况吃紧了。

在战争的第一天，当朱可夫被派到西南方面军时，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和库利克元帅作为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到西方方面军。当时的西方方面军司令是巴甫洛夫将军。由于积劳成疾，沙波什尼科夫病倒。库利克在见到博尔金后，又到了第3集团军。之后，将近一周无声无息。6月26日，斯大林拍电报给正在西南方面军的朱可夫，告诉他：沙波什尼科夫生病了，库利克去向不明，关于巴甫洛夫的情况毫无所知。朱可夫立即返回莫斯科。

在斯大林办公室，朱可夫见到了铁木辛哥和瓦杜丁中将。两人苍白而消瘦，眼睛由于失眠充满了血丝。斯大林看上去同他们俩也差不多。

斯大林同朱可夫问候之后，说：

“请你一起来考虑一下，并且请你谈谈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
随手把一张西方方面军的地图撂到桌上。

“我们需要40分钟，把情况研究一下。”朱可夫说。

“好吧，40分钟以后再向我报告。”

三个人走进隔壁一个房间，讨论西方方面军的形势。

那里的形势的确异常严重。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余部被合围于明斯克以西，正在进行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第4集团军的某些部队已退入普里皮亚特森林中。一些在前几天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的散乱的兵团，从多克施策—斯莫列维奇—斯卢次克—平斯克一线向别烈津河撤退。这支疲弱的部队，受到德军的追击。

朱可夫建议立即派第13、第19、第20、第21和第22集团军在西德维纳—波洛茨克—维帖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莫孜尔—线加强防御；派统帅部预备队的第24和第28集团军，在后方地域沿谢利日阿罗沃—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尔—哥美尔—线构筑防御；立即动员将莫斯科民兵师改编成2~3个集团军。

斯大林批准了上述建议。

27日10时零5分，朱可夫通过电报向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传达了统帅部的命令。

然而，西方方面军所有地段的形势仍继续恶化。6月28日，德军占领了明斯克。

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收到了放弃白俄罗斯首都的消息。他们心里都很清楚，那些来不及撤往东部的居民将会有多么悲惨的命运。

6月29日，斯大林两次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和统帅部，对西部战略方向的形势表示强烈的不满。

6月30日，朱可夫根据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的指示，通过“博多”式电报机同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进行了交谈。朱可夫问：

“德国人广播说，他们在比亚威斯托克以东包围了我军两个集团军。看来这则广播有一定的真实性。为什么你的司令部不派联络员去寻找部队？库利克、鲍尔金和库兹涅佐夫在哪里？骑兵军在哪里？飞机不可能看不见骑兵。”

“是的，德国人说的是真的。我们知道，6月25日和26日，部队在夏拉河进行战斗，同占领夏拉河东岸的敌人争夺渡口。第3集团军力图沿夏拉河两岸撤退。步兵第21军在利登地区。我们同这个军保持有无线电联系，但从昨天起联系中断。这个军正在向指定的方向突围。飞机无法找到骑兵和机械化部队，因为他们为了不被敌机发现，都严密地隐蔽在森林中。我们派出了一个小组，并携有电台，任务是寻找库利克和我军部队。这个小组暂时还没有音信。鲍尔金、库兹涅佐夫和戈卢别夫，6月26日以前都在部队里。”巴甫洛夫回答。

“你的基本任务是，尽快找到部队并将其撤退到别烈津河以东。这件事你必须亲自抓，并应挑选能干的指挥员完成此项任务。”

“统帅部要求你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方面军所有部队集中起来加以恢复。”

“无论如何不得允许敌军在博勃鲁伊斯克地区和博里索夫地区突破。无论如何不得让敌人破坏我军在奥尔沙—莫吉廖夫—日洛宾—罗加切夫地区完成集结。”

“为了便于指挥战斗，为了使你知道博勃鲁伊斯克发生的情况，应派你的副司令率一个指挥小组，带上电台到那里去。仓库要马上后撤，以免落入敌人手中。等情况一弄清楚，立即向我们报告。”

巴甫洛夫最后回答：“我将使用所有的部队，甚至使用军校学员去扼守博勃鲁伊斯克和博里索夫。”

形势仍未好转。斯大林命令总参谋部将巴甫洛夫召回，并解除了他方面军指挥职务。不久他就被送交法庭。根据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建议，送交法庭审判的还有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通信兵主任格里哥里也夫将军、炮兵主任克里奇将军等。

第五章 箭头指向莫斯科

夺回斯摩棱斯克

西方方面军进行了改组。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代替了巴甫洛夫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为副司令员。

接着，斯大林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由国防委员会集中掌握全部领导权力。该委员会最早的成员有斯大林（主席）、莫洛托夫（副主席）、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国防委员会成了苏联的军事、政治、工业的最高战略指挥部。

国防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即7月3日，斯大林发表了广播演说，向苏联人民发出紧急动员，提出了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战略部署。

斯大林在演说中指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是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他号召苏联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同红军一道奋勇保卫祖国，捍卫每一寸苏维埃国土，为保卫苏联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他说，苏联同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同时是全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将同欧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苏联战争爆发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苏联对德作战，他说：“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接着，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代表总统罗斯福发表了美国支持苏联的声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发表声明，动员全世界各国人民支援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

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是得道多助的。

7月10日，统帅部被改组为最高统帅部。斯大林任主席，成员有莫洛托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朱可夫。斯大林既是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又是最高统帅部的主席，斯大林成了苏联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

就在这一天，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各部，在重新部署兵力之后，恢复了进攻，至7月15日得以进抵斯摩棱斯克并占领了该市南部。该市北部仍在第16集团军的手中，卢金中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在第聂伯河河岸固守，粉碎了德军强渡第聂伯河的一切企图。然而第16集团军以及第20集团军各部却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陷入了重围。

为了摆脱已经出现的极端危险的处境，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组建几个集团军级的集群，这些集群应从别雷—亚尔采沃—罗斯拉夫尔地区向斯摩棱斯克总方向实施反突击，消灭突入的敌军，同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合围圈内顽强作战的各集团军会合。罗科索夫斯基被从西南方面军调来指挥其中一个集群。

罗科索夫斯基在莫斯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朱可夫对罗科索夫斯基说，在斯摩棱斯克方向“形成了一片真空”，敌人在亚尔采沃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空降，而集群的任务是不让希特勒军队向维亚济马方面推进。新组建的这个集团军级集群将由几个师编成。

罗科索夫斯基被告知：

“从莫斯科到亚尔采沃，沿途您所遇到的部队都归您收编。具体指示您到方面军司令那里受领。”

总参谋给他配备了几个参谋和两辆装有四联装机枪的汽车。还给了—部无线电台，“新兵团”即开赴前线。

当天傍晚，罗科索夫斯基抵达位于维亚济马以北的卡斯纳的西方方面军指挥部。铁木辛哥向他介绍了情况：卢金的部队仍在死守斯摩棱斯克。利久科夫上校率部守卫着第聂伯河索洛维耶夫斯卡哑渡口和拉特钦斯卡哑渡口，通过渡口与在斯摩棱斯克被合围的部队保持着联系。

铁木辛哥说：“预备队—到，我们就给你几个师，而暂时你就收编—些部队和兵团吧。”

7月17日夜问，罗科索夫斯基乘车前往亚尔采沃地域。在途中成立了由15名到18名参谋组成的集群司令部，其中有10名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集群司令部由塔拉索夫中校领导。司令部设在汽车上，弄下好，—颗炮弹司令部就会报销。实际上，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很难坐进车中，因为同各部队和兵团没有顺畅的通信联络，不得不经常派人进行联络。

罗科索夫斯基就是靠了这个临时组成的司令部开始—路收编部队的。还在向亚尔采沃去的路上，他就开始把他所碰到的所有的人拦住并收编下来。而在接近前线的地方，沿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大道行进着不少同自己部队失去联系的指战员。司令部就把他们收容了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收编了各种人员：有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机枪手、迫击炮手和医务人员。不久，—个来自后方的新的预备兵团也出现了。

基里洛夫上校的步兵第38师是编入罗科索夫斯基集群的第一个大兵团，他原属于第19集团军，撤退时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第二个编入的是米哈伊洛夫上校指挥的坦克第101师，带来了80辆KB-7老式坦克。罗科索夫斯基毫不迟疑，立即指挥这两个师去抗击亚尔采沃附近的敌人。战斗打响后，有关亚尔采沃以东有部队在抗击的消息很快传了开去，从敌人后方跑回来的各种分队在自己指挥员的带领下纷纷投奔而来。由于各种原因被迫后退的苏联人，尽管被德国人的坦克和飞机打得七零八落、四处分散，都不愿向国家的纵深后退，而是积极地寻找机会，有组织地去战斗。

距维亚济马62公里的亚尔采沃的情况，比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所了解的可要复杂的多。德军坦克第7师从北面迂回斯摩棱斯克，占领亚尔采沃后力图向维亚济马方向推进。在推进的同时，德军试图摧毁亚尔采沃以南的第聂伯河渡口，以便完全包围西方方面军第16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与德军相比，罗科索夫斯基的兵力明显不足，编入集群的—些师只有番号而已，有的师总共只有260人。

罗科索夫斯基集群的战斗行动规模很快扩大，抵达的新锐部队和兵团也越来越多，临时组成的司令部对—集群的指挥也就显得愈来愈困难。许多参谋在战斗的第一周就牺牲了。罗科索夫斯基请求铁木辛哥尽快给他派个司令部来。7月21日，铁木辛哥命令—周前刚调到维亚济马地域进行改编的机械化第7军司令部到罗科索夫斯基处报到。随同来的还有方面军新任副司令员叶廖缅科中将。

黎明时，司令部—行人才找到集群司令。当时他正在他的司令部——吉斯-101小轿车里睡觉。叶廖缅科怜惜而亲切地叫道：“起来吧！起来吧！科

斯佳！”

罗科索夫斯基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这下可满意了，一觉醒来，他已有了一个齐全的司令部，有了各个处、无线电台、司令部用的汽车。领导司令部的是马利宁上校。集群司令部的一切装备都有了，罗科索夫斯基感到工作开始轻松些了，事态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7月底，他这个集群的态势巩固下来了，不久就转入了进攻：攻占了亚尔采沃、强渡了沃皮河，并在河西岸设防固守。德国人一改以往的作法，开始构筑工事，这是他们放弃向东进攻的最早征候。

在亚尔采沃地段上积极行动时，罗科索夫斯基丝毫没有忘记南边第聂伯河的渡口。德国人为了破坏集群与第16和第20集团军的交通联络与集群展开了争夺渡口的拉锯战。各渡口附近几乎每日都是战火纷飞。

8月初，第16和第20集团军得到了命令，停止保卫斯摩棱斯克并经第聂伯河的索洛维耶夫斯卡碰和拉特钦斯卡娅渡口撤至河东岸。8月3日早晨，开始渡河。

罗科索夫斯基站在距第聂伯河几公里的一个高岗上观察。只见古老的村庄在燃烧，黑色的烟柱遮天蔽日。德国人在交叉射击，炮弹时而落在浮桥边的水中，时而落在岸上，水柱此起彼伏。部队秩序井然。中午时，炮弹摧毁了浮桥，一些士兵落入水中。工兵赶修浮桥，第二天又恢复了渡河，一连几天，指战员们冒着敌机的轰炸、炮击，终于全部渡到了第聂伯河的东岸。

在瓦西里卡村旁的白桦林里的集团军指挥所里，铁木辛哥向突出合围的指战员们颁发了政府奖后宣布：库罗奇金调往莫斯科，任命卢金为第20集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为第16集团军司令。

第16集团军与罗科索夫斯基集群合并后，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在其编制内有6个师：坦克第101师，莫斯科摩托步兵第1师，步兵第38、第64、第108和第152师，坦克第27旅，重炮兵第471团和其他部队，该集团军保卫着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基本干线，防御正面宽为50公里。

罗科索夫斯基指挥新16集团军对德军进行了反突击，将德国人逐出了亚尔采沃，并进至第聂伯河支流——沃皮河的东岸。

7月底，杰尼先科上尉率领着“卡秋莎”第16连来到了罗科索夫斯基的集群。因为这是苏军新研制出来的武器又是首次投入使用，所以采取了过分谨慎的预防措施，只有集团军司令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才有权看到这种新式武器，甚至连集团军的炮兵司令也不准靠近它。

这种过分严格的保密措施妨碍了火箭炮的正确使用，罗科索夫斯基一改这种形式主义的作法，把组织“卡秋莎”的齐射任务委派给了集团军炮兵司令卡扎科夫。

在对亚尔采沃的进攻中，炮兵们首次使用了这一新式武器。48发火箭炮弹，身后拖着火红的尾巴，向着敌人阵地飞去。在被击中的地段上，传来了一片轰隆声和惨叫声，许多碎片飞向天空。从望远镜中，罗科索夫斯基清晰地看到，德国士兵在被击中的地段四下逃窜。新式武器给希特勒军队带来了恐怖，为苏军带来了希望。

8月下半月，根据侦察得知，德国人正在大力加固沃皮河西岸，在所有的高地都挖了掩体和堑壕，并围上铁丝网。防御地带由配备有大量自动武器，机枪和迫击炮的工事完备的各抵抗枢纽部组成。前沿的接近地上敷设了地雷。

显然，德国人的目的是为了牵制苏军，腾出预备队，用于前线其他地段。南面，在叶利尼亚附近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最高统帅部给第 16 集团军的任务是，转入进攻，不让敌预备队调往叶利尼亚突出部。

集团军的任务是艰巨的，首先是地形对苏方不利。

沃皮河在这个地方沿着宽达 2 公里的长满小灌木林的山谷，在陡峭的两岸之间流过。河面宽 30 米，水深 3 米。敌人占据的一岸比苏军的一岸地势要高。另外，苏军必须在强大火力配备下，通过 3 公里的开阔地，强渡沃皮河，穿过布雷区和铁丝网后，方能对德国人构筑有抵抗枢纽部的高地发起强攻。

为了突破这种防线，必须进行仔细的准备工作。发起进攻的前几天内，罗科索夫斯基调整了兵力部署。一部分兵力在正面发起进攻，其余兵力在夜幕的掩护下在狭窄地段发动进攻。

罗科索夫斯基亲自检查了各地段的部署情况。8 月 31 日晚，方面军司令铁木辛哥在电话里询问了集团军的情况并预祝成功。

天黑以后，各部队强渡了沃皮河。德军慌乱地用火炮和迫击炮向渡口开火，整整一夜没有停。

早晨 6 时 30 分，第 16 集团军各种类型和口径的火炮按计划开始射击。为了清楚地看到战斗情景，罗科索夫斯基与司令部的指挥员离开了树林里的观察所，来到了河边的高地。

从这里可以看到，炮火已把敌人的防御前沿夷为平地。在炮火的掩护和坦克的护送下，步兵向敌人的防御纵深推进，敌人在整个地段上开始溃退。

中午 11 时，航空兵报告说，数个搭载有步兵的汽车纵队正从斯摩棱斯克和杜霍夫希纳向前线开来。日终前，敌人的这些预备队投入了战斗，加强了抵抗，激战一直持续到深夜。

23 时，方面军司令来了电话，要罗科索夫斯基报告情况。罗科索夫斯基告诉他，进展顺利，步兵已推进 3~4 公里，只是敌人的抵抗在不断增加。铁木辛哥在电话中对第 16 集团军的战绩表示满意。

从 9 月 2 日拂晓起，战斗又打响了。这次战斗是由苏军航空兵首先发起的。从苏德战争开始的两个多月来，红军指战员很少见到自己的飞机。这是因为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德军就取得了制空权。当标有红星的轰炸机出现时，阵地上一片“乌拉！”之声。轰炸机对敌人散兵壕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轮番轰炸。苏军步兵趁轰炸时前进到距敌人 150~200 米的地方，并在短暂的炮火射击之后，在坦克的支援下，重新发起了冲击。德军顶不住苏军士兵的冲击，开始退却。

9 月 3 日傍晚，德军在调集了预备队和坦克之后，各用 1~2 个兵团从不同方向发起了反冲击。德军愈来愈多的新部队投入了战斗，苏军的优势开始减弱。9 月 4 日和 5 日战斗继续进行，双方互有胜负，而最后苏军不得不后退。

第 16 集团军尽管没能最终突破敌人防御和解放斯摩棱斯克。但他却把敌人准备用于叶利尼亚战斗的一部分预备队吸引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了。9 月 6 日，第 24 集团军的部队解放了斯摩棱斯克。这一胜利有一半应归功于在叶利尼亚以北作战的第 16 集团军。第 16 集团军的两个师——莫斯科摩托化兵第 1 师和步兵第 64 师不久即被命名为近卫师。9 月 11 日，罗科索夫斯基被晋升为中将。

罗科索夫斯基 1918 年就加入了红军，第二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29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官进修班。1936 年任骑兵第 5 军军长，若不是 1937 年～1940 年被人诬陷，几乎杀头的话，他在战争初期就应是中将了。罗科索夫斯基对这迟迟到来的晋升并不感到亢奋。在这喜庆之日，他更加思念他的亲人，他的妻子尤利娅·彼得罗夫娜和女儿阿达。她们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同他失去了联系，至今杳无音讯。

莫斯科的工厂、党团组织的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来到第 16 集团军的驻地进行访问。

9 月下半月，在第 16 集团军的地段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行动。因此集团军有时间进行休整，集团军得到了补充。这次补充的人员大部分都是突出合围的人。甚至在 8 月底和 9 月初的时候，还有成批的，有时是相当大数量的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留在敌人后方的指战员穿过前线，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顽强地奔向自己人，奔向红军，经常有人直接从国境线走来。苏军的指战员都是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有凡批突围出来的是组织得很好的分队，他们由指挥员率领并且带有武器。但也有些人在越过前线时，既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穿军装。现在要为这些人提供装备，可是红军在那几个月里武器和弹药都不足。为了解决问题，罗科索夫斯基派战士到敌人后方去收集丢弃在战场上的武器和弹药。在亚尔采沃纺织厂搞到许多棉布，从集体农庄借到两台缝纫机，司务长日以继夜地为战士们缝制衬衣……在西方方面军所属第 16 集团军所据守的地段上的平静一直持续到 9 月底。罗科索夫斯基知道平静只是激战的前奏。他意识到，敌人远比自己强大，战争的主动权仍在敌人的手中，德国法西斯军队掌握着大量的兵力和兵器，它可以随意调动这些兵力兵器实施强大的突击。

未雨绸缪，罗科索夫斯基指示司令部尽快制定出防御计划并上报给西方方面军司令部。这时的西方方面军司令是科涅夫上将。

9 月即将过去，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然而，大自然美好的秋色这一次却不能给战士们带来欢乐。敌人正在向莫斯科进逼。

保卫首都的大会战临近了。

“狼穴”中的争论

战争一开始，希特勒就住进了他在东普鲁士的大本营。他给大本营取了个名字叫做“狼穴”。

“狼穴”位于腊斯藤堡以东的一个小树林里。核心部分由十个地堡组成，地堡的后部和卧室都在两米厚的混凝土板之下。凯特尔元帅的地堡有一个较大的房间作讨论每日军情之用。以同样方式建造的希特勒的地堡内，设有一间可作小范围讨论的会议室。“狼穴”中间是一个设在木板房里的餐厅，中间有一张可供 20 个人进餐的大桌子，旁边还有一张供六人用餐的小桌子。

离地堡群不远的地方是瓦尔利蒙上校率领的武装部队的指挥部，那是一些普通的木板房和地堡，大本营的司令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在那里驻守，陆军总司令部位于东北方向，距大本营几公里，在腊斯藤堡至安格蒙德的铁路线旁。戈林及其空军总司令部留在列车里，列车停在戈达普附近，在约翰纳斯堡的田野上。

“狼穴”中希特勒居住的那部分叫做隔离一区。每天中午 12 点开始大范

围的形势讨论会，这时希特勒到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地堡去，在那里一呆就是两个小时。勃劳希契、哈尔德和总参谋部上校豪辛格，每周来此参加讨论一二次。下午，希特勒同非军事人员谈话，内容还是战争问题。晚上6点，约德尔作关于下午形势的报告。希特勒几乎准时在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进餐。没有重要客人来时，进餐的时间常常长达两个小时，希特勒就一个问题往往会说上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这就忙坏了作记录的海因里希·海姆和亨利·皮克尔博士。

7月，大本营充满了乐观气氛。这时，陆军元帅冯·包克的中央集团军从比亚威斯托克向前推进了450到500公里，抵达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就在1812年拿破仑曾经走过的那条大路的东面200公里的地方，北方集团军群向前推进了450到500公里，南方集团军群向前推进300到350公里。在德国强大的攻势下，苏军被迫向内地退却。到7月中旬，德军占领了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的一部分、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地区；突入俄罗斯联邦西部地区，进抵通往列宁洛勒的要冲，威胁基辅。苏军的损失是：28个师被击溃，70个师的人员和武器损失一半。此外还损失了200个燃料，武器和弹药库。

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上说：德军是“按计划”沿着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1000公里的战线上全面向前推进的。希特勒相信，随着苏军一个接着一个被包围或被击溃，德军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前进。7月14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项指令，说陆军兵力可“在最近的将来大大减少”，军人生产将集中于海军舰只和空军飞机方面，尤其要以后者为重点，以便对最后的敌人英国作战，以及——他又说——对“美国作战，如果有此必要的话”。到了9月，他指示最高统帅部准备解散40个步兵师，以便腾出这一部分人力用于工业生产方面。

俄国的两个最大的城市，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都城列宁格勒和现在布尔什维克的首都莫斯科，在希特勒看来，已是唾手可得了。

9月18日，他下令：“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方面即使提出投降，也不得予以接受。”他在9月29日的指令中对他的指挥官部署了应该如何对待这两个城市，他说：

“元首已决定将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消除。一旦苏俄被推翻，这个大城市的继续存在，并无重要意义……”

“我军的目的在于包围这个城市，用炮击和连续不断的空军轰炸，把它夷为平地……”

“把这个城市接管过来的任何要求，将不予考虑。因为全市居民的生存和供应他们食物的问题，不能由我们也不应该由我们解决的。在这样一场争取生存的战争中，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连一部分也不想保留。”

然而，德国众多将领对这场战争却不是这样认识的。

哈尔德在8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已经越发清楚，我们不仅低估了俄国巨人的经济力量和运输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最初计算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已经查明番号的有360个师。一有十几个师被消灭，俄国人就又投入十几个师。我军战线由于分布太广，显得过于单薄。我们的战线没有纵深度。结果，敌人在连续进攻之后，常常得到一些成功。”

伦斯德说：“在发动进攻后不久，我便发现德国情报机构事前所提供的

关于俄国的一切都是满纸胡话。”

古德里安、布卢门特里特和塞普·狄特里希等将军对初次见到的苏联 T-34 型坦克都表示惊讶不已。他们在事前确实对此毫无所知，这种坦克的装甲很厚，德国的反坦克炮弹打上去就被弹回来。布卢门特里特认为，这种坦克的出现，标志着德国士兵“坦克恐怖”症的开始。

战争开始初期，德国人在以空军保护地面部队和进行战前侦察方面一直占有压倒的优势，现在却第一次不能用这种优势占便宜了。苏联的战斗机，尽管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机场上遭到轰炸，在战争初期的战斗中也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和那些新的师团一样，仍然不断出现，简直说不上是从哪儿来的。还有，德军进军过于迅速，加上苏联没有合适的机场，使得德国空军基地距离前线愈来愈远，无法有效地掩护前线作战。

德国人对苏联还有一个估计上的错误。他们把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入侵必然会使苏联发生政治混乱这一前景上。他们认为，斯大林一旦遭到重大失败，必然要被国内人民推翻。这种想法是希特勒的政治顾问们所津津乐道的。

希特勒受此影响最深。他对约德尔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来。”

希特勒认为，到 7 月中旬，踢门的机会已经来到了。为此，在德国最高统帅部发生了头一场战略上的大争论。

争论的问题是：冯·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群，要不要从 7 月 16 日已经到达的斯摩棱斯克继续向东推进，拿下莫斯科？还是仍然坚持按照希特勒在 12 月 18 日指令中规定的计划行事，以北路和南路两翼为主攻？换句话说，到底是以莫斯科还是以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作为最后目标？

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陆军总司令部，坚决主张全力进攻苏联首都。支持这个意见的有包克，他所统率的中央集团军，正沿着公路向莫斯科进军；还有古德里安，他的装甲部队正在前边打头阵。他们在辩论当中，除了强调攻占敌人首都的心理上的价值之外，还申诉了更多的理由。他们向希特勒指出，莫斯科是军人生产的重要来源，而且更重要的，它是俄国交通运输的枢纽。拿下莫斯科，苏联不仅要失去一个主要的军火来源，而且后方的兵员、供应也不能运往遥远的各个前线，各个前线就要因此而削弱和崩溃。种种情报表明，俄国的主力现在集中在莫斯科前沿，以图全力保卫首都。在斯摩棱斯克正东，50 万苏军突破了包克的双重合围，正在挖壕据守，以阻挡德军进一步向首都推进。

德军总参谋部认为：德军必须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为作战目标，因此，下一个最迫切的任务是，集中中央集团军群的全部力量，击溃提莫申科的部队，进军莫斯科，拿下敌人的这个抗战神经中枢，并击溃敌人的新的部队。由于季节变换在即，准备这次进攻的部队的集结工作必须尽快完成。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须执行既定的任务，争取与芬兰人取得联系。南方集团军群将继续向东推进，尽可能牵制敌人的力量。

8 月 18 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将总参谋部的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

8 月 21 日，希特勒向参谋总部下达了一项新的指令，作为对 18 日备忘录的回答，他在指令中说。

陆军方面提出的关于东线作战如何继续的建议，不符我的意图。

在冬天到来以前要达到的最重要目标，不在于占领莫斯科，而是拿下克

里米亚，拿下顿涅茨盆地的工业和煤矿区，并切断俄国的高加索石油供应线。北路的任务在于围困列宁格勒并同芬兰军队会师。

哈尔德见到这一指令大为恼火，他认为这是元首对陆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的藐视。他向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建议一起辞职。胆小怕事的陆军元帅却劝他说：“辞职也与事无补，还是实际些吧。”

古德里安却不管这许多，拒绝服从这一指令，竭力主张立即进攻莫斯科。他要求晋见希特勒。

希特勒对他说：将来继续进行战争，十分需要乌克兰的原料和农业，而且克里米亚的战略地位颇为重要，它是苏联进攻罗马尼亚油田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将军们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方面的问题简直是一窍不通。

在场的凯特尔、约德尔对希特勒的话频频点头称是。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最高统帅部中发生的第一次危机。然而，这不是结束，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头呢。

第六章 “台风” 猛袭俄罗斯

“台风” 肆虐

古德里安将军见无法说服希特勒，便也就听之任之了。

9 月上半月，基辅战役开始。

对于是否放弃基辅的问题，斯大林同朱可夫曾经争论过。那是 7 月 29 日，朱可夫作为苏军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就当时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向斯大林作了紧急汇报。朱可夫说：

“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看来最近期间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因为他们损失太大。他们现在缺少大量预备队来补充各集团军和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左右两翼。

“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主要战斗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缅丘格地区某地展开，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到达该地区。

“我军防御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第 13 和第 21 集团军人员很少，准备也不足。德军可能利用这个薄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不耐烦地问道。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三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部方向抽调一个集团军，从西南方面军抽调一个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一个集团军。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他说，我建议瓦杜丁将军担任。”

“怎么啦，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斯大林问。

“不，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 12 至 15 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 8 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 1 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了。”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有人挖苦地说。

朱可夫没有回答这个人，继续讲下去：“西南方面军必须立即全部撤过第聂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后面，应集中不少于 5 个加强师的预备队。它将成为我们的拳头，好伺机打出去。”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着他的总参谋长问道。

朱可夫知道，“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不能感情用事，作为总参谋长，他有责任向最高统帅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他本人看来当前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朱可夫断然回答。

一阵难堪的沉寂……总参谋长努力控制住自己，继续汇报道：“在西部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以夺回敌方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敌人将来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发火了，他突然高声说，“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朱可夫也终于忍不住了，毫不示弱地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末，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些。”

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不要激动，”斯大林生气他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没有你这个总参谋长也行。”

“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没有打断他的话，显然已经平静下来。他冷冷他说：“你去工作吧，我们一会儿叫你来。”

朱可夫收起地图，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办公室。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他被叫到最高统帅部那里。“是这样，”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想叫你去担任实际工作。你有在实战条件下指挥部队的丰富经验。在作战部队你肯定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你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命令我到什么地方去？”

“你愿意到哪里？”

“我可以做任何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

“冷静些，冷静些！你刚才汇报说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一次战役，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停顿了一下，斯大林又说：“必须把尔热夫—维亚济马防线上各预备队集团军的行动统一起来。我们任命你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一小时以后。”

“沙波什尼科夫就要到了，你把工作转交给他以后就可以动身。”

朱可夫在叶利尼亚重创了敌人。9月7日他率领部队渡过斯特里亚纳河，并奉命协同索宾科夫将军的西方方面军部队继续发动进攻。叶利尼亚的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这时，红军在基辅却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当时西南方向的总司令是布琼尼，军事委员会委员是赫鲁晓夫。当基辅突出部的红军预备队已经精疲力竭之后，赫鲁晓夫和布琼尼决定撤退，并尽可能地保全部队。9月11日，斯大林断然反对放弃基辅和在普肖河一线建立新防线的计划，命令不借任何代价守住基辅，并解除了布琼尼总司令的职务，任命铁木辛哥代替之。

不久以后，德军完成了对基辅的合围，将数十万红军部队包围，夺取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布琼尼、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在基辅陷落前乘飞机离开。

基辅战役结束以后，德军越过第聂伯河向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克兰东部推进，在北方则围困列宁格勒。与此同时双方在莫斯科也都在积极地进行着紧张的备战。

希特勒这时对勃劳希契、哈尔德、包克的主张让了步，同意重新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甚至还非常地急不可待。他命令，“中路必须在八天到十天之内开始行动。”“包围他们，击败他们，消灭他们。”

希特勒同意把中央装甲集团军的古德里安坦克部队重新调回来。同时还同意从列宁格勒前线把莱因哈特的坦克军调来。

希特勒对这次进攻莫斯科抱有很大的期望，为之起名为“台风”，顾名思义，就是要猛袭苏联人，要在莫斯科前沿歼灭苏联人的最后的作战部队，要把苏联彻底打垮。

为了使“台风”计划具有符合计划目的和代号的力量，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调集了74.5个师，180万人，17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390架飞机，14000多门火饱和迫击炮。数量比原定计划多1/2，在苏德战场上的4个坦克集团军中，就有3个投入了莫斯科战役。同时，还有第2航空大队支援德军的地面部队。

苏联方面准备了3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这3个方面军总共有95个师，125万人，990辆坦克，677架飞机，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

根据德军的部署，苏军指挥部采取措施，建立了纵深防御。但3个方面军未能及时识破德军的意图及部队的主攻方向。西方方面军把主力放在维亚济马以西，而德中央集团军群的两支突击部队却放在杜霍夫施纳和罗斯拉夫尔，以便从南、北两边深深地包围和迂回攻击西方方面军主力。

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情况也和西方方面军一样。它几乎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放在布良斯克附近，而德军却从朔斯特卡发动了主攻。

10月1日后半夜，德军在东线的所有连队里，向士兵们宣读了希特勒的命令：“几周内，三个最大的工业区（指西北工业区、中央工业区和顿巴斯工业区）将全部落入我们手中……为最后一次巨大打击最终创造先决条件，这次打击应在冬季到来之前消灭敌人……。今天将开始本年度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大规模交战。”

从10月2日拂晓起，德军的炮兵向西方方面军阵地开炮，随后便转入了进攻。12个满员师的突击在45公里的地段上压在了卢金第19集团军右翼两个人数不多的师和邻近的第30集团军的两个师身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人员是5~6倍，坦克几乎为10倍，大炮和飞机为9倍。德军很快就在第19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的接合部上打开了一个30~40公里宽的缺口。各快速兵团由这个缺口从东北迂回苏军，急速向维亚济马冲去。南面，在罗斯拉夫尔—尤赫诺夫方向上，预备队方面军的第43集团军也没能阻止德第4野战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群的冲击。有几个苏联集团军面临着被合围的危险。

然而，这一切第16集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并不知道。在第16集团军和左邻第20集团军的正面却是平静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没有发出任何危急的信号。

10月5日晚，正当罗科索夫斯基与司令部的成员在司令部的掩体中讨论当前的情况时，值班参谋报告说，送方面军首长书面命令的飞行员来到。罗科索夫斯基急忙打开文件袋。命令这样写道：

第16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司令

罗科索夫斯基和叶尔沙科夫：

兹命令第16集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立即把第16集团军防守地段连同部队转隶第20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令你本人率领集团军指挥机构及必要之通信工具至迟不得晚于晨6点10分以强行军到达维亚济马。在第16集团军编成内将包括维亚济马地区的步兵第50、73、112、38、229师，坦克第147旅，1个人箭炮营，1个防坦克团和1个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团。集团军的任务是阻击从南面斯帕斯杰姆斯克地域向维亚济马进攻之敌，不使其越过普梯科沃、克鲁德耶、德罗日诺一线北进，即准备建立一个随后在尤赫诺夫方向转入进攻的集团。收到命令后立即报告。

科涅夫、布尔加宁、索科洛夫斯基

1941年10月5日

当全体司令部成员听完命令后，罗科索夫斯基沉吟了片刻后说道：

“看来，一切都清楚了。”

“不清楚，”洛巴切夫激昂他说道，“我们所有的兵团刚刚才像个样子，上下指挥方才走上正轨。现在却要从头再来。”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半夜，第20集团军司令员叶尔沙科夫中将和谢苗诺夫斯基政委前来接收工作。凌晨，一切方交待完毕，这时电话铃响了。卢金将军在电话里要求第16集团军给他增援1~2个师，他那里的情况十分危急。

罗科索夫斯基告诉他说，一分钟前他已经把第16集团军整个移交给叶尔沙科夫中将了，请向他们求援吧，这是两位集团军司令在战时的最后一次谈话。几天后，身负重伤的卢金中将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德军俘虏，直到在德国医院的病床上被截掉一条腿之后才清醒过来……

罗科索夫斯基同叶尔沙科夫拥抱告别。这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会面，几天后，叶尔沙科夫中将就阵亡了。

临行前，罗科索夫斯基用无线电都没能同西方方面军司令部联系上。经验告诉他，一定是发生了令人担心的事情。

这时，在维亚济马以西和西南的森林里，苏军第20、24和32集团军各部队及鲍尔金将军的集团军级集群被德军合围，德国坦克正从南北两面向维亚济马逼进，以便封闭包围圈。在南面，布良斯克西南的苏军第3和第13集团军被合围，形势危急。

初战胜利，使得希特勒兴奋异常，他认为，不日即可攻下莫斯科，俄国完蛋了。自开战以来还未公开发表过一次演说的他于10月3日登上柏林体育场的讲坛，宣告自己的胜利。

他郑重而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几个钟头内，在我们的东方战场上又在发生巨大的事件。一个大规模的新战役已经进行了48个小时！这一战役将能够消灭东方的敌人。”

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之后是全场众口一词的欢呼声“海尔希特勒”！希特勒继续说：

“今天我宣布，我毫不保留地宣布，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这天，德国各家报纸通栏的大标题是：“东征大局已定！”“苏联最后一批能作战的师被歼！”“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军事末日！”

来自东京的消息

日本对苏联的态度，一直是斯大林十分关心的问题。作为德国的协约国，日本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威胁，如果日本在东边发动进攻，苏军就会被牵制住大量的兵力，红军将腹背受敌，苏联的命运与日本的应变政策密切相关。

佐尔格小组是唯一能给莫斯科通消息的来源。

6月23日，即德国入侵俄国的第二天，佐尔格发出无线电报，总结了德国使馆高级官员的谈话。德国驻日本大使奥托将军指示在日本的全体德国军官，集中力量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日本军方认为，日

本可能在一两个月内与苏联交战。日本外相松冈早已告诉过奥托，尽管有日俄中立条约，日本仍将袭击苏联。但德国海军武官文奈克尔海军上将告诉佐尔格，这决不可能发生，他引经据典说，日本海军的利益集中在南方。佐尔格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

6月27日，佐尔格小组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要求“告知日本政府做出有关苏联和德苏战争的决定。还请告诉我们有关军队向远东边界移动的情况”。

佐尔格小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都是围绕着这一命令在收集情报。

日本政界对苏德战争的看法很不一致。日本陆军的第一个反应是“乐观”的。近卫首相左右的许多人都认为苏联势必崩溃。南满铁路局的年轻专家们则比较悲观。近卫首相说，日本为支那事件忙得不可开交。对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还不摸底，因此不能贸然与苏联作战。

1941年7月2日，日本天皇举行御前会议，批准讨论重大决策。陆、海军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制订了北方前线与西伯利亚边境及华南前线与太平洋的作战部署。日美谈判若破裂，日本将在南方开辟战场。御前会议的重要决议是：

1. 日本将争取支那事件圆满解决，但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则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向不论哪个方面调遣军队。

2. 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俄国，日本恪守中立。

3. 对德、俄的中立政策业已确定。

尾崎与西园寺商讨之后，便把御前会议的调查结果向佐尔格作了汇报，并补充说，从近卫首相左右的人们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日本政府盼望苏联分崩离析，另外从南满铁路局搜集的报告可以看出，陆军也有同样的看法。

佐尔格并不急于把情报发回莫斯科，他还想等等听听奥托大使的意见。

御前会议后约一周，奥托大使收到日本外相松冈提出的有关会议决策的扼要报告。松冈对他说，日本将在北方增兵，并准备“一举消灭邻近地区的布尔什维克，与此同时亦将继续向南扩张”。

德国大使把这一声明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佐尔格把奥托的说法与尾崎的汇报作了一番比较和分析，他认为尾崎的看法是对的，日本将采取措施，保住它在北方的地位，而不真向苏联进攻，但决定在南方，即印度支那发动攻势。果不其然，事实证明佐尔格的判断是正确的：7月5日，日本决定，在月底以前向西贡派遣一支远征军。

佐尔格的情报使斯大林下决心把苏联远东部队调往西线。

7月中，近卫文麿第三次组阁，撤换外相松冈，以谨小慎微的丰田海军上将作为外相。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解决日美关系问题的办法”，7月26日宣布冻结日本的海外资金，美日关系到达了严重关头。

这时奥托大使也打消了日本能早日参与对苏战争的念头，但他的武官克莱许默上校却仍然很乐观，里宾特洛甫几乎每日一电催问。

在奥托眼中，佐尔格是一位很出色的日本问题专家，有才能的记者。他的报道非常客观，奥托总是将佐尔格故意透露给他的情报发回德国。德国对日本政策，计划的研究不自觉地按照佐尔格的研究方式进行。佐尔格则从德国方面补充自己的估计，而加以修正。

8月初，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

奥托奉命提出期限和结论，询问日本是否能在冬季发动战争……德国最

高当局曾向小岛保证在上星期日占领莫斯科，而实际上没能占领，这件事给日本泼了一瓢冷水。甚至陆军也感到苏德战争正在发展成为另一起支那事件，德国正在蹈日本侵华的覆辙……克莱许默为了证实自己乐观的估计，即日本将在9月1日参战，亲自去了趟满洲国。他回到东京后便沮丧地对佐尔格说，日本一时不可能在西伯利亚前线发动战争。大约8月15日，佐尔格根据驻东京使馆的情报，向莫斯科提出一份总结报告。报告中说：

奥托与土肥原、冈村宁次两位将军谈话后，他才相信日本非得等到红军溃败到日本进攻有绝对把握的时候，决不轻举妄动。土肥原指出，日本由于石油匮乏，不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非确信能速战速决，否则决不发动战争。

日本外务省企图利用动员作幌子，胁迫俄国割让库页岛。奥托相信，很可能日本今年进行这种谈判，而避免战争。他还相信，日本认为俄国能维持到今年冬天。

文奈克尔向佐尔格透露了从日本海军当局那里了解到的秘密情报，说海军和政府决定今年不打仗，而采取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办法，可能在10月间拿下泰国的战略要地，以图日后占领婆罗州（加里曼丹）。海军还告诉文奈克尔，日本陆军对上述决定十分不满……但陆军也不可能违拗政府和海军，而贸然发动一场侵苏战争。

政府和海军之所以采取上述态度，有下列几个理由，在冬季之前向苏联发动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日本经济负担未免过大；即使占领了北方地区（远东），对日本也无济于事，何况南方地区重要得多；而且如果德国战胜俄国，日本明摆着可以坐得渔人之利。

奥托不像文奈克尔，他不大相信这一情报……但态势正在那个方面发展。奥托告诉佐尔格，他与松冈的继任（丰田海军上将）谈过一次话，但对日本政策仍不甚了了。丰田告诉奥托，日本现在与俄国就库页岛问题谈判情况……他着重指出，一般说来，俄国对这件事的态度相当公道，还说日本让俄国严守中立条约。

奥托向里宾特洛甫就以上的谈话作了汇报，还补充说，日本现在仍举棋不定，停止谈判倒很容易，但没有迹象说明它打算向俄国宣战。过了一个星期，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尾崎将所了解的会议内容告诉了佐尔格，佐尔格赶忙用无线电向莫斯科发报。内容是这样的。

会议再次决定今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以下保留：如果俄德战争形势发展到要在西伯利亚地区作出强烈反应，则此决定可以改变。如果这种战争……（字迹模糊），最迟到9月15日，则对苏战争问题留到下一季度解决。如果有情况说明，明年春季可能对俄作战，则开往满洲国的部队可能就在原地过冬。

根据尾崎从军队来源获得的情报，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便开始作战：

1. 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3倍时。
2. 有明显迹象说明，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

尾崎还报告，派往满洲国的增援部队已从前线撤往后方。鉴于形势变化，佐尔格已派遣尾崎前往满洲国搜集第一手材料。尾崎将于本月15日返回。

不久，佐尔格又从德国人那里获得的情报证实了这一消息。9月初，他用无线电告诉莫斯科中心：

克莱许默、文奈克尔和奥托经过慎重考虑后，断定至少在冬季结束前，决不存在日本进攻的可能性。但当你们国家从西伯利亚大量撤军，内部发生政治动乱时，日本将动手。

佐尔格为了分析战争而钻研日本政策、计划，详尽无遗，确凿无误，真可谓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上自尾崎在近卫左右的友好，下至宫木的军人关系，以及他本人与德使馆高级官员日常的谈话，凡是搜集到的情报都要相互验证。

尾崎终于完成了小组的调查任务，从满洲国回来，提出报告。9月底，佐尔格发出电文，详细汇报了尾崎报告的要点。他在电文中写道：

根据尾崎从（南满）铁路局听到的情况，前两个月内大约有部队40万人到达，关东军达70万人，包括驻扎在当地的部队在内。由于作出了反对今年与苏联作战的决定，有几支部队已经开回日本，例如宇都宫14师的一个团已回到了东京。其他新来到的部队也从前线撤下来，驻扎在大连、沈阳新建的各种营房。主力部队仍集中在东部边境地区，对准伏洛夫希罗夫斯克和海参崴。上月，铁路局奉命秘密兴建一条路线和一条联接线，接连齐齐哈尔—黑龙江线上乌舒蒙站对面的鸥浦，以利用这个地区作为进攻基地，“果苏德战局发展允许在来年3月前后向苏联开火，除了卡车外，不需要再从华北调遣军队到满洲国了。

佐尔格的这份密电，有力地验证了他在9月14日发的一份情报的真实性。

1941年9月6日，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了一次罕见的传统的御前会议。会前采取了特别严格的安全措施。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大决议。此外，日本当局还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允许作记录，且与会人数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次御前会议决定，“帝国（日本）要在10月25日前完成战争的准备。……我们本想通过和平方式达到我们的目的，但到10月上旬我们的要求仍未被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宣战。除了南部地区以外，我们在其他地区的政策没有改变。”

那么，日本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要求美国、英国让出它们在亚洲的权力和利益。日本威胁说，如果英、美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它将用战争来解决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佐尔格对日本的政策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进行了四年，实力受到了削弱，不论就它的经济还是军事方面而言，都不可能同时与美国、英国和苏联作战。所以日本将首先向美国和英国发动进攻。日本政府的御前会议批准了对美国和英国的作战计划，并就此作出了决定。

这是最秘密的一次会议。虽说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选都经过了仔细挑选，但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决议仍在会议结束后的200小时之后，即9月14日，由佐尔格告之于莫斯科总部。

10月的第一周，佐尔格和尾崎总结了他们对日本政局的结论和估计：

根据日本官方的情报，如果本月15、16日前美国还不对日本要求谈判一事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日本政府将全体辞职，或大改组。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日本将于下月与美国开战。日本当局盼望格鲁大使提出某项建议，从而开始谈判。

至于苏联，高级领导人普遍认为，如果德国真的消灭不了苏联政府，把它撵出莫斯科，日本也将坐待明春。不管怎么说，美国问题和进军南方问题，

其重要程度都超过北方问题。

这封电报是 10 月 4 日发出的，它是佐尔格、尾崎和克劳森经过长期讨论写成的。由于最后估计苏日战争不可能爆发，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小组认为，莫斯科中央给予他们来日本的使命已告完成。

不久，拉姆扎小组成员陆续被日本特高科逮捕。

10 月 4 日的情报对苏联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具有战略性的。它表明苏联的远东地区在战争初期没有危险。因此，红军可以全力以赴地去对付法西斯德国。苏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依据佐尔格小组被捕前发出的最后一份情报对苏联的武装力量重新进行了部署，从西伯利亚抽调了 11 个步兵师以充实莫斯科的力量。这些部队的参战对莫斯科会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七章 后面就是莫斯科

10月6日，气候干燥而寒冷。

罗科索夫斯基的吉斯-101汽车从南面驶入了维亚济马。市内狭窄的街道被军用汽车堵得水泄不通。维亚济马卫戍司令尼基京将军的报告令人心焦。

“我在维亚济马没有部队。”他说，“只有警察。有情报说，德国坦克从南面，从尤赫诺夫向这里接近。市民们十分恐慌。”

“市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构在什么地方？”

“在大教堂。那里还有州里来的同志。”

大教堂不远，它像一座城堡，耸立在一个小山岗上，据说有300年的历史。罗科索夫斯基在那里见到了斯摩棱斯克州委书记波波夫和西方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列斯捷夫。

尼基京带来的消息，使列斯捷夫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尼基京手下连一支部队都没有。

罗科索夫斯基要求尼基京介绍一下城市接近地的情况。尼基京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见斯摩棱斯克市苏维埃主席瓦赫杰罗夫跌跌撞撞地冲进地下室，嘴里喊道：

“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法西斯坦克正向城市开来！”

“您干吗这么惊慌？”波波夫生气他说。

“我是从钟楼上用望远镜看见他们的。”

罗科索夫斯基、列斯捷夫、波波夫、洛巴切夫一行人迅速登上钟楼，从钟楼的平台上可以看到，维亚济马东面，在通向格扎茨克方向约3公里处，整条道路全被汽车所堵塞，德国坦克离汽车纵队只有1.5公里的路程，正用火炮和机枪向这个纵队射击。浓黑的烟柱腾空而起，那是维亚济马油库中弹起火。北面是通往莫斯科的公路干线。

罗科索夫斯基毫不迟疑他说：“赶快离开这里，快走。”

在吉斯-101汽车里，在洛巴切夫和波波夫的“嘎斯”车里都塞满了人。路上差点撞上德国坦克。

在指挥所里，马利宁给司令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敌人在萨丰诺夫和多罗戈布日以东约15公里处进行了空降，集团军后方机关已处在敌后。”

怎么办？罗科索夫斯基当机立断：

“派参谋去各师传达向东北方向前进的命令。我们把集团军司令部向东移，移到图马诺沃，我们在那里等待各部队。”

当天傍晚，罗科索夫斯基司令部移到了位于维亚济马和格扎茨克之间距公路干线约8~10公里的图马诺沃。

图马诺沃还没有被德国人占领，在这里有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的一个骑兵连，当罗科索夫斯基接受他们加入司令部纵队时，把战士们高兴坏了。罗科索夫斯基在骑兵队伍中曾度过1/4个世纪，他少将以前的军衔都是在骑兵部队中晋升的，他最了解骑兵战士的性格和心理，他爱他们。

司令部再留在图马诺沃已不可能，很快就撤离森林，转移到了方面军的一个机关的地下室里。

10月6日夜间和7日清晨，侦察员对各个方向都进行了侦察。情况清楚了：对内合围圈的口子已在维亚济马附近封闭。德国军队的坦克在格扎茨克方向上推进了很远，显然已占领了格扎茨克。

傍晚，在掩蔽部里，罗科索夫斯基召集了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外面下着寒冷的小雨，透过掩蔽部的顶棚不时有雨水流下来。

“同志们，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我们已被夹在对内合围圈和对外合围圈之间。同各师团和方面军司令部都联系不上，我们该怎么办？”

洛巴切夫首先发言：

“应该由司令部和通信团人员、以及已经加入我们的那些分队，沿公路干线向格扎茨克突围，方面军司令部很可能就在那里。”

马利宁持反对意见：

“我认为，向格扎茨克突围不可能成功。现在，必须留在原地等待我们各师团从维亚济马附近开到这里，随后再开始行动。”

罗科索夫斯基专心地听着大家的发言，紧张地思索着。最后，他说：

“不能再等待了。指望从东边会有兵力到来，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对被围部队帮不上忙；另一方面，他们能否自己突围也没有把握，德国人从西面已牢牢地控制了铁路。”罗科索夫斯基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这就是说，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这里。但不能向格扎茨克去，这样做除了牺牲和毁灭之外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公路上和格扎茨克全是德国部队。”他的声音坚定而平静，“我的决心是向东北突围。那里的德国人很可能不会太多，并且在那里更有可能遇上我们的部队，要知道，并不是我们一支部队在突围。”罗科索夫斯基语速开始加快，“全体现有人员分成3个纵队。卡扎科夫率领右路纵队，我率中路纵队，通信团团长率领左路纵队。所有汽车编成第二梯队前进，该梯队由奥廖尔率领。装甲车和坦克与中路纵队一起行动，骑兵负责侦察。除汽车驾驶员外，所有的人都步行。今天傍晚出发。就这样，大家去执行吧！”

晚上8点左右，各纵队踏上征程。雨越来越大，道路变得泥泞难走。不久，汽车就陷入了泥淖，必须用坦克把它们推走。

路上，时时传来射击声，这是侦察兵与德军交火。半夜时分，部队来到一个林间村落。罗科索夫斯基、马利宁、洛巴切夫几个人走进一个农家小屋。尽管时间已经很晚，小屋里的人还是起来接待了他们。

“有什么新消息吗？小伙子。”洛巴切夫向靠近火炉旁的孩子问道。男孩很腼腆，女主人替他回答说：

“德国人白天从这里经过……”

“坐3辆坦克来的，”小伙子突然壮起胆子说，“还有5辆装满士兵的汽车。”

“在新杜吉诺和捷索瓦有很多德国人。”

“这两个地方在哪里？”马利宁对此产生了兴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地图。是的，在北面大约15公里。”他一边转向罗科索夫斯基，一边补充说。

这时候从小屋的角落里传来了一个男人嘶哑的声音：

“指挥员同志，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大家转向发出声音的地方。在角落里，一位老人躺在床上。

“这是我父亲，他有病。”女主人很抱歉他说，她走向床边，好像要阻止老头儿继续说下去。他不理女儿的暗示，眼睛望着罗科索夫斯基，很明显，他认定罗科索夫斯基是主要首长，继续说道：

“指挥员同志……你们把我们扔下就算完事儿了吗？”

几分钟的沉默笼罩着屋子。洛巴切夫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们的失利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粉碎法西斯德军……”

老人没有理睬洛巴切夫，仍然只对罗科索夫斯基说着：

“要知道，为了红军我们可是什么都不吝惜的……如果你们需要，我们是会将最后一件衬衫都拿出来。”

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嘶哑起来，浑身哆嗦着，激动地说道：“我是一个老兵，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争中负过两次伤。如果不是这个该死的病，我早就去保卫俄罗斯了。我知道德国人，我同他们打过仗。那时，我们可没有让敌人踏上过俄罗斯的土地。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呀？”

罗科索夫斯基低着头，听着老人的怨言，默默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屋的地板，最后，他直起身说道，“我们该走了。”他向门边走了几步后，又猛然转过身来对老人郑重说道，“老兵，请相信我的话，我们会回来的！”

一路上，老兵的话，不时地在他耳边响起。

10月8日，罗科索夫斯基率部队从北面绕过格扎茨克并于当天后半夜找到了合适的地段边战斗边渡过了格扎季河，在距姆岑斯克40公里处，乌瓦罗夫卡以北的森林里，罗科索夫斯基部队才同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一架飞机立即飞来接罗科索夫斯基和洛巴切夫。

上飞机之前，马利宁对罗科索夫斯基说。

“我认为，您应当随身带上那份关于把第16集团军转隶叶尔沙科夫的命令。”

“这是为什么？”罗科索夫斯基诧异地问。

“会有用的，您带上吧。”

他们带上命令飞走了。

此时，苏德战场莫斯科方向情况日趋严重。

10月6日，德军坦克部队突破尔热夫—维亚济马防线以后，已向距莫斯科以西大约50公里的姆岑斯克筑垒防线推进。这条在1941年夏季经过改造的防线，是由加里宁延伸到卡卢加，马洛罗斯拉维茨和图拉的一系列筑垒阵地构成的。但是，不能指望守卫它的为数不多的部队，能够挡住向东挺进的大批德军。极其迫切需要的增援部队，正从远东开来。

与此同时，德军从列宁格勒地区抽调几个师，派往莫斯科参战。第1坦克师没有休整就直接开赴中央集团军群。第19和第20坦克师正在前往中央集团军群的途中。一个西班牙师于10月初被派往列宁格勒。

在这关键时刻，斯大林再次把朱可夫召回。

10月6日傍晚，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问他列宁格勒的情况怎样。朱可夫报告说德军已停止进攻。据俘虏的口供说，德军损失严重，现已转入防御。但城市仍在遭受德军炮击和空袭。朱可夫报告说，苏军的空中侦察发现德军机械化和坦克纵队正从列宁格勒向南大规模运动，并发表看法说德军指挥部显然正在把这些部队调往莫斯科。

听了朱可夫的报告以后，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在莫斯科方向，特别是在西方方面军地域出现了严重局势。斯大林对朱可夫说：“把你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工作交给参谋长霍津将军，你乘飞机来莫斯科一趟。”

10月7日黄昏，朱可夫大将乘飞机在莫斯科中央机场着陆。卫队长在机场迎接了他，并对他说，当家的病了，请他立即去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感冒了，面色不好，他向朱可夫点头致意，然后指着地图说：“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

情况的详细报告。由于不了解敌人进攻的地点和部署以及我军的状况，我们不能定下决心。现在请你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一趟，详细弄清那里的情况，并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将等着。”

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15分钟以后，朱可夫来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办公室，朱可夫7月底前担任斯摩棱斯克的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的时候，沙波什尼科夫重新就任总参谋长职务。看样子他疲劳极了。

他向朱可夫问好之后说，斯大林已来过电话，指示他为朱可夫准备一张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莫斯科接近地的地图。

沙波什尼科夫说：“地图马上就准备好。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就驻在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8月份曾经驻扎过的那个地方。当时我们对叶利尼亚突出部进行了一次战役。”

在介绍了几个方面军的危急处境之后，沙波什尼科夫补充说，在姆岑斯克防线和莫斯科接近地修筑工事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且这些地方几乎没有部队驻守。他认为必须派部队占领这些防线。首光是姆岑斯克防线。

朱可夫熟悉了情况后，就前往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了。

途中，他用手电筒照亮，继续研究前线情况及双方的行动。当他困得打吨时，就要司机把车停下来，进行短距离的跑步。

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值班军官报告说，全体领导人员都在司令员那里开会。司令员屋子点着蜡烛，有点昏暗。桌子旁边坐着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布尔加宁、马兰金、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每一个人都是极疲劳的样子。

朱可夫说明了斯大林派他来的用意。参谋长马兰金中将回答了朱可夫提出的问题，并汇报了10月2日至7日的情况。

这时，德军已重新调整了在莫斯科近接近地的部署，使他的步兵兵力在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战线上，超过了苏军。苏军最担心的是敌人可能向这三个方面军发动集中突击，因为防御中有缺口，而且手头没有预备队来填补这些缺口。

10月8日凌晨2时30分，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当时还在工作。朱可夫报告说，当前，主要危险是部队不足。他说：“现在主要的危险是姆岑斯克防线的掩护兵力薄弱。因而敌人的装甲坦克有可能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应尽快设法从别处抽调部队增强姆岑斯克防线。”

斯大林问朱可夫：“西方方面军的第16、19、20集团军和鲍尔金的集群在什么地方？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和第32集团军现在在哪里？”

“被合围在维亚济马以西和西北地区。”朱可夫回答道。

“你打算做些什么？”

“现在我要去找布琼尼。”

“你知道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吗？”

“我到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某个地方去找。”

“好，你去找布琼尼，并从他那里立即打电话给我。”

朱可夫动身去找布琼尼。天下着小雨，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10月8日拂晓，朱可夫来到距莫斯科大约60公里的奥布宁斯克车站。两名通信兵拉着电线从普罗特瓦河桥上走过来。他问他们给哪里拉线。一名士兵随口答道：“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

朱可夫对两名战士说，他了解他们的职责，不回答陌生人的问题是对的。

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告诉他们说，他要找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和布琼尼元帅。那名士兵告诉朱可夫说他已经走过了方面军司令部，并指给他应该怎么走。

10分钟后，朱可夫来到了最高统帅部代表麦赫利斯的屋子里，方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也在那里。

然而，无论是麦赫利斯还是阿尼索夫都不能向他提供有关敌军的位置和方面军各部队状况的具体情况。于是，朱可夫乘车去尤赫诺夫方向，希望在现场迅速查明部队情况。

在经过普罗特瓦河时，朱可夫想起了他的童年时代。他对这个地区的全部地形都非常熟悉，因为在青年时代，他走遍了这一带每一片土地。在距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奥布宁斯克 10 公里的地方，是他的故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那里还生活着他的母亲、姐姐和她的 4 个孩子。他很想去看她们，但是时间实在不允许……

朱可夫到达小雅罗斯拉韦茨市中心时，没有碰到一个人。城市好像荒废了的样子。在区执行委员会大楼附近，他看到两辆小汽车。一位司机正趴在方向盘上睡觉。

朱可夫把司机叫醒后问道，“这是谁的汽车？”

“大将同志，这是布琼尼元帅的汽车。”

“布琼尼在什么地方？”

“在区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你们在这里很久了吗？”

“我们待了三个小时了。”

朱可夫走进区执行委员会，见到布琼尼，他正在看地图。

听说朱可夫去过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布琼尼让他谈谈那里的情况。他差不多有两天没能与司令部联系了。

朱可夫把司令部的位置告诉了布琼尼，并向他深刻地说明了西方方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相当大的一部分部队被合围了。

“这里的情况也不比其他地方好。”布琼尼回答说，“第 24 和第 32 集团军已被切断，已经没有一个防御正面了。昨天我在尤赫诺夫和维亚济马之间差一点落到敌人手里。敌人向维亚济马方向调集了大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看来是想从东面迂回包围该城。”

“尤赫诺夫现在在谁手里？”朱可夫问道。

“现在不知道。在乌格拉河附近发现敌人约两个步兵团的兵力，但没有炮兵。我想尤赫诺夫现在已落入敌人手里。”

“谁担负掩护从尤赫诺夫到小雅罗斯拉韦茨的道路？”

“当我来这里时，除了在梅登看到三个民警外，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地方政权机关已从梅登撤走。”

朱可夫对布琼尼说：“你去方面军司令部弄清情况，并报告最高统帅部。我继续往前走。请将我们会见的情况报告最高统帅，并说我去尤赫诺夫地区，尔后来卡卢加，因为需要弄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路上，朱可夫不时将车停下观察一番，以免进入敌占区。

经过一片森林的时候，几个身穿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武装士兵挡住了他的去路。其中一个走到汽车跟前，对朱可夫说不准再往前走了。朱可夫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并问这个士兵他们的部队驻在哪里。士兵回答说坦克旅旅

部就在森林里，离这儿约 100 米。朱可夫要他们带他去旅部。

走进树林，前来迎接的是一位身材不高、外表整洁、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军官。朱可夫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是朱可夫哈勒欣河战役的战友，当时曾任坦克第 11 旅的参谋长，名叫特罗茨基。

两人热情地拥抱在一起。

特罗茨基报告说，德军已占领了尤赫诺夫，先头部队已占领了乌格拉河桥。向卡卢加派出的侦察部队查明城里暂时还没有敌人，但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正在进行战斗。在那里作战的有步兵第 5 师和第 43 集团军的一些撤退的部队。特罗茨基指挥的属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坦克旅，已经在这个地区呆了两天了，但还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朱可夫命令特罗茨基派联络军官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去，向布琼尼报告情况，并要他把一部分坦克部署到前边去，组织防御，以掩护梅登的接近地。朱可夫还指示他，通过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把朱可夫对他下达的命令通知总参谋部，并向总参报告朱可夫要到卡卢加的步兵第 5 师去。

事后，朱可夫了解到，乌格拉河上的桥梁被西方方面军勤务主任斯塔尔恰科少校指挥的支队炸毁了。这个 400 人的支队是于 10 月 4 日根据斯塔尔恰科的倡议由那些准备在敌后作战的边防战士编成的。

在炸毁桥梁以后，斯塔尔恰科指挥的支队在乌格拉河一线占领了防御阵地。该支队很快就得到了马姆奇科上尉和罗西科夫所指挥的波多利斯克军事学校学员支队的支援。敌军强渡乌格拉河和向梅登推进的企图被这些支队的英勇作战粉碎了。

经过 5 天的激烈战斗，支队人员死伤惨重，但是他们以英雄的大无畏精神，挡住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粉碎了敌人企图迅速占领小雅罗斯拉韦茨的计划，为苏军在莫斯科接近地上组织防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此期间，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的筑垒地区上开进了波多利斯克炮兵学校和步机枪学校的学员队。

10 月 8 日日终前，朱可夫回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迎接他的是方面军参谋长。他告诉朱可夫，最高统帅部命令，召回布琼尼，任命他（朱可夫）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很快，朱可夫又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最高统帅命令他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他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朱可夫一下子有些糊涂了，他给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问究竟执行哪个命令。沙波什尼科夫回答说：“事情是这样的：国防委员会现在准备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把它的部队和防御地段交给西方方面军。10 月 10 日前你要弄清预备队方面军的情况，并尽一切力量不让敌人突破姆岑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以及谢尔普霍夫方向的阿列克辛地区。

10 月 10 日凌晨，朱可夫来到位于姆岑斯克西北约两英里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房间里除了科涅夫和布尔加宁之外，还有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以及在朱可夫前半小时进来的罗科索夫斯基和洛巴切夫。

朱可夫听见伏罗希洛夫在问：“你们怎么只率领司令部来维亚济马，而没有第 16 集团军的部队？”

“方面军司令通知说，我应当接受的部队在维亚济马。”罗科索夫斯基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了命令。

“奇怪……”伏罗希洛夫接过命令喃喃地说。

朱可夫走了进去，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向各位同志简短地问候之后，向大家介绍了情况并建议派他们到姆岑斯克去组织筑垒地域的防御。

10月11日，朱可夫给罗科索夫斯基下达了命令。命令写道：

1941年10月11日，罗科索夫斯基将军：

在瑟切夫卡地区集结大量快速兵力之敌，力图向尔热夫和克林发展，敌侦察部队已于10月11日前出到特列谢雷地区。

兹命令：

1. 阻敌向格扎茨克进攻，部队就地转入防御，坦克第18旅为第二梯队，配置在巴秋什科沃车站附近。

防御部队的任务是不得敌人突向姆岑斯克方向。

2. 对光赫诺夫—格扎茨克横向路西南之敌加强侦察。

3. 第16集团军指挥所设于乌瓦罗沃。

4. 防御计划10月12日上报。

命令收到后望告。

朱可夫、布尔加宁、索科洛夫斯基

罗科索夫斯基及其司令部没有能够完成这一命令。第二天，朱可夫又命令第16集团军司令部率领步兵第18民兵师前出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域，收编该处全部部队和新到达该处或突出重围的部队，在北起莫斯科海（伏尔加水库）南到鲁扎河的地带上组织防御，制止敌人突破该地带。

10月12日清晨，科涅夫奔赴加里宁。那里的情况极为严重，必须对部队进行改编和重新部署。他亲自接管了第22、第29、第30和第31集团军的指挥权。德军攻占了加里宁，但无法再继续前进。几天以后，即在10月17日，成立了加里宁方面军，科涅夫任该方面军司令。

姆岑斯克防线，对于守卫它的红军部队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它的正面有拉马河、莫斯科河、科洛察河、卢热河和苏霍德烈夫河，这些河的河岸都很陡峭，对坦克的运动构成天然障碍。在这条防线上，公路和铁路四通八达，使部队能够在各个方向上实施广泛的机动。

苏军指挥部感到担忧的唯一问题是部队不够，无法有效地占领这条136英里长的防线。到10月10日时，这条防线上才仅仅部署了4个步兵师、3个后备步兵师、5个机枪营以及莫斯科炮兵学校、莫斯科军政学校、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学院的学员们。虽然原来设想要部署150个营来守卫这条防线，但实际只凑足了45个营，部队的平均密度是每个营负责守卫4公里宽的正面。

最高统帅部继续采取紧急措施来保卫莫斯科。10月9日，姆岑斯克防线司令部更名为莫斯科预备方面军，并得到了5个新改编的机枪营、10个防坦克炮兵团和5个坦克旅。10月11日，姆岑斯克防线的部队并入第5集团军，由列柳申科指挥。随着各方面军部队的撤退，后撤的部队开始集结在这条防线上。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莫斯科预备方面军的所有战斗部队和设施，应在10月12日午夜11时以前移交给朱可夫的经过改组的西方方面军。同时，最高统帅部给朱可夫派去了他迫切需要的预备队。这些部队是：14个步兵师、16个重新编成的坦克旅、40多个炮兵团、10个敷雷和火焰喷射器连等。

与此同时，朱可夫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使被合围在维亚济马的各集团军摆脱重围。在这方面，他仅仅取得了局部的成功。

在南部的布良斯克附近，红军展开激战，试图突破合围。但是仅有少量部队于 10 月 9 日在谢夫斯克地区突围成功。

两天后，红军又继续奋力在纳夫利亚河和博尔切夫科之间突围，约有 5000 人且战且走，冲出了德军的防线。但是 10 月 17 日，德军仍解除了合围在布良斯克以北第 50 集团军的武装。

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告军队书：

同志们！在我国面临危险的严酷时刻，每一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发扬英勇顽强、英雄主义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莫斯科的道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警惕性，纪律性，坚决果断的行动，必胜的信心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精神。

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来临了。

第八章 兵临莫斯科城下

来自德军前线的家书

10月中旬，德军向莫斯科的进军已完成了2/3的路程，钳形突击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央集团军群发布的指令声称俘虏了苏军67.3万人，缴获了各种口径的火炮3500门、坦克1200辆。早在10月9日，德国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公开宣布，东线已得到军事解决，苏联被击溃了。

10月14日，德陆军总部发出新指令，命令德军将莫斯科紧紧包围起来。第2装甲集团军将绕过莫斯科，从南面、东南和东面进行封锁，而第4集团军及第4装甲集团军将在西面、西北和北面进行封锁，并为机动部队尔后向莫斯科以北及更远地区的进攻作好准备工作。德国官兵上下对这些军事行动充满信心，对前景洋溢着乐观的情绪，他们抓紧时间写信回家，好把战争结束的消息赶在电台播送之前告诉亲人。一个士兵这样写道：

……我在取暖室里与一个受伤的人闲聊。他曾在法国、比利时、挪威作战。一切都很顺利，可现在腿部被打伤。他非常懊丧，因为已经离莫斯科这么近了，一旦我英勇大军进入莫斯科时，他却不能去了。进城的部队准许在城里为所欲为三天……姑娘、美酒、甜食，这一切他都不能得到了，对此他很痛苦，甚至比腿伤更感痛苦。不过他们这些党卫军的待遇一般说来是比较好的，他们穿的衣服是皮的。我对此，说实话，已不再感兴趣了。我们还戴着船形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帽套，可是夜里非常冷。不过也没关系，我亲爱的妻子。莫斯科离得不远了，莫斯科城里有许多好东西，我们可以在那里得到温暖，可以在那里睡个够……一个德国兵给他父母写信说：

……亲爱的父母，我应该告诉你们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

我们的同乡李哈尔德·沃尔夫（我曾向你们提到过的）已经死了。那天，上边派他坐摩托车去给将军送信，第二天发现他和摩托车驾驶员已死在路旁，而摩托车却不见了。这是游击队干的！游击队真可怕，我们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比利时，或是在丹麦，都没有见到过这种现象。我们越接近莫斯科，游击队员的活动就越凶。他们攻击我们的运输车队，甚至还袭击我们的后卫部队。我们离前线比较远，甚至连炮声都听不见，但是，森林里游击队员特别多，就连留下来守卫道路的部队，夜里也不得不在房屋四周筑起栅栏，并且把窗户堵起来。

这些俄国人是野蛮人，他们根本就不遵守打仗的规矩。就连俄国的妇女和儿童也很危险。昨天，随军宪兵队在发现李哈尔德尸体附近的地方烧毁了两个村庄，枪毙了一些人。不管怎样做如何令人不愉快，我们还是被迫显得残酷无情一些，以便杀一儆百。亲爱的父母亲，我们遭受苦难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据说，我们很快就要在11月初，即俄国人欢庆节日的时候，占领莫斯科。一位负责教育的军官甚至对我们讲，我们阅兵的计划早已制定出来了。当然，党卫军的这些先生们是要参加阅兵式的，他们无论在哪里，总是抢夺最好的东西。不过，莫斯科是个大城市，在那里，他们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吞掉的，总会给我们剩下一些东西的。而最主要的是占领莫斯科，莫斯科。那时，这场可怕的冬天的战争准会结束的……如果你们见到李哈尔德的母亲，请你们不要告诉她儿子死亡的经过，你们就说：他带领我们这一排冲锋，英勇牺牲另一名士兵给妻子写的信，更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胜利唾手可得，他

是这样写的：

我的爱妻：多亏元首英明，我们已来到俄国首都莫斯科的身旁。再来它一两个出色的战役，这个泥塑巨人就将垮台，我们就将在元首英明的鼓舞下，取得历来最伟大的胜利。无论是严寒，还是狂风，我们都无所畏惧。我们也不惧怕大雪。我们的士气高昂，我们的意志坚不可摧。俄国人现在打得格外凶狠，这是真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村落，每一所房屋，都需要我们同伴用生命来换取。我以前给你写信时谈到的伯尔纳德、西奥多，以及我们的那个上等兵，都已离开人世。那个可怜的上等兵被人砍成了碎块。但是，我们排尚活着的人在怀念死去的同伴的时候，决心一往直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冲到莫斯科的市中心。海尔希特勒！然而，信中所说的“历来最伟大的胜利”虽然近在咫尺，却难以如愿以偿。一切都开始变得愈来愈不顺利，就连天气也开始与德国人作起对来。越来越深的泥淖，阻滞了德军的行动；阴雨绵绵使大规模行动的部队因陷进松软的地面而无法前进；当大雨滂沱时，河流决堤，大片大片的地区变为粘如胶状的沼泽。所有的公路（除明斯克至莫斯科的公路外）由于路基不坚实，很快变得难以辨认，隐没在周围的农田之中，即使勉强辨认出来，这些公路亦很快变成了一条条走上去发出咯吱咯吱响的宽阔的烂泥路，泥巴如胶似漆粘到企图通过的车辆上。人马挣扎着前进，稀泥经常没到膝盖。往往弄得人精疲力竭，马匹倒卧。机械化部队的境况也不佳。他们的车辆轮子，常常陷到车轴部分。唯一能动弹的是那些宽履带车，它们缓慢而又吃力地拖着其他车辆或火炮沿途前进，直到燃料耗尽为止，补给分队没有足够的燃料，造成部队补给奇缺，部队不得不从周围田野里挖掘马铃薯充饥。

由明斯克到莫斯科的公路，挤满了大批车辆，拥挤不堪且不说，很快也变成泥泞不堪、水坑遍布的长带。交通运输几乎停顿下来，最后，只得抽出一个完整的步兵师来充当养路工。德军各师被分散在几百公里长的地带，而数以千计的摩托车辆陷入泥坑，焦躁不安地等待冬天的到来，——只有冬天才能把他们从泥淖中解救出来。不用说，德军只习惯于西欧的公路，现在在苏联，他们宛如陷进自然灾害的魔掌：就是以最顽强的意志作出最大的努力，他们也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苏军也受到同样困难的阻碍。但是，苏军在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机动。苏联制造的轻型车辆和卡车离地面较高，并装有防滑链。士兵们对这种气候很习惯也较为适应。在莫斯科以东的运输主要依靠铁路，天时、地利、人和为苏军向前线调遣援军赢得了时间。

然而，德军的攻势还在继续，虽然在同气候与顽强的苏军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战斗中，进展十分缓慢。德军还在取得进展，因此指挥官们没有绝望，士兵们还没有泄气。

下边是缴获的两封德国兵的家书，情绪已大不如前。

第一封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弟弟，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因为太忙，没时间，顾不上写信。莫斯科已离得很近了。据说，我们的装甲部队已看到莫斯科了，但是，我们的推进却受阻。我们踏步不前已经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了……司令部的人对我说：一切都很顺利，一切均按我们敬爱的元首的计划行事。然而，一连几天满载伤员的汽车就在我们身旁向西方驶去。这一点令我不快。总之，困难的时日在前边等着我们。不过，我仍然没有失去到莫斯科去的希望，希望给

我可爱的索尼娅带回一条俄国的黑狐狸。请你告诉她，不知为什么她好久没有给我来信了。不过，现在的邮件来往很不正常。……第二封信反映了苏军的顽强抵抗：

……这些俄国人想要向我们发动反攻。冲锋一次接着一次。我们这个团打得很英勇。我的同伴们像狮子一样勇敢厮杀，但是，我们遭到了明显的损失。我们向他们攻击的次数要比他们多得多……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的是：俄国哪来那么大的力量。要知道，他们已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们的首都不日即将成为我们的。他们要是和平投降该有多好啊，就像巴黎和布鲁塞尔那样。也许，我们的元首会宽恕他们的，而这些狂人却使尽最后的力气在挣扎，这使我们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为此我们必须向他们报仇……

……我亲爱的弟弟，请你想一下：我们排昨天有三个人投降了。真丢人！我们都亲眼看见，这几个家伙举着手，从树林里走出去，向俄国人投降。我们的上尉先生气得发疯。他对我们讲，只有我们在未来的战斗中英勇作战，才能为我呐这一连雪耻。他说，俄国人枪毙俘虏，枪毙前折磨他们，在他们的前胸和后背上刻出十字……

从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德军的形势出现不利情况。

实际上，也是这样。

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只控制着奥廖尔—图拉公路。它将其装甲部队的大部连同“大德意志”步兵团一起集中归第24装甲军指挥。这些部队得到了充足的燃料补给——为了满足他们甚至不惜扣减其他部队的燃料。10月24日，他们从姆岑斯克向图拉推进，10月30日抵达图拉。但是，面对苏军的防御，进攻部队力量不足，攻不下图拉城，特别是因为从西部赶来的第43军在阿列克辛附近受阻。这就意味着，第2装甲集团军的东翼现在极其薄弱。此翼暂时还没有受到攻击，但是人们观察到运兵列车正在由东向西运动。因此，该集团军命令第53军进至装甲先头突击部队后方，保护东翼。同时，第2集团军正在沿库尔斯克—诺沃西利一线逐步向纵深推进，于是来自东南方向的危险看来差不多令人满意地消除了。

计划从西面向莫斯科进军的第4集团军受到苏联红军第49、第43、第33集团军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其正面南段，要向前越过谢尔普霍沃—纳拉地区的奥卡河是不可能的。其北翼的第4装甲集群面对第5、第16集团军的抵抗，边打边进，直抵姆岑斯克—沃洛科拉姆斯克一线。

到这时，德军前线司令官们一致认为，只有旱季来临，公路内外可以运动时，才能继续总攻。无论如何，广为分散的德军师必须加以集中，并把大多陷在后方的炮兵调至前线。也就是说，一切取决于老天爷，眼下只有听“烂泥将军”摆布。

不成功的反突击

红军西方方面军在敌人日益增强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后撤退。

10月13日，朱可夫所部被迫放弃卡卢加。

10月15日，已有50多辆德军坦克推进到图尔基诺沃地区，大约100辆坦克推进到洛托施诺地区，100多辆坦克推进到马卡洛沃和卡拉加托沃地区，大约50辆坦克到达博罗大斯克地区，还有40辆坦克到达鲍罗季诺。在这里有1812年莫斯科战役时的库图佐夫的小屋。

莫斯科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方面军司令部未能守住姆岑斯克防线。德军在西方方面军防御中部的纳罗—佛敏斯克和波多尔斯克方向上完成了纵深突破。第5、第43和第49集团军放弃了姆岑斯克防御地带的主要防线。这样一来，就在莫斯科接近地造成了极其困难的局势。

这时，莫斯科城内的紧张气氛几乎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行人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行走，因为没有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国防委员会征用。城市上空飘着“黑雪”被焚毁的文件纸片，不断从烟囱中喷出。

15日夜里，莫洛托夫召见各国外交使团，通知他们立即随同政府一起离开莫斯科前往古比雪夫。

斯大林决定留在莫斯科。

城内出现了惊慌失措的情形，到处谣传说德军坦克随时可能冲进莫斯科市区。有人冲进商店，有人抢劫运载罐头食品的卡车，有人烧毁党证……

为了动员起来打退敌人，也为了制止由于奸细分子的破坏而造成的混乱，10月19日，国防委员会决定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宣布戒严。

10月20日的报纸上公布了这一命令。命令规定，破坏社会秩序的所有敌人将立即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所有奸细、间谍或煽动骚乱的其他敌人将予以就地处决。命令中还说，在莫斯科以西70公里到75公里的防线上，保卫首都的任务已交给朱可夫。

这段时间是朱可夫一生中最紧张最繁忙的时期，他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工作，以保全苏联的首都。

从沃洛科拉姆斯克经姆岑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到谢尔普霍夫的防线上，防守的苏军兵力仍然是薄弱的，而且防线上的一些地段已被德军占领。为了防止敌人突破到莫斯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选定了诺沃扎维多夫斯基—克林—伊斯特拉水库—伊斯特拉郊区—扎沃隆基—红帕赫拉—谢尔普霍夫—阿列克辛—线作为主要防线。朱可夫认为把西方方面军各集团军从姆岑斯克防线后撤部署到新防线上是适当的。

朱可夫制订计划时考虑到红军也许不能在姆岑斯克防线挡住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将撤到新防线上已准备好的阵地，以反坦克武器发动反击，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滞敌人。为了保证军用车辆畅行无阻，其他车辆不得开往莫斯科方向或经过莫斯科。

这项计划，由朱可夫、布尔加宁和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中将签署，呈送给最高统帅部，当天就得到了批准，同时秘密下达给各集团军司令员，由他们针对这项建议制订出详细计划。

在莫斯科实行戒严以后，所有仍留在莫斯科的市民们都集合起来，帮助组织城市的防御。在三天时间里，工人、工程师、科学家、作家、职员和学生都已经动员起来，组成了25个民兵营，兵力达12000人。到10月底，民兵营进一步增加到4个师，共达4万人。

此外，还建立了169个巷战小组和数百个坦克歼击组，两者共计有1万人。莫斯科的工厂开始生产修筑防御工事所必需的各种材料——菱形拒马、铁轨、水泥、砖以及其他材料。很快就组织动员了45万人参加修筑莫斯科周围的防线，其中有3/4是妇女。妇女们在严寒的气候下艰辛工作，建立起一个蔚为壮观的环形防御。在莫斯科附近和城内的各条防线上，修建了200多公里的防坦克障碍，设置了160多公里的防步兵障碍，修筑了3800个火力点，

其中有 1500 个钢筋混凝土火力点；制造并架设了 37500 个金属菱形拒马。在布雷区还埋设了数千枚地雷。

战斗在莫斯科西部接近地正激烈地进行着。莫斯科市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困难。德国人的飞机不时飞抵城市上空，进行轰炸扫射。人们冒着空袭的危险，对莫斯科市内和市郊的大型工业企业继续进行大规模疏散。8.3 万辆铁路货车，满载着设备、金属材料和各种半制成品、工人及家属，奔赴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和哈萨克，在那里建设新的工厂。

经过疏散，莫斯科 7.5 万台金属切割机，只剩下 2.1 万台，负责为莫斯科战线生产各种武器。

尽管局势异常严重，斯大林仍决定举行传统的十月革命节阅兵式。11 月 1 日，朱可夫被召到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对他说：“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朱可夫回答说：“德军在最近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前一阶段的作战中，敌人遭到了严重损失，不得不重新补充兵力和调整部署。为了防备敌人可能进行的空袭，需要加强对空防御，把歼击航空兵从友邻汀面军调到莫斯科来。”

斯大林在征求了朱可夫的意见之后决定，举行阅兵式！

11 月 6 日，苏联首都人民在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隆重举行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4 周年的庆祝大会。斯大林作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4 周年》的报告。斯大林指出，德军后备快要枯竭，苏联后备才刚刚充分扩充起来，德国比苏联已大为削弱。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实行的闪电战已经彻底破产，德国帝国主义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11 月 7 日上午，红场举行了盛大的独具风格的阅兵式。

这天，从清晨起，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把莫斯科所有的街道染得雪白。整个阅兵式都是在雪中进行的，坦克、大炮和汽车都被覆盖着，庄严肃立的指战员们的双肩和后背都是雪。他们屏住呼吸，同全国人民一起，全神贯注地聆听从列宁墓的讲台上传出的那个熟悉的、略微有点嘶哑的声音：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欧洲被奴役的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

可以感到，斯大林很激动，他在心灵深处意识到在即将来临的殊死搏斗时刻举行的这次阅兵的严肃性和特殊意义。他接着向那些直接从红场开赴战场的人们说道：

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将不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的战争、正义的战争。

斯大林停顿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暗哑和坚定：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占领者！

最后，斯大林列举了俄国的伟大先驱者和民族英雄的名字，他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有信心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希特勒德国一定会由于其罪行累累而崩溃。他说道：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敝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利柯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苏联各民族人民的任务，我们陆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

随着“伟大的斯大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游行开始了，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迈着雄健的步伐从红场列宁墓前走过，接受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检阅，随后就从红场直接开赴前线。

阅兵式和庆祝活动鼓舞了红军和苏联人民的士气。

军队补充了人员、武器弹药、通讯工具，工程器材和其他物资技术器材。11月15日前，西方方面军共补充了10万名官兵。300辆坦克和2000门火炮。

来自最高统帅部的部队，被集中使用在最危险的接近地上，特别是在用预计德军装甲兵团可能实施主要突击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和伊斯特拉方向上。战士们领到了暖和的冬装——短大衣、毡靴、絮得很厚的棉衣和有耳套的帽子。与此相反，德军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虽然西方方面军得到大量增援部队，但部队分散在近400公里的战线上。朱可夫希望确保受威胁较大的地段的安全，并掌握一支方面军预备队，以便在必要时实施机动。但是，11月13日，斯大林打来电话，朱可夫不得不改变计划。

斯大林问朱可夫，“敌人现在情况怎样？”

“敌人突击集团的集中接近完成，看来很快就会转入进攻。”朱可夫答道。

“你认为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实施主要突击？”

“预计敌人可能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和诺沃彼得罗夫斯科耶地区向克林和伊斯特拉实施强大的突击。古德里安的集团军很可能试图绕过图拉，向韦涅夫和卡希拉实施突击。”

“我同沙波什尼科夫认为，”斯大林说，“应先敌进行反突击以粉碎敌人正在准备的突击。必须从北面包围沃洛科拉姆斯克，实施一次反突击，从谢尔普霍夫地区向德军第4集团军翼侧实施另一次反突击。看来，敌人在那里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莫斯科突击。”

“我们使用哪些兵力来实施这些反突击呢？”朱可夫问道，“西方方面军没有多余的兵力。我们仅有固守已经占领的防线的兵力。”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可以使用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右翼各兵团、坦克第58师、独立骑兵师和多瓦托尔指挥的骑兵军。在谢尔普霍夫地区，可以使用别洛夫的骑兵军、格特曼的坦克师和第49集团军的部分兵力。”斯大林提议说。

“现在不能这样做。”朱可夫答道，“我们不能把方面军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没有把握取得胜利的反突击中去。当敌人的突击集团开始进攻时，我们将没有办法来增援我们的各个集团军。”

“你们方面军有6个集团军，难道这还少吗？”

“但是，要知道西方方面军的整个防线大大加长了，加上弯曲部目前长

达 400 公里。我们的纵深内，特别是防线中央的预备队很少。”

斯大林说：“关于反突击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今晚就把计划报上来。”

朱可夫想说服斯大林，取消反突击，因为这将消耗掉余下的预备队，可是电话线断了——斯大林挂断了电话。

这次谈话使朱可夫很沮丧，这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没有考虑他的意见，而是将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一次极其没有把握取得胜利的反突击中去的作法的后果将是把预备队全部消耗掉，以至无法增援防御上的薄弱环节了。

大约 15 分钟之后，布尔加宁走进来可夫的办公室，说：“晤，这次我受到了严厉斥责。斯大林对我说：‘你同朱可夫骄傲了。但我们将设法管束你们！’他坚持要我立即来找你，立即组织反突击。”

朱可夫对布尔加宁说：“嗯，有什么办法，就这样吧！请坐，让我把索科洛夫斯基叫来，并预先通知一下集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和扎哈尔金。”

两小时后，方面军司令部向第 16 和第 49 集团军司令员以及其他主要指挥员下达了实施反突击的命令。

反突击实施了，但德军几乎在同时重新对莫斯科发动攻势。他们向莫斯科西北的加里宁方面军的第 30 集团军的左翼发动了突击，同时向西方方面军的第 16 集团军的右翼和中部发动突击。300 多辆德军坦克同时发动进攻，而苏军只能调集到 56 辆坦克，其中许多坦克还是火力较差的轻型坦克。防御抵挡不了敌人攻击，很快被突破了。

从 11 月 16 日早晨起，敌军开始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向克林急速发动进攻。苏军在这个地区没有预备队，因为预备队按照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已调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实施反突击，并在那里被牵制住了。

罗科索夫斯基和洛巴切夫从观察所里看到，在猛烈的炮击和飞机轰炸之后，敌人几十辆坦克向 316 师阵地猛冲。潘菲洛夫的第 316 师的反坦克炮开炮了，德国坦克开始一辆接着一辆燃烧起来了。11 月 16 日战斗的结果，敌人只是使步兵第 316 师的部队稍稍后退了一些，但是战线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未被突破。

从 11 月 17 日清晨起，德军恢复了进攻。在几个狭窄的地段上德军集中了坦克和步兵，在炮兵和俯冲轰炸机的有力支援下，猛烈冲击第 16 集团军的战斗队形，企图在沃洛科拉姆斯克—伊斯特拉方向上突破防御并扩大进攻。战士们表现了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当天，鉴于 316 师的英勇顽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给该师红旗勋章。第二天，11 月 18 日，第 316 师被命名为近卫第 8 师。但是，师长却没有能率领近卫战士投入战斗，他在古谢涅沃居民地附近的战斗中，被弹片击中牺牲了。

莫斯科的冬天出奇的寒冷。低沉的灰色云层整天压在森林和田野的上空。大风刮起的雪团在大路上盘旋。冬天，也给德军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大地开始封冻，泥泞没有了，现在为数众多的法西斯坦克不仅可以沿大路运动，而且可以不受道路的限制，穿过树林和开阔地带。苏军的防御变得更为困难，现在必须在好几个方向上迎击敌人，第 16 集团军显得兵力不足了。

战斗愈来愈残酷。11 月 19 日至 20 日，德军第 3 和第 4 坦克集群继续向第 16 集团军及其左邻第 30 集团军疯狂进攻。

经过一系列几乎是不间断的作战和交火，罗科索夫斯基的集团军在兵员和兵器方面都遭到沉重损失。而且，剩下的部队也已筋疲力尽。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疲劳得连站都站不稳了。

力改善第 16 集团军的态势，并阻上德军的推进，罗科索夫斯基认为，部队必须从伊斯特拉水库以西十几公里的一条防线上的阵地后撤到一条新的防线上。这是以水库本身、伊斯特拉河及周围一带地区构成的一条非常有利的天然防线。及时占领这条防线，可以借助为数不多的部队组织起坚固的防御，并能把一些部队配备到集团军的第二梯队，从而建立一个纵深防御地域，同时能够腾出一定数量的部队去加强克林方向的防御。

经过全面的考虑，罗科索夫斯基把他的设想报告给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完全出乎罗科索夫斯基所料，朱可夫断然否决，命令第 16 集团军拼死据守，决不允许后撤一步。

第九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伊斯特拉地区罗科索夫斯基对朱可夫的回答感到非常失望。他认为朱可夫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于是他直接去找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向他详细说明撤到伊斯特拉防线的重要性。几个小时后，罗科索夫斯基收到了总参谋部的答复。沙波什尼科夫批准实施这项建议。得到总参谋部许可之后，罗科索夫斯基立即起草了将主力后撤到伊斯特拉水库的命令。

一个下级越级上诉，而且他的行动得到了上一级的批准，这种情形在任何国家的军队中都是桩严重的事。朱可夫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他给罗科索夫斯基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措词严厉：“负责指挥方面军各部队的是我！我撤销各部撤往伊斯特拉水库的命令，兹命令你们在所占领地区进行防御，不准后退一步。朱可夫大将。”上级首长的命令心须服从，这是军人的天职。罗科索夫斯基服从了。

德国法西斯军队在继续进攻。11月21日，罗科索夫斯基被叫到通信枢纽部。“朱可夫在电报机旁，”电报机接着打出了“请扼要报告情况”的命令。

罗科索夫斯基回答说：“敌人企图从捷里亚那瓦镇突向克林，从新彼得罗夫斯科那突向伊斯特拉。”电报机停了一下，接着就重新传出白色纸条：“这我明白。敌人也从北面向克林接近。有多少兵力保障进行防御？”罗科索夫斯基列举道：“摩托化步兵第107师只有大约300人，坦克第58师已经没有坦克，坦克第25旅只有12辆坦克，其中4辆是T-34坦克。”电报机传来回答是：“克林和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是主要的，请您前往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洛巴切夫立即去克林，你们要保证守住这两座城市。”

一小时以后，第16集团军司令的汽车带着警卫人员在暮色苍茫中沿着通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的大路缓慢地爬行着。天空中，不时有德国飞机飞过。无论是北面还是南面都是火光冲天，炮声隆隆。

这个时候罗科索夫斯基倒是可以打个吨儿，可是他没有睡意。他靠在汽车的后座上，注视着夜幕的降临，回忆着自己的戎马生涯，1917年8月，他和龙骑兵同伴一起掩护过第12集团军步兵部队从里加的撤退；1918年冬天他率领骑兵连抗击过高尔察克滑雪部队的猖狂进攻；1941年6月他和机械化第9军的坦克手们阻击过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

这天夜里，他没有能够进入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虽然这个城市还未失守，但是德国人已经切断了通向该市的所有道路。在部署了阻滞敌人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以南和以东推进的必要措施之后，罗科索夫斯基急忙驱车向克林赶去。

这里的形势也同样危急。敌人以4个坦克师和2个步兵师包围了克林，只留下一条通向东面的道路。罗科索夫斯基授权扎哈罗夫少将指挥克林及其以东的部队，务必挡住敌人向东，向亚赫罗马和季米特洛夫的进攻。

随后，罗科索夫斯基和洛巴切夫通过“博达”电报机向来可夫汇报。这时，德国坦克已经从北面冲进克林，城里发生巷战。

被吓得面色苍白的的女报务员终于要通了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罗科索夫斯基请求增援，索科洛夫斯基却回答说，在这个时候指望得到增援是不可能的。

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附近，电报房剧烈地震动起来，窗户的玻璃被震碎，墙上的石灰纷纷脱落，房子的一角塌了下来……电报机仍在工作着，女报务

员用颤抖的手把电报纸条递给罗科索夫斯基，纸条上印着：“组织好城市的保卫工作，直到最后，集中力量对两翼敌人进行反击。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方准撤退。”

罗科索夫斯基告诉报务员这样回答：“我们所在的房子刚刚挨了一发炮弹，现在我们去采取措施。再见”。说完，他向女报务员微微一笑，说了声“谢谢”就向大门外走去。

他跑着来到了设在克林一座面包房里的辅助指挥所。城里到处传来炮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罗科索夫斯基再次告诉扎哈罗夫，坚持到最后一刻钟。指示完，便和洛巴切夫乘车离开。

11月23日深夜，罗科索夫斯基终于到达了集团军司令部。罗科索夫斯基了解到，克林和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已被敌人占领。德国法西斯军队在绕过伊斯特拉水库之后，开始沿列宁格勒公路向南，向莫斯科方面推进。为了掩护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方向，罗科索夫斯基不得不从其他地段上把多瓦托尔的骑兵部队派到那里去，并从第316师里抽调2个坦克营和2个步兵营加强了骑兵部队，因为他手里已经没有别的预备队了。

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方向距离莫斯科最近，罗科索夫斯基决定把集团军临时指挥所移到索城附近的佩什基村，而基本指挥所设在利亚沃沃。

罗科索夫基于11月24日傍晚才到达佩什基村。了解到在佩什基村以北只有不多的红军部队和坦克，他们是按照朱可夫的命令来守护通往莫斯科的道路的。第16集团军的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进到指定的地域。

电话铃响了，是朱可夫打来的。听完罗科索夫斯基的报告之后，朱可夫命令他立即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转入进攻。罗科索夫斯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用他所掌握的有限的兵力转入进攻注定要失败，因此最好是坚持防御。方面军司令提高了声调回答罗科索夫斯基的反对意见，并对他进行了指责。在场的人都看到，罗科索夫斯基的脸色已变得苍白。

罗科索夫斯基一边想着刚才的对话，一面和司令部的军官们走出指挥所。门口，一位通信兵指挥员报告说：“将军同志，德国坦克和冲锋枪手已经在村子里出现了！”

佩什基失守了。利亚沃沃，第16集团军司令部也没有能够保住多久。德国坦克冲进了村子的北头。

再也无处可退了。第16集团军的士兵明白这一点，罗科索夫斯基也明白这一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求的也正是这一点。在给第16集团军的特别命令里写道：“不能再继续后退，已经无处可退。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停止撤退。你们向后再走一步，就是对莫斯科防御的破坏。所有的指挥人员都要亲临战场。……”

在德军进至莫斯科郊区以后，西方方面军才开始向兵员日渐减少的第16集团军派来补充人员，但数量不多，这已是可抽调的一切力量了，它包括一个防坦克排、一个炮兵连和从莫斯科防空司令部抽调的高炮营。

第16集团军一直坚持到从谢尔普霍夫调来的第7师和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调来的两个坦克旅和两个防坦克炮兵团的开到。这些增援部队使得罗科索夫斯基能够建立起一条坚固的防线。

这天，值班参谋报告说，最高统帅叫集团军司令听电话。罗科索夫斯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举起了听筒，因为他的部队又被迫后退了、尽管退得不多……

“我是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他开始说。

他听到了斯大林平静的声音：

“请您报告伊斯特拉地区的情况。”

罗科索夫斯基简洁地报告了战斗情况以及反突击的准备情况。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您的措施就不用讲了。”在他的声音里，罗科索夫斯基感到一种信任，他打电话不是要责备谁。“您很困难吧？”

“是的，斯大林同志，非常困难，非常……”

斯大林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

“我理解。请您再坚持一下。我们会帮助您的……”

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清晨，1个“卡秋莎”炮兵团，4个反坦克枪手连，3个坦克营和2000名莫斯科人开来了。

增援部队来得及时，莫斯科西北战线顶住了敌人的进攻。

几天之后，最高统帅又打来电话。

斯大林听完了罗科索夫斯基的报告后，问道：

“您是否知道，在红波利亚纳地区出现了德国部队？您采取什么措施击退他们？请您注意，有情报说，他们企图从红波利亚纳地区用大口径炮轰击莫斯科。”

罗科索夫斯基回答：

“斯大林同志，我知道德国先头部队已前出到红波利亚纳以北地区。我已从其他地段向那里增派兵力。只是这些兵力太少……”“您一定要肃清红波利亚纳的敌人，我们马上下令用莫斯科防区的部队加强这个地段。”过了一个小时，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通知罗科索夫斯基，从方面军预备队中已派出1个坦克旅、1个炮兵团和4个“卡秋莎”炮兵营来向他增援。在此之前，罗科索夫斯基已经把他所能够调集的所有部队——2个步兵营和2个加农炮兵团都派到那里去了。从拂晓起，第16集团军的炮兵就向红波利亚纳德军的防御工事开炮。直到天黑，坦克兵在火炮的掩护下，才将德军赶出红波利亚纳，莫斯科受炮击的威胁被解除了。

11月底，西方方面军右翼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和伊斯特拉方向上的激战之后，敌人又迫使第16集团军后退并进至距莫斯科25公里的地域。集团军指挥所不得不继续后撤。战斗已经在居民区进行。11月30日，敌人在红波利亚纳和洛布尼亚之间向莫斯科进行了最后一次推进。在左翼，敌人得以把第16集团军的部队逼至巴兰采沃、霍万斯科耶、彼得罗夫斯科耶、列尼诺一线。

苏军最高统帅部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组建了3个新的预备队集团军并把他们集中到莫斯科附近。这3个集团军是突击第1、第2和第10集团军，其中2个集团军的任务是接替第16集团军损失颇重与急需休整的部队的。与此同时，苏军指挥部还在苏德战场的其他地段上，在沃尔霍夫和顿河罗斯托夫附近实施了强大的突击。

英勇的莫斯科保卫者以及和他们并肩作战的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敌人在西方方面军的两翼上的各个快速坦克集群的兵力消耗几尽，被迫在突向苏军一方的两个突出部上停了下来，在11月进攻的15到20天的时间里它们推进了80~100公里，它们的队形拉得过长，到12月初已消

耗了自己全部的突击力量。据统计，德军损失了 15.5 万官兵、777 辆坦克、数百门大炮和迫击炮。

“台风”渐渐停息。

强弩之末

在希特勒和他的大部分将领看来，莫斯科似乎已在股掌之中了。德军在莫斯科北、南、西三面已到达距离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希特勒远在后方的东普鲁士的大本营里，反复地端详着地图。在他看来，到莫斯科的这最后一程，根本算不上什么。他的军队已前进了 800 公里；他们只要再走三四十公里便行了。他对约德尔说：“我们最后再用点力，就要胜利啦。”陆军元帅冯·包克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向莫斯科作最后攻击。他在 11 月 22 日打电话给哈尔德，以马恩河战役与现在的情况相比，他说：“那次战斗中，投入最后一个营就决定了战役的胜利。”尽管苏军加强抵抗，包克对参谋总长说，他相信“一切都已不成问题”。到 11 月的最后一天，11 月 31 日，包克投进了他最后的一个营。对莫斯科最后的总攻，定在第二天，即 1941 年 12 月 1 日。

德军最后的总攻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是有史以来在一条战线上集中的最强大的坦克部队：在莫斯科正北赫普纳将军的第 4 坦克集团军和霍特将军的第 3 坦克集团军向南进击；在莫斯科正南的古德里安的第 2 装甲军团从图拉北上；克鲁格的庞大的第 4 军团居于中央，穿过市郊的森林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希特勒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这样声势浩大的军事部署上。到 12 月 2 日，第 258 步兵师的一个侦察营突入莫斯科城郊的希姆基，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已经在望，但是第二天早晨就为几辆苏联坦克和从市内工厂紧急动员起来的工人队伍所击退。这是德国军队到达的距莫斯科最近的地方；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克里姆林宫。

12 月 1 日晚，正受着严重的胃痉挛病痛折磨的冯·包克给陆军总部发报，对整个形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不断向陆军总部提出的关于已出现的危险局势的请示与报告，招致了要不惜牺牲继续进攻的决定。当然，正在进行的进攻的每一战术可能性都要加以利用，但是主要搞正面进攻，因为据报道，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大规模包围运动——

任何大规模运动都是不可能的。通过进一步的大举进攻，很可能赢得有限的领土，并肯定会消灭敌军，但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略成果。过去 14 天的战斗已表明，认为抵抗集团军群的敌军会‘土崩瓦解’的想法纯属幻想。要是部队继续压在莫斯科的大门跟前——几乎整个俄罗斯东部的铁路、公路网都在这里汇合，那就意味着对数量上占很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一场激烈的防御战。集团军群现有的兵力不足，就连有限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即使发生了不可能的事从而取得了进展，德军现有的兵力仍不足以包围莫斯科，同时抵御来自东南、东部、东北的反攻。

因此，很难看出继续进攻有什么意义，能达到什么目标，特别是因为部队离力量消耗殆尽已经为期不远了。到那时怎么办，现在就要作出决定。中央集团军群据守着大约 1000 公里宽的正面，后方只留有一个而且是很弱的一个师作预备队。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军官伤亡惨重，部队战斗力大为减弱。

集团军群抵挡不住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由于铁路不能使用，也就不可能使这位长了的战线准备打一场有效的防御战，也不可能使它在作战中得到足够的补给。

我不了解陆军总部的意图，不过，如果要使集团军度过冬天保全自己，那就要派来尽可能强的预备队，敌人一旦突破，能立即将其封锁住，精疲力竭的作战师能撤离前线，进行休整与补充。另一个绝不可少的条件是，铁路运输要搞得更加可靠，使前线部队能定期得到补给，并建立起储备点。如果这两个条件满足不了，那就趁早选择一条较短的、容易防守的战线，预先为驻扎、补给、防御作好充分准备，以便时机一到，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将其占领。哈尔德收到包克的电文之后，认为是一篇条理清楚、逻辑性很强的总结，毫不耽搁地将电文中的观点以书面形式呈报给最高统帅部。当晚，哈尔德给包克打电话，一方面告诉他对他的电文的处理，一方面给他打气，他在电话中说：“从正面突破敌人设防的阵地，对于兵力不足的部队来说，是一项艰巨任务。然而德军现在如此薄弱，要这样使用他们是绝对不行了。他们只能以小型的战术进攻向前推进。一切进攻不得不从正面发起。……我要强调指出，对于兵力上的浪费，我们也是深感不安的。但是，我们必须使出最后一把劲，打败敌人。倘若最终这一切明显地变得不可能的话，我们将只好重新考虑。”过了一天，12月3日，包克再给参谋总长打电话说，第4军团的先头部队又撤下来了，我军快要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包克认为，只能转攻为守了。哈尔德劝他说：“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如何进攻呢？要知道，碰上的是苏联人和俄罗斯的冬天，要想有所作为，已无可能。从11月底起，气温已下跌到零下31°，数以千计的德国士兵被冻成残废，许多人仍无冬装，还经常得在露天宿营。可怕的严寒不仅摧残着人体，而且还使机器停转，武器失灵。坦克的发动机无法起动，机枪和自动武器不听使唤，步枪枪栓被冻油卡死。而此刻苏联第1突击军团却突然在战场上出现：他们的机枪披着枪套，以防止寒流的侵袭；他们的武器加上冬季润滑油，使用灵活；每个战士穿得暖暖的，足以御寒。他们得到大量威力强大的T-34型坦克群的支援，这种T-34型坦克正是为在严寒条件下作战而特地设计制造的。苏军向着冻得麻木僵硬的德国兵扑上去，将他们从所占有的地区赶回去。在莫斯科市东部远郊的兵工厂内，工人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工作着，生产出来的T-34型坦克就直接从生产线开到街上，穿过城市，炮口喷吐着火舌，冲入敌军群中。满载着武装工人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穿过莫斯科肃穆、冷清的大街，开往火车站，那里的火车正等着把他们送往高尔克村和卡丘什基村一带，去抗击德军楔入部队。每一辆可动用的机动车辆，包括征用的汽车、甚至政府官员的黑色轿车，都从东到西飞速穿过全城，急急忙忙把刚到达的西伯利亚部队送往前线。德军从西北方向沿斯塔里查—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斯科公路干线发动猛攻，以取得最后突破，与此同时，德军还冒着风雪，占领了波烈沃和维奥斯科沃，离莫斯科不到30公里。

然而，太多的德国士兵已经到了实在无法忍受的地步。可怕的无休止的寒冷超过了人体所能支持的限度。在他们以为苏联人最后的预备队力量已被歼灭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苏联人却源源不断地在他们面前出现，这种情况已超出了人的理智所能接受的程度。德军在各地的攻势已被极度的严寒紧紧卡住，锐气丧失殆尽，不得不陷于停顿。莫斯科现在几乎已处在火炮的射程之内了，而由红军和武装工人组织起来的队伍却把他们挡了回去。越来越多的

被冻伤的德国士兵，扑倒在雪地里，歇斯底里地呜咽着：“我再也挨不下去了！我实在挨不下去了！”

12月5日是关键性的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320公里的半圆形阵地上，全线被制止住了。傍晚，古德里安通知包克，他不仅已被止住，而且还得后撤。勃劳希契告诉哈尔德，他将辞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一天是德国将领们黑暗、悲惨的一天。

正当德军遭到严重消耗，开始转入防御之时，苏军则已做好对已精疲力竭、冻得半死的德国军队发动强大反攻的准备。

11月29日，朱可夫给斯大林打电话，要求把第1突击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拨给西方方面军指挥。斯大林问朱可夫：“你确信敌人已接近危机状态而没有可能投入新的重兵集团吗？”朱可夫对斯大林说，德军已经极端虚弱。可是，如果不增加新的部队，西方方面军不可能排除敌人楔入它的防线的危险，一旦德军能够从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调来补充兵员，局势肯定会恶化。当晚，朱可夫接到通知，最高统帅部决定把这两个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师交给西方方面军指挥，并命令他提出这些部队的部署计划。

11月30日拂晓前，斯大林打电话询问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于在整个方面军的战线上实施一次反攻有什么意见。朱可夫回答说，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发动这样的进攻，但是他可以扩大已经在方面军两翼展开的反击，也许可以达到那个目标。接着，当天就制订了一项充分利用已经拨给方面军的几个新集团军的作战计划。

朱可夫的计划的核心理是在新的集团军到达并在指定地域集中之后，于12月3日夜至4日凌晨开始反攻。当前的目标是，向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和伊斯特拉发动突击，以粉碎方面军右翼的德军各主要集团，同时向乌兹洛瓦亚和博哥罗迭次克，即向古德里安集团的侧后发动进攻，以消灭方面军左翼的德军。

方面军中央的各集团军预定在12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开始进攻，以达到钳制正面敌军，阻止德军从这里调走部队的有限目标。作为这次反攻的先决条件，必须阻止住莫斯科西北和卡希拉方向上敌人的推进。

11月30日当天，朱可夫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他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未作任何改变便批准了。接着是朱可夫向他的部队分配任务。

库兹涅佐夫中将指挥的第1突击集团军，在消灭了突破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德军以后，在德米特罗夫—亚赫罗马地区展开。在第20和第30集团军协同下，向克林方向实施突击，尔后向捷里亚耶夫斯洛博达的总方向进攻。

第30集团军的任务是打垮罗加切夫和博尔谢沃地区的敌人，协同第1突击集团军夺取雷谢特尼科沃和克林，并进而向科斯特利亚科沃和洛托施诺进攻。

第20集团军从红波利亚纳—白拉斯特地区出发，与第1突击集团军和第16集团军协同，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总方向实施突击，从南面夺取该城。尔后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实施突击。此外，第16集团军右翼向克留科沃推进，尔后向伊斯特拉方向突击。

在图拉地区防御的第50集团军，奉命向博洛霍沃—谢基诺方向进攻，尔后依据情况行动。别洛夫的战役集群从莫尔德韦斯出发，在第10和第50集

团军配合下向韦涅尔实施突击，尔后向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新莫斯科斯克）和迭迪诺沃突击。

部署在谢烈布良内那普鲁德—米海伊洛夫一线的第10集团军，将进攻乌兹洛瓦亚和博哥罗迭次克，尔后继续向乌帕河以南进攻。就这样，最高统帅部提供的新部队投入了对德军“北方”和“南方”集团各兵团的作战。

正在战线中部进行防御的西方方面军的4个集团军，即第5、第33和第49集团军，被赋予的任务是钳制德军，使其无法自由调动，因为苏军这几个集团军严重缺员，无法执行重大任务。

11月30日夜里。最高统帅部在全面分析了加里宁方面军战斗的进程和结果之后，得出结论：该方面军11月27至29日在各个方向实施的局部进攻的方法，在此具体情况下是无效的。

最高统帅部命令加里宁方面军在近2到3天内集中兵力不少于5~6个师的突击集团，向图尔吉诺沃实施突击，前出到敌人克林集团的后方，以协助西方方面军部队歼灭该集团。

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将军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后，报告说，他因兵力不足、缺少坦克不能执行这一命令。他建议，实施夺回加里宁的局部战役，以代替最高统帅部预定的深远而强大的突击。

最高统帅部否定了科涅夫将军的建议，认为他的建议直接违背了在莫斯科附近实施坚决的反攻之目的。

斯大林委托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他与斯大林共同签发了建立加里宁方面军突击集团的训令）同科涅夫将军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华西列夫斯基在详细地了解了方面军的战役态势、编成和能力后，于12月1日通过“博多”电报机告诉科涅夫：

“只有积极的行动和坚决的目的才能破坏德军向莫斯科的进攻，从而不仅解救莫斯科，而且为重创敌人奠定基础。如果我们近日内不这样做，那就会延误战机。加里宁方面军在达成这一目的上占有极为有利的战役态势，不能袖手旁观。你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打击敌人，你正面的敌人并不强大。请相信，胜利是有保证的。”

然后，华西列夫斯基向他建议从哪里抽调哪些师，如何用方面军预备队的炮兵加强这些师。

他强调说：“现在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所以，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迟于4日晨开始战役。”

方面军司令员只好承认最高统帅部的计算正确，并保证他将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实施突击。科涅夫在最后说：

“我冒险去干。”

12月4日深夜，斯大林给朱可夫打电话：

“除了已给你们的以外，方面军还需要什么？”

朱可夫回答说：“需要得到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航空兵和国土防空航空兵的支援。此外，还需要至少200辆坦克。方面军没有坦克就不能迅速地扩大反攻的战果。”

“没有坦克，不能给你们，”斯大林回答说，“航空兵可以。我立刻打电话给总参，请注意，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将转入进攻。”

总参谋部紧接着也下达了命令。

“加里宁方面军的部队协助西方方面军反攻。其任务是，在西南方向上

实施突击，前出到敌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集团的后方，以协助西方方面军部队消灭该集团。

“西南方面军对敌叶利齐集团实施突击，协助西方方面军消灭莫斯科西南的敌军。”

12月初下的一场大雪给军队的集中、变更部署和前进到所准备的战役出发地区带来了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后，各兵种于12月6日清晨前已作好转入反攻的一切准备。

第十章 横扫千军如卷席

12月6日，在经过集中的空袭和炮火准备之后，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从莫斯科南北两面开始采取行动。随着战斗的进展，战争的主动权已逐渐掌握在士气高昂的苏军手中。这时，按照朱可夫命令，早一天发动进攻的加里宁方面的部队，已经在加里宁以南楔入德军防御。加里宁方向的攻势起初是成功的，但由于冬季道路无法通行和兵力不占绝对优势而受阻。西方方面军右翼向德军施加了强大压力，大有分隔并合围从克林到索尔涅诺戈尔斯克的德军集团之势。

第16集团军则较其他集团军晚一天即在12月7日开始进攻，他们的任务是在第20集团军的协同下解放利亚洛沃和克留科沃以后，再用主力进攻伊斯特拉。

12月7日上午10时，在13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第16集团军各部开始冲击德军的克留科沃筑垒枢纽部。敌人为了保住这一重要据点，拼死抵抗。战斗进行了一整天。敌人调集了预备队，多次发起反冲击。交战一直持续到12月8日凌晨，第16集团军终于攻下了克留科沃和周围的几个居民点，缴获了德军54辆坦克、120辆汽车以及很多武器、弹药和军用器材。

被击溃的德军部队向他们预先准备的防线——伊斯特拉水库和伊斯特拉河一线退却。

为了将司令部设在距先头部队较近的地方，罗科索夫斯基一行尽量往前赶。敌人在退却的时候炸毁了桥梁，并在道路上铺设了地雷，前进的速度受到了影响。在通往西部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干线上，时常出现堵塞。

12月11日下午，别洛博罗多夫将军的集群各部冲进了伊斯特拉市。

12月13日，在所有中央报刊的第一版上都刊登了西方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及其领导的各集团军司令的肖像，其中也有罗科索夫斯基。在肖像的上方用大字标题排出了苏联最高统帅部关于苏联红军在莫斯科附近大规模反击的初步总结的通报。通报上说：“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部队，在追击敌人坦克第5、第10、第11师，党卫军师和步兵第35师的同时，占领了伊斯特拉市。

12月13日整天激战不休。德军在后退时，破坏了伊斯特拉河上所有的渡口，炸毁了水库堤坝。奔腾的大水挡住了红军进攻。德军想在西岸固守。

各部队从行进间的渡河都失败了。步兵第18师和第354师渡到对岸的个别分队，也被赶回东岸。罗科索夫斯基审时度势，命令列米佐夫将军和卡图科夫将军的快速集群向伊斯特拉防线迂回。在15日对在伊斯特拉水库防御的德军构成了合围。与此同时，近卫第9师利用橡皮船以及木筏、圆木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伊斯特拉河。德军溃逃了。

到12月16日，苏军部队已把德军赶出了加里宁、克林和叶利齐。

12月16日夜间，古德里安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话，禁止他继续后退，并答应派来补充部队。他说：“不能进行大规模撤退。这只会给重武器装备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指挥官和军官要不惜冒生命危险，强制士兵进行顽强抵抗，不管敌人是否突入我军翼侧或后方。正如我已下令的，只有采取这种作战方式，方可赢得从本国和西线调遣增援部队的必要时间。只有预备队到达后方阵地，才能想象撤退到这些阵地上来。”他答应给受到严重削弱的师派遣补充营——部分用空运。他还答应：在1月份向维帖布斯克前线派遣5个师；到1月中旬，另有2个师和2个补充师在德国东部边境待命。同时他

指示戈林派遣 4 个轰炸机联队。1 个双引擎战斗机联队和 6 个运输机联队以加强第 8 航空军。

有了这项决定，将军们就不可能随意撤退了。但是，要求休假的将领却多了起来。

最先是伦斯德被批准休假。陆军元帅冯·包克自从在 12 月间遭到失败以后，卸职休养，由冯·克鲁格元帅接替了他的工作。12 月 19 日，勃劳希契借口心脏病发作第 3 次提出辞职（第一次是 12 月 7 日，第二次是 12 月 17 日），辞职申请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希特勒对这个陆军总司令的去职并不感到是一个损失。他对他的亲信说：“发布几项作战命令谁都干得了。一个总司令的任务应用纳粹精神教育陆军。我不知道陆军有哪一位将军能使我满意地去完成这项任务。”对勃劳希契这个人，希特勒评价道：“一个爱好虚荣、懦弱无能的可怜虫，他呀，算不上是一个军人。如果勃劳希契再留在他的职位上，哪怕是几个星期，也会酿成巨灾大祸。”

由谁来接替勃劳希契，这个问题在陆军人士中曾引起种种猜测。但是这正如当年由谁来接替兴登堡的猜测一样，都离谜底甚远。12 月 19 日，希特勒召见哈尔德，对他说，他将亲自接任陆军总司令。哈尔德可以留任参谋总长，如果他愿意的话。哈尔德表示愿意。但是希特勒明白表示，从今以后，他将亲自掌管陆军事务，正如他掌管德国的一切事务一样。

翌日，古德里安飞到东普鲁士，同元首讨论前线形势。希特勒的态度傲慢而冷酷，毫无同情心。他对古德里安说，作为“元首”，他有权利要求德国官兵牺牲他们自己。古德里安回答道，只有在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才可以要求作出牺牲。这位坦克部队司令官随后抱怨说冬装还没有运到。希特勒一听，立即愤怒地加以否认。等到把陆军军需兵司令兼军需局局长找来以后，他才承认古德里安说得不错。“严寒给我们造成的伤亡比俄国人的火力造成的伤亡多一倍”。

1941 年圣诞节那天，红军对古德里安所部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切尔恩合围了德军机械化步兵第 10 师的部队。德军突围后，古德里安命令部队后撤到苏萨河—奥卡河一线的阵地。代替冯·包克的冯·克鲁格元帅，对此怒不可遏，要求陆军最高司令部解除古德里安的职务。第二天，希特勒就这样做了。

德军在莫斯科附近的损失是毁灭性的。20 天来，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摧毁和缴获了 1000 辆坦克、1434 门火炮和大量其他军事装备。西南方面军的部队缴获或击毁了 81 辆坦克、491 门火炮，还有其他兵器。数以万计的德军官兵阵亡。

由于朱可夫的反攻取得了胜利，1942 年 1 月 1 日，方面军战线的态势是这样的：

第 1 突击集团军、第 16 和第 20 集团军正在把德军向后推到拉马河和鲁扎河一线（最高统帅部已把第 30 集团军调给加里宁方面军）。在中部，第 5、第 33、第 43 和第 49 集团军则在鲁扎河、纳拉河和奥卡河一线，向姆岑斯克、博罗夫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和康德罗沃方向实施攻势作战。在左翼，第 10 和第 50 集团军，以及别洛夫的集群正胜利地追击德军，向尤赫诺夫，姆岑斯克和基洛夫（莫斯科西南）挺击。

同时，加里宁方面军正向斯塔里察和尔热夫总方向进攻，而重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正在西方方面军左翼稍后的奥卡河一线作战。

这时，朱可夫左翼的各集团军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他们已深深楔入德军防线，能够展开一次胜利的攻势。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新的部队。可是，方面军的预备队已经用完，朱可夫要求再拨给一些部队，最高统帅部没有同意。朱可夫认为，如果当时他们能够得到4个集团军的加强（加里宁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各加强1个集团军、西方方面军加强2个集团军），他本来可以收复这些方面军在德军10月攻势之前所占领的阵地的。

斯大林为红军在莫斯科反攻所取得的胜利所影响，而显得过于乐观。认为德军没有作好冬季作战的准备，在苏德战场上的其他地段也会溃退，因而想在从拉多加湖到黑海的整个战线上尽快开始总攻。

1942年1月5日晚，朱可夫被召到莫斯科商讨今后的作战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国防委员会委员、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其他成员。沙波什尼科夫扼要地通报了前线情况，谈了作战计划草案。很快大家就清楚了，斯大林打算把正在实施的反攻扩大到战线上的所有其他地段，目的是要消灭列宁格勒附近、莫斯科以西以及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德军。

这项计划确实是很庞大的。计划规定，由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部队、西北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实施主要突击。

列宁格勒的部队、西北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任务是，粉碎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消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任务则是打垮德军南方集团军群，解放顿巴斯地区。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则负责解放克里米亚，这次攻势的开始时间应尽可能提前。

斯大林对沙波什尼科夫的汇报作了总结。他说：“现在，德军在莫斯科附近遭到失败后惊慌失措，而且他们过冬的准备很差。现在正是发动总攻的最好时机。”

对于作战计划作了说明以后，斯大林问：“谁有什么要说的吗？”

朱可夫意识到，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攻势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法搞到所需的巨大人力物力。于是他发言说：“在西线，这里条件比较有利，敌人还未来得及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应当继续进攻。但是，为了取得进攻的胜利，必须补充人员和技术兵器，增加预备队首先是坦克部队。如果得不到补充和加强，进攻就不可能胜利。

“至于谈到我军在列宁格勒附近和西南方向上的进攻，我军将遇到敌人顽强的防御。没有强大的炮兵支援，他们不可能突破敌人防线，而本身会弄得疲惫不堪，遭受不应有的重大损失。我主张加强西线各方面军，在这里实施强大的进攻。”

沃兹涅先斯基对朱可夫的意见表示支持，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足以保障各个方面军同时进攻用的物资。”斯大林反驳沃兹涅先斯基说，铁木辛哥元帅主张进攻，并说：“我们应当尽快消灭德军，使之不能在春季进攻。”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也支持斯大林的意见，他们缩小沃兹涅先斯基预见到的那些困难，说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别的人都没有要求发言，于是斯大林宣布会议结束，说：“那末好吧，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

朱可夫不得不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把军事顾问们叫到最高统帅部来，不是为了讨论总攻是否可行，而是像他喜欢说的那样，是为了“提请

军方注意”。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沙波什尼科夫对朱可夫说：“你的意见白提，这个问题最高统帅早已决定了。几乎给所有方面军都已发出了指令，各方面军将在今后几天内开始进攻。”

“那为什么还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呢？”

“我也不知道，老兄。”沙波什尼科夫说，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942年1月7日，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接到进攻的训令。为了执行这一训令，军事委员会给方面军部队规定了继续反攻的补充任务：

方面军右翼部队（第1突击集团军、第20和第16集团军）向姆岑斯克—格扎茨克的总方向进攻；第43、第49和第50集团军向尤赫诺夫实施突击，粉碎敌人尤赫诺夫—孔德罗沃集团，向维亚济马发展进攻；

别洛夫将军指挥的加强骑兵军向维亚济马地区前进，同索科洛夫少将指挥的骑兵第11军（属加里宁方面军）会合，以便共同对敌人维亚济马集团实施突击，在同一时期，在维亚济马地区积极行动的还有强大的游击队；

第10集团军向基洛夫进攻，并掩护方面军的左翼。

右邻加里宁方面军的任务是向瑟切夫卡、维亚济马的总方向进攻，并以部分兵力迂回尔热夫；其第22集团军应向别雷发展进攻。

西北方面军应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实施进攻。普尔卡耶夫中将指挥的第3突击集团军向大卢基总方向进攻；叶廖缅科上将指挥的第4突击集团军向托罗佩茨—韦利日展开进攻。

西南方面军右翼集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各集团军的任务是钳制当面之敌，不让他把部队调往中线和顿巴斯。

西南方向的军队应攻占哈尔科夫，夺取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两地区内的登陆场。

1月10日，各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都接到了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信，信中包括斯大林1942年1月5日在会上所讲的对军事形势的判断，以及对备方面军建立突击集团和组织炮兵进攻的具体指示。

当苏军准备重新开始新的进攻时，希特勒命令他的部队坚守苏军在10月和11月曾筑有坚固防御阵地的拉马河一线。这些阵地完好无损，使德军有可能变更部署和重新聚集兵力。

1月10日，经过90分钟炮火准备后，第20集团军、第1突击集团军编成内的，由普利耶夫少将指挥的骑兵军，以及坦克第22旅和5个滑雪营开始进攻，以求在沃洛克拉姆斯克地区，突破敌军防线。经过两天激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普利耶夫的骑兵军同5个滑雪营和坦克第22旅一起进入突破口，向沙霍夫斯卡亚挺进。

1月16日和17日，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占领了洛托施诺和沙霍夫斯卡亚，切断了莫斯科—尔热夫铁路。

朱可夫认为，苏军恰恰应该在这里增加兵力，以便扩大战果，但结果却事与愿违。1月19日，他接到命令：立即把第1突击集团军撤出战斗，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

朱可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立即打电话给总参谋部提出异议，要求把第1突击集团军留下。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朱可夫接着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回答说：“无条件撤出！”朱可夫又申述说：“撤走第1突击集团军，将会削弱突击部队。”斯大林回答说：“你那里军

队很多，算算有多少集团军。”

朱可夫提醒斯大林说：“最高统帅同志，我们正面很宽，在所有方向上都正在进行激战，没有可能变更部署，因此请求在已开始的进攻结束前不要把第1突击集团军从西方方面军右翼调走，以免减弱在这一地段上对敌人的压力。”

斯大林没有回答就放下了电话。

朱可夫不甘心，又给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沙波什尼科夫回答说：“老兄！我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是最高统帅亲自决定的。”

在此之前，也就是12月16日，最高统帅部已经把第1突击集团军编入预备队。这两次抽调部队，削弱了西方方面军的右翼，结果朱可夫不得不加宽第20集团军的正面宽度。由于方面军右翼被削弱，在它逼近格扎茨克时，被德军阻挡而无法前进了。

第16集团军投入新的进攻是在1月16日，交战的第一天，它们就攻克了14个德军据点。沿途的景象，使罗科索夫斯基终生难忘：到处是被战火焚毁的房屋，城市广场上的绞刑架挂着苏联爱国者的尸体，被德军杀害的孩子、老人和妇女，集中营受尽折磨的红军战俘……这一切都令罗科索夫斯基心如刀绞。他越来越多地想起他失散的亲人。

在一个被德军烧毁的村庄里，浓烟在寒冷的空气中尚未散尽。村民们正从残垣断壁下挖寻杂物。一口井边围了很多人，罗科索夫斯基拨开默默的人群看到，井里已填满了德军士兵的尸体。德军来不及埋葬那些冻饿而死的同伴，匆匆扔进井中便逃命去了……

义愤填膺的士兵们继续向前冲去。

但是，罗科索夫斯基却不能继续随部队前进了。

1月21日傍晚，他被叫去听保密电话。通话很简短。最高统帅部命令他将所有的兵团转隶友邻第5集团军，随后带领集团军司令部全体成员到方面军司令部报到。

在方面军司令部里，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接见了他们。他告诉他们：

在西方方面军左翼边上进攻的戈利科夫中将的第10集团军遭到了德军的反突击，敌人现在重新控制了苏希尼奇这个巨大的铁路枢纽及其周围地区。罗科索夫斯基和司令部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苏希尼奇地区，任务是接管那里的兵团并恢复原来的态势。

谈话结束时，朱可夫大将走了进来，他握着罗科索夫斯基的手说：“该是你们去完成一次新的任务的时候了。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你要把苏希尼奇夺回来。应当夺回来！”

“没说的！”罗科索夫斯基说道。从刚才的谈话中，他已经知道，作战的条件很艰苦，而且兵力有限。

“如果有很多兵力，这任务并不复杂，可是现在兵力不足……这就要靠您的本事了。好在那里的敌人不强。那些师是从法国调来的。他们呆在法国无事可干，有些松垮……”朱可夫安慰他说。

“我可不大相信这一点，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直到现在德国人打得仍很凶。我们是用战斗把他们从每个村子里打跑的。哪些兵团归我支配？”

索科洛夫斯基开始列举：“戈利科夫将把步兵第322、323、324、328师、近卫步兵第12师、坦克第146旅和两个雪橇营转隶你们。”

“不多！”罗科索夫斯基说。

“不要指望补充什么兵力，”朱可夫深有感触地说，“希望你们能够用那里现有的师对付敌人。”他知道，这实在是够难为罗科索夫斯基的。但是不派他去，又能派谁呢？斯大林在最困难的时候，把任务往往交给朱可夫，朱可夫在最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罗科索夫斯基。这两人虽是上下级，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经常“受命于危难之际”。

罗科索夫斯基简短地说：“尽力而为！”

“祝你成功！”

罗科索夫斯基立即向司令部下达了迅速到达指定地点的指示。

他对部下们说：“卡卢加见。”

罗科索夫斯基和洛巴切夫是在莫斯科度过这一夜的。他们曾为之战斗的这个城市，在他们的面前第一次显得是这样的昏暗与静谧。这是一个刚刚把敌人从自己城墙下赶走的城市。

在经过前线的生活之后，舒适的住宅、殷勤的主人、煤气炉、热水澡、铺着洁净床单的床铺都显得近乎奢侈。但更感到不习惯的是没有枪声，没有炮弹的爆炸声。

天一亮他们就上路了。这条通往华沙的公路没有遭到破坏，公路上蠕动着看不见头尾的拖拉机、牵引车、卡车。这是一条车的洪流，不断地向前线进发。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卡卢加。

半年来，罗科索夫斯基已是第三次接受指挥新兵团的任务了。跟随他的司令部也习惯了随机应变。当罗科索夫斯基正在熟悉部队的时候，司令部已准确地、沉着地、不慌不忙地安排好了通信工作，组织了对敌人地形和部署的侦察。

从1月27日24时起，新的第16集团军在苏希尼奇地区开始了作战行动。

不出罗科索夫斯基所料，他现在所接受的这些兵团都是些在连续作战后已疲惫不堪的兵团，它们在一个半月内推进了近300公里。它们现在急需休息和补充。

罗科索夫斯基同司令部各部门负责人讨论了当时的情况，决定在苏希尼奇附近集中力量，实行一次有力的突击。这一决定受到了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库兹涅佐夫的否定，他认为这样做是相当冒险的，因为把拉开在漫长的战线上的部队集合在一起的作法，会使其他地段兵力空虚。罗科索夫斯基于是直接打电话找朱可夫申述这一决定的现实意义，朱可夫听完罗科索夫斯基的分析之后，认为完全可行。

对苏希尼奇市的冲击预定在1月29日进行。清晨，炮兵开始以猛烈炮火射击敌人的工事，步兵随后便向前挺进。奇怪的是，德军没有回击，第16集团军轻松地进入了一座空城。原来敌人已获悉第16集团军到达。冯·希尔兹预料会遭到第16集团军的打击，担心自己被消灭在这个城市中便望风而逃了。

傍晚，当罗科索夫斯基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苏希尼奇已攻克，正在肃清城内的德寇”时，司令部还有些不相信，罗科索夫斯基干脆报告说，他的司令部已经设在苏希尼奇了。

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距德军只有6公里。德军不断地向这里开炮。必须继续进攻。朱可夫也是这样要求的。然而，罗科索夫斯基的新集团军兵力

少得实在可怜。每个师只有 3500 人左右。最多的是 4000 人，最少的是 2000 人。德国人不仅在数量上不少于罗科索夫斯基的新第 16 集团军，而且据侦察员说还占优势。德国人将大小村庄都变成了据点，周围布上了带地雷，还围上了带刺铁丝网。所有石质房子都改建成带有环形射击孔的掩蔽体。

德军的炮兵连配置在波普科夫，罗科索夫斯基认为这是德军筑垒点最关键的据点，拿下它就可以打乱敌人的防御。经过准备之后，罗科索夫斯基部队于 3 月初开始进行攻击。敌人顽抗了整整一天，天黑了之后才退去，村子里的大街小巷躺着近 700 具德国官兵的尸体。

第 16 集团军进击到马克拉基了。3 月 8 日，罗科索夫斯基视察了准备进攻的作战部队，然后乘摩托雪橇回到了指挥所，筹备当晚庆祝国际妇女节的集会。刚一进门，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罗科索夫斯基背对窗户正同马利宁在谈话，这时一颗炮弹落在房子旁边，罗科索夫斯基感到背后被猛然一击……他倒在了地板上。

弹片击中了他的脊椎，打穿了肺部。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是一想到再过几个小时他的部队就要投入战斗，可是他已经不能够与战士们在一起时，心里特别沉痛。

当载着受伤的集团军司令的飞机飞往莫斯科时，新第 16 集团军的官兵们正在齐腰深的雪地里猛攻卡卢加地区的马克拉基村……

故事讲到这里也该结束了。

每当有人问起朱可夫，对以往战争中记忆最深的是哪场战役，他总是回答：“莫斯科会战。”

是的，莫斯科会战对所有参战的苏军将领和士兵是终生难忘的。这一会战对许多德军指挥官来说也是无法忘记的。在莫斯科会战期间，曾担任德军第 4 集团军参谋长的布卢门特里待将军，在回忆录中凄惨地写道：

莫斯科会战使德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遭到重大失败。它标志着希特勒和德国军队曾赖以在波兰、法国和巴尔于各国赢得辉煌胜利的闪电战术的完结。第一个致命的决定正是在俄国作出的。从政治观点来看，一切决定中最致命的决定，乃是决定首先进攻这个国家。因为这时我们与之交战的敌人比我们以前遇到过的敌人要强大得多。在那无穷无尽的东线，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打胜仗了。

我国的很多领导人严重地低估了这个新的敌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无知，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既不了解俄国人民，也不了解俄国军队。我们的一些负责的高级军官，从来没有在东线作过战。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是在西线度过的。因此，对于地理条件造成的困难，对于俄国军人的顽强，他们是毫无所知的。他们对专家们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

掩卷而思，这位德国将领讲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经过三个月的鏖战，苏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 1942 年 4 月中下旬为止，苏军在各条战线上把德军击退了 150 到 440 公里。完全解放了莫斯科州和图拉州，部分地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奥廖尔州、库尔斯克州、哈尔科夫州等，收复了刻赤半岛，夺回了 60 多座城市，12000 多个居民点。

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漫长的苏德战线上平静了一个短暂时期。希特勒又开始忙于筹划向前方调派部队，调派更多的坦克、大炮，以便重新发动攻势——至少在前线一部分地区发动攻势。德国军队在广大的战线上再也没有

发动全面进攻的力量了。莫斯科会战的打击，特别是苏军的反攻，已使其再次发动全面进攻的希望破灭了。

第二部 危城英魂——列宁格勒会战

吴伟 葛新生 著

主要人物表

斯大林 苏军最高统帅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 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1941.9.5—12) 苏联元帅
朱可夫 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1941.9.12—10.10) 大将
日丹诺夫 列宁洛勒州委书记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
梅列茨科夫 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员 (1941.12.17—1942.4.23 和
1942.6.9—1944.2.15) 大将
沃罗诺夫 红军炮兵司令员炮兵上将
戈沃洛夫 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1942.9.6—1944.8.10) 苏联元
帅
费久宁斯基 列宁格勒方面军第 42 集团军司令员中将
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
莱布 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司令 (1941.6—1942.1) 元帅
哈尔德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上将
屈希勒尔 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司令 (1942.1—1944.1) 元帅
莫德尔 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司令 (1941.1—1944.3) 元帅
曼施坦因 德国第 4 坦克集团军第 56 摩托化军军长第 11 集团军司令元
帅

第一章 “巴巴罗萨”起腥风

历史上，这座城市尚未被征服过

1940年12月18日，德国首都柏林。

希特勒从黑色的梅塞德斯牌轿车中下来，把本来就压得很低的大沿军帽又往下拉了拉，顺手竖起了灰色的呢制军大衣领子，微微抬起头看了看眼前这座按他的要求修建成的帝国总理府。冬日暖融融的阳光洒在花岗岩的台阶上，泛着近似于黄金般的颜色，衬托出高高的大门里因光线转暗所产生的神秘气氛。粗大的光柱，深凹的窗龛，方方正正的造型，以及那一层层台阶，形成一种既威严、高傲又盛气凌人的效果。自去年9月竣工以来，希特勒每次来到这里，都从心里感到惬意。他把戴着黑皮手套的双手往大衣口袋里一插，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台阶。

希特勒刚在办公室的大写字台后坐定，德国国防军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便轻轻走了进来。希特勒坐着注视着他走近，在桌前站定，只是等到他举手行纳粹礼时，希特勒才突然跳起来，扬扬手，像是回礼又像是打招呼，并快步绕过桌子与约德尔握了握手。

“我的元首，有个重要文件请您过目并签署。”约德尔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公文夹放在写字台上。

“什么文件？关于进攻希腊的作战命令5天前不是已签署了吗？”希特勒有些不解。

“不是希腊，是‘巴巴罗萨’，我的元首。”

“‘巴巴罗萨’？！搞出来了？”希特勒一下子睁大了眼睛，疾步绕过写字台，拿起文件夹，低头看了起来。翻了儿页后，他像突然发现对面还站着个人似的，用手指在文件夹上点了点：“这份文件太重要了，请给我点时间推敲。两小时后，你再来。”

约德尔身子一挺，举臂敬礼，转身走了出去。

“巴巴罗萨”是德国准备对苏联实施大规模进攻的作战方案的代号。早在这年春，希特勒就指示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元帅和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着手拟定一个德军在东线针对苏联的作战方案。但领导德国国防军参谋部的约德尔闻听此讯后也不甘寂寞，积极组织手下人也拟定了一个东线作战方案，并借助与希特勒来往更直接的便利，对其施加影响，希特勒比较了陆军总部与指挥参谋部的两份方案后，更喜欢约德尔搞的那一份，因为尽管它和陆军总部的方案一样，都把德军的主要打击力量放在苏联西北方向，但约德尔似乎并不急于攻占莫斯科，而是力争首先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然后北转拿下列宁格勒。只有在这两个步骤完成后，才视情况而定是否攻打莫斯科。而陆军总部则把尽快夺取苏联首都作为首要目标。当然，作为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莫斯科，对希特勒也有很大吸引力，但是拿下波罗的海三国，并进而攻占列宁格勒，可以极大地刺激起芬兰的热情，使这个苏联的北方邻国尽快地加入到反苏战争中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两个星期前的方案讨论会上，希特勒提出以约德尔的方案为基础，融合陆军总部方案中的精华，搞出一个最终方案来，并确定该方案的代号为“巴巴罗萨”。

希特勒戴上眼镜，坐进高背的转椅里，逐字逐句地审读着“巴巴罗萨”作战方案，不时地用笔在上面勾勾划划，在他认为重要的词句下面加上着重

号。

方案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它要求德军在对英国的作战结束之前就是一次快速的远征将苏俄击败。具体的实施方法是：陆军以苏联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共和国交界处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为界，分成南、北两个战区，把主力部队投入北部战区，使用两个集团军群在这里作战。此战区中靠南部的集团军群——由于它处在整个苏德战线的中央，故称为“中央”集团军群，在粉碎白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后，应以其快速部队转而向北，协同北方集团军群消灭波罗的海沿岸的敌军。北方集团军群的进攻方向应指向列宁格勒，并以最终占领这座名城为目标。然后，才可实施攻占莫斯科的作战行动。不过，希特勒在后面又加了一句：“只有当俄国的抵抗力异常迅速地出现崩溃时，才有理由同时进攻两个目标。”海军担负的任务是，在保障己方海岸安全的前提下，阻止敌波罗的海舰队逃出波罗的海。应迅速使其丧失基地，列宁格勒是该舰队最后一个基地，因此攻占列宁格勒将使波罗的海舰队陷入绝望境地。

至于可能参战的盟国，方案中提到了两个，即罗马尼亚和芬兰。其中为芬兰规定的任务为：与在挪威的德军第 21 集群之一部协同作战，保卫北冰洋通道，并向苏联北方的大动脉摩尔曼斯克铁路实施突击，予以切断；同时还要配合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推进，在拉多加湖两侧实施进攻，以牵制尽可能多的苏军兵力，并占领位于芬兰湾内的汉科港。

希特勒把“巴巴罗萨”作战方案仔细看了两遍，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他把文件夹合好放在写字台上，眼光无意中撇见了写字台上镶嵌的图案——一柄半出鞘的主剑。他对这个图案百看不厌，现在夹着“巴巴罗萨”方案的文件夹正好放在剑鞘的鞘口处，锋利的剑刃好似从牛皮的文件夹中抽出来一样。看着这无意中形成的巧合，希特勒微微眯起眼睛，禁不住喃喃自语：“绝妙的构图，简直太有意思了……”

窗外，冬日的阳光仍然照耀着柏林的街道、广场、公园，照耀着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建筑。当人们怀着各种心情从帝国总理府前经过，也许他们中没人能想到，就在这说不上灿烂，但却明媚的阳光下，一个阴谋，一个决定着上千万人命运的阴谋，在这貌似庄严的地方酝酿成熟了。

“巴巴罗萨”方案的确定，等于给已经高速旋转起来的德国战争机器，又注入了高纯度的润滑油。战争机器的转动有它自己的特点，它虽然恐怖，但却能制造惊心动魄的气氛，释放出令人目眩的色彩。尤其是对取胜的一方，前线的捷报，往往会在国内掀起人们如醉如痴的亢奋，激发走火入魔般的颠狂，随着战争开始以来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德军正被这种亢奋和颠狂所笼罩着。置身这种气氛和环境中，军人，特别是那些自知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时间已经不多的军人们，求战的心情是迫切的。在“巴巴罗萨”方案中，将承担起向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列宁格勒方向进攻任务的冯·莱布元帅，此时心情正是如此。

指挥北方集团军群向列宁格勒进攻的是冯·莱布元帅。莱布这时已有 65 岁，算得上是位老将。如果从他上军校那年算起，他已经在德国军队干了近 40 年。或者说，当希特勒还是一个 14 岁的少年顽童的时候，莱布已经从慕尼黑巴伐利亚军事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年轻的参谋军官了。莱布一开始对纳粹运动并未在意，对军衔仅仅是个下士的希特勒，总是以一种普鲁士军官传统的高傲，保持着一段距离。所以在 1938 年，已经大权在握的希特勒清除军界中他不喜欢的人时，莱布也一度退役，赋闲在家。但几个月后，由于战争

在即，希特勒需要一批有威望、有经验的老将们统军作战，莱布也有意向希特勒靠拢，这样，他又被希特勒重新启用，任第12集团军司令。他指挥该集团军完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占领。到大战爆发时，莱布已经提升为“C”集团军群司令，部署在卢森堡南部至瑞士边界一线。不过，自开战到进攻苏联之前1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莱布没捞着什么仗打，与包克指挥的“B”集团军群，伦斯德指挥的“A”集团军群相比，他的“C”集团军群显得战绩平平。但是很懂得小恩小惠作用的希特勒仍在1940年授予莱布、包克、伦斯德陆军元帅军衔。这对自尊心很强的莱布，既是个恩宠，也是个刺激，他只有在日后的战争中用辉煌的战绩去证明自己无愧于领章上沉甸甸的元帅星和手中镶着宝石的元帅仗。“巴巴罗萨”对已年愈花甲的莱布来说，是一次施展军事才华的机会，而且，很有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会了。

根据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部的安排，交给莱布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任务是在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并占领该地区后，向列宁格勒进攻并夺取该城。在准备投入苏德战场的三个集团军群中，“北方”集团军群是最小的一个，这使莱布多少有些不快，但想到将要由他占领苏联的第二大城市、素有“十月革命摇篮”之称的列宁格勒，心里还算有点安慰。同时，他也暗中蹙足劲儿，想来个一鸣惊人。经过精心准备，莱布和他的参谋长布伦内克将军制定了作战计划并得到陆军总部的批准。1941年5月下旬的一天，莱布把“北方”集团军群中各集团军司令官召集到一起，向他们下达了具体的作战任务。

布伦内克首先介绍了在“北方”集团军群作战地段上德苏双方的兵力兵器对比，“北方”集团军群下辖第16、第18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共29个师，其中有3个坦克师和3个摩托化师。第1航空队将在进攻中支援“北方”集团军群，该航空队拥有107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760架。同时，“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第3集团军一部和第9集团军的主力，将在“北方”集团军群南翼协同动作，共同完成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苏军的任务。如果加上这部分力量，德军参加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作战行动的部队将达到42个师，近72.7万人，1.3万门火炮和迫击炮和不少于1500辆的坦克。相比之下，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力量要弱得多。这里有1个苏军的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含3个集团军和1个空降军，约20个师，兵力仅及德军的1/3，炮兵坦克以及空军方面相差更为悬殊。

参谋长作完介绍，莱布慢慢站起身，走到墙边一块黑色的幕布下，身旁的副官适时地拉动了幕绳，幕布打开，露出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上面画着几个粗大的箭头。莱布伸手拿起指示棒，目光炯炯地扫了一眼端坐的将军们：

“诸位将军，即将在东线开始的这场战争将决定德国的命运。因此，我与诸位一样，除了取得胜利之外，别无选择。感谢上帝的巧妙安排，把我们的对手置于不利地位，这样一来，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取胜了，噢，当然，除非我们自己不想。”莱布很有风度地莞尔一笑，然后优雅地一挥指示棒：“请看，我们将这样部署和实施胜利的进攻。赫普纳将军的第4坦克集团军将在整个集团军群战线的中央发起进攻。它的两个坦克军一左一右，齐头并进，直插德维纳河，割裂、切断苏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为跟进的步兵集团军创造歼敌的条件。”圆脸膛、细眼睛的赫普纳将军，眯着眼睛盯着地图看了一会儿，然后使劲点了下头。莱布继续道：

“赫普纳将军的左翼是屈希勒尔将军的第18集团军。主攻方向是里加，

同时用 1 到 2 个师的兵力沿海岸北上，占领利巴瓦、文达瓦军港，消灭或是驱除停泊在那里的波罗的海舰队，使之无法用舰上火力对我集团军群侧翼构成威胁。”

长着高高的鹰勾鼻的屈希勒尔将军昂了昂头，拖长了声音道：

“明白，尊敬的元帅。”

“布施将军的第 16 集团军在集团军群的右翼作战。”莱布接着把指挥棒往下一指，“你要以 1 个摩托化军直取维尔纽斯，围歼此地之敌，用另 1 个摩托化军沿梅列奇—莫洛登奇诺—波罗茨克一线推进。”

皮肤白皙的布施将军看上去文质彬彬，他轻轻点了点头，就垂下了眼帘。

“在各集团军完成上述任务后，应集中兵力，向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列宁格勒方向发展进攻。整个战役都要在不停顿地进攻中完成，不给敌人任何喘息机会。我要求，在进攻开始后的 6 周至 8 周，我们应该站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接受苏军的投降！”莱布刷地收回指示棒，又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众人一眼，这才矜持地走回座位旁。但他并没有马上坐下，沉吟片刻，像是自语地低声道：“这座城市不像莫斯科，在过去的历史上，它还没有被外人征服和占领过。……”

他没有说这座城市的名字，可在座的所有人都清楚它就是列宁格勒。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失守

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 3 时 15 分，潘多拉的魔盒最终开启，“巴巴罗萨”付诸实施。德军自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宽达 1800 公里的正面上不宣而战，对苏联发动了猛攻。在西北方向，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首当其冲。

当灾难突然降临的时候，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的苏联部队，并未做好应付敌人大规模进攻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战前开始的技术兵器更新换代尚未完成，一些新的技术兵器或是没来得及装备部队，或是装备了部队但仍处在熟悉和掌握阶段。驻扎在边境线附近的许多步兵、炮兵、空军海军部队，还没有作为一个战斗单位组成起来。因此，苏军在战斗经验、人员、装备、动员程度和战斗准备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德军。由于苏军前线和后方部队的机械化水平低，在部队保障和机动上，也不及德军。还有，由于苏军领导机构，包括斯大林本人对形势判断错误，害怕为德国进攻制造借口，所以战争爆发时，边境地区只有少量的国境掩护部队，而且也没有在他们负责的防御地段上展开，许多师最好的情况下，在边境地区只有一个团，主力部队则驻扎在距边境 8~20 公里，甚至更远的野战营地或军营里。而担负紧急支援边境地区任务的战略后备队，战争开始时最近的也在离边境线 150 公里的地方，远的要在 500 公里之外。仅这点而言，苏军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已经棋输一招，措手不及了。

德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起初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这就是战争的开始。但是，当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在德军开始进攻后正式通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德苏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时，斯大林仅存的一点侥幸心理被彻底打碎了，继之而来的，是对德国背信弃义，对自己轻信希特勒的花言巧语，对身边没有提醒他预见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所有人的愤懑。

尽管一阵阵烦躁和恼怒猛烈撞击着胸膛，斯大林外表上看起来还比较冷

静，特别是当着被紧急召来的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斯大林并没有手忙脚乱，六神无主。他手拿烟斗——烟斗已经熄灭很长时间了，背着一只手，长时间地在办公室长长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他脸色黑黄，鼻翼两侧的大小不一的麻坑泛着光亮，熟悉他的人，仅从这两点上就能知道，此刻的斯大林正处在激烈的内心活动，或是极度的愤怒之中。政治局委员们都坐在长桌两边沉默不语，习惯地等待着斯大林发出指示，作出决定。

天色微明，即将出升的太阳已把一道光线投向无云的天空，这将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远处，不知哪里的高音喇叭里响起了电台开始一天播音的起始曲，悠扬的乐曲让此刻坐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听来，更像是一种抗争中的呻吟，一种受伤后的低吼。沉默，仍然是沉默。焦虑在沉默的重压下液化成一层细小的汗珠，挂满每个人的前额；又通过毛孔渗人体内，浓缩成滴滴鲜血，向四周扩散。

突然，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高大魁梧的身影闪了进来，尽管他竭力压低自己的声音，但浑厚的低音还是清楚地冲进了每个人的耳朵：

“斯大林同志，您允许报告一下局势吗？瓦图京就在外面。”

难堪的沉默被打破了，坐在桌旁的政治局委员们齐刷刷地扭头扫向门口，然后又把目光投向在房间一侧的斯大林。斯大林像是刚从思绪中回到现实中来，眯起眼睛看了看铁木辛哥，然后轻轻做了个手势：

“让他进来说吧。”

身材不高、四方脸膛的第一副总参谋长瓦图京中将夹着文件夹走了进来。所有人，包括斯大林都急切地想从他薄薄的嘴唇里听到令人安慰的消息。但是人们很快失望了，跟德军开始进攻的最初时刻获得的消息相比，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德军强大的坦克部队和突击集团，从西北、西面和西南继续深入苏联领土，向腹地推进。边防部队虽然竭力抵抗，仍无法让疯狂转动的德国战争机器停下来。只知道边境各军区情况严重，但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目前总参谋部一时也难以掌握更具体的材料。

斯大林对总参谋部的工作并不满意，在他看来，上级指挥员掌握不了具体情况就意味着对部队失去了指挥，这是一种失职的行为，如果不是惊慌失措、临阵脱逃的话。他用严厉的目光盯着瓦图京，本想教训一下总参谋部。但转念一想，当务之急是命令部队转入反击，无论如何也要遏制住敌人进攻的势头。这样才好向全国人民交待。他冲瓦图京挥挥手，示意他可以走了。然后，他走到铁木辛哥跟前，声音不大他说：

“需要给边境各军区下达组织反击的命令。你起草，立即就写。”

铁木辛哥很快起草好命令，斯大林当即作了修改，于6月22日7时15分发出。内容为：

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军事委员会：

鉴于德国对苏联采取闻所未闻的悍然进攻，我命令：

1. 各部队使用一切力量及手段进攻敌军并将其歼灭在侵入的苏联边界地区。此后，在未得到特别命令之前，各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界。

2. 用侦察及作战航空兵确定敌方空军的集结地及其地面部队集结地。以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的强大打击将敌空军消灭在机场上并轰炸其地面部队的主要集团。航空兵应深入德国领土100~150公里实施打击。轰炸柯尼斯

堡及梅梅尔。

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
国防委员会委员马林科夫
总参谋长朱可夫

同时，铁木辛哥建议把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和基辅三个特别军区分别改组为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三天后，又把列宁格勒军区改组为北方方面军，在莫斯科军区领率机关和敖德萨军区基础上，组建了南方方面军。

反击的命令下达到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暨西北方面军各部队时已经晚了。遭到强大打击的苏军一时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各部队虽然拼死实施反击，给德军造成一定威胁，但要像命令中所要求的那样将敌人歼灭在边境地区，已经不可能了。曾亲自经历了那段恶梦般日子的西北方面军第8集团军司令员索别利尼科夫少将，对当时的灾难性事件刻骨铭心，他回忆说：

没有保卫边界的任何明确的计划。部队主要是在筑垒地区修建工事、修建机场。各部队都没有补足编制。永久性工事还没有修好。尽管军区指挥部采取了某些往边境前途部队的措施，但对军区大多数部队来说，战争的爆发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例如，步兵第48师从里加往边境调动途中是边奏乐边前进的，到了罗西那诺地区，还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就突然遭到空中打击，并受到已经突进来的德国地面部队的攻击，遭到巨大损失，没到达指定地点就被打散了。重炮团的人员沿铁路前进，6月22日拂晓抵达沙乌良车站，看到我们的机场在爆炸，还以为是进行演习。而这时波罗的海特别军区的几乎所有飞机就在机场上被烧毁了。到6月22日15时，本应支援第8集团军的混合航空兵师就剩下5~6架飞机了……

从战争行动开始后，我的指挥部就从电话和电报上不断收到一些相互矛盾的指示，一些命令要求立即采取某些措施而后另一些命令又撤销这些措施，没过多久又肯定了这些措施。我就亲自接到军区参谋长克利诺夫中将斩钉截铁的命令——6月22日凌晨前将部队撤离边界，而接到命令时已是6月22日深夜了。……总的来说，可以感到一种神经十分紧张、不协调、不明确、害怕挑起战争的气氛。如此情况下，集团军司令部没有作战能力了……

索别利尼科夫将军以他亲身经历讲述的情景的确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有索别利尼科夫将军同样经历的集团军司令员并不止德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进攻发展得极为顺利。进攻第一天傍晚“北方”集团军群的第4坦克集团军先头部队进抵杜比萨河西岸，“中央”集团军群的第3坦克集团军在阿利杜斯和梅列奇地区从苏军没来得及炸毁的铁路桥上，轻而易举地渡过了涅曼河。西北方面军的部队当天被德军从国境线逼退了10~15公里。面对异常严峻的局面，西北方面军司令部根据莫斯科的命令，要求所属部队不惜任何代价恢复国境线地区的局势。结果，第8、第11集团军在已经被打散的情况下，用所能掌握的少量部队在卡乌纳斯、沙乌良和维尔纽斯组织反击，没能成功。第3和第12机械化军在沙乌良和肯达伊纳地区与前出到杜比萨河和涅曼河的德军坦克部队，展开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坦克战。激战进行了整整两天，虽然苏军没能攻破德军防线，但他们的KB型重型坦克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6月25日开始，第8集团军撤往里加，第11集团军撤往斯维察纳和基斯诺。这样在西德维纳河以西，苏军已经没有有组织的抵抗

了。

莫斯科的苏军统帅部大本营命令西北方面军司令部无论如何也要利用西德维纳河这一自然屏障阻止德军的推进。方面军司令部命令此时驻扎在古尔别奈和别丘尔的第 27 集团军在西德维纳河东岸从利瓦诺至克拉斯拉夫组织防御，第 8 集团军从利瓦诺至西德维纳河入海口筑成防线。可是没等第 27 集团军部队在指定地区展开，6 月 26 日，德第 56 摩托化军便在陶格夫匹尔斯发动了进攻，30 日，德军渡过西德维纳河，占领了东岸一大块登陆场。西北方面军各部队为避免被包围，只有再次向东和西北方向撤退。苏军统帅部大本营又马上命令方面军在韦利卡亚河一线组织防御，并从自己的后备队中调来了两个军。然而，苏军这次又迟了一步，德军摩托化和坦克部队于 7 月 5 日占领了奥斯特洛夫城，7 月 9 日攻占了通向列宁格勒的重要门户——普斯科夫。至此，德军坦克履带碾上了列宁格勒州的土地。

6 月 30 日，苏联西北面的邻国芬兰也参加了对苏联的进攻。芬兰沿苏芬边界集结了 15 个步兵师、1 个步兵旅和 1 个骑兵旅。芬兰的卡累利阿集团军，在拉多加湖以北展开；东南集团军沿卡累利阿地峡至芬兰湾一线推进，德军的第 91 山地步兵师与芬兰军队一起进攻。这样，列宁格勒受到德芬两国军队从西南、西北和北面的三面包围。

列宁格勒岌岌可危，生死系于一发。

第二章 德国芬兰两夹攻

苏军统帅部大本营把希望寄托在卢加河防线上

德“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莱布元帅，几天以来心情特别好，清瘦的脸上总是隐隐地含着一丝笑意，尽管眼珠有几条淡淡的红丝，但目光欢快且柔和了许多。是的，他指挥的集团军群在7月第一个10天结束时，进展丝毫不比其他两个集团军群慢，取得的战果同样令人吃惊：不到20天北方集团军群已经向苏联腹地推进了500公里，克服了包括像西德维纳河这样巨大的水障碍，在他的部队的强大攻势面前，彼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简直不堪一击，他们屡次试图建立防线，又屡次被德军突破。现在，苏军的两个受重创的集团军，一个撤往爱沙尼亚中部的重要港口，同时也是波罗的海舰队基地的里加，一个则退到普斯科夫一带进行了徒劳无益的抵抗。不管怎么说，列宁格勒的大门已经被他莱布撞开了，剩下的不是能不能占领这座名城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占领的问题。能不能抢在“中央”集团军群攻占莫斯科，“南方”集团军群夺取基辅之前拿下列宁格勒，在莱布看来，这才是组织战役的关键。

莱布想尽快拿下列宁格勒的想法，与德军最高统帅部对下一步作战行动的打算不谋而和。7月8日，希特勒在位于东普鲁士腊斯堡的元首及国防军最高统帅大本营召开会议，就下一步作战行动进行了研究。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谈了陆军总部的考虑。

“经过近20天的战斗，三个集团军群可以说都完成了交给他们的第一阶段任务，即突破苏联边境地带防御，向其纵深推进。我们的突然进攻收到了预期的最佳效果，苏联西部边防线的防线被我军彻底摧垮了。敌人剩下的兵力已经差不多了，因此，它们已不能建起巩固的战线，甚至在最重要的方向上也不行。当然，俄国的人力资源还是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立即组建新的部队。由于缺少——更确切地说是大量损失了——军官、技术人员和大部技术兵器，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无法组建新部队。这一点特别反映在炮兵，尤其是坦克部队上。”胖胖的哈尔德将军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讲话声音不高，但却很善于把握语调的抑扬顿挫。讲这番话时，他就利用语调的变化来表现他对德军的赞扬和对苏军的蔑视。看来，他的话和语调变化收到了效果，连希特勒在内，都听得津津有味，喜形于色。

“基于以上评价，”哈尔德轻轻推了推眼镜，继续说，“下一步各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这样的。‘北方’集团军群继续坚决地向列宁格勒方向冲击，击溃苏军西北和北方方面军，从东面和东南面切断列宁格勒与苏联其他地区的联系，与芬兰军队协同行动，从行进间占领该城。”他有意识地在“行进间”词组上加重了语气，以示强调。“为了加快击溃俄军，决定从‘中央’集团军群中抽出第3坦克集团军，加强给‘北方’集团军群。这一调动表示我们对莱布元帅充满希望，希望他能尽快拿下列宁格勒，然后，我们将使用‘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共同去攻打——”哈尔德故意停顿了一下，接着轻柔他说：“莫斯科。”

会议以陆军总部的计划为基础，讨论制定了各集团军群的具体作战计划，“北方”集团军群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是粉碎当面的苏军并前出至大卢基、伊尔门湖、普斯科夫湖地域。之后，应从伊尔门湖以西地区向东北及北面发起进攻，从东南冲击列宁格勒，并从行进间占领该城。

1941年7月8日，一道命令送到莱布指挥部的办公桌上，莱布打开一看不禁喜上眉梢。由陆军总司令勃劳契奇元帅和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签署的这份命令，要求莱布加快推进速度，把夺取列宁格勒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与莱布的想法不谋而合。莱布立即作了具体计划：第16集团军粉碎了当面的苏第27集团军之后，应向东进入大卢基、赫尔姆、旧鲁萨地区。第4坦克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应向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丘多诺方向进攻，越过十月铁路，从东南包围列宁洛勒。其左翼部队经过卢加，从行进间占领列宁格勒。原来作为集团军群后备队的第18集团军以主力在普斯科夫湖东岸和楚德湖展开，并攻占纳尔瓦；其左翼部队应占领塔林，并沿芬兰湾南岸攻入纳尔瓦区。芬兰军队应在卡累利河地峡和奥涅加与拉多加湖之间地带击溃苏北方面军部队，与占领列宁格勒的德军配合行动。7月9日，莱布把上述作战计划下发给各部队。

这样，德军已计划好由德军从南、西南，芬军从北面攻打列宁格勒。

德军向列宁格勒方向的步步逼近，时时刻刻牵动着莫斯科的心，7月3日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广播讲话，表明他已经正式承担起了领导苏联卫国战争的重任。然而摆在他面前的形势空前严峻。特别是北方的列宁格勒，简直可以说是危在旦夕。7月4日这天，总参谋长朱可夫作每天两次的例行情况报告时，提到库兹涅佐夫将军指挥的西北方面军的部队又没守住西德维纳河防线，斯大林烦躁地打断朱可夫的话：

“这个库兹涅佐夫怎么搞的？他倒底会不会打仗？！一口气退了500公里！你以大本营的名义起草一份命令，撤销他方面军司令员职务，由第8集团军司令员索别利尼科夫接任。”

朱可夫看了看斯大林，见他脸色阴沉，目光冷峻，就没说什么，坐下起草好命令，交给斯大林。斯大林看了一遍，签上了自己的姓名。朱可夫这才小心翼翼他说：

“西北方面军的部队在战争初期遭到严重损失，如果仅指望他们能挡住德国人恐怕不行。”

斯大林细长的眉毛一耸，咄咄逼人的眼光撇了朱可夫一下，嘴里没说什么，可意思很明显：对朱可夫力西北方面军的失败找借口感到不满。

朱可夫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军人，他看出了斯大林的意思，反倒使他平添了一股讲出真相的勇气。他直视着斯大林，话也说得直来直去：

“西北方面军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卷入战争的。而且卷入战争的时候，方面军各部队无论是人员还是技术装备上都远没有达到标准。那些齐装满员率不超过30%的师是没什么战斗力的，而有一部分师，比如步兵第33、126、181、183、188师，摩托化步兵第220师，每师的人数不多于2000人，这就完全没有战斗力了。用这样的部队去对抗有准备、有战斗经验的德军，从哪方面说都很难取胜。”

“那我们把列宁格勒让给德寇算了！列宁开创了我们的国家，却要在我们手里毁掉了！”斯大林脸色泛黄，麻点窝泛着光亮。

“我们还有办法。应该马上命令部队在这里，沿卢加河一线，筑起新的防线，列宁格勒也许还能保住。”朱可夫指着地图对斯大林说。

“部队呢？部队从哪儿来？还指望西北方面军吗？”斯大林尽管还怒气冲冲，但语调已稍许有了缓和。

“从北方方面军抽调，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别的地方也可以调部队，

但恐怕来不及。”

“芬兰人呢？芬兰人如果从列宁格勒以北乘虚而入怎么办？”

“目前，挡住德国人是最迫切的。芬兰人的威胁至少现在还不是最主要的。因此，在那个方向上，我们还有时间。”朱可夫说得胸有成竹。接着，朱可夫建议用北方方面军的步兵第70、171、177和191师，列宁格勒城工人组成的3个民兵师，列宁格勒步兵学校的学生及独立山地步兵旅，组成一个卢加作战集群，沿卢加河构筑巩固的防线，形成一道从西北到西南掩护列宁格勒的屏障。斯大林同意了这一建议，当天便给北方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了命令。从7月6日至9日，苏军各部队抢在德军向这里发起进攻之前在卢加河一线占领了防御。

同时，为了协调在西北方向上作战的各方面军部队之间以及陆海空军之间的作战行动，国防委员会决定组建一个西北方向总司令部，统一指挥该方向上的作战。任命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为西北方向总司令，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白丹诺夫为军事委员，扎哈罗夫少将为参谋长。西北方面军、北方方面军、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均隶属于这个总司令部。西北方向总司令部组成后，立即着手组织列宁格勒接近地上的防线，动员人力构筑防御工事，调动部队占领防御。

两股力量——扼杀的力量和抗争的力量，在列宁格勒接近地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空前激烈的碰撞。

“我不习惯向敌人低头”

卢加防线南起伊尔门湖西岸的西姆斯克，然后沿卢加河向北延伸至该河注入芬兰湾的入海口金吉谢普，全长300公里。由于时间紧迫，这条防线上的前沿阵地上还没有来得及架设铁丝网和布设地雷，也没挖好反坦克和反步兵壕，其中一些地段上挖好的掩体和修起的工事质量也不高。因此，尽管苏军部队占领了防御，但这并不能保证就一定能守住它。

7月10日，德军沿普斯科夫—卢加公路向波尔霍夫、松尔岑、诺夫哥罗德方向发起进攻。扑向卢加的是德第4坦克集团军的第41摩托化军，该军辖1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和1个步兵师。在卢加方向进行防御的是苏西北方面军的第118师。在德军优势兵力的多次冲击下，该师遭受重创，被迫沿普斯科夫—格多夫公路向北撤退。通往卢加的公路已没有苏军部队的掩护了，德军顺利地进抵卢加城下。卢加城下担任第二梯队的西北方面军步兵第90师，刚刚从杜波诺维奇地域开到这里，在缺乏战斗保障的情况下，遭到德军坦克和空军的突然打击，损失惨重，只好撤往卢顿地区。到7月12日，在楚德湖东岸的苏军已经撤到卢加防线的前沿了。西北方向总司令部马上命令第8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的步兵第41军，从西北方面军转隶北方方面军，加入卢加作战集群，不允许德军从西南方向冲向列宁格勒。

然而卢加作战集群的部队数量和防御力量与要守住的防线相比，还是太少太弱了。步兵第191师的防区有70公里，列宁格勒民兵第2师有40公里。师与师之间最大的宽度有20公里没有部队占领。防线右翼的金吉谢普方向，由于负责防守此地的民兵师尚未赶到，而完全没有部队掩护。整条防线上的炮火密度低得可怜，平均每公里不超过2门火炮和迫击炮，最多的步兵第177师防御地段，也只达到每公里10门。

德第4坦克集团军司令赫普纳了解了苏军的防御情况后，决定避实就虚，立即命令第41摩托化军避开卢加城，改道北上，从金吉谢普地区突破卢加防线。第41摩托化军依令行动，7月14日，其先头部队的20辆坦克未遇任何抵抗在金吉谢普东南方20至25公里处渡过卢加河，占领了河右岸的伊万诺夫和大萨布斯克地区。同时，奉命向诺夫哥罗德进攻的第4坦克集团军的第56摩托化军，也进抵卢加防线左翼的西姆斯克。卢加防线面临着被突破的危险，严峻的考验摆在了卢加守军的面前。

德军在金吉谢普方向已经渡过卢加河的消息报告到西北方向总司令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时候，他在总司令部所在地诺夫哥罗德的野战指挥所里，刚刚与斯大林通完电话。这位老战友这回可真的不客气了，对西北方向总司令部的工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要伏罗希洛夫想尽一切办法至少恢复7月10日时双方的防线，把德军赶回到楚德湖以西去。斯大林最后一句话说得尤其严厉：

“你们要是再让敌人无所顾忌地推进，再让我们失望，那就想想该怎么办吧！”说完不等伏罗希洛夫回答，啪地挂断了电话。

伏罗希洛夫慢慢地放下听筒，刚在椅子上坐下，参谋长扎哈罗夫将军匆匆走进来，后面紧跟着军事委员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一看两人神情紧张，预感到情况不妙，下意识地从椅子上站起身：

“怎么，又有麻烦啦？”

扎哈罗夫点点头：

“德军在金吉谢普方向已经渡过卢加河，占领了两处登陆场……”

“主吉谢普！为什么偏偏在那儿？那儿不是有民兵第2师吗？他们为什么放弃了阵地？”伏罗希洛夫由于吃惊禁不住叫了起来。

扎哈罗夫看了看日丹诺夫，日丹诺夫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右手习惯地抵住肝部，平静他说：

“民兵第2师尚在开进途中。有什么办法，我们缺少卡车，他们只好步行上前线。”

“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否则卢加防线就完了！斯大林同志刚刚还来电话问起这里的情况，如果他知道卢加防线也不行了，那可就……”伏罗希洛夫讲着讲着一挥手，忽然看见站在一边的扎哈罗夫，一下子停住不往下说了。不过日丹诺夫，包括扎哈罗夫也都猜到了伏罗希洛夫吞下去的话是什么。

“是要马上采取措施！”日丹诺夫接过话说。“我想以西北方向总司令部的名义向全体列宁格勒人民发一个告人民书，讲清目前严峻的形势，号召人民投入保卫革命摇篮的战斗。同时，加快民兵师的组建工作，7月底，至少再组建7个志愿师。”

“我同意！”伏罗希洛夫高高举起左手，同时看着扎哈罗夫。扎哈罗夫点点头：

“我也同意。同时我建议抓紧时间加强和完善列宁格勒接近地上另两道防线，止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完全正确！”伏罗希洛夫大声赞同。“另外，同志们，我们也不能总是等着敌人来打我们，我们干吗不出击一下呢？有时候，一个成功的反突击，可以抵消敌人的十次进攻。”他的目光在日丹诺夫和扎哈罗夫两人的脸上来回移动。

“是得给德寇一点颜色看……”日丹诺夫若有所思。

“我看到这里，从旧鲁萨向索尔策地区实施反突击比较适宜。第一，这

里的德第 56 摩托化军的侧翼，由于跟进的步兵没有跟上而处于暴露状态；第二，现在的第 41 摩托化军又被调往北方的金吉谢普，一时无法支援第 56 摩托化军；第三，德军正全力进攻，对我军的反击防备不足，这样我们就可以乘其不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至少可以迟滞敌军向诺夫哥罗德的进攻。”扎哈罗夫将军说得有条不紊。伏、日两人频频点头。最后，伏罗希洛夫做出决定：

“日丹诺夫同志，发表告列宁格勒人民书和组织民兵师的工作请你多费心吧。扎哈罗夫同志，你把反击计划上报莫斯科的大本营，就去安排反击的部队。我明天到金吉谢普去一趟，一定要把德国人再赶过卢加河去！”

第二天，伏罗希洛夫驱车来到波列奇那一伊万诺夫斯科耶地区，亲自指挥刚刚赶到的列宁格勒民兵第 2 师，向德军占领的两处登陆场发动反突击，民兵师的出现出乎德军的意料，没有步兵掩护的坦克部队防御上漏洞百出，经过激烈的战斗，德军被迫暂时撤过卢加河。下午，伏罗希洛夫又来到大萨布斯克，列宁格勒基洛夫步兵学校的学员队和一个工兵营的战士们，为争夺渡口，正在与德军激战。双方你来我往，拉锯般地使渡口几次易手。学员队急行军连夜赶到这里，除了几挺轻重机枪外，没有什么重武器。工兵营是昨天被派来这一带布雷的，与渡过卢加河的德军突然遭遇而投入战斗，也没有火炮迫击炮等反坦克兵器，只能用燃烧瓶对付坦克，因此，战斗得相当艰苦。伏罗希洛夫走进临时搭建的营指挥所，满身尘土、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大尉营长，显然被苏联元帅的突然出现惊呆了，怔怔地站在那里双手下意识地在裤腿上搓着，一时不知说什么。伏罗希洛夫伸出手，朗声道：“你好，大尉同志。刚听说你们营打得非常出色，报销了德国法西斯 8 辆坦克，了不起！”“为苏联服务！”大尉这才想起敬礼，然后跨前一步握住了元帅的手。“大尉同志，你们刚才和德国法西斯交过手，你们对他们怎么看。”伏罗希洛夫向德军阵地那边努努嘴。“有人说，德国人是无法阻挡的，我们只能一退再退……”说着，伏罗希洛夫示意大尉跟他走出指挥所，在阵地上慢慢前行。这是双方的一次战斗间隙，激烈战斗后的战场上，显得异常寂静。大尉沉吟了一下，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说：“我想，我们不能后退，元帅同志。我们能退到哪里呢？要知道身后就是列宁格勒。”他想了想，又说：“说实话，元帅同志，德国法西斯的装备是比我们强，作战经验也多，有时候，看到他们进攻的气势，我心里也……也不是一点恐惧都没有的。”大尉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垂下眼帘，但马上又扬起头：“可是，当我一想到这是为了国家、人民，为了我自己的家庭，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就是千百万人民中的一员——而战斗，也就没什么害怕的了。经过战斗，我明白了，只要我们不害怕，不后退，德国法西斯就会害怕，就会后退！”伏罗希洛夫默默地听着，在一处高坡顶上停住，背着手，眯起眼向敌人阵地方向眺望，好一会儿才轻声说：“是啊，是啊，你说得对，只要我们自己不害怕，不后退……可惜我们明白得有些晚了，多少土地丢失了，多少苏联的土地……”

大尉刚要张嘴说什么，忽然，一阵飞机引擎的响声从侧后的树林那边传来，3 架德国的“梅塞施密特”飞机掠过树梢，从高坡上呼啸而过，没飞多远，在空中转了个弯，冲着高坡又飞了回来，可能是停在路边的伏罗希洛夫一行乘坐的汽车和在坡上出现了一小群人引起敌机飞行员的“兴趣”，只见 3 架飞机迅速降低高度，做好了俯冲扫射的准备。大尉马上高声喊道：

“这是空袭，全体进入树林！”

随同伏罗希洛夫来的人听到喊声立即散开，跑向树林。大尉对身边的元帅说了句：“跟我来，元帅同志。”便跑下了高坡，等他三步两步跑下来，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急忙回头一看，只见伏罗希洛夫仍然微扬着头，站在高坡上一动未动。

“元帅同志！”大尉扯破了嗓子大叫一声，转身向坡丘跑云，其他人也被这声大叫惊得收住脚步，几乎同时扭过头。

“梅塞施密特”怪叫着扑来，机身差一点就擦着树梢了，机头下方的炮管里闪出一串亮光，敌机开火了，伏罗希洛夫两侧的地面上，立即溅起了一串喷泉般的泥土。大尉冲到伏罗希洛夫面前，惊魂未定地大声说：

“元帅同志，您、您这是做什么呀？！”

伏罗希洛夫朝他一侧头，耸耸肩膀，坦然他说：

“我不习惯向敌人低头，你说的对，只要我们不后退敌人就得后退了。”

此后，金吉谢普和大萨布斯克地区的战争一直持续到7月下旬。民兵和学员们拼死抗击着德军的进攻。德军为争取大萨布斯克渡口，一次竟同时派出50余架飞机狂轰滥炸，面积不大的渡口地区的土地就像被翻过了一样，四周的树林燃烧起了熊熊大火，学员队的战士们在弹尽粮绝，援兵下到的情况下，与冲上来的德军展开白刃格斗，直到牺牲。

在卢加防线的左翼，从7月15日到18日，苏第11集团军分成两个作战集群。向索尔策地区的德第56摩托化军的第8坦克师和第3摩托师发起了反突击，切断了该师与其他德军的联系。同时电切断了第56军的后方补给线。陷入包围的第8坦克师曾一度只能通过空运进行补给。苏军从地面和空中对该师进行了立体攻击，使其损失坦克约70辆，损失之惨重是开战以来仅有的。第56摩托化军司令曼施但因急令两个师向西突围，撤到德诺一线建立防御。并马上要求党卫队“骷髅”师和第16集团军增援。突破包围的第8坦克师和第3摩托化师在德诺地区一直休整到7月底才又重新转入进攻。

苏军在卢加战线上的英勇防御和在索尔策地区的反突击，重创了德军，使德军的推进速度大大降低，如果说从战争开始到7月10日的19天中，德军在西北方向推进了500公里，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它们只前进了150公里。也就是说，每天的平均推进速度由26公里下降到5公里。不管哈尔德和莱布愿不愿意承认，德军从行进间占领列宁格勒的打算是落空了。

芬兰：是收复大地，还是趁火打劫？

根据“巴巴罗萨计划”，芬兰军队应该与德军配合行动，一方面经过卡累利阿地峡从北面进攻列宁格勒，另一方面从奥涅加湖与拉多加湖之间的通道，由东面迂回包抄列宁格勒。列宁格勒的地理位置很有特点，它被一东一西两大水域相夹，西边是波罗的海的芬兰湾，东边是欧洲最大的湖泊拉多加湖。两大水域之间形成一条窄长的地峡，这便是卡累利阿地峡。列宁格勒就位于这条地峡的南端。18世纪20年代，这条地峡的南部划归俄国，19世纪初，随着芬兰并入俄国版图，整个地峡成为沙皇俄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芬兰独立，地峡的大部分划在芬兰国界之内。1939年大战爆发后，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苏联考虑到芬兰边界距列宁格勒太近，严重威胁到该城的安全，曾提议以两倍的领土换取芬兰把在芬兰湾和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边界向后移数十公里。芬兰不允，结果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苏芬大打出

手。战争最后以芬兰战败，接受苏联全部条件而结束。卡累利阿地峡转归苏联，芬兰湾里的一些岛屿及汉科港也为苏联所得。苏联通过这场冬季战争虽然改善了列宁格勒原来不利的战略局面，但却结下了一个冤家。当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时，他自然想到了芬兰。芬兰为雪战败失地之耻，与德国一拍即合，调集了两个集团军共 15 个步兵师及两个旅，沿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奥涅加湖之间的地带展开进攻。在列宁格勒地区的苏军，不仅要抗击德军从西北方向的突击，而且还要抽出相当的兵力，抵御来自北方和东方芬兰军队的威胁。

芬军指挥部把两个集团军在拉多加湖两岸展开。西岸是芬兰东南集团军，包括 6 个芬兰师、2 个旅和 1 个德军师，任务是沿卡累利阿地峡从北面进攻列宁格勒。这个方向距列宁格勒最近，但苏军的防御力量也相对较强。东岸是芬兰的卡累利阿集团军，下辖 7 个芬兰师，任务是通过拉多加湖—奥涅加湖之间地带，从东面进攻列宁格勒。由于苏军在这里的力量相对较弱，所以芬军指挥部决定从这一方向展开进攻，把苏军的兵力吸引过来，然后再从卡累利阿地峡直取列宁格勒。两个集团军的总兵力为 22 万人，3000 门各口径火炮和迫击炮，506 架飞机。

在 7 月 10 日之前，在拉多加湖—奥涅加湖之间布防的是苏军第 7 集团军共 3 个师的兵力。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是苏第 23 集团军共两个军，包括 4 个步兵师、1 个筑垒地域部队和 1 个摩托化师。这两个集团军加起来有 11.4 万人，近 2500 门各口径火炮和迫击炮，231 辆坦克，226 架飞机。可见总的力量对比优势并不在苏军。

德军大举进攻后，芬军并没有马上行动。只是到了 6 月 23 日和 24 日，芬军的飞机才对列宁格勒、芬兰湾内的苏联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等地进行轰炸。作为回答，苏空军于 25 日对芬兰的机场实施了空袭，炸毁了芬军 30 架飞机，29 日双方在边界线上的里斯达拉赫基以南展开激战，苏军在优势芬军的进攻下被迫撤退。7 月 1 日，芬军向苏军第 7 和第 23 集团军的结合部拉赫登波赫亚大举进攻，在这里防御的是第 23 集团军步兵第 142 师步兵第 461 团，在近十天的苦战中，该团消灭了进攻之敌近一半的兵力。芬军在付出极大代价后，向前推进了 15 公里。

7 月 10 日，芬兰卡累利阿集团军向拉多加湖东岸发起进攻。目的是前出至拉多加湖东岸后，再向东占领位于奥涅加湖西岸重要的铁路枢纽彼特罗扎沃特斯克。芬军动用了 4 个步兵师的力量向苏军步兵第 71 和第 168 师猛扑过来。第 71 师的防御正面宽达 125 公里，第 168 师也有 55 公里，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冲击下，两个师的防御很快瓦解，被迫撤向东方和东南方向。7 月 14 日，芬军占领了基洛夫铁路上的洛伊莫拉车站。16 日，前出至拉多加湖北岸。之后，芬军兵分两路，一路向东扑向彼特罗扎沃特斯克，一路沿湖岸南下奥洛涅茨城。苏第 7 集团军被分割为两部分，且没有后备队，已陷入困境。7 月 16 日，西北方向总司令部命令北方方面军抽调 1 个摩托化团、1 个反坦克团、2 个山地步兵营、2 个坦克连加强第 7 集团军。之后又从第 14 和第 23 集团军抽调部分部队给第 7 集团军。尽管这些部队数量有限，但对第 7 集团军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虽不能完全扭转局势，但却使芬军的推进速度有所降低。21 日，北方方面军司令部针对芬军的进攻方向，分别组成了两个作战集群：彼特罗扎沃特斯克作战集群和南作战集群。23 日，这两个作战集群奉命开始反攻。但由于力量不够，准备不足，两次反攻相继失败，再度被迫转

入防御。直到8月中旬，第7集团军又一次实施反攻，可是仍然没有收复失地。只是他们英勇无畏的积极行动，牵制了芬兰部分兵力，使之不能倾其全力从卡累利阿地峡方向进攻列宁格勒。

在拉多加湖东岸取得初步胜利后，芬军按计划于7月31日在卡累利阿地峡方向转入进攻。前三天，芬军突破苏第23集团军的防线，深入苏军防御8~15公里。8月4日刚刚上任的方面军司令员格拉西莫夫少将，命令摩托化第198师和步兵第142师从拉赫登波赫亚地区向西实施反攻、消灭深入苏军防御的敌军，恢复国境线一带的局势。同时，步兵第115和第43师以其部分部队沿列宁格勒—维堡的公路进行进攻，以牵制敌军。但苏军展开反攻，遇到芬军有组织的抵抗，无法达到预定目标。乘苏军反攻失利，立足未稳，从8月6日到9日，芬军向苏第23集团军的右翼发起猛攻，把这一侧的苏军部队分割为三部分，并在步兵第115师地段上撕开一个30公里宽的突破口，使芬军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卡累利阿地峡，向着地峡南端的列宁格勒前进。15日，芬军从维堡以东强渡了乌奥克西河，对维堡地区的苏军形成包围之势。

面对第23集团军防区出现的危险局势，无论是西北方向总司令部还是北方方面军指挥部都无能为力。因为它们掌握的所有力量都已投入到列宁格勒西南和南方方向上了，在那里，德军已经突破卢加防线推进到距列宁格勒100公里的丘多沃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只好下令第23集团军撤离国境线，后退到更有利的地段即维堡以北、乌奥克西河右岸进行固守。但是芬军迅速切断了苏军南撤的道路，步兵第43、第115、第123师陷入包围，被打散的部队只好各自力战。在卡累利阿地峡中央，芬军也迫使苏军再次向东南方向撤退。撤退很快变成了无秩序的溃逃。第23集团军的部队几乎损失了所有的武器装备、战斗车辆，蒙受了巨大的人员损失。更严重的是，这种惊慌失措的举动像流传最快的瘟疫，对集团军各部队，以及方面军各部队的军心产生了一种电击般的冲击力，使意志坚定的人心灵震颤，使胆小怯懦的人精神崩溃。不论是哪一种结果，它最终都导致了列宁格勒的处境急剧恶化。迫不得已，刚刚组建成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下令第23集团军各部队退到1939年国境线上的卡累利阿筑垒地域。

决定得到大本营的认可。经过很大努力，第23集团军在筑垒地域重新建立了防御，芬兰军队的进攻势头遭到遏制之后也有所减弱。双方在卡累利阿地峡及拉多加与奥涅加湖的湖间地带开始积聚力量，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厮杀。

第三章 卢加御敌难退敌

1941年8月初，卢加防线没有防御纵深……
元首兼国防军最高司令 元首大本营
国防军统帅部 / 国防军指 1941年7月30日
挥参谋部 / 国防处（作战组）
1941年第441298号绝密文件
只传达到军官

第34号指令

最近几天形势的发展，敌强大兵力在中央集团军群当面和翼侧的出现，后勤补给状况，给第2和第3装甲集群安排大约10天的休整部队的时间的必要性，迫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中央集团军群）继续向前推进的任务和目标。

为此，我命令：

一、1. 在东线的北部，重点在伊尔门湖和纳尔瓦之间向列宁格勒方向继续实施进攻，旨在包围列宁格勒并与芬兰军队建立联系。

应在伊尔门湖以北的沃尔霍夫河掩护这种进攻，只有当需要掩护伊尔门湖以北的进攻的右翼时，才在伊尔门湖以南向东北方向继续实施进攻……

莱布逐字逐句地读着希特勒刚刚签署的这份命令，心里直为自己庆幸。包克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在通向莫斯科的道路上遇到了麻烦，被迫停下进行休整，现在元首又把注意力和希望集中到“北方”集团军群身上了。尽管元首在命令中没有使用诸如“占领”、“攻占”列宁格勒的字眼，而是用了一个含义广泛得多的同“包围”，但看得出，他对这座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城市是相当看重的。好在这里的苏军并没想象的那样强大，他们筑起的一道道防线，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堪一击。而且，“北方”集团军群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有一个对俄国人怀有深深敌意和仇恨的芬兰，从北方配合德军进攻。这里的苏军处于一种腹背受敌的窘境，必须同时应付来自三个方向的进攻，兵力不足，补充不及，指挥混乱，士气不高等致命的弱点相继暴露出来，这力“北方”集团军群抢在别人之前首先拿下苏联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幸运之神终于再次降临了，有什么能比用攻克列宁格勒的胜利花环作为自己军生涯的句号更光彩、更圆满呢？莱布的脸上尽管没有喜形于色，但心里非常愉快。

人在愉快的时候，思维也变得敏捷多了。根据希特勒的第34号命令，莱布把集团军群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伊尔门湖至纳尔瓦之间，并且重新编排组合为3个作战集团：北突击集团，由第4坦克集团军的第41摩托化军和第38军组成，从伊万诺斯克耶和大萨布斯克出击，经科波尔高地进攻列宁格勒。卢加集团由第4坦克集团军的第56摩托化军的3个师组成，它应在占领卢加城之后，沿卢加公路从南面进攻列宁格勒。南突击集团包括第28和第1军，计有6个步兵师和党卫队“骷髅”摩托化师。它应突破当面苏第48集团军的防御，攻占诺夫哥罗德，然后向丘多沃—柳班方向发起进攻，从东面迂回进攻列宁格勒，切断列宁格勒与苏联其他地区的一切交通联系。此外，第16集团军右翼部队在伊尔门湖以南进行战斗。集团军群不留后备队，第18和第16集团军也是一样，莱布要把他所有的力量全部用到前线上。在他看来，这就是最后一次突击了，这次突击之后，列宁格勒必被攻克无疑。莱布看着自

己的计划，耳边似乎又传来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几个小时前在与他进行电话交谈时讲的后：

“元帅，您现在有 29 个达到规定编制 80 ~ 90% 的师，而您的对手只有 15 个被大大削弱的师。所以，我个人认为，您的部队不会遭到无法克服的困难。”

“哈尔德说得对。我给俄国人来一个三箭齐发，让他们去挡吧，凭他们的兵力，要挡住我 3 个集团军外加芬兰人的进攻，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就是梦想。”

就在德军准备发动新的攻势的时候，苏军总统帅部大本营（8 月 8 日起改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列宁格勒地区的防御。尽管苏军在苏德战场的各条战线上普遍吃紧，兵力非常紧张，大本营还是千方百计地从自己掌握的后备队中抽调部队加强西北和北方方面军。从 7 月下旬至 8 月初，先后有 9 个步兵师和 2 个骑兵师被补充到西北方向上来。8 月 6 日，大本营预感到德军将向列宁格勒发起新的进攻，紧急把第 34 集团军从后备役方面军调归西北方面军指挥。这使西北方面军一下子补充了 5 个步兵师、2 个骑兵师、4 个炮兵团和 2 列装甲列车。西北方面军指挥部准备用第 34 集团军的新锐部队从伊尔门湖以南对索尔策、旧鲁萨、德诺地区的德军实施打击。它命令该集团军于 11 日晚占领列奇雅河东岸的出发阵地，从这里向莫里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它左翼的第 11 集团军也应从旧鲁萨以南配合行动。而在伊尔门湖以北新组成的第 48 集团军，从什姆斯克以北地区，与第 34 和第 11 集团军部队作相向突击，深入德第 16 集团军背后，围而歼之。突击定于 8 月 12 日早晨开始。

为了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和指挥，大本营和西北方向总司令部还决定把卢加作战集群分为 3 个独立的作战地段，即金吉谢普、卢加和东部作战地段，直接隶属于方面军指挥部。此外，西北方向总司令部和列宁格勒州委市委还动员了 50 万工人、干部、集体农庄庄员加固卢加防线的工事，并从赤卫队城（又称加特契纳）至芬兰湾的别杰尔克符建起一个筑垒地带，作为卢加防线之后屏护列宁格勒的又一道门户。

本来，西北方向总司令部在 7 月底就已作出决定，从所属部队中抽调步兵第 272、第 265、第 268 和第 281 师及坦克第 1 师，组成后备队，集结于巴杰茨卡娅车站地区，以抗击德军对诺夫哥罗德和卢加—列宁格勒方向的进攻。这一决定不失为英明。因为如果敌人突破卢加防线并向列宁格勒发展进攻时，集结起来的后备队就可以从南面对敌人实施侧翼打击。然而，由于 7 月底、8 月初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奥涅加湖间地带形势骤然恶化，苏第 7 和第 23 集团军部队节节败退，敌军从北面和东面向列宁格勒迅速推进，不允许西北方向总司令部实现这一决定，它迫不得已把一切能利用的部队都调往列宁格勒以北和以东的前线了。步兵第 272 师前往彼特罗扎沃特斯克方向；第 265 师被编入第 23 集团军进入卡累利阿地峡；第 268 师被加强给在爱沙尼亚作战的第 8 集团军，而 281 师也用在金吉谢普地区；坦克第 1 师留在卢加防线后面的赤卫队城一带，准备随时填补战线出现的缺口。这样一来，卡累利阿和湖间地带的局势得以稳定，但是当德军于 8 月初向卢加防线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时，西北方向总司令部实际上已经没有后备队可用，在防御的过程中，无法对进攻之敌给予有力的回击。对德军来说，这就意味着，一旦他们突破了卢加防线，前面将不会遇到苏军第二梯队的抵抗。没有防御纵深的

卢加防线，面对兵力兵器占优势的德军 3 个突击集群，能顶得住吗？

卢加苦战

8 月 8 日，德军开始了对卢加防线的猛攻。

在金吉谢普地区，经过半小时的炮火准备，德军的 2 个坦克师、1 个摩托化师和 1 个步兵师，同时从伊万诺夫斯克耶和大萨布斯克两地发起突击。在这里防守的列宁格勒民兵第 2 师和步兵第 90 师，立即被卷入激烈的战斗。这天阴云密布，大雨滂沱。森林间的土地被雨水一浇，变得泥泞不堪。这样恶劣的天气极不利于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的进攻，但求胜心切的德军第 4 坦克师冲在前面，浓密的雨幕影响了进攻坦克的视野，泥泞使德军的快速部队行动迟缓，而这一切都为苏军的炮兵提供了极好的机会。隐蔽在森林内的苏军人炮、迫击炮一齐开火，德军坦克部队猝不及防且躲避不灵，损失惨重。11 日，双方在克梁科沃地区展开激战。德第 6 坦克师在这里遇上了列宁格勒装甲坦克集训队的 1 个坦克营和第 14 反坦克炮旅的抵抗。德军的第一次冲击没能成功，损失了 15 辆坦克后退了回去。然后他们又向伊万诺夫斯克以北 4 公里的中心镇发起冲击，并占领了它。民兵第 2 师立即组织反突击夺回了该镇。德军调来了第 1 步兵师，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再次发起进攻，日终时第二次占领了这里。经过几天激烈战斗受到极大削弱的苏军防线出现缺口。12 日，德军集中力量向金吉谢普—赤卫队城铁路猛攻，占领了铁路线上的维伊马尔和莫洛斯科维策车站，这样，德军就可以把其主力从森林地区调到开阔的科波尔高地，以重兵向赤卫队城推进了，情况异常严重。

8 月 13 日西北方向总司令部把赤卫队城地区唯一一支驻防部队——步兵第 281 师编入金吉谢普防御地带。列宁格勒战时防御指挥部紧急动员了 3000 名工人和职工加强金吉谢普的防御力量。但这些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金吉谢普方向上的局势。14 日，从多处突破防线的德军绕到苏军在金吉谢普地区的阵地之后，包围了坚守在此地的苏军。苏军战士在被围情况下顽强抵抗，第 17 号火力点的战士们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毅然引爆火力点，全部壮烈牺牲。16 日，金吉谢普被德军占领。此后，德军以主力部队向赤卫队城方向推进。同时分兵回攻位于金吉谢普以西的纳尔瓦，从东面突入在此地防守的苏第 8 集团军部队后方。第 8 集团军 5 个在此前战斗中遭到严重削弱的师，抵抗不住德军的进攻，奉命撤到卢加河下游右岸。虽然纳尔瓦失守，但撤过卢加河的第 8 集团军对进攻赤卫队城的德军侧翼和后方是个威胁。于是德军暂停了向赤卫队城方向的进攻，集中力量消灭第 8 集团军，以便前出芬兰湾，沿海岸进攻列宁格勒。

8 月 22 日，德军以 4 个步兵师的兵力，在强大空军的支援下，从金吉谢普向东北方向的科特雷发起进攻。第 8 集团军的各部队虽然全力抵抗，但无奈实力太弱了。比如，它的步兵第 118 师，只有 3025 人、76 毫米火炮 14 门、152 毫米榴弹炮 3 门、重机枪 7 挺、手提机枪 47 挺，……这与每师 16000 人、装备有大量重武器的德国步兵师，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而且，集团军中，包括营团一级的部队，由于战斗损失，指挥员严重缺乏，有的团、营干脆没有团长、营长，没有相应级别的参谋长。到了 9 月初，第 8 集团军边战边退，被压缩在芬兰湾沿岸一块长约 48 公里，最宽处只有 20 公里的地带上。但就是这块滩头阵地，直到苏军 1944 年 1 月大举反攻，一直由第 8 集团军牢牢控

制着。

比金吉谢普地区的进攻迟两天，德军的北突击集群也向卢加防线的左翼以及防线后的诺夫哥罗德方向实施了突击。8月10至12日，德第16集团军的3个步兵师在第8航空军的支持下，向苏第48集团军步兵第70师和独立山地步兵第1旅的阵地猛扑过来。德军前两天的突击收效不大，为了大量消灭苏军的抵抗力量和给敌人造成心理打击，德军利用掌握着制空权的便利，大量使用了空中打击，仅13日这一天，德军便出动了829架次飞机，对苏军阵地狂轰滥炸。而这时西北方面军在诺夫哥罗德方向上可以使用的飞机仅有6架。第48集团军的部队在遭到重大损失之后，被迫退向北方，20日，经过45天的英勇防御之后，苏军放弃卢加。通往诺夫哥罗德的道路上几乎没有苏军部队掩护了。24日，诺夫哥罗德全城失守，德军占领了列宁格勒西南方的又一个重要城市。在此之前，德军绕过诺夫哥罗德占领了该城东北的丘多沃。这样，德军既可以沿着丘多沃—列宁格勒的公路，也可以沿着诺夫哥罗德—列宁格勒的铁路，向他们的最终目标快速前进了。现在，这个目标简直唾手可得。

然而，春风得意的德第16集团军却不得不停住迈向列宁格勒的脚步了。刚刚从苏军后备队调来的第34集团军，利用德第16集团军主力北上而在自己的右翼出现一个宽达80公里的缺口，果断地从旧鲁萨以南地区出击，直取德第16集团军军部所在地德诺。同时，第11集团军也用其左翼部队配合第34集团军的行动。苏军以8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使德军猝不及防：两天之内向前推进40公里，前出到德诺—旧鲁萨铁路。这就不仅对旧鲁萨地区的德军形成包围之势，而且威胁到了正向诺夫哥罗德进攻的德军后方。莱布紧急从诺夫哥罗德方向调回党卫队“骷髅”摩托化师，从卢加城下调来第56摩托化师和第3摩托化师，第8航空军的轰炸机主力部队，也转向旧鲁萨地区。德军在苏军突破地区重新形成兵力兵器优势后，开始反扑，到25日，苏第34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的部队，被迫撤回原出发地。

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德军继续从西南、南面以及西面向列宁格勒大举进攻。25日，德军占领了柳班车站；29日，占领了多斯诺；30日，在奥特拉特诺耶西南前出至涅瓦河。同一天，沃尔霍夫—列宁格勒铁路线上的姆加车站失守，至此，列宁格勒同苏联内地联系的最后一条铁路线亦告中断。德军最高统帅部的首脑们认为，德军在列宁格勒城下的进攻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剩下的就是与芬军会师并拿下列宁格勒了。

列宁格勒地区急剧恶化的局势，使莫斯科万分焦虑。眼看德军兵临列宁格勒城下，而北方方面军指挥部需要照顾和指挥的战区战线过多过散，既分散了注意力，又分散了兵力。于是作出决定，把北方方面军分为卡累利阿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前者负责列宁格勒以北和西北对芬军作战，后者则集中精力对付来自西南、南面的威胁。任命弗洛罗夫中将为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员，波波夫中将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6天之后即8月29日，国防委员会又决定把西北方向总司令部与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部合并在一起，而西北方面军直接隶属于大本营指挥。这实际上撤销了西北方向总司令部。9月5日，对列宁格勒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进行了调整，原西北方向总司令伏罗希洛夫元帅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原西北方向总司令部军事委员日丹诺夫任方面军军事委员；参谋长是戈洛杰茨基上校。为了阻止德军突向拉多加—奥涅加湖间地区与芬军会师，大本营把刚刚组建的第52、第54集团军和

重建的第4集团军，在沃尔霍夫河东岸展开，以掩护沃尔霍夫、季赫温方向。因为这里是德军与芬军会师的捷径。在列宁格勒城里，则组成了以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等人为首的“保卫列宁格勒军事委员会”，动员一切力量加强城防，重点就是加快赤卫队城地区的筑垒地域的修建工作。

然而，列宁格勒城下的形势还在恶化。9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德军除继续从西南、南面逼近列宁格勒外，于9月7日攻占了拉多加湖南岸涅瓦河河口的什利谢尔堡。德军在十多公里的地带上前出拉多加湖南岸。什利谢尔堡失守，使德军终于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陆上包围。此后，这座拥有几百万居民和军队的大城市，就只有靠拉多加湖上的水上交通和空中运输支撑了。

对希特勒和菜布来说，只要再加一把劲，列宁格勒就肯定无疑地是他们的了。但对斯大林来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就不允许失去列宁格勒。以前他把希望寄托在老战友伏罗希洛夫身上，但后者并没有让列宁格勒转危为安。为了抢救这座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城市，斯大林心须再试一次。

“请将方面军交给朱可夫同志指挥……”

1941年9月13日傍晚，一架拉-2型飞机，穿过蒙蒙雨幕，降落在列宁格勒城内机场上。飞机刚刚停稳，螺旋桨还在快速转动，舱门便哗地一声打开，机内的简易舱梯随即放下，四位将军用手压庄军帽，鱼贯而下，朝停在一边的两辆吉姆-111轿车疾步走去。关好车门，为首的一位大将对司机简短他说了句：

“到斯莫尔尼宫。”

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此刻正在召开军事会议。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军事委员日丹诺夫等人表情严峻，商议着如何加强列宁格勒的城防。城防问题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迫切了，这不仅由于德军和芬军日益逼近列宁格勒，而且从9月4日起，德军从所占领的多斯诺北郊，用240毫米口径的火炮终日向列宁格勒城区实施炮击。9月8日，德军的飞机一改以前夜间空袭的作法，第一次白天对列宁格勒实施了轰炸。

会议正在进行，突然，会议室的门一开，一前两后，走进来三位将军。走在前面的正是刚刚下飞机的大将。他个子不高，但肩膀宽阔，脸膛不大，可大大的下巴格外突出，下颌底部正中有一道深深的肉沟，把下巴的肌肉分为左右两块。伏罗希洛夫一看见这位大将，心里不由得一紧：“朱可夫，他来干什么？”

没容伏罗希洛夫等人起身，朱可夫已经迈着大步径直走到伏罗希洛夫跟前，皮鞋后跟用力一碰，咋地一个立正：

“元帅同志，您好。我奉命来到。”

“奉命？奉谁的命令？”伏罗希洛夫满脸疑惑。

朱可夫也不答话，从制服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条，递给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连忙欠身接过，展开一看，斯大林那特有的刚劲有力的字迹立即映入眼帘：

请将方面军交给朱可夫同志指挥，然后立即飞回莫斯科。

约·斯大林

没有称呼，也没有日期，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便解决了一个重要战略方向上的重要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员的任免。这种作法符合斯大林处理问题的风格，而且也只有他能够并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作为斯大林的老战友，伏罗希洛夫对此非常熟悉和了解。所不同的，以前是看着斯大林处理别人，今天

则是他自己。而事情一旦落到自己头上，从潜意识上却常常倾向于认为这不是真的。所以，尽管纸条上只有寥寥数语，伏罗希洛夫拿着它还是看了好几遍。朱可夫似乎看出了伏罗希洛夫有些顾虑，便凑到他耳边低声又补充了一句：

“最高统帅让我先把它亲自交给您，正式任命随后发到。”

伏罗希洛夫默默地点点头。他明白了这是斯大林先跟他打个招呼，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把纸条递给了日丹诺夫，抬头看见与会的所有人都在用一种探询的目光注视着他，便站起身，习惯地先咳了一声，用平静的口吻说：

“最高统帅召我回莫斯科，今晚就走。大本营将任命朱可夫大将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从今天接替指挥。”

朱可夫朝与会者轻轻点了下头，然后用手一指进门后就站在门旁的随来的两位将军，介绍道：

“同我一起来的霍津中将和费久宁斯基少将。”然后在桌边一把椅子上坐下，问道：“军事委员会在讨论什么问题？”

“有关城防问题，军事物资供应问题，疏散问题……”日丹诺夫一口气说了一串。

朱可夫一挥手：“我建议本次会议到此为止。作为新接任的方面军司令，我必须在对局势作更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下次开会的时候，是在——”他抬手看了看表，“晚上 11 时整，通信兵主任留下。其他同志可以走了。”

晚上 11 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都准时来到会议室。朱可夫埋头于一堆地图和文件之中，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等人们坐定之后，朱可夫头也不抬，没有任何开场白，直截了当他说：

“参谋长，介绍一下过去 24 小时的情况，简明扼要一点。”

方面军参谋长戈罗杰茨基慢慢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打开看了看，又合上，然后又打开。看得出他很紧张，话讲得结结巴巴，下一会儿，额上的汗珠便淌了下来。他上任刚刚一个星期，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势，也确实够难为他的，从参谋长并不流畅的报告中，与会的每一个人都进一步感到了一种重压和紧迫。

在列宁格勒西南，德军向第 42 集团军的防线发起了攻击，集团军右翼的民兵第 2 师和步兵第 500 团，没有顶住敌人的进攻。8 月 12 日，红村被德军占领，尽管民兵第 3 师目前在红村以北顽强抵抗，但德军仍推进到乌里茨克附近。而从乌里茨克到列宁格勒市中心，只有 12 公里了。

在列宁格勒以南，第 55 集团军在普希金、卡尔皮诺和普耳科沃高地一带艰苦奋斗。9 月 12 日，德军以 3 个步兵师的兵力猛攻第 55 集团军的右翼，在部分地区楔入了苏军防御阵地。从这里到列宁格勒不到 20 公里。同时德军在红村地区的进攻严重威胁到该集团军的后方。换言之，如果从最坏的角度考虑，第 55 集团军不能排除有被包围的危险。

在芬兰湾，德军继续把第 8 集团军压向海岸。如果让德军前出芬兰湾，那么列宁格勒在芬兰湾内的重要依托——喀琅施塔得军港及停泊在这里的波罗的海舰队将受到极大危险。列宁格勒的处境会更加恶化。

在列宁格勒以东，德军前出至拉多加湖南岸后，已在宽大正面上进抵涅瓦河东岸，并在一些地区开始强渡。由于第 54 集团军与列宁格勒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苏军在涅瓦河西岸的防御部队更显得势孤力单。戈罗杰茨基报告

的过程中，朱可夫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地图。戈罗杰茨基讲完，朱可夫仍然低着头，声音不大他说：“现在，敌人把他们的兵力集中在我们的西南方向，打算从这里，乌里茨克和旁边的普耳科沃高地冲进列宁格勒。他们想的倒是不坏，不过，这个意图暴露得大明显了。可是，”他突然扬起头，旋即挺直身子，拳头“通”地一声砸在桌上，声音陡然升高：“你们为什么看不出这一点？为什么在所有战线上平均部署部队？为什么不把方面军的主要力量放在这个方向上？嗯？”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耳闻过朱可夫发起火来不顾一切，就连斯大林也敢顶撞，为此甚至丢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目睹过他发火的样子。现在可算是领教了。会议室里死一样安静。

“我建议，”朱可夫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响亮：“第一，用火炮、迫击炮及航空兵的火力，消耗敌人，不让他们冲击我们的防御阵地；第二，在9月18日前，组建5个步兵旅、2个步兵师，把它们集中起来直接用于列宁格勒城防，以建起第四道防线。第三，命令第8集团军积极活动，对向乌里茨克、普耳科沃高地进攻的敌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打击。第四，我们与第54集团军联合行动，实施相向突击，以收复姆加和什利谢尔堡。有不同意见吗？”朱可夫这才看了一遍军事委员们，见众人没什么反应，“全体通过，书面命令明天下达。还有，请你记下我的命令。”他指了指戈罗杰茨基。戈罗杰茨基连忙又掏出了那个小本，拧开了钢笔帽。

“我命令，马上从第23集团军中抽出部分兵力调归第42集团军指挥，以加强乌里茨克和普耳科沃方向上的防御。”

戈罗杰茨基记下朱可夫的命令，又有些犹豫，小心他说：“可是，司令员同志，第23集团军防守的卡累利阿地峡，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样，会削弱那个地段的防守力量，万一……”

“别讲废话！”朱可夫厉声打断他道，“一个普通的作战参谋都明白，每一次调动部队，都削弱一个地段，加强另一个地段！到目前为止，乌里茨克、普耳科沃是最危险的地段，是全线防御的重点，不加强这里加强哪儿？如果以后卡累利阿地峡成了重点，再调部队去加强它！”

戈罗杰茨基似有所悟，朱可夫继续说：

“我命令任命霍津将军为方面军参谋长，任命费久宁斯基将军为方面军副司令员。谁还有话要讲？”见没有人要讲，朱可夫宣布：“会议结束。”

以后的几天，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加强防御。朱可夫把重新组建的第21步兵师和民兵第6师，及由水兵组成的两个陆战旅调往乌里茨克、普耳科沃高地，并任命费久宁斯基接过第42集团军的指挥权。同时密切关注着敌人的动向。根据他的判断，在9月20日左右，德军会向列宁格勒再次发起攻击，因为时间的拖延只能对敌人不利。然而，莱布将把主攻方向选在哪儿呢？

莱布说，现有的兵力已无法继续进攻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近在咫尺，可就是久攻不下，让莱布焦虑不安。树林眼看着由绿变黄，几场秋雨之后，天气已经有了寒意，再过一个多月，等纷纷扬扬的雪花一飘，俄罗斯的冬天就降临了，到那时，作战将变得比现在困难几倍。希特勒近来对“北方”集团军群的行动，也越来越不满了。当德军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的一切陆路联系之后，希特勒认为列宁格勒方向上的大局已

定，因此，按照他在“巴巴罗萨计划”中提出的设想，现在可以把攻打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提上日程了。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陆军总部，全力支持希特勒进攻莫斯科，在他们看来，攻占敌国首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意义是任何其他军事行动无法替代的。早在8月中旬，为了加强“北方”集团军群的力量，使其尽快拿下列宁格勒，德军统帅部命令正在“中央”集团军群中作战的第39集团军暂时转隶莱布指挥，进入列宁格勒地域作战。现在，为准备莫斯科战役，不仅第39集团军要重新编入“中央”集团军群序列，而且，还有可能从“北方”集团军群中抽调别的力量。这对建功心切的莱布无异于釜底抽薪。希特勒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为了在秋季泥泞季节和严冬到来之前攻克莫斯科，他最迟将于9月20日调走第39集团军。这就等于警告莱布，要想拿下列宁格勒就快点干，否则将失去这次机会。

“如果失去这次机会，也许，永远也不会再有机会了……”莱布心里想，他有这种预感。

现在距希特勒给的期限只有一个星期了。7天的时间，对德军现在占领的位置而言，本不算短了。但是莱布也有他的苦衷。随着“北方”集团军群完成从陆上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德军的战线越拉越长，从卢加以东的芬兰湾到拉多加湖，再沿沃尔霍夫河到诺夫哥罗德，战线长达400公里。400公里长的战线，哪一处都不能没有德军防守，这就使直接用于攻占列宁格勒的部队，只剩下10~12个师了。就是这10~12个师，经过3个多月的战斗，尤其是突击列宁格勒的战斗，损失巨大。各师上报的统计表可以多少说明问题。第1、第58、第93步兵师，人员及技术装备损失2/3，第121、第269步兵师人员和装备只有编制的40%。当然，苏军的损失同样巨大，可他们却能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的部队。情报部门早在7月底就说俄国的后备队已经枯竭，将无法补充他们在前线的损失，现在看来，这全是鬼话。用这样的兵力在7天中要完成过去29个师在两个月中没有完成的任务，真是太难了！

不过，莱布绝不是甘心认输的人，特别是对比他小许多的朱可夫。他闭门苦思冥想，忽然想起去年在进攻法国时，他曾采取迂回战术，骗过法军，绕过马其诺防线，冲入法国的战例。何不在列宁格勒城下重施故伎呢？作为一名指挥官，他知道现在防御一方最紧张，对进攻一方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敏感，因而也最容易上当。他决定在普耳科沃方向实施一次佯攻，这里正对着列宁格勒，是苏军防御的重点，以前德军曾几次从这里实施突击，比较容易让俄国人误以为是德军的主攻方向。然后，在烟幕掩护下，向西北方向实施迂回机动，绕过普耳科沃高地，从位于乌里茨克和普耳科沃之间的芬斯克—科伊罗沃猛攻通向列宁格勒的公路，再沿公路一举冲入列宁格勒。

“等朱可夫反应过来，德军的坦克已经出现在冬宫前的广场上了。”莱布对自己的计划信心十足。

在列宁格勒城里的斯莫尔尼宫，朱可夫也在苦苦地思考着一道难题：德军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朱可夫有一个习惯，在制定作战方案时喜欢把自己放在敌人的位置上思考问题。此刻，他正从英布的角度，审视着作战地图。从东南和南面实施突破，距离较长，会给苏军调动部队的的时间，不足取。剩下的只有西南方向了。这里有两处可供选择：一是乌里茨克，一是普耳科沃。前者虽然距列宁格勒最近，但由于苏第8集团军顽强坚守着芬兰湾上的几处滩头阵地，会对进攻德军的侧翼造成威胁，弄不好，有被苏军包围的危险，因此，不是最佳方向。后者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出发地，从这里进攻可以采取

两种方式，其一，是传统的正面强攻，但此方法试过几次并未奏效；其二，就是迂回作战了。那么往哪个方向迂回呢？向东，高地和树林在雨季不利于坦克摩托化部队的快速机动，这样会浪费宝贵的时间，使迂回造成的突然性前功尽弃。向西呢？这里有一条直通列宁格勒的公路，而且还有乌里茨克的德军进行策应。实在不行，迂回可以变成在乌里茨克集结部队后重新进攻。经过把自己变成菜布一分析，朱可夫眼前豁然开朗。他大步走到门口，拉开门喊道：

“霍津！过来。”

参谋长霍津将军应声而到，朱可夫指点着地图果断地下达命令：

“第一，告诉费久宁斯基密切注意德军动向，如果发现敌人企图绕过普耳科沃高地，就用他的左翼部队抢在敌人前面发动反攻。第二，命令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让他迅速做好短时间内向芬斯克—科伊罗沃地区实施密集轰炸的一切准备。第三，转告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准备用舰上炮火对乌里茨克和普耳科沃之间地带的德军实施拦阻射击。完了，执行吧！”

霍津记下命令后，趁朱可夫签字的时候，小心地问道：

“司令员同志，您认为德军的意图是……”

“迂回高地！如果善长玩这手的冯·莱布元帅想不到这个办法，那他就不是莱布了！”朱可夫把笔往霍津手里一塞，充满自信。

9月17日上午，德军经过1小时的密集炮火和航空兵火力的准备后，在普耳科沃方向发动了进攻，德军一开始便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式，坦克部队引导着步兵轮番进行冲击。守在这里的第55集团军与德军苦战了整整一上午。中午，德军退了下去，随即德军阵地前沿腾起一道污黄浓厚的烟幕，借烟幕的掩护，德军迅速向芬斯克—科伊罗沃地区实施机动。然而，当他们冲向这里的公路时，等待着他们的不是俄国人的惊慌失措和束手无策，而是铺天盖地倾泻下来的炮弹、炸弹、以及苏第42集团军部队强有力的反突击。顷刻间，到处是熊熊燃烧的德军坦克，七扭八歪的大炮、轮子朝天的卡车、抱头鼠窜的德国兵……莱布本想再造辉煌的路口，变成了令德军魂飞胆破的坟场。

第二天，恼羞成怒的莱布，孤注一掷，以4个步兵师、13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的兵力，在“北方”集团军群几乎全部空军力量的支援下，在乌里茨克进行强攻。第42集团军顽强抵抗。乌里茨克附近的一些居民点数次易手。在第8集团军的配合下，第42集团军终于顶住了德军的进攻，乌里茨克仍然掌握在苏军手中。同时，德军的6个师向普希金、斯卢茨金、科尔皮诺方向展开进攻。在兵力占优势且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德军迫使防守此地的第55集团军后退了几公里，但却不能继续扩大战果了，因为希特勒按时调走了第39集团军。这样，精疲力尽的德军无法再发动新的攻势，被迫转入防御。9月25日，沮丧至极的莱布给陆军总部送去一份报告，内称“集团军群所剩的兵力已无法遂行向列宁格勒继续进攻的任务”。希特勒大骂莱布无能，但无法拿下列宁格勒的事实已难以改变。在希特勒的意识里，列宁格勒早已不复存在了，既然它不向德军的坦克和大炮屈服，那就让更强有力的恶魔去征服它吧。

希特勒找到并放出了这个恶魔，它就是饥饿。

第四章 围攻冻饿锁孤城

“或者我们突破包围，或者城里发生饥饿……”斯大林从列宁格勒召来朱可夫大将。朱可夫的座机在薄暮冥冥中抵达莫斯科，在中央机场着陆。副驾驶员将门打开对朱可夫说：“到了，将军同志。”朱可夫站起来，向打开的门走去，从那里吹来一阵潮湿寒冷的秋风。

他看见了突然显得空荡荡的飞机场。离飞机大约30米处停着一辆黑色长轿车，一个穿军装的人从那里向这边快步走来。朱可夫认出这是斯大林的警卫队长。

“斯大林同志在等您！”警卫队长说，并伸出右手。

朱可夫握了握伸过来的手，简短地回答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当朱可夫在警卫队长陪同下走进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时，大约是晚上10点钟了。

斯大林正在工作，他站在铺满地图的桌边。

斯大林用手势请朱可夫进来，并向铺着地图的桌子转过身去。

朱可夫走过来。站在斯大林身边。只要向最上面的那张地图望一眼，就足以明白整个西路的情况了。许多蓝色的直线箭头和扇形箭头冲破了防线，从北方、西方和南方指向莫斯科。

在北方，一些箭头直指加里宁；在西方，指向莫斯科的四郊——索耳恩策沃和库宾卡；在南方，指向谢尔普霍夫、图拉、卡希拉和斯大林诺格尔斯克。

斯大林问道：

“列宁格勒的情况怎么样？依您看，德国人在短朗内会向列宁格勒发动新的攻势吗？”

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虽然他对答复这个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他不止一次对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同日丹诺夫和瓦斯涅佐夫分析过9月底以前列宁格勒周围的形势。他现在没有立即回答斯大林提出的问题，不仅由于他明白对斯大林的问题作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的每个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而且由于他意识到，他的话对于在这里，在西路作出正确的决定具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他们不会发动新的攻势，斯大林同志。”朱可夫终于坚决他说。

“为什么？”斯大林逼视着朱可夫，问道。

“因为，”朱可夫直盯着斯大林的眼睛回答，“正如我们向最高统帅部所汇报的，德国人从列宁格勒城郊调走了一部分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他们用剩下的兵力是不可能攻下城市的。”

“依您看，”斯大林又说，“他们会在什么地方使用这些坦克和摩托化部队？”

“可以认为，在人员补充和物资准备就绪以后，他们将要在莫斯科方面采取行动。”朱可夫回答得更坚决、更自信了。

斯大林好像在掂量每个字的分量，一字一顿地补充说：

“问题是莫斯科。”

“有什么指示，斯大林同志？”朱可夫问道。

斯大林打量着他，慢慢他说：

“你到沙波什尼科夫那儿去，西路的地图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然后，一分钟也不能耽搁，马上从那儿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就把真实情况搞清楚。从那儿设法打电话给我。不论昼夜，什么时候都行。”

朱可夫走后，斯大林召见了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炮兵司令沃罗诺夫将军。

像往常一样，斯大林在开始谈话之前，来回踱着步子，然后面对着沃罗诺夫站住，说：

“我们决定把您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全权代表派到列宁格勒去。您看怎么样？”

“我服从决定。”沃罗诺夫一边回答，一边站起来。

他几乎是不假思索他说出这句话的。如果斯大林要他执行任何别的任务，他也会这样绝对服从的。可是他也有点失望地想到。在决定首都命运的这几天里，他却被派到莫斯科外面去。

“好吧，”斯大林说着便走到写字桌那边去，把烟斗中的烟灰磕到一个大玻璃烟灰缸里，随后回到了铺满地图的桌子旁边。他把放在桌子一边的列宁洛勒方面军的地图挪到跟前，没有向站在旁边的沃罗诺夫转过身去，就说：

“尽管西方方面军的情况很困难，我们还是决定在10月下半月用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其中包括第50集团军的兵力来发动一个攻势。就在这儿！”他向地图伸出一个指头，指了指两个相对的带箭头的弧形线，说：“从这儿和那儿。从西面。”

斯大林认为，必须发动一次新的规模更大的进攻，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以便恢复列宁格勒同全国的陆路交通，消除列宁格勒所面临的饥饿的威胁，而且对莫斯科城下的严重形势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即使部分粉碎冯·莱布的集团军群，也能够从部署在敌人包围圈外围的第7、第4、第54集团军中调出一部分部队来支援莫斯科。此外，在列宁格勒城下发动大规模攻势，显然还可迫使希特勒从莫斯科方面调走一部分军队……

斯大林向沃罗诺夫叙述着这次战役的计划。沃罗诺夫留心地听着，同时在脑海中不是按照地图，而是按照那些他所熟悉的地形设想着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布局，并且回忆起那些兵团、部队的番号以及这些单位的指挥员姓名。

“您对这个作战计划有什么意见？”斯大林望了他一眼，问道。

“我认为考虑得很正确，最高统帅同志，”沃罗诺夫答道，“如果有可能突破包围的话，那么就在这里。”他用指头在地图上划了一条表示想象的线。“可是……”

“可是是什么？”斯大林问道。

“我唯一怀疑的是，也许让各兵种合成部队的司令员指挥这次突破包围的协调行动更合适。要知道我是一个炮兵，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注视了一下沃罗诺夫，露出一丝微笑，说道：

“炮兵，这是战争之神。”

对沃罗诺夫来说，一生中再没有任何东西比他心爱的炮兵部队更宝贵了，斯大林这句话当然是最高的褒奖。

在将军消瘦的、平常总是严峻的脸上，突然闪现出笑容。

“说得对！非常正确，斯大林同志！”他大声说。

“如果您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意见，”斯大林又说，把“原则性的”这个

词强调了一下，“那么，可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这时，他已经不望着沃罗诺夫，缓慢他说：

“许多事情都决定于这次战役的成败……首先是列宁格勒人的生命。或者我们突破包围，或者城里发生饥饿……”

他又沉默下来，随后用平常谈论事务的语调说：

“您必须立刻飞往列宁格勒。您给空军打个电话，用我的名义告诉日加廖夫，让他给您派飞机和护送的歼击机。”

……过了2个多小时，沃罗诺夫的座机已飞入了一片茫茫大雾中。到列宁格勒还要飞行3个小时。

沃罗诺夫很清楚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形势，特别是炮兵的情况。他对在包围圈外围的第54集团军的处境，作了更坏的设想。不久以前，这个集团军是由库利克指挥的。由于几次突破包围都未取得成功，朱可夫便采取他那特有的果断手段，要求最高统帅部将库利克撤职，把这个集团军并入列宁格勒方面军。

现在，在朱可夫到莫斯科去之后，第54集团军便由经验丰富的将军霍津指挥，他过去在朱可夫手下当过方面军的参谋长。

但是，在这个短期间内霍津又取得了一些什么战果呢？集团军的实际战斗力又是怎样的呢？不过，战斗力只是一个方面，如果集团军的干部和物资技术装备状况很差的话，这个战役也很难打胜。

他看了看表，想计算一下到列宁格勒还需要多少时间。窗外仍是一片雾，一片白茫茫的大雾。沃罗诺夫的思路又回到了对战役的思考。

首先必须把跟斯大林谈话的情况告诉日丹诺夫，把文件交给他。然后召开军委会议。让方面军司令部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拟订战斗命令。然后显然必须飞往第54集团军驻地。然后……然后便像已经进行的那样，几乎是昼夜不停地工作。向各集团军司令员布置战斗任务，到部队里去……这一切都应该做得非常迅速，有条不紊，要始终记住，到战役开始，不是还有几个月，几个星期，而是只有几天。

沃罗诺夫想起了斯大林的话：“或者我们突破包围，或者城里发生饥饿……”

在当时，沃罗诺夫对“饥饿”一词并未引起注意，他只是思考着战役。9月份他曾去过列宁格勒，作为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帮助方面军司令部工作，那时，城里的粮食供应问题并不十分尖锐。

然而，“围困”和“饥饿”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是密切相关的，沃罗诺夫不曾想到，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城内只剩下不到六七天的粮食了。每人每顿只供应25克面包、25克肉类和10克黄油，凭配给证在食堂用膳。就是这微量的食品，也只能提前一天供应。面包是掺上麸皮、豆粉和豆饼烤制的。

希特勒释放出的魔鬼开始施展它的淫威了。

10月20日，列宁格勒等着这一天

日丹诺夫在办公室迎接了沃罗诺夫，并且立即召集了留在斯莫尔尼宫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开会。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沃罗诺夫将军，现在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到我们这儿来了。在起飞之前，他同斯大林同志见了面，并且带来了命

令……不过，现在由沃罗诺夫同志自己来向大家谈。尼古拉·尼古拉那维奇，请您谈谈吧！”日丹诺夫作了开场白。

沃罗诺夫站起来。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把视线集中在他的身上。

“同志们，”他说，“最高统帅部命令我们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目的是突破列宁格勒的包围……请给我方面军东南部的地图。”

坐在桌子后边的人都伸手去找地图。

当地图在沃罗诺夫面前放好后，大家都俯身在上面看着。沃罗诺夫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地图，好像在重新研究似的。防线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村向南方的普希金和科耳皮诺延伸，又向东北方的拉多加湖西岸伸展，在那里被一片狭小的水域隔断，然后又从对面的东岸直向东南方的沃尔霍夫河伸过去。

“我们打算在这里，在东面的锡尼亚维诺地区突破包围。”沃罗诺夫用手指划出了拉多加湖以南的一个地段。“大家知道，这个地区目前在敌人手中。但是，这个把我们围困的部队同第54集团军隔开的地带，大家知道在这里是最狭窄的，总共不过12到14公里。我们的任务是：包围并消灭什利谢尔堡、锡尼亚维诺一线的德军集群，突破东南面的弧形包围线，同时恢复列宁格勒同全国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最高统帅部规定在10月20日发起战役。”

“现在，”沃罗诺夫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想向司令员提一个问题。伊凡·伊凡诺维奇，”他对费久宁斯基说，“据情报部的消息说，本月初敌人在西北方配置了大约59个师。其中配置在列宁格勒周围的有多少？”

费久宁斯基按照军人的习惯站起来，很快回答说：

“我认为，集结在西北方向的德军中，至少有一半直接配置在列宁格勒周围。”他又补充说：“总之，朱可夫同志认为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您的部队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在涅瓦河左岸继续进行防卫战。敌人正在这个地段加强压力，企图把我们的部队赶到涅瓦河里去。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奥拉宁包姆地区，部队正在加强防御。在南方，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至于现在属于我们管辖的第54集团军，他们试图以主力在锡尼亚维诺地区发动进攻。不过，暂时还没有得手。”

“还有一个问题，”沃罗诺夫又问道，“我们准备突破的那个地带，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地带很糟糕，”费久宁斯基皱起眉头说，“都是森林和沼泽。根据我们空中和地面的侦察报告，德国人在这个地段加强了防御工事，火力系统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在沼泽之间还有布雷区。”

“是这样……”沃罗诺夫若有所思他说。“敌人在那里配置了一些什么样的兵力？”

“我认为至少有3个精锐师，”费久宁斯基回答道。“但问题不仅在这里。”

“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每个师都得到他们统帅部预备队炮兵的加强，而每师分配到的地段不过12到15公里，这个情报是我们从抓到的‘舌头’那里得到的。我们的战士先后背了十几个德国人回来，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沃罗诺夫不再提问题了，他沉思了一会儿说：

“从司令员刚才报告的情况来看，我认为，突破包围的军队至少要比防守的敌人多两倍……”

“我们能够指望最高统帅部派给我们哪些增援部队呢？沃罗诺夫同志？”到现在还未说过话的华斯涅佐夫问道。

“不会派增援部队的，谢尔盖·阿凡纳西耶维奇，”沃罗诺夫回答。“我想，莫斯科城下的局势您是知道的。最高统帅部正在采取紧急措施，使西路的形势稳定下来，因此必须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放在那里……不，同志们，”这时他已经是对着所有出席会议的人说了，“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大家都沉默起来。

“据我理解，”日丹诺夫发言说，“我们只有依靠本方面军其他地段的兵力，才能在涅瓦河边的杜勃罗夫卡形成必要的优势，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么回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沃罗诺夫低下头说。“同志们，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毫无疑问，如果敌人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抽调兵力，他们就会企图在那里突破我们的防线。不过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全场沉默。

“那么，”沃罗诺夫见无人说话，便总结道，“现在司令部的任务，就是决定我们应该从哪些地段抽调哪些部队……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同司令员和参谋长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是这样吗，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他对日丹诺夫说。

日丹诺夫默默地点点头。

“那么，”沃罗诺夫说，“我建议在您那儿研究一下，伊凡·伊凡诺维奇，再过半小时，您、我、参谋长、作战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

……等到只剩下沃罗诺夫和日丹诺夫两个人时，沃罗诺夫说：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很清楚，我们是在冒险，可是我想再一次强调，对于防守得那么严密的敌人，如果没有比他们多两倍的兵力，那发动这场进攻就是不可饶恕的轻率。”

“依您看，这个突破包围的战役需要多少时间？”日丹诺夫问。

沃罗诺夫微微耸了耸肩膀。

“这得等我跟霍津谈了以后才能告诉您。战役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54集团军的行动。总之，我希望能在两三天之内取胜。”

“两三天……”日丹诺夫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这就是说，在10月22日到23日之前。”他沉默了一下，最后就像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说，我们还得支持两个星期。”

“您指的是……”

“我指的是城里的粮食供应情况。您跟巴甫洛夫谈谈，就都清楚了。”

在上个月，即9月12日的时候，主管粮食供应工作的巴甫洛夫曾向莫斯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过有关保证供应军队和居民的存粮情况：谷物、面粉和面包干可供应35天，粗粉和通心粉30天，肉类和肉制品33天，黄油45天，食糖和糖果点心类食品60天。

然而军事委员会根据巴甫洛夫的建议，还是决定再次降低配给标准（第一次降低标准的决定是9月2日作出的）。

莫斯科曾来电说，斯大林正在采取措施给列宁格勒解围，这一电文时刻记在巴甫洛夫的心里，并且使他坚信，强制节约粮食和城里居民生活困苦，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围困很快就会突破。

几天、几个星期过去了，敌人仍然围困着城市。9月底终于把德国人阻挡在通往市区的各个要冲上，可是一切突破包围的尝试都没有取得效果。

10月1日，军事委员会又决定第三次降低居民粮食供应标准。工人要生产，每人每天只能分到200克面包，儿童、病人和一般公务人员只能分到工人份额的一半。

巴甫洛夫每天都接到报告，说明有多少粮食通过水路和空运到列宁格勒。他看到由于拉多加湖上的风暴和敌人的轰炸扫射，运到的粮食数量一直在下降，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能在最近突破包围的话，城里就将发生饥饿。

飞行员和拉多加湖的船员以及铁路员工为了把宝贵的粮食运到列宁格勒，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城里的存粮还是天天在减少。

负责保卫列宁格勒的领导人 and 所有的列宁格勒人都相信，国家决不会丢下列宁格勒不管，相信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本人一定在关心着这个列宁城的命运，不会让这个城市众多的居民成为饿殍。在这些日子里，只有这个信念在支持他们继续生活和工作下去。

沃罗诺夫走进巴甫洛夫的办公室，温和地对他说：

“我来找您了解一下城里和方面军的粮食供应情况。”

巴甫洛夫脸上立即现出愁容。

“情况很严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具体点说呢？”

“可以说得具体点，您看吧。”

巴甫洛夫站起来，走到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地图跟前。沃罗诺夫跟着他走过去。

“这是铁路，粮食是沿着这条铁路运到我们这儿来的。就是从沃洛格达，经过切烈波韦茨、季赫温到沃尔霍夫。”巴甫洛夫的手指沿着一条从东到西北的黑色虚线划去。“粮食在这里、在沃尔霍夫，从车厢搬到驳船上，然后顺着河流运到这里，新拉多加。”他又用食指指了一下一个坐落在拉多加湖边上的叫做沃尔霍夫湾的点。“这里又要转运，装到湖里的驳船上。然后把粮食沿湖运到这里，奥西诺维茨。到这里还不行。从奥西诺维茨到列宁格勒有铁路，因此必须再转运，从驳船上搬到车厢里。总共经过四次转运！但问题还未结束。即使驳船没有被德国飞机炸沉，通过了拉多加湖，这还不能说粮食已经顺利运到列宁格勒了。从奥西诺维茨到列宁格勒，这段路处在德国炮兵的大炮射程之内。他们就从什利谢尔堡这里进行密集的炮击。铁路经常受到威胁：南方有什利谢尔堡，北方有芬兰人的威胁。这是一条只有60公里宽的走廊。可以说是一条缝，一个通风口！敌人只要把它砰的一声关上，我们就得闷死！但是我们暂时还在呼吸……”

粮食是怎么被运到列宁格勒的，沃罗诺夫以前只知道个大概情况。现在他已经能够想象到这条路的实际情况是多么严酷。

“看来路上的损失很大吧？”沃罗诺夫问。

“大极了！”巴甫洛夫大声说。“而且现在拉多加湖的风暴时期刚刚开始……西北内河航运局的水运人员和拉多加湖舰队的水兵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可是已经有几十条载货的驳船和几百个海军战士沉入拉多加湖底。州委只好决定第3次降低定量。您走进这个办公室的时候，我正在想，如果不突破包围的后……”

他挥了挥手，走到桌子那边去，没有勇气说出“列宁格勒就要发生饥饿”

这几个可怕的字。

但是，沃罗诺夫知道这位人民委员想说什么，他耳边又响起了不久前斯大林讲的话。

“我们必须突破包围，无论如何必须突破！”沃罗诺夫大声说。“现在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主要任务：突破包围！德米特里·华西里耶维奇，我请求您，”他恢复了以往的那种平和矜持的风度，继续说，“和方面军后勤部长在这几小时内一起考虑一下，怎么给那些明天就要调到涅瓦河边的杜勃罗夫卡去的兵团继续供应粮食的问题。调动计划您可以到参谋部作战处去了解一下。请您明天早晨向司令员和我汇报您的意见。”

“好吧，”巴甫洛夫说，“这是最使人高兴的任务，我到列宁格勒来的时候就接受这个任务了。我现在就跟尼古拉诺夫联系。”

“请您注意：时间是不等人的！到战役开始时没有几天了。10月20日就要打响！……”

“就是说，20日！”巴甫洛夫激动地重复了一遍。“现在我们的一切希望全要看这一天了……”

战机错过了

列宁格勒方面军决定在10月20日发起突破列宁格勒包围的攻势。

从15日起，方面军司令员就开始把步兵、炮兵和坦克调集到涅瓦河边的杜勃罗夫卡地区，这些部队必须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渡过涅瓦河，到达左岸那个儿星期来苏军坚守住的滩头阵地，并且从那里突破包围，以便同第54集团军会合。

一切并不像费久宁斯基、沃罗诺夫、日丹诺夫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所希望的那样。

10月16日，在突破列宁格勒包围的战役开始之前三天，德国人发起了进攻。

这次进攻的目标是季赫温和小维谢拉。季赫温是列宁格勒东南面的铁路枢纽站，粮食就是通过这里运往被围困的城市的；小维谢拉是一个小车站，处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

现在，1941年10月，如果让德寇占领了这两个铁路枢纽站，那就意味着列宁格勒和全国的联系完全被切断，并且使“北方”集团军群的部队有可能同正在向莫斯科进攻的冯·包克的几个集团军会合。

沃罗诺夫和费久宁斯基指望在德国人展开对季赫温的攻势之前，让第54集团军的部队从这一方，涅瓦河特混集团从另一方，以强有力的迎击迅速开出一条走廊或通道，实现会师。

但是，一直到10月21日傍晚，唯一取得的战果就是迫使敌人后退一点，同时，以渡河时和在“涅瓦河边小地”的战斗中所遇到的重大伤亡为代价，把早在9月就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滩头阵地略微扩大了一些。

22日凌晨4点半，费久宁斯基办公室的高频电话机的铃声响了，刚刚躺下的方面军司令员，不得不爬起来听电话。电话是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从莫斯科打来的。

“您好，费久宁斯基同志。日丹诺夫同志在吗？”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回住所休息去了。”费久宁斯基回答说。“您

要我叫醒他吗？”

“不用了。您通知日丹诺夫和华西涅佐夫，您自己也请注意：斯大林同志对你们方面军的行动迟缓表示极端不满。他命令我转告你们：你们想必没有估计到列宁格勒东南方形成的重大险情……”

一向沉着的华西列夫斯基这回说话严厉，强调着每个字眼。他的声音里仿佛带点纯粹是斯大林的语气。

“将军同志，”费久宁斯基刚要说下去，华西列夫斯基不由分说地打断了他：

“等一下，我还没有讲完。我奉命转告你们：如果你们不能立刻突破敌人的战线，同第54集团军会师，最后就将被德国人俘虏。”

华西列夫斯基顿了顿，口气已经有些不同，亲切得多了，仿佛用这种口气强调刚才他说的话并不是出于他的本人意愿，不过声调里还是流露出掩饰不住的不安，他问道：

“伊凡·伊凡诺维奇，你们方面军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行动迟缓？”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费久宁斯基不自觉地抹掉脑门上的汗珠，回答说，“我们听到斯大林同志的指责都很难过。我请求向他保证：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决不吝借自己的力量和鲜血来执行统帅部的命令。我们坚守着左岸的滩头阵地，但是没有力量把它扩大，因为缺少运输大炮和坦克的船只。我们的步兵正处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遭到敌人从陆上和空中连续不断的射击。我们缺少……”

费久宁斯基尽力讲得沉着审慎。他不仅要使华西列夫斯基个人相信，还要使斯大林相信（刚才耳机里传来的华西列夫斯基那些严厉的话就是奉他的命令讲的），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责，而且不仅是对军事委员会，也是对坚守列宁格勒的全体指挥员和战士的指责，那是不公正的。

“伊凡·伊凡诺维奇，”华西列夫斯基说，“不用列举你们缺少的东西了。这些我们自己也知道。难道你们不明白，眼下统帅部既不能给你们提供部队，也不能给你们提供技术装备吗？……不过，统帅部决定给第54集团军补充1万名兵员。可是对于你们，我们却无法给列宁格勒提供什么东西。”

费久宁斯基默不作声。

“斯大林同志命令转告你们，”华西列夫斯基又用疏远而断然的口气说，“如果你们今后用这种速度行动，那就会把整个战役搞垮。我的话完了。”

华西列夫斯基搁上了耳机。

费久宁斯基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伸手去拿那只办公室直通日丹诺夫住所的电话耳机，可是手伸出去了却又停住，终于没有去碰耳机。

刹那间，日丹诺夫的脸浮现在他的眼前，这张颜色灰暗的脸由于连续彻夜不眠而浮肿着……“不，让他再休息一小时也好。”

费久宁斯基痛苦地想象着，到了早上，他将怎样一字不差地把华西列夫斯基所传达的斯大林那些斩钉截铁的严厉的话向日丹诺夫复述一遍。

这样一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可是采取什么措施呢？……凡是为使预定战役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和所能采取的措施，在过去那些日子里都已经采取了。军事委员会冒着风险，在涅瓦河边的杜勃罗夫卡区集结了大批部队，弄得这条战线的其他地区极其空虚。第54集团军也在锡尼亚维诺方向集结了70%以上的兵力。部队的战斗气氛从来没有这几天那么高涨。正在两方面夹击的战士们一心想的是：他们将要解放列宁格勒，突破包围圈……

然而，由于兵力不足，把部队和技术装备运送到涅瓦河左岸出现了特殊困难。德国人在包围圈外面发起进攻——这是最主要的，以及随之而来的第54集团军后方受到的威胁，打乱了全部作战计划。尽管敌人大肆活动的地区距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防区较远，那里的防务由统帅部直接指挥的第4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担任，费久宁斯基还是意识到，德军进攻得手可能给列宁格勒造成严重的后果。

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突围战役的迅速完成上。但是，眼前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怎么办？”在这拂晓时分，彻夜未眠的费久宁斯基在苦苦思索着。

第五章 冰封雪覆生命路

屋漏偏逢连阴雨

当几百万列宁格勒人被封锁在包围圈里，只有通过冰冷阴沉的拉多加湖来和全国其他地区联系，当他们感到胜利即将来临时，日丹诺夫、沃罗诺夫、华斯涅佐夫和费久宁斯基却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办公室里开会。

“同志们，局势十分危急，”沃罗诺夫用不高的声音说。“我刚才和莫斯科通过话。德国人正加紧向季赫温进攻。统帅部命令从列宁格勒方面军抽调两个步兵师到沃尔霍夫方向去支援第4集团军。另外，还要从霍津中将那里抽调两个师，把它们也交给雅科夫列夫中将。总之，任务是：尽一切力量挽救季赫温。尽管莫斯科附近局势十分紧急，统帅部还是尽可能从自己的后备队中抽调一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师交给第4集团军。可见，我们现在必须作出两个决定：从我们的方面军抽出两个师，调给第4集团军；从第54集团军抽出两个师，也交给这个集团军。这就是我现在能够向你们汇报的全部情况。”

没有人说话。

自从沃罗诺夫宣布将进行突围的命令以来，人们都认为，列宁格勒突破包围的时刻已经临近了。甚至有关德国人在东南地区发动进攻的消息，也没能使这种希望破灭。

领导人们普遍认为，战役打响后，顶多一昼夜，就能打通德国人用来使列宁格勒市区和“大陆”隔绝的筑垒地区，而且能够用这个办法阻止敌人东南面的进攻。虽然20日和21日都没有带来预期的胜利，但他们心里仍旧怀着一小时或一天之后取得胜利的信念。

正是在这一信念的鼓舞下，战士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日以继夜地渡过涅瓦河到达左岸，去接替他们已经伤亡的战友。他们深信胜利即将来临，只要再发起两三次猛攻，他们就能和迎面赶来的第54集团军会师了。

在华西列夫斯基来过电话以后，军事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措施，把一些重型坦克运送到涅瓦河左岸去。工兵和地下铁道建筑工人挖了一条很深的战壕，准备把起重车和装载平底车的车辆运到涅瓦河边。把坦克运到左岸，就能使那里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方的变化，最后一定会突破包围。

但是，沃罗诺夫的汇报使所有这些打算全部落空了。本来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来的那些部队，现在都划归涅瓦河特混集团指挥了，而且又把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减少整整4个师，这就说明突围战役注定要失败。

这种从希望到痛苦的失望的转变如此迅速，使与会者一时语塞。

“有什么建议吗？”日丹诺夫闷闷不乐地问。

“我对第4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的位置和情况还了解得不怎么透彻，”华斯涅佐夫说。“直到现在我们的地图上还没有把它们标出来。”

“那么，请大家到地图前面来吧。”沃罗诺夫说。

大家都走到铺着地图的长桌跟前。

“雅科夫列夫中将指挥的第4集团军正在守卫这条战线。”沃罗诺夫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点着。“这儿是一个巨大的沼泽，名叫马卢克新沼泽。战线从沼泽经过基里施火车站，往前沿着沃尔霍夫河右岸到达这条普切伏日河的河口。战线全长约50公里。”

日丹诺夫和瓦斯涅佐夫的眼光一刻不停地跟着铅笔移动着。当然，他们对于这些属于列宁格勒州的地方是很熟悉的。不过，在此之前，列宁格勒州的这些东南地区并没有引起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注意。

“基里希距离列宁格勒大约 100 公里。”日丹诺夫若有所思地说。

“对！”沃罗诺夫说。“现在我们来看看第 52 集团军。这个集团军是克雷科夫中将指挥的，驻扎在这儿，在雅科夫列夫中将指挥的第 4 集团军南面一点。防守着沃尔霍夫河右岸大约 80 公里的战线。”

他停了一下，好让日丹诺夫和瓦斯涅佐夫看看地图。然后他继续说下去：

“敌人的攻击指向这两个集团军的接合部，就是从丘多沃到布多哥什这个地区，他们的目的，毫无疑问是想继续向东北方向，就是向季赫温推进，截断我方的第 54 集团军。今天的形势就是这样。”

沃罗诺夫把铅笔放在地图上，挺直了身子。

无论是日丹诺夫，还是瓦斯涅佐夫，都不需要很多时间来估计这种形势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更不用说身为职业军人的费久宁斯基了。从布多哥什直达季赫温不到 80 公里，季赫温一旦失陷。就会使列宁格的受到极大的威胁。季赫温是全国运往列宁格勒的所有粮食集中的火车站。

沃罗诺夫从巴甫洛夫那里得知，有两架装载粮食的运输机昨天被敌人空军打了下来。这样一来，列宁格勒的面粉只能供应 15 天，谷物只能供应 16 天，食糖顶多只能供应一个月，黄油只能供应三个星期。

列宁格勒粮食储备的数字是国家机密，包括巴甫洛夫本人在内市区一共只有七个人知道。

但是，除了这些数字以外，还有另一些数字，那是巴甫洛夫一个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把它们记在纸上的。他把那张纸和其他公文分开，藏在保险柜里，等到他精神上被压抑得无法忍受时才拿出来。那张纸上写着新的、剧增的粮食配给标准，这是突破包围后第二天可以在市区内实行的。

那些数字暂时还是一个幻想，支持这种幻想的不是几千吨面粉、肉类、谷物和食糖，而是一个希望，然而，这一希望将会随着德国人对季赫温的占领而彻底破灭……

“这两个集团军的战斗力怎么样？”日丹诺夫仍然注视着地图，问道。

沃罗诺夫微微耸耸肩膀：

“据我所知，第 4 集团军有 3 个步兵师和 1 个骑兵师。好像还有一个军的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这个集团军的部队和兵团配备并不怎么好；在我离开莫斯科以前不久，集团军司令员雅科夫列夫曾在总参谋部汇报了这些情况。在克雷科夫的第 52 集团军里有两个步兵师、4 个军的炮兵团和一个炮兵反坦克团。这个集团军的部队分布得很散，没有任何纵深防御。毫无疑问，敌人正在利用这一点……”

又是一阵沉默。

“您看怎么办？”日丹诺夫终于把眼光从地图上移开，问沃罗诺夫。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首先是实现统帅部提出的要求。”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方面军抽掉 4 个师？”瓦斯涅佐夫突然问。

“是的，”沃罗诺夫回答。“正是这样。”

事情很清楚：无论如何也要挽救季赫温，季赫温一旦失陷，列宁格勒就要完全断粮。

“你们建议交出哪些部队呢？”日丹诺夫同时对沃罗诺夫和费久宁斯基问道。

“我看比较合适的是，”费久宁斯基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从第8集团军抽调一个师，再从第42集团军抽调一个师。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立刻就与特里布茨联系，让那边准备运输工具，把部队运送过拉多加湖去。至于第54集团军方面，必须赶快和霍津商量一下。我估计他得交出310步兵师和304步兵师。”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沃罗诺夫问。尽管他是统帅部的全权代表，在日丹诺夫参加的任何会议上，总是让日丹诺夫来下结论。

“不，”日丹诺夫出人意料地说。“我还想补充几句。我确信，不管怎样，我们在锡尼亚维诺方向的突围行动必须进行下去。直到今天，我也不排斥实现突围的可能性，因为德国人进攻季赫温，显然不得不从目前在锡尼亚维诺地区的驻军中抽出一些部队。这就可能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方的变化。如果德国人不抽调部队，我们就从涅瓦河滩头阵地展开积极行动，无论如何要把一部分德国军队牵制住，使他们无法参加对季赫温的进攻。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当然同意，”沃罗诺夫回答。“而且统帅部要求把锡尼亚维诺方向的攻势继续进行下去。没有作过其他指示。”

“以后也不会有其他指示的！”日丹诺夫突然急躁地高声说。“不可能有的！如果我们让出了‘涅瓦河小地’，那就失掉了涅瓦河左岸唯一的滩头阵地。这样一来，我们只好重新把它夺回来，那就要流更多的血！”

与会者都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突围迟早要进行，而且突围地点正是在包围圈最小的地方。只是，什么时候突围呢？

“生命之路”

列宁格勒在敌人炸弹和炮弹的轰隆声中，在一处处大火的火光中，迎接即将来临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24周年。

随着黑暗的降临，高空中传来了敌人轰炸机所特有的嗡嗡声。苏联飞行员和高射炮兵已击落了数百架法西斯飞机，但是敌方空军还保持着数量上的优势。统帅部偶尔派来增援列宁格勒的相对说来数量不大的空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而增援的空军之所以数量不大，是因为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同时也受到敌机的猛烈轰炸。

苏军的歼击机不得不在一夜之间起飞好几次。飞行员们同两倍、三倍、五倍的敌机进行战斗，这已成了极平常的现象。11月初，谢瓦斯季扬诺夫少尉在列宁格勒上空作了第一次夜间撞击。

炸弹和炮弹四处横飞。有时击中电车，把电车变成一堆歪歪扭扭的金属、碎玻璃和人的肢体的混合物。炸弹摧毁了保育院和医院。

市区的消防队已无力对付每夜笼罩列宁格勒的火海。志愿消防队队员们便前来支援。数千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遇难的人。

250万人生活在这座被敌人紧紧包围、不断遭到炮击和几乎没有电力供应的城市里。

一天又一天！

列宁格勒人在被围困的城市里，除了要忍受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之外，渐渐地又加上了饥饿。人们站在机床旁边，在上班去或回家的路上，往往会突然感到一阵头晕；他们越来越觉得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然而沉重的锁链，正在把他们往地上拽。11月的第一个星期，根据登记，市区里就有几千人饿死。人们衰弱下去，行动很吃力，几乎已经不去理会死亡的临近了。每当街上有炮弹爆炸，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人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赶快躲进防空洞了……

根据11月1日的资料，列宁格勒剩下的面粉只够供应两个星期，谷物只够供应16天，而拉多加湖已结了薄冰，停止通航，因此，供应列宁格勒的粮食现在只好依靠空运。为防备季赫温陷落，列宁格勒军民着手修筑一条从北面绕过季赫温从扎博里耶火车站到新拉多加的汽车路。这条线总长200多公里，要穿过密林，从这一带星罗棋布的沼泽路旁经过。

从新拉多加和扎博里那之间各地区来的数千名集体农庄庄员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后勤部队的战士们，正在日日夜夜地修筑这条道路。

另一个问题的性质也相当尖锐：拉多加湖到底什么时候结冰？装粮食的汽车能在冰上行驶吗？

但是有关湖的结冰状况，水文学家、气象学家和冰川学家都尚未系统地研究过。根据当地人的观察，整个湖从来没有完整地结过冰。在连续30年内，未见过湖上出现连成一片的冰块。什利谢尔堡湾的冰最早在11月中旬，最迟在新年前夕出现。除此之外，整个冬天拉多加湖上暴风雪肆虐，湖冰流动，即使在严寒凛冽的时候，也有水面不结冰。在浅水处叠积起来的冰层往往会形成高达几米的巨浪。

列宁格勒人的命运决定于拉多加湖在什么时候结冰，他们半饥半饱，生命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不过，如果湖上结的冰相当结实——哪怕是在11月下半月——就可以开辟几十公里的路，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还可以维持下去。否则城市将受到死亡的威胁。为了维持市民的生活和军队的供给，每天最低限额是2000吨粮食。而这么多粮食，光靠空运是不行的。

11月8日，不幸的消息传来：希特勒军队终于占领了季赫温。敌人切断了向拉多加湖运送物资供应列宁格勒补给的唯一铁路干线，并开始向沃尔霍夫推进。形势越来越严峻。现在只能指望拉多加湖了。

日丹诺夫派出了一个30人的勘测队，去勘探拉多加湖的情况。

要勘探的路是毫无所知的地方。关于拉多加湖的变幻莫测流传着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传说！勘探队员们听说秋天拉多加湖上的狂风暴雨不亚于海上，又听说冬天这里好像不断地有冰群移动。刚才还很坚硬的冰面，一会儿工夫就成了一大片汪洋的水面。出现像北极地带那样无法穿越的重重叠叠的冰山……

现在，摆在30个人面前的是打破或证实这些说法。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得找出一条路来，巨大的生命的洪流将顺着这条路畅通地流入奄奄一息的列宁格勒。

勘测队分为三个小组行动。

第一组5个人是先遣队，第二组是主力部队，装备有铁棍、破冰铁杵、雪橇和标杆，他们要进行测量。第三组是后勤和预备队。他们用同样的雪橇拉着木板和其他设备，再往后，这个组里的一些人还要充当通信员送报告到奥西诺维茨去。

每过三四百米，战士们就用铁棍在冰上打洞，把特制的木头测量器放到冰窟窿里去，量出冰的厚度不少于15厘米，就插上标杆，标明将来路的方向。

下起了雪。好像天上有一个藏有雪花的大箱子，一下子打开了盖。

勘探队员只好减低速度，完全像瞎子那样行动，一边用铁杵敲着面前的冰，一边慢慢地、小心地往前走。

由于对冰的厚度没有把握，勘测队全体人员相互之间保持一米半到两米的距离，像条链子似地往前走，大家几乎不讲话。迎面吹来的风也妨碍着这种行进，风越来越猛，变成了暴风雪。漫天大雪已经不是静悄悄地落在冰面上，而是呼啸着，号叫着，旋转飞舞……

日丹诺夫等奥西诺维茨的电话一直等到12点半，结果还是没等到，这几天，莫斯科、季赫温，列宁格勒、沃尔霍夫和未来的拉多加湖上的冰上运输线等问题都结成了一个结子。但在日丹诺夫面前列宁格勒还是被放在首位。没有冰上的运输线不可能有效地运用前线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把列宁格勒工厂制造的大炮送到莫斯科去，也不能把粮食运到列宁格勒来，也不能把老弱妇孺撤出前线的城市。

“那边拉多加湖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们无信息？！大概，派到冰上去的人们已经毫无结果地回来了吧，而没有勇气来报告又一次的失败？或者勘测队员还要向前走，而通信员还没来得及回来？或者他们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情？”

后面一个问题可能谁也无法回答。自从30个指战员下到冰上去，消失在笼罩于1000平方公里的拉多加湖上的大雾中之后，与他们的联系就中断了。

“够了！”日丹诺夫命令自己，“如果总是用同一个问题、用一刻不停的电话铃声去折磨自己和别人的话，那么谁也不会轻松的。有些事情是快不起来的。等他们查清楚什么情况，会马上告诉我的。现在——就这样吧！在某个时间里，拉多加湖对我说来是不存在的……”

他起身走到地图跟前。地图上标着列宁格勒近郊的形势。蓝色的曲折曲折的包围圈从芬兰湾的沿岸地区开始，切断了通往奥拉宁包姆的沿海铁路，经彼得戈夫，然后沿着海岸，囊括斯特烈耳纳和乌里茨克，从这里下到普希金和科耳皮诺，然后向上，分成两叉——往什利谢尔堡和姆加。对面，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后面，一条同样的蓝线，穿过卡累利阿地峡，从西南到东北切断了列宁格勒。这张地图上的新标记是11月8日出现的第二个包围圈。它伸向拉多加湖南面沿岸，从沃尔霍夫稍微偏南的地方经过，偏向东南，包括季赫温在内。

12点半开始了居民疏散委员会的会议。日丹诺夫暂时可以分分心了。

城里还留下了许多小孩和老人，这些人无论如何早就应该送到大后方去了。这不仅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不让他们受饥挨冻，同时也是为了使城市摆脱“吃闲饭的人”，因为现在每一个面包都非常珍贵。

除了疏散那些没有必要留在前线城市的人，同时还要疏散那些专家，没有他们，战争爆发不久就开始迁到东部去的一些列宁格勒的工厂企业就难以开工。起先人们是从铁路出去，后来是从拉多加湖上走。但是自从拉多加湖开始结冰航运停止之后，疏散工作就暂时停顿了。

现在疏散工作要恢复……

疏散委员会的会议在1点多钟时结束，但是电话还没有来。

日丹诺夫的整个身心都惦记着那边拉多加湖上消失在无边无际冰面上的

勘测队员。

30个苏联人为了拯救几百万列宁格勒人的生命，备尝艰辛地长时间待在冬天的拉多加湖上，他们顶风雪，穿浓雾，翻过冰堆，越过冰窟窿，渡过没结冰的水面，顽强地走向目的地。

消息终于传来了，运输线的全程都作上了记号。冰是结实的，不但经得住马拉雪橇，而且经得住汽车。

日丹诺夫竭力克制着内心的激动，默默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他的眼前，已浮现出一辆辆满载粮食的汽车越过拉多加湖鱼贯而至的情景。这是生存之路、生命之路啊！

日丹诺夫、瓦斯涅佐夫和其他保卫列宁格勒的领导人都觉得解救的日子来到了，就可以给无形的、但却残忍的魔鬼——饥荒以致命的打击了。不过即使在当时，在情绪高涨的时刻，他们也还是能够清醒地考虑问题。显而易见，冰封的湖上开辟了运输线以后，还得过不少日子，才会对列宁格勒的粮食供应起重要作用。

事实正是这样。

从科科列沃到科鲍纳的雪橇队，向东赶到拉多加湖西岸，只运去了极少量的粮食。事情只能是这样。不只有人饿得够呛，马也饿得撑不住了。从科鲍纳回来的途中，精疲力竭的牲口一匹接着一匹摔倒在冰上，再也起不来了。濒死的马匹当场就在冰上宰掉，斩成一块块，装在另外的雪橇上：对列宁格勒人来说，马肉是他们的希罕之物……

三天以后，冒险派了一队卡车到科鲍纳去。车队把3吨多一点的面粉运到了城里。但是，第二天却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从西岸开回去的几辆汽车，连人和粮食都陷到冰底下去了。在奥西诺维茨只卸下了19吨粮食。

后来，从冰上运输线运到的粮食逐渐增加，不久，每昼夜就达到128吨。然而，在运输线上工作的人们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被风吹得冻僵了；40辆卡车沉到冰底下，捞不起来了，或者被卡在大冰堆里……

不过，要使11月20日规定的吃不饱的居民粮食配给标准增加一点，那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即使按照这个大大削减了的配给标准，城里的粮食也只好吃两昼夜了。

军事委员会决定：从海军仓库里提取大部分粮食，同时全部耗用军队里“不可动用之储备粮”中的面包干。但是，250万饥肠辘辘的列宁格勒人对这一点甚至没有感觉到：通过的决定没有能使他们的食物得到明显的改善，只能使他们保持原来的配给标准，也就是不再削减配给居民的一点可怜的类型面包的食物，工人250克，职员、受赡养者和孩子每人125克。

由于饥饿，死亡急剧增加。12月份，每天送到墓地去的差不多有2000人，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

与此同时，列宁格勒方面军第54集团军和第4、第52集团军在西北方面军的配合下，于11月10日~12月30日实施了反攻。

11月10日，诺夫哥罗德集团军级集群不待全部军队作好准备，即在诺夫哥罗德以北转入进攻，11月12日，第52集团军在小维谢拉以北及其以南，11月19日，第4集团军在沃尔霍夫市以西分别转入进攻。各集团军根据准备程度发起进攻。诺夫哥罗德集团军群进展迟缓，因进攻组织准备不周，第52集团军于11月18日才突破敌人防御，11月20日，攻占小维谢拉。起初，苏军在其他方向的进攻发展也极缓慢。直至12月7日，当第4集团军左翼各

兵团在季赫温以西突破敌人防御，进至锡托姆利亚，威胁敌军季赫温集团唯一交通线时，情况才有转机。德军统帅部被迫把在季赫温地域被击溃的各兵团残部仓促撤到沃尔霍夫河对岸。12月9日，季赫温解放。第4集团军转入追击敌军。

12月15日，两个新锐师进入战斗后，第54集团军开始较顺利地发展进攻。12月17日，进抵奥洛姆纳地域，包围德军沃尔霍夫集团左翼。此前，第4集团军已包围其右翼。德军仓皇退却。12月16日，第52集团军粉碎大维谢拉的德军守备部队，开始向沃尔霍夫河推进。至12月28日前，第54集团军将法西斯德军赶过姆加—基里希铁路。

苏军在季赫温反攻，重创了敌人10个师，迫使德军统帅部向季赫温方向增调5个师。苏军前进了100~120公里，从法西斯手中解放了大片国土，保障了直达沃伊博卡洛站的铁路交通。希特勒统帅部完全切断列宁格勒与内地联系和用饥饿困死列宁格勒军民的计划终于破产。

在新的一年，1942年的前一天，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和党的州委会，自从围困以来第一次作出决定，给居民增加粮食配给定量。增加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工人增加50克，虚弱到极点的职工、受赡养的老人和孩子们增加75克。

一个妇女在日记里写道：

一个消息在早晨7点钟把我惊醒了——增加口粮了！期待多时的增加口粮这个喜讯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时候突然从天而降了。不知怎么，这个计划的实现没有出现任何张扬和慌乱……人们在得悉这个消息后，只是一清早就跑到面包铺里去。很难描绘这件事如何变成了一件令全体人民欢欣鼓舞的事情，又有多少事情是跟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忍不住哭了。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粮食……宛如在密不透风的墙上凿开了洞，出现了得救的活生生的希望，相信我们的胜利是确实可靠的了。

列宁格勒人不能不把这件事同已经举世周知的苏军的胜利联系起来——解放季赫温和罗斯托夫，以及在莫斯科城下驱逐德国军队。

这一天，在各工厂里自发举行的集会上，千千万万人信心十足地宣称：“现在我们可要坚持下去，我们要坚持到底！”增加口粮这件事，被人们看作是冲破围困之夜的黑暗的盼待已久的一线光明，是结束这种使人奄奄无生气的、几乎像坟墓一般的黑暗的开始。

这样一件大事，事先没有张扬就发生了，有些人认为这是按照一种善良的意图安排好的：“礼物总应该来得出人意料才好。”

可是，事实上，这里边没有什么用意。负责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领导们就在昨天，还痛苦地犹豫过，拉多加湖虽说是在11月22日已正式开始冰上运输，但还不符合人们对它所抱的期望。城里只有908吨面粉。这一点存粮连应付两天都不够。

尽管这样，但还是必须作出增加口粮的决定。否则就是再饿死成千上万个列宁格勒人。

在作出决定之后，所有对实行此项决定的后果负有责任的人立刻就从斯莫尔尼宫出发往拉多加湖去。在凛冽贬骨的寒风中，在德军炮兵凶猛的炮火下，他们和司机并排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或坐在车厢里堆积如山的货物上面，几次渡过拉多加湖，为的是要详细查明怎样才能以最大速度通过冰上运输线把粮食运来，怎样才能把粮食的装卸速度再提高些。他们跟装卸工人们、

赶车的人们、驾驶员们和修理工们进行了无数次谈话。要求、请求、恳求他们加速把粮食大批运到列宁格勒。

保障拉多加湖冰上运输线的安全运输的，有 4 个筑路团、3 个独立的桥梁建筑营、2 个工人营和 2 个独立的工人连。日丹诺夫亲自对这些部队和分队的政工人员们讲了话。他提到，现有的全部运输汽车都调到冰上来工作了——大约有 3000 辆汽车，但是运输量还是不能满足被围困的城市最低限度的要求。他号召这些同样也是被寒冷和饥饿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人拿出党员的良心来。他们运送着堆积如山的一袋一袋面粉、面包干、浓缩食品，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去侵占这些无价之宝，哪怕是一点点。

1 月初，日丹诺夫以党的州委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冰上运输线的全体人员发出呼吁：在拉多加湖的冰上目前运送着的货物，还只能满足已经削减到最低限度的列宁格勒的粮食需要量的 1/3。

在拉多加湖边回荡着一个口号：“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冰上去！”根据这个号召，又有以前在岸上劳动的好几百人转到运输线上去工作。

冰上运输线……冰上运输线——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路！

谁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什么人首先说出这最后四个字来。可是在 1 月里，这四个字对于列宁格勒人已经变成习以为常的口语了，在会议上，在大会上，在工厂车间里，许多人重复着这句话，每户人家也经常谈论这句话。列宁格勒大小企业的全体人员竭尽一切力量在帮助生命之路——把技术人员和专家们派到冰上去，用拖拉机、平路机、自动修理设备等等来充分供给冰上运输线。

可是，生命之路不仅需要这些东西，还必须保卫它。德军的几十门远程大炮对准着拉多加湖，炮弹把冰层轰得粉碎。敌人的轰炸机时常来骚扰，在拉多加湖上空盘旋。

为了保卫运输线，在拉多加湖两岸和捷列涅茨岛上集中了强大的高射炮兵；在冰上，每隔 3 公里就设有轻便的速射炮，每隔 500 米就有多枪筒的高射机关炮。方面军和海军的飞机在拉多加湖附近进行昼夜不停的空中巡逻。专门的部队守卫着转运基地和储藏库。

从 1 月 7 日到 19 日，运输数量增加了差不多一倍。1 月 18 日，拉多加湖的冰上运输第一次完成了规定的一天的运输量。

现在城市得到了保障，面粉和肉类足够三星期之用，食糖足够 13 天之用，谷物和油足够 9 天之用。这样在 1 月 24 日就有可能第二次增加居民的粮食配给定量了。

计划外的大批食品也大量涌向列宁格勒。铁路员工把伏尔加沿岸、基洛夫省、沃洛格达省以及遥远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和中亚细亚的劳动者们的面粉、肉类、食糖和油送来了。

列宁格勒的情况改变了。寒冷与饥饿交加的围困阴影逐渐消退了。被敌人认为注定要死亡的这个城市，现在又积聚起了旺盛的生命力。它要生存，更要向扼住喉咙的那双罪恶之手抗争！

第六章 柳班孤军悲歌恸

沃尔霍夫方面军

白雪皑皑，寒风呼啸，滴水成冰。苏德战场上第一个严冬，以它特有的威严，同时向交战双方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

1941年12月下旬，德军旨在攻占莫斯科的“台风”战役彻底失败了，但酣战的痕迹从郊外到城里随处可见。克里姆林宫里亦不例外，德军空袭莫斯科时留下的炸弹坑有的被填平了，有的还保留着原样，只是上面覆盖了一层积雪。玻璃窗上贴着交叉的纸条，墙角处用沙袋垒成的高射炮火力点还没有撤去。克里姆林宫里虽然没有中断供暖，但由于实行严格的战时标准，房间里并不十分暖和，交谈之间依稀可见一团团淡淡的雾气从嘴里飘出。

二楼一侧的斯大林办公室里，主人身穿一套呢制军服，高筒马靴乌黑锃亮，一尘不染。随着他每迈一步，马裤宽大的裤腿便发出轻微的窸窣声。长桌两旁坐着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接替朱可夫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霍津和军事委员日丹诺夫。刚刚从季赫温城下回来的第4集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第26集团军司令员索科洛夫，第59集团军司令员加拉宁，以及第4集团军参谋长斯捷利马赫等人也在座。大家都沉默不语。日丹诺夫刚刚汇报完列宁格勒城里的情况，显然，那一幅幅困困之中军民生活艰苦异常的图景，在撞击着每位与会者的心。

斯大林和往常一样，在长长的地毯上慢慢地踱着步，走到第三个来回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给在座的所有人下命令似地说：

“需要采取措施解决列宁格勒的供应问题。穿过拉多加湖的冰上之路还只能是一个暂时措施。重要的是，必须打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为此，大本营有个设想。沙波什尼科夫同志。”他向总参谋长轻轻点了下头。

沙波什尼科夫缓缓站起身，清了清嗓子，说：

“为加强列宁格勒包围圈外围各部队的统一指挥，集中力量尽早协助列宁格勒守军突破包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经讨论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方面军，即沃尔霍夫方面军，在诺夫哥罗德至基里希之间沃尔霍夫河东岸的4个集团军即第4、第52、第59和第26集团军，编入沃尔霍大方面军。该方面军的任务是，先协助粉碎敌人向列宁格勒的进攻，尔后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协同，粉碎在该地区作战的德‘北方’集团军群主力，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他停顿了一下，用手扶了扶眼镜，目光转向梅列茨科夫：“大本营任命梅列茨科夫同志为方面军司令员，扎波罗热茨同志为军事委员，斯捷利马赫同志为参谋长。”

长着一双浅灰色眼睛的梅列茨科夫将军，对这个任命并不感到突然。昨天他的老朋友华西列夫斯基已经向他透露了一点消息。梅列茨科夫不到45岁，从21岁时参加红军，已渡过了20多年的戎马生涯了。40岁时便当上了苏军副总参谋长。对列宁格勒他并不陌生。战前他不仅担任过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而且在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作为苏军主帅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之后他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后又成为副国防人民委员。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列宁格勒吃紧时，他则以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前往卡累利阿方面军，帮助第7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顶住芬军的进攻。之后，他先后担任第7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司令员，指挥苏军在列宁格勒东南的季赫温地区与德军展开

激战，战斗尚未结束，他便被召到大本营，接受新的任命。

此后几天，梅列茨科夫等人留在莫斯科，与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共同协商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经过一番研究，确定了总的作战意图。沃尔霍夫方面军应以其战线中央的部队，突破德军在沃尔霍夫河西岸的防御，歼灭西岸之敌后，以主力沿丘多沃—柳班方向发展进攻。然后进一步向西北方向突击，与从东向西进攻的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第54集团军相配合，孤立并消灭前出至拉多加湖的德国集团军。同时，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左翼部队，配合西北方面军所属第11集团军，向旧鲁萨、德诺、索尔策方向突击，然后从诺夫哥罗德和卢加方向切断敌人的退路，最终的目的是消灭列宁格勒地区的德军，解除该城的封锁，这一战役以后被称为“柳班战役”。

梅列茨科夫从莫斯科回到方面军司令部，立即着手战役的组织工作。当时，在沃尔霍夫河东岸的只有第4和第52两个方面军。另两个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9集团军，均属大本营后备部，前者在莫斯科东南的叶戈里耶夫斯克集结待命，后者则在奥涅加湖东北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域构建筑垒地区工事，接到转隶给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命令后，正日夜兼程赶往前线。但是，这时的铁路运输情况简直遭透了，本来通行能力就低，加之敌机的不断轰炸，各个战场都需要大批作战物资和人员，使运力倍感紧张。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这两个集团军的第1梯队应于12月25日前到达前线指定位置。而在它们到达之前，第4和第52集团军的部队应该以现有的兵力继续进攻，度日如年的列宁格勒人，对能帮助他们解除饥饿围困的沃尔霍夫方面军的进攻已经在翘首以待了。从12月17日开始，第4和第52集团军转入进攻，但由于兵力不足且部队没有得到适当休整，进攻的收效不大，只在沃尔霍夫河西岸夺得三个不大的登陆场。两个集团军想进一步扩大登陆场的尝试均告失败。梅列茨科夫有心想让进攻暂停下来，积聚力量以便在新的集团军到来之后作决定性的突击，但解列宁格勒之围心切的大本营，却要求不停顿地展开进攻，催促尽快开始以全部兵力突破沃尔霍夫河的战役。然而，眼看12月就要过去，第26和第59集团军还无音信。

到了1942年1月27日，即预定开始进攻的日子，沃尔霍夫方面军仍没能作好准备。第59集团军只有5个师的兵力到位并展开，还有3个师在开进途中。第26集团军这时已改编为专门突破敌人防御的突击第2集团军，就是这个在即将开始的战役中将扮演重要角色的集团军，也有一半多一点的部队占领了出发位置。另外，由于后勤组织不利，缺少汽车和距离较远，弹药、物质技术器材、粮秣等运输和前送部队的速度非常缓慢。可以说，战役发起之前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但大本营下达的战役开始时间没有改变，于是，1月7日，沃尔霍夫方面军以部分部队勉强转入进攻。

准备不足的突击肯定是难以成功的突击，三天中，转入进攻的部队屡屡被德军猛烈的火力压回到出发阵地。在这之前，由于第4和第52集团军的部队曾不断地实施进攻，德“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和在此地防御的德第18集团军指挥部对沃尔霍夫河东岸的苏军集结与调动，早已倍加注意和警惕，向这个方向调来了新的部队并加强了防御，所以德军的抵抗既有准备且逐日加强。针对这种情况，沃尔霍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必须暂停进攻，重新集结力量。好在莫斯科的大本营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当梅列茨科夫直接向斯大林汇报时，斯大林允许把时间再推迟三天，即1月13日再度发起进攻。

柳班战役的帷幕刚刚拉开一条缝，又马上合上了，这是不是一个不祥之

兆？

孤军深入的突击第 2 集团军

1月13日，经过15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沃尔霍夫方面军4个集团军的第1梯队全部转入进攻。前三天，苏军是在对德军的第一防御地带的反复冲击中度过的。除了在某些地段强渡过沃尔霍夫河并夺取了岸边的几个居民点之外，进攻部队没有向纵深推进。从15日起，突击第2集团军，第52集团军把第2梯队投入战斗，苏军进攻总算有了起色，德军的第一防御地带被突破，苏军推进了5至10公里。但越往前推进，德军的抵抗越猛烈，双方的损失也就越大。在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米亚斯诺伊波尔两地，突击第2集团军经过数次突击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梅列茨科夫抓住这一机会，决定把方面军的全部力量转移到上述地区，并由此向柳班方向发展进攻。在以后的半年中，向柳班方向的进攻成了沃尔霍夫方面军整个战役的核心，从此，这一战役便以柳班战役的名称载入史册。沃尔霍夫方面军指挥部重新部署了第52、第59和突击第2集团军部队，集中用在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和米亚斯诺伊波尔方向。突击第2集团军居中，在15公里宽的正面上实施突击。它的右面是第59集团军，以其左翼部队组成另一个突击集团，协助突击第2集团军行动。第52集团军居左，任务是待上述两个集团军突破之后，发展这个突破。开始苏军的突破进行得比较顺利。在米亚斯诺伊波尔突破之后，方面军指挥部向突破口投入了刚刚组建不久的骑兵第13军，同时命令突击第2集团军也跟在骑兵军之后进入突破口；又命令第59和第52集团军各以其一部，向两侧扩大突破口。进入突破口的骑兵军和突击第2集团军的部队，5天之内深入了40公里，切断了列宁格勒至诺夫哥罗德的铁路。但当苏军转向东北方向的柳班时，遇到了德军的猛烈抵抗，不仅消耗了苏军突破部队大量的兵力兵器及弹药、而且迫使苏军选择了从西面迂回前进的道路。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在积雪的荒原和林间沼泽地区实施大范围的迂回，既疲惫了部队，也使供应部队的运输交通线拉长了，弹药、粮秣的供应常常中断。而且更严重的是，在突破口两侧的德军，正拼命地想重新封闭它，切断深入敌占区纵深的苏军赖以生存和战斗的运输线。因此，苏军柳班战役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能不能维持住突破口，以及能不能通过突破口及时向前方部队提供各种物资保障了。

到了3月初，突击第2集团军等部队已经孤军深入敌占区纵深70~75公里，推进到柳班以西15公里的红戈尔卡地区。此时，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第54集团军，在费久宁斯基将军指挥下，正从基里布以北向柳班进攻，试图与突击第2集团军会合，最近的时候，两支苏军部队相距只有30公里。柳班地区的德军面临着被包围和被消灭的巨大威胁，接替莱布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的屈希勒尔急忙从列宁格勒方向和基里希方向调来了3个步兵师，东西相向朝红戈尔卡猛攻，把突向柳班的苏军部队包围在红戈尔卡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苏军无法再向前推进了，只好调头突围，经过几天的苦战，才突出重围，夺取柳班的任务明显无法完成了。差不多同时，第54集团军向柳班的进攻也被德军阻止，被迫转入防御。

突击第2集团军部队在撤出红戈尔卡之后，自己已经无力再向柳班发动进攻了，只好在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和列宁格勒至诺夫哥罗德两条铁路之间

的一大块森林沼泽地域固守待援。突击第2集团军下一步怎样行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供大本营定夺。第一，请求大本营加强方面军，哪怕只给一个集团军也好，以便趁春季泥泞季节尚未开始之时，利用突破第2集团军所占地域再向柳班冲击；第二，把突击第2集团军回撤过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铁路以南，确保该集团军安全，同时也可以保住沃尔霍夫河西岸的登陆场；最后一个方案是，让集团军固守已占领地区，待泥泞季节过后，再积蓄力量，恢复进攻。大本营选择了第一种方案，因为它的优点在于，这样可以对改善列宁洛勒的处境产生直接影响，如果新的冲击能成功，就能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于是它命令沃尔霍夫方面军指挥部建立一个由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4个步兵旅组成的突击集群，用坦克、炮兵和空军加强后，再次向柳班方向实施突击。同时命令守卫着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和米亚斯诺伊波尔之间突破口右翼的第59集团军，向西北方向的丘多沃进攻。大本营的意图是要以此牵制敌人，分散其在柳班地区的兵力。然而，这样一来，客观上削弱了守卫突破口的兵力，给德军封闭突破口，切断向突击第2集团军输送必要物资的交通线，提供了机会。

德军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942年的头三个月中，德军最高统帅部陆续从法国、丹麦、南斯拉夫和法国本土给“北方”集团军群补充了6个师。得到补充后，屈希勒尔向突破口两侧一东边的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和西边的大扎莫希耶，调来了5个师。德国借助人员和技术装备的优势，向守卫着突破口的第52和第59集团军部队猛冲。苏军未能顶住德军的进攻，3月19日，突破口被德军封闭，突击第2集团军赖以生存和战斗的交通线被切断了。

情况万分紧急。梅列茨科夫亲自来到了第59集团军第372师，指挥部队重新打开突破口，恢复交通线。交通线公路两侧的战斗异常紧张激烈，苏军三次打通了交通线，又三次被德军封闭。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梅列茨科夫甚至把手里掌握的最后一批战斗力——少尉集训队和初级指挥员教导连的人员全部投入了战斗。苏军只是在调来了一个刚刚得到补充的步兵师之后，才基本上控制了突破口地区的局势，并向突击第2集团军运去了粮秣和弹药。

稳定了突破口的防线后，梅列茨科夫又急忙着手完成大本营的命令，组建新的突击集群向柳班再次发动进攻。他先以方面军后备队的1个近卫步兵师为基础组建了近卫步兵第6军，然后等从大本营调来的其他部队一到便开始新的进攻。就在这时，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霍津带着一道大本营的命令来到梅列茨科夫的指挥部，告诉他，大本营决定取消沃尔霍夫方面军，其部队组成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的沃尔霍夫作战集群，由霍津统一指挥。而且，霍津已经同意把近卫步兵第6军调给西北方面军了。梅列茨科夫如五雷轰顶，怔怔地看完命令，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又突然站了起来，冲着霍津急切地说：

“撤销沃尔霍夫方面军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可以不问，但请你千万不要把近卫步兵第6军调走，否则，我们就没有力量去加强突击第2集团军了，他们在敌后区已经苦战了一个多月，处境非常艰难，急需加强，急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梅列茨科夫同志，你的看法我不能说不对。请放心，我会同你一样关心突击第2集团军的。”霍津避开了梅列茨科夫的目光。一瞬间，梅列茨科夫感到霍津是在敷衍他。

“我要直接向大本营报告突击第2集团军的处境……”梅列茨科夫喃喃

道。

第二天，梅列茨科夫便飞回莫斯科，他来到克里姆林宫，来到各个月前任命他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员的地方——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跟他打过招呼。

“梅列茨科夫同志，西方方向总司令朱可夫那里现在缺少人手，我们已决定让你去当他的副手，任副总司令员。”斯大林慢慢地说。

“我接受，斯大林同志。如果你允许，我想谈谈突击第2集团军的处境。”斯大林作了个请的手势，梅列茨科夫继续说：“突击第2集团军已疲惫不堪，以现有的编制，它既不能进攻，也不能防御。它全靠着一时断时续的交通线维持着，如不采取措施，它将陷入绝境。”

“你对此有什么建议呢？”斯大林迅速看了一眼梅列茨科夫。

“我认为，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之一，就是不要调走近卫步兵第6军，而是按原计划，用它去加强突击第2集团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立即把突击第2集团军撤回到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铁路以南。”

斯大林边听边踱着步，走了两个来回之后，站住道：

“我们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不过，至于突击第2集团军的命运。还是让霍津去多操心吧。”

然而，梅列茨科夫还是注定要为突击第2集团军的命运操心的。只是当时他和斯大林谁都没有意识到。

突击第2集团军的悲剧

1942年的6月份，在紧张激烈的搏杀中来临了。梅列茨科夫早已辞去了西方方向副总司令员的职务，被任命为第33集团军司令员。6月8日，他刚刚从一个营里检查战役准备情况回来，朱可夫便打来电话。

“你好难找哇！赶快随便找辆车，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是，我带地图就出发。”梅列茨科夫以为总司令要与他谈关于战役的事。

“不需要地图，你马上来就行了！”朱可夫把“你”说得很重。

“不要地图，那是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了。要快！”

梅列茨科夫顾不上吃饭和换下野战服装，赶忙驱车直奔朱可夫那里。一见面，朱可夫便说：

“最高统帅来过三次电话，要你马上到他那里。可你却不知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营里，与战士们在一起。最高统帅找我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你赶快去吧。”

梅列茨科夫就穿着沾满泥土的野战服和靴子，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办公室主任兼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也顾不上让他整理一下服装，马上把他引进办公室。里面坐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几乎全体成员，梅列茨科夫为自己这身打扮感到有些难为情。斯大林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对梅列茨科夫道：

“给你5分钟时间，去整理一下。”

梅列茨科夫在办公室外面简单理了理衣服，擦了擦皮靴，又马上回到办

公室，斯大林一边慢慢踱着步，一边慢慢地说：

“我们把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合并起来是犯了个大错误。霍津将军虽然坐镇沃尔霍夫方向，但仗打的不好。他没有完成大本营让他把突击第2集团军撤出来的命令。结果，德寇切断了该集团军的交通线，并将它包围了。”斯大林默默地走了几步，来到梅列茨科夫身后：“梅列茨科夫同志，你很了解沃尔霍夫方面军，因此，我们决定派你和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一起到那里去，恢复沃尔霍夫方面军并接管指挥。记住，无论如何也要把突击第2集团军撤出包围圈，哪怕丢下重炮和技术兵器也行。具体情况，沙波什尼科夫会告诉你。”

梅列茨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当晚便赶到原沃尔霍夫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小维谢拉村。情况的确非常糟：突击第2集团军由于没有得到任何部队加强，战斗力急剧下降，被迫向沃尔霍夫河岸一带撤退。5月30日，德军发现这一动向后，马上转入进攻，从四面八方收紧了包围圈。到了6月5日，德军打乱了突击第2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对其进行分割。6月6日，德军完全封住了口袋嘴，把苏军7个师和6个旅紧紧包围起来。突击第2集团军断绝了与外面苏军的联系，粮食和弹药奇缺，它的后卫部队在敌人的压力下缓慢地向东南方面退却，前卫部队想打开一条走廊，与第59和第52集团军部队会合。但已经没有后备队的第59和第52集团军根本帮不上忙，他们分散在宽大的正面上，只能勉强顶住敌人的进攻，使他们与突击第2集团军之间的距离不再扩大。让这两个集团军的现有部队从包围圈外去缩小与被围部队的距离已不可能了。

梅列茨科夫紧急抽出了3个步兵旅和1个坦克营，把这点微薄的力量编成两个集群，命令他们打开一条宽1公里半到2公里的走廊，并掩护走廊两侧，以保障陷入合围的部队撤出。6月10日拂晓，上述集群发起了进攻，到了傍晚，情况已经明朗：这次进攻没有奏效。梅列茨科夫再次组织力量冲击德国包围圈的对外正面。到6月19日，坦克第29旅和跟进的步兵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与从西向东南进攻的突击第2集团军的部队会合。6月21日，从东西两面沿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铁路线打开了一条宽300~400米的走廊，突击第2集团军一大批负伤的指战员撤出了包围圈。然而不幸的是，跟在伤员后面的部队，没有按照命令去扩大突破口和巩固两侧，而是跟着伤员撤走了。第二天，德军集中了航空兵和炮兵火力，向走廊猛攻，打开并支撑走廊的苏军顶不住德军的进攻，走廊被切断。梅列茨科夫命令第59集团军从西面，突击第2集团军从东面，再次沿铁路线进行相向突击。他特别命令突击第2集团军部队，毁掉全部重装备，把司机和其他专业人员全部编入战斗队，不惜任何代价把突击进行到底。突击时间定在6月23日23时。

23日23时，苏军开始行动，激战持续了一夜。凌晨，再次沿铁路线打通了一条走廊，筋疲力尽的突击第2集团军部队，步履艰难地通过走廊撤了出来。但到中午德军又控制了铁路。傍晚，第59集团军的部队又一次打通了走廊，顺着这条双方火力交叉射击的走廊，24日一整夜和25日早晨，又陆陆续续撤出了一批部队。到了25日早上9时30分，德军再次封闭了走廊，而这一次是彻底封闭了。

在突击集团军撤出的人员中，没有找到集团军领导，据一位军官讲，25日凌晨他看见集团军司令员弗拉索夫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在铁路线附近。梅列茨科夫立即命令他的副官博罗达大尉率领5辆坦克冲入包围圈寻找弗拉索

夫一行。结果没有找到。当晚，又派出几个侦察组去找，仍然毫无所获。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奥烈杰日地区的游击队才从当地居民那里打听到，弗拉索夫在皮亚特尼察村被德军抓获了。当时，他坐在一个农舍里，静静地等待着德军的到来，当德国人进入房间时，他站起身抬起双手喊道：

“别开枪，我是弗拉索夫将军！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

此后，弗拉索夫投降了德国人，并组成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军一同战斗，堕落成一个祖国的叛徒。他当时的军衔是中将，是苏德战争期间投敌的军官中军衔最高的一个。

突击第2集团军有16000人突破了包围，6000多人在战斗中牺牲，8000多人失踪。这个集团军以它的悲剧命运，为悲壮的列宁格勒会战，又浓浓地画上了一笔……

第七章 再破铁围无功返

“我们有足够的冲锋枪”

1942年夏秋，辽阔的苏德战场上，依然风烟四起，炮火连天。经过一年多的战争，特别是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城下先后碰壁折戟之后，德军全线进攻的势头已大大减弱，无力在三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但这暂时并不妨碍德军可以有选择地在某一战略方向上实施强有力的突击。从1942年春季开始，德军统帅部集中力量在苏联的南方发起强大攻势，目标是攻克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和占领高加索。苏军最高统帅部对此估计不足，抗击力量不够，因而连战失利，节节后退。到了8月份，德军冲过顿河两岸及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广阔地区，兵临伏尔加河畔、斯大林格勒城下。苏德战场的南端，一时间成了决定交战双方命运的决斗场，也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德军在这里施加的压力太大了，那条经历了一年残酷战争煎熬，承受了从未有过的重负的脊骨，虽然死死支撑着，但听得见它在频频发出折断前的警告。必须挽救南面的这根脊梁，必须为它分担压力，必须让敌人不再往上面增加哪怕一点点重量，一句话，必须在别的战线上采取行动。列宁格勒战线就是其中之一。

艰苦的柳班战役结束后，列宁格勒地区的苏军两个方面军，仍被德军扼守的一条不规则地带阻隔，也正是这条地带形成了对列宁格勒的陆上包围和封锁。隔离带内的列宁格勒方面军，从西南至东南，坚守着芬兰湾南岸的别杰尔科符—乌里茨克—普希金—雅姆伊若拉—拉多加湖南岸的什利谢尔堡一线。隔离带以外的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战线，南起诺夫哥罗德，沿沃尔霍夫河向北。在基里希附近折向拉多加湖南岸的里普卡。两个方面军之间的距离，在姆加以北至拉多加湖南岸的锡尼亚维诺地区最近，不过16公里。如果能打通这16公里，消除德军的这个“锡尼亚维诺突出部”，德军对列宁格勒的陆上封锁也就被打破了。这不仅是两个方面军指挥员的共同心愿，也是围困中的列宁格勒上百万居民的心愿，甚至可以说是全苏联人民的心愿，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这里再做一次突破封锁的尝试。

16公里，对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部队来说，似乎不该称是什么巨大的障碍，只需组织一次强大的突击就能穿越过去了。然而，这16公里的地带，绝不能用一般的长度概念去理解：无边无际的森林、沼泽、泥泞多水的泥炭地、纵横交错的深沟、毁坏严重的道路，……这里唯一便于通行的地方是锡尼亚维诺高地，它高出周围10~15米，相对比较干燥、平展，但恰恰是在这里，德军修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给日后苏军的进攻，造成了极大阻碍。

不利的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使德军统帅部有理由认为苏军不会在这里发动进攻，尽管它仅仅有16公里的距离。而苏军最高统帅部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偏偏就选定这里作为打破列宁格勒封锁的突破口。

1942年8月初的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介绍了大本营关于组织锡尼亚维诺地区战役的意图。

“大本营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方向发动进攻，原因有两个。其一，在顺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两三天内到达涅瓦河。因为两个方面军的现有兵力情况，不允许战役实施得时间更长。我们只能用有限的力量速战速决。其二；

从种种迹象和情报分析，敌人部署在这里的部队没有明显变化，说明敌人至少到现在还没料到我们会在这里发起进攻。这样，就可以保证首次突击的突然性。总的战略意图是，由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部队进行相向突击，在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和拉多加湖区舰队支援下，粉碎敌什利谢尔堡和姆加集团，打破对列宁格勒的陆上封锁。另外，大本营还考虑，在列宁格勒东南进行的战役，将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不使其把部队调往苏德战场上的其他地段，尤其是南方。大家都知道，在那里，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正展开着一场生死决战。”沙波什尼科夫最后两句说得格外缓慢，在座的人心头都像压着铅块一样沉重。

“大本营研究并批准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拟定的作战计划。”斯大林站起身边走边说。“但好的计划只是成功的一半。戈沃洛夫同志和梅列茨科夫同志，你们应该彼此了解对方的计划，因为这次战役本身就是一次联合行动。”接替霍津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戈沃洛夫炮兵中将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互相看了一眼，又冲着斯大林点点头。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斯大林问道。

“大本营对我们已经很慷慨了。”戈沃洛夫将军道：“25个营、6个反坦克团、500挺重机枪、1000挺轻机枪、5000支冲锋枪和2个各有50辆坦克的坦克旅，到7月1日前，已基本到位。”他说得很快，看得出这位司令员对方军的情况非常熟悉。

“你呢，梅列茨科夫同志？”斯大林转向梅列茨科夫。

“如果再给我们些冲锋枪和步枪……”

“你们需要多少？”没等梅列茨科夫说完，斯大林直截了当地问道。

“3000到5000支冲锋枪，5000支步枪。”梅列茨科夫有过申请武器的经验，知道数目过大是根本不现实的，所以他参照戈沃洛夫提供的数字，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不太大的数字。

斯大林转向苏军总后勤部长赫鲁廖夫将军，以协商的口吻下达了命令：

“怎么样，赫鲁廖夫同志，我们满足他吧。不过，不是1万支，而是2万支，让战士们知道，我们现在不仅有足够的步枪，而且有足够的冲锋枪。”

赫鲁廖夫微笑地点了点头。梅列茨科夫有些没听懂似的睁大了眼睛。

“我们想，在这次战役中，还是由沃尔霍夫方面军演主角。”斯大林继续边踱步边说道。“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涅瓦作战集群在进攻中首先要强渡涅瓦河，这就必然会遭到损失，因此，很可能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用于向锡尼亚维诺突击。突击应由沃尔霍夫方面军完成，列宁格勒方面军可以用自己的炮兵和航空兵支援友邻。”

梅列茨科夫这时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斯大林在兵器上对沃尔霍夫方面军特别“照顾”。

回到方面军，戈沃洛夫和梅列茨科夫加紧了战役的准备工作。相对而言，梅列茨科夫遇到的困难要大一些。首先他需要变更部署，这就需要大规模地调动部队。根据计划，方面军突击部队将组成三个梯队，第1梯队由第8集团军担任，第2梯队是近卫步兵第4军，这两个集团军的任务是突破德军防御的全纵深。第3梯队由重新组建的突击第2集团军担任，任务是在战役的最后阶段消灭敌人的后备队。所有三个梯队总计有13个步兵师，8个步兵旅和6个坦克旅，20多个炮兵团。在只有两条通行能力不高的铁路及德军航空兵不断实施空袭和空中侦察的情况下，部队的集中、调动、展开，哪一个环

节处理不当，都会影响战役的质量和效果。另外，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一切都必须瞒过敌人的眼睛。

在战役准备的一个月时间里，沃尔霍夫方面军使尽招术迷惑德军。部队的所有调动均在夜间进行，而在部队离开之后，仍然把电台和搭建的指挥部留在原地，并继续与已经不存在的各个部队保持“联系”。而在部队新的集结和展开地区，则严格禁止各种电台工作，也不下发任何有关战役准备和意图的书面命令，一切命令都是口头传达，而且是把各集团军和军的主要领导召到方面军司令部当面下达。同时，为了迷惑敌人，方面军司令部还制造了许多假象，诱导敌人作出错误判断。8月份，苏军以各种战役伪装器材在诺夫哥罗德东北的小维谢拉造成军队大规模集结的假象，似乎苏军要往这里作战。为此，方面军司令部专门抽出一个步兵营和第30独立伪装连的一个排，以及4部汽车、1辆拖拉机和4列循环军列。步兵营的人员被分成5个支队，从伪装排里给每个支队派一名技术指导，4个支队分别制造步兵、炮兵、坦克兵集结的假象，第5支队则制造模型，并带着它经常出没于敌人阵地前沿。所有这些措施，成功地迷惑了德军，他们没有察觉苏军部队调动的真实方向。8月26日，在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部召开了第1和第2梯队各兵团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把发起进攻的时间定在次日——8月27日早晨。

锡尼亚维诺遭遇战：孰胜孰败？

就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加强准备新的战役的时候，希特勒也把目光投向了列宁格勒。

8月20日，德第11集团军司令曼施坦因元帅，刚刚从罗马尼亚休假回到集团军司令部，就发现一个印有元首大本营印迹的信封，端端正正放在一叠文件、信件的最上面，而且看得出已经放了有好几天了。曼施坦因自离开列宁格勒之后，被任命为德第11集团军司令，在1942年春季的克里木半岛战役中，他指挥着集团军大出风头，在半岛上前冲后杀，不仅把苏军的克里木方面军赶过了刻赤海峡，而且攻克了被公认为最不好攻克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占领了整个半岛。这一胜利不仅为德军向斯大林格勒及高加索的进攻提供了稳定的侧翼保护，而且也让希特勒重新燃起了攻克列宁格勒的希望。因为在他看来，列宁格勒的城防与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相比，简直就是一道木制的篱笆。他要借曼施坦因的力量去圆他征服列宁格勒的梦。于是，他命令一心想着继续向东打过刻赤海峡，突入高加索的曼施坦因，率领第11集团军调头北上，去攻打列宁格勒。被这道命令弄得大惑不解的曼施坦因叫来作战处长布西上校：

“上校，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道命令是什么意思？”

布西上校快速地摊了下双手，摇摇头：

“元帅，三天前我们接到命令，让攻打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兵部队立即乘列车北上，包括两门600毫米的加农炮和那门800毫米的大多拉炮，现在都已经在运往列宁格勒的路上了。”

“这是想干什么？难道他们真的以为第11集团军去攻打一个已经气息奄奄的列宁格勒比进入高加索更有意义吗？”曼施坦因站起身，面向窗外。一阵海风吹来，撩乱了他本来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

“还有更不幸的消息，元帅。”布西上校轻声说：“陆军总部命令，第50师要留在这里，第22师被抽去改编为一个空降师，第72师编入中央集团军群序列。这就是说，至少有3个师将不会随集团军北上了。”

曼施坦因忽地转过身，目光炯炯地盯着布西，足足有半分钟，然后目光慢慢黯淡下去。烦恼地挥了下手：

“随它去吧。”

8月27日，曼施坦因率领着第11集团军司令部到达了列宁格勒前线，也就是这天早上，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8集团军，经过两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从拉多加湖的布戈罗夫斯基角到沃罗诺沃开始了进攻。得到最新装备的冲锋枪的苏军士兵，冲锋异常勇猛，进攻在开始后两天之内进展顺利。在主要突击方向上，苏军强渡过锡尼亚维诺以东的小黑河，在28日傍晚，已经抵近德军的主要防御枢纽锡尼亚维诺。至此，除了冲锋枪子弹已感不足之外，第8集团军的突击部队没遇到什么更大的障碍。子弹不足情有可原，因为从冲击刚开始一开始，战士们的手指就一直没有离开扳机，直到把整盘的子弹一口气打完。这里也反映出某种心理因素，把冲锋枪端在胸前，看着枪口中不断喷射的火舌，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射击声中冲锋，紧张程度会有所降低。尽管指挥部曾提醒部队要节省子弹，但看来没有起作用。

“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一开始对苏军在锡尼亚维诺方向上的进攻并未在意。因为8月19日列宁格勒方面军也曾强渡涅瓦河向这个方向发起过突击，但除了占领了几处登陆场以外，对德军并未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德军指挥部对沃尔霍夫方面军的这次进攻也评价不高。“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屈希勒尔元帅与曼施坦因仍然在一起制定进攻列宁格勒的计划。计划的意图是首先在最大限度上使用炮兵与空军的火力支援，以坦克部队与步兵突破列宁格勒以南的正面，但不进入该城进行巷战。在突破苏军防御后，德军应向东转，迅速渡过东南面的涅瓦河，与在涅瓦河对岸的德军一起，歼灭夹在列宁格勒与拉多加湖之间的苏军，进而切断通过拉多加湖的“生命之路”，从东面包围列宁格勒。这样，就可以重现德军攻打华沙时的范例，不必经过消耗巨大的城市巷战而攻陷该城。这个计划被命名为“北极光”，定于9月14日开始。

然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凌厉攻势，很快让德军指挥部意识到这次来者不善，是苏军的一次经过精心准备旨在打破封锁的强大攻势。如果苏军目标实现，那就意味着“北极光”行动的流产。于是，刚刚开到的德第11集团军的第170师和从涅瓦河地段调来的坦克第12师，奉命从行进间投入锡尼亚维诺地区的战斗。第277师的全部后备队，第96步兵师的先遣队也被调往这里。而且，“北方”集团军群的几乎所有的航空兵都被调到这个地区对苏军进攻部队实施空袭。双方在锡尼亚维诺附近展开了一场遭遇战。丧失了制空权的苏军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很大努力。从29日起，作为方面军第1梯队的第8集团军，推进速度大为降低，在深入德军战斗队形纵深7公里时，被迫停顿下来。

8月31日，梅列茨科夫和方面军参谋长斯捷利马赫将军、军事委员扎波罗热茨将军，来到第8集团军指挥所。司令员斯塔里科夫少将正与预定作为第2梯队的近卫步兵第4军军长加根少将商量着什么。见到方面军领导，斯塔里科夫和加根马上立正，行礼，从他们脸上，看得出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梅列茨科夫还完礼，来不及坐下，马上问道：

“第8集团军怎么停止不前了？后备队用上了没有？要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斯塔里科夫无奈地摊开双手，闷闷不乐地说：

“集团军所有后备队都用上了，再有的话，就是我的司令部这些人了。敌人调来的新锐部队阻止了我们。都队打得非常艰苦。”

梅列茨科夫又问了几个问题，向身边的军事委员和参谋长征求意见：

“看来，我们应该把第2梯队投入战斗了！你们两位的意见呢？”

两人不约而同地点头。

“那好。”梅列茨科夫转向站在一旁的加根将军：“将军同志，方面军司令部命令你部至迟于今日14时，将部队投入交战。任务是扩大第8集团军已取得的战果，9月1日日终前，前出至涅瓦河。明白了吗？”

加根将军双脚一并：

“明白了，方面军司令员同志！”

梅列茨科夫又转向参谋长斯捷利马赫：

“向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发出情况通报，告诉他们敌人把配置在列宁格勒以南的预备队以及在涅瓦河地段上的不少部队都调到我们的进攻地区上来了，这是列宁格勒方面军积极行动的最有利时机，最好能发动一次对进突击。”

近卫步兵第4军按时投入了战斗。摆在他们面前的首先不是敌人火力的杀伤，而是广阔的沼泽地和大片大片的森林。他们不得不一边战斗一边铺设道路，为坦克、炮兵牵引车开辟林间通道。由于在拟定作战计划时，为达到首次突击的最大效果，方面军的几乎全部炮兵部队都配备给了第8集团军，因此近卫步兵第4军投入交战时，没有得到方面军炮兵火力的支援，航空兵就更少了。另外，在指挥上也出现了问题，军指挥部与各师、旅的联系经常中断，军中各兵种之间的协调也不好，因此，整个进攻显得零乱，没有章法。尽管它把第8集团军的战线又向前推进了2公里，突破纵深达9公里，但仍然没能前出至涅瓦河。方面军司令部曾一度对该军作战指挥实行接管和干预，不过，为时已晚。9月4日，近卫步兵第4军耗尽了力量，进攻再次停止。

梅列茨科夫不得不对战役计划进行变动，急令方面军第3梯队——突击第2集团军投入战斗。按计划第3梯队的任务是歼灭德军后备队，而不是实施突击。该集团军投入战斗后，虽然消灭了德军的一些火力点，并在某些地方改善了态势，但要发展进攻却感兵力不足。在柳班战役中遭受重创的突击第2集团军，重新组建后名难符实：在投入战斗时，它的编制内只有一个8000人的步兵师和1个步兵旅。以这点兵力不可能维持长时间的有力突击。

也就是在9月4日下午，曼施坦因正在指挥所里分析列宁格勒周围形成的新态势，一阵电话铃响后，布西上校走过来说：

“元帅，元首正等着跟您通话。”

曼施坦因微微一怔，“难道元首又有了什么新决定？”边想边接过听筒：

“元首，您好，我是曼施坦因，我正听着您讲话。”

听筒里传来了曼施坦因熟悉的尖细嗓音，只是今天鼻音略重，像是患了感冒：

“我的元帅，列宁格勒的情况怎么样？俄国人进攻得很厉害吗？”

“他们正向位于姆加、锡尼亚维诺地区的我军部队发起进攻。同时涅瓦河右岸的敌军也几次试图强渡该河与进攻的敌军建立联系。很明显，这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大规模进攻，目的是想突破我们对列宁格勒的包围。”

“是的，是有这种企图。那么列宁格勒以南呢？他们有什么行动。”

“在乌里茨克方向和普希金方向，俄国人活动也趋向积极，不过，目前来看，他们在这里使用的力量不大。”

“这就是说，我们的‘北极光’计划还可以按期实施，对吗？”希特勒终于点出了此次谈话的主题。对此，曼施坦因早有考虑。

“我认为，如果沃尔霍夫战线上的形势不再恶化，‘北极光’还有可能实施。不过现在必须全力以赴恢复锡尼亚维诺地区的局势。如果让俄国人在这里突破了我军防御的全纵深，后果将非常严重。”他虽然没有用放弃‘北极光’这样的提法，但把“非常严重”说得既缓又重，他想，希特勒应该明白他的意思了。果然，希特勒语速明显加快了：

“曼施坦因元帅，您一定要确保沃尔霍夫战线上不要再出乱子，我命令您负起这一地区全面指挥之责。如果您认为有必要，可以不经事先批准立即采取行动，明白吗？立即采取行动。另外，您要用攻势迅速恢复锡尼亚维诺地区的局势，这个太关键了。”

“元首，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为发动攻势恢复局势，我准备再向该地区投入新锐力量，如第11集团军的……”

“我同意，您可以立即着手准备。动作要快，快！”希特勒情急之中没有再深考虑一层：如果让曼施坦因把他的部队用到锡尼亚维诺上去，还用什麼去攻破列宁格勒城呢？阴差阳错，事有凑巧，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这种偶然的巧合，往往包含和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曼施坦因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接过了锡尼亚维诺方向的指挥权。他把自己带来的第11集团军的几乎全部兵力都投入到了这里。在阻挡住苏军的推进之后，他在锡尼亚维诺南、北两个方向上集结起两个突击集团，以便从两个侧面上向苏军突击部队发起攻击。南面的集团由第24、第132、第170步兵师和第3山地师组成，北面的集团由第121步兵师、第5山地师和第28轻步兵师组成。9月10日，德军发起反攻。两个集团军向苏军突破口根部两翼猛攻。双方部队展开了激烈残酷的战斗，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始终不停。9月20日，德军全线反攻，苏军仍然坚守着小黑河西岸的阵地，德军南北两个集团在9月21日封闭了突破口，切断了第8集团军、近卫步兵第4军和突击第2集团军突击部队与方面军其他部队的联系，眼看着柳班悲剧要重演。梅列茨科夫立即组织部队实施援救，列宁格勒方面军也用8个师的兵力力图再次强渡涅瓦河与沃尔霍夫方面军配合行动。同时，梅列茨科夫命令被围部队向东突围，撤回到小黑河东岸。曼施坦因为了避免自己部队受到惨重损失，下令对苏军只围不攻。同时，从包围列宁格勒的部队中，调集了最大限度的炮兵，并请求陆军总部，从“中央”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德国本土，甚至从斯大林格勒前线，调来了数个轰炸机群，一连几天24小时不分昼夜地向包围圈里狂轰滥炸。森林和沼泽地燃起层层烈焰，大地与空中弥漫着刺鼻的浓烟，整个战场千疮百孔，布满了弹坑，成片的郁郁葱葱的森林和灌木，变成了一片焦土和荒原。

据曼施坦因说，这一战，他让苏军的7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和4个坦克旅与锡尼亚维诺附近的森林同归于尽了。

苏联方面则统计出在锡尼亚维诺战役中，共让德军损失了近6万人、200辆坦克、200门火炮、400门迫击炮和260架飞机。也许这些数字不那么精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双方在这次战役中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苏军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而德军虽然暂时维持住了封锁，但攻克列宁格勒的“北极光”计划也因第11集团军损失太大而告流产。失败的，在失败的苦涩中获得了某种成功的欣慰；成功的，在成功的庆幸里隐隐感到失败的失落。这大概也是一种战争的辩证法。

第八章 “火花”高扬胜利颂

撞击生成“火花”

锡尼亚维诺战役结束差不多两个月后，1942年11月19日和20日，苏军的三个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展开强大的反攻。两天后，铁臂在顿河边的卡拉奇合拢，将包括德第6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的几个师在内的近30万敌军包围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斯大林格勒地域，吹响了苏军战略反攻的号角。它很快便回荡在苏德战场的各个战略方向上，遥远的列宁格勒，饱尝围困之苦的列宁格勒，一直在不屈不挠进行战斗的列宁格勒，自然也不例外。

1942年秋冬，战线距列宁格勒依然很近：在南面，它距列宁格勒仅有4公里，西北和东南，也不过25~30公里。德军的大炮仍旧昼夜不断地对列宁格勒城市进行炮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基本力量包括第23、第42、第55和第67集团军、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及空军第13集团军。这些部队，既要守卫着卡累利阿地峡，抵抗芬军的进攻，又要保卫着芬兰湾沿岸及其中的海军基地，从西南屏护列宁格勒，更要在西南、南面、东南坚守列宁格勒接近地，任务艰巨。沃尔霍夫方面军编成内有第8、突击第2、第54、第4、第19和第52集团军及空军第14集团军。部队数目比列宁格勒方面军多，但战线也长，从伊尔门湖到拉多加湖300多公里长的战线由它负责防守。

与这里的苏军相对峙的还是德“北方”集团军群的第18集团军和芬兰军队。到1942年11月第18集团军编成内还有26个师，占领着450公里战线，平均每个师17公里。芬兰军队的5个师则在列宁格勒西北，在卡累利阿地峡地区活动。苏军在南方展开的战略反攻，迫使德军统帅部不仅把曼施坦因的第11集团军从列宁格勒城下调走，而且还从第18集团军中抽走了9个师，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放弃了攻占列宁格勒的“北极光”计划。苏军最高统帅部抓住这个空前有利的机会，命令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两个方面军准备新的进攻计划，以解列宁格勒之围。

吸取了锡尼亚维诺战役失败的教训，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主要领导人都认为在新的战役中必须更紧密地配合，协同行动。11月初的一天，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与参谋长斯捷利马赫乘船经拉多加湖冰上交通线来到列宁格勒，与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戈沃洛夫共同商讨两个方面军的协同问题。见面后，几个人寒暄一二句便马上转入正题。梅列茨科夫问：

“列宁格勒方面军能有多少兵力参加这次新的进攻战役？”

瘦瘦的戈沃洛夫平时就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神情便更为凝重，他略一沉吟，答道：

“14个月的封锁和不断的战斗，使我们损失很大。当然，也有补充，但你知道，这是一本不敷出的帐。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投入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停了一下，又说了句：“不可能再多了。”

“大本营的意图是仍然让我们实施相向突击，就像上次一样。但上次我们组织得并不成功……”梅列茨科夫没再说下去。

“是啊，不成功。”戈沃洛夫习惯性地用手轻轻蹭了蹭鼻下一小撮浓浓的胡子。“大本营是对的，光靠一个方面军的力量还不能打破封锁。我们可以实施相向突击，但也只能在距离列宁格勒较近的地方。兵力有限，无法实

施深远的突击。”

“较近的地方……那就只有从这里了，拉多加湖附近。”梅列茨科夫用手指在地图上的什利谢尔堡至姆加之间划了一道，“这就是说，我们还得从老地方，锡尼亚维诺，进行突破……”他若有所思，像是自言自语。

“是的，恐怕得这样了。我知道，敌人在锡尼亚维诺下了很大力量，工事坚固，火力配备完整，兵力强大，而且地形对进攻的一方也不利，但这里纵深宽毕竟只有 16 公里，最短的不过 12 公里，我们每个人拿下 6 公里就行了。”戈沃洛夫盯着地图说。

“那好，就这样办！就从最短的地方下手。我打算让突击第 2 集团军当第 1 梯队，从锡尼亚维诺以北，靠近拉多加湖的位置上发起突击。这个位置比上次的位置对我们稍微有利些。锡尼亚维诺以南的森林和沼泽地，部队去过一次以后，实在不愿意去第二次了。”

“据我所知，突击第 2 集团军在 8、9 月份的战斗中消耗很大，它……”戈沃洛夫有些疑虑。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它进行了补充，现在它的编成内有 2 个步兵师、3 个步兵旅和 2 个坦克旅，以及 4 个独立坦克营、1 个炮兵团和 3 个迫击炮团。人数达到 37000 人。虽然不能说强大，但比上次好多了。”

戈沃洛夫点点头。也主动介绍起情况来了。

“离突击位置最近的是杜哈诺夫将军指挥的第 67 集团军，刚刚组建了一个月，基础是原来的涅瓦作占集群。它的编成有 3 个步兵师、2 个步兵旅、1 个滑雪步兵旅、1 个筑垒地域部队，以及 2 个独立坦克营、3 个炮兵团、2 个迫击炮团、3 个强击反坦克炮团、6 个师属炮兵连。每个步兵师 7000~10000 人，步兵旅 3000~5800 人，整个集团军有 850 门火炮和迫击炮，75 毫米以上的，近 400 管 M-30 火箭炮，还有 50 多辆坦克。”戈沃洛夫出于专业习惯，把炮兵的情况介绍得很细。

“这个集团军实力不弱嘛。”梅列茨科夫赞赏地说：“那么咱们‘约会’的地点呢？在什么地方合适？”

“在第 1 工人新村，第 5 工人新村以及锡尼亚维诺北部怎么样？”

“我看可以。”

“至于战役发起的时间，我想，大本营答应给我们补充的兵力和兵器，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尚未结束，最快也不会早于明年 1 月。如果在 2 月份开始，从战役准备上讲，比较从容。但你知道，梅列茨科夫同志，在包围圈中度日如年那。”见梅列茨科夫深表理解地点着头，戈沃洛夫接着说：“所以，我建议，时间定在 1943 年 1 月初。”

“我同意。同时我建议，根据刚才说过的精神，我们共同制定一份作战计划，11 月中旬呈报大本营。”

“可以。”

“最后一个问题，咱们给这次战役起个什么漂亮的名称呢？”

“就叫‘火花’吧，让它引燃列宁格勒军民的希望之火，胜利之火。”

“‘火花’，好极了，非常贴切、形象，‘火花’……”

1942 年 11 月 17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向大本营呈送了在什利谢尔堡方向进行战役的请求。5 天后，11 月 22 日，戈沃洛夫又把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以及舰队协同实施战役的具体计划上报给大本营。12 月 2 日，大本营批准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请求，指示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

着手战役准备工作。随后，大本营在 12 月 8 日的训令中明确了两个方面军的具体任务。根据这一训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在 1943 年 1 月，要以其突击集团协同行动，消灭什利谢尔堡—锡尼亚维诺突出部、里普诺、加伊托罗诺、莫斯科夫斯卡娅杜希罗夫卡地区之敌。突破对列宁格勒的陆上封锁。1 月底，两个方面军的部队应推进到莫伊卡河、米哈伊洛夫斯基、托尔托罗诺一线，并在此固守，保证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交通线。2 月上旬，两个方面军应再发动新的战役，消灭姆加地区之敌，肃清基洛夫铁路，推进到沃罗诺沃、瓦斯克列契尼耶、西戈罗沃、沃伊托罗诺一线。

在 12 月份，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得到极大加强，补充了人员和技术装备。列宁格勒方面军得到了 1 个步兵师、5 个独立步兵旅、1 个高炮师和 3 个空降营。沃尔霍夫方面军得到了 5 个步兵师和 1 个工程旅。3 个滑雪步兵旅和 4 个空降营。这样算下来，列宁格勒方面军人员增加了 10%，技术装备没有多大变化；沃尔霍夫方面军人员增加了 22%，火炮增加了 20%，迫击炮增加了 3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着力加强沃尔霍夫方面军，意在让它在即将开始的战役中再次充当主角。

到了 1 月 1 日，即大本营规定“火花”战役开始的日子，列宁格勒方面军发现涅瓦河上的冰层厚度不够，无法承受大部队及重武器通过时的压力。同时，两个方面军仍有一些人员和武器没有到位。因此，他们要求把战役开始的时间推迟到 1 月 12 日开始。大本营同意了这一请求。两个方面军抓紧最后十几天的时间，准备着让人期待已久的战役。

“火花”烧断封锁线

1943 年 1 月 12 日早晨，冬日阳光照耀下的涅瓦河静卧在层叠的油松和白桦林中。冰雪覆盖的河面，反射着刺眼的亮光，细小的雪粒在寒风的吹动下，沿着河道飞舞旋转，在冰面上卷起一溜溜白烟。零下 23 的严寒，似乎把一切都冻住了，除了雪粒，看不见有什么流动的东西。除了风的呼叫，听不见任何声音。就在这个空气似乎都已僵住的早晨，一场有上万人参加，又决定着几百万人命运的大搏杀，即将开始。

9 时 30 分，涅瓦河右岸列宁格勒方面军第 67 集团军阵地上空，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霎那间，13 公里长的地带近 2000 门火炮和迫击炮几乎同时开始怒吼。刚才还是僵住不动的一切，现在却全开始了颤抖。大地、树林、空气……苏军这边的炮兵阵地，被发射时产生的巨大气流搅起的团团白雾笼罩着，炮口喷出的火光，远远看去就像半空炸开一串串火球。河对岸的德军阵地，随着成百吨钢铁的自天而降，顿时陷入滚滚的浓烟烈焰之中。黑烟在上，烈火在下，烟压着火，火托着烟，遮天蔽日，恐怖惊人。

为了不破坏河上的冰面，苏军炮击的目标都在距岸边 200 米以外，这使德军距岸边最近的火力点在惊魂初定之后，开始了还击。德军的火炮和迫击炮弹也掠过涅瓦河，在苏军阵地附近爆炸。涅瓦河两岸一片惊天动地的轰轰炮声。这种巨大的轰鸣随着德军阵地前雷区中 120 组的悬挂式炸雷的爆炸，达到了高潮。

11 时 45 分，空中又升起红色信号弹，身穿白色伪装服的苏军强攻小组和清障小组跃上冰面，向对岸冲去。这时，“卡秋莎”火箭炮齐射，5 分钟之内，炮弹撕裂空气的声音，甚至掩盖住了滚雷般爆炸的轰鸣。突然，四周

一下子静了下来，眼前的一切就像一部无声电影。树在晃，雪在飞，火在燃，烟在冒，但却一概在寂静中无声地进行。不过，这种寂静仅仅维持了半分钟，就被成千上万人发出的呼喊声打破了。涅瓦河上，从莫斯科夫斯基杜布罗夫卡到什利谢尔堡 13 公里长的地段中，列宁格勒方面军第 67 集团军发起了总攻。白色的人浪滚上右岸的河堤，又泄到冰封的河面，再涌向左岸，不到 10 分钟便漫上对面的堤岸。德军幸存下来的火力点尽管以最大火力企图压制苏军的进攻，但在汹涌的人浪面前，显得势单力薄。强击小组在敌人雷区中开辟了通道，清障小组铺设了必要的工程设施，步兵先遣队紧跟其后，主力部队随后压上，整个突击从炮火准备开始到冲过涅瓦河，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短时间内，在战线中央的德军便被赶出了前沿阵地，苏军炮兵立即向前转移发射阵地，以便支援突向敌防御纵深的步兵和坦克兵。这天日终时，第 67 集团军冲过涅瓦河，在对岸占领了一个宽 5 公里，纵深 3 公里的登陆场。夜间，苏军仍以部分力量继续进攻。

从 13 日起，德军明显地加强了防御和反击。从早上 10 点至日终，他们以每次两到三个步兵营的兵力向位于第 67 集团军右翼的近卫步兵第 45 师发动了 4 次反突击。反突击虽被击溃，但第 45 师部队亦无法继续向前推进。情况变得复杂了。第 67 集团军的突击力量集中在中央，因为这里是预计要与沃尔霍夫方面军突击部队会合的地方。右翼力量比较弱，必须尽快调集兵力去巩固右翼。集团军司令员杜哈诺夫将军立即把集团军第 2 梯队投入交战。但这天右翼部队除了在某些地段上推进了 1 公里外，其他都几乎是停止不前。

与此相反，集团军中央的部队进展喜人，西莫尼扬克少将指挥的步兵第 136 师成果最大。该师占领了德军在一些居民点的大火力点，与加强给他们的轻型坦克第 61 旅一起，推进到第 5 工人新村以西 1~1.5 公里，与从东西发展进攻的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突击第 2 集团军部队相距只有 4~5 公里了。

在集团军左翼作战的步兵第 86 师，进攻方向是什利谢尔堡。该师强渡涅瓦河时，遇到德军配属在纵深阵地上的强大炮兵火力的阻挡。结果，只有几个营突破了对岸，师主力部队被迫退回出发阵地。当天下午，重整部队并变更部署之后，他们利用友邻步兵第 136 师取得的成果，再次发动攻势，朝什利谢尔堡以南方向突击。第二天，该师突破德军炮火阻挡，向前推进 1~1.5 公里，接近了第 3 工人新村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山，这里设有德军掩护什利谢尔堡的主要火力支撑点，苏军再次受阻于德军的猛烈火力，战斗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

与列宁格勒方面军发起进攻的同一天，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突击第 2 集团军和第 8 集团军右翼部队也在 12 公里宽的正面上展开突击。

1 小时 45 分钟之内，苏军的主要突击地段上，以每公里 135 门火炮和迫击炮的密度，进行了强大的火力准备。之后，突击第 2 集团军第 1 梯队的 5 个师，在炮火准备形成的烟幕掩护下，发起全线突击。20 分钟后，第 3 集团右翼部队也随之转入进攻。双方马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一些德军的抵抗据点周围，如里普卡、第 8 工人新村和“圆树林地”德军反抗十分顽强。在集团军右翼，步兵第 128 师没能从行进间占领里普卡。德军以制高点的猛烈侧翼火力，封锁了该师前进的道路。这个制高点上的坚固火力点，在苏军的炮火准备阶段竟安然无恙。德军的火力把苏军压在一片开阔地上抬不起头，部队的损失急剧增加。就在这时，步兵第 523 团先遣队长上尉波格丹一跃而起，疾跑几步，又迅速卧倒向火力点爬去，在战友们上百双眼睛的注视下，

毅然用胸膛堵住了射击孔。德军的机枪哑了，苏军一涌而上。结果近百名德军官兵的尸体留在了战场上……

在集团军中间进攻的是步兵第 372 和 256 师。进攻的第一天，它们从北面和南面向第 8 工人新村推进了近 2 公里。从南面进攻的步兵第 256 师取得的战果最大，而步兵第 372 师却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德军利用这里的石质房屋、抽水站、钢筋混凝土与土木工事以及兵力上的优势，挡住了苏军的进攻，并在第二天把后备队调往这里，四支部队被从多斯诺运到姆加。有鉴于此，突击第 2 集团军司令员罗曼诺夫斯基征得梅列茨科夫同意后，于 13 日把作为第 2 梯队的步兵第 18 师和加强的坦克第 98 旅投入战斗，并令其从南面绕过第 3 工人新村，向第 5 工人新村发展突击。而此时，列宁格勒方面军第 67 集团军的步兵第 136 师，正迅速接近此地。

在左翼，步兵第 327 师经过顽强的反复冲击，占领了“圆树林地”的大部分。而在它以南进攻的步兵第 376 师和第 8 集团军的右翼部队攻入德军阵地前沿后，马上被强大的火力阻止住了。几次试图再行进攻，均未成功。两天中，沃尔霍夫方面军在从里普卡至盖托诺沃 12 公里的地段上突破敌人防御，部分占领了德军在里普卡、第 8 工人新村的抵抗据点。几乎全部占领了“圆树林地”，在中央方向向纵深推进了 2~4 公里，抵近第 4 和第 5 工人新村。

德“北方”集团军群指挥部采取一切措施固守什利谢尔堡—锡尼亚维诺一带阵地，不让列宁格勒方面军与沃尔霍夫方面军会合。1 月 14 日夜，德第 16 步兵师被从基里希地区调到第 6 工人新村一带。同时，从其他地段紧急抽调了一些步兵、坦克、炮兵部队和分队，增援这里。也就是这天，苏军两个方面军指挥部，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任务，即突破敌防御之后，也把第 2 梯队——新锐部队投入交战。列宁格勒方面军第 67 集团军奉命将第 2 梯队——步兵第 123 师和加强给它的坦克第 152 旅投入战斗。任务是组成突击战斗群与沃尔霍夫方面军部队作相向突击，并粉碎第一和第二小镇的敌人。随后，步兵第 13 师、步兵第 102 旅、步兵第 142 旅和滑雪步兵第 34 旅也先后投入战斗。不过，由于第 2 梯队几乎是平均使用在集团军全部进攻战线上，利用它去加强已经严重消弱的第 1 梯队部队，效果不很明显。苏军在此之前积累的经验已经证明，第 2 梯队应该不是用于加强而是去替换第 1 梯队。可惜，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指挥员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沃尔霍夫方面军指挥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它把第 2 梯队分批投入到广阔的战线上。14 日，步兵第 19 师开始在“圆树林地”以北行动。15 日，从方面军后备队调来的步兵第 239 师、以及步兵第 11 师和 2 个滑雪步兵旅投入战斗。不正确地使用第 2 梯队，导致了在投入新锐力量后，所有进攻方向上的推进仍然十分缓慢。使德军有时间部署部队并加强每一个抵抗据点的防御，苏军必须一寸一寸地去“啃”敌人的防御阵地。

第 67 集团军的主要战斗这时集中在三个方向上：即第 5 工人新村。第一和第二小镇和什利谢尔堡。在第 5 工人新村方向战斗的仍然是步兵第 136 师和配属给它的坦克第 61 旅。14~17 日，他们又向前推进了 2~2.5 公里，从西面靠近了第 5 工人新村。即将实现的与沃尔霍夫方面军部队的会师激励着战士们，个个争先恐后，勇猛顽强。在右翼的第一和第二小镇方向，苏军进展不大。补充了新锐力量的德军，不仅用猛烈的火力阻止苏军的进攻，而且还组织反突击。投入第 2 梯队后，苏军仍没能改变局势，4 天的昔战之后，

苏军在这里只是向前略有推进，占领了第一和第二小镇以东的一小块地区。在左翼，争夺什利谢尔堡的战斗已进行得非常激烈，德军凭借坚固的建筑，有利的地形进行顽抗，要在该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步兵第 86 师利用迂回战术，15 日 15 时用强攻拿下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山，16 日 12 时，从南面突入该城，与德军展开了巷战。

沃尔霍夫方面军这时也在积极行动。14 日，突击第 2 集团军的步兵第 256 师，大胆越进，从行进间占领了波德戈尔纳亚，然后挥师向西南，在锡尼亚维诺以西的接近地上展开战斗。步兵第 372 师从 15 日早晨开始与德军争夺第 8 工人新村，消灭了这里的敌人后，该师大胆前进，17 日接近了第 1 工人新村。同时，步兵第 18 师已经切入第 5 工人新村，与来自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仅有不足 2000 米的距离。此后，两个方面军的部队对第 1 和第 5 工人新村的德军实施夹击。处在这条狭窄走廊中的德军凶多吉少。同时，一旦苏军会师，那么处在走廊北端什利谢尔堡的德军将被切断退路，德军指挥部看到形势严峻，决定乘走廊还在的时候，从什利谢尔堡撤出部队。然而，德军已经来不及了。1943 年 1 月 18 日 9 时 30 分，久已期待的时刻来到了，在第 1 工人新村以东，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部队胜利会师，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 16 个月的封锁终于被突破了。第一批分享这一伟大胜利喜悦的是列宁格勒方面军步兵第 123 旅和沃尔霍夫方面军步兵第 372 师步兵 1240 团的指战员们。当天 12 时，列宁格勒方面军步兵第 136 师步兵第 269 团的战士们，与沃尔霍夫方面军步兵第 18 师第 424 团先遣队的战士们，在第 5 工人新村以南欢呼拥抱在一起。2 小时后，列宁格勒方面军步兵第 86 师完全肃清了什利谢尔堡城内的德军，解放了位于涅瓦河口与拉多加湖之间的这个重镇。稍后，沃尔霍夫方面军右翼部队消灭了在里普卡抵抗的德军，拔掉了德军插在拉多加湖南岸的又一个钉子。不过，苏军想从行进间夺取关键的锡尼亚维诺城的意图没有实现。1 月底，双方战线自北向东稳定在第二和第一小镇—第 6 工人新村—彼德戈尔内亚—锡尼亚维诺高地—贡托卡亚利普卡一线。

不屈的列宁格勒终于以它不懈的抗争为自己迎来了不朽的胜利。

第九章 九百日夜留英名

苏军在运足了气力等待着

突破了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之后，苏军于1943年7月22日~8月22日在姆加方面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战役，目的一方面是要打破德“北方”集团军群重新封锁列宁格勒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配合苏军此时在苏德战场中部库尔斯克地区展开的大规模交战中实施反攻。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8集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67集团军，一个从东向西，一个由北朝南，向集结在姆加地区的德军实施向心突击。这一突击带有先发制人的性质。结果，尚未来得及组织好进攻的德军，被迫放弃了重新封锁列宁格勒的企图，转入防御，苏军与德军激战一个月，双方准都没能向前推进。不过，苏军此次战役的意图，主要不是占领土地，而是牵制和消灭德军。从这点上说，姆加战役还是收到了成效。屈希勒尔的“北方”集团军群不得不用全部力量稳定战线，它的68个师及6个旅被牢牢地拴在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作战地区内。不能抽调足够的力量去支援在库尔斯克溃败的“中央”集团军群部队。而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及紧接着在第聂伯河会战中的失利，彻底改变了苏德战场上的战略态势，德军兵溃千里防线，苏军乘胜挥师西进，新的一年——1944年，就以苏军大反攻的一年载入了苏联卫国战争史册。而这光辉篇章的头几行，还是由西北方向的三大方面军写下的。

姆加战役后，“北方”集团军群被迫放弃了重新进攻列宁格勒的计划，转入全面防御，暗中计划和安排着从现有的战线上撤退。为此，德军一方面加强撤退沿线的工程保障，一方面在爱沙尼亚境内建立大规模的物资储备，构筑工事，以期在此地固守。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从最接近敌人的地方进行观察和分析之后，基本上判明了德军的意图，并在各自的冬季作战计划中，作了针锋相对的安排。9月上、中旬，两个方面军先后把自己的下一步作战设想提交给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敌人的主要注意力已集中到锡尼亚维诺和姆加方向，而德第18集团军在沿芬兰湾及诺夫哥罗德方向上的一翼，其防御体系已极为脆弱，而且暂时指望不上得到补充。这就使粉碎第18集团军这一敌人东线北翼的基本力量成为可能。因此，列宁格勒方面军准备实施旨在对第18集团军给予决定性打击的作战行动。打击将从两个方向进行：北面的打击在列宁格勒、赤卫队城、金吉谢普方向进行，东南面的打击在丘多沃、诺夫哥罗德、卢加方向进行，任务是前出至敌人里加—赤卫队城和普斯科夫—赤卫队城的交通运输干线，使第18和第16集团军丧失获得补给的可能，进而对其主力形成包围之势。沃尔霍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的作战意图为，以方面军主力部队从诺夫哥罗德以北地区向卢加方向实施突击，从第18和第16集团军的结合部分割敌“北方”集团军群，然后与列宁格勒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配合，包围并消灭敌第18集团军主力，不使其撤退到卢加河或更远的纳尔瓦—沃尔霍夫一线。

与此同时，各种关于“北方”集团军群准备撤退的情报纷纷送到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大本营指示西北方向二三个方面军，必须加强侦察，提高警惕，在敌人撤退必经道路的方向上建立打击集团。10月12日，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得到命令，在敌人撤退时，必须立即转入坚决的追击。同时，大本营同意即刻着手准备突破敌人防御的作战。这就是说，两个

方面军既要准备在敌人撤退时追击敌人，也要准备突破敌人防御的作战。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地区作战的总的意图是，粉碎德第 18 集团军，完全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从德军手中解放列宁格勒州。为完成这一任务，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应同时实施突击，以粉碎敌第 18 集团军在列宁格勒西南和诺夫哥罗德地区的侧翼集团。然后向金吉谢普、卢加方向发展进攻，粉碎敌军主力并前出至卢加河河岸。下一步向纳尔瓦和普斯科夫方向进攻，肃清列宁洛勒州境内的敌人，给以解放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目的的新的进攻创造条件。

从 10 月份开始，列宁格勒方面军着手准备方面军的作战方案，他们准备了两个方案，分别命名为“涅瓦—1”方案和“涅瓦—2”方案。前者适用于追击撤退的敌人，后者则是为了突破敌人的防御。根据情况的变化，最终确定“涅瓦—2”方案为方面军部队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总的意图是，用刚刚由沃尔霍夫方面军转隶过来的突击第 2 集团军和第 42 集团军，分别从芬兰湾南岸的奥拉宁包姆登陆场和普尔科沃地区向洛普沙总方向实施对进突击，从两个地段突破敌人防御，包围并消灭红村、洛普沙、斯特列尔纳地区之敌。第 67 集团军则以炮兵和先遣队牵制当面敌军，使其不能向突击第 2 集团军和第 42 集团军进攻地段调动部队，之后，突击第 2 和第 42 集团军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的金吉谢普、部分部队向赤卫队城发展进攻，同时第 67 集团军亦应向姆加、乌里扬诺夫卡及稍远的赤卫队城转入进攻。突击第 2 集团军的进攻应比第 42 集团军早开始一昼夜。这主要是为了在突击方向上给敌人造成错觉。空军第 13 集团军、列宁格勒近卫轰炸机第 2 军及波罗的海舰队的部分航空兵从空中支援进攻。红旗波罗的海舰队除用舰上炮火支援陆上行动外，还受命承担运送部队、物资、弹药的任务。

沃尔霍夫方面军决定启用自己最强大的力量——第 59 集团军，完成大本营的作战意图，该集团军应进行两个突击。主要突击从诺夫哥罗德以北 30 公里沃尔霍夫河西岸的登陆场实施，辅助突击从诺夫哥罗德东南经伊尔门湖向该城以南发展。两个突击计划向柳博良德对进实施，以突破敌人防御，包围并消灭诺夫哥罗德地区之敌，解放该城。完成上述任务后，第 59 集团军应向西和西南方向发展进攻，夺取卢加城，前出至卢加、克拉布基岑、小乌多尔阔什一线，切断敌人撤向普斯科夫的主要退路，与列宁格勒方面军配合歼灭敌第 18 集团军主力。第 8 和第 54 集团军则应在多斯诺、柳班和丘多沃方向积极活动，不让敌人往诺夫哥罗德调动部队。在敌人退却时，两个集团军应立即转入进攻，肃清十月铁路多斯诺——丘多沃一段的敌人，而后，向卢加总方向发展进攻，与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协调行动，歼灭敌第 18 集团军右翼部队。

同时，为了配合上述两大方面军的行动，列宁格勒游击运动司令部也为活跃在敌后的游击队规定了作战任务。1943 年 11 月，列宁格勒州游击队就有 11 个旅和 3 个独立支队，共 35000 人。他们应与苏军配合行动，从后方打击敌人，占领最重要的抵抗据点，在苏军到来之前夺取并坚守铁路枢纽站、大居民点及具有重要意义的高地、渡口、桥梁，加强侦察等等。

此后，各集团军及各军、师一级指挥部，又都根据方面军的作战计划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并进行了多种战役战术图上演练和针对性训练。沃尔霍夫方面军早在 11 月份就进行了大量演练，给各集团军、作战处长和后勤处长出的演练科目是“集团军突破敌坚固防御地带的进攻战役”；给各军长、

军参谋长和军炮兵主任的则是“步兵军突破敌坚固防御地段的进攻战斗和在冬季不利气候条件下在森林沼泽地带追击敌人”。同时，方面军司令部还绘制了1：25000和1：10000的大比例尺地图，并把通过多次侦察摸清敌防御前沿和纵深内的全部火力点都一一标在上面，一直发放到连以上指挥员。为了使实施辅助性突击的部队在通过伊尔门湖时更迅速，方面军把有关参战部队送到离湖很远的地方进行训练，只是在进攻开始前一昼夜才隐蔽回到湖边。最后，连以上各级指挥员现地勘察了地形，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和目标，并商定了各兵种协同动作的具体问题，规定了各分队和部队的具体任务。包括战斗队形、冲击地区、排除障碍作业、炮兵的分工、坦克的行动方向、时间和队形、协同行动的信号等等。列宁格勒方面军尤为重视提高各级部队指挥员对炮火准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召开了有步兵各级指挥员与炮兵各级指挥员参加的专门会议，听取报告，讨论问题，如“炮兵进攻的布置”、“炮兵的深远运动”等等，各级炮兵指挥员还进行了四天的作业，题目是“利用炮兵突破敌人防御和追击敌人”。

这段时间，两个方面军还频繁但却隐蔽地大规模调动部队。突击第2集团军的所有人员、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由涅瓦河畔调往芬兰湾沿岸奥拉宁包姆登陆场。战役开始前，已经到达登陆场的有5个步兵师、13支炮兵部队、2个坦克团、1个自行火炮团、1个坦克旅及近700车皮的作战物资。炮兵第23师的部分部队也逐渐从列宁格勒方面军左翼调到第42集团军进攻地段上的普尔科沃。由于这种调动，在两个方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集结起了巨大力量，在突击地段上形成了对德军的压倒优势。列宁格勒方面军突击第2集团军和第42集团军新添了72%的步兵部队、68%的火炮和迫击炮、100%的火箭炮兵、100%的坦克和自行火炮。与德军相比，苏军在这里的步兵高出德军2.7倍，炮兵多出3.6倍，坦克几乎多出6倍。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59集团军，也扩充了40%的步兵、近55%的火炮和迫击炮、90.5%的火箭炮、近80%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对敌人的优势为，步兵3.3倍，炮兵3.5倍，坦克11倍。苏军优势明显。

虽然距离战役开始的时间还有2~3个月，但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是这样充满了紧张、兴奋、思虑、期待，每一个指挥员和战士，置身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又太慢……人在期待、炮口在期待、枪营在期待、甚至连时间也在期待着。

这一天，终于在期待中到来了。

7天中，苏军连克洛普沙、红村、诺夫哥罗德

1944年1月14日上午N时30分，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突击第2集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59集团军同时开始了强大的炮火准备，第一批上千发呼啸的炮弹，奏响了一场伟大战役的序曲。

在突击第2集团军进攻地段，随着惊天动地的“卡秋莎”火箭炮的第一次齐射，65分钟的炮火准备开始了。不仅仅是岸上的炮兵，芬兰湾内喀琅施塔得基地的“红丘”，“灰马”炮台上的重炮，也参加进这首炮兵大合唱。一个小时内，10万枚炮弹倾泻到德军阵地上。德军的防御体系遭到巨大破坏，在苏军步兵和坦克兵转入突击的最初30~40分钟内，德军只能用步枪、冲锋枪，机枪火力进行抵抗。一昼夜，德军只还击3500发炮弹。突击第2

集团军部队迅速夺取了当面之敌的第一道防御阵地。第一天，在 10 公里宽的正面上向前推进了 1~3 公里。第二天 9 时 20 分，第 42 集团军也转入进攻。在 1 小时 40 分钟的炮火准备阶段，近 22 万枚炮弹落在德军阵地上，对其人员和装备给予了重创。炮兵对事先侦察好的目标实施直瞄射击，摧毁了 165 个火力点和 4 座军火库，这里存放着德军近 7000 枚 122~203 毫米口径的炮弹。在集团军第 1 梯队近卫步兵第 30 军地段上，德军前沿的三道防线几乎全被摧垮，因此，步兵发起进攻时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但在步兵第 109 军和第 110 军进攻地段，由于炮火对敌压制较弱，进攻一度受阻。德军以 3 个步兵师的火力和反突击展开顽抗。这一天，在突击第 2 集团军进攻地段，清醒过来的德军也进行了顽强的防御，一天之中，组织近 30 次反突击。突击第 2 集团军把第 2 梯队投入战斗后，又全线向前推进了 3 公里。这样，在前两天的战斗中，突击第 2 集团军向洛普沙方向推进了 6 公里。第 45 集团军在第一天中，于普希全西北 5 公里宽地段上，向红村方向推进了 1.5—4.5 公里。

此后几天，苏军昼夜不停地在两个方向上实施突击。虽然每天部队都有进展，但总的推进速度不是很快。这其中虽然有德军逐渐增加了抵抗强度的因素，但苏军在进攻中也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战斗组织和指挥上出现了不协调。尽管在战役准备阶段，各级指挥员进行了长时间的演练，但那毕竟是纸上谈兵，并不能解决在实战中碰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在突击第 2 集团军，步兵的重武器和装备经常落后于步兵部队，使其在达到某一地带时，不能及时巩固阵地，往往形成冲上去又退回来的局面，使进攻速度大受影响。由于为坦克部队提供的专门侦察非常缺乏，致使不合理的技术兵器损失大大增加。比如，隶属于步兵 122 军步兵 131 师的坦克 204 团，是作为直接支援步兵行动的，由于组织侦察不好和缺乏专门保护，在进攻敌波罗日金抵抗据点时，有 19 辆触雷、5 辆翻入敌人的堑壕、4 辆沉入河底。坦克第 260 团协助第 42 集团军近卫步兵第 30 军近卫步兵第 64 师战斗时，师长在还没有夺取敌人的反坦克地带时，就命令坦克部队进入战斗，结果，坦克团误入敌人的雷区，毫无价值地损失了 6 辆 KB 重型坦克，被迫退回出发阵地。这不仅对步兵的进攻毫无帮助，也影响了突破敌人防御的速度。战争就是战争，在它铁的规律面前，任何大意、疏忽、侥幸和冒险，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在铁的规律面前，怕流血自然不行，但至少可以少流血，甚至不流血。对战争胜利的一方，通向胜利的道路永远都不平坦，这里除了有敌人造成的因素外，还包括自己为适应战争，学习战争所要付出的代价。

虽然遭受了挫折，但苏军的进攻并未停顿。16~19 日，两个集团军在分别投入了第 2 梯队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19 日傍晚，德军在洛普沙、基别尼地区的抵抗急剧减弱。21 时，突击第 2 集团军步兵第 168 师步兵第 462 团和第 42 集团军工程兵第 54 营的先头部队在洛普沙以南的罗斯科—维索茨基地区会师。第二天清晨，两个集团军的大部队也在洛普沙汇合。

从 18 日开始，双方为争夺红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红村是德军打算长期坚守的一个巨大的防御枢纽。城四周挖有反坦克堑壕，土木火力点和钢筋混凝土的据点星罗棋布。城里的石质建筑也被改建成了防御据点。杜杰尔科弗卡河穿城而过，把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河道和堤岸也成了防御配体中的组成部分。18 日中午，第 42 集团军近卫步兵第 30 军的近卫步兵第 64 师部队经过激战进入城东部。德军炸毁了杜杰尔科弗卡河上的桥梁和红村车站附近的堤坝，使车站以西地区均被冰水淹没，这给苏军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

难。苏军从被破坏的桥上打过河去，与坚守在河西的德军展开激战。傍晚，近卫步兵第 64 师控制了红村东部，坦克第 260 团进入城西区，步兵第 109 军的步兵第 291 师从东北方向包围了红村。同时，在杜杰尔科弗卡河以东的沃罗尼尤山丘地区也进行了激战。该山丘标号为 172.3 高地，是列宁格勒州的一个制高点。踞高临下控制着周围十公里左右的地区。在包围和封锁列宁格勒时期，德军在山上建起 7 个观察点，校正和引导轰击列宁格勒的重炮火力。不拿下这座山丘，就不能固守已夺得的红村阵地。18 日，近卫步兵第 63 师对山丘的进攻没能成功。师长茨克罗夫上校决定在夜间以一个团从正面进攻，两个团从西北和东南迂回山丘。深夜，漆黑一片，战士们沿着泥泞的河岸，涉过冰冷的河水，猛插敌后。突然降临的苏军使德军防御迅速瓦解。19 日早晨，沃罗尼尤山的德军被肃清。同日，苏军全部解放了红村。20 日，陷于突击第 2 集团军和第 42 集团军夹击之下的德军洛普沙—红村集团被分割后，全部被歼。这样，在 6 天的对进突击中，两个集团军在近 30 公里宽的正面上，突破敌人防御纵深共 25 公里，歼灭了德军 2 个师，重创了 5 个师，为下一步向金吉谢普方向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 59 集团军，也从 1 月 14 日起转入进攻。原定 1 小时 50 分钟的炮火准备尚未结束，前沿观察所便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第 1 梯队的步兵第 6 和第 14 军的一些团，已经进入了冲击地区。等苏军炮火向前延伸时，这些团就开始冲向敌人防御地带了。梅列茨科夫赶紧让人了解情况，结果发现冲击非常见效，敌人的第一道阵地一下子就被苏军占领了。首先发明这种战术的是步兵第 14 军步兵第 378 师的步兵 1258 团。这个团的团长发现，在苏军炮火准备开始时，敌人纷纷从前沿向后跑，团长马上请示师长允许部队转入冲击，但师长没答应。不过，两人谈妥，在炮火准备结束前 15 分钟，先遣队可以发起冲击，但实际上全团都紧追先遣队之后冲了上去。而这个团又给其他团做了榜样。

在方面军左翼活动的是作辅助进攻的南集群，由独立步兵第 58 旅担任强渡冰封的伊尔门湖，从南面迂回诺夫哥罗德的任务。斯维克林少将指挥南集群在 14 日夜，借黑暗和暴风雪掩护，在冰上行进了几十公里，夺取了湖西岸大约 25 平方公里的一片登陆场，前出到维良日河地区，并于第二天切断了诺夫哥罗德—西姆斯克公路，从南面威胁到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德军则派出飞机轰炸伊尔门湖上只有 30 厘米厚的冰层，试图阻断苏军往这里增调兵力。梅列茨科夫接到报告，立即命令紧急使用移动小桥，跨越被破坏的冰面，同时派出一个装甲汽车营。还命令第 2 梯队中的步兵第 372 师投入战斗，使湖西岸的登陆场得以巩固。

此后几日，第 57 集团军在诺夫哥罗德以北不断推进，在德军主要防御地带上扫开了一个宽 20 公里，纵深 8 公里的突破口。屈希勒尔看到情况紧急，火速从姆加和丘多沃附近抽调了德第 24 师和第 21 步兵师之一部，从索尔策和旧鲁萨附近抽调了第 290 师和第 8 师之一部，以期封锁突破口并在纵深建立防御。但 16 日早晨，苏军第 54 集团军在柳班地区转入进攻，牵制了这个方向上的德军，使屈希勒尔不敢再从这里抽调更多的部队了。18 日，第 59 集团军指挥部把第 2 梯队——步兵第 112 军和坦克 122 旅投入交战，作为方面军后备队的步兵第 7 军部分部队也加强给第 1 梯队的部队。而第 1 梯队的两个步兵军则继续顽强进攻。19 日傍晚，步兵第 6 军的部队占领了纳申，切断了诺夫哥罗德—巴杰茨卡娅铁路。只是由于在诺夫哥罗德以北进攻的步兵

第 14 军部队行动稍有迟缓，德军才得以从城中撤出自己的部队。20 日 9 时 30 分，步兵第 14 军步兵第 191 和 225 师及步兵第 7 军步兵第 382 师的先头部队未遇任何抵抗便进入了诺夫哥罗德。同日，步兵第 6 军的部队在科雷涅沃地区与南集群的步兵第 372 师会师，德军被击溃的第 28 轻步兵师、第 1 空降师残部、2 个独立营和 1 个骑兵团，没来得及向西撤退，陷入包围，并很快被消灭了。7 天中，沃尔霍夫方面军第 59 集团军在宽 50 公里正面上突破敌人防御，向西推进 20 公里，解放了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诺夫哥罗德。莫斯科连续两天鸣放礼炮，向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指战员致敬，祝贺他们解放了洛普沙、红村和诺夫哥罗德。

把德军驱出列宁格勒州

莫斯科轰轰的礼炮声刚过，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又展开了新的攻势。前者把自己进攻矛头从西南转向东南，指向赤卫队城和多斯诺，攻击敌姆加集团的侧翼和后方，粉碎这一地区的敌人，肃清十月铁路，完全解除列宁格勒的包围。后者则把眼睛盯住了卢加方向，同时与列宁格勒方面军配合，消灭列宁格勒东南和南面之敌。

经过部分变更部署后，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突击第 2 集团军和第 42 集团军，从 1 月 21 日起发起进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怕被包围，决定从姆加、多斯诺和丘多沃地区撤出部队，坚守有良好防御工事的十月铁路一线。撤退从 21 日夜间开始，但很快被列宁格勒方面军第 67 集团军的侦察小组发现。第 67 集团军司令员斯维多夫立即命令步兵第 118 军准备追击撤退之敌。22 日，步兵第 118 军的步兵第 124 和第 268 师开始追击敌人。同日，苏军攻占了姆加。之后，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 8 集团军和第 54 集团军也转入追击。这样，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新形势出现了。两个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1 月 22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把下一步作战计划提交大本营。大本营很快予以批准。23 日，方面军给各集团军下达了新的任务：突击第 2 集团军向沃罗索诺、金吉谢普方向发展进攻，1 月 30 日前在金吉谢普以北前出至卢加河。第 42 集团军也向西南方向进攻，1 月 30 日前在金吉谢普、大萨布斯克地段前出至卢加河。第 67 集团军的近期任务是消灭普希金—多斯诺地区之敌人。

同日，沃尔霍夫方面军的计划也得到大本营的批准，计划规定，第 59 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攻占卢加。第 8 集团军的任务是控制多斯诺和乌沙基之间的联系，肃清两地之间的铁路线。此后，第 8 集团军的部队转交给第 54 集团军，它的野战领率机关调到方面军左翼，以改善对向卢加方向进攻部队的指挥。第 54 集团军应先占领柳班，之后与左翼的第 8 集团军配合占领乌沙基、多斯诺。大本营对沃尔霍夫方面军提出要求：不得迟于 1 月 29~30 日占领卢加。

卢加，这个列宁格勒西南的重镇，时隔两年半之后，再次成为西北方向上的一个焦点了。

到 1 月底，苏军各集团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第 67 集团军解放了维里察和锡维尔斯基；第 42 集团军占领了斯卢茨克、普希金、赤卫队城和大萨布斯克；突击第 2 集团军则冲向金吉谢普；第 54 集团军与第 67 集团军并

肩前进冲向柳班和丘多沃。自 1941 年以来，莫斯科—列宁格勒的铁路第一次全线通车。至此，列宁格勒以南地区的战线类似于一把斜放的角尺，顶点在丘多沃。它的一条边从丘多沃向西北扬上直达芬兰湾，另一条边从丘多沃向西南垂下通往波罗的海。向西北扬上的那条战线上，从北至南依次排列着苏军突击第 2 集团军、第 42 集团军、第 67 集团军、第 54 集团军，向西南垂下的战线则展开着第 59 集团军，而第 67、第 54 和第 59 集团军现在从三个不同方向，把进攻矛头对准了卢加。

德军在列宁格勒城下的节节败退，震动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希特勒开始越来越多地埋怨屈希勒尔无能。终于，1 月 22 日，希特勒下令撤了屈希勒尔“北方”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以莫德尔上将接替。屈希勒尔虽然在此位子上的时间比其前任莱布元帅呆得时间长一些，但最后的下场是一样的。莫德尔在德国陆军中，以善于组织防御战著称，享有“战略防御专家”之誉。他走马上任，打算在筑有良好防御工事的卢加河一线阻挡苏军进攻。为此，他在卢加地区集中了 1 个坦克师、近各个步兵师、6 个步兵战斗群、4 个步兵师的残部、2 个步兵旅和 1 个喷火坦克营。除了在卢加城外沿萨巴河、卢加河和奥列杰日河岸的防御工事外，所有城市以北、以西的铁路、公路桥梁及唯一的一条从北面通向该城的公路和林间小路都布置了地雷。

2 月 2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 67 集团军步兵第 117 军和步兵第 110 军所属部队，沿赤卫队城至卢加的公路发起进攻。公路两旁的森林沼泽地带限制了苏军坦克和炮兵部队的行动，作战的重任落在步兵身上。越向卢加推进，德军的抵抗越强烈。4 日，步兵第 117 军占领了姆申斯卡娅，在多尔左什卡河一线作战；步兵第 110 军推进到斯诺里查。第二天，该军左翼部队强渡卢加河，在沃罗克和红丘一带与德军展开争夺。德军的顽强抵抗使苏军没能从行进间夺取该地。这时，在敌后战斗的游击队员给苏军以极大帮助，他们了解德军的防御体系，熟悉道路和雷区情况，往往成为苏军大部队的得力助手。8 日，在游击队的帮助下，步兵第 110 军占领了沃罗克、红丘，向卢加推进。步兵第 117 军在达列科沃地区与沃尔霍夫方面军第 8 集团军步兵第 115 军的右翼部队会合，步兵第 115 军的主力已抵达奥列杰日城以西的奥列杰日河左岸。

与列宁格勒方面军各集团军相比，沃尔霍夫方面军向卢加的进攻就不那么顺利了。第 59 集团军从东面向卢加进攻，在 2 月的最初 7 天中，它的第 1 梯队——步兵第 112 和步兵第 6 军推进极其缓慢。德军在这里不仅顽强抵抗，而且屡屡发起有空军支持的地面部队反突击。仅在 2 月 2 日一天，步兵 112 军的步兵第 377 和 310 师就遭到德军 14 次反突击。只是到了 12 日，在丢了奥列杰日之后，德军担心已经暴露的侧翼从北面受到攻击，才开始把在巴捷茨基防御的部队撤往卢加，第 59 集团军的部队于 12 日进抵卢加河岸。这个集团军在 5 天之内向前推进了 25 公里。第 3 集团军遇到的抵抗更为激烈。在它的进攻地段内，德军曾投入了唯一的一个坦克师——从“中央”集团军群调来的第 12 坦克师进行抵抗。加上集团军司令部和担任第 1 梯队的步兵第 99 军司令部在组织指挥作战上不力，所以，在 2 月 15 日之前，进攻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相反，德军反倒对该军步兵第 256、第 372 师之一部和游击队的一个团形成包围。步兵第 256 师师长科泽耶夫上校乘一架波-2 飞机飞进包围圈指挥战斗。被围苏军在他的指挥下进行了艰苦奋战，方面军用航空兵向被围部队提供补给，从 2 日至 8 日，共运进 21644 公斤物资，其中有 2500

公斤食品和 19000 公斤弹药。15 日，第 59 集团军从南面，第 8 集团军从东面发动突击，被围部队终于突破了包围。

2 月 12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第 67 集团军部队以强大的突击冲入卢加城。同时，沃尔霍夫方面军步兵第 112 军的部队也从东南抵进该城。在半昼夜内，苏军边打边进，前进了 30 公里。然后，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挥师南进，在 2 月下旬连克纳尔瓦、普斯科夫和奥斯特洛夫。这样，德军已被全部赶出了列宁格勒州界。

1944 年下半年，苏军的卡累利阿方面军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与奥涅加湖之间地带，组织了几次进攻战役，击败了芬兰军队，迫使其退出战争。并把战线一直推到 1940 年的苏芬国界线。继对列宁格勒从东南、南面、西南形成的威胁消除之后，现在。来自北面的威胁也不复存在。

列宁格勒在经历了 900 天的重压和紧逼后，终于又能够面对一海四湖。迎着八面来风，自由地呼吸了。

第三部 浴血钢城——斯大林格勒战役

吴伟 著

主要人物表

斯大林 苏军最高统帅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
朱可夫 苏军副最高统帅大将
华西列夫斯基 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叶廖缅科 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后兼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上将
崔可夫 第62集团军司令员中将
罗科索夫斯基 顿河方面军司令员上将
沃罗诺夫 红军炮兵司令员炮兵元帅
克雷洛夫 第62集团军参谋长少将
舒米洛夫 第64集团军司令员中将
罗季姆采夫 近卫步兵第13师师长少将
若杰卢夫 近卫步兵第37师师长少将
古里耶夫 近卫步兵第39师师长少将
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
曼施坦因 德国第11集团军司令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元帅
保卢斯 德国第6集团军司令元帅
哈尔德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后辞职)上将
蔡茨勒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上将
戈林 德国空军总司令帝国元帅
施密特 德国第6集团军参谋长中将

第一章 帷幄运筹谋战机

冬季攻势的最后冲击波

初春，残雪斑驳，寒风料峭。

一望无际、高低不平的原野上，被碾轧得翻转裸露的黑土，在雪地里留下道道纵横交错的痕迹，杂乱肮脏。一些烧得只剩下变形的骨架的汽车，被烟火燎烤得已看不清本来颜色的装甲车，还有履带脱落栽入弹坑的坦克，散落在黑白相间的旷野上，任寒风吹打。僵挺着躯干的战马，长长的马鬃随风抖动，身着不同军服的死者，或卧或仰，或伸或曲，用生命的最后一次造型，无言地表述着最复杂的感情……除了风之外，这里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间或，从树林中传出几声禽鸣，飘过寂静的大地，凄凉、低婉、如泣如诉。

不错，这是战场，是战神和死神联袂而至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在 1942 年的冬末春初，在苏联西部那条北起拉多加湖，南至克里木半岛绵延 2000 多公里的战线上，比比皆是。

继德军久攻列宁格勒不下之后，希特勒又发动了旨在拿下莫斯科的“台风”战役。然而，“台风”在苏联军民的浴血抵抗和突然降临的严寒面前，逐渐减弱了势头，最终在离莫斯科仅一咫尺之遥的地方，变成了无可奈何的叹息。1941 年与 1942 年之间的冬季，也是苏德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冬季，德国人在领教了什么叫西伯利亚寒流的同时，也初次尝到了失败的苦涩。苏军抓住机会展开了冬季攻势，把战线向西推移了 150~200 公里。然而，无论从哪方面说，重创之后的苏军这时还不具备“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能力，德军在一阵惊慌失措之后，慢慢地站稳了脚跟：

在北方风雪弥漫的列宁格勒城外，沃尔霍夫河中游两岸，苏军一举打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的意图未能成功。在沼泽成片的泥潭中和积雪齐腰的森林里，由费久宁斯基将军指挥的苏军第 54 集团军和弗拉索夫将军指挥的苏军第 2 突击集团军，进展不顺利且配合有误，反被德军从第 2 突击集团军的突破口两侧夹击成功，合围苏军 13 万人于柳班附近。尽管梅列茨科夫将军指挥沃尔霍夫方面军拼死相救，在德军的包围圈上打开一条血路，但由于通道过窄且支撑时间又短，终于没能全部解救出第 2 突击集团军。坚持了两个月后，弗拉索夫率残部 3 万余人投降，成了自苏德战争开战以来唯一一个投降的中将衔高级将领。

稍南一点，在伊尔门湖南岸苏军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之一部，早在 1 月中旬就把德军七个师约 10 万人包围在杰米扬斯克附近长 60 公里、宽 30 公里的地域内。苏军在外围攻打的同时，还使用空降部队协同作战，但两个半月始终未能消灭被围之敌。德国人不惜血本，组织大规模空中补给。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最多时调动 600 架载重量约 2 吨的容克-52 运输机，大编队飞行，昼夜不停。从 2 月至 5 月，三个月内平均每天向杰米扬斯克空运 273 吨补给品，而且还总共运出伤员 2.2 万名，补充兵员 1.5 万名。终使陷入包围的德军坚守待援得以成功。4 月下旬，德军最高统帅部用 5 个师组成了一个特别集团，由赛德利茨·库尔茨巴克将军指挥，执行解围任务。库尔茨巴克指挥部突越 40 多公里苏军阵地之后，打开了一条通道。靠这条宽仅数公里的狭窄通道，德军把杰米扬斯克变成了日后发起新的进攻的桥头堡。杰米扬斯克这块“死棋”最终被德国人作活，从而使希特勒相信，即使大量德

军陷入包围，也是可以通过空运补给和外围突破，于死地而复生的。十个月后，当希特勒把“杰米扬斯克方式”施用于斯大林格勒时，他才痛苦地发现，上帝对他和他的将士的仁慈，原来也是非常吝啬的。

在战线中央，莫斯科城以西约 200 公里的维亚济马地区，由叶菲列莫夫中将率领的第 33 集团军的 3 个步兵师，向维亚济马疾进。但由于孤军深入，被德军切断了与其他部队的联系。同时由别洛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军虽然与叶菲列莫夫的部队会合，不幸也被德军包围。尽管被围苏军战斗不息，但到 4 月初，德军以新集结的大量兵力开始扫荡包围圈。别洛夫将军率部按苏西方方面军指挥部指示的路线，迂回跋涉近三个月，终于突破包围；而叶菲列莫夫将军所部，由于极度疲惫，无力长途行军作战，只好另寻捷径，但被强大的德军集团打散，叶菲列莫夫将军腰部负伤，无法行走，他又不愿被俘，结果举枪自杀。和这位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荣获红旗勋章的将军一起牺牲的还有第 33 集团军炮兵司令员阿弗罗西莫夫少将以及众多从莫斯科城下一直打到这里的将士们：要知道，维亚济马的形势与莫斯科的安危息息相关，德军在此地的集结，引起了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密切注意和高度警惕，这对其误判德军春夏季主攻方向和制订苏军相应计划不无影响。在乌克兰，苏联元帅铁木辛哥负责统一指挥战线西南方向的三个方面军，即布良斯克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1942 年 1、2 月，这三个方面军分成两路，一支向奥廖尔和库尔斯克方面发动进攻，一支向哈尔科夫及以南地区发动进攻。两次进攻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部队疲惫，预备兵员不足，补给与运输困难等原因，使苏军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2 月初，苏军在西南方向上的军事行动基本上停止。后一次进攻使苏军攻占了北顿涅茨河伊久姆对岸的一片很大地域，该地域被称为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其纵深达 80 多公里，北面对仍由德军控制的哈尔科夫形成威胁。这种态势使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把下一步作战目标，指向了哈尔科夫。当然也由此引出了一场悲剧。

最后，在战线南端的克里木半岛，战斗从秋末持续到圣诞节直至 1942 年新年过后，异常激烈残酷。苏军先退后进，在一些地段上与对方展开拉锯战。到 4 月初，由科兹洛夫将军指挥的克里木方面军几经反攻，终于夺回了曾一度被曼施坦因上将指挥的德第 11 集团军占领的刻赤半岛。而苏滨海集团军则死死守住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希特勒把未经同意便擅自下令部队撤离刻赤半岛的德第 42 军司令官冯·施波内克中将送交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算是杀鸡吓猴，以儆效尤，同时也给了他的长官曼施坦因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堪。曼施坦因当然要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我回面子。谁也没想到，克里木半岛即将成为一个的热点，流传下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1942 年的初春，经过十个月的厮杀，苏德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沉寂。两个不共戴天的巨人在你死我活的角斗场上，在扑打厮杀了第一个回合之后，正喘着粗气，淌着热汗，绷紧了肌肉，瞪圆了双目，捕捉着对手每一个细小的眼神和动作，寻找时机朝对手的要害部位给予致命的一击！

沉寂，往往是爆发的前奏。它充满了火药味，煎熬着人们的神经。交战双方都无法长时间忍受这种反常，都在全神贯注，伺机而动。

然而，从哪里下手呢？

元首的调色板里调出了海洋的颜色

对于从哪儿下手，希特勒有他自己的考虑。

新年过后的第三天，个子矮矮的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毕恭毕敬地走进希特勒设在伯希特斯加登的高山别墅。日本刚刚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把美国正式地推入了反法西斯联盟。以苏美英为首的 26 个国家在 1942 年的第一天发表了“联合国宣言”。现在，无论对日本还是对德国，他们面对的敌人都不仅仅是一两个国家了。因此，德国的下一步如何行动，日本不能不关心。落座之后，大岛浩与希特勒寒暄几句，马上转入正题，把话引到德军在 1942 年的主要行动上。也许是希特勒从日本大使的语调和眼神里察觉了他对德军冬季失利的担忧；也许是看到个子比他还矮的大岛浩那副恭敬的样子，激发了他兄长式的感情；或者他自己也在为德军退却感到恼怒；总之，希特勒激动起来，双眸闪动着锐利的光芒：

“一旦天气好转，我会继续进攻。我的目标仍然是——高加索！这是最重要的突击方向，这能让我们搞到石油，必须要拿到俄国的石油区！”希特勒一只白皙细长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冲着日本大使抖动了两下，就像真的摸着一只叮当作响的钱袋。然后又迅速地收回拳手，放在胸前，继续说：“自然，我也将尽一切力量摧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大岛浩垂下头，轻轻点了一下，没说什么。

到 3 月中旬，德军的战线基本巩固和苏军的攻势进入尾声的时候，希特勒转入进攻的想法便坚定不移了。在柏林举行的“牺牲将士纪念日”集会上，他面对神情庄重的听众，用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高昂有力的声调即席演讲：

“俄国人将在夏季彻底失败，无法挽救。布尔什维克将被逐出欧洲这块文明之地，永无立足之地！……因此，未来的夏季将是战争的决定阶段。”

当然，希特勒没有明确他将在哪个方向展开置俄国人于死地的夏季攻势。不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希特勒的密友、跛脚博士戈培尔在 3 月 20 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倒是很说明问题的。

“元首为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又制定了十分明确的作战计划。其目标是高加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将分阶段展开毁灭性的攻势。”

这又是一个全面进攻的计划，使人很容易想起“巴巴罗萨”。希特勒似乎已经把冬季的挫折抛到九霄云外，重又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了。他指示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拟定夏季作战计划。哈尔德将军了解了最高统帅的主要意图后，不由得直皱眉头。在这位资深的陆军总参谋长看来，在进攻方向上过于分散，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那种在纵深和正面宽度上远远超出军队现有力量限度的作战行动，尤其不可取。至于最高统帅提出的进攻之初军队分梯次进入战斗和进攻过程中向离心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更让哈尔德莫名其妙，觉得幼稚可笑。但是，哈尔德不敢公开反对希特勒的主张，他快快不快地起草了一份计划，一方面体现了希特勒恢复全线进攻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又以陆军战斗力下降和缺员普遍为由。打算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地解决，先从南部高加索动手，对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进攻则迟缓一步。

希特勒批准了这一计划。4 月 5 日以国防军统帅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第 55616 号绝密文件正式下达。按照德军开始战争以来发布的作战指令顺序，此即第 41 号指令。据希特勒委派的“战史撰写官”施尔夫上校后来说，希特勒对第 41 号指令草稿“大删大改，增加了由他亲自撰写的重要内容”，“涉及主要作战行动的重要部分是由元首重新撰写的”。而在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少将眼里，这份指令“重复冗长，作战方针与

众所周知的指挥原则鱼目混杂，在重大问题上考含糊糊，在次要问题上罗罗嗦嗦，语言用词晦涩蹩脚”。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份重要文件，精彩也好，拙劣也罢，了解一下它的梗概绝对没有坏处。

指令提出总的企图要点是：中路陆军放慢进攻速度，在北面，应攻陷列宁格勒，在战线南翼，应突入高加索地区。但考虑到冬季会战的后果，可供使用的兵器和运输状况，上述目标只能逐步地达到。

因此，目前应把所有可以动用的兵力集中到南段主要作战方向，旨在歼灭顿河前面的敌人，接着占领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和通往高加索山脉的通道。

指令提出具体任务：在克里木，肃清刻赤半岛之敌并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在南部地区，须在顿涅茨河沿线分割并歼灭在伊久姆西侧突入之敌。

上述任务预计要经过三次突击：其一从奥廖尔以南地区向沃罗涅日方向实施全面进攻；其二是从哈尔科夫开始向东实施突击，歼灭顿河下游俄军兵力；其三是向斯大林格勒地区突击，无论如何必须力争到达斯大林格勒，或者至少将它置于我重武器的杀伤范围之内，使之成为被摧毁的又一个军备和交通中心。

整个作战行动代号为“蓝色”，这与已往的“绿色”、“黄色”方案倒是配套的，元首不愧是个美术爱好者，他喜欢把血淋淋、赤裸裸的场面，涂上明快的动人颜色。蓝色最接近于海水的颜色，苏联的南方不正是与海相连吗？

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已经决定从战线的南部先下手了。德国人还是比较“乖巧”的，碰一次壁就知道该换个地方，在北边的列宁格勒碰了头，便转到莫斯科，莫斯科再碰，于是又转到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此乃天性还是规律？没人说得清楚。然而，“知己知彼”古今中外具体的用词虽然不一样，可道理是相通的。对敌人，越是恨它就越要“爱”它。越想消灭它就越要“亲近”它。现在希特勒的主意已定，对此苏联又知之多少呢？

一误再误

3月底，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办公室里，长长的会议桌两旁坐满了当时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这是战时无数次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联席会议中的一次，但却与以前和以后的会议不同，因为对敌人意图的分析，这是最困难的一次。

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手持一根教鞭，站在临时架起的一块大图版前，只见他身躯微微发胖，长方形的脸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薄薄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加上他那不紧不慢，平缓又不失深沉有力的语调，流露出一种典型的儒将风度。只听他说：

“……根据我们已掌握的情报和对敌人现有能力的分析，敌人夏季会重新发动进攻，以再次夺取战略主动权，这一点毋庸置疑。敌人很可能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一个是莫斯科方向，一个是我国南方。至于北方和西北方，预计敌人将实施规模不大的作战行动。而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也是最有可能是成为敌人主攻方向的，还是这里——莫斯科。此外，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认为，敌人除了从西面尔热夫—维亚济马逼近莫斯科之外，还很可能从西南面奥廖尔—图拉方向和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方向突击首都。后两个方向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危险的。”

说到这儿，沙波什尼科夫顿了顿，慢慢收回了教鞭，在手中轻轻转动了两下。他看到最高统帅斯大林垂着眼皮用铅笔在纸上划着什么，其他的人表情凝重，有的微微点头，有的在匆匆地交头接耳，有的盯着他等待着下文。沙波什尼科夫吸了一口气，仍然不紧不慢只是略加大了一点音量说：

“总参谋部认为，鉴于目前我方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展开大规模进攻，所以只宜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尽可能地消耗和疲惫敌人。之后，等我们积蓄了强大的、经过训练的预备队和足够的技术兵器和物资，就马上转入坚决的反攻！”

会场的气氛稍有松弛。这时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站起身，清了清嗓子说道：

“总参谋部的意见是客观的，我基本赞成。只是我建议，在实施积极防御的同时，应首先考虑在西部方向上进行强有力的突击。因为在这儿——”说着他挪开身后的靠椅，通通通几大步走到图版前，也不用教鞭，抬手在尔热夫—维亚济马地区划了个圈，“敌人集结着70多个师，控制着距莫斯科不远的宽阔要地，对莫斯科威胁最直接。如果我们粉碎了敌维亚济马集团，必然会急剧削弱敌人的力量，迫使其在最近时期不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沙波什尼科夫接过话，既向朱可夫又向在座的其他人说：

“总参谋部也有这种考虑，准备把绝大部分战略预备队集中在中央方向。我们预计，这一带可能是今年夏季展开主要作战行动的地区。”说着，他用教鞭从莫斯科正西的维亚济马至西南的沃罗涅日，斜着划了一条线。

一阵短时间的沉默后，斯大林站起身，他顺手拿起放在桌上的烟斗，从衣袋里摸出一根纸烟，一边把纸烟捻碎将烟丝填进烟头，一边轻声说：

“毫无疑问，总参谋部的分析判断是有道理的，德国人马上就会卷土重来，而且会首先扑向莫斯科。不明确这点就可能吃亏。”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不慌不忙地点燃烟斗，吸一口，随即又轻轻吐出来。他眯起眼睛，像是体会烟草的滋味，又像是观察长长的烟雾由浓到淡的颜色变化。这一套动作，斯大林做得从容、洒脱、准确、流畅。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最高统帅已经胸有成竹了，同意和反对的话都不必再说了。其中，特别熟悉斯大林的人还知道，斯大林对一个问题画上句号，一般会接着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来讨论。果然，斯大林没等烟雾散尽，便说：

“西南方向指挥部提出的进攻战役计划，你们看怎么样？”说着，他侧跨一步，绕过椅子，沿着会议桌一侧的长地毯慢慢踱起步来。

西南方向指挥部是介于最高统帅部和西南各方面军之间的一级指挥机构。1942年初，归它指挥的有三个方面军，即布良斯克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国防委员会成员铁木辛哥元帅任西南方向总指挥。此刻他正坐在会议桌旁。西南方向指挥部的进攻计划，是3月中旬拟定的。其主要依据是敌人春夏季攻势的主要矛头仍然是莫斯科。尽管敌人也可能分兵进攻顿河下游，突入高加索，但指挥部判断这将是次要的进攻。因此，西南方向各方面军准备利用敌人主要力量集中于莫斯科方向的机会，歼灭当面之敌，前出至第聂伯河中游。其中主要战役将在哈尔科夫一带展开。有利条件是苏军现在还占领着伊久姆对面。顿涅茨河两岸一块楔入敌人防线的登陆场，可以以此为出发地对哈尔科夫之敌实施包围。不利条件是西南方向的三个方面军在冬季攻势中消耗很大，急需补充大量人员和武器装备，而这正是让沙波什尼科夫头痛的，现在，最高统帅提出了这个问题，总参谋长

不能不说话了。

“总参谋部就西南方向指挥部的计划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在把主要力量集中于抵抗敌人对莫斯科进攻的同时，我们拿不出实施西南方向进攻计划所需要的大量兵力和兵器，哈尔科夫战役从理论上是好的，但规模太大，实施起来有困难……”

斯大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住脚步，这时他突然打断总参谋长的话说道。

“我们不能在每个地方都坐等德国人首先突击：朱可夫建议在西方方向上展开进攻，这是对的。但其他方向实施消极防御，这是错的。心须在宽大正面上抢先一步实施一系列突击，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摸清敌人的准备情况。”沙波什尼科夫在座位上低头摆弄着铅笔，不敢看斯大林。斯大林没再说什么，又踱开了步。

一阵沉默。坐在朱可夫对面的铁木辛哥慢慢站起身，他身躯高大魁梧、方头大脸、鼻宽嘴阔、圆圆的头顶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勇猛强悍、虎虎生风。他用浑厚的男低音说道：

“我们可以靠现有部队在西南方向上实施先敌突击。而且毫无疑问必须这样做，这将打乱敌人对我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进攻计划。大家记得，战争初期，德国佬就是对我们先下手的。至于在西方方向上转入进攻的问题，我支持朱可夫同志的意见，这会极大地牵制住敌人的兵力。”说完，他坐了下来。

坐在靠近斯大林位子一端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侧身睁大了眼睛朝铁木辛哥庄重地点了点头，分明是在说他也有同感；又俯身与身旁戴着夹鼻眼镜、头发花白、留一缕很有特色的山羊胡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耳语几句，接着挺直腰背，看着走动着的斯大林说：

“依我看，铁木辛哥同志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不能总是把主动权让给敌人。1941年是这样，1942年就不该这样了。”米高扬不知轻声说了句什么，伏罗希洛夫同样睁大了眼睛，庄重地冲他点了下头。

朱可夫在沙波什尼科夫、斯大林，铁木辛哥等人讲话时，一直用一只手支着又大又宽的下巴一动下动地坐着。这时，他扭动了一下身子。这个微小的动作马上被斯大林发现了，他停住脚步：

“朱可夫同志，让我们听听你的意见……”

朱可夫略一沉吟，站起身来，他虽然不如对面的铁木辛哥高大，但肩宽背直，也是威风凛凛。他单刀直入他说：

“就目前情况来看，同时展开数个进攻战役对我不利。要考虑到去冬以来，我们的攻势耗费了大量兵力兵器。同时进攻会进一步分散我们有限的力量。”

沙波什尼科夫手里的铅笔不再转动，同时，他不易让人察觉地舒了一口气。

朱可夫坐下。斯大林又走动起来，走了几步，开口道：

“既然西南方向的敌军大部分将扑向莫斯科，那铁木辛哥的进攻就能牵制敌人的兵力，从而削弱对莫斯科的猛攻，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放弃呢？”停顿了一下，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两个方向上的进攻都着手准备。不过，建议铁木辛哥同志考虑一下，不必实施规模过大的战役，比如说，先拿下哈尔科夫，尔后在重新调整部署

后，再夺取第聂伯罗波得罗夫斯克等地。就这样吧。”

沙波什尼科夫望着桌面，默默地转动着手中的铅笔。看得出，他也不同意发起多次局部战役，但他选择了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朱可夫快速扫了一眼其他人，耸了耸宽大的下巴，紧抿着嘴唇，他不想，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铁木辛哥端坐如钟，微张着嘴，目光越向窗外，想着什么。在这位元帅的脑海中，正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千军万马冲向哈尔科夫的场景。

就这样，苏军夏季作战方案最终敲定。苏军将集重兵于战线中央，设重防于首都之外，而这里恰恰不是德军主要的进攻方向。在战线的南翼，德军准备大干一场，苏军不但没有设兵固守，反而决定实施规模不大的牵制性进攻。有一误再误，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付出代价是自然的。战争最不能容忍失误，战争又不可能没有失误。战争尤如一枚硬币，成功与失误、胜利与失败，总是熔铸为一体的正反两面。

第二章 克里木半岛烽烟急

“猎鸨”克里木半岛

苏联南部风光崎旋的黑海，舒展着双臂，轻轻环抱着一座岩峰险峻、灌木滴翠的半岛，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克里木半岛。

克里木半岛面积不很大，约 2500 平方公里，鸟瞰该岛，你会发现它酷似一头巨鲸，由东向西，游弋于碧波万顷之间。作为鲸头的岛西，丘陵起伏、岩石峡岫；往东，鲸身则是绿野如毯、一马平川。拖后的鲸尾，舒缓平坦、灌木丛生。鲸头上喷出的水柱，构成了与大陆相接、能行车走马的两条不宽的通道，而细长的鲸尾，把黑海和亚速海一南一北隔开，又在大半岛之中形成一个小半岛，并由坐落于尾尖的刻赤城而得名刻赤半岛。东边，隔刻赤海峡遥遥相望的，是苏联又一个重要港城高加索的塔曼。在克里木半岛的西南角，即巨大的鲸腮前端，便是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别的不说，单就这座要塞自 1783 年始建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就足以说明它的价值了。

克里木半岛可谓名符其实的古战场。被囚锢于欧洲大陆深处的俄罗斯帝国，多少世纪以来，带着对蔚蓝色海洋的美好梦想，带着对占有一块金黄色海岸的强烈冲动，以俄罗斯人特有的执拗、胆量、坚韧与疯狂，向四面八方寻找出海口。妩媚的黑海那略带咸腥味的暖暖海风，早已吹亮了历代沙皇的双眼，撩拨得他们寝食不安、坐卧不宁。而称霸欧亚大陆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虽然曾经地跨欧亚非，但对黑海偏偏情有独钟，视为绝不允许别人染指的禁脔。于是，追求者热血沸腾不顾一切。拥有者横眉立目视死如归。黑海注定要演绎数不清的悲壮故事，克里木半岛也注定要上演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活剧。

20 世纪 40 年代初，历史又一次让克里木半岛成了血与火的角斗场。

1941 年与 1942 年之交的冬季攻势，苏军在克里木半岛进展不大，东部，科兹洛夫中将指挥的克里木方面军，虽然在刻赤半岛上站住了脚，把德军压退到半岛的“瓶颈”部——阿克莫奈斯克地峡，但没有能进一步扩大成果；西南，苏军守卫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部队顶住了德军的进攻，却没有更多的力量可以投入反攻。同时，曼施坦因上将指挥的德第 11 集团军和罗马尼亚部队，也没有力量把苏军逐出此地。双方在半岛上形成僵持局面。

对德军来说，由于希特勒签署了第 41 号指令，把突击集团集中到战线的南翼，准备在那里动手。因而作为德军主要突击集团的南翼，克里木的形势必须首先澄清，否则将会留下隐患。另一方面，德第 11 集团军不失为德军中一支精锐部队，如果长期被牵制在克里木，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于是，急于打破克里木僵局的希特勒，4 月中旬电召曼施坦因到位于东普鲁士的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研究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曼施坦因上将在德国陆军界可谓是个全才。他从陆军的一个参谋军官起家，早在 1940 年法兰西战役开始之前，他对德军进攻计划进行了大胆改造，德军声东击西，绕过法军重兵设防的马其诺防线，从阿登地区突入法国，结果大获成功。于是，“曼施坦因计划”使曼施坦因开始广为人知了。另外，他对领兵打仗也很在行。他任第 38 军军长期间，曾促使该军徒步行军，从索姆河经塞纳河至罗里河，一路狂奔，硬是与装甲部队赛跑。苏德战争爆发后，他终遂夙愿，调任第 56 装甲军部队，指挥该军长驱直入，从东普鲁士一直攻

到距列宁格勒 30 公里的卢加。他的军事才能引起希特勒的注意，随即被委以重任，由军长升任第 11 集团军司令。曼施坦因也就从战线的北端来到了南端，率领第 11 集团军突进了克里木半岛。由于苏军的死守硬攻，他没能一鼓作气拿下克里木。他深知克里木在德军夏季攻势中的重要性，因此，这次奉召前往大本营面见元首，他是有备而来的。

曼施坦因被引进希特勒在大本营的办公室，后者正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看着一份文件。曼施坦因立正、举臂、行纳粹礼。希特勒也迅速站起身，绕过写字台，迈着碎步，快速走来，伸出手和曼施坦因握了一下，锥子一样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会儿。

“我的将军，黑海的阳光把您晒黑了。那可是俄国著名的疗养地呀。”希特勒嗓音细细他说。

“我的元首，那儿的景色的确很美，等彻底击败了俄国人之后，我倒是很愿意去那里度假。”曼施坦因回答得体。

希特勒锥子似的目光又在曼施坦因脸上停留一瞬，一转身：

“请吧，将军。”

曼施坦因随希特勒走到一块巨大的深绿色幕帘前，希特勒按了按墙上的按钮，一阵窸窣作响，幕帘打开，一幅五百万分之一的克里木半岛地图出现在眼前。希特勒后退了两步，双手交叉放在前面，看看曼施坦因又看看地图。曼施坦因走过去拿起长长的教鞭，镇静自若地阐述着自己的计划。

“我准备先消灭刻赤半岛上的敌军。因为，其一，塞瓦斯托波尔的守敌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肃清他们将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其二，刻赤半岛方面的敌人，与塔曼只一峡之隔，比较容易于获得增援，如果我们被拖在塞瓦斯托波尔，就会给刻赤半岛的敌人造成从背后攻击我们的机会，那将会把第 11 集团军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我计划先东后西，以少数部队牵制住塞瓦斯托波尔的守敌，集中兵力先扫清刻赤半岛。”

曼施坦因停顿了一下，他发现希特勒听得很认真，既没打断他，也没有激动不安。便接着说。

“在刻赤半岛，我们的战线现在在这儿，在阿克莫奈斯克地峡。在战线正面，敌人集中了第 44 和第 51 两个集团军，共有 17 个步兵师、2 个骑兵师、3 个步兵旅，2 个骑兵旅和 4 个独立装甲旅。我军除去牵制塞瓦斯托波尔之敌的力量外，只有 5 个步兵师和 1 个装甲师。另外，就是新到达的罗马尼亚第 7 军，下辖 2 个师和 1 个骑兵旅。不过，我的元首，您知道，罗马尼亚军队的用处是极为有限的。”

希特勒盯看地图，默默点了下头，脸色冷峻。

“由于敌军占有优势并且在纵深呈梯次配置，全线的正面进攻将很困难，所以我们要在敌人正面的薄弱环节上实施突破，还要深入敌后，并在第一次突破的过程中，同时击毁其主力，或至少是他们的精锐。这是可能的。据我们的情报，敌军把其三分之二的兵力集中在战线的北面和其后方，而在南面，第一线只有 3 个师，预备队 2~3 个师。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会选择在北面突破。但我们就要在敌人最料想不到的地方打击他！”

“我计划，首先沿南面黑海海岸实施突击，担任这个任务的是第 30 军。它应以 3 个步兵师突破敌人阵地并在敌人纵深上设置的防坦克壕沟上为第 22 装甲师打开通道。装甲师跟进后，全军向北转，冲击集中在北面的敌军侧翼和后方，并与部署在正面的部队一起围歼敌军于半岛北岸。”

“为使上述突破达成突然性，我计划实施一次敌后登陆战，用一个营的兵力，乘突击艇夜间队南岸的费多西亚出发，拂晓时在敌防线后方登陆，以打乱敌人的部署，为突破创造条件。尽管这样的敌后登陆以前尚无先例，但我有把握成功。”

“最后，第8航空军将对地面行动给予支援。由于我们掌握着制空权，因此，可以封锁刻赤海峡，使敌人很难及时从海上运送援兵。”

曼施坦因一口气陈述完了作战计划，轻轻放下教鞭，垂手肃立，等着希特勒表态。希特勒仔细听完之后，望着地图沉默了大约半分钟，然后轻声说：

“很好，曼施坦因将军，你不愧是帝国最优秀的军人。按照你的计划干吧，早日把俄国人赶下黑海，赶出克里木。噢，对了，我差点忘了问，将军，您这次行动的代号是什么？”

“‘鸨’。书上说，这是一种比海燕略大的鸟，善走而不善飞。”

“‘善走而不善飞’……什么时候开始？”

“5月8日。”

“不准放弃刻赤”，然而……

5月初，设在刻赤城内的苏联克里木方面军司令部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德军的进攻意图日益明显，情报部门甚至已相当准确地收集到了德军开始进攻的时间，总参谋部也提醒方面军司令部注意加强防御。可惜，所有这一切都被方面军领导班子内紧张的人际关系冲淡了。

克里木方面军组成时间不长，司令员是科兹洛夫中将，军事委员是沙马宁师级政委，参谋长一开始是托尔布欣少将。1942年1月底，最高统帅部为加强克里木方面军的指挥工作，特地从莫斯科派来了一位代表，这位代表就是苏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一级集团军级政委麦赫利斯。总参谋部也派出维奇内少将随同前往。

麦赫利斯是个典型的斯大林时代的人物。他笃信斗争哲学，不仅对敌人，对周围的同事也是如此。他对党的事业不能说不忠诚，工作也非常卖力，但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思维方式教条、极端。他除了对斯大林和少数高级领导人唯命是从、百依百顺之外，对其他人总是一本正经，动辄上纲上线。对与他意见不一的同事，轻者暴跳如雷，重者你死我活。犯了错误的，落在他手里那就更不用说了。战争初期，他曾被斯大林派到西方方面军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结果与当时该方面军的司令员铁木辛哥吵得不欢而散。现在来到克里木方面军之后，又与科兹洛夫等人频生龃龉，并且借手中拥有的权力撤换了一批干部。方面军参谋长托尔布欣少将就被他换上了跟他而来的维奇内。大敌当前，这种内部斗争破坏了方面军领导班子的团结一致，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最关键的时刻，削弱了对战斗准备工作的领导和对部队的指挥能力。

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方面军的部队是按前一阶段实施进攻时部署的。但在进攻受阻之后，科兹洛夫没有及时调整部署，对黑海一边的左翼力量薄弱，科兹洛夫也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理由是这种部署稍加改善，方面军即可立刻发起进攻。可是进攻一拖再拖，防御也未能加强。这样，一直到5月7日，曼施坦因进攻开始的前一天，方面军司令部才把有关敌人进攻的情况通报各部队，但仍没有采取抗击敌人突击的适当措

施。

5月8日，德军按“鸨”作战计划实施突击，成功地突破了苏军左翼第44集团军阵地，并迅速扩大战果。就在这时，方面军司令部内的争吵仍未停止。当天，麦赫利斯给斯大林打电报告科兹洛夫的状况：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但我必须报告，使最高统帅部能够了解方面军司令员。5月7日，即敌人进攻的前一天，科兹洛夫召开军事委员会，讨论将来夺取科伊—阿察的战役计划草案。我提议推迟讨论这个方案，立即给集团军下达与敌人预期进攻有关的指示。在方面军司令员签署的命令中，有好几处断定说，敌人可能在5月10日至15日发起进攻，因而要求各集团军在5月10日前拟好防御计划，各集团军首长，各兵团指挥员和参谋部门都要进行研究。……过去的一天各种情况都说明，明天一早敌人将发起进攻。由于我的坚持，命令中有关日期的错误判断被改正了。科兹洛夫还反对派部队去加强左翼第44集团军的地段。

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不仅非常不合时宜，而且相当愚蠢。斯大林不能容忍失败，尤其不能容忍在占优势的情况下，由于内部的争吵而贻误战机。他给麦赫利斯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字里行间充满着最高统帅的愤怒：

你采取了一种奇怪的、对克里木方面军的事务毫不负责的旁观者立场。这种立场很方便，但腐朽透顶。在克里木方面军，你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最高统帅部的负责代表，应对方面军的一切成败负责，应就地纠正方面军领导上的错误。

你应和方面军的领导共同对方面军左翼毫无保障负责。如果‘各种情况均说明，明天一早敌人将发起进攻’，你不去采取各种措施组织抗击，而只是在一旁消极批评，那你的问题就更为严重。

当然，斯大林再严厉的斥责，也无法挽回失去的时机了，形势不断恶化，为避免右翼苏军被合围，5月10日夜3点，斯大林通过直通电话命令科兹洛夫和麦赫利斯在“土耳其堡垒”一线组织各集团军防御。这里有从15、16世纪开始由土耳其人修筑的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但方面军司令部行动迟缓，既没有马上执行命令，又没有能组织好部队的防御。斯大林预感到形势危急，于5月11日深夜，他亲自向北高加索方向总司令布琼尼元帅发出命令：

鉴于克里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包括麦赫利斯和科兹洛夫已经张慌失措，至今未能与距土耳其堡垒只有20~25公里的各集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鉴于科兹洛夫和麦赫利斯无视大本营的命令，至今不去土耳其堡垒那里组织防御，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北高加索方向总司令布琼尼元帅急速前往克里木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整顿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责令科，麦二人立即前往土耳其堡垒，接受后撤部队及装备，加以整顿，在土耳其堡垒一线组织稳固的防御……

……决不让敌人向土耳其堡垒以东推进。

然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布琼尼元帅也无力回天了，5月14日，德军快速突击集团已冲到刻赤城郊。5月15日1点10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再次电令克里木方面军：“不准放弃刻赤。”然而，为时已晚，跟踪而至的德军不允许苏军有组织防御的时间。当天，苏军残部渡过刻赤海峡撤往塔曼半岛。得意洋洋的曼施坦因登上刻赤附近的一座小山，所看的一切令他叹为观止。十几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的情景：

.....在我们下面，白光照耀着刻赤海峡，这是我梦想已久的目标。在前面的滩头上，挤满了俄军的各种车辆，对方的鱼雷快艇，曾一再企图救出俄军的人员，但每次都为我们的炮火所逐回。为了不让我们的步兵再做任何更多的牺牲，并迫使在海岸上作困兽之斗的敌军尽早投降，我命令集中炮兵火力向这些最后的抵抗圈猛轰。

刻赤半岛丢掉了。而且是在遭到重大损失之后才给丢掉的。十几天之后，一份战报送到了斯大林面前，上面写着，从5月8日至20日，克里木方面军共损失176566人，347辆坦克，3476门大炮和迫击炮，400架飞机.....读着战报，斯大林怒不可遏：

“这些笨蛋！把一次成功的战役毁掉了！”

斯大林拿起电话，找到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命令他迅速准备一份总结克里木方面军失败原因的报告。作为最高统帅，他要总结教训，输要输得明白。同时，他也要敲响警钟，以防此类悲剧重演。6月4日，华西列夫斯基交来了报告草稿，报告指出了导致失败的种种原因，如防御纵深配置薄弱，预备队使用不当，不善于协同作战，指挥员应变能力差，方面军主要领导执行命令不坚决.....等等。

“就这些？”斯大林看完报告，抬头严厉地看了一眼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不由微微一怔：

“是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拿起烟斗，一边往里塞烟丝，一边沉着脸说：

“您忘了该把谁提交军事法庭。您记录吧！”

华西列夫斯基连忙掏出笔，斯大林点燃烟斗，深吸一口，又长呼出来。

“解除一级集团军政委麦赫利斯同志副国防人民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军衔降为军级政委；解除陆军中将科兹洛夫同志方面军司令员之职，军衔降为少将；解除师级政委沙马宁同志方面军军事委员之职，军衔降为旅级政委；解除陆军少将维奇内同志参谋长之职。以上三人均调次要工作岗位以观后效.....”

刻赤战役至此画上了句号。但苏军的失利并没有画上句号。相隔两个星期，斯大林和苏联人民不得不再一次接受惨败的痛苦。

哈尔科夫城下的遭遇

刻赤半岛上的激战尚未结束，苏军向位于战线西南段上的乌克兰名城哈尔科夫方向的进攻战役，又拉开了帷幕。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工业中心，也是苏联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冬季攻势中，苏军就想从德国人手中将它夺回，但未能如愿。因此，在制定1942年春季攻势时，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曾提出一个大规模进攻战役计划，夺取哈尔科夫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该计划在国防委员会讨论时，考虑到尚无法满足计划所需的兵力兵器要求，未被批准。但斯大林同时表示，只要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把战役规模适当缩小，靠自己现有兵力来完成，仍可以实施之。这次战役之所以要打，目的就是要牵制德军在莫斯科方向上的进攻。而莫斯科方向一度被苏联误判为是德军的主攻方向。

以西南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元帅、军事委员赫鲁晓夫和参谋长巴格拉米扬中将为首的西用方向车争委员会根据上述精神，拟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并

在3月底得到最高统帅部的批准。该战役计划准备由西南方面军分两路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和沃尔昌斯克地域按向心方向对哈尔科夫实施突击。主要目标是消灭德军哈尔科夫集团，并夺取该域。两次突击又分为主要突击和辅助突击。前者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开始，由戈罗德尼扬斯基将军的第6集团军和鲍博金将军指挥的一个集团军战役集群完成。第6集团军从南面直逼哈尔科夫，集团军集群则在侧翼给予保障。后者从沃尔昌斯克地域出发，由里亚贝舍夫将军的第28集团军和戈尔多夫将军的第21集团军及莫斯卡连科将军的第38集团军完成，分别从北方和西北方迂回哈尔科夫。另外，在巴尔文科沃以南地域的南方方面军抽出波德拉斯将军的第57集团军和哈里东诺夫将军的第9集团军，在突出部正南组织起坚固防御，以保证哈尔科夫战役顺利进行。这样，不算南方方面军的保障部队，苏军投入这次战役的计有28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18个坦克旅和4个摩托化旅。

德军最高指挥机关当然不清楚苏军的战役计划。同样，苏军最高指挥机关也不知道德军的下一步行动。凑巧的是，双方在哈尔科夫地域倒是不谋而合。

为贯彻德军最高统帅部第41号指令，德军总参谋部拟定了代号为“弗里德里希斯1号”战役计划。计划准备消除苏军在哈尔科夫东南、顿涅茨河以东的突出部，确保哈尔科夫城安全，并为下一步实施大规模“蓝色”战役创造条件。“弗里德里希斯1号”战役由保卢斯上将的第6集团军和克莱斯特上将指挥的集团军群（包括第1坦克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完成。主要突击将从巴尔文科沃西南实施，这里正好又是苏军防御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就这样，双方都准备在同一地域、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实施同样的进攻战役。所不同的，苏军的战役是小规模的牵制性战役，而德军的战役却是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前奏。如果说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3月底制定战役计划时，他们对所在地域的敌我双方兵力兵器对比的结果还比较满意的话，到5月上旬战役打响之前，这种对比已悄悄地变得对苏军不利了：在西南方面军进攻的正面上，苏军不占优势；在南方方面军防御部队的正面，德军已集结起的步兵超过苏军0.3倍，坦克超过3.4倍，炮兵超出0.7倍的优势力量。令人不解的是，不管是南方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将军，还是西南方向总指挥铁木辛哥元帅，都没有对这种变化予以应有的重视。

5月12日拂晓，一阵密集的炮火准备吹响了苏军哈尔科夫战役的号角：苏军两个突击集团比翼齐飞，如两柄钢叉，刺向哈尔科夫。三天激战下来，苏军在哈尔科夫以南和以北50公里两处撕开了德第6集团军防御，从沃尔昌斯克地区向前推进了18~25公里，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向前推进了25~50公里。铁木辛哥5月15日打给最高统帅部的电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战役顺利展开……这为布良斯克方面军参加进攻和进一步扩大西南方面军的战役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斯大林看着地图上代表苏军的红色箭头向哈尔科夫挺进，看着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让人激动的报告，对接替重病在身的沙波什尼科夫刚任代理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表示了对总参谋部工作的不满，说他当初险些由于总参坚持而取消了一次进展如此顺利的战役。相反，保卢斯指挥的德第6集团军节节后退，他把所有的预备队，甚至是刚刚开到哈尔科夫的两个师都投入了战斗，也只能是迟滞了苏军进攻的速度，而未能阻止它。他向“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包克元帅请求援助。包克想来想去，认为只有暂停“弗里德里希

斯 1 号 ” 攻势，从克莱斯特突击集团中紧急抽调 3~4 个师北上增援保卢斯。包克把这一想法提请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部定夺。希特勒这回倒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看法一致，认为无此必要。他们相信保卢斯能顶住，也相信一旦开始“ 弗里德里希斯 1 号 ”，俄国人就会自动停止对哈尔科夫的进攻。不过，他们为了减少一点保卢斯的压力，同意把原定发起进攻的时间提前一天。

5 月 17 日，克莱斯特受命开始实施“ 弗里德里希斯 1 号 ” 攻势。德军 8 个步兵师，2 个装甲师，1 个摩托化师，以及 4 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在第 4 航空军支援下，向设防在巴尔文科沃突出部以南的南方方面军第 9、第 51 集团军猛扑过来。苏军虽顽强反击，但终因力量悬殊，防线全线瓦解。当天，德军楔入苏军纵深 40 公里，第二天攻占了伊久姆和巴尔文科沃，并沿北顿涅茨河迅速向北推进，从背后对进攻哈尔科夫的苏军南翼集团形成合围。苏军南翼进攻集团中的第 6 集团军忽然背后遭到敌人进攻，只得抽调兵力掉过头来抵挡。这样使穷于应付的保卢斯顿感轻松很多，他抓住机会，下令德第 8 军向南突击，与北上的克莱斯特部队会合。一旦两股德军会师，那将使在巴尔文科沃突击部作战的苏军遭受灭顶之灾。对苏军来说，形势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

苏军总参谋部及时发现了德军的意图。代理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 5 月 17 日当天就向斯大林报告了克莱斯特集团对苏军的严重威胁。建议停止西南方面军的进攻，抽调兵力对付克莱斯特。斯大林马上与铁木辛哥通话，铁木辛哥并不紧张，他保证，他将用 2 个坦克军和 1 个步兵师实施反攻，便可扭转巴尔文科沃以南的局势。同时，他请求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增派预备队。斯大林听后同意西南方面军继续进攻哈尔科夫，并答应派出预备队，但要过 2~3 天才能到达。18 日局势不但没像铁木辛哥所说的有所扭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提出停止哈尔科夫附近的进攻战役，转入防御。朱可夫回忆说，他当时也在场，当总参谋部提出应立即停止哈尔科夫战役时，他和西南方向军事委员赫鲁晓夫通了话，询问后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赫鲁晓夫的看法与前一天铁木辛哥的看法相同，认为从南面来的敌人的威胁被大大夸大了，没有理由停止进攻战役。正是以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要求继续进攻为根据，最高统帅斯大林拒绝了总参谋部的意见。

只是到了 19 日，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和最高统帅斯大林才真正明白了局势的严重程度，看到了德军布下一张大网的阴影。铁木辛哥和斯大林这一天都作出了几天以来最正确的决定：停止进攻，反击进攻之敌。但是，已经太迟了……德军的包围圈于 23 日在巴拉克列亚以南 10 公里分拢。苏军第 6、第 57 集团军、鲍博金战役集群及第 9 集团军主力陷入重围，巨大的铁臂又一次无情地吞噬着包围圈内苏军将士的血肉，震撼着包围圈外一颗颗屡遭创伤的心灵……

比起刻赤半岛失利，这是一次更大的损失：苏军牺牲和被俘 23 万人左右，损失坦克 785 辆，大炮和迫击炮 5000 多门。在也许永远也不能写全的长长的一串阵亡者名单中，人们可以看到有，第 57 集团军司令员波德拉斯中将，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第 6 集团军司令员戈罗德尼扬斯基中将，西南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中将，战役集团军群司令员鲍博金少将……

“ 鳄鱼 ” 嘴中的塞瓦斯托波尔

哈尔科夫城下的枪炮声平息没几天，克里木半岛烽烟又起。百年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这次注定要经受百年未遇的血与火的洗礼了。

从德军突入克里木半岛以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苏军，一直不屈不挠地战斗着。要塞犹如一颗钢钉，扎在半岛上，扎在黑海中，当然也扎在希特勒心上。他愈是急于消除侧翼威胁，展开大规模夏季攻势，就愈不能容忍塞瓦斯托波尔上空还飘扬着红旗。

刻赤半岛战争结束后，曼施坦因当即挥师西进，把第 11 集团军主力调往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从北、东、南三面把要塞团团围住。参加围攻的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总计 20.4 万官兵、75 毫米至 600 毫米的火炮 670 门、反坦克炮 655 门、迫击炮 720 门、坦克 450 辆、飞机约 600 架。这些重兵器中有一部分是刚刚从刻赤半岛撤退的苏军手里缴获的。此外，曼施坦因还拥有一批巨人式遥控装甲履带运输车，它可以把高爆炸药自动运到敌方防御体系中，实施爆破。

相比之下，扼守塞瓦斯托波尔地区的苏军实力略逊一筹。主力是彼得罗夫少将指挥的滨海集团军，有 7 个步兵师、4 个旅、2 个海军陆战队、2 个坦克营。加上其他部队，总计 10.6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600 门、坦克 38 辆、53 架完好的飞机，以及一列“热列兹尼亚科夫号”装甲列车。

从 6 月 2 日开始，德军向要塞地域进行整整 5 天的轰炸，开始了代号“鳄鱼”的强攻要塞作战。炮弹和航空炸弹雨点般地倾泻到塞瓦斯托波尔防御阵地上。曼施坦因后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德军而言，再没有比攻击塞瓦斯托波尔所集中的炮兵还多的，尤其是大口径炮。除了 190 毫米的加农炮、305 毫米和 354 毫米榴弹炮之外，及两门特别的 600 毫米加农炮，还调上一门著名的 800 毫米大“多拉”炮。这个庞然大物，光炮管就长达 27 米以上，炮车有两层楼房高，它要在特设的轨道上，用 60 辆机车推动才能进入发射阵地。据说它原是为轰击马奇诺防线而设计的，但没能赶上使用。这次被曼施坦因派上用场，它的一颗炮弹曾击毁了埋在天然岩石下 30 米深的一个巨型弹药库。

6 月的克里木半岛已是酷暑。有时清晨的气温就高达摄氏 36.7 度。双方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中，厮杀达一个月之久，进攻和防守都是寸土必争，每一个碉堡、每一条堑壕、每一个岩洞，都要经过浴血苦战。德军依仗优势兵力兵器，势在必得；苏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常常打到最后一人一弹为止。德军的消耗巨大，有些团十几天就打得只剩下几百人，其中有一个连在撤出前线时只剩下 1 个军官和 8 个士兵。苏军的处境也日渐艰难。由于德军掌握了制空权和实行海上封锁，部队的人员、弹药、补给越来越少。6 月 26 日，从北面进攻的德第 54 集团军的第 22 师，冲到了席费尔拉亚湾北岸，曼施坦因立即前去视察。他登上设在北岸山崖上的一个观察所，俯视山下，只见海湾宽不过千米，对岸就是塞瓦斯托波尔城。城外是一道用岩石垒成的墙壁，密密麻麻布满了射击孔。一条峡谷是上岸登城的唯一通道。看着看着，曼施坦因忽然心生一计。他想如果派一支部队乘登陆艇借黑夜掩护横渡海峡，出其不意登上南岸，可以置俄国守城部队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说不定就能一举摧垮俄军防御，夺取要塞。

曼施坦因下令偷袭在 6 月 28 日至 29 日夜间进行。是夜，为掩盖北岸德军集结发出的响声，德空军不断地对塞瓦斯托波尔城进行空袭。同时岸上炮

兵屏息以待，只要对岸苏军发现渡海德军，就施以猛烈轰击进行压制。午夜1点，第一批德军悄悄驶向对岸，等苏军发现并采取行动时，德军已在南岸建立了滩头阵地。此后苏军的防御被从多处突破。6月30日晨，塞瓦斯托波尔防区司令员奥克佳勃里斯基海军中将向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布琼尼元帅报告：“残留部队已疲惫不堪……敌人的飞机和坦克猛攻，压力很大，我们的火力却急剧下降……我们最多只能再坚持两三天。”布琼尼马上报告最高统帅部，鉴于所形成的局势已无法挽回，请求停止向要塞输送补充兵员和弹药补给，允许要塞地域各部队在最后时刻撤退。当天下午，最高统帅部批准了这一请求。晚上，当弹药、粮食和饮用水均已告罄时，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开始撤退。当天24时，塞瓦斯托波尔防区军事委员会最后一次向最高统帅、海军人民委员和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报告：

敌人夺得塞瓦斯托波尔后，没有获得任何战利品，城市成了……一片废墟。

第三章 顿河西岸战云密

“假如市场上有卖步兵师的话……”

哈尔科夫一仗，苏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右翼遭到重创，丢掉了伊久姆附近，北顿涅茨河西岸的突出部，向东撤到了奥斯卡尔河一线，组织了防御。西南方向总指挥部被撤销，该方向的军事委员会受到批评，但斯大林这次没有给铁木辛哥等人什么处罚。也许是由于进行哈尔科夫战役是最高统帅部，确切他说是由斯大林本人建议和坚持的，在战役过程中，铁木辛哥等人也没有违背最高统帅的命令。而且，说实在的，从最高统帅部这方面说，除了下达指令外，没有给他们什么实际的帮助。调整之后，铁木辛哥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员，他的方面军与南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均直属最高统帅部指挥。

德军在取得哈尔科夫战役胜利后，便积极准备按照第41号指令意图展开夏季攻势。即将开始的进攻战役将由包克陆军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完成。当希特勒得知苏军在向奥斯卡尔河一线撤退时混乱不堪，便急切地催促包克元帅趁敌人立足未稳，尽快发动夏季攻势。6月中旬如果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拖到7月。包克也有他的难处，在刚刚结束一场战役后，需要有一段调动部队、变更部署的时间。特别是展开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也需要集结更多的部队和后勤储备。因此，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显得有些仓促。但希特勒是善于打破常规的，他坚持，突击可以逐次发动，哪个突击出发地的部队集中完毕，就应马上发动进攻，而不必等所有部队都集结完毕。在他看来。这种突击方式之所以有利，在于这样能够集中所有空中力量，对每一次进攻提供最大限度的空中支援，而不致分散使目空军力量。这样，德军准备从北到南依次从库尔斯克以北地域、从别尔哥罗德地域、从塔甘罗格地域，几乎平行地向东南方向发起进攻，各次进攻时间上相隔数天，目标分别指向沃罗涅日、顿河中游地区和斯大林格勒。三次突击分别命令为“蓝色一号”、“蓝色二号”和“蓝色三号”。

德军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对参战部队的作战指令，均由专人传送。这样虽然免除了被窃听的危险，但也并非万无一失。一次偶然的失误，差一点让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精心策划前功尽弃。

6月19日黄昏，阴霾密布，大雨将至。一架德军空军的飞机。借着云层的掩护，由北向南飞行。由于双方的阵地相隔很近，在有的区域又互相交错，加之能见度甚低，因此这架先是在德军阵地上空飞行的飞机，渐渐地飞到了苏军阵地上空。驾驶员大概是个新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想钻出云层看看。事也凑巧，德军飞机刚刚一降低高度，正好飞临苏军高射炮阵地上，巨大的马达轰鸣也就成了苏军高射炮兵的紧急集合号。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炮兵马上进入阵地，一声令下，众炮齐发。德机立即便被空中绽开的一朵朵死亡之花簇拥起来。突然，飞机机身剧烈地一抖，有那么一两秒钟仿佛一下子定在空中。接着，机身一歪，斜着冲向地面，机翼下冒出一股浓烟，在灰蒙蒙的天空中特别醒目，凄厉的尖叫回荡在低低的云层下，格外刺耳。然而，尽管如此，飞机既没有在空中爆炸，也没有被摔得粉身碎骨，而是在草地上东倒西歪地滑行了近200米后，斜着机身停住了。这是本次事件中的第二个巧合。有经验的高射炮兵都以为这架飞机会马上爆炸，所以在阵地上远远地看着，

并没有急于接近它。可是等了一会儿，飞机除了喷着黑烟，并没有爆炸。大家正觉得纳闷儿，忽然眼尖的战士都叫了起来：

“快看！有人，飞机里还有活人哪！”“在那儿！正从机舱往外跳哪！”
“这家伙命真大，可别让他逃走！”

阵地上呼啦啦冲出一群苏军战士，高喊着奔跑过来。从飞机里跳下来的德国人没戴军帽，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前边一片树林里跑，一边回手用短枪射击。苏军战士们也举枪还击，呼呼叭叭的枪声响成一片。眼看着德国人就要跑进树林了，突然他猛地往下一跪，又往前一趴，摔在地上。显然，他被击中了下肢。但这个德国人很清醒，他把手枪放在地上，侧身从斜挎的公文包里抽出一叠文件，又摸出打火机，按了两下，终于一束橘红色的火苗像个精灵在他颤抖的手上跳动起来，并且马上就要跳上雪白的纸面了，恰在这时，巧事再次出现，一阵密集的雨点从天而降，顷刻变成了雨柱。雨水打湿了德国人手中的文件，继而又打灭了跳动的火苗。德国人又使劲儿地按了两次打火机，那橘红色的小精灵再没有出现。他绝望了，扔掉了打火机，一边把文件送到嘴巴里拼命撕咬，一边抓起手枪，绝望地朝围拢上来的苏军战士射击。苏军战士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一个齐射。终于，德国人咬着文件的头，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军衔表明，这是一名少校。后来才知道，他是德军第23装甲师作战指挥处参谋。与他同机的另外两名军官已被烧死。他随身携带的作战命令和地图被立即送往西南方面军司令部。铁木辛哥立即指示迅速破译文件中的密码。当天夜里，破译出的文件及地图便十万火急地送到苏军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又马上把它拿给斯大林。斯大林微蹙着眉头，静静地看完所有文件，轻轻放到桌上，细长的右眉往上一挑，对站在对面的华西列夫斯基说：

“您怎么看，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没等对方回答，他像是自言自语地又加上一句：“会不会是德国人故意抛给我们的货色？”

从斯大林看文件的神态及问话，华西列夫斯基知道最高统帅对此非常重视，但又有些怀疑。身为副总参谋长，实际自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病重休息之后，已经承担起总参谋部全部领导工作的华西列夫斯基，深知自己的表态事关重大，所以他慎之又慎：

“斯大林同志，如果仅仅从文件的字面上理解，敌人的计划是明确的。不过，要判断其真伪，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的同志可能更有发言权。”

斯大林迅速撇了眼华西列夫斯基，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不过，马上又恢复原状，站起身，边走边说：

“那就去听听铁木辛哥怎么说……”

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来到“博多”发报机旁。华西列夫斯基让报务员接通西南方面军司令员，要与铁木辛哥通话。一阵按键声响过，很快窄窄的纸带从出口跳动着伸出来，上写：铁木辛哥元帅就在发报机旁，等待通话。华西列夫斯基对发报员口述：

“斯大林同志马上要讲话。大本营要求你们简要报告一下情况。你们对截获的德国文件有什么看法，以及你们认为当前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铁木辛哥回答时，先简要介绍了一下获得情报的经过，然后说：

“我们认为，截获的敌人的文件是无可怀疑的。通过这些文件，敌人的企图可归纳如下：首先击败西南方面军的两翼集团军，即北面的第21集团军

和南面的第9集团军，然后从瓦卢伊基、库皮扬斯克一线对方面军中央发起进攻。”

华西列夫斯基轻声地把传过来打在纸带上的话念给斯大林。斯大林听完走到电报机旁，不慌不忙他说：

“首先，尽力保守我们截获了德国文件的秘密。第二，很有可能，截获的命令只暴露了敌人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可以认为，其他战线也会有类似的计划。不难想象，敌人想在战争一周年之际搞出点什么名堂，并把他们的战役安排在这一天实施。”之后，他又对方面军的措施补充了几条具体建议，并问对方还有什么要求。

沉默了一会儿，纸带又跳动起来：

“最好能从您那里得到一个步兵师。其余没什么要求，您的指示完全符合我们的情况，一定照办。”

斯大林微微耸了耸肩，对发报员说：

“请告诉元帅，假如市场上有卖步兵师的话，我一定给他买5至6个，遗憾的是，没有卖的。”

斯大林的判断没有错，即这的确是德军进攻战役的一部分；铁木辛哥对截获的文件的真实性坚信不移，难能可贵，表明这位元帅并没有被哈尔科夫的失败弄得晕头转向，失去了自信。而他对德军先侧翼，后中间的进攻顺序，也判断对了一大半，不失为机敏。然而，无论是斯大林还是铁木辛哥，他们又都没能洞悉德军的主要意图。他们仍然坚信，德军会以更大的力量扑向莫斯科。即便是眼前这支在南方展开进攻的部队，目的也是从侧翼迂回莫斯科。铁木辛哥以一个方面军司令员的身份向斯大林要一个步兵师，被最高统帅用他的幽默拒绝了。如果他们知道正是西南方面军的防线将成为德军的主攻方向的话，这一个步兵师又算得了什么呢？！应该说，对德军即将开始的新的进攻，苏军是有所防范了。可惜，这种防范仍然缺少战略眼光。

两个手指能同时按住两个跳蚤吗？

6月28日，即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一周年零6天后，“蓝色一号”战役打响了。集结在库尔斯克以南的德魏克斯集团军级集群，在冯·魏克斯上将指挥下，以11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和10个匈牙利师总计27个师的兵力，向苏布良斯克方面军猛扑过来。德军第一梯队13个师在第8航空军强有力的空中支援下，很快突破了由3个师构成的苏军第一道防线，并迅速突入苏军防御纵深，合围了苏第13和第40集团军各一部。两天之后，6月30日，德军又开始了“蓝色二号”战役。德第6集团军，在保卢斯装甲兵上将的指挥下，以16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总计19个师的兵力，在德第4航空军的支援下，猛攻西南方面军南翼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北翼的结合部，将在这里设防的苏第21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击退。德军快速突击集团在切尔厄扬卡附近渡过奥斯卡尔河，直插苏军身后的顿河右岸，然后沿河岸向南转，对西南方面军北翼各部队实施大纵深迂回，再次形成了合围苏军大部队的态势。西南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往顿河以东，南方方面军各部队则撤往顿河下游。到7月中旬，德军已在南线上突破苏军正面300多公里，深入150~400公里，并开始从顿河下游宽大正面上强渡这条闻名于世的大河。

面对急剧复杂起来的南方形势，苏军最高统帅部进行了一系列调整。7月7日，布良斯克方面军被一分为二，改编为两个方面军。一是新组成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由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瓦图京中将任司令员。留下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先由奇比索夫将军，后由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担任司令员。7月12日，原西南方面军与南方方面军合并，组成新的南方方面军，归原南方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指挥。原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主要领导人及工作人员移至斯大林格勒，接受3个预备役集团军，分别改变番号为第62、63、64集团军，加上从前线撤下的第21集团军，共同组成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任务是坚守顿河以西的斯大林格勒地区，无论如何要阻止敌人突向斯大林格勒。7月23日，最高统帅部又把铁木辛哥召回大本营，由戈尔多夫中将接任司令员。这样，苏军最高统帅部是摆开架式准备把德军阻挡在斯大林格勒以西150公里的顿河对岸。

夏季攻势旗开得胜，紧接着曼施坦因又拿下了整个克里木半岛，希特勒愈发相信苏军已不堪一击了。他要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战争结束在伏尔加河畔了。6月30日，他把原定“蓝色”的战役代号，更换为“不伦瑞克”，也许是为了进一步迷惑苏军，也许是元首对海的颜色失去了兴趣而又想到了别的。7月6日，为适应下一步作战需要，德军统帅部对南方集团军群进行了调整，将之一分为二，划分成A、B两个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在南，由利斯特元帅任总司令，下辖德第17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B集团军群在北，由包克元帅任总司令，下辖德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及匈牙利第2集团军。A、B两个集团军群的具体任务，由7月23日希特勒签署的第45号训令，作了明确的规定：

1. A集团军群的当前任务是。包围和歼灭现在已逃过顿河，到达罗斯托夫以南和东南地区的敌军兵力。……

2. 在歼灭顿河以南的敌兵力集团之后，A集团军群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占领黑海的整个东海岸，摧毁黑海港口和黑海舰队。

在给A集团军群规定的任务中，列出了一串看了就让人不寒而栗的地名需要“夺取”、“攻占”：迈科普、阿尔马维尔高地、洛罗兹尼、奥塞梯、巴库……

B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在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过程中建立顿河防线，击溃在那里正在组建的敌兵力集团，占领该城接着，快速部队应沿伏尔加河向前推进，其任务是突至阿斯特拉罕，同时封锁那里的伏尔加河主要支流。

这样，希特勒要求他的将军和士兵们，要在北起沃罗涅日南至罗斯托夫蜿蜒曲折近千公里长的战线上，展开一次奇特的突击。且不说原来计划要分阶段进攻的作法现在被放弃了，单就在相邻的方向上发起两个实际上互不相关的攻势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哭笑不得了。曾亲自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德尔将军，事后痛定思痛，说7月23日第45号训令发布的这天，是战争的转折点。因为从这天开始，德军统帅部便走上“一条新路，这条道路与其说是一个士兵的合理、现实的思想方式，不如说是希特勒一意孤行和胡思乱想的结果”。

希特勒已经在战线的南翼成功地捏起了一个拳头，他本该用这个拳头去打击目标，可他却又从拳头上伸出两个手指，幻想着能用它们同时按死两只跳蚤。

如果这不是幻想，那就是奇迹了。

顿河记住……

1942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顿河大弯曲部西岸的平原上，苏德两军摆开了又一个生死角斗的战场。这是举世闻名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一系列战场中的第一个，也是接下来200个血雨腥风的日日夜夜正式开始的地方。

提起顿河，常常会使人一下子想起肖洛霍夫的那部不朽名著——《静静的顿河》，尽管现在说不好究竟是顿河让作家出了名，还是作家使顿河出了名。反正在人们印象中，顿河那宽宽的，如一匹绿缎随风浮动的河面，静谧、安详，别有风韵。在苏联属于欧洲部分的国土上，主要大河都集中在中南部。最大的三条流向都是自北向南，而且从西到东并列在一起。最西边的是第聂伯河，中间是顿河，东边是伏尔加河。三大河中，顿河论长论宽论水流都排不上第一，但要论河道的曲折弯转的程度，其他两河无法与其相比。顿河发源于莫斯科西南的图拉州，弯弯曲曲流淌向南。进入罗斯托夫州，一个近90°角折转向东，沿一条直线向东流出上百公里，进入东邻的斯大林格勒州，然后一个大弯连一个小弯，弯弯相接，曲折蛇行，在弯弯曲曲中慢慢地转头向南，画成一个大弧之后，又流转回罗斯托夫州，义无反顾地向西注入亚速海。其中，它在斯大林格勒州画出的弧形，便被称作顿河的大弯曲部，进入了大弯曲部，也就意味着踏进了斯大林格勒州的门槛。

7月下旬，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攻入了顿河大弯曲部，从而也就踩上了斯大林格勒州的土地，从这时起，斯大林格勒会战算是正式打响了。

德第6集团军编成内有18个师，要算是东线德军中最大的一个集团军了，而已战绩赫赫。据说有一次希特勒看到第6集团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劲头，忍不住大加赞扬，说：“只要有了第6集团军，我就可以攻破天堂的大门！”原来指挥第6集团军的司令官，是威严果断、能力出众的勒歇瑞元帅。只是在勒歇瑞接替伦斯德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之后，保卢斯才在1942年1月被任命为第6集团军司令。在德军高级将领中，保卢斯出身低微，完全是靠勤奋与坚毅、兢兢业业以及时希特勒的崇拜与忠诚才得以上升到高位并受到希特勒赏识的。这位身材不高、面容清瘦、嘴角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的将军，在接管第6集团军之前，真正指挥装甲部队的经历。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参谋军官深受像哈尔德、勒歇瑞以及希特勒本人这样高层人物的器重。对保卢斯来说，第6集团军并不陌生。1940年初，他以少将军衔任勒歇瑞的参谋长，在第6集团军度过了8个月之后，被哈尔德将军看中，调至陆军参谋总部，很快便出任哈尔德的副手——陆军参谋总部第一军需部部长，中将衔，负责作战指挥。据说，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很大一部分是出自他那双又白又细的手。待他再回到第6集团军时，已是上将军衔的集团军司令官了。他言辞得体，举止温文尔雅，外表谦恭而显得有很好的教养，办事认真勤勉并尽可能的周全细致。这些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人员所应有的素质。但也许他干参谋干得太投入且时间过长了，因此在他身上优柔寡断多于作为杰出指挥官所必备的果敢坚定，瞻前顾后消磨掉了在紧要关头独断专行的胆量和气魄。不苛求他说，他是个军事人材，但并不是个全才。他可以很出色地承担起某一方面的重任，但不是所有的重任他都能完成得同样出色。当他的上司把他当成一个全才来用，一股脑地对之委以重任的时候，就不仅埋藏下了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也埋伏下了与

他相关的所有人的悲剧。不过，在 1942 年的 7~8 月间，保卢斯指挥的第 6 集团军正是打得顺手的时候，正一步步地逼近顿河。

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组成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目的，就是想把德军阻止在顿河以西地区。因为在这片开阔的大平原上，一旦失去这最后一道大的天然屏障，斯大林格勒城在铺天盖地、隆隆疾进的德军装甲部队面前，恐怕是在劫难逃、危在旦夕了。对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领导人来说，他们对目前形势的险恶和身上担子的份量，恐怕比谁都清楚。但是要让他们完成阻止德军的任务，说实在的真有点免为其难。

前面说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组建时的班底是 3 个预备队集团军，改变番号后为第 62、63、64 集团军，再加上原西南方面军的第 21 集团军及第 8 航空兵集团军。后来又陆续把撤至顿河大弯曲部的第 28、38、57 集团军纳入方面军的编制。表面看来，苏军在此地集结了 8 个集团军！但是集团军番号并不代表它拥有名副其实的兵力兵器，而是真正的徒有虚名。预备队集团军接到命令开赴前线的时候，本身就不是齐装满员。而且，从大后方开往顿河前线，千里迢迢、历尽艰辛，达到指定防区的时间没有保障，因此，方面军领导手里有一段时间只握有一张写着集团军的番号的纸片。从前线撤下来的几个集团军，一路且战且退，打得筋疲力尽，剩余兵团不仅人员大量伤亡、被俘、失踪，技术兵器也所剩无几。好一点的师团只留有一副建制的骨架。这些集团军中大部分师团很快被调往后方修整补充，组成新的战斗单位。当然，最高统帅部也知道这里的兵力对比不利于苏军，但由于最高统帅斯大林和一批高级领导人一直把防线的重点放在莫斯科一线，并且至今坚信德军在南方的进攻会很快转而北上，因此，向斯大林格勒地区调派新的兵力，不是零零散散、杯水车薪，就是舍近求远。然而，临时的拼凑力量也好，长距离的调动部队也罢，时至今日，都只能算是一种补救措施了。对于补救措施，决定其成功与否的最最关键的东西只有一个：时间。

战场上，谁赢得时间谁就赢得主动，谁赢得主动谁就更接近了胜利，这个非常普通的道理，成全了多少人，教育了多少人，也葬送了多少人！斯大林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布阵调兵、十万火急；保卢斯也懂得这一点，因此他穷追猛打、片刻不停。

在许多地段上，展开的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在顿河大弯曲部的中间，进行防御的苏军第 62 集团军和第 64 集团军右翼，与敌人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德军步兵比苏军多 1.5 倍，炮兵多 2.6 倍，坦克多 2 倍。7 月 23 日拂晓，德军首先向苏第 62 集团军右翼发起攻击。先是持续近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密集的炮弹雨点般倾注在苏军阵地上，火光频闪、弹片横飞，一股股直冲云霄的尘灰浓烟，形成一道巨大的密不透风的幕帐，把阵地上的人紧紧地裹住、罩住。四周昏天黑地，阵地上的人就像被扔进了深潭黑洞，一下子与世隔绝了，只有死神幽灵般地在身边围绕。这还不算，成群的德军轰炸机，轮番飞临已成火海烟浪的阵地上空，尖叫着超低空掠过，丢下炸弹。盛夏的暑热、人为的火浪、灼人的空气、滚烫的土地，似乎能把人的最后一滴油吸干。没有间歇的爆炸声、忽远忽近的刺耳尖叫，仿佛把人关在一面大鼓之中，外面有千百人同时擂动鼓槌，刺痛着你的耳膜、搅动着你的脑浆……置身于这种环境、气氛之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或者说简直就是一种震撼，对意志的震撼、对灵魂的震撼。在这种震撼中，有的人意志崩溃了、神经错乱了、灵魂出窍了，而有的人眼睛充血了、肌肉绷紧了、横下一条心了。

第 62 集团军近卫步兵第 33 师第 84 团，在马诺伊林西南进行防御。这天，德军以坦克 14 军中的步兵第 113 师和坦克第 16 师的兵力冲向该团阵地。德军凭借着极大优势猛扑过来。近百辆德军坦克排成楔形载着步兵滚滚而来，边冲边射击。84 团的战士们顽强阻击着敌人。正是在这里，该团的四名反坦克枪手立下了奇功。他们连所扼守的高地打得只剩下这四名战士了，重武器没有了，只剩下两支反坦克枪。这四个人就是用这两支反坦克枪击退了德军 30 辆坦克的进攻，击毁了其中的 15 辆。他们一直在阵地上坚守到深夜，才撤回了该团新的阵地。苏联的战史上，记下了这四名英雄的名字。他们是博洛托、萨莫伊洛夫、别利科夫和阿列伊尼科夫。

在奥西金斯基村，苏军的一个卫生营驻扎在此地。7 月 24 日早晨，德军的一支装甲部队突破第 193 师和 184 师的防御后，突然冲进村里。当时手术室里正在进行着手术，异常的枪炮声使医生、护士和伤员都不由得一惊。但他们并没慌乱，大尉政治指导员率领几名男医生和教导营的学员们立刻拿起武器迎战，另一些人马上冒着炮火把伤员抬上几辆卡车向后方转移。可惜，临时组织起的阻击力量远不是德军正规部队的对手，德军坦克和步兵冲击了卫生营地，堵住每一座帐篷就是一阵扫射。弗拉斯科娃医生刚给一名胸部受伤的战士缠好绷带，一阵子弹打来，三颗子弹从背后击中了她，她本能地扑倒在伤员身上，殷红的鲜血浸透了雪白的外衣，又印红了伤员的绷带……村口，两辆载满伤员和医务人员的卡车被德军坦克拦截下来，一名德军少将从一辆坦克中探出半截身子，眯起眼睛冷冷地注视着面前的猎物。当他的目光触到了一位医生白外衣里面的苏军军装时，嘴角似笑非笑地撇了撇。旋即大声用德语叫了一个人名。声音未落便跑出来一位中尉，立在坦克下，仰着面听候吩咐。少校又说了几句德语，中尉点点头，转身用生硬的俄语说：

“德军不杀俘虏，尤其是伤员和医生。但需要你们把军装脱下来，以示投降。”

中尉一连重复了三遍，那边没人动一动。于是他跑过去，拉起一名男医生，示意他脱下军装。可是这位男医生轻蔑地看了中尉一眼，用手朝中尉拉过的袖子上使劲掸了掸，又退回去了。坦克上的少校不耐烦了，又喊了几句德语，两个德国兵过去把卡车的汽油箱砸开，顿时，清清的汽油流在草地上。另两个德国兵各提着一桶汽油，在汽车车身的前后左右洒了个遍。少校看看还没人动，朝中尉扬扬下巴，中尉又说：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不会再有机会了，你们想想吧……”

仍然没人动。少校终于泄气了。他抬起手腕，甩了甩，就在舱口上消失了。中尉走到一个德国兵跟前，耳语了一句，转身朝后走去。那个德国兵迟疑了一下，还是掏出了火柴，一下拿出四五根组成一支小小的火柴棒，用力一划。点燃，然后，像甩掉什么烫手的東西似的，往积着汽油的草地上一扔……

隶属第 64 集团军的步兵第 214 师，在师长比留科夫少将指挥下，在防御阵地顽强苦战了三天三夜，德军集中了优势兵力仍未能突破该师的防御。但是德军突破了该师右翼邻的防御，抢占了顿河上的下奇尔斯卡亚渡口，这就等于切断了 214 师的退路。代理第 64 集团军司令员的崔可夫中将为了保存该师实力，下令他们设法撤到顿河东岸。比留科夫将军决定夺取下奇尔斯卡亚渡口，由此渡河，于是该师又马上从防御转入进攻。正当双方为争夺渡口激战正酣之际，忽然一架苏军通信飞机在师指挥所附近冒着炮火强行降落，一

名少尉飞行员气喘吁吁地把一份命令送到比留科夫手中。比留科夫展开一看，上写：

据空中侦察，下奇尔斯卡亚渡口已被德军航空兵炸毁，你师继续夺取渡口已无意义。部队应迅速往南在休养所地区渡河。

第 214 师迅速南撤，赶到休养所地区一看，原来此处没有现成的渡口，正因为如此，也没有德军。比留科夫命令立即用就便器材渡河，同时还要抗击尾随而至的德军。木排、门板、水桶、木盆、甚至用雨衣裹着干草，一切能漂浮的东西都成了渡河器具。平时看上去平滑如镜的河水，一旦真的下到里面去，也不好对付。宽宽的河面、湍急的潜流，加上德军的炮击和轰炸，使 214 师付出了惨重代价。如果说单个的人员在缺少器材的情况下，过河就已经很困难了。那么像 122 毫米榴弹炮、汽车这样的重武器和装备。就更让人束手无策了。师军事委员会甚至作好了万不得已就地炸毁这些武器装备的准备。幸好，方面军司令部及时派来了摩托单节舟，才使该师把榴弹炮和汽车全部运到了顿河北岸。在这里，214 师为了保存实力，与河水和德军连续苦战了四昼夜，掩护部队渡河的一个团，几乎全团覆没……

在 7 月下旬那些闷热难熬的日子里，苏军最高统帅部也在苦苦地思索着阻止德军冲向顿河的良策，急切地想拉动可以迟滞德军推进的制动闸。斯大林把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派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让他就地寻找办法。7 月 23 日，华西列夫斯基飞抵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刚刚接任方面军司令员的戈尔多夫中将一脸疲惫地迎接着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声音沙哑地叫着戈尔多夫之父名说：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您这儿的情况可有些不妙，德军推进的速度太快了，难道真让他们的脏靴玷污顿河吗？”

个子不高的戈尔多夫将军听到这话，瞪起眼睛、摊开双手、歪一歪头、急促他说：

“说心里话，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我绝不想这样，绝不想！可以说，方面军上上下下，甘心情愿这样的人也不多，对，不多！”

见戈尔多夫还要说下去，华西列夫斯基微笑着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自己也坐下，说：

“我知道，瓦西里·尼古拉那维奇，我知道。可我们总得找个办法别让德国人走得太轻松了，跟在柏林逛马路似的……”

刚坐下的戈尔多夫又欠起身，伸直了右手，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打着：

“对，这太让人难以忍受了！如果我手里有两个集团军，不，一个齐装满员的也行，我会让德国人知道厉害的，现在，不是如果，而是根本没有，没有！”

“等一等，戈尔多夫同志，等一等，您说要两个集团军，您其实有啊，干吗还要？”华西列夫斯基认真他说。

“有？在哪儿？”戈尔多夫手撑桌面，拧着浓眉盯着华西列夫斯基的脸。

“您忘了，不是已经命令莫斯卡连科将军组建坦克第 1 集团军、克留乔金将军组建坦克第 4 集团军了吗？”

戈尔多夫先是一怔，继而苦笑了一下：

“总参谋长同志，这两个集团军的情况我不说您也清楚，它们还只是一团水气，还没有汇集成云，您能指望它们下雨吗？”

华西列夫斯基沉着脸，慢慢他说：

“要想阻止德军接近顿河，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能下几个雨点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当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戈尔多夫召见了莫斯卡连科炮兵少将，命令他即刻动身到卡拉奇地域紧急组建坦克第1集团军，并于7月25日晨，即两昼夜之后向德军发起反突击。尽管划归莫斯卡连科将军的部队尚分散在广大地区，有的部队还在行军途中，尽管保障物资严重欠缺，尽管集团军没有加强部队，没有侦察营，军令毕竟是军令，莫斯卡连科还是利用他能集中起来的所有力量按时投入反突击。把距卡拉奇渡口仅有二三公里的德军挡住了。接着，7月27日，坦克第4集团军也以不整的阵容发起反突击，打得德军有点措手不及。

华西列夫斯基没有等莫斯卡连科将军的反突击结束，就被斯大林召回了莫斯科。在那里，斯大林将启用两件新式武器来保卫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

第四章 河间草原血滴滴

“一步也不准后退！”

华西列夫斯基的座机升到空中后，他让驾驶员尽量靠近前线飞行。按条例，这是不允许的。掌握着大量军事机密的总参谋长一职，本身就是一个极高的危险系数。但是华西列夫斯基不满足于只听取汇报，他要亲眼看看前线的实际情况。驾驶员知道这是违反条例，但一碰上从总参谋长布满血丝的双眼中射出来的不容争辩的目光，就全没了拒绝的勇气。他只是低声说，他有义务保证总参谋长的安全，因此飞行距离和时间完全由他掌握。

飞机沿弯弯曲曲的顿河飞行。薄薄的云层下，顿河西岸昔日绿草如茵的平原上，现在是烟尘滚滚，甲虫一样的坦克、汽车，拖着飞扬起的尘土形成的大尾巴，向前蠕动，不断从地面传来的闪光，刺激着华西列夫斯基的眼睛。飞机掠过顿河上的儿处渡口，只见从不同方向退向渡口的苏军部队，把渡口弄得混乱不堪。卡车、坦克、吉普车，甚至还有牛车、马车、伤员、军人和裹在其间撤离的居民，把被炸得伤痕累累的铁桥挤得水泄不通。从渡口发出的各种船只上挤满了人，河面上不时冲起巨大的水柱，有的一下子就掀翻了二三条小船。远处，更多的人马车辆正涌向顿河、扑进顿河……“混乱，撤退……撤退，混乱……”总参谋长的脑子里就只剩下这两个词在转来转去了。华西列夫斯基知道，有的部队在顽强抵抗，死守阵地，没有命令决不后退一步；也有的部队在强敌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被迫后撤。他也了解，有的指战员被来势汹汹的德国人吓破了胆，一触即溃地往后跑。但他对撤退秩序如此紊乱，撤退部队如此缺乏组织和指挥感到吃惊，感到不满，甚至愤怒。如此下去，别说顿河守不住，斯大林格勒守不住，甚至伏尔加河和高加索也难以守住。那后果就真是不堪设想了。华西列夫斯基闭上了眼睛，前额两侧一跳一跳地作痛。他对身边的随行军官说了句：“走吧。”

回到莫斯科当天的晚上，华西列夫斯基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作每天的例行报告。这时他已经知道，莫斯卡连科将军发起了反突击，虽然暂时阻止了敌人的推进，但并没能击溃敌人。他先向最高统帅斯大林汇报了各战线的情况，然后重点讲了他在顿河地区看到的情况及严重的形势。尽管华西列夫斯基平稳的语调没什么变化，但他发现斯大林越来越焦躁不安，无论是伏身地图的次数还是在室里走来走去的频率都增多加快了。华西列夫斯基说完，斯大林仍然没有停止走动，突然他开口说：

“退却，退却，难道我们又回到了战争初期？！为什么不想想丢了顿河，再丢了伏尔加河，我们还能剩下什么？斯大林停住脚步，转向总参谋长：“您要起草一个新命令，直接发到连队，发到每个战士手里。基本思想是：未接到命令就退却是一种犯罪，将受到战时最严厉的惩处！”

斯大林温怒的目光异常严厉，连华西列夫斯基都不敢对视。

“什么时候把命令呈报您？”

“就今天，拟好马上送来。”

当天深夜，斯大林在仔细修改了呈送给他的命令草稿后，签署了这一命令，这就是有名的1942年7月28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27号命令。战后很长时间，这个命令被精心收藏在浩如烟海的军事档案中，怕它给最高统帅的神圣光环映上阴影。怕它给斯大林格勒战役响彻云霄的凯歌拨出不和谐

的音符。但这是历史，是抹不掉的印记，每一个经历过 1942 年 7 月、8 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人，都记得这样的词句：

敌人不断把新的兵力调往前线，不惜遭受巨大伤亡往前冲，扑向我国腹地，侵占新的地区，毁灭和破坏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奸淫、掠夺和屠杀我国人民……德军扑向斯大林格勒、扑向伏尔加河，妄图不惜代价夺取拥有丰富石油资源和粮食的北高加索和库班河流域。

有些蠢人在前线安慰自己说，我们还可以继续向东退却，因为我们国土大，土地多，人口多，我们的粮食总是有剩余，他们想以此来为自己在前线的可耻行为辩护。但是，这种说法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它只对我们的敌人有利。

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顿巴斯和其他一些地区沦陷以后，我们的国土大大缩小了。人口、粮食、钢铁、工厂也减少了许多。我们失去了 7000 多万人，每年还要损失 8 亿多普特粮食和 1000 多万吨钢铁。现在，我们已不再拥有人力后备和粮食储备方面的优势。再要退却就等于自杀，就等于亡国。

……如果我们不停止后退，我们就会没有粮食、燃料、钢铁、原料、工厂和铁路。该是停止撤退的时候了！‘一步也不准后退’——这就是现在我们应该高喊的主要口号。要不惜流血牺牲，顽强地坚守每个阵地、每寸领土，要死守每块国土，直至最后一息！

决不能继续容忍指挥员、政治委员、政工人员以及他们的部队擅自放弃作战阵地。应该把惊慌失措者和胆小怕死者就地枪决。今后，没有上级首长的命令，一步也不准后退——这要成为每个指挥员、红军战士、政工人员铁的纪律。

……在集团军中成立了 3~5 个装备良好的阻截队，把他

们放在不坚定的师团后面不远的地方，责成他们在前面的部队惊慌失措溃退时把惊慌失措者和胆小怕死者就地枪决。

……在集团军内成立 5~10 个惩罚连，把他们放在集团军的困难地段，使他们有可能用血赎回自己对祖国的罪行……

伴着隆隆的炮声，伴着滚滚的硝烟，这个命令直接发送到前沿阵地的每一条战壕，每一辆准备发起冲击的坦克车中，每一个弹壳还留着余热的炮兵阵地上，每一面聚拢着引颈长嘶的战马的军旗下，每一所油灯长明的指挥部……这已经不仅仅是命令了，而是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发出的呼喊！那些被硝烟熏黑的脸绷紧了，那些握枪的、举刀的、拉操纵杆的、端炮弹的手不由得颤抖了，不是在颤抖中松开而是在颤抖中握紧了。

“9 月 1 日前，斯大林格勒必须毁灭”

第 227 号命令的发布，使苏军作战部队为之一震，对德军的抵抗加强了。对此德国人最深有感触。一个德军坦克军军长在命令中警告他的下级，说越接近斯大林格勒，他们将碰到苏军越强有力的、组织严密的防御。据另一位参加进军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将军德尔后来回忆，约从 8 月 10 日起，苏军在前线各个地段的抵抗明显加强了。德军突击斯大林格勒的主攻部队——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推进速度急剧减慢，引起了希特勒的极大不满。

7 月末的一天，乌克兰文尼察附近的一片浓密的针叶树林里，一辆辆高

级轿车通过戒备森严的通道警界，停在一间用圆木搭建的大木屋前，一位位身着德军军服的将军，元帅钻出汽车，急匆匆走进木屋，脸上多少都流露出一丝紧张和忐忑不安。这就是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新建的，代号“狼人”的大本营。虽然它比位于东普鲁士滕斯滕堡附近的另一个大本营“狼穴”简陋得多，知名度低，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命运，绝大部分是在这里决定的。今天就是其中的一次会议。

木屋里一张巨大的桌子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桌两边坐着德军南方 A、B 两个集团军群的主要指挥官，他们是被希特勒从前线紧急召到此地的。至于这位一向喜欢异想天开、搞突然袭击的元首又有了什么新的打算，他们个人以及所属部队的命运会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则一无所知。他们在猜度、疑惑、自慰中静静地等着元首的出现。

希特勒在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上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等人的簇拥下，准时走了进来。他与起身相迎的将领们一一握手，简单寒暄几句，便坐到桌子一端中央的位子上，不紧不慢他讲起来。

“夏季攻势开始以来，我们的形势一度很不错。俄国人在我们强大的攻势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不堪一击。敌人的防线已经被我们摧毁，他们已经失去了继续抵抗的能力，只要我们进入高加索，占领斯大林格勒，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因为，俄国人除了投降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更好选择。”希特勒停了停，忽然语气严厉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该早就拿下斯大林格勒了，到达黑海东岸了。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我军至今还在顿河一带磨磨蹭蹭？”虽然他没有明确说是在问谁，但他的锥子一样的目光投到了魏克斯上将脸上。魏克斯两周前刚刚接任包克元帅任 B 集团军群司令官，他的前任、声名显赫的包克元帅就是因为推进速度令希特勒不满意而破解职的。魏克斯被希特勒的目光刺得心脏一阵狂跳，垂下了眼帘，不由得看了一眼面前的黑色文件夹，那里面夹着他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一张“王牌”。好在希特勒的目光旋即又转到了保卢斯将军身上：

“我必须承认，第 6 集团军是我非常看重的部队之一。有一段时间，它打得不错。但为什么至今还没把俄国人全部赶过顿河？本来，我是计划在这个月底拿下斯大林格勒的，至少今天，保卢斯将军还没报告给我这个可喜的消息。”

希特勒的椰偷使保卢斯白皙的脸颊刷地红了起来，在他无限忠诚的元首面前，保卢斯这是第一次得到这种“夸奖”。他感到愧对元首，甚至愧对在座的各位将军。因为，不管怎么说，第 6 集团军毕竟是东线德军中最大的一个集团军。他有点慌了神，语无伦次他说：

“是的，我的元首，我想我是让您失望了……不过，我会竭尽全力的。俄国人一定会被击溃，斯大林格勒也一定能够攻克。只是，有时候，敌人的抵抗比我们预想的要强些……第 6 集团军全体将士都在英勇作战。当然，在重创俄军的同时，我们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我的元首，您知道，在战争中这是不可避免的……”

“保卢斯将军说的是实情，我的元首。”魏克斯将军不失时机地接过话头。他轻轻打开面前的黑色公文夹，从最上面拿起一张纸，起立，走到希特勒身后，恭恭敬敬地递过去。“这是 B 集团军群截至 7 月 25 日的人员和兵器损失情况，请您过目。”他终于恰到好处地打出了精心准备的“王牌”，他

深信那上面的数字不会让希特勒无动于衷。设想到希特勒坐着一动未动，接过纸在眼前晃了一下，便随手丢给了凯特尔。然后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获得总要付出代价，一旦你真的获得之后就没人关心你为此付出的代价了。我只关心最终的结果，至于采用什么手段，遭受什么损失，是次要的。夏季攻势的目标就是要把俄国人赶过伏尔加河，占领高加索。现在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为此，我准备了一项新的计划。凯特尔元帅，请吧。”腰背笔直，灰白头发，戴着副金丝眼镜的凯特尔元帅，侧头向希特勒示意后，慢慢站起身，先扫了一眼众人，然后慢慢他说：“诸位将军，元首为我们拟定的计划是这样的。为了尽快攻占斯大林格勒，切断连接俄国南北的水上重要通道，决定加强针对斯大林格勒方向的攻击力量。第6集团军需集中现有力量继续从西北和西面突击，为此，把在集团军侧翼担任保障任务的德军部队调入突击集团，留下的防御地带由盟国军队接管。另外，决定让霍特将军的坦克第4集团军，从高加索方向转向斯大林格勒方向，从南面实施突击。这样，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的两翼又张开了一把铁钳，既可以把该城夹碎，也可以对伏尔加河以西的俄军再次实施激动人心的合围。”说完，他伸出两臂，在半空中做了一个环抱的动作。然后颌首一笑，坐下了。

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受到了这个新计划的鼓舞，觉得斯大林格勒已经成了德军囊中之物了。保卢斯恢复了平时的镇静，在兴奋之余，总感到计划中有什么地方不妥。他开始以一个参谋人员的眼光审视这个计划。结果他发现，这个计划就第6集团军而言，无疑加强了突击力量，但却同时削弱了左翼掩护力量。他深知，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的部队，无论从装备还是战斗力上都无法与德军相比。用这样的部队替换德军，万一……他的责任心使他不能不提出这个问题：

“我的元首，这个计划无疑是强有力的，我相信，斯大林格勒指日可下。但是这里面有个战术问题，以盟国军队掩护我集团军左翼会不会让俄国人钻空子？……”他话说得很婉转。

希特勒似乎早有准备，没等保卢斯进一步解释，马上开口道：

“是的，没人能和我们伟大的日耳曼军队相比。可是，既然我们出钱装备起了盟国部队，它们就应该为我们服务，当然，是完成次要任务。我已经想好了应付你的问题的办法。我准备把德军的一些师团混编在盟国部队中，起支柱和榜样的作用。用不着担心，亲爱的保卢斯将军，您与霍特将军的两把铁钳，在俄国人还来不及钻空子的时候，就已经把斯大林格勒连同那里的敌军一扫而光了！”说到最后，希特勒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又情不自禁地用拳头敲了下桌子。阴沉地吐出一句：“9月1日前，斯大林格勒必须毁灭。”说完，默默地与各位将军握手，一言不发地在人们簇拥下走出木屋。

希特勒的身影在保卢斯的眼里顿时高大无比，事实使他再一次感到了元首的伟大英明。他能想到的元首都已经想到了，并且做出了妥善的安排。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元首怎么说就怎么干吧。

正是这种感觉把保卢斯和他的第6集团军推进了覆灭的深渊。

“伏尔加！我们到了伏尔加河！”

8月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活动一直很活跃。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兵分两路，扑向顿河大弯曲部的重镇——卡拉奇。德军先是分割牵制住

了防守此地的苏第 62 集团军和第 1 坦克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已经战斗得筋疲力尽，但仍然按 227 号命令背水而战，死守阵地，结果德军的第 14 和第 24 两支装甲军，从侧后迂回，切断他们通往顿河以东的退路，从行进间夺取了卡拉奇大桥。于是德军的装甲部队，步兵师团从卡拉奇方向浩浩荡荡渡过了顿河。到 8 月中旬，战火已经烧到斯大林格勒以西 60~70 公里、两条大河——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平原上。

同时，在西南方向上，霍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也从高加索掉头冲向斯大林格勒。8 月 5 日，德军强渡阿克赛河，突破了斯大林格勒的外围防线，此后，德军在这个方向上施加了强大压力，由苏第 64 集团军三个师组成的战役集群奉命后撤。德军进抵斯大林格勒以南 20 公里的地方。这样，从北到南，德军在长达 800 公里的战线上，为沿向心方向冲向斯大林格勒做好了准备。

8 月 5 日，为对付德军在两个主要方向上的进攻，苏军最高统帅部把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分编为两个独立的方面军：一个仍称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辖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右翼各部队，编成有第 63、第 21、第 62 集团军，坦克第 4 集团军，坦克第 28 军和新组建的航空兵第 16 集团军。由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任司令员。一个称东南方面军，辖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左翼各部队，编成有第 64、第 57、第 51 集团军，坦克第 13 军，航空兵第 8 集团军及刚刚由预备队调上来的近卫第 1 集团军，叶廖缅科上将任司令员。几天后，考虑到有必要协调这两个方面军之间的作战行动，又命令叶廖缅科上将统一指挥两个方面军。战后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当时任这两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8 月 19 日傍晚，德第 6 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中将把一份打印的文件轻轻放在保卢斯面前。保卢斯把目光从地图上移开，看了一眼，然后掏出手帕，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珠，一边把文件浏览了一遍，掏出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刚要交给施密特，又收回手，怕漏掉什么似的迅速翻了翻，这才交给参谋长，如释重负他说了句：

“就这样吧，下发。噢，不，你再仔细推敲一遍，然后再下发。”

施密特对保卢斯的仔细慎重深有了了解，但他觉得保卢斯有时过于谨小慎微了，甚至有点优柔寡断。

“是的。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是个相当清楚严密的命令。”施密特不冷不热。

保卢斯似乎听出了参谋长的弦外之音，迅速瞟了一眼施密特，很有风度地摊开双手，笑了笑：

“没办法，我们得对元首和 20 万条生命负责。打出去的子弹可难以收回来呀……”

16 时 45 分，这份名为“集团军关于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命令”

的文件，发往第 6 集团军所属各部队。第 2 天，德军发起了进攻。

这又是一场实力差距很大的苦战。德军的两个集团军和意大利的 1 个集团军与苏军的两个方面军人数上大体相当，但各种重武器的优势在德军一方。德军占有火炮上的 2:1，坦克上的 4:1，飞机上的 2:1 的优势。两天苦战下来，德第 6 集团军主力不仅全部渡过顿河，而且牢固地占据了顿河东岸韦尔佳奇地区的一个宽大登陆场，在这里冯·维特斯海姆步兵上将指挥着坦克第 14 军挡住了苏军步兵第 98 师和步兵第 87 师部分团队的冲击，守住了登陆场阵地，并在 8 月 22 日日终前，把登陆场的正面扩大到 45 公里。这

里形成的态势太危险了，要知道从这里距斯大林格勒只有 50 公里。坦克装甲部队只需一天就能到达。方面军司令部紧急命令步兵第 87 师师长卡扎尔采夫上校把师主力部队投入封堵德军登陆场，又急调近卫步兵第 35 师接替第 87 师的原防御阵地，以再建立一条阻挡德军冲向斯大林格勒的防线。然而，卡扎尔采夫的部队没有及时前出，因而第 35 师也就无法按时接替防御。这种混乱在战争中本难避免，但在关键时刻，它却是致命的。德坦克第 14 军抓住登陆场正面尚未被封闭的时机，8 月 23 日，在雷诺夫方向发起进攻。

卡扎尔采夫上校的几个团，正在前往封堵敌登陆场的行军途中，突然与德军上百辆坦克遭遇。这几个团此前已屡遭德机轰炸、扫射，人员伤亡、兵器受损情况严重。现在面对潮水一样压过来的坦克，已经来不及构筑任何防御工事了。这里地势平坦，视野开阔，连一片可以隐蔽的小树林也没有。德军坦克如鱼得水、左轰右杀、势不可当。苏军的大炮成了德军坦克首先打击的目标，许多大炮还没卸下炮车便被击毁了。苏军官兵只有用步枪、机枪、手榴弹对付这些噬血的铁甲巨兽。紧跟坦克之后是德军的摩托化步兵，他们沿着坦克打开的通道迅速推进。卡扎尔采夫下令部队迅速成散开队形，这样虽然可以避免被围歼，但却让德军轻而易举地把该师分割成两部分。通信营连同其装备已荡然无存。卡扎尔采夫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兵力，也不知道有多少兵力在通道那边。不过，通过望远镜他痛苦地发现，只有德军打过来的炮弹在这边爆炸，而没有一枚炮弹在敌人队形中开花，这就是说，全师已经连一门大炮、一门 120 毫米的迫击炮也没有了……

当日下午 16 时，德坦克第 14 军第 16 装甲师的几十辆坦克急速前进，当它们穿过一个小村庄时，突然发现，前方 1 至 2 公里的地方，金灿灿的夕阳映照之下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怪了，地图上没标明这里还有什么别的水系呀！难道是……”将信将疑的坦克兵爬出舱口一看，心口禁不住一阵狂跳：那又高又陡的河岸，那宽阔的河面，那波浪翻涌的水流，那横流天地之间的气势，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这就是梦寐以求的伏尔加河！

“伏尔加！伏尔加！喔——我们到了伏尔加啦！”

狂喜之中的德国坦克兵，向着伏尔加河全速冲去，然后向着河面叮叮咣咣地一阵乱射，飞溅的水花晶莹洁白，不少坦克兵舔着干硬的嘴唇，想到了庆祝胜利的香槟酒。他们的元首说过，到达伏尔加河，战争就结束了。现在他们到达了伏尔加，却永远也没喝上胜利的香槟酒。

德军坦克沿河岸掉头向北，几公里外，林立的烟囱，高大灰色的车间和红砖楼房，告诉他们那里是一个工业区。一查地图，原来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

德军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已冲到伏尔加河畔，并逼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消息迅速传送到斯大林格勒城防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格勒州委书记丘亚诺夫听到后，心里猛地往下一沉，汗顺着脖颈往下淌。他知道，情况已非常严重，德军冲到伏尔加河，实际上已经把斯大林格勒的防御体系切断了。城里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勤部队第 10 师不足编制的 5 个团。而且，拖拉机厂现在已成为苏军一个最重要的坦克生产中心，让德军闻风丧胆的 T-34 坦克就是这个厂制造的。如果拖拉机厂陷落，后果将不堪设想。城防委员会紧急决定并通知拖拉机厂厂长扎多罗日内：首先要把厂内不少于 50~60 辆坦克送往离工厂不远的坦克教练场上，交给基尔德少校指挥的坦克教练营，还要立即组成总数为 1200 人的工厂歼敌营和民兵分队，装备自动步枪开赴前

线。

17时40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拉响了战斗警报。工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厂区集合，许多人直接从车间和岗位上赶来，连工作服都没有换，手上沾满机油。当人们知道今天不是像昨天那样去操练，而是真的去打仗的时候，都紧皱双眉，默默地拿起了武器，由拖拉机厂设计师维丘戈夫指挥的民兵坦克旅的一个营的工人们，驾驶着刚从工厂的传送带上下来的坦克，驶出厂门便投入了战斗。

与此同时，东南方面军司令部里电话和发报机嘀嘀声响成一片，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汗流浹背，不停地在各部电话机之间走来走去，听取情况，发布命令。这时又是一个电话接过来，是苏联坦克工业人民委员、国防委员会派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代表马雷舍夫打来的。只听马雷舍夫声音急促他说：

“我们正从工厂观察着外面的战斗，敌人的坦克正朝工厂冲击，有几发炮弹落在厂区。工厂受到威胁……”他犹豫了一下，像有什么难于启齿的话要说，过了一会儿，终于说道：“我们已作好准备把一些重要设施炸毁……”

叶廖缅科眼睛睁大，僵住有两三秒钟，然后才说：

“不，不，暂时什么还不要炸毁。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守住工厂。请马上派出工厂歼敌营，阻挡住敌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工厂。我马上给你们派去增援部队。如果……万一必须炸毁，也得我请示了莫斯科再说。”

刚放下电话，叶廖缅科还没坐正身子，方面军工程兵主任舍斯塔科夫少将和后勤部长阿尼西莫夫少将兴冲冲地走进门来。

“司令员同志，请允许我报告，您交给的任务——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地域修建一座横跨伏尔加河的浮桥，已经完成啦！您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工程兵主任挤了挤眼睛，愉快之情溢于言表。

“司令员同志，您不知道，小伙子们干得有多棒，整整提前两天！3公里长的浮桥，在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大炮射击的情况下，仅用10天就建成了，有多不容易！”后勤部长咂着嘴，感慨不已。

叶廖缅科微微一怔，放电话的手僵在半空中好一会儿才慢慢收回来，他抹了下脸，竭力显出平静的样子：

“很好。我代表方面军向建桥人员及领导这一工程的指挥员，表示衷心的祝贺。并且，要给予嘉奖。但是……现在，”叶廖缅科又抹了抹脸上的汗，“我命令你们把它炸掉。”

这次轮到舍斯塔科夫和阿尼西莫夫怔在那里了。他们张着嘴。互相看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是的，炸掉浮桥，马上执行，马上。”叶廖缅科的语气毋庸置疑。接着，他向两位将军简单介绍了刚刚发生的情况，“如果敌人冲进拖拉机厂，浮桥就有被敌人利用来突破我们伏尔加河防御的危险，那损失可就大了……”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打断了叶廖缅科的话，他抓起听筒。

方面军防空军军长莱宁上校报告，大批德国轰炸机正朝斯大林格勒城上空飞来，每批30~40架，3~5分钟后即将飞临城市上空。

与此同时，一阵凄厉的警报划破长空，在城市上空盘旋，空气凝固了，河水凝固了，紧缩的心似乎也使人们的血液凝固了。

8月23日，斯大林格勒经受了战争以来最残酷的一次火的洗礼。

“……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的巨大无比的火堆”

8月23日，莫斯科时间16时18分，德军飞机开始空袭斯大林格勒。18时，空袭达到高潮。德第4航空队的全部飞机都投入了这场倾泻爆破弹和燃烧弹的“竞赛”。

进入8月以来，斯大林格勒地区持续高温，酷热异常，没下过一场雨。炎炎烈日，无情地吸吮着它能看到的一切物体中的水分，即便是背靠大河，这座城市仍然全无湿润的气息。市内的建筑稠密，那些铺着油毡的木结构房屋鳞次栉比。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和转运中心，市内和码头上，原料和燃料仓库星罗棋布。因而，当数以千计的炸弹、燃烧弹在城市各处落地开花时，斯大林格勒霎那间变成火海就不足为奇了。

叶廖缅科，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经历过无数次激烈残酷的战争场面，但面对眼前的斯大林格勒，他震颤了：

我曾在战争中备尝艰苦，但8月23日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市内目睹的一切，却像恶梦一样令人惊恐。巨大的火柱从储油库地区冲天而起。燃烧的石油和汽油汇成一道道喷火的水流涌向伏尔加河。河面在燃烧，停泊场上的轮船在燃烧，街道和广场上的柏油马路烟雾腾腾，发出一股股刺鼻的臭味。电线杆像划着的火柴一样唰唰地燃烧起来。

难以想象的噪音像极难听的音乐那样刺耳。从空中落下的炸弹的尖叫声与落地发出的巨响，房屋倒塌的哗啦声以及熊熊燃烧的大火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撕裂着人们的心。

一位至今不知道姓名的目击者，记下了他（她）所看到的情景：

整个城市被烈火包围着，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的巨大无比的火堆。大火吞没了一条又一条街区，通往伏尔加河岸边的市中心和伏罗希洛夫区的几条大街成了火的走廊，有些地方连沥青路面都烧着了。整个伏尔加河岸一片火海，码头、仓库、轮船、驳船、船坞以及大小桥梁都在燃烧。居民们三五成群地撤向河岸，躲在离河岸100至200米处的掩蔽壕、排水沟里，等待过河。……晚上，许多驳船载着伤员、妇女和儿童驶向对岸，但在河中心又遭到敌机空袭。“博罗季诺”号卫生船遭到敌人直瞄扫射，沉没了，700多名伤员只救出300人左右。满载疏散公民的“约瑟夫·斯大林”号轮船也遭到同样命运，1200人中仅救上150名左右……

8月25日，当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和地方防空部队主任皮加列夫来到渡口时，眼前的凄惨景象，令他目不忍睹：

“我们走过去。伏尔加河岸上聚集着数以千计的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无依无靠，无家可归。被炸死的尸体遍地皆是，数以千计的伤员呼救着，失去母亲的孩子们在嚎哭惨叫……”

这天，城市的电报、电话等通信网均被破坏，两个方面军指挥部一度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当时正在斯大林格勒，他不得不两次使用广播电台向斯大林简单汇报情况。24日凌晨，穿过伏尔加河底的电缆线修复了，华西列夫斯基详细地介绍了这一天的情况。斯大林听着，眉峰紧锁，脸色阴沉：

“你们拥有足够的兵力来歼灭突破之敌。把两个方面军的航空兵合在一起猛烈攻击突破之敌。把装甲列车开动起来沿环城铁路巡逻。你们要靠自己

的力量击溃敌人。最主要的是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害怕无耻的敌人，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

是的，要靠自己的力量击溃敌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这沉重、不幸的一天，最高统帅向前线将帅重复这一真理，不仅是在鼓舞士气，而且也是在说明一个事实。面对滚滚而来的德军坦克、飞机、装甲车和师团，苏联又一次像一年以前那样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它非常非常希望有谁来共同分担这种压力，把冲向斯大林格勒的铁流，分解一部分，哪怕一点点也好。应当说，在这场战争中，苏联不缺少盟友。可是，值此千钧一发时刻，盟友们在哪里呢？

第五章 冰洋惨劫独抗敌

画在墙上的馅饼，谁相信那是真的？

从苏德战争爆发那一天起，苏联就承受了法西斯国家主要的军事压力。苏联在突如其来的重压下一步步后退，它自然迫切地希望能有人帮助自己分担一部分压力。而当德国把自己及其盟国总兵力的 75% 投入苏德战场的时候，它的身后也确实相对空虚了。希特勒敢于在征服英伦三岛时又与苏联开战，说明他有作为一代枭雄的胆识。他有理由相信，在他征服红色俄国之前，海峡那边的英国会远远地隔岸观火，而大西洋那边的美国，更不会为苏俄冲锋陷阵。反过来说，希特勒最不愿意相信的正是他最害怕的，而他最害怕的也就是苏联最希望得到的。自从开战便连续失利的苏联，早在 1941 年夏就向唯一可以呼吁的盟国——英国发出呼吁：尽快在欧洲再开辟一个反法西斯的战场，以把德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吸引过去，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也好。

然而，1941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对尚在舐吮着敦刻尔克创伤的英国来说，实在太不现实了。

1941 年，英国没有来，但西方也没有像希特勒希望的那样完全撒手不管。大批的军用物资以租借的形式源源运往苏联。苏联感激之余，还是眼巴巴地翘首以待从英吉利海峡那边早日扯起出击欧陆的风帆……

“1941 年不行，那 1942 年呢？”——莫斯科在顶住了“台风”之后，仍然在急切地问。

1942 年 5 月 15 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

斯大林正与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商量着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

“好吧，既然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欢迎我们，为什么不去呢？一是去签订互助条约，这对反法西斯同盟是必要的。当然，这是比较次要的任务。”斯大林手拿烟斗，一边踱步一边说。“主要的，是去要他们对今年开辟第二战场作出公开的承诺。”

莫洛托夫坐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一丝为难的神情在脸上闪过。这没有逃过斯大林的眼睛。他语调严厉起来：

“政治上要求这样做！我们需要有个纸面上的东西，能鼓舞士气，也能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而且，当他们不履行承诺，人们就会看清究竟谁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领导人难道还值得信任吗？不值得相信。而这种对帝国主义者们的失望对我们有利。”斯大林停了停，像是总结似的：“总之，第二战场不仅是个军事问题，而且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莫洛托夫推了推眼镜，默默地点了点头。

5 月 22 日，伦敦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

装饰豪华的会议室里，一圈沙发摆放在中间，细长的玻璃窗上，成“米”字形整齐地贴满纸条，使房间里多少有些暗。沙发上一边坐着英国首相丘吉尔、外交大臣艾登、副首相艾德礼和三军参谋长布鲁克上将；另一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军事代表伊萨耶夫少将。莫洛托夫一行 5 月 20 日到达伦敦，21 日即与丘吉尔进行了一次会谈，今天这是第二次。议题就是第二战场。

胖胖的丘吉尔坐到沙发里，脸带笑容地环视了一下众人，用浑厚的嗓音说道：

“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军方人士参加会谈，不言而喻，我们将要讨论军事问题。莫洛托夫先生昨天向我提到，苏联政府对加强我们伟大同盟之间的密切合作非常感兴趣，我要先声明，这也正是大不列颠政府的真诚愿望。”说着，他把笑眯眯的眼睛转向艾登。艾德礼和布鲁克，三个人都很有风度地轻轻颌首。丘吉尔转向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先生，我想我的同僚及我本人已经准备好洗耳恭听您提出的建议。”

莫洛托夫自从坐下之后，身子没动，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听完翻译译出的最后一句后，才点了一下头，同时坐直了身子。

“感谢丘吉尔先生的善解人意。确实，苏联政府为加强我们与盟国的合作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目前，苏联政府认为这种合作中的最迫切和紧急的一个问题，就是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希望英国政府也能待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丘吉尔仍然笑眯眯的，他侧身从旁边茶几上的一个精致木盒中拿出一支雪茄，轻巧熟练地去掉包装纸，点燃，吸了一口。烟雾有一瞬间使丘吉尔的脸模糊不清了。

“苏联军队去年冬天成功地击退了德军对莫斯科的进攻，这对盟国和一切反法西斯人士都是一个鼓舞，我们为贵国的胜利深表欣慰和高兴。”瘦瘦的艾登柔声细语、话里有话。

莫洛托夫嘴角不易察觉地动了动，他明白艾登的这番赞扬实际上是在提问。

“在冬季攻势中，红军确实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大家都明白，希特勒并没有被打垮。有消息表明，德军正在准备 1942 年的战局，苏联政府感到这将是又一场苦战，德军会以强大的兵力反扑。因此，以后的几个月，对苏联，也对苏联的盟国将是特别紧张和孕育着危险的日子。”莫洛托夫同伴不露声色地回答了艾登的提问。

“对红军的抵抗，我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一直尽最大的可能给予物资上的援助，远洋运输船队会按协议给红军送去军用物资及装备。要知道，这些东西我们也非常需要。”艾德礼欠着身，打着手势说，莫洛托夫接得很快：

“苏联政府珍惜英国和美国对苏联提供的物质援助。然而，现在的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严重，所以，问题是不仅要加强供应，而且还要开辟第二战场。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了解盟国能否在 1942 年夏秋采取行动从苏联引开一定数量的德国军事力量，哪怕引开譬如说 40 个德国师也好。”说到这儿，莫洛托夫的后背第一次离开了沙发，一只手扶住宽大的沙发扶手，加重了语气：“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在 1942 年击溃希特勒。”伴着“希特勒”三个字，莫洛托夫的手攥成拳头，在扶手上力量不大地砸了一下。

丘吉尔叼着雪茄，微张着嘴，不吸也不喷；艾登下意识地把一上一下搭在一起脚换了个位置。英方代表谁也不说话。莫洛托夫不容对方多想，马上追问了一句：

“盟国，首先是英国能否做到这一点呢？希望英国政府能明确答复我们。”

丘吉尔缓缓地拿出嘴上的雪茄，在烟缸上弹了弹，脸上仍然漾着笑意：

“上个月，美国总统派来特使，建议我们两国在近期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减轻你们的军事压力，英国政府立即同意了，目前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不过，据我们所知，今年年底以前，美国不可能准备好必需的武装力量，另

外，开辟第二战场所需要的大量渡海登陆器材，也不可能在年底之前筹备充足。”看到莫洛托夫又轻轻地靠在沙发里，丘吉尔站起身，走到一幅巨大的欧洲地图前，用夹着雪茄的手指点着：“不过，到1943年，我们会筹备好足够的船只和150万兵力在法国登陆，可以同时沿岸的五个或六个地点，在从北角到巴荣纳的任何地方实施登陆！”他吸了口雪茄，一边吐着烟一边往回走，走到沙发前并不急于坐下：“请外交人民委员先生转告苏联政府，英国政府保证将以最大的决心，寻找其他的方法和途径，对英勇的贵国军队提供真诚的，力所能及的援助。”

“我们需要援助，但更需要开辟第二战场。我想，我们与盟国之间在第二战场问题上是不是有了分歧？”莫洛托夫淡淡他说。

“不，我不认为存在分歧。我们与美国政府一直在研究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只是，开辟的时间暂时还无法确定。”丘吉尔说着，按灭了雪茄。细细的青烟袅袅上升，与窗外雾都灰蒙蒙的天色，融为一体。

5月30日，华盛顿，白宫。

这是莫洛托夫抵达华盛顿两天以来第三次与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所不同的是，今天除了总统和他的心腹霍普金斯之外，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等几位军界要人也在座。

面颊微长，戴着薄薄的金丝眼镜的罗斯福简单讲了几句举行这次会谈的原因，点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这次应邀访问英美两国，就是要在第二战场问题上得到明确的答复。然后，他开门见山表明了美国的态度：

“我们认为，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是有根据的。”看到与会人员的注意力都被他这句话吸引住了，便用手向莫洛托夫一摆：“昨天，莫洛托夫先生已经向我通报了苏德战场的形势。那里的形势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在德国人仍占有数量优势的情况下，要考虑到苏联军队被迫退却的可能。我的理解没出错吧，莫洛托夫先生？”莫洛托夫迎着投来的众多目光。坚定地点了点头。罗斯福接着说：“先生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导致盟国总的局势严重恶化。这种恶化不是明年，而是今年，1942年，就有可能发生。因此，无论是我们，还是英国军队，都有责任防止局势的恶化，就是说，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了。莫洛托夫先生的意见是希望我们能从苏德战场引开40个德国师，即使不是第一流的德国师，而且希望在今年就做好这项工作。不知道我的阐述是否准确。莫洛托夫先生？”

“是的，总统先生的阐述是正确的。”莫洛托夫先是朝罗斯福恭敬地一低头，然后转向大家，“我想补充一句：苏联政府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对敌我双方的士气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很有可能使不利于我们的军事形势发生逆转。因此，第二战场问题既是个军事问题，又是个政治问题，而且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从这个观点看，今年还是明年开辟是有区别的。”

“是啊，”罗斯福看看别人都不说话，便又慢慢他说：“也许我们到1943年将比现在强大，但是，希特勒可能比我们更强大。”他轻轻转动着手边装着矿泉水的玻璃杯，“在今年开辟第二战场，这是我们的愿望。”这话尽管说的声音不大，却很清晰。在座的人心里都怦然一动。罗斯福转向一侧：“马歇尔将军，依你之见，实现我们的愿望会遇上什么样的困难？”

身着戎装的马歇尔将军一只手支着下巴正若有所思，这时放下手，轻轻清了清嗓子：

“我们已经反复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与英国同行交换了好几次意见，我

们一致认为，美国拥有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军队，有出色的坦克部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美军运过大西洋，再把英美军队送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这需要相当多的运输船。目前，我们的远洋运输船队和舰队承担着两大任务，一个是把根据租借法提供给苏联的物资运往摩尔曼斯克，二是把差不多同样的物资运往英国。由于德国人的阻挠行动，为完成这两项任务占去了我们绝大部分运输力量。”说完，马歇尔将军询问的目光投向金海军上将。金冲马歇尔歪了歪头。

“正是这样，将军。我们每次船运到摩尔曼斯克去，都要进行一次立体式的海上交锋。德国把主力舰集结在纳尔维克和德伦海姆，¹比如‘提尔毕茨’号、‘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踢’号、‘欧根亲王’号，挪威北部又有德军空军基地，当我们的远洋船队接近时，德国的潜艇、海面舰艇和轰炸机就出动。这就迫使英国的本土舰队不得不把大批的舰艇布置在海上，而美国海军也心须派出重型舰只加强护卫力量。”

莫洛托夫听后，微微耸耸肩：“困难是会有有的。不过，我这次来不是来解决困难的。我们的困难恐怕还要更大些。我们想知道，在有这样和那样的条件下，1942年能不能解决第二战场问题？”

罗斯福把头转向马歇尔：“各方面的进展是否使我们可以明确地向斯大林先生说，我们正在准备开辟第二战场？”

马歇尔将军莞尔一笑：“是的，总统先生。”

罗斯福马上转向莫洛托夫，同伴莞尔一笑：“请莫洛托夫先生转告斯大林先生，我们期望今年会开辟第二战场。”

6月9日，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

莫洛托夫一行匆匆走进会议室，嘴衔雪前正在室内走来走去的丘吉尔急忙迎上前去，拥抱，简单地寒暄。莫洛托夫没等坐下，便拿出一份文件，交给丘吉尔：

“首相先生，这是苏美会谈公报的副本。6月12日，正式公报将同时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发表。”莫洛托夫边走向沙发边说，丘吉尔伸手接住文件。莫洛托夫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公报中关于第二战场问题的一段文字，是我华盛顿之行的最好报告。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对今年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给予了充分理解。”

丘吉尔喉咙里咕噜了一声，连忙翻阅文件，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念念有词。在一处用红铅笔划着粗线的地方，他读到：

“‘在会谈的过程中，对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解。’噢，当然，说话总是容易的。不管怎么说，在开辟第二战场中的实际作用，英国人比美国人还是大得多。”

“是这样。”莫洛托夫点头称是，“罗斯福总统向我多次表示在这个问题上要与英国政府共同磋商。不过，总统先生有一点是明确的，即1943年开辟决不比今年更容易些。”“可是我们到哪里寻找可以把足够数量的军队运过海峡的运输工具？总不能让我们的勇士泅海登陆吧！”丘吉尔脸上常有的笑意此刻荡然无存。莫洛托夫脸上反倒浮出一丝少见的笑容，慢慢地打出一张“王牌”：

“在华盛顿时，有人就提到，如果苏联政府同意缩减英美给苏联运输军

¹ 系挪威西北部港口。——编者

用物资的吨位，将大大有利于解决今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困难。当时，在未请示我国政府之前，我们没有答复。现在，我授权声明，如果英国政府认为可以在今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同意缩减运送军用物资的吨位。”

丘吉尔暗暗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苏联为求得开辟第二战场。可以忍痛割舍急需的军用物资。不过，表面上丘吉尔仍然很平静，轻轻吐出一口烟，习惯性地转动了一下脖子：

“我也可以声明，英国政府决定以 6 个师的兵力于今年秋天在法国登陆，目前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一些新的登陆艇已经建成。但这次登陆能否实施，将取决于当时可能出现的具体形势。”

“那么能否把英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写进苏英公报呢？”莫洛托夫步步紧逼。

“这个嘛，”丘吉尔略一沉吟，“还没与美国人商量，这毕竟是我们两国的共同行动。”

莫洛托夫见丘吉尔要滑掉，赶忙又收紧了绳圈：

“或者我们可以照搬苏美公报中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措辞？”

丘吉尔无法再推了，他不很情愿地点点头：“可以吧。”然而这位在英国政界拼杀多年的政客，毕竟老谋深算，马上又补了一句：“如果英国政府提交一份备忘录，说明我们已经为、并且还将为开辟第二战场做些什么，莫洛托夫先生不反对吧？”

第二天，在苏英公报签署后，丘吉尔把备忘录交给莫洛托夫时，也特别强调了一句：

“公报中关于第二战场的措辞，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在第二战场的日期方面承担了明确的义务。”

这就是说，丘吉尔往墙上画了一个馅饼，然后他又告诉渴望它的人们，那不是真的。

悲呼，失去鱼钩的鱼饵

当莫洛托夫一行带着苏美、苏英公报回到莫斯科，正值克里木半岛上苏德双方战事犹酣之际。当然，公报的发表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苏军终于全岛失守。紧接着，苏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又在顿涅茨河一线抵挡不住装备精良的德军的冲击，且战且退，撤向顿河。人员和技术兵器损失极大，急需补充。然而，恰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给渴望得到西方盟国援助的苏联，兜头浇了一盆凉水。

7 月的北海，仍然寒风凛冽。幽蓝的海面上，流冰连绵。远处的冰山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更增添了一份寒意。一队船队自西向东，顶着海风，正日夜兼程地奔向目的地——苏联北部重要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这只船队中有 35 艘运输船，2 艘油船以及 24 艘担任护卫的军舰。运输船上装载着 297 架飞机，5014 辆坦克，4246 辆卡车和牵引车，15.6 万吨其他物资。这些武器装备是英美按照协定供给苏联的。如果这些东西能运到，那对苏联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说不定对战局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这只编号为 P·Q·17 的护航船队，6 月 28 日从冰岛的赫瓦尔菲奥德启航。船队除了运送物资之外，还肩负着一项危险而又秘密的使命——充当诱饵。根据以往的教训，德军对护航队不会袖手旁观。经常出动飞机、水面舰

只和潜艇实施立体攻击。其中威胁比较大，也比较易于歼灭的是水面舰艇。特别是德国最新建成的战列舰“提尔毕茨”号，也被调到挪威海域，使英国海军部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以P·Q·17护航队为诱饵，把“提尔毕茨”号引出来，在远离其基地的海域予以消灭。经过一番部署，一枚坚硬、锋利的“鱼钩”形成了。由海军少将汉密尔顿指挥的2艘英国巡洋舰和2艘美国巡洋舰及3艘美国驱逐舰担任近程掩护；在挪威以西、还有由海军总司令托维率领的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艘航空母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远程掩护兵力。另外、在挪威北部海域，靠近德国海军基地的地方部署了9艘英国潜艇和5艘苏联潜艇。“鱼钩”上挂着的沉甸甸的“鱼饵”，就是30艘载满援苏物资的运输船。

德国人对盟国的护航船队盯得很紧。P·Q·17护航队刚刚航行两天，便被德国侦察机发现了。此后，德军的轰炸机、鱼雷艇、潜艇一直追踪尾随护航队，多次实施攻击。在挪威的纳尔维克、特罗姆瑟和阿耳塔几个基地，除战列舰“提尔毕茨”号之外，还停泊着如重巡洋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吕佐夫”号，“希佩尔”号，轻巡洋舰“科隆”号等主力水面舰只。另外，德第5航空队的主力264架飞机也转场到挪威北部机场，20艘潜艇则展开在扬马延岛和熊岛水域，张网以待。7月4日上午，护航船队驶到熊岛北部，这里距德国的空军基地的300哩，距熊岛东南的德国海军基地阿耳塔也很近，英国海军部和护航队的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着德国水面舰艇的出现。这时，侦察部门报告，“提尔毕茨”号已于昨天。即3日午后某个时候离开特隆赫姆基地，但它驶往何处却不得而知。这时，由托维海军司令率领的重型舰只停留在距熊岛西北150哩的地区，等待“提尔毕茨”号的出现。可是，“提尔毕茨”号去向不明，无法判断它是否会出现这一海域，因此，这支威力巨大的舰队只能在此守株待兔，不能随船队前行了。随船队前行的就只有汉密尔顿海军少将率领的舰队了。当天下午9时许，侦察部门总算弄清了“提尔毕茨”号的行踪，说它和它的僚舰已开到阿耳塔港，并在补充了燃料之后，已前往截击船队了。

这一消息使英国海军部的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大吃一惊。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提尔毕茨”号及其舰队在离开基地后大约10小时便可到达船队航行海域，这样短的时间里托维海军总司令指挥的重型船只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到的。因此，只有靠汉密尔顿海军少将的力量迎敌了。可是汉密尔顿将军的巡洋舰与德国人的兵力相比，微乎其微，绝对抵抗不住“提尔毕茨”号舰队的巨大冲击，结果不仅船队保不住，而且还要赔上汉密尔顿将军的舰队。要知道，汉密尔顿将军的舰队中还有美国的两艘巡洋舰呢。现在的唯一希望，就在乘敌人来到之前，尽量把船队化整为零，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庞德海军上将按自己的考虑，拟定了命令，报请海军部审批。海军部在极秘密的情况下批准了庞德的命令。当时是9时11分，庞德将军以个人名义先向汉密尔顿将军发出紧急命令：“巡洋舰只应以最大速度向西方撤退。”情况不明的汉密尔顿将军收到命令，非常紧张，他感到意味着灾难和毁灭性打击的“提尔毕茨”号可能随时会出现在洋面上，于是他立即下令舰队撤退。巡洋舰抛下运输船队纷纷仓促调头西撤，又引起尚未接到任何命令的运输船队的惊恐不安。9时23分，又一道命令传到运输船队的每一艘船上：“紧急！鉴于敌方水面船只的威胁，运输船队应分散向俄国港口进发。”9时36分，

再次重复：“运输船队应分散。”

毫无战斗能力的运输船现在失去了保护，在险象环生的茫茫大洋上，生死难卜。有的结成小队，有的单独驶向不知能不能达到的目的地。这时，情报部门又报告说，“提尔毕茨”号和“舍尔海军上将”号，仍停泊在阿耳塔基地，并未出海。但是一切都晚了，成命无法收回，局势无法改变，悲剧也无法避免了。

实际上，“提尔毕茨”号及其舰队，7月5日才驶离基地。刚出基地不远，即被游弋于基地外的苏联潜艇“K-21”号发现，并马上对其进行了攻击，同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苏北方舰队司令部。“K-21”的攻击没有奏效，但电报却被敌舰截获。德国舰队认为它的意图已经暴露，继续前进可能要遭受损失，于是返回挪威的岩岛。对已发现的失去保护的运输船只，则派出大批飞机和潜艇，追踪攻击。这时，北极地区正值白夜时期，运输船完全暴露在德军的火力攻击之下，一时间，幽蓝的洋面，变成了火与血的屠场。一艘运输船被鱼雷击中船尾，立即卷起一条浓黑的烟龙，巨大的船体宛如跷跷板，一边被重重地死死地压往海里，一边则高高地绝望地扬向空中，最后，几乎笔直地沉下去。还有一艘运输船被四五架飞机追逐着，投下的炸弹在船四周掀起冲天的水柱，把船推得剧烈摇晃，甲板被击中，引起一串连锁爆炸；火光中，大大小小的碎片腾空而起，又雨点般落下，在轰轰的爆炸声中，船体倾斜、倒转，锈斑累累的船底对天长叹……幽蓝的海面被火光映红，天空为浓烟笼罩，一个一个吞没沉船的巨大涟漪泛着白沫，一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久久回荡在海空之间。34艘运输船中，有23艘沉没，波峰浪谷之间，3350辆汽车、430辆坦克、210架轰炸机以及近10万吨其他物资被埋入海底。上百名船员水手，在这片冰冷的海洋中永远地长眠了。

就这样，英美正在为缺少海运工具而难以履行盟国义务的时候，总吨位143000吨的船只在一场最后只有“鱼饵”而没有“鱼钩”的荒唐游戏中，被轻而易举地吃掉了。

就这样，正当苏联前线吃紧，急需补充技术兵器的时候，成百上千的坦克、飞机、汽车，上万吨物资，在一连串最简单的“误会”之后，还没来得及被苏军看上一眼，就被送入海底“永久保留”了。

“愿上帝保佑你们成功”

P·Q·17护航船队的悲剧，震惊了伦敦和华盛顿。英国海军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建议首相暂停派出向苏联运输军用物资的船队。正好此时丘吉尔已有新的打算，军事上使用大量船只的重要性超过了北极运输地区的需要。于是，7月17日，他给斯大林发去一封长长的电报，力陈继续派出运输船队的困难和危险，并暗示1942年可能无法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这个时候，无论是运输船队还是第二战场，对苏联来说，就像编在纵横交错的神经网络中的两根神经，既非常敏感又牵涉全身。丘吉尔的电报如同伸出一个粗壮的手指，照准两根神经的痛点戳了两下，苏联很自然地打了一个激灵。7月23日，斯大林的回电飞到伦敦，失望和恼怒注满字里行间：

……停止苏联北方港口的运输船队的理由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只要有诚意并乐于履行约定的义务，运输船队可以保持正常航行……，无论如何，我决不希望，正当苏联由于苏德前线的紧张形势而较以往更需要战争物资的

时候，英国政府会停止输送这些物资。

……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我担心它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必须着重指出，苏联政府不能同意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拖延到 1943 年。

丘吉尔看完电报，轻蔑地一歪嘴：“无稽之谈。”把电报往旁边一丢，顺手拿起一个红色的文件夹，轻轻翻开，一行黑体字立即映入眼帘：

“火炬”作战计划：英美联军在非洲北部的登陆战役

丘吉尔眯起眼睛，嘴唇微动，喃喃自语：

“让‘火炬’，去照亮那些自以为是战略家的人的眼睛吧。”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丘吉尔的游说之下，已经同意了 this 计划，剩下的问题就是由谁把这个决定转告斯大林。这是个不亚于给热恋中的情人送去绝交信的痛苦差事，罗斯福当然不会自告奋勇。丘吉尔决定自斟自饮这杯酒，他要亲赴莫斯科，向斯大林面陈点燃“火炬”的理由。

1942 年 8 月 12 日晚上，丘吉尔在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哈里曼和英国驻苏大使克尔的陪同下，步入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会议室。已经等候在门口的斯大林迎上前去，与丘吉尔握手、拥抱。丘吉尔望着眼前这位身材不高、脸色黑黄、衣着朴素的苏军最高统帅，好像与自己想象中的斯大林不完全一样。斯大林也打量着第一次见面的英国首相，只见他胖胖的身躯、圆圆的头颅、长长的嘴巴，眼角总是挂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笑意，觉得比照片和记录片上的丘吉尔更显得老练和机敏。

会谈马上转入正题。斯大林一边摆弄着一根铅笔，一边缓缓他说：

“诸位肯定非常关心苏德战场上的局势。总的说，局势严重，希特勒的军队正竭力突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目标是拿下巴库和斯大林格勒。他们从欧洲、从仆从国调来大量部队和技术装备，给我们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试图压垮我们。应当说，我们的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正如你们多少业已知道的，目前还未能阻止住敌人的进攻。我们现在非常想知道，我们的盟国能为缓解这里的严峻局势做些什么？”

丘吉尔在听译员的翻译时不停地点头。这时，他扭动了一下身子，两条小臂平放在桌面上，同样不慌不忙他说：

“大不列颠政府及其人民，对红军的顽强和牺牲精神早有了解并钦佩之至。作为盟国，我们会努力为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而斗争。莫洛托夫先生访问伦敦和华盛顿以后，英美两国政府仔细地研究了在今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直至上个月底，我们终于共同得出结论，我们想动手，但是没有时间了。因为 9 月份是英吉利海峡出现有利于渡海登陆战役的天气的最后一个月，过了这个月，实际上就不可能实施旨在从俄国战场引开德军师团的战役了，为此，我表示非常的遗憾。”

丘吉尔讲话时一直在观察着对面斯大林的反应。他发现，斯大林大多数时间是垂着眼皮用铅笔在纸上画着，偶尔挑动一下细长稍弯的眉毛，迅速但却十分犀利地扫一眼过来。听到不能开辟第二战场了，他除了脸上的一块肌肉抽动了一下外，没有任何反应。丘吉尔收回一支胳膊，扶在高靠背椅的扶手上，一副在英国议会讲台上的架式，语锋一转，音调也随之高昂：

“但是，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抛弃和背叛朋友。就目前而言，英国，还有美国所能提供的登陆艇足够运送 6 个师的兵力在法国登陆，仅靠这些兵

力，临时占领一块不大的滩头阵地还可以，而要深入法国腹地，逼迫希特勒从苏德战场上调走若干个师，那是太少了。如果人们看到你只是划了一根火柴，怎么能指望他会用灭火器来对付你呢？不过，这段时间，我们不会闲着什么都不干，英美两国正准备在 1943 年发动几个大战役，为此美国已同意将把 100 万人的军队运抵不列颠群岛。如果仁慈的上帝赐福于我们，到 1943 年，英美两国就可以投入 27 个美国师和 21 个英国师，请注意：这其中有近半数的装甲师，去对付两线的德军。那时候，尽管德军可能会比现在强大，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斯大林听到最后一句，不由得皱起眉头，扭头对身边的译员不满他说道：

“问问他，我是不是应该理解为，盟国 1942 年将不开辟第二战场，英国政府也拒绝在 1942 年用 6 至 8 个师在法国登陆？”

丘吉尔听完译员的话，迎着斯大林阴沉的目光：

“是的，盟国在 1942 年不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 6 至 8 个师的兵力在法国登陆，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因此，也不足取。”

斯大林沉下脸，冷冷他说：

“我们对战争有些不同的看法。俄国人历来相信，你要是不愿意冒险，你就永远不可能赢得战争。军队的多少不是问题的实质，关键要经过实战的检验，才能确定它到底有多大价值。现在正是考验军队的时候，不要怕德国人，我真不懂为什么你们这么怕德国人！”斯大林严厉的目光从细长的眼睛里刺向丘吉尔，然后往椅背一靠，挺直身子，以居高临下的神态威严他说：“我们俄国人不能强迫你们干什么，但也不同意你们的论点。”

丘吉尔脸上常有的笑意慢慢消失了，合在一起的嘴唇微微翘起，胸脯起伏的频率也在加快。会场上气氛倏地凝固了。哈里曼赶忙在纸上飞快地写了一句话，递给丘吉尔，丘吉尔侧眼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别发作。可以缓和气氛。

当丘吉尔重新扬起头时，笑意又回到了脸上。和蔼可亲他说：

“德国人的确没什么可怕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小伙子们是最高兴到德国散步的。而且，据我所知，美国的飞行员也将加入这个行列，这样，我们光顾德国的地区又要扩大了。这些小伙子们跟我说，看到巨大的厂房霎时间变成一团烟雾，那简直是一种享受。”

“既要炸毁德国人的厂房，也要炸毁一些必要的建筑。”斯大林忽然插了一句。

“是的，打击民心士气，应该列入军事行动，不过，目前为止，炸毁工人的住房还是投弹失误的结果。”丘吉尔接得很快。

“那么依首相之见，应该先轰炸哪个工业中心呢？”斯大林问。语气已经不是冷冰冰的了。

“杜塞尔多夫，钢城。”丘吉尔一副认真的模样。

“那之后就是埃森，煤炭中心。”斯大林挑动着眉毛，晃了晃头。

“科隆。”

“不来梅。”

“汉堡。”

“慕尼黑。”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把大部分德国工业城市“炸毁”了。在座的人不由得被这种类似儿童游戏的“战争”逗笑了。丘吉尔抓注重新形成的轻

松气氛，巧妙地把后题一转：

“您瞧，斯大林先生，作战的战场和方法很多。欧洲并不是唯一可以开辟第二战场的地方。我代表美国总统和英美联军司令部向您通报，我们已拟定了一个代号为‘火炬’的战役计划，准备以7个美国师和5个英国师队卡萨布兰卡到比塞大几个登陆点登陆，攻占法属北非。”说着，丘吉尔拿起刚才哈里曼递过来的纸，翻过来用铅笔迅速地画了一条鳄鱼，隔着桌子推给斯大林看，解释道：“如果说法国是鳄鱼的鼻子，那么北非就是它柔软的腹部。打鳄鱼的硬鼻子，固然让它疼痛难忍，但猛击它的腹部，也同样有效。”

斯大林饶有兴趣地端详着丘吉尔的大作。又拿给一旁的莫洛托夫等人看，然后问丘吉尔：

“‘人炬’什么时候点燃呢？如果这是秘密，我也可以收回不问。”

“您不必多虑，斯大林先生。战役发动的日期是10月30日。如果战役顺利，那么，可以肃清地中海的敌人，获得意大利的基地，还可以作为解放法国的开端，加强法国人与德国占领旨之间的斗争。”

斯大林听完，沉吟片刻，一边目铅笔轻轻敲击着桌面，一边说：

“我似乎领会了‘火炬’计划的好处了。第一，可以从背后打击非洲的德意军团；第二，可以使法国人和德国人相互打起来；第三，可以迫使意大利尽早投降；第四，可以使西班牙保持中立，别倒向希特勒一边。这么说，这还是个不错的计划，尽管不如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好。不过，我还是愿上帝保佑这个事业获得成功。”

闻听此言，丘吉尔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就这样，丘吉尔一手举着一把“火炬”，一手拎着一桶冷水来到莫斯科。他一边娓娓而谈“火炬”的光明，一边和颜悦色地把盟国不能在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桶冷水慢慢浇到苏联人头上。斯大林争辩、抱怨，但却敢于正视这一严酷的事实。丘吉尔可谓聪明，浇冷水的时候不忘同时鼓起一个热乎乎的希望；斯大林不失睿智，接受痛苦的时候依然留给对方一个善解人意的印象。

丘吉尔把水浇完，举着“火炬”走了。苏联人唯有用自身的热量烘干衣服。

第六章 火浴钢城城不屈

以领袖姓氏命名的一座名城

就在丘吉尔离开莫斯科后的第8天，8月23日，德军坦克第14军第16装甲师的十几辆坦克，突破苏军防御队形，从斯大林格勒北郊的拖拉机厂附近，冲到了伏尔加河。在此地设防的苏第62集团军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主力的联系被切断。德军在顿河至伏尔加河之间打通了一条宽几公里的走廊。同一天，德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空前猛烈的狂轰滥炸，依惯例，这是德军大举进攻的前奏。斯大林格勒形同累卵，危在旦夕。

当身在斯大林格勒的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通过广播电台把情况简要地报告给斯大林时，斯大林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在简短的指示中，一再下令死守该城，不得后退一步。但是那里的指战员能否不折不扣地遵从命令，他不敢肯定。因此，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其份量丝毫不亚于去年冬天德军冲到莫斯科城下时他感到的重量，莫斯科不能丢，因为那是苏联的心脏、灵魂和象征。斯大林格勒也不能丢，因为它是苏联人的骄傲和光荣，是斯大林生命历程中的一段辉煌。

斯大林军事生涯中重要的一页，就是在这里写下的。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这座当时叫做察里津的城市曾一度成了顿河地区反苏维埃力量围攻的对象。以沙俄将军克拉斯诺夫为首的哥萨克白卫军，从1918年初夏开始，围攻察里津达七个月之久。与之对垒的红军隶属于当时的北高加索军区，而斯大林正是在那年7月被任命为该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斯大林一生都不会忘记，也是一个闷热的季节，也是尘上飞扬硝烟弥漫的市郊，也是面对占优势的敌军，而且敌人的骑兵——那个年代颇具威力的生力军，一开始也是势不可当地推进，红军也是在他的命令下死守阵地。他调动、运用了仅有的炮兵火力，特别是在环城铁路线上开行起装甲列车，使敌人的进攻终未奏效。在顶住了白匪军的猛攻之后，红军开始反击。反击打得相当漂亮，仅在8月20日一天中，便突破了敌人合围正面，以后几天里一鼓作气把敌人赶过了顿河。尽管克拉斯诺夫又几次反扑，察里津依旧岿然不动。察里津保卫战的胜利使斯大林出了名，也使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产生了自信。此后一提到察里津保卫战人们自然想起斯大林，一提到斯大林的军事活动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察里津。1924年4月，斯大林与这座城市的联系更紧密了，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从此，古老的察里津被交给历史，而新生的斯大林格勒则越来越成为一个化身、一种象征。18年后的今天，希特勒之所以不惜代价要攻占这座城市，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原因。

对这座城市，斯大林确实偏爱。短短十来年，在全国资金、物资、技术设备和技术干部都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斯大林格勒备受照顾，迅速变成了全国属一属二的大工业中心。126家工厂企业，近45万居民、市区和该州的职工近33万人，使它在苏联南方的城市中独树一帜。闻名遐迩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被誉为社会主义工业的头生子，轰轰的传送带上每年送出30万台拖拉机，其产量不仅在苏联，就是在全欧洲也是最大的。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在辽阔的苏联大地上开动的拖拉机中，每两台中就有一台来自斯大林格勒。此外，年产78万吨钢和58万吨钢材的“红十月”工厂，“街垒”工厂，造船厂，发电站，使这座城市异彩纷呈。加之它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当属九

曲通衢之地，如果这里“坏死”，那将引起各地人面积“瘫痪”。

无论从政治、经济，战略哪方面看，斯大林格勒确实不一般。希特勒瞪着眼睛，要的就是这个不一般；斯大林咬着牙关，为的也是这个不一般。现在，斯大林格勒成了双方手中较力的粗绳，它除了要承受双方的体重外，还要承受双方的精神与意志的力量，而这是无法称量的。

这场历史性的较量，到了8月底希特勒德国一方似乎马上就要取胜了。斯大林感到压力骤增。是的，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帮他分担了部分压力，其他的党政领导人也不清闲，但这还不够，他急需一位临危受命且能扭转乾坤的统帅。于是他很自然地想起一个人。

副最高统帅

8月27日午后2点，苏联西方方面军设在波哥烈洛耶地域的前线指挥所里，一部直通莫斯科的高频电话响了起来。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拿起听筒，立即传来斯大林的声音：

“朱可夫同志吗？你好。你那里的进攻战役进展如何？”

朱可夫简单介绍了方面军的态势。斯大林停顿了一会儿，没作什么指示，却话题一转：

“你必须尽快到最高统帅部来。留下参谋长代理你的工作。”停了停，又加上一句：“请考虑一下，任命准来接替你担任方面军司令员。”说完，挂断了电话。

幸好，斯大林的贴身秘书、朱可夫的朋友波斯克列贝舍夫中将，提前透露了点消息，说国防委员会已于昨天对朱可夫作出了新的任命，朱可夫此时才没感到突然和不安。他在前线指挥所里交待了一下工作，当天晚上便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迎上来握了握朱可夫的手，朱可夫从很近的距离在斯大林脸上扫了一眼，心里一惊，只见近来的焦虑、疲惫，使最高统帅看上去苍老了许多：鬓角增多了白发，眼旁加深了皱纹，颧骨隆起，眼泡微肿，两腮凹陷……朱可夫不由得垂下了目光。斯大林示意朱可夫坐下，单刀直入地说：

“南方情况进展对我们来说很不妙，德军步步推进，很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而且，在部分地区他们已经冲到了伏尔加河边，北高加索的形势也不太好。”斯大林踱来踱去，他的马裤发出一阵轻微的窸窣声，由近到远，又由远及近，然后停住，接着说：“国防委员会已决定任命你为副最高统帅，派你到斯大林格勒地区，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等人已在那里了。你去了之后，华西列夫斯基飞回莫斯科，我这儿需要他。那么，你何时可以启程？”

朱可夫用手指习惯地蹭了下下巴，略一沉吟：

“我需要用一昼夜的时间研究情况，29日飞往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看着朱可夫：“那好吧。”接着掏出怀表，边看边问：“你不饿吗，朱可夫同志？吃点东西怎么样？”

朱可夫微微耸了耸肩，表示不反对。很快，服务员送来了茶和夹肉面包，两人边吃边谈。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非常危险，”斯大林咽下最后一口面包，用餐巾擦擦嘴，起身走到摊在桌上的地图前，朱可夫赶忙跟了过去。斯大林盯着地图看了一会儿，又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把第24、第66和近卫第1集

团军拨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你必须采取措施，使莫斯卡连科将军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在9月2日晨，对突至伏尔加河的敌军实施反突击，与被切断的第62集团军会合。同时，在近卫第1集团军掩护下，科兹洛夫将军的第24集团军和马利诺夫斯基的第66集团军应迅速投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斗，否则，”斯大林突然打住话头，转过脸直视着朱可夫的眼睛，一字一顿他说：“我们就会丢掉斯大林格勒，明白吗，朱可夫同志？”

朱可夫习惯地拽了拽上衣，挺了挺胸，简短、庄重他说了句：“我明白。”

第三天朱可夫来到斯大林格勒前线，马上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领导人和已在此地的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就反突击事宜进行了研究，发现情况比原来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承担反突击任务的3个集团军部队，都是从远离进攻出发地的地域调上来的，路途遥远再加上运输力量不足和德军的干扰，很难在指定时间进入出发地。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部队普遍缺乏足够的加强武器和弹药。斯大林格勒周围地域的地形，也对敌军有利：开阔的平原有利于德军占优势的坦克部队展开和机动，同时，由雨水长年冲刷而成的道道壕沟，也为德军提供了躲避苏军火力的屏障。经过与各集团军司令员交换意见，朱可夫决定，把原定于9月2日由近卫第1集团军发起的进攻改在9月3日；第24和第66两个集团军的进攻定在9月5日或6日。斯大林同意了。

9月3日凌晨5时，莫斯卡连科将军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从北面向德军打开的直通伏尔加河的那条走廊发起进攻，掩护走廊侧翼的德军一开始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后退了5~6公里。但德军并没被击溃，很快便稳住阵脚，在占绝对优势的航空兵支援下。迅速以坦克部队实施反攻，德军的火力明显地强于苏军，到了晚上，近卫第1集团军的进攻全线受阻。

同一天，德军也对斯大林格勒城发起冲击，在城西和城西南，德军在多处突破苏军防线，逼近市区。苏军最高统帅部本指望近卫第1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的进攻，多少能减轻一点德军对城区的压力，迟滞德军推进的速度。但看来希望又要落空。于是，一封由斯大林签署的、流露着最高统帅的焦虑和怒气的电报，送到了朱可夫手里：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已经恶化。敌人距斯大林格勒只有3俄里，如果北部集团各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和援助斯大林格勒的军民。不得有任何迟延。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应将全部飞机都用于援助斯大林格勒。”

电报所说的“北部集团”，指的就是预定集结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三个集团军，即新编入斯大林格勒的近卫第1集团军。第24、第66集团军。这三个集团军的进攻行动是在朱可夫动身来此地之前，斯大林与他商定的，如果放在别人身上，对这种有约在先，而且又是斯大林下达的命令，会毫无条件地照办执行。但是朱可夫是个很有个性的将军，他对斯大林不能说毫无敬畏，可绝不是一味地盲目服从。只要他认为合理的，便会据理力争，这样的事在开战以来已有了几例。斯大林虽然有时对朱可夫的顶撞难以接受，发火骂人，甚至曾将他调离最高决策核心，但他非常明白，朱可夫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军事统帅。所以不管他一气之下把朱可夫贬到哪儿，一旦遭到危机、面临绝境，他会不夫时机地把朱可夫召来，委以重任。每当这时，朱

1 俄里 = 1.06 公里。——作者

可夫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中，也就愈加负责、有话直说。

看完斯大林的电报，朱可夫眉头紧锁，立即接通了斯大林办公室的电话。

“斯大林同志，最高统帅部的电报我收到了。我可以下令在明天一早就发起进攻，但所有三个集团军的部队将不得不在几乎没有弹药的情况下进行战斗，因为最早要到9月4日黄昏才能把弹药送到出发阵地上。此外，在4日黄昏以前，我们不可能组织好各部队与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您知道，没有协同是什么也搞不成的。”朱可夫一口气说完，才感到嗓门太大了。过了片刻，就听到斯大林以不满的口吻说：

“你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你慢慢腾腾弄好了以后再来了？你把敌人想得不是太幼稚了，就是太仁慈了！叶廖缅科刚才告诉我，他敢肯定，如果你们不立即从北面实施进攻，敌人只要用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这个猛攻可能就在明天。如果真是这样，你后天的进攻将毫无意义了。”

“我不同意叶廖缅科的看法。据我观察，敌人至少在明天还没有做好攻占斯大林格勒的准备，斯大林格勒市郊和市区的我军各部队，也没到一点战斗力都没有的地步。请求准予我们按原定时间于5日发起进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照您的指示下令全力轰炸敌人。”朱可夫这回放低了声音，但语调仍然坚定、自信。

斯大林好一会儿没说话，显然他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朱可夫猜测斯大林可能会发火，甚至把他叫回莫斯科去。但设想到这回斯大林让步了：

“那好吧，既然你如此肯定。不过，你记住，如果敌人对市区发起猛攻，你必须不等部队做好准备就迅速向敌人冲击。你的任务是把德国强盗从斯大林格勒引开，越多越好。还有，如果办得到，还应消除德军直通伏尔加河的那条走廊。祝你好运，再见。”

9月5日拂晓，苏军三个集团军全线发起进攻，在进行火饱和航空兵火力准备时，在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员的指挥所里进行观察的朱可夫便感到有些不妙。最明显的是炮火的密度不够，这就意味着不能有效地遏制敌人的火力，也就意味着将给进攻部队留下隐患。果然，在一阵“卡秋莎”火箭炮齐射之后，苏军发起冲击，但没推进多远，便遭到德军强有力的火力阻隔。约2小时后，各部队的报告纷纷传来，在许多地段上，苏军的进攻受阻，而且部分德军已用坦克和步兵实施了反冲击。德航空兵也开始轰炸苏军战斗队形。更危险的是，空中侦察得知，德军大量的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部队正向这里移动。傍晚，经过一天的交战，苏军向前推进了总共只有2~4公里，第24集团军几乎仍停留在出发阵地上。对此，斯大林没有过多责备，只是指示朱可夫：

“继续冲击。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尽可能多的敌人调开斯大林格勒。”

以后的10天中，苏军这三个方面军对德军打通的走廊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击，其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给德军官兵留下深刻印象。德军的防御也很顽强，双方常常力争夺一个制高点、一条壕沟，你来我往，反复冲杀几次。这样，双方实际上是展开了一场消耗战。这既对兵器、弹药上不占优势的苏军不利，也使孤军深入的德军处境危险。9月10日，朱可夫在再次巡视各集团军之后，向斯大林报告，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已不能突破和消除敌人的走廊，也无法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合。因此，继续冲击意义不大，必须另谋新策。他的观点得到方面军副司令员戈尔多夫将军及三个集团军司令员的一致支持。最高统帅部立即召朱可夫回莫斯科商讨对策，进

攻告一段落。

指挥德军打通走廊的第 14 坦克军军长维特斯海姆将军，看到部队实力日益下降，再这样消耗下去很快就无法完成掩护进攻斯大林格勒各部队北翼的任务了。他向自己的上司、第 6 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将军建议，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提供增援，应将他的部队撤到顿河西岸。保卢斯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一位对德军彻底胜利持怀疑态度的将军，不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担任指挥官，于是建议陆军总部免除维特斯海姆的职务。陆军部马上接受了这一建议。

9 月中旬，斯大林格勒以北的战事转入沉寂。也恰在此时，斯大林格勒城的形势急剧变化，战火已经燃烧到市区了！

“ 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

斯大林格勒城区由北向南紧依伏尔加河，呈狭长形布局，东西宽不过 4 公里，南北则延伸有 40 公里。城区东北部，地势略低，多是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像拖拉机制造厂一、“红十月”工厂、“街垒”工厂及工人新村都分布在这里，西南部地势较高，几个大的火车站、大型仓库等集中于此，这里有一座可以俯瞰全城的高地——马马耶夫岗，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极为有名，双方为争夺这个制高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城市中央还有一个广场，当时叫“1 月 9 日”广场，四周楼房林立，是全市的行政、商业中心，颇富传奇色彩的“巴甫洛夫大楼”就座落在广场边上。从这座广场向东不远，就是斯大林格勒市的中心渡口，这又是一处两军浴血争夺的地点。

自从苏军两个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以西接近地上的防线被德第 14 坦克军撕开、切断以后，防守斯大林格勒城的重任便落在东南方面军所属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肩上了。两个集团军的防线从北至南绵亘 65 公里，其中第 62 集团军的防线近 40 公里。这 40 公里几乎包括了整个斯大林格勒城区，是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可以说，斯大林格勒城能否守住，主要就看第 62 集团军的了。

第 62 集团军自投入顿河大弯曲部的交战以来，已经苦战了两个多月，承受了德军进攻的巨大压力。集团军各部队从顿河到伏尔加河，且战且退，在杀伤、消耗德军的同时，本身也损失巨大、极度疲惫。退到斯大林格勒城下，整个集团军内只剩下 5.4 万人、大炮和迫击炮 900 门左右、坦克 110 辆。集团军编成内的师、旅、团数目虽然不少，但很多已是名不符实，徒具一副空架子了。就在 9 月上、中旬，德军大举进攻斯大林格勒城区的时候，集团军所辖的坦克旅中，有 2 个旅一辆完好无损的坦克都没有，1 个旅只剩下一辆坦克，另外几个旅被击毁的坦克也占了 1/3 以上。人员同样严重短缺。近卫步兵第 35 师中的一个混战团，只有 100 多名步兵，小于一个足额的步兵连。有的师总人数不足 1500 名，步兵人数尚不够一个足额的营。而与之对垒的德军在此地域上集中了 11~14 个师，总人数超过 10 万，拥有大炮和迫击炮 2000 门，坦克 500 辆，并得到拥有 1000 架各种作战飞机的德第 4 航空队的支援。德军飞机一昼夜可以出动 3000 架次对第 62 集团军的阵地进行轰炸，而苏军的航空兵回击的架次甚至不足德军的 1/10。既在兵力兵器上不占优势，又丧失了制空权，第 62 集团军的处境可想而知了。

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洛帕京中将守住了斯大林格勒信心不足。尽管他在此之前采取灵活和不失时机的退却，使第 62 集团军几次

免于灭顶之灾，尽最大的可能保住了集团军的基本力量，但他的情绪显然与最高统帅部的意图不合拍。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等人把洛帕京的表现报告了斯大林，很快，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解除了洛帕京的职务。几天后，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命第64集团军副司令员崔可夫中将接任第62集团军司令员一职，在崔可夫指挥下，第62集团军将士们在斯大林格勒写下了悲壮丽辉煌的一页。

9月12日傍晚，崔可夫刚一踏进第62集团军设在马马耶夫岗的指挥所，正碰上集团军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员克雷洛夫将军冲着电话筒发脾气：

“……谁下的命令让你们撤退？你睁开眼瞧瞧，你们离伏尔加河还有几步远了，干脆撤到河那边得了！大家都在顶着，为什么你们就不行？……什么？补充兵器？我手里一辆多余的坦克都没有！司令员？暂时没有司令员！”

说完，克雷洛夫把听筒往女接线员面前一扔，气哼哼地解开衫衣的脖扣，一转身看见身后站着一个人，军衔比自己高，不禁一愣。借着昏暗的油灯光，克雷洛夫见这位中将四十五六岁年纪，身材不高，略胖，长圆脸，微笑的嘴边现出两个又长又深的酒窝。中将没戴军帽，一头又浓又密的红褐色头发卷曲得厉害，乍一看，就像顶着一头跳跃的火苗。崔可夫与克雷洛夫虽然不相识，但早有耳闻，特别是对他在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中的顽强、坚韧非常佩服。眼前的克雷洛夫面颊清瘦，鼻梁高隆笔直，嘴唇紧抿，的确给人一种刚毅、严峻的感觉。崔可夫对着惊愕的克雷洛夫微微一笑：“第62集团军司令员从现在起又有了，我就是。这是叶廖缅科将军签署的任命书。”

克雷洛夫赶忙接过任命书快速看了一遍，脸上绷紧的肌肉多少有点松弛，但仍没有笑意：

“噢，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欢迎你！你都看见了，司令员同志，咱们这儿有点不妙。敌人在一步步逼近，可我们的士气却鼓不起来，有的指挥员未经允许就后撤。”

“这样的指挥员都有谁？”崔可夫收起笑容，低声问道。

克雷洛夫撇了一下嘴，同时歪了歪头：“坦克兵团司令未经批准，就把指挥所从107、5高地撤到了伏尔加河边上，也就是说，他的指挥所现在已撤到我们后面去了，真是乱弹琴！”

“是不象话！我要亲自处理这件事。”崔可夫拧紧了眉毛，转身对女接线员说：“先给我向方面军司令员发一份电报，报告他我已经到职，开始指挥第62集团军，然后接通坦克兵团司令，我要和他通话。”

一会儿女接线员递过听筒，“坦克兵团司令在等您讲话。”

崔可夫接过听筒，先通报了姓名和职务，然后问道：“据我所知，你未经同意就把指挥所后撤，这是为什么？”

坦克兵团司令开始解释，“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坦克遭到严重损坏；人员伤亡太大；因此，各部队普遍存在畏敌情绪，在前线表现得不坚定……”

“那么你们身为指挥员表现得坚定吗？！”崔可夫大声打断对方的话。“我只问你，后撤指挥部时，你们是否同集团军司令部联系过，是否得到了允许。”

那边支吾起来：“这个……不知道，我……我马上去查一查……”

崔可夫知道对方在想办法搪塞，马上说：“不必查了，我命令你和政委立即到集团军指挥所来一趟，立即！”

半小时后，有人报告说坦克兵团司令和政委来了。崔可夫示意让他们进来。行过礼，这两人站在一边，崔可夫盯着他们足有一分钟。

“你们都是苏联将军，如果你们手下的指挥员擅自撤到了你们的后边，这仗还怎么打？部队还怎么指挥？你们又会作何感想？”崔可夫呼地从坐椅上站起身：“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的行为是胆小怕死的表现！今后再有类似行动，我将以叛国和临阵脱逃罪判处你们！我命令，明晨4时前，你们连同指挥所一起返回107.5高地，没有命令不许后退一步！”

克雷洛夫不动声色地看着坦克兵团司令和政委，集团军军事委员古罗夫用一个简单明确的“对”字肯定了崔可夫的决定，坦克兵团司令和政委额头上滚下大滴的汗珠。第二天4时前，他们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坦克兵团的指挥所已返回107.5高地，部队情绪基本稳定下来。崔可夫轻轻吁了一口气，凝视着窗外被火光映红的夜室，没有一点轻松感，相反，一种不祥之兆越来越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

命系游丝的48小时

9月13日清晨6时30分，梦中的崔可夫被一阵强烈的大地抖动和震耳欲聋的轰鸣惊醒。他睁眼一看，所睡的掩蔽所里尘土飞扬，树枝和干草搭成的顶盖随着外面的爆炸声不停地颤悠，一溜溜沙土顺流而下，只一会儿，床上、桌上、地图上都蒙上了一层尘土。崔可夫马上意识到，敌人进攻了。

德军以4个师的兵力，在近百辆坦克支援下，向斯大林格勒城中部发起突击，主攻方向指向中央火车站和马马耶夫岗。另一路德军由2个师近250辆坦克直扑城南的米尼纳郊区。一整天，德军的炮兵火力一直占有压倒优势，并且牢牢地控制了制空权。猛烈的炮火和轰炸压得苏军几乎抬不起头，源源投入的德军新锐预备队在上述两个主要进攻方向上不断扩大战果。天黑前，德军把苏军逼到了城北区的街垒新村和红十月工厂附近。在城南，德军占领了萨多瓦亚车站。

第62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马马耶夫岗这一天都在德军的猛轰狂炸之中。炮弹和炸弹如倾盆大雨般地落下，高地上树倒石飞，烟火腾腾。集团军指挥部的几个简易掩蔽所相继被摧毁，还造成了一些指挥部里的人员伤亡。更糟的是指挥部与各部队之间进行联系的电话线常被炸断，无线电通信也遭破坏，为了修复通信设备，保证集团军指挥部及时了解各处情况和调动指挥部队，通信人员常常全体出动，在枪林弹雨中巡查修复线路。就连崔可夫掩蔽所里的电话兵有时也不得不放下电话听筒跑出去检修线路。就是这样，集团军指挥部与下属部队和外界的通信联络也无法保证，9月13日这天，崔可夫只与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将军通了一次话，到下午4时，指挥部与各部队的通信联系几乎全部中断。只能靠最原始的办法——用人力维持对部队的指挥。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这种联络指挥方法自然既不及时、也不十分有效。转移指挥所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

13日夜至14日凌晨，集团军指挥所转移到伏尔加河岸边、察里察河北岸的凹地，前不久这里还是东南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本来，根据方面军司令部的指示精神，集团军司令部是可以转移到伏尔加河对岸，至少可以转移到伏尔加河中的某个岛上去。但崔可夫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觉得如果在此关键时刻集团军指挥部撤出了斯大林格勒城，那将给部队士气带来消极、甚至

是灾难性的影响。尽管转移之后仍在德军人力杀伤距离之内，但指挥部留在伏尔加河这边，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信心的证明。

为了把突入城区的德军赶回去，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命令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组织力量进行反击。说是以集团军的力量进行反击，可是重创之下的第62集团军坚守原阵地都很困难，组织反击，力量更为有限。崔可夫与克雷洛夫算来算去，只能调2个步兵旅、1个坦克旅和2个团的兵力参加反击行动。崔可夫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不打算速胜，只是通过这种突然袭击，哪怕暂时地、局部地把敌人推到被动地位也好。

14日凌晨3时30分，第62集团军部分部队开始反突击。开始的确打得德军措手不及，取得一点战果。但到中午，德军投入大批步兵和坦克，又反冲过来，而苏军却没有得到补充，终于抵挡不住，撤退下来，不仅前功尽弃，还让德军乘胜冲开一条血路。下午，德军分几路冲击斯大林格勒。他们搭乘汽车、搭载坦克、拉开纵队，不顾一切地住前猛冲，南路德军沿察里察河推进，切断了伏罗希洛夫区同市中心的联系，最近的时候，德军距第62集团军司令部仅有800米。在市中心地区，斯大林格勒：号车站，“1月9日”广场边的专家大楼相继失守，德军距中央渡口仅一步之遥了，德军用自动步枪和机枪不停地扫射中央渡口一带的伏尔加河面和河岸，试图封锁渡口，阻断河两岸苏军之间的联系。下午5时许，德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占领了斯大林格勒的制高点马马耶夫岗。差不多同时，冲向城南的德军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成功地打开了一个宽5公里的突破口，在庫波罗斯诺那地区前出至伏尔加河边。这样，第62集团军背靠大河，三面受敌，几十万将士和所坚守的城市的命运，看来凶多吉少。

首次进到市区的德国士兵们精神极度亢奋，断壁残垣，烈火浓烟以及横飞的子弹和弹片，丝毫无损于即将大功告成时按捺不住的狂喜。他们跳下汽车和坦克，有的高举双臂，仰天狂呼，有的两膝跪地，掩面抽泣，有的醉汉般摇摇晃晃，唱着不成调的歌，还有的吹着口琴，在布满弹坑和瓦砾的人行道上蹦蹦跳跳……

敌人的癫狂深深刺痛了守城将士的心，坚定了他们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决心。第62集团军要生存下去，斯大林格勒要保住，维持住与伏尔加河对岸的联系是关键，因此保住中央渡口至关重要。在德军已逼近渡口的情况下，崔可夫当机立断，命令从集团军仅有的预备队——重型坦克旅中急调一个营共10辆坦克到集团军指挥部。与此同时，克雷洛夫将军把集团军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和警卫连战士集中起来分成两个战斗小组。第一小组由集团军作战处长扎利丘克上校指挥，配备赶来的坦克营的6辆坦克，去封堵从火车站通往渡口的各条大街。第二组由瓦英鲁希中校指挥，配备3辆坦克，任务是夺回广场边上的专家大楼，消除敌人压制渡口的一个重要火力点。当然，这点兵力太单薄了。可哪里还能找到预备队呢？崔可夫真有些一筹莫展了。

“看来只有找萨拉耶夫了。”低头研究了很长时间地图的参谋长克雷洛夫，抬起头低声说了一句。

“萨拉耶夫？”崔可夫一下没反应过来。

“内务部队第10师师长，现在还担任着城防司令。他的师负责防守城内各永备防御工事和火力支撑点。目前损失不很大。只是该师……”

“那好，马上叫他来！”崔可夫手一挥打断克雷洛夫的话。克雷洛夫示意电话兵去接电话，然后又接着说：

“只是该师原来一直隶属内务部，独立性很强……”

“噢？”崔可夫看了一眼克雷洛夫，眨眨眼，“我自有办法。”

很快，萨拉耶夫上校来到集团军指挥所。崔可夫通报了自己的职务和姓名，便单刀直入：

“上校同志，您是否知道，您的师已经编入第 62 集团军的序列？”

“是的，我知道。”萨拉耶夫有点奇怪。

“那就意味着您和您的师必须绝对服从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崔可夫见萨拉耶夫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立即拿起电话听筒，递向前去：“您要证实一下吗？可以马上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打电话核实。”

萨拉耶夫连连摆手：“完全不必，我明白现在我们已是第 62 集团军的人了。”

“那好。我命令你对坚守在工事和支撑点上的部队一个人都不准调动，坚守到底。另外，从归你指挥的各工厂和各城区的工人居民武装支队中抽出四五百人，由你在市中心选择几栋坚固的大楼，构筑工事，每楼派 50~100 人进去，依托楼房坚守。”

“可是，我们的武器弹药不足……”萨拉耶夫显得有些为难。

“全师和各武装支队所需武器弹药到集团军弹药补给处去领。咱们不是一家人了嘛！”崔可夫朗声说。

记得拿破仑说过，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交战双方谁能最后多投入一个营，就能扭转整个战局。对崔可夫和第 62 集团军来说，9 月 13 日至 15 日凌晨这 48 小时，算得上是命运攸关的时刻，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像系在一根游丝上，危险万分。这时，任何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对崔可夫他们来说，不仅是急需的，而且可以悦是决定命运的。

就在保卢斯的军队眼看要把崔可夫的第 62 集团军赶下伏尔加河的时候，一支生力军冒着枪林弹雨，渡过了伏尔加河，冲入斯大林格勒……

于是，第 62 集团军终于军旗未倒。

于是，保卢斯永远地失去了征服这座城市的机会。

于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最残酷、最悲壮的一幕开始了。

第七章 孤楼寸土死难离

一座呼呼作响的熔炉，敢往里跳吗？

就在守城的第 62 集团军被德军的凶猛进攻压得眼看要支撑不住 斯大林格勒的命运系于一发之际，9 月 14 日夜，一支生力军，渡过被火光和德军投下的伞状照明弹映照得如同白昼的伏尔加河，冲进了已经被烈火、被人类所能施放出的最大仇恨烧灼得滚烫的斯大林格勒。它就是罗季姆采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13 师，在以后的 4 个多月里，该师尽管遭到极大伤亡，但却始终钉在市中心，没有离开一步，成了保卫斯大林格勒功绩卓著的部队苏联近卫军是对苏联武装力量中战功卓著的部队、舰艇、兵团、军团授予的一种荣誉称号，凡被授予“近卫”称号的部队，一律重定番号，单成序列，用专门的近卫军军旗，军人佩戴统一的近卫军胸章。获得近卫军称号的部队大都骁勇善战，经验丰富，装备精良，可以说是苏军中的精锐。近卫步兵第 13 师，原为步兵第 87 师，因在哈尔科夫战役期间表现突出而被授予近卫军称号。师长罗季姆采夫少将，当年只有 37 岁，但已身经百战，参加过 1936 至 1939 年的西班牙战争，获苏联英雄称号，战争开始后，他指挥部队在乌克兰作战，可谓历经磨难，后撤到伏尔加河以东补充休整。当斯大林格勒吃紧，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立即启用这支部队，9 月中旬，该师乘汽车昼夜兼程，从几百公里外的休整地赶到与斯大林格勒隔河相对的红斯洛博达镇。罗季姆采夫首先冒着德军炮火于 14 日中午渡过伏尔加河，赶到崔可夫设在察里察河岸的集团军指挥部报到并受领任务。

当罗季姆采夫好不容易跑进崔可夫的指挥部时，在场的人包括崔可夫都不由得愣住了。只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师长军帽和军装上落满尘土，裤腿上斑斑点点沾着污泥，额头上淌下的汗水在脸上的灰尘中留下道道痕迹，要不是领章上的金星告诉人们这是一位将军，大家准会以为这是个刚刚从战场上查线回来的通信兵。

“啊哈，亚历山大·伊里奇，你终于来了！”崔可夫认出了罗季姆采夫之后，连忙上前握住了对方的手。然后又后退半步，看着罗季姆采夫身上的尘土，咂着嘴，假装不解地摇摇头：“怎么，斯大林格勒就用这个为我们的近卫军洗礼吗？”

罗季姆采夫摘下军帽，无所谓地摊了摊双手，微微一笑，薄薄的嘴唇有点歪向左侧：“这不算什么。德国佬的飞机好几次用更热烈的方式欢迎我，”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个飞机俯冲扫射的样子，“把我们往炸弹坑和废墟中赶，也只不过就掀起点灰土嘛，还能把我怎么样？”

“很好！”崔可夫用力一拍罗季姆采夫的肩膀，“从现在起，你的师就与斯大林格勒联系在一起了。说说部队的情况吧。”

“我师经过休整，人员补充完整，约 1 万人。指战员们普遍求战心切，特别是到达红斯洛博达时，战士们看到对岸的斯大林格勒火光冲天，情绪激昂。只是我师武器装备不足，1000 多人没有步枪，弹药缺乏。方面军副司令员戈利科夫将军已答应把我师短缺的武器补齐并于今晚前送至红斯洛博达，但能否按时送到，我没把握。您知道，现在哪儿都需要武器弹药。”

崔可夫听到这儿，眉头紧蹙，略一沉吟，扭头对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将军说：“你马上指示管后勤的副司令员柳保夫将军立即动员他手下所有工

作人员，在集团军后勤部队中搜集武器，一刻也别耽误，直接送到红斯洛博达近卫步兵第 13 师去！”又扭过头对罗季姆采夫说：“现在，记下你师的任务。”

“第一，9 月 14 日夜，也就是今晚到 15 日凌晨这段时间，务必将你师送到河这边来；

“第二，反坦克炮和迫击炮随步兵过河，其余师属炮兵，一律留在河对岸的发射阵地上，支援步兵部队的行动；

“第三，用两个团的步兵消灭市中心、专家大楼和火车站一带的敌人；用一个团攻占马马耶夫岗。留下一个营作为集团军指挥部的预备队；

“最后，你师的防御地段分界线是，右侧为马马耶夫岗，铁路回转线，左侧为察里察河。师指挥所设在中心渡口附近的伏尔加河岸上。就这些，清楚啦？”

罗季姆采夫又仔细看了看地图，直起身，郑重他说：“是的，集团军司令员同志，完全清楚了。”

“很好，行动吧！”崔可夫紧紧握了握罗季姆采夫的手。罗季姆采夫紧抿着薄薄的、略偏向左侧的嘴唇，戴好军帽，“啪”地一个敬礼，转身走了。

当夜，近卫步兵第 13 师第 42 团的第 1 加强营，在营长切尔维亚科夫大尉带领下，作为先锋队首先渡河。该营的一位幸存者描述了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夜晚，他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幕：

在茫茫夜色中，第 1 营赶到了渡口。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烈火熊熊的城市，在炸弹的爆炸声中颤抖的城市。在冲天大火的映照下，被敌人击毁的建筑物的轮廓清晰可见。离渡口不远，有一只半沉半浮的驳船在燃烧。一颗浸满油的大树吐着火舌，照亮了周围上百米的地方，也照亮了伏尔加河左岸。起火的驳船成了敌炮兵的方位物，只要快艇一靠近河岸，希特勒匪徒就会立刻向它进行猛烈射击。

第一艘快艇开始向右岸驶去。炮弹和迫击炮弹不时在快艇周围爆炸，掀起根根巨大水柱，伏尔加河里的水像开了锅似的。快艇左躲右闪，顽强地向前驶去。当快艇靠近中央渡口码头时，城市里的曳光弹向快艇打来。敌人的自动步枪和机枪同时开火。营长立即决定就地登陆，近卫军们没等靠岸，就纷纷跳入水中，迅速涉过浅滩，刚一登上河岸就马上投入了战斗……

随着近卫步兵第 13 师的到来，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斯大林格勒市区的战斗愈发白热化了。大街小巷、断壁残垣，房屋广场、树林水沟，到处都是战场。翻卷的大火，殷红的鲜血，再加上上万双通红的眼睛，斯大林格勒简直就是一座呼啸的熔炉。

敢于投入熔炉的就下怕被熔化，敢于熔化自己的就能获得新生。在市区战斗最激烈的地方——1 号火车站、马马耶夫岗、“1 月 9 日”广场以及中央渡口，浓缩了这座熔炉中的一切体味……

1 号火车站：第 1 营苦战 7 昼夜

最先登上伏尔加河右岸的第 42 团第 1 营是个加强营，内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反坦克枪连，一个自动步枪排和一个工兵排，共 300 多人。他们上岸后，马上与德军交上火，双方由近战发展到白刃格斗。在付出包括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负伤在内的不小损失后，第 1 营一步步地把德军逼离了中央渡

口，掩护了后续部队的渡河登陆。然后，根据集团军指挥部的命令，第1营又向被德军占领的斯大林格勒1号火车站发起冲击。占据车站的德军全无防备，仓皇撤出车站。接下来的几天，德军在车站地域不断投入大量兵力，车站有一天曾四次易手。德军凭着优势的兵力和火力，不顾一切地向第1营阵地轮番冲击，终于在9月21日切断了第1营与其他苏军部队的联系。陷入包围的第1营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仍孤军奋战。无论是团、师、还是集团军指挥部都与第1营联络不上，只能从德军的行动中判断车站附近还有苏军战士在抵抗。随着这一地域战斗的日渐平息，人们不由得不相信，第1营指战员们真正与阵地共存亡了。当时的战报及战后初期的报纸、出版物都说该营已全部阵亡。事隔15年后，1957年，崔可夫突然收到一封寄自乌克兰契尔尼戈夫省普里卢基市利科维察镇的信，一位卫国战争的荣誉残废军人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在信中说，他就是第1营第1连连长，他能说出1942年9月15日后第1营战斗的详情。这封信令崔可夫激动不已，不久他利用休假专程拜会了这位老战士。德拉甘的讲述，把当时的崔可夫，相信也会把我们今天的读者，带回那惊心动魄的9月，那战火纷飞的斯大林格勒……

当我带领全连一接近车站，当即与敌人交上了火。这时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赶过来，靠近我身边，边擦眼镜边对我说：

‘应当抄敌人的后路，从车站后面攻打敌人。多带点手榴弹。去吧。’我点点头，带领全连借黑暗掩护朝车站后面包抄过去。我们摸到车站后面，敌人没有察觉，我命令先扔一阵手榴弹，战士们借爆炸腾起的烟幕冲了上去。敌人惊慌失措，四下逃散，在黑暗中胡乱打枪。等敌人清醒过来，发现我们人并不很多，进行反扑试图重新夺回车站时，我们已迅速组织好比较坚固的防御。敌人虽然从三面对我们进行了多次冲击，但从当晚到第二天凌晨，他们并没能夺回车站。

转眼到了清晨。这真是个令人难熬的早晨。敌人的飞机从拂晓就开始了俯冲轰炸。数百枚炸弹几乎同时落地。飞机刚炸完马上又开始了炮击。车站内烟尘四起，墙倒顶塌，连钢筋和巨大的钢铁构架都被打弯了，但我周围的战士们仍斗志不减。

傍晚，德寇也企图包抄我们的后路。他们在车站广场拐角处的一栋楼房里集中，准备向我们发起冲击。为了标定目标我们把这座楼房称为‘制钉厂’，因为据侦察兵报告，楼里有一个铁钉仓库。我马上组织战士先敌行动，抢在敌人前边实施灵冲击。效果不是很理想，我们没能攻占全座大楼，只下一个车间，相邻的几个车间仍然控制在敌人手里。差不多同时，车站前的战斗也已经转入车站大楼内部。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我连的力量已近枯竭。全营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利。营长受伤被送往伏尔加河对岸，费多谢耶夫上尉接替指挥。各连几乎是各自为战。

我们的弹药补给发生困难，通过伏尔加河运送的弹药远远抵不上我们的战斗消耗。伙食也没着落，随身带的干粮眼看就要吃完了。战斗一刻都没停息，战士们彻夜得不到睡眠。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口渴。长时间置身在烟熏火燎的环境中，常常喝不上一口水，这是什么滋味？当时，即使能找到一点水也要用来冷却机枪。我们曾把楼房里的自来水管用子弹打穿，一滴一滴地接着残留在管里的水，那水少得可怜，因此珍贵得要命……

‘制钉厂’楼房内的战斗特别残酷，我们经常与敌人短兵相接，这时候匕首、铁锹、枪托，甚至木棒都派上了用场，而且往往比射击有效。敌人看

用现有的兵力不行，就动用了预备队，成连的德国兵一批接一批地冲上来。说实在的，我们真有点顶不住了。于是我向营部紧急求援，费多谢耶夫深知车站的意义重大，立即派步兵第3连前斗支援我们。可是要进入车站就必须冒险穿越敌人的火力网，第3连在途中遭到敌人密集的火力杀伤，连长科列加涅夫少尉好不容易才把连队带过来，可到这里一点数，全连只剩下20个人了。

9月18日又是一个不好过的日子。从清晨到中午，斯大林格勒上空敌人的飞机遮天蔽日。德寇飞行员猖狂已极，他们有的驶机脱离机群俯冲下来，几乎擦着楼顶和树梢对街道和坍塌的房屋疯狂扫射。还有的飞机上装着警报器，一边超低空飞行一边发出刺耳的尖叫，制造恐怖气氛。就在这天夜里，在‘制钉厂’我们占领的车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砖块横飞，烟尘四起，原来是车间的一堵墙被敌人从隔壁炸塌了。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乒乒乓乓，敌人扔过来不少手榴弹，落在地上“丝丝”冒着青烟四下滚动，眼疾手快的战士拾起敌人扔来的手榴弹又扔了回去。也有的因来不及躲蔽被炸死炸伤。第3连连长科列加涅夫就被炸成重伤，两名战士冒着极大危险才把他从这里抬到伏尔加河边。对了，后来人们传说整个第1营就科列加涅夫一个幸存者，而把我们都列入阵亡名单了。他这个幸存者也许至今还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救出来的呢。说到这里，德拉甘的脸上闪过一丝苦笑，凝视着墙上一张略微发黄的照片，只见那上面有一群身穿军装的小伙子挤在一起愉快地笑着。崔可夫顺着德拉甘的目光也看到了照片，他轻声问道：“你的战友？”德拉甘默默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喃喃地说：“都不在了……都在斯大林格勒牺牲了……”崔可夫对着照片端详良久，转过脸问：“后来呢？第1营怎么啦？”

我们在‘制钉厂’又坚持了一昼夜，后来迫击炮连又来支援我们。可是这时他们的炮弹早已打光，有炮也用不上了，只好用步兵武器迎敌。9月21日是第1营最困难的一天，从一清早德寇就发起疯狂进攻。火力之强、攻势之猛超出了我们的意料。看来他们是倾巢而出、势在必得了。冲在前面的敌人倒下，后面的敌人仍然往前冲。半天的时间里，敌人伤亡惨重，但我营的阵地也被截为两段。

一部分战士和营部被敌人包围在百货商店一带，敌人从四面八方冲进商后大楼，在大楼里展开了白刃格斗。营长费多谢耶夫和营部全体人员都加入了厮杀。当我们派出4个战斗组前去支援时，敌人的坦克抢先了一步，一阵猛烈的射击后，百孔千疮的大楼里再也没有反抗的枪声了。

我们也三面受敌，与团里及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弹药补给已中断，伤亡不断增加，只好一面抵抗，一面撤往伏尔加河岸。沿途的每座房屋都被利用来抗击敌人。只有当地板着火、衣服要被烧着时，战士们才肯撤离。就这样打打撤撤，一天之中敌人才攻占了不到两条街区。

后来我们占领了红色彼得堡大街和共青团大街路口拐角处的一栋三层楼，后面不远就是伏尔加河，不能再退了，这里就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在这里坚持了五天五夜。五于五夜中打退了敌人多少次冲锋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一次，敌人调来坦克企图消灭我们。这时我们只剩下一支反坦克枪和三发子弹，以及最后一盘机枪子弹。我把反坦克枪交给反坦克手别尔德雪夫，让他到楼房拐角处把敌人坦克放近了打。他出了楼房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就被敌人抓到了。别尔德雪夫跟敌人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我情他

让敌人上当了。因为敌人冲过来的方向正好是我们架着最后一挺有子弹的机枪的地方。于是，又一片德寇的尸体倒在地上。敌人知道上了当，他们把别尔德雪夫推到一个废墟堆上，就在我们眼前把他枪杀了。接着，几辆坦克一齐朝我们射击，大楼晃了晃便塌了下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醒过来了，只觉得四周一片漆黑，烟尘刺鼻，嘴里是咯吱作响的砖沫灰渣，旁边传来低沉的呻吟声，这就是说不只我一个人还活着。经查，活着的只剩下6个人了，要知道开始进入这幢楼房时我们是40多个人哪！我们趁黑夜从废墟中爬出来，咬着牙，相互搀扶着向伏尔加河边运动。在河边又费了很大劲儿才找到了一些圆木和木板，做成一只木筏，就靠这只再简陋不过的木筏，我们渡过伏尔加河，才又回到了部队……

“1月9日”广场：帕夫洛夫大楼坚守58天

如果说第1营在火车站打得英勇悲壮，那么在市中心的“1月9日”广场，苏军则打得机智顽强。

防守“1月9日”广场的是近卫步兵第13师第42团第3营。广场四周楼房林立，而且距中央渡口和伏尔加河岸距离很近，占据了这里的楼房便可以居高临下封锁渡口和河岸。因此德军在冲到广场地域后，迅速抢占了儿幢大楼，改造成火力点，既对在广场附近作战的德军进行支援，又对河面和渡口实施火力封锁，阻止苏军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可谓一举两得。所以，对苏军来说，夺回大楼，打掉敌人的火力点，进而建起有利于防御的支撑点，乃当务之急。

9月下旬的一天。第42团团长叶林上校巡察第3营阵地时发现，距离150米左右的一幢四层大楼作为防御支撑点的位置很好。它建的地势较高，是周围地区的最高点。从这里往西1公里以及市内敌占区都在这幢大楼的观察范围和射程之内。而且与附近暂由苏军控制的面粉厂4号楼、铁路员工大楼等可以形成交叉火力网。叶林命令第3营营长茹科夫大尉，让他派人去弄清这幢标着第61号大楼内的情况。茹科夫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第7连连长纳乌莫夫上尉，纳乌莫夫叫来了帕夫洛夫中士，指着61号大楼说：“中士同志，这幢楼房对我们很重要，现在需要查明楼内有多少希特勒匪徒，今夜就去。”

当夜幕降临后，帕夫洛夫带着三名挑选出来的战士格卢辛科、亚历山大罗夫和切尔诺戈洛夫，匍匐前进，一米一米地爬到了楼前，此时四个人已是满头大汗，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伏在楼角仔细听了听，楼里鸦雀无声，但是借着光亮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支支机枪枪口露在窗口和墙洞外面。

他们爬进最近的一个门洞，从一楼到四楼没有发现德国人，但有的窗口架着机枪。只是在地下室发现了30多名妇女、老人和儿童。他们马上又潜入第二个门洞，听到一楼的两个房间里有德国人在谈话，帕夫洛夫和切尔诺戈洛夫一人往一个门里投了3颗手榴弹，又冲进去用冲锋枪一阵猛扫，然后又迅速查遍整幢大楼，再没发现敌人。格卢辛格擦着额头上的热汗兴高采烈地对帕夫洛夫说：

“中士同志，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你瞧，命令只是让我们侦察这座楼房，现在我们消灭了楼里的所有敌人，成了全楼的主人！下一步怎么办？”

帕夫洛夫看看楼外，毅然决定：

“既然成了主人就不走了！不过我们得告诉连长一声。”

营长茹科夫得知 61 号楼已被帕夫洛夫占领，很快派来了增援人员。几天中，先后有 18 人来到这座已被习惯称之为“帕夫洛夫大楼”的支撑点内，与最先进入大楼的帕夫洛夫 4 人一起，组成一支守卫队。除一名战士的姓名至今尚未查明以外，23 名守卫者中有 11 名俄罗斯人，6 名乌克兰人，另外 6 人分别是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鞑靼人、犹太人。这是一个多民族团结奋战的集体。

在接下来的 56 个日日夜夜中，德军为重新夺回这幢大楼几乎用尽了手段。迫击炮、火炮、坦克炮的射击，飞机的轰炸，把这幢大楼打得惨不忍睹。楼的一侧墙面完全倒塌了，楼顶早被炸飞烧尽，残留的三面墙上弹痕累累，百孔千疮，所有的窗户都成了一个黑乎乎的窟窿。

严酷的环境教会了守卫者们巧妙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在楼西 10 至 12 米处，有一个废弃不用的储油库，用钢筋水泥修得非常坚固。南面十几米处，还有一个原用于检修地下自来水管道的竖井。守卫者从大楼的地下室朝这两个方向悄悄地挖通了两条地道，在储油库和竖井口分别安放了轻机枪和反坦克枪。当德军对大楼狂轰滥炸时，苏军守卫者留下几个值班的战士守卫大楼底层，其余的人全部转移到储油库和竖井中。等敌人炮击轰炸一停，守卫者又全出现在大楼里，歼击冲上来的德国兵。弄得德国人好长时间迷惑不解，不知道为什么楼都快炸平了，怎么就是消灭不了楼里的苏军。

在楼内，守卫者把楼房改建得十分适于环形防御，不同方向上都设置了机枪发射阵地，为防止墙壁倒塌造成无谓伤亡，发射阵地周围都用多根支柱和厚木板加固。为了加强对敌人行动的监视，不仅在楼顶层设立了了望哨，24 小时不断人，还在通向储油库的地道中间，打开了一个通向地面的了望孔，夜间守卫者利用这个孔对敌人进行纵深了望监视，白天则把它伪装起来。这样，德军的意图往往事先就被守卫者识破了，并很快通过安装在地下室里的电话、派通信员和发射信号弹等方式，迅速报告，转达给上级指挥部和友邻部队。

就这样，帕夫洛夫大楼像一枚钢钉，死死钉在市中心，钉在伏尔加河岸边。尽管在严酷的 9 月里，德军在多处冲到了伏尔加河边，但是位于中央渡口前、“1 月 9 日”广场上的这幢普通的楼房，成了一座极不普通的攻不破的堡垒。它成了近卫步兵第 13 师在斯大林格勒展示出的英雄主义风范的代表，成了千千万万斯大林格勒保卫者顽强奋战精神的象征。

“即使我们能拿下全城，恐怕也得几个月”

9 月中下旬，激烈的战斗在斯大林格勒全城展开。德军的几个师虽然成功地冲进了市区，在个别地段上甚至冲到了伏尔加河边，但面对布满市区的凹凸不平的沟壑、迷宫似的街道、层叠林立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德军占优势的兵力、兵器，很难发挥出以往的作用了：坦克部队不能再像在开阔的平原地带那样纵横驰骋、势不可当了；由于双方部队之间的战线离得很近，咬着在一起，因此德国空军对地面部队的空中支援越来越得小心翼翼，有时不得不放弃；优势的兵力在巷战中很难展开，一向讲究循规蹈矩按已成定式的作战方法作战的德国兵们，也不得不强迫自己去适应更为机动灵活的单兵作战或小组作战。而且，最要命的，是这种适应必须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于是，没来之前让他们梦魂牵绕的斯大林格勒，一旦真的踏进来，霎时间变成了阴

森恐怖的地狱。德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首席副官亚当9月下旬的一天，路过一所德军野战医院，里面住满了从斯大林格勒市区来的受伤的德国士兵和下级军官。整天靠战报从纸上了解市内战况的亚当，忽然想听听这些刚从前线下来的伤员们的感受，便与他们聊了起来。一个头上缠着绑带，脸微微有些发肿的士兵闷闷不乐地说：“斯大林格勒，这真是个该诅咒的地方。这儿哪有阵地呀，根本没有真正的阵地！俄国人在俯拾皆是的废墟、砖头、倒塌的房屋后面袭击我们。我们总是在明处，因此每走一步都可能碰上死亡，就是不走死亡也可能自己找你来。”他用手下意识地摸了摸头上的绑带，又慢慢放下手：“猛攻是不行的，脑袋会丢得更快……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默默地祈祷……”说着，闭上眼睛，真的祈祷起来了。

“是这样，长官。”邻床的军士插进道。他一条腿包扎得不能动，敞开纽扣的军上衣胸前佩带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说明这个军士曾立过战功。他迎着亚当的目光，认真他说：“在巷战上我们该向俄国入学习，他们确实称得上巷战老手，善于利用每堆砖头、墙上的每个突出部和每条坑道。也许他们在平原上不堪一击，但他们进行巷战的能力，说实话，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亚当不由得点点头。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兵，用沙哑的嗓音对亚当说：

“上校先生，我以人格担保他们两人讲的是事实。我们军队的报纸一个多月前就告诉我们说，俄国人筋疲力尽、不堪一击了，他们根本没有力量继续抵抗了。这简直是笑话。应该让编辑先生们到这里、斯大林格勒呆上一二天，让他们也尝尝挨冷枪的滋味，他们就不会信口胡说了！”他越说越激动，挥动着手臂，似乎忘了亚当是军官而不是编辑。

沉默了一会儿，那个戴勋章的军士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直到前不久，我们还都在嘲笑俄国人不是对手，现在，这都成了历史了。斯大林格勒，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魔术盒，把俄国人变得凶猛善战了，而把我们变得呆头呆脑了。在城里，我们最怕夜战，而俄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夜战，如果白天我们还能占领一二幢楼房或半条街道的话，到了晚上，他们一定会发起冲击，而且常常迫使我们放弃白天的阵地。”他长吁了一口气，语调中带着一种无可奈何和沮丧：“我担心，这样下去，即使我们能拿下全城，恐怕也得好几个月。那时候，现在活着的人还能剩下几个？”

最后一句，让那个老兵动了感情，抑制不住哽咽着说：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没见过哪个部队像我们连在斯大林格勒损失得那样惨。我受伤时，全连只剩下21个人。他们全都精疲力竭，再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最后……一个后着回来的都没有。唉，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

是的，为了什么呢？苏联军人浴血拼杀、寸土必争、死不后退、是为了保卫他们的家园，保卫生养他们的土地，德国军人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个沉重的问号，把所有在场人的头，深深地压低了……

第八章 天机助人巧设计

斯大林问：“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伏尔加河畔，斯大林格勒城内外的激战，每时每刻都牵扯着交战双方上至最高统帅、下至黎民百姓千千万万人的心。从顿河西岸到伏尔加河西岸，战局的每一次变化，交战过程中每一天的发展，都越来越清楚地向人们证实着一点——这场搏杀无论是对直接参战的国家，还是对暂时置身其外的人来说，都是命运攸关的。谁都不会轻视伏尔加河畔的这场激战，谁也不敢忽略斯大林格勒。而作为交战的双方，更没人愿意输掉这场押上了几百万人性命和民族命运的决斗。

身为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对这场决战倍加关注。他不仅把身边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轮番派往斯大林格勒，实地了解情况，而且常常一个电话或电报，把某人召到莫斯科，直接向他汇报情况。刚刚被任命为副最高统帅的朱可夫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就是他最经常派出和召回的两个人。

9月上旬，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24、第66和近卫第1集团军旨在消除城北德军直通伏尔加河的走廊，进而恢复与东南方面军联系的作战行动收效甚微，斯大林于9月12日立即召来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他仔细听了华西列夫斯基关于东南方面军情况的报告，该方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让他甚为忧虑，现在唯一能帮助东南方面军，分担其压力的只有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了。于是他又向朱可夫询问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情况，朱可夫冷静、简要地分析了进攻失利的原因之后，得出结论说，仅靠这三十集团军的力量是不能突破敌人的防御正面的。

斯大林习惯地沿着长长的地毯踱着步，好一会儿才说：

“依你们看，要消除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会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还需要些什么？”

朱可夫略一思索，答道：

“至少还需要1个战斗力强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和400门以上的榴弹炮。还有，作战过程中再调集至少1个空军集团军。”说完，他看了看华西列夫斯基，后者尽管没看着朱可夫，但却赞同地点点头。

斯大林从摊在长桌上的各种图表中找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配置图，长时间聚精会神地看着。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不便打扰最高统帅的思考，走到长桌的另一端，凑在一张标着斯大林格勒地区最新战况的地图前审视着、思考着。

这张图形象他说明了苏军处境的艰难与险恶。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压在一条弓形的窄长地域内，北有德保卢斯第6集团军第51军、坦克第14军的逼攻；南有德霍特第4坦克集团军第4军、坦克第48军的挤压；只有招架之功，少有还击之力了。斯大林格勒北面，自雷诺克西北，便是那条东西方向直通伏尔加河的走廊，走廊中画着两支蓝色的粗箭头，前一个箭头边标着“坦14军”字样，后一个箭头旁写着“第8军”，这意味着现在德军为保持走廊已经投入了两个军的兵力。在靠近伏尔加河的走廊东段北缘上，自东向西排列着三个红色粗线画成的弧线，后面分别标着“66集”、“近1集”和“24集”，这就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那三个肩负着消除走廊却最终没有成功的集团军。尽管摆在这里的苏军从番号上看是三个集团

军对德军的两个军，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都清楚，苏军的三个集团军没有一个是齐装满员的，其战斗能力与标出的番号相差巨大，这已被前些日子的作战情况所证实了。华西列夫斯基用手指沿着走廊划了一道，压低了声音自语着：

“走廊宽已有 15~20 公里，要消除它越来越难了。”

朱可夫的目光这时正沿着走廊的北缘往西移动，看到德军几个军的位置比 8 月中下旬都向前运动了一大段距离，也就是说都朝斯大林格勒靠拢了，这无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增大斯大林格勒守军的压力。但此种态势中似乎又酝酿、隐藏着某种对苏军有利的机会。到底是什么机会，朱可夫一时也说不清，所以接着华西列夫斯基的话，也低声咕噜了一句：

“是得想点什么别的办法……”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隔着几米远的斯大林忽然扭过头急切地问道：

“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斯大林的发问，使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人一愣，大概他们都设想到斯大林的听力如此敏锐，也没想到一向持重的斯大林这次这么着急。两人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斯大林干脆推开面前的图表，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这样吧，你们到总参谋部去，好好想想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应采取什么措施，还能从哪里调什么部队去加强斯大林格勒的部队。然后明晚 9 点在这里集合。”

第二天一整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紧张地研究了各种可能的方案，最终拟好一份反攻计划，晚上再次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华西列夫斯基把一张带来的地图铺在桌上，斯大林走上前来，看到是一幅他非常熟悉的斯大林格勒地域形势图，用红蓝两色标出的线条和部队番号与昨天的战况图极为相似，但绝不相同。

“这是什么？”斯大林盯着地图问。

“这是斯大林地域反攻计划的初步草案。”华西列夫斯基解释道。

与此同时，斯大林马上发现在德军走廊的西北边缘、顿河大弯曲部的上游，谢腊菲莫维奇附近，用红色画了一个大大的椭圆形，与别处不同，这里没标写任何部队番号。他马上指着这里问：

“谢腊菲莫维奇地区的这个部队集团是怎么回事？”

华西列夫斯基胸有成竹：“这是新的方面军。需要建立这个方面军。我们的意图就是对敌斯大林格勒集团的战役后方实施猛烈的突击。据总参谋部的情报资料和分析，随着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交战变成持久战，敌第 6 集团军和第 4 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将会越来越多地陷入夺城战中，只要我们不放弃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敌人势必要把原来担任侧翼掩护任务的德军前调攻城，而用匈牙利、意大利、罗马尼亚等仆从国的部队接替掩护侧翼。仆从国的军队与德军比较起来，装备差、经验少，不要说进攻，就是在防御中都缺乏战斗力。这样，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敌军集团的侧后翼就出现了薄弱环节。我们针对敌人的弱点，就从斯大林格勒西北的谢腊菲莫维奇和南边的查查湖到巴尔曼查克湖之间，向斯大林格勒以西的卡拉奇这个共同方向，也就是攻城之敌的身后，实施向心突击，就极有可能合围并最终消灭敌主力集团——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和霍特的第 4 坦克集团军！”华西列夫斯基尽管声音不大，但听得出已有几分激昂。

斯大林听完没有马上表态，又仔细研究了一会儿地图，才问道：“现在

有足够的力量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吗？”

朱可夫早有准备，马上回答：“据我们计算，11月中旬以前不可能准备好反攻所必需的兵力和兵器。但再过40~50天，能够充分准备完毕。那时我们不仅拥有庞大的战略预备队，还将拥有用全世界闻名的T—34坦克装备起来的机械化兵团和坦克兵团。因此，我们就能给部队下达重大的任务。”

斯大林又问了几个问题，最后总结似地说：

“对这个计划需要再考虑一下。能否成功的关键，是现在我们能不能守住斯大林格勒。因此要加强斯大林格勒城内的防御，以便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拖住敌人。为此要给崔可夫尽快派去有生力量，同时，还要在斯大林格勒两翼不间断地实施突击，更有效地牵制敌人，分解敌人对市区的压力。”停了一下，他看着反攻计划图接着说：“请朱可夫同志马上飞回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去，组织突击并研究谢腊菲莫维奇地域的情况。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也回东南方面军去研究左翼的情况。”然后，他抬起头一字一句地说：“关于这个计划，除我们三个人外，目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9月底，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再次回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一起对反攻计划作了最后修订，并由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两人签署，斯大林签字批准。该计划代号“天王星”，由三个方面军负责实施。三个方面军及其司令员分别是：西南方面军，即新组建的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是瓦图京中将；顿河方面军，即前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是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即前东南方面军，司令员仍是叶廖缅科。该计划实施的时间定在11月中旬。也就是说，一个半月后，一场震惊世界的战役将要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大地上打响了。

希特勒说：“现在没人能把我们赶出斯大林格勒”

9月的战局，与燥热的天气和“狼人”大本营营地成团的蚊子一起，煎熬着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兼陆军总司令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一进入9月，坏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位于乌克兰文尼察附近的“狼人”大本营：在北非，“沙漠之狐”隆美尔于8月30日傍晚发起的攻势，在英军强大的空中力量和顽强防御之下，冰融雪化般迅速瓦解，被迫退回出发地阿拉曼。德意非洲军团为夺回北非战场主动权的最后一次努力宣告失败，大本营的人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现在该轮到蒙针马利将军指挥着英军干一场了。在西线的法国，德军取得迪那普防御战胜利后，乘胜向卢瓦尔河入海口南岸扩展，故不断向大本营要求增派部队。由于德军主力集中在东线苏德战场，希特勒只好将新兵师投入使用，但这些新兵师既缺少武器装备，又缺乏作战经验、因此战绩欠佳。德国本上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战争的恐惧和灾难。英国皇家空军自5月30日首次实施空袭，轰炸科隆以来，自9月起，空袭规模又进入一个新阶段，空袭次数、每次空袭的飞机数量及投弹枚数均明显增长。像卡尔斯鲁厄，不来梅、杜伊斯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慕尼黑等城市，均遭空袭。在德国本土，随着死神越来越频繁地从天而降，战争的狂热悄悄地变成了对战争的恐惧和厌倦。希特勒感到，帝国的人民，现在非常需要一次伟大的胜利的鼓舞与刺激。

这样一个伟大的胜利，本来最有可能来自东线——苏德战场。8月份的战局曾是多么令人鼓舞呀：在战线的北端，在克里木半岛大显神威的曼施坦

因将军连同他的第 11 集团军，已北上抵达列宁格勒城下，只等 9 月中旬实施代号“北极光”的行动，一举摧毁这个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摇篮”了。在这里希特勒除了用上第 11 集团军这张王牌外，还用上了另一张王牌：一个原准备在芬兰使用的唯一的山地师和寄托着希特勒厚望的新式武器——“虎”式坦克，但这种重近 60 吨的庞然大物并非刀枪不入、无坚不摧，没多久，首次出现在前线的 4 辆“虎”式坦克中的 1 辆，就被苏军摧毁了。而且苏军的反突击使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的第 11 集团军各师，受到很大消耗，看来难以在列宁格勒城下重温力克塞瓦斯托波尔的旧梦了。希特勒只好极不情愿地推迟签署夺取列宁格勒的命令。然而，更让希特勒烦躁恼火的还是战线南翼的战事。根据“不伦瑞克”战役计划，集中在这里的两个德军集团军群，应同时达到两个目标，利斯特元帅指挥的“A”集团军群应突入高加索，占领这里的重要产油区；魏克斯元帅的“B”集团军群则应向东，拿下斯大林格勒，围歼苏军于伏尔加河西岸。两个集团军群的进攻到 8 月底之前还算顺利，“A”集团军群前出至捷烈克河和巴克桑河一线；“B”集团军群的主力——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已渡过顿河并打通了直到伏尔加河的走廊，而且据配合第 6 集团军行动的第 4 航空大队指挥宫里希特霍芬将军说，斯大林格勒地区根本没有苏军重兵，许多无掩护地带，甚至根本就没有苏军。尽管希特勒对此消息不敢令全信，但他对在 8 月份能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个方向上给俄国人以毁灭性打击，还是很有信心的。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前线虽然也传来一些零星的德军进展消息，但他等待已久的伟大胜利却一直没有出现。利斯特仍然在高加索山脉北坡下裹足不前，保卢斯攻进了斯大林格勒市区，却就是占领不了全城。而且，被紧紧缠注的两个集团军群，现在谁也抽不出足够的力量互相支援。希特勒已经碰到了当初他决定在战线南翼同时伸出两个指头时所没料到的尴尬。

为尽快摆脱这种尴尬，希特勒愈发急躁地催促利斯特加快作战行动，并毫不掩饰地对“A”集团军群的进展表示不满，同时又对利斯特提出的增派后备队的要求置之不理。9 月初，利斯特元帅在报告中索性直言：靠“A”集团军群现有兵力已不可能达到预定目的。希特勒认为这是利斯特在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于是把一直常伴左右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派到“A”集团军群，实地研究形势，敦促其加快作战进程。约德尔返回文尼察大本营后，如实报告说，利斯特元帅对他那里现状的看法是客观中肯的，而且利斯特元帅迄今为止的一切行动，都是严格遵照着希特勒的指示。这些话当然刺痛了希特勒，他怀疑约德尔与利斯特串通一气，推卸责任。约德尔本来就对把他这个身居要职的炮兵上将当成一个传令兵派来派去深力不快，现在又遭误解，自然气不顺，气不顺则言不恭，在希特勒面前发开了脾气。希特勒敏感多疑，一下子勃然大怒，在与约德尔共事以来，第一次对后者暴跳如雷。约德尔虽然没有马上被调离，但他与希特勒之间的这道裂缝却是永远无法弥合了。冷静下来以后，约德尔后悔不迭，懊恼自己犯了一个最愚蠢的错误。他对自己的副手瓦利蒙特坦露真言，说错就错在不能向一个独裁者指出他的过失，因为这就伤害了他作为其人格和行动最强大支柱的自信。与约德尔相比，利斯特元帅似乎马上得到了“解脱”，9 月 9 日，希特勒通过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参谋部下达命令，解除利斯特“A”集团军群司令官职务，暂由希特勒自己接管此职。前线指挥由集团军群副司令克莱斯特上将负责。利斯特元帅成了希特勒心血来潮、狂妄自大、决策夫误的又一只替罪羊。

当然，利斯特元帅绝不是最后一只替罪羊。9月24日，希特勒在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的辞呈上签写了自己的名字，这位“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既未得到晋升，也未获得任何嘉奖，便被打发走了，这最好不过他说明了希特勒对陆军总参谋长的表现已颇为不满了。战后，哈尔德作为纳粹主要战犯之一被送上纽伦堡法庭时，他为自己作证说，他的去职，主要是由于他同希特勒在继续进行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上产生严重分歧所致。他曾要求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从而招致了希特勒的反感。可惜，人们从他去职前的日记中，没有看出要停止进攻的意思，相反，几乎每天都记载着德军在此地取得的战果。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哈尔德在陆军总参谋长位子上自始至终都赞同并实际操作着向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所以希特勒才有理由认为该城的久攻不下以及利斯特在高加索的无所作为，哈尔德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希特勒凶狠的目光，除了不能投向自己之外，可以投到任何人身上。与斯大林格勒的战事不利有牵连的人，从上到下能穿起一长串，哈尔德之所以被“有幸”首先选中，是国为他敢于当众在一些战术问题上与希特勒争执。特别是在希特勒心境欠佳、疑神疑鬼的时候，认真起来的哈尔德往往据理力争，忘了把握分寸。这样搞得两个人精神都很紧张。本来，战事的压力就够大的了，现在又加上内部分歧，希特勒终于承受不住了，他要甩包袱，要尽可能轻松地指挥作战，要让自己的意志不受阻拦地附加到前线的每一个德国士兵身上。哈尔德只好收拾皮箱走人了。

就在哈尔德与希特勒在每天例行的情况汇报会上发生最后一次争执，气呼呼地把辞呈丢在希特勒面前的那天晚上，衣着华丽的德国国防部长、帝国空军总司令戈林，走进了文尼察大本营希特勒的卧室。他人还没走到近前，一股浓浓的法国香水气味伴着有点做作的甜柔嗓音便飘了过来：

“我的元首，我特地赶来看望您了。您看，您的脸色不大好。我听说，哈尔德又惹您生气了。我为您常常与他生气，卧不安席，食不甘味。您必须撤掉他。”他边说边仔细观察着希特勒的反应。

刚一闻到香水味时，希特勒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头。老实说，希特勒并不喜欢军人涂脂抹粉擦香水，特别是在远离繁华都市的野战大本营。但戈林是纳粹党元老之一，而且喜欢穿着打扮是有名的，何况他又不长住这里，所以另当别论。戈林的这番话，希特勒听得出来，与其说是对他的关心，不如说是对哈尔德的怨恨。身为空军总司令的戈林与掌握着陆军实权的哈尔德之间，集中着德国陆军与空军之间传统的宿怨和仍然层出不穷的矛盾。现在有这样一个人打击对手的机会，精干见风使舵的戈林，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换掉哈尔德，希特勒早有此念，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接任陆军总参谋长一职。也许戈林有人选？希特勒欲擒故纵：

“是的，哈尔德的精神这些日子太紧张了，他把我的神经也弄坏了，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分手了。”

戈林喜上眉梢，嗓音也格外甜润：

“感谢上帝赐予您许多第一流的将军，我的元首。任何不合标准、不够坚强有力、尤其是不能不折不扣贯彻您的意图的人，随时都有的是人可以替代他。我知道一个接班人，不仅哪方面都不会比哈尔德逊色，而且还可以省去您的一切烦恼。”

“噢？是谁？”希特勒好像一下子来了兴趣，急切的目光盯住戈林，正好与戈林笑咪咪的眼神相遇。

“蔡茨勒将军。他对您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陆军总参谋长了。”

戈林提到的这位蔡茨勒将军，当时正任西线“D”集团军群参谋长。他由于在组织法国沿岸地区的防御上工作出色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还有，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来自大本营、尤其是希特勒的所有原则命令和个别命令都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从蔡茨勒身上，希特勒看到了一个无限忠诚、坚决贯彻他一切意图的执行者的形象，这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

哈尔德走了，带着被弃之如敝展的灰暗，从一个角落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也许，他曾无数次为德军的失利、统帅的无能、元首的错误愁肠百结，痛心疾首，但他已无能为力了。

蔡茨勒来了，面对突然降临的地位、荣誉，踌躇满志之中念念不忘对元首感恩戴德。但他毕竟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庸俗小人，惊喜之余还保持着冷静。他在用了几个星期时间仔细研究了东线形势之后，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长篇绝密报告。

略去报告中的繁文褥节，可以看出，新任陆军总参谋长，从军事角度审视东线战局，特别是斯大林格勒前线态势，并不是没有发现潜伏的危险。

夏季攻势的结果，使我们东线要占领的地方和我们用于占领地的部队的规模不相称。一句话，地广兵少。若不调整，必出大事。

东线最危险的地区，无疑是由斯大林格勒延伸到中部集团军群防区右方边缘的漫长而兵力薄弱的侧翼。这一地区是由我们力量最弱、最靠不住的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部队防守的。这隐含着巨大的危险，一定要加以消除。

对东线的兵员、装备、武器和弹药的补给极不充分。每月的损失大于补充。这必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应该说、蔡茨勒指出的这几条、切中德军东线布局上的时弊，而且为以后形势的发展所证实。希特勒看过报告后，再见到蔡茨勒时，带着很长时间难得见到的微笑说：

“你太悲观了。在你没有来之前我们在东线碰到过比这还要糟的境遇，结果，我们还是坚持注了。这次，上帝也一定乐于帮助我们渡过眼前的难关。”

蔡茨勒本是作好挨骂的准备来见希特勒的。可希特勒不仅没有发火，反而笑着给他打气，蔡茨勒忽然自己倒有点不知所措了：

“可是，我的元首，根据精确的统计，我们的兵力的确不足以……”

希特勒倏地一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然后站起身，一只手背后，一只手撑在写字台上，傲然地说：

“精确？不不，我的将军，军队的力量是无法精确地进行计算的。也许，在前线的某些地方，德国士兵处于劣势，但是雅利安种族士兵们的素质远比敌人要高，而且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好得多。”希特勒忽然压低了声音，神秘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更好的新式武器！”

一瞬间，蔡茨勒被希特勒的乐观、自信征服了。脑海中飞快闪现出一组场景：巨型的“虎”式坦克以泰山压顶之势冲开道道苏军防线；惊恐万状的红军四下逃散；一枚枚飞弹落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及伏尔加河东岸，大炮、坦克扭曲变形，敌人化为灰烬；胜利的德军列队走过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的大街，仁立在莫斯科红场上……这时，蔡茨勒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广播电台里传来的元首的声音，这是9月底元首在柏林在1942~1943年“冬季救济运动”揭幕时讲的话：

你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将进攻斯大林格勒并占领它……，一旦我们占领了某个地方，就没有人能把我们赶出来。

希特勒到底多大程度上相信德国军队永远都能立地生根、坚韧不拔，怕是无从查考了。但有一点很清楚，在对统帅机构及前线将领作出重大调整之后，希特勒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决心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坚定了。斯大林格勒不再单单是一个军事目标了，它已经与振奋民心士气，维护元首的尊严和威望联系在一起了。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了拖住并最终吃掉进犯到伏尔加河畔的敌人，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斯大林格勒；德军统帅机构为了切断敌人身上的一条大血管并进而证明更多的东西，竭尽全力也想拿下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争夺战由此进入了一个更白热化、也更血腥的新阶段。

第九章 背水苦撑千钧力

奥尔洛夫卡突出部

1942年10月，是斯大林格勒城内战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个月，也是决定着整个战局发展，因而决定着双方命运的最关键的一个月。德军统帅部调整部署，把几个月来打得精疲力竭的部队撤换下来，把从预备队、从战线的侧翼调集的新锐师派上争城的前线。一个月中抵达斯大林格勒作战地域的就有20万人，仅在第62集团军防御正面德军就投入了8个师9万人展开城市争夺战。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了保住城市、拖住敌人，也竭尽全力把一批批部队送到伏尔加河西岸，先后有10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补充到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和接近地苦战的集团军当中。其中在第62集团军中参加城市保卫战的有5万多人。对守卫者来说，这时依然是敌众我寡。对进攻者来说，主动权仍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的主攻方向选择在哪儿，哪儿就成了激战的热点。

10月的热点从市中心转移到了城北。早在8月下旬，德军就在斯大林格勒北郊打通了直到伏尔加河的走廊，切断了第62集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他部队的联系。为消除这条走廊苏军曾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终未如愿。德军虽然一直坚守并不断扩大走廊，不过一个多月以来，他们仍执拗地把主攻方向定在市中心。可是市中心又久攻不克，希特勒对此大为不满，于是保卢斯急忙变招，把主攻方向北移，想借助德军保持着那条走廊的便利，先夹击并消灭城北的苏军，然后沿伏尔加河畔向南进攻，包抄第62集团军的后路，一举围而歼之。要想消灭城北的苏军，就必须攻克苏军在这里的几个支撑点，奥尔洛夫卡便是其中之一。

奥尔洛夫卡位于斯大林格勒城的西北郊，紧贴德军走廊的南缘，与走廊北边的苏军相距10~12公里，因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如果向南突击德军走廊的话，最有可能与坚守在此地的苏军会师，那样就会阻断前出至伏尔加河的德军部队与后方的联系，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另外，这里的苏军对进攻市中心的德军侧翼也是个威胁，两个月来，苏军部队一直坚守此地，随着周围战线的变化，形成了一个长10公里，宽5公里的突出部，让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总有一种如鲠在喉、芒刺在背的感觉。

在奥尔洛夫卡突出部作战的苏军说起来似乎不少：5个步兵旅和1个摩托化步兵旅，但这些部队都是遭到过重创、受到严重削弱的部队。承担消灭突出部任务的德军是坦克第16师、步兵第389师和“施塔黑尔”突击群。

9月30日，德军经过两小时炮兵和航空兵猛烈的火力准备后，从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向奥尔洛夫卡实施钳形攻势。苏联守军顽强抵抗，击退了敌人的几次冲击后，也遭到极大伤亡。在优势德军的压力下，突出部两边的防线逐渐后退，从相隔5公里缩小到1000~1500米。德军在大包围圈内，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首先把苏步兵第115旅第3营和摩托化步兵第2旅第4营包围在奥尔洛夫卡西北的一条沟谷里，从10月2日至7日，苏军坚持了六天六夜。德军一开始使用惯用的方法，用火炮、坦克炮对准谷底猛轰，当他们觉得已不可能有人再活着的时候，便想越过沟谷继续前进，可是刚一接近沟谷，马上遭到苏军密集火力的杀伤。于是德军又调来飞机轰炸，尽管“斯图卡”式飞机尽最大限度超低空投弹，弹着点几乎覆盖了整个沟底，但只要德军一接近沟谷，就遭到苏军猛烈还击。后来德军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苏军在

沟谷的崖壁上挖了许多单兵掩体和大型洞穴，既保护了人员也保护了弹药装备。只是食品和弹药的补给受到极大限制。由于白天德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因此苏军空中补给被围部队很困难，只有夜间，小型单座式开舱飞机间或给这里空投一些物品，但数量有限。饮用水也非常困难，守军往往是在地下挖一二米甚至更深的坑，用掺杂着泥沙的浊水，维持每人最低的饮水量。就这样，被围的苏军仍然顽强抵抗、斗志不减。

怎样才能制服包围圈中的苏军呢？德军部队的参谋们为此大伤脑筋。一天，一个参谋苦思冥想实在找不到良策，说了一句气话：

“我们也别想什么办法了，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这话一下子启发了其他参谋，何不让那些真正进行战斗的人员也想想办法？于是参谋们召来了一些尉官，从中挑选了三个，让他们进入情况，想一些可行的办法。三天之后，他们提出了计划：首先把沟谷分割成若干段，然后用坦克炮和反坦克炮对准坡下敌军的洞穴开炮，既可以杀伤人员，也可以破坏敌人有限的储备。同时，乘着弹幕墙派出突击队，摸到洞口，施放烟雾，把敌人熏出来。参谋们一听，不由得相视而笑。

德军照此计划行动，苏军破围部队果然损失惨重，弹尽粮绝之后，一部分被俘，一部分突围。原有的 500 多人，最后突围出来的只有 220 人。德军趁势从西北实施突击，在奥尔洛夫卡以东形成第二个包围圈，把步兵第 115 旅的第 1 和第 2 营围在此地。情况非常紧急，如果不能派出增援部队，奥尔洛夫卡突出部就有可能被抹平。可是，崔可夫手里实在再也找不到后备队了。所有的部队都在自己的战线上和归自己防御的阵地上战斗，抽调其中的任何一支，哪怕仅仅一个连，都会人为地造成防线缺口。崔可夫实在没有办法了，在被围苏军坚持了两天以后，为保存实力，他允许旅长下令部队突围。10 月 6 日至 7 日，奥尔洛夫卡一南一北两支被围苏军部队，最终突围成功。但是同时，一条沿奥尔洛夫卡直通斯大林格勒工厂区的道路，被德军打通了。

大火中的第 62 集团军指挥部

崔可夫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走出集团军指挥所。前面是奔腾不息的伏尔加河，背后是火光冲天、枪炮声不绝的斯大林格勒。混杂着硫磺、焦糊和河水腥味的空气，虽然谈不上沁人心肺，但比起因人多拥挤而格外混浊憋闷的指挥所，还是好得多。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想放松一下浑身绷紧的肌肉，又使劲晃了晃头，让麻木的神经恢复过来。可是刚刚有点放松，双手上成片的湿疹，立刻又钻心地痒起来。这东西也真够折磨人的，紧张的时候，顾不上它，也觉不出来它痒。一到睡觉的时候，又痒得让你心烦意乱，夜难成眠。当然，与眼前斯大林格勒这场生死战相比，湿疹给崔可夫带来的麻烦算不上什么了。

从进入 10 月这几天看，德军摆出了孤注一掷的架势，势在必得。据集团军情报部门报告，敌人在用近 3 个师的兵力围攻奥尔洛夫卡突出部的同时，又积极地向城北调动部队，集结在工厂区和工人住宅区当面，其意图不难猜想，即借着围攻奥尔洛夫卡为掩护，准备以优势兵力突然冲击第 62 集团军右翼。因此，现在急需加强防守工厂区和工人住宅区的部队，因为那里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已经被极度削弱了。

“部队、部队，哪儿还能找出点可资利用的部队来呢？哪怕一个连、一

个排也好……”崔可夫一边使劲按压着缠着纱布的手背，一边在脑子里从南向北搜索着集团军的防线。“最南端的察里察河地区，现在已被敌人孤立了，步兵第92旅在河南孤军作战，步兵第42旅在河北地域抗击着强敌的进攻，现在集团军指挥部已决定让这两个旅撤到伏尔加河对岸休整，肯定是指望不上他们了。接下来是马马耶夫岗，在这里的是戈里什纳指挥的师。说是一个师，真实也就够得上一两个营，敌人已经占领了山岗的南坡和西坡，只要再向前推进100米，就会完全控制这个全城的制高点了。对戈里什纳的部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再往北，从马马耶夫岗至‘1月9日’广场，是罗季姆采夫师，他的师打得够惨了，而且在没有证实敌人的意图之前，这一地段还是相当危险的。从中央渡口至1号火车站，是巴丘克师，尽管他们9月23日才渡河投入战斗，但正赶上德军那一轮进攻的高潮，该师损失巨大，恐怕也没什么‘油水’了。接着就是工厂区了，这里的斯海霍特沃罗夫师、古里耶夫师、古尔季耶夫师分别防守着‘街垒’镇、‘红十月’镇、拖拉机厂，可以相互支援，但敌人如果同时进攻这些地区呢？恐怕他们各自的兵力保证本防区都不够用，哪里还谈得上支援别人？实在不行，只能借助工人武装支队的力量了……”

这时，参谋长克雷洛夫走过来，低声对崔可夫说：

“若卢杰夫少将的近卫第37师已经开过来了，怎么部署？”

崔可夫几乎不加思索地一挥手：

“部署在工厂区，作为第二梯队！”

克雷洛夫点点头，转身刚走两步，又走回来拉着崔可夫的衣袖：

“快到清晨了，睡两三个小时去吧。”

崔可夫晃了晃缠着纱布的手，望着彻夜激战的斯大林格勒，一语双关：

“它们能让人睡得着么……”

话音未落，突然200米开外的地方枪声大作。子弹在夜空中尖叫着飞过，打在指挥所后面的岩石上，迸出片片火星。崔可夫用力一推克雷洛夫，两人就势卧倒，紧爬两下，回到了指挥所，崔可夫对警卫排长喊道：

“有什么情况？‘决去看看！’”

很快警卫排长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有一股德军穿着苏军军装，潜到伏尔加河边，正向指挥所方向移动，现正与巴丘克师的部队交火。崔可夫眉头紧皱，命令道：

“注意警戒，其他人员作好战斗准备！”

约20分钟后，外面枪声渐稀。又过了一会儿，巴丘克打来电话，说他已全歼了窜入河边的敌军。据俘虏讲，他们已发现了集团军指挥所的位置，这次是想化装奇袭，以打掉集团军指挥中心。听罢，崔可夫与克雷洛夫和军事委员古洛夫对视一眼，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敌人对他们是绝不会善罢干休的。

果然，第二天上午。德军的炮弹雨点般落在指挥所附近，德军的轰炸机也一批接一批地“光顾”此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夹杂着硝烟、尘土、石块的气浪，震撼得人无法站稳。指挥所前面上千米长的河岸，被炸得几乎翻了过来，伏尔加河水就像开了锅。更可怕的还是大火。这个指挥所是9月下旬战斗非常激烈时从察里察河转移过来时匆忙搭建的，位置正好选在了原来的一个贮运石油的码头旁。指挥所后边紧挨着一大堆石油桶，当时有人看了看最外边的几个，发现是空桶，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桶都是空的。石油桶堆旁边还有一个露天的黑油贮存槽。德军的炮击和轰炸，虽没有直接命

中指挥所，但却把石油桶和贮油槽炸得七零八落。这些油桶大部分都装满了石油，于是腾起团团大火，从破裂的桶中流出的石油与贮油槽流出的黑油汇在一起，形成一片火流，经过指挥所涌入伏尔加河，顿时，整个指挥所淹没在火海之中。

伏尔加河边，前几天被河水冲来几艘废弃的驳船和一大堆圆木，正好靠在指挥所附近。那条直泻而下的火流，涌到河边，很快引着了驳船和圆木，火势大增。在炸弹掀起的波浪冲击下，熊熊燃烧的驳船和圆木三三两两离开河岸顺流而下。注入河里的石油，随波逐流燃烧着。江风卷起火苗，火借风势，越烧越旺，在河面上形成了一道望不到头的巨大火墙。

崔可夫在指挥所旁的掩蔽部里听到有人大喊“指挥所被大火吞没了”，马上跑上来一看，只见四周火光冲天，令人头晕目眩。一些指挥所的人员纷纷跑出来，四下躲蔽。一时间人影乱窜、喊叫声不断。崔可夫自己也一下子呆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了。

这时，火光中响起了克雷洛夫嘶哑的喊声：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这里！一律要坚持工作。把指挥所的电台搬到掩蔽部去，保持与部队的通信联络！”

最后一句话提醒了崔可夫，他也高声喊起来：

“不要慌乱，赶快与各师、各部队恢复联系，让他们知道我们还在，没有被消灭也没有离开斯大林格勒一步！”

惊跑的人停住了，乱叫声平息了，通讯器材搬到了掩蔽部，与部队也恢复了联系，只是掩蔽部里人满为患了。克雷洛夫悄悄走到崔可夫身边，轻声问：

“怎么洋，还能坚持吗？要不把指挥所设在对岸？”

“要去你带着参谋们一起去，我是不打算离开斯大林格勒一步的。就像人们常说的，与阵地生死与共！”

克雷洛夫盯住崔可夫，清晰、干脆他说：

“好吧，咱们生死与共。”

工厂区的恶战

扫平了奥尔洛夫卡突出部之后，通向工厂区的大门被打开了。德军经过几天的准备和试探性进攻，10月14日，向工厂区的决定性进攻开始了。对攻守双方来说，这又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

10月中旬的斯大林格勒，一早一晚的秋风已带来阵阵寒意。断垣残壁和焦木枯草上，一夜之间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巨大的车间、高耸的烟筒、静静地立在灰蒙蒙的晨雾中，如果不是间或传来零落的流弹爆炸声，以及废墟上冒出的袅袅青烟，这里安静得宛如一幅风景画。

近卫步兵第37师师长若杰卢夫少将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内一幢小楼的地下室里走到楼外，仰头看看天空，又侧耳听了听，对周围如此寂静有点不大习惯。不远的地方，几个身穿空降兵服的小伙子正在摆弄一只茶炉，若卢杰夫信步走了过去。

“我说小伙子们，在德寇打来之前，咱们还来得及喝上一杯吗？”

一个爬在地上正往茶炉炉膛里吹气的上士，扬起脸，吸了一下有点红的鼻子，说：

“来得及。万一德国鬼子来了，咱们还可到地下室去喝。”说着，又吸了下鼻子，伏下身猛吹了两口气。

“将军同志，您断定德国鬼子今天一定来吗？”旁边一个瘦瘦的准尉关切地问。

“我看有可能。你没觉得这两天有点反常吗？”没等若卢杰夫回答，另一个上士抢着说。

那个准尉正要张嘴，若卢杰夫猛地把一根食指放嘴唇上：

“嘘——，你们听……”

大家屏息凝神、侧耳细听，从西北方向一排高大的厂房后面传来一阵低沉的嗡嗡声。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震动着空气，刺痛了人的耳膜。须臾，一队接一队的飞机爬过灰色的围墙，又爬过一排排人字形的厂房屋顶，四周一下子暗了下来，好像有人扯起了一块巨大而绵密的黑网，透过网眼的晨光，把机翼上白框黑心的“卐”形标志映得清晰可见。

“空袭！”几个人不约而同叫了一声，几乎与此同时，第一批炸弹呼啸着落到地面，火光频闪，山崩地裂般的爆炸声连成一片，一股股气浪如同一只只无形的大手，卷起沙石，掀翻了茶炉，推得人踉踉跄跄向后倒退。若卢杰夫转身朝地下室跑去，到了楼门口，他刚要撞门进去，可一股气浪从背后一冲，竟自动地推开门把他送了进来。

“马上接通 308 师指挥所，我要与古尔季耶夫上校通话！”

古尔季耶夫指挥的步兵第 308 师部署在拖拉机厂西北，在若卢杰夫师的前面，作为工厂区的第一道防线，在德军的进攻面前首当其冲。若卢杰夫急于了解敌人此次进攻的规模，以便胸中有数。电话马上接通了，可是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使通话受到很大影响，若卢杰夫把听筒紧紧按在耳朵上，冲着送话器大声叫喊。听筒里是一片雷鸣般的轰响，只是在响声稍微减弱的间隙，断断续续地听到对方喊道：

“……敌人在炮击和轰炸我师阵地，非常猛烈……来头恐怕不小……你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古尔季耶夫估计得不错，德军这次进攻来头大得很，在 4 公里左右的正面上，投入了 2 个坦克师、3 个步兵师以及一些专门调来与苏军展开逐屋争夺的工兵营。与防守此地的苏军相比，德军在炮兵上占有 1.7 倍、坦克上占有 3.8 倍、作战飞机上占有 5 倍的优势。当然这些情况无论是古尔季耶夫还是若卢杰夫，或是崔可夫当时都不可能知道的十分确切，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从德军猛烈的火力准备中预感到，情况极其严重。

上午 8 时，德军以 2~3 个坦克梯队为先导，在跟进的步兵配合下，冲向拖拉机厂。拖拉机厂西北面的阵地上，尘土飞扬、烟雾滚滚、5 米之外什么都看不清，这就决定了双方打得只能是近战。残酷、激烈的争夺战在每一幢房子、每一层楼、甚至每一个楼梯台阶上展开。进攻的德军首先碰上的难啃的硬骨头，就是古尔季耶夫的步兵第 308 师。这个师的战士和指挥员均来自西伯利亚，个个骁勇强悍。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是西伯利亚师的特点。该师 10 月初刚刚开进斯大林格勒，其在城市废墟中的作战经验和战术运用尚欠丰富和熟练，但其顽强作风和拼死精神绝不亚于其他部队。德军的火力准备刚一停止，身高体壮、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古尔季耶夫便跑出掩蔽所，沿着战壕向前沿阵地疾步走去。他与别人不同，不管周围战斗多激烈，走在战壕里从来不躬身弯腰。到了前沿，德军坦克和步兵正好冲过

来，古尔季耶夫对迎上前来的团长劈头大喊：

“还等什么，炮兵对准法西斯匪徒的坦克——直瞄射击！其他各连迎着敌人——冲锋！”

团长回答的声音比师长还大：

“明白！”

火炮、迫击炮对准近在咫尺的德军坦克一阵猛打，不等炮声停息，一个团的西伯利亚战士已高喊着“乌拉”跃出战壕和掩体，向前冲去。很快，两支面对面冲锋的部队碰撞在一起，融汇在一起，绞杀在一起。两支部队谁也不让步，谁也不后退，他们完是扣住冲锋枪和自动步枪的枪机不松手，直到打尽了最后一粒子弹，然后就用刺刀、匕首、枪托再打，等刺刀折断、匕首卷刃、枪托砸烂，就扭在一块拳打脚踢，手抓牙咬……冲出去的西伯利亚士兵几乎全团阵亡。德军也知道了再从这里进攻那将意味着刚才的场面又会从头开始，他们召来空军对第 308 师的阵地再次实施猛烈的轰炸，同时将主攻方向悄悄地转向了 308 师的右翼，在 308 师的右翼部队和紧挨着它的步兵第 112 师左翼部队的结合部展开突击。

第 112 师可谓屡经战火了，从顿河以西到顿河流域再到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最后是斯大林格勒城下和市区，该师参加了斯大林格勒防御战的全过程。他们伤亡巨大，所剩不足 700 人，在德军占优势兵力的冲击下，师长叶尔莫尔金上校指挥残部顽强抵抗，但到中午，该师左翼部队被德军冲散，离拖拉机厂不到 1 公里了。原来作为第二梯队部署的若卢杰夫的近卫步兵第 37 师各部，现在成了抗击德军冲向拖拉机厂和伏尔加河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若卢杰夫的师也很有特色，虽然是步兵师，但师里不少战士来自空降兵部队，空降兵部队军事技术全面、适应能力和单兵作战能力强的特点，在近卫第 37 师里有着明显反映。师中战士穿着空降兵制服，很善于白刃格斗，在巷战中，冲入大楼和地下室，常常是靠一把匕首和伞兵刀解决战斗。该师中近卫第 109 团的一个营在营长阿纳尼耶夫带领下守卫着拖拉机厂体育场以南的一个六角形街区。这里的建筑全系石质建筑物，成了阻挡德军进攻的一个坚固堡垒。德军从四面八方街区里发起冲锋，苏军战士依托每一座房屋、每一个地下室各自为战。德军为避免再与苏军过多纠缠，尽快向前推进，动用了火焰喷射器。一时间，一股股烈焰喷射而出，所到之处，是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和令人作呕的焦糊味。

德军的进攻战术既简单又残酷。每次向前冲击之前，都先是一阵猛烈的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的密集轰炸，荡平进攻道路上的障碍，然后坦克在前、步兵在后快速向苏军阵地发起冲击。中午 12 时左右，若卢杰夫向集团军指挥所报告：

“敌人开始猛烈轰炸拖拉机厂厂区。近卫第 109 团被打散，第 114 团遭到敌坦克楔形攻势的突破，部分部队被合围。敌人以大量坦克猛冲六角形街区，阿纳尼耶夫营损失极大。第 117 团团长安德烈耶夫牺牲，部队已……”

报告突然中断，不管通信兵如何呼叫，那边死一般宁静。崔可夫马上命令通信参谋赶赴若卢杰夫的指挥所，查明情况。这时集团军指挥部已从大火熊熊的伏尔加河边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转移了几百米，因此距离若卢杰夫设在厂区内的指挥所不太远。通信参谋没过多久回来报告，德军的俯冲轰炸机的炸弹直接命中了若卢杰夫呆的那座两层小楼，小楼坍塌，若卢杰夫和指挥部人员被埋在地下室，正在组织人员挖掘抢救，但抢救人员在猛烈的炮火

下不断出现伤亡。崔可夫听罢想了想说：

“立即通知近卫第37师各部队，从现在起接受集团军指挥部指挥，直到第37师指挥部重建起来为止。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若卢杰夫将军。”

三个小时后，满脸灰土、浑身透湿的若卢杰夫来到集团军指挥所，站在门口颤抖着嘴唇，好半天才哽咽着报告：

“同志们，近卫第37师正在坚持战斗，决不后退！”

崔可夫等人快步迎上去，与若卢杰夫紧紧拥抱。若卢杰夫鼻翼煽动、泪流满面。

这一天和接下来的两天，德军不惜代价，集中兵力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街垒”工厂、“红十月”工厂及附近的工人住宅区发动不间断的冲击。德军深深楔入苏军阵地，以后的战斗就在已变成一座座巨大废墟场的工厂里进行。当战斗接近工厂区，特别是转移到厂内进行时，工人武装队便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保卫自己工厂的战斗。

古里耶夫少将指挥着近卫步兵第39师负责保卫“红十月”工厂。经过六天的苦战，战线慢慢地移到了厂区里。10月23日，一队德军冲锋枪手潜入初轧车间并向平炉那边运动，马上被工人营的代理指导员西谢罗夫和青工莫尔盖发现了。突如其来的情况，把西谢罗夫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古里耶夫的掩蔽所就在车间后面炉料场附近。如果德国兵不是一直朝前运动而是拐个弯，就摸到古里耶夫的门口了！西谢罗夫赶忙跑到古里耶夫的掩蔽所，气喘吁吁地报告：

“将军同志，快，德国人朝平炉去了！”

古里耶夫端坐未动，看了一眼西谢罗夫，眯起眼睛说：

“应该马上把他们打出去。不然他们就会在厂里构筑工事固守。你快到抽水站去，侦察连在那里，带他们把德国人打出去。”

西谢罗夫带着侦察连的50多名战士返回平炉车间时，正看见德国兵在装满炉料的平炉工作台下走着，双方在车间里交上火，德国兵躲在平炉和钢锭后面负隅顽抗，于是双方的战线就在同一个车间的几座平炉之间形成了。这一天，车间里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德军调来援兵，一点一点地把工人营挤出平炉车间，挤到了伏尔加河河岸边的锯木厂附近，后面就是陡峭的河岸，下面就是奔腾的伏尔加河。对守卫者来说，已经没有退路了。工人营在战斗中减员严重，还剩下24个人，要顶住德国兵的冲击是相当困难的。西谢罗夫只好派人向古里耶夫求援。古里耶夫仍然镇静自若：

“同志们，再坚持一下，伏尔加河那面的援军很快就赶到了。我的师里已经没有预备队了。不过，我会给你们派去人的。”说着，狡黠地挤了挤眼。

不一会儿，从师部方向跑过来三个头戴钢盔的人。到了锯木厂向西谢罗夫报告：

“指挥员同志，师部增援队来到。请下达任务！”

西谢罗夫定睛一看，忍不住笑了，原来，面前站着的竟是古里耶夫师部的小厨师和两个卫生员。这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戴着钢盔就像顶着一口行军锅，老在头上打转，不得不频繁地用手往后推铜盔。

一个师长，到了把厨师和卫生员都投入战斗的时候，不难想象，他手下的每个人以及他自己该承受着何等的压力！

雷诺克与斯帕尔塔诺夫卡的北部集群

德军攻进了工厂区后，把第62集团军右翼防线撕开了一个口子，并以2.5公里宽的正面向伏尔加河推进。工厂区内已没有比较固定的前沿阵地，尽管苏军在这里的部队仍在拼死苦战，但实际上第62集团军的防线被再次切断了。在工厂区以北的雷诺克和斯帕尔塔诺夫卡地区作战的苏军部队与集团军主力失去联系，陷入德军三面包围之中，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这部分苏军顽强奋战近一个多月，坚守阵地直到大反攻。

被围困在上述地区的苏军部队是步兵第10师的2个旅和一个团，由步兵第124旅旅长戈罗霍夫上校统一指挥，所以习惯上又称为戈罗霍夫北部集群。北部集群所在地雷诺克和斯帕尔塔诺夫卡是斯大林格勒北郊的两个重镇，在奥尔洛夫卡以东、工厂区以北，紧贴德军通向伏尔加河的走廊的南缘。因此，当德军攻下了奥尔洛夫卡，攻入了工厂区，就可从北、西、南三面进攻守卫此地的苏军。

从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德军以坦克第16师及加强该师的步兵第94师两个团的兵力向斯、雷两地发起猛烈冲击。德军的进逼，使苏军控制的地域日益缩小，炮兵营和炮兵连的机动区域越来越小，加之德军掌握着制空权，因此戈罗霍夫北部集群的炮兵损失越来越大。在与集团军失去联系、且斯大林格勒各处战斗正酣之际，炮兵的损失既是无法弥补的，也是致命的。戈罗霍夫考虑再三，决定把炮兵营和各炮兵连撤离右岸，隐蔽在阵地后方伏尔加河的几个岛上，然后根据留在阵地前沿的观察所的引导，打击敌人。这种办法虽不是戈罗霍夫北部集群首创，但行之有效。

一次，德军坦克和步兵冲向斯帕尔塔诺夫卡，戈罗霍夫集群炮兵营的一个观察所就设在缅任斯基大街的一个自来水检查井里，炮队镜架在旁边不远处的战壕，由于斯帕尔塔诺夫卡的建筑物已所剩无几，所以这里视野还算开阔，可以看清前方高地上德军的活动。德军的进攻部队的方位很快由留在观察所里的炮兵连连长巴里诺夫上尉和西蒙诺夫中士报告给了岛上的炮兵营。一阵齐射之后，德军有两辆坦克着了火，但德军步兵还是冒着炮火冲了上来，在距观察所300米的地方停下来，西蒙诺夫急忙架起一门迫击炮——这是他特意留下自卫用的——在士兵季辛科帮助下，一炮接一炮地打向观察所前方的德国兵。炮弹颗颗在敌人中间开花，西蒙诺夫和季辛科兴高采烈，竟没有发觉灾难已降临到他们的井口了。季辛科装弹之余，眼睛无意之间向观察孔一扫，立即失声惊叫起来：

“坦克！德国鬼子的坦克！”

巴里诺夫和西蒙诺夫循声望去，透过井口边上半米高的护墙上的观察孔，一条巨大的履带正慢慢移动，磨得光光的带链闪闪发亮，马上就要碾上井口了。巴里诺夫眼睛盯着观察孔，嘴里对电话兵低吼道：

“快接通炮兵营，请他们向我们这里开炮！快！”

电话兵迅速接通电话，把巴里诺夫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猛地转过脸，急火火他说：

“他们说炮筒都打红了，弹壳卡在里边，一时无法射击！”

巴里诺夫一步跨到电话机边，一把从电话兵头上抓下耳机，声音都变了：

“我是巴里诺夫！快向我的观察所开炮！”

炮兵营长特卡丘克在那边说：

“这里看不清战场，你发什么昏，你的观察所在哪儿？坐标，我要坐标！”

巴里诺夫这时已顾不上上下级关系，冲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反复喊着：

“坐标 11.5, 4！开炮！立即开炮！给我开炮！”

这时，那辆德国坦克用履带试了试井口边护墙的坚固性，向后退了 20 来米，停止，扬着的炮筒慢慢放平，对准了井口和护墙。井内的人都一下闭起了眼睛，只听“轰轰”数声巨响，混凝土的盖板被震得剧烈晃动起来，井内的灯火熄灭了，烟尘弥漫。巴里诺夫睁眼一看，井口完好无损，他马上明白了：

“同志们，咱们打的炮，咱们打的炮！”

众人纷纷爬出井口一看，20 米开外一辆歪倒的坦克冒着黑烟，细长的炮管仰向天空。

后来，已晋升为少将的戈罗霍夫将军写道，11 月初，不管德军事先进行了多么疯狂的炮火准备，只要他们一发起冲击，“我方火器在自己阵地上好像从未遭到狂轰滥炸一样，立即予以猛烈的还击。敌人的冲击被打退了，驻扎在各岛上的我军炮兵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后，德军吸取教训，不仅轰炸苏军前沿阵地，也轰炸伏尔加河上各岛，“但敌人仍遭到我们无情的还击。敌人占领我防御阵地的全部行动均失败了”。

整整一个月的血战搏杀，德军一次次进攻都没有彻底达到自己的目的；苏军一回回狠咬牙关，半只脚掌悬在伏尔加河水面，依然没有被推过河去。在未来的一个月中，随着飘飘雪花、凛凛寒风和伏尔加河上滚滚流冰而来的，将是什么呢？

第十章 双翼鼓风功无比

斯大林格勒南北：悄然变化的两翼

第 62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里苦战，承受着德军进攻集团的主要压力。但第 62 集团军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在它`的两边及身后，还有千千万万苏维埃儿女，为保卫斯大林格勒在战斗。他们用自己的热血乃至生命，分担着第 62 集团军的压力，在伏尔加河畔筑起一道摧不垮的钢铁篱墙。

德军 10 月中旬开始的大举进攻，使第 62 集团军的处境骤然恶化了。集团军的防线被分割成三个孤立的部分，在北边的雷诺克、斯帕尔塔诺夫卡地区，戈罗霍夫上校的北部集群在三面包围下苦战；靠南一点，“街垒”工厂以东接近河边，刚刚被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从第 64 集团军紧急调来的步兵第 138 师，由师长柳德尼科夫上校带领着 300 多人，苦苦支撑着一小块登陆场；再往南，经过一段 400 至 600 米由德军打开的缺口，便是第 62 集团军的基本战线，它从“红十月”工厂延伸到中央码头。受到重创的古里耶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 39 师、若卢杰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 37 师、古尔季耶夫上校的步兵第 308 师、巴丘克上校的步兵第 284 师、戈里什纳上校的步兵第 95 师、以及罗季姆采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 13 师等部队，以平均每师只有 500 至 600 人的兵力，在这里拼死抵抗着。从市中心马马耶夫岗的西南坡往南到斯大林格勒南郊的库波罗斯诺耶，又被德军占领，并且德军在这里也打通了一条直抵伏尔加河的走廊。这样，第 62 集团军不仅被德军一北一甫的两条走廊与其他部队隔开，而且本身又被切成几段，其处境的残酷与危险是不言自明的。

苏军最高统帅部清楚第 62 集团军的处境，更清楚第 62 集团军不能垮，否则，准备中的大反攻计划便无法实施了。于是，最高统帅部一方面把归自己掌握的后备队尽可能多的调进斯大林格勒，替换、充实城中打得精疲力竭的部队。另一方面要求第 62 集团军的两翼部队积极开展活动，把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吸引过来，分担守城部队的压力，同时，在积极的活动中，为大反攻创造条件。

10 月 24 日，两辆吉普车拖着一股烟尘飞速驶进伏尔加河西岸斯大林格勒南郊别克托夫卡的一个露天集材场，在一座用圆木和帆布搭成、上面蒙着插满树叶的伪装网的小屋前停下。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将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波波夫将军、红军炮兵司令沃罗诺夫将军等人从车上下来，急匆匆地走进小屋，这里现在是第 64 集团军的指挥部。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安排，明天，即 10 月 25 日，将由刚刚组建成并编入第 64 集团军序列的步兵第 7 军，向斯大林格勒城南的德军走廊发起冲击。虽然这只是一个局部进攻战役，但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进行，意义非同一般。华西列夫斯基要亲自来看看才能放心。

华西列夫斯基与迎上前来的第 64 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少将握了握手，顾不上寒暄，开门见山地问道：

“司令员同志，对你集团军的任务是否明确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四十六七岁的舒米洛夫已经开始谢顶，脸色红润、鼻方口阔。听到华西列夫斯基的问话，习惯地挺了挺胸：

“我很明确我集团军的任务，总参谋长同志。不过，我怀疑规定给我的

进攻方向是否正确。请看，”他手一摆，示意华西列夫斯基到屋中央放着大幅军用地图的简易木桌前，手指在地图上戳点着，“根据命令，集团军将沿伏尔加河穿过叶利尚卡居民点实施进攻，这里的房屋、建筑物以及一些居民点将使战斗更加复杂化。能否将突击方向向西移动5至6公里，在这儿，彼斯昌卡方向上实施冲击？”

华西列夫斯基一只胳膊横抱在胸前，另一只手托着下巴，听舒米洛夫讲完，放下托着下巴的手，慢慢道：“总参谋部之所以选择叶利尚卡方向进攻，是因为敌军一直在此地积极活动，想扩大其在第62集团军和你们集团军之间的走廊，根据情报，敌人目前正在为此目的集结兵力和兵器，如果我们在这里冲击一下，敌人就会明白我们的主要意图是要两个集团军的防线重新连接起来。这是敌人非常害怕的，因此它不得不增调其预备队到这里。这样可缓解敌人对第62集团军的压力。这是第一个考虑。”说着，华西列夫斯基伸出一个指头。紧接着又竖起第二个，“第二点考虑。在这个方向上进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就可能使我们的预备队在你集团军的左翼、第57集团军地段上，前出至萨尔泊湖至察察湖一线，为日后实施反攻创造条件。”

舒米洛夫信服地点点头：

“如此说来，总参谋部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那好，请按计划执行吧。现在，咱们再到第7军的前沿去看看。”

舒米洛夫陪同华西列夫斯基等人来到别克托夫卡北面的一个高地，在步兵第422师师长莫罗佐夫上校的指挥所里，找到了第7军军长戈里亚乔夫少将。戈里亚乔夫简要介绍了当面之敌和苏军进攻部队准备情况。最后，戈里亚乔夫用试探的口吻问道：

“总参谋长同志，我觉得此次能否突破敌人的走廊，关键要看我们的炮兵部队准备是否充分了。因此，为了把各旅炮兵和弹药完全调集到一起，能否将发起进攻的时间再推迟一天？”

莫罗佐夫上校在一边点头表示支持戈里亚乔夫将军的看法，其他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华西列夫斯基身上。华西列夫斯基轻轻摇摇头：

“我无权更改发起进攻的时间。”略一停顿，又说：“一个军投入战斗的问题，是由最高统帅亲自决定的。”

10月25日9时20分，第7军开始了炮火准备。10时整，一阵“卡秋莎”火箭炮齐射之后，步兵向德军阵地发起冲锋。步兵独立第93和第97旅冲在最前面，第93旅的近6000名战士中有三分之一原来是水兵，由他们组成的水兵分队异常勇猛。这些小伙子一律脱掉了军大衣，穿着水兵深蓝色呢上衣，戴着无檐帽，端着冲锋枪，喊声震天，势不可当。进攻部队很快占领了德军的第一道战壕，并从行进间夺取了第二道战壕。这时，天空中出现了大批德军飞机，对苏军进攻队形进行扫射和轰炸。德军地面部队在空中支援下开始顽强抵抗，并投入坦克和步兵实施反冲锋。双方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前沿阵地上有些地段几次易手。到了傍晚，苏军只突破德军防御纵深1.5至2公里。

以后的六七天中，第7军的部队不断发起冲击，德军则拼死抵抗，从预备队、从进攻斯大林格勒城区的部队抽调部队加强他们的侧翼。到11月1日，苏军进攻部队推进了3~4公里，占领了库波罗斯诺耶南部，但再往前推进就非常困难了。舒米洛夫经请示方面军司令部后，下令第7军部队在已夺得的阵地上转入防御。虽然第7军没有完成消除德军走廊、与第62集团军左翼部队会合的任务，但达到了把敌兵力从第62集团军方向上引开和吸引敌人

注意力，为其他地段上的苏军活动创造条件的目的。正在城里与德军苦战的崔可夫敏锐地感到了当面敌人的变化，10月24日晚上，他在阅读这一天的战报时感到，敌人的冲击力明显地减弱了，从这天开始，敌人减少了夜间进攻。苏军则敌变我变，使夜间成了苏军的天下。另外，由于敌航空兵把眼睛都盯在了第64集团军地域的战斗上，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在第64集团军左翼的另两个集团军——第57和第51集团军上空飞行。这段时间中，那里正悄然发生着变化：部队变更了部署，后备队正迅速集中，大量的武器弹药、粮草军服源源不断地运过伏尔加河，运到一个将骤然炸响惊雷的地方……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的西北方向上，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大将也在为实现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奔忙着。在斯大林格勒北部德军最先打通的那条直达伏尔加河的走廊外沿，在从伏尔加河到顿河大弯曲部的上游，两只沉重的钢铁巨拳，正悄然地收拢着指头。西边的是新组建的西南方面军；东边的是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组的顿河方面军。它的左翼隔着德军十几公里的走廊与第62集团军相望。因此，最高统帅部给新上任的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中将的任务是一明一暗两个，明的，积极、不断地实施对敌走廊的冲击，牵制和吸引敌人兵力，减轻第62集团军的压力。暗的，当时不便讲明，那就是准备实施大反攻，在拟议中的“天王星”计划中，顿河方面军将扮演台围并消灭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重要角色。为完成第一个任务，从10月19日起，顿河方面军左翼部队转入进攻。直到11月初，尽管进攻部队同样没有突破德军的走廊同第62集团军建立联系，但只要达到分散攻城德军兵力的目的就足够了。因为再过十几天，那个让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跌入灭顶之灾深渊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我坚信，这一命令会……重新激发斗志”

对于斯大林格勒城外南北两翼上任何一处微妙的变化，最敏感的人恐怕要属德第6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上将了。在他把自己的集团军中一个又一个久经沙场的师从顿河防线上调入斯大林格勒城内，甚至把预备队都降到了最小程度的时候，他对侧翼空虚的忧虑，对由盟国军队掩护下的顿河防线可靠性的怀疑，便与日俱增了。

早在9月中旬，他到文尼察元首大本营见希特勒的时候，就谈到了对侧翼的不安。然而没等他把话说完，希特勒便语调激昂地请他不必多虑，只管一心早日把俄国人赶下伏尔加河，自己将以元首的名誉担保第6集团军的侧翼固若金汤。望着元首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睛和因激动而泛红的两颊，保卢斯竟着魔般地陡生信心、力量 and 安全感，气宇轩昂地回到了设在卡拉奇以东的集团军司令部，继续催动着大军向市内的苏军猛攻。也许保卢斯就是为实现元首的旨意而生的，是元首的意志物化的一部分，他对元首明确讲出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身体力行，至少在1942年剩下的几个月中他一直是这样。

可惜，元首的意志无法左右苏联军民，更无法左右日月星辰的运行。残酷的争夺战打了两个多月，不知不觉中，草黄了、叶落了、风凉了、地白了……忽然有一天，一片雪花正好飘落在保卢斯的脸上，一股寒气直钻心底，他全身一战，不由得想到：

“冬天，冬天到了……俄罗斯的冬天，这该是第二个了。”

俄罗斯的冬天勾起了保卢斯的一丝惆怅，因为德军第一次受挫，就是伴

随着俄罗斯冬天的来临在莫斯科城下开始的。那么，历史会不会在斯大林格勒重演呢？莫斯科与斯大林格勒，它们相像的地方太多了——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心城市，都有苏军的拼死抵抗，都让德军负出了巨大代价，也都是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想着想着，保卢斯的心收紧了。可转念又一想，觉得斯大林格勒似乎又不会成为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毕竟不是苏联的首都，尽管是个工业中心，可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火破坏，已成为一片废墟，也许斯大林不会为一片废墟拼死命的。再有，我们第6集团军毕竟比包克进了一步，他去年只是用望远镜看了看克里姆林宫钟楼的尖顶，而我保卢斯已经打进斯大林格勒，攻到伏尔加河岸边了。可是，如果苏军真的不惜代价死守不退呢？他们的补给线仅仅是伏尔加河的宽度，而且等河面封冻以后补给就更方便了。我们的补给线呢？长达几千公里，不断受到游击队的骚扰，能保证30万大军的作战所需吗？

保卢斯又有点心烦意乱了。他走进司令部里自己的卧室，随手打开收音机，调到德语频道，里面正在播放希特勒11月8日在慕尼黑参加啤酒馆暴动纪念会上的讲话。尽管录音有些失真并伴着“沙沙”的杂音，可那时而抑扬顿挫，时而又声嘶力竭的语调，保卢斯非常熟悉。

我想在靠近某一座城市的地方到达伏尔加河畔。那个城市恰好是以斯大林本人的名字命名的。我想拿下那个城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个城市只有很少的几块面积不大的地方还不在于我们手中……我选择了有限进攻的办法来达到我的目标。时间是无关重要的。……

“‘时间是无关重要的’是什么意思？难道元首有了什么新打算？”不过保卢斯马上又自己否定了这种想法：“不会的，元首说得很清楚，他不会放弃斯大林格勒。除了经济军事考虑之外，元首大概已经把它和斯大林本人相提并论了。那就是在元首眼里，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征服了它就等于征服了斯大林，至少对斯大林的声誉是个打击。如果屈服了呢？——不，元首绝不会屈服、他对我仍然寄予希望。他说了，‘我们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是对第6集团军最好的褒奖，只是那几块‘面积不大的地方’还让他不能在全肚界面前把话说得更响亮。噢。等一等，对了，元首这是在暗示，在鼓励我把那几块该死的地方拿下来。他知道我们会听到他的讲话，他知道我们肯定能听懂他的话，他在给我指出一条成功之路！”

保卢斯刚才的惆怅冰释雪融、烟消云散了。他兴冲冲地走出卧室，迎面碰上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中将，施密特看来正在找保卢斯，一看见他马上迎上前，平静他说：

“元首给我们派的增援部队到了，一共5个特种工兵营，从德国、克里木等地空运过来的，都受过专门训练，经验丰富，尤其善于城市中的逐房争夺战。”

保卢斯闻言眼睛一亮，这再次证实了他的元首对斯大林格勒的重视和给他提供的成功机会。保卢斯语调轻快、毫不犹豫他说：

“立即全部投入工厂区作战！”

11月11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的部队再次向工厂区等地发起了进攻。那5个被从远方调上来的工兵营也在这一天投入了战斗。这恐怕是进攻工厂区的德军最后一次进攻了。对这次进攻，德步兵第79师第179工兵营营长韦尔茨上尉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师长施韦林将军交给韦尔茨营的任务是攻取“红十月”工厂的第4号车

间。韦尔茨计划把全营分成4个突击群，突入车间时，不走门窗，而是炸开墙角。天蒙蒙亮时，韦尔茨带人冒着苏军的炮火，右绕左拐，接近了第4号车间。这是一间阴森森的大楼，长约100米，一边的房顶斜塌在地上，楼旁的楼梯只剩下黑乎乎的几根铁架。韦尔茨命令匍匐在身边的士兵炸掉车间的一个墙角。在耀眼的闪光中，车间的墙壁慢慢坍塌下来，一股黑色的浓烟平地而起，刺得人睁不开眼。韦尔茨手一挥，德军工兵突击群穿过团团烟云，冲了上去。韦尔茨跟在后面从一个足有10米宽的大洞钻进了车间，在一大堆破砖碎瓦中爬行，车间里已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横七竖八的钢铁部件和悬挂在半空的钢梁铁架，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钩住。冲进来的德军不能自由散开，只能沿一条钢梁排成一行鱼贯而行。而隐蔽在顶楼、平炉下面以及墙壁的每个突出部后面的苏军战士，早已把枪口瞄准了这里，德军刚冲进来便遭到火力杀伤。

韦尔茨刚走了几步便被打来的子弹压得爬在地上。一个上等兵伏在韦尔茨身边，他推了那人一下，喊着让他前进，那人没回答，韦尔茨敲敲他的钢盔，他的头歪向一边，惨白的脸上瞪着一双失神的大眼，额上的一大片金发被又红又白的东西黏在一起，嘴角流出一股唾液，在粘满灰土的下颚上留下一道印痕……韦尔茨赶紧扭过头去继续往前爬，没爬多远，又碰上一具尸体。突然一阵巨响，车间里爆发出一片火团，弹片带着凄厉的声音从耳边飞过，原来是苏军投出了手榴弹，立即又有几个德国兵栽倒在地。韦尔茨看到伤亡太大，下今天黑之前原地匍匐不动，天黑后撤回防御阵地。可是已经晚了，只见一个士兵弯着腰，飞奔过那条钢梁，扑出墙洞外。韦尔茨起初以为这是送情报的通信员，但马上他明白了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在这十士兵身后还跟着一个、二个、三个，而且不是朝一个方向跑，这是在撤退，在逃命。终于，韦尔茨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回到阵地，韦尔茨统计了一下人数，全营190人，约有半数负伤，20人阵亡。他知道，他的营完了，因为伤亡永远得不到补充了。更让他泄气的是，付出这么大代价的冲击，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一切又都像冲击之前，像一个星期以前一个样！新调来的5个营，就像一缕水气，在日夜燃烧的工厂区座座废墟上，瞬间变得无影无踪了。

冬天的迹象在一点点地显露，时间在一天天地消逝。希特勒在焦急地等待了10天之后，终于忘了他自己不久前说过的那句“时间是无关重要的”话，11月17日，亲自给第6集团军再一次下达了命令。

我得知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斗争有许多困难并且损失了大量部队。但是，现在由于伏尔加河流冰，俄国人的困难更多，假如我们利用这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能保证少流血。

我期待指挥员们，像过去多次表现的那样，再一次竭尽全力，而部队也能像它们经常表现出来的作战艺术那样打好仗，至少要冲到炮兵工厂和钢铁企业区附近的伏尔加河岸边，并夺取这部分城区。

航空兵和炮兵应尽全力为这次进攻开辟道路并坚决支援这次进攻。

希特勒

保卢斯看后拿起笔就在电报纸上刷刷写下一行字：

我坚信，这一命令会在我们英勇的部队中重新激发斗志。

保卢斯

“严酷但却是正义地惩罚卑鄙的敌人的时刻来到了”

11月13日晚上，莫斯科早早地进入宁静。洁白的雪花悄悄飘落在地上，泛起一片银色的莹光。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巨大的圆顶和宫墙四周五个钟楼高耸的楼尖，在一道道摇来摆去的探照灯粗大的光柱映衬下，在纷纷下落的雪片中，显出凝重、巍峨的轮廓。这里几乎每一扇窗户都用厚厚的绒窗帘遮住，但如果你走入这些巨大的建筑里去，便会发现，几乎每间房子都灯光通明。这是战争期间上千个夜晚中一个普通的夜晚，但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晚。

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副最高统帅朱可夫，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部的几名将军和国防委员会的几位委员，正分成几堆站着低声交谈，不时望望房间一侧一扇包着皮面的棕色小门。这是最高统帅斯大林的专用通道。终于，门打开了，斯大林缓步走了出来，他在门口停了一下脚步，看了一眼房间里的人，提高声音说了句“大家好”，便走到长桌的一端坐下。随之他伸出一只手向仍然站着的众人轻轻点了两下，众人便在长桌两旁依次坐下。斯大林见大家坐好，嘴角挂上一丝笑意，开口道：

“11月一开始我们的好消息就接连不断。蒙哥马利将军在非洲的沙漠里干得不错，把希特勒的那条沙漠狐狸隆美尔赶得向后跑。还有，我们的盟国终于按‘火炬’计划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了，尽管拖的时间长了点。”他想起了8月份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时的情景，于是用手指了指长桌一侧丘吉尔坐过的位子：“那个丘吉尔就是坐在那儿，大谈他的‘火炬’如何好，现在他们终于用官在希特勒的背后点了一把火，德国强盗要想不理睬也不行了。这对我们有利。我们的盟国既然已经干起来了，我们也不能闲着。朱可夫同志，还有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给我们大家讲讲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反攻的计划吧。”

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对视一眼，先站起身，习惯地拉了拉呢制服的下摆，朗声说：

“我军将在长400公里、宽100至120公里的范围内实施这次反攻战役，主要目的是合围并消灭敌进攻斯大林格勒兵团，具体说就是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霍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为此，我们准备投入3个方面军，计有10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1个坦克集团军、4个航空兵集团军、66个步兵师、17个步兵和摩托化旅、2个歼击旅、5个独立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3个骑兵军、15个独立坦克旅、4个坦克团、以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中的129个炮兵团和迫击炮团。这样，敌我双方在总的兵力上几乎相等，敌方在火炮、迫击炮和坦克方面占有优势，航空兵上略有优势。但在主要突击地段上，由于针对的是战斗力不强的罗马尼亚部队，如果在进攻前敌人不向这里调集兵力的话，那我军在数量上将占很大优势。到目前为止，我方侦察还未发现敌人有任何调动。德军主力还被我军牵制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外，他们也尚未发现我军变更部署的情况。具体作战方案，请看地图。”朱可夫转身离开桌子，大步走到房间一角放的大图版前，拉开了图帘，一幅标着许多红、蓝色箭头的大地图出现在众人面前。

“我军的反攻计划规定朝向心方向实施突击。在北面，主要突击由瓦图京将军的西南方面军承担。具体说，由罗曼年科中将指挥的坦克第5集团军和由奇斯佳科夫少将指挥的第21集团军组成主要突击集团，从谢拉菲莫维奇

西南和克列茨卡亚地区发起进攻，向卡拉奇总方向上快速朝东南发展进攻。作为保障，西南方面军的另一部分兵力，即近卫第1集团军左翼部队和坦克第5集团军右翼部队还将实施辅助性突击，形成合围圈的对外正面，以预防敌人可能进行的反突击。

“北面的另一个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顿河方面军将在两个方向实施辅助突击。巴托夫中将指挥的第65集团军部分兵力从克列茨卡亚向东南方向的韦尔佳奇实施突击，加拉宁少将指挥的第24集团军左翼兵力沿顿河左岸从卡恰林斯卡也向韦尔佳奇方向实施突击。他们的任务是包围顿河小弯曲部的敌军，切断其与斯大林格勒地区敌主要集团的联系。另外，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作战的扎多夫少将指挥的第66集团军，应主动出击牵制敌人。

“下面再看南面。这里只有以叶廖缅科将军为首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它的主要突击集团由特鲁哈诺夫少将的第51集团军、托尔布欣少将的第57集团军和舒米洛夫中将的第64集团军组成。他们应在西北方向的伊万诺夫卡至巴尔曼察克湖一线向苏维埃村、卡拉奇展开进攻，与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在这里——卡拉奇一带会合。这样，南北两支向心运动的部队就完成了对敌集团的合围。

“在实施突击和合围的过程中，斯米尔诺夫空军少将的航空兵第2集团军和克拉索夫斯基空军少将的航空兵第17集团军应支援西南方面军地面部队行动。赫留金空军少将的航空兵第8集团军支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鲁坚科空军少将的航空兵第16集团军支援顿河方面军。

“最后，崔可夫中将的第62集团军的任务是继续坚守斯大林格勒城内，牵制攻入城里的敌人。”

在朱可夫讲解过程中，斯大林不慌不忙地抽着烟斗，听得十分认真，一次也没打断朱可夫，朱可夫讲完后，斯大林很少见地点了点头，看得出，他对这一计划是很满意的。经过简短的讨论，斯大林在作战计划上签了字。最后华西列夫斯基站起身，对斯大林说：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当我们开始反攻时，德军统帅部很有可能从其他地域，尤其是从邻近的中央集团军群中抽调部队来支援南方集团军群。为了不让敌人有这种可能，我军必须迅速在敌中央集团军群的防区内发动进攻战役，比如在维亚兹马以北，在尔热夫突出部等地。我建议，这一战役由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实施。”

斯大林马上说：

“这很好，应该这样。可是你和朱可夫谁来负责这件事呢？”

朱可夫说：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事先已商量好了。现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完全可以负责协调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我可以负责准备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进攻。”

斯大林略有夸张地摊开两手，耸了耸肩：

“既然你们都安排好了，我同意。不过，明早你们再飞往斯大林格勒，再次检查一下那里的战役准备情况。”

第二天，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又一次来到顿河边，来到斯大林格勒以南地区，检查了战役准备情况，并定下了进攻开始的时间。三个方面军中上上下下群情激昂，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号召指战员狠狠打击敌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第9号命令很有代表性，它写道：

严酷但却是正义地惩罚卑鄙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时到来到了。现在向敌人发动强大进攻的光荣使命落到了我们肩上。

同志们，要英勇进攻！

向着胜利前进！

第十一章 “天王”搅动暴风雨

“乌兰”：天王星

1942年11月19日，据天气预测，这将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按苏军最高统帅的命令，集结在顿河中游地域的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将在这一天发起冲击，以几十万人的声势和力量，拉开“天王星”战役的大幕。然而，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9日凌晨，忽然飞飞扬扬下起了大雪，随雪而来的是漫漫浓雾，铅色的浓云压得极低，稍远一点的景物全被遮挡得严严实实。这种天气不仅使苏军在炮火准备阶段无法使用航空兵，而且炮兵的射击效果也会因此而降低。但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指挥部决定仍然按原计划时间发起进攻。7时20分，设在总长度28公里突破地段上的各炮兵部队指挥所的电话中，几乎同时传来一句暗语：“海中”。这是指示各炮兵部队进入战斗准备，随着指挥员此伏彼起、绵延不断的口令，炮兵阵地上卷过一股旋风，瞄准手飞快旋转着手轮，装填手抱起炮弹推入炮膛，击发手挽起拉火绳，目不转睛地盯着指挥员手里在大雪中飘舞的红色小旗……十分钟的准备时间，显得那么漫长。过去几个月和战争爆发以来的一年半中所经历的艰辛与苦难，期待与渴望，都在这十分钟里汇聚了、浓缩了、凝结了。时间似乎停滞了，空气似乎凝固了，身披白雪、单腿跪在地上的一群群炮手似乎化成了一组组雕塑，就连眼前飘落的雪花和口中喷出的一团团热气，在一霎那也似乎静止不动了。突然，那面面静止的小红旗，画一条火红的弧线，像流星掠过，像铁水出炉，紧接着是一声声足运全身气力的嘶喊：“开——火！”也许是对这一时刻期待已久，也许那一双双盯着小红旗的眼睛看见小旗落下就迅速通过大脑对拉着炮绳、举着炮弹的手下达了指令而来不及等听觉系统再作出认定，指挥员们第一个音节刚出口，“卡秋莎”火箭炮便把一排拖着火焰的飞弹推向了天空，空气在撕裂般的巨响中震颤，在震颤中大地抖动了一下，3500门火炮、迫击炮几乎同时击发，转瞬之间千万吨钢铁倾泻在敌人阵地上。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反攻开始了！

一小时的破坏射击和20分钟的压制射击之后，苏军地面部队发起冲击。坦克第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是西南方面军的主要突击力量。由4个步兵师组成的坦克第5集团军的第一梯队到中午12时之前，向前推进了2~3公里，突破了当面罗马尼亚步兵第9、第14和第5师的第一道防线，但由于天气情况不好，能见度低，火力准备未能摧毁罗马尼亚部队的纵深防御阵地，所以在罗军的顽强抵抗下，进攻受阻。指挥坦克第5集团军的是苏军第一代坦克手，45岁的罗曼年科中将，他当机立断，马上把用于扩大战果的第二梯队——坦克第1军和坦克第26军投入作战，并亲自乘坐坦克督战。经过两次冲击，罗军的防线终于被撕开一个口子，然后坦克部队实施快速、准确的机动，迂回守敌侧翼并突入后方，打乱了罗军防御部署，罗军开始急速后退，进攻的第一天，两支坦克部队推进达18公里，通过了敌人整个战术防御纵深，迅速地插入敌后。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其中最险最巧的要算是坦克第26军在行进途中与敌人战役预备队的“奇遇”了。

这天夜晚，坦克兵少将罗金率领着坦克第26军奉命继续向敌后方运动。在大雪和黑夜中，罗金的坦克部队排成纵列开着车灯行进。在接近86号国营农场时，纵队突然遭到炮击，坦克兵们赶忙关闭车灯，那边的炮击也立即停

止。罗金将军查看了作战地图，图上标明的作战计划表明，这个时候这一地域不可能有苏军部队活动。为保险起见，他命令纵队摸黑又前进了2公里左右，然后停止前进，关闭马达，并向射击方向派出侦察队。苏军坦克的马达轰鸣声消失了，四周一片寂静，罗金将军钻出坦克仓，摘下坦克帽，侧耳细听。只听从纵队的左边传来清晰的马达和坦克履带发出的音响，从声音上判断，不远处正有一只坦克部队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很快，这一判断得到侦察兵的证实，正有一只敌坦克部队向前线方向开去，从地图上标明的敌军部署上，估计可能是罗马尼亚第1师的坦克部队被连夜调往前线，去支援自己的步兵师。罗金与政治委员阿基莫夫和参谋长巴甫洛夫少校经简短协商后决定，不投入战斗，保持对敌坦克部队的观察并及时报告集团军指挥部，同时利用夜色掩护继续向敌后运动。这样，敌我双方的两支坦克部队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速前进。放过敌人的坦克部队后，罗金命令拦截敌人的后勤给养车队，那些运输燃料、弹药和食品的汽车大部分为苏军俘获，没有了后勤保障的罗军坦克部队，什么事也干不成。最觉惊讶的可能要算当地居民了，他们实在弄不清，怎么法西斯的坦克刚开过去，苏军的坦克又接踵而至呢？

在坦克第5集团军以东，紧挨其左翼的第21集团军同日也在宽14公里的战线上展开攻势。在步兵第1梯队进攻受阻的情况下，集团军司令员奇斯佳科夫少将也及时使用了快速兵团去突破敌人防御。组成集团军快速兵团的是由克拉夫琴科坦克兵少将指挥的坦克第4军和普利耶夫少将指挥的近卫骑兵第3军。坦克第4军突破行动收效最大，当天向前推进最远达30~35公里。近卫骑兵第3军在布津诺夫卡村庄一带，与凭借抵抗据点进行顽抗的敌人展开炮战，双方对轰两小时之久，最后普利耶夫派出骑兵迂回敌阵地后方，一举拿下了这个坚固的防御基点。

再往东，顿河方面军也在这一天转入进攻。进攻部队突破了敌人前两道堑壕之后，碰上了一个有点麻烦的问题。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道几乎直上直下的石灰岩峭壁。峭壁高约20~25米，光秃秃的几乎没什么东西可攀援，而且被雪和浓雾打湿的石灰岩上又滑又粘，绕过去不可能，不马上攻克敌人的这道防线，整个部队的进攻都要受阻。步兵第304师第807团团团长切博达耶夫少校下达了强攻命令，苏军战士涌向峭壁，不时有人倒下，但战士们仍然高喊着“乌拉”冲到峭壁前，手足并用，奋力向上攀登，霎时间峭壁全是人。有的被子弹击中从峭壁上跌下，有的失手摔在地上被别人拉起来又顽强地向上爬。与此同时，掩护部队调动一切手段压制峭壁上敌军的火力，终于，有一个战士爬了上去，接着，两个、三个、十几个战士也爬上去了，从峭壁顶上又重新传来“乌拉”的喊声，硝烟中，一杆军旗猎猎招展……

不过，与相邻的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相比，顿河方面军的推进速度不快，第一天仅向敌人纵深推进了4~5公里。

以后的三天内，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各部队继续发动进攻。坦克部队如同一把尖刀，猛刺敌人防御纵深。罗金将军的坦克第26军和克拉夫琴科将军的坦克第4军，相隔几十公里平行地向南推进，然后又几乎平行地折向东南，朝包围圈预定的封闭点倾河大弯曲部左岸的伊拉奇地区疾进。同时，坦克第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中的步兵部队，紧随坦克部队进入打开的突破口，从东、西两面绕过罗马尼亚第4和第5军的侧翼，将其围在了拉斯波平斯卡亚地区。由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防守的这条防线被击溃和分割了，德第6集团军的侧后翼已经暴露。等德军统帅部、“B”集团军群司令部和第6集

团军司令部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匆忙采取补救措施时，已经来不及了。等到南边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各部队于11月20日发起进攻，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已难以摆脱被合围的命运。

11月21日深夜，苏坦克第26军攻占了顿河西岸一个较大的村庄奥斯特罗夫。军长罗金少将决定夜袭顿河渡口，出奇不意地夺取顿河上的一座桥梁，打通跨越顿河的道路。卡拉奇城对面的顿河上，一南一北并列着两座大桥。这是通向卡拉奇、沟通顿河两岸的咽喉。德军准备在万不得已时炸毁这两座桥梁，以阻止或减慢苏军的推进。但他们无论如何没想到，苏军部队会来得这么快。

罗金叫来摩托化步兵第14旅旅长菲利波夫中校，笑眯眯地说道：

“交给你一项任务，去把前边的那座大桥夺过来。”他见菲利波夫眼睛一亮，张口要问什么，连忙竖起一根食指摆动了两下，“不不不，那边的情况我跟你一样，一点也不了解。我只知道有一座大桥，而且肯定有敌人把守，还知道这座桥对我军下一步行动至关重要。至于怎样去夺，中校同志，那就全看你的啦。怎么样，接受吗？”

菲利波夫“咔”地一个立正：“接受任务，将军同志。”然后顽皮地一笑，“总的来说，干这种话的机会不多，对吧，将军同志？”

“那好，马上行动。我给你2个步兵连、5辆坦克和1辆装甲车。记住，我要完整的大桥！”

22日凌晨，菲利波夫带领着这支队伍沿奥斯特洛夫——卡拉奇公路快速前进，汽车、坦克均关闭车灯，路上，附近的德军误将这支部队当成自己正在后撤的部队，所以没遇到什么阻拦。早上6时，正是黎明前最暗的时候，菲利波夫他们驶近了渡口，从坦克的观察孔里，可以看到渡口上被探照灯照得雪亮。桥两边用沙袋垒起了两个半圆形掩体，上边架着机枪，掩体旁站着挎着冲锋枪的德军士兵走来走去，一派戒备森严的架式。菲利波夫咬咬牙，通过坦克车里的通讯设备下达命令：

“注意，坦克悄悄接近大桥，没有命令不许开火。步兵成散开队形，从两侧包围渡口，先不要惊动敌人。”

说毕，便带着5辆坦克慢慢朝大桥驶去。坦克的马达声吸引了守桥德国兵的注意力，他们都向这边张望，但是可能这些坦克尚处在探照灯光圈之外，守桥德军还无法看清坦克的形状和标志，因此没什么反应。坦克继续开进，离大桥还有20多米，已进入灯光圈了，菲利波夫两眼盯着德军士兵的一举一动，嘴里念念有词：

“近点，再近点。别着急，对，狗崽子们，放安静点，别动，动一动就送你们混回德国去……怎么，狗崽子们还没反应？继续前进，先别开火！”

只见5辆苏军坦克成纵队全都进入了灯光圈里，离桥头越来越近，连德国兵钢盔上的凹痕都看清楚了，可是守桥的德国兵仍毫无反应！第一辆坦克轰响着开上桥面的时候，站在桥头的德国哨兵竟扬起右手，朝坦克摆了摆，面带微笑，像是问好，又像是打招呼。菲利波夫看到这一幕，不由得从观察孔上转过头，诧异地眨着眼：

“真是活见鬼了，这帮家伙对苏联坦克怎么这么友好？”然后猛地对着送话器喊：“全速前进！”

菲利波夫事后才知道，原来德军把一些缴获的苏军坦克装备给部队作为训练使用，以提高德军知己知彼、针对苏制坦克的作战能力。而守桥的德国

兵常常看见训练队驾着苏制坦克在桥上开来开去，因此他们误将菲利波夫的坦克部队当成自己的训练队了。

当天下午，坦克第26军的坦克第19旅从菲利波夫坚守的大桥上渡过顿河，晚上在卡拉奇西北方向的森林里集结完毕，次日早上7时，向卡拉奇城发起冲击。苏军坦克冲进城内，德军以迫击炮和机枪猛烈还击，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坦克第157旅刚刚抵达顿河西岸，顾不上绕道从桥上过河，直接踏冰过河，从卡拉奇西南方向冲击敌军，部分坦克则从高高的顿河西岸上原地对准城郊和城内的敌火力点射击。守城德军终于抵挡不住了，弃城而逃，14时，卡拉奇解放。

同日，归第21集团军的坦克第4军兵分两路，右路的3个坦克旅，在别廖佐夫斯基农庄附近的大桥上开过顿河，向卡梅申和苏维埃斯基地域挺进；左路则向德第6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戈卢宾斯基进发。这两只红色的箭头直插斯大林格勒之敌身后，铁壁合围中的左翼已经形成了。

合围的右翼——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所属各部队也在连续苦战，日夜兼程冲向会师地区。11月20日发起进攻后，苏军包围并消灭了罗马尼亚步兵第1、2、8三个师，重创了罗步兵第20师和德摩托化第29师。冲在方面军最前面的是沃尔斯基少将指挥的机械化第4军。眼看着南北对攻的两支苏军部队的距离越来越近，保卢斯急令正在攻打斯大林格勒城的坦克第24和第16师撤出战斗，赶往卡拉奇和苏维埃斯基地域阻止两支苏军会师。但为时已晚，德军坦克部队虽比罗马尼亚军队顽强善战，却也终于回天无力，11月23日16时，西南方面军坦克第4军所属坦克第45旅和第69旅，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机械化第4军所属的第36旅，首先在苏维埃斯基地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的战士们纷纷跳下坦克，在雪地上紧紧拥抱着在一起，布满征尘的脸上热泪纵横，各色信号弹伴随着发自肺腑的“乌拉”声腾空而起，与天空中隐约可见的点点星光交相辉映。星光中哪一束来自遥远的天王星无关紧要，现在人们已经用热血和生命托起了一颗实实在在的“天王星”！在俄语中，天王星的发音是“乌兰”，这与苏军战士发起冲锋和庆祝胜利时的呐喊与欢呼声“乌拉”简直太相近了。不管当初斯大林亲自定下这个战役代号出于什么考虑，事实上苏军战士自开战以来在每一次冲锋时那震天动地的呼喊，听上去不都是对现在这一难忘时刻的召唤吗？

让历史记住这一时刻吧，因为它标志着一次伟大转折的开始。

“我决不离开斯大林格勒！”

当苏军合围德第6集团军等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已成事实之后，如何援救被围部队便立即提上了德军军事决策机关的议事日程。各种各样的方案提交给了希特勒，但实际上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一个：第6集团军及被围部队是应该在包围圈中坚守待援，还是应该马上突围。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之间存在着分歧，希特勒要求坚守待援，蔡茨勒认为突围是挽救第6集团军的唯一办法。以蔡茨勒的身份、地位，尽管他可以提出、甚至有时还执拗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除了说明之外，他没有其他手段可以进一步影响希特勒了。相反，希特勒对蔡茨勒除了辩解、回避、怒斥之外，还可以命令。因此，这两种意见的交锋，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重量等级上，更谈不上势均力敌。希特勒让蔡茨勒屈服可说是轻而易举的，而蔡茨勒要让

希特勒认同自己的主张却要有创造奇迹的能力。然而，蔡茨勒并不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为了救援第6集团军，希特勒和身边的人想了许多办法。11月22日晚上，第6集团军被围的命运已定，这时希特勒在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上将的陪同下，正在驶往慕尼黑的特别指挥列车上。蔡茨勒打电话给希特勒，告诉他事态严重，要求急调德军最高统帅部直辖的预备队中的第48坦克军加强给“B”集团军群，用于遏制住苏军的攻势，希特勒犹豫再三，总算答应了。但没想到由汉姆将军指挥的第48坦克军不仅没能阻止苏军的进攻，反而因行动迟缓被围在卡拉奇西北地域。希特勒一怒之下撤了汉姆的职，在监狱里关了几个月后，降为二等兵，以后谁也不许在希特勒面前提到汉姆的名字。在调第48坦克军的同时，约德尔等人还建议从进攻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中抽调一两个坦克师救援第6集团军。眼看第48坦克军指望不上了，希特勒便把希望寄托在从高加索方向调来的坦克师上。蔡茨勒从部队调动的技术角度，给希特勒泼了一盆凉水：“我的元首，能调一个坦克师过去当然比不调好，但现在俄国的恶劣气候条件和运输状况，确实令人担忧。从该师接到命令到投入战斗，起码要两个星期。这期间情况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谁都无法预料。两个星期后，一个孤零零的师，而且还是个不满员的师，根本无法影响事态的发展。”

希特勒盯着蔡茨勒，眨了眨眼睛，想了一会儿，像是下了决心似的说：

“既然如此，好吧，那就从高加索抽两个师过去。”

蔡茨勒以为希特勒下决心放弃这种毫无意义的部队调动，听希特勒这么一说，真有点哭笑不得：

“我的元首，增加一个师也许比只有一个师好些，但同样解决不了及时调来的问题。铁路运输状况太糟了，只有第一个师下车后腾出线路，才能运第二师。因此到时候两个师不一定比一个师更有把握挽回局面……”

希特勒脸腾地红了，用力地点着头喊道：

“一个师不行，两个师也不行，那怎么办！”

“只有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您应该立刻下令让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向西进击，使第6集团军免遭包围，还可……”

“砰”的一声，希特勒的拳头砸在桌上，随即响起希特勒尖利的喊声：

“我决不离开斯大林格勒！决不从伏尔加撤回来！决不！”希特勒满脸通红，颤头、挥臂、跺脚，完全失去了控制。蔡茨勒低下头，不再言语了。

过了几天，希特勒又想出了新的办法，他把蔡茨勒召来，洋洋自得他说：

“将军，从高加索调来的坦克师将是无法战胜的。”看到蔡茨勒面露疑惑，希特勒眼里闪烁着光芒，语调抑扬顿挫：“局势会完全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生转变。您想象得到吗，一个用最新的虎式重型坦克装备起来的坦克营加强到从高加索调来的坦克师里，那么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住这个师的推进呢？有什么能比我们最新式的坦克更坚强、伟大、无往不胜的力量呢？”希特勒热烈的目光从蔡茨勒身上移向窗外，激动地望着远方，似乎他看到了虎式坦克营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向苏军部队，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蔡茨勒被元首的想象力惊呆了，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一个虎式坦克营就能使第6集团军近30万人得救，就能使整个战局改观？他顾不上是否会扫了正陶醉于想象之中的元首的兴，急切他说：

“我的元首，虎式坦克的样品性能的确很好，指望它起很大作用也是可

能的，但它能否适应俄国寒冷的气候我们并没把握。而且它在以往的实战中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因此它并非百分之百的完美无缺。”希特勒这时已收回了目光，沉下了脸。蔡茨勒结巴了一下，但还是说了下去，“况且数量也不够，孤零零的一个营可以冲破俄军防线和第6集团军建立联系，但它决不可能打开一条通道。”这时希特勒已经转过脸去，烦躁地一边搓手一边走来走去。蔡茨勒今天豁出去了，对着希特勒的背影说：“我认为，这个方案没有取得成功的可能，因此，必须命令第6集团军边战边撤。这道命令必须立刻下达，因为最后时刻已经到了！”

希特勒终于忍不住咆哮起来：

“第6集团军不能撤！他们现在是堡垒守备部队了，不是进攻的集团军了！堡垒守备部队就要经得住围困。如果必要，他们要坚守整个冬天！”

“我的元首！斯大林格勒不是堡垒，而是一片废墟！他们那儿没有必要的物资储备，而且我们也没办法对第6集团军进行补给。”

希特勒的嗓音陡然提高：“能，我们能够！戈林元帅向我保证过，他可以把补给物资空运给第6集团军。”

蔡茨勒的音量也放大了：“那是不现实的，是废话！”

“无论如何，我决不离开斯大林格勒！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复得。而且，我们1943年的作战计划，是以我们占领着伏尔加河战线为基础制定的，如果我们放弃了斯大林格勒，就等于放弃了战局的全部含义。”

蔡茨勒张了张嘴又闭上了，鼻孔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是的，明年的作战计划是以德军占领着伏尔加河一线为基础制定的，这他非常清楚，而且也是赞同的。退一步说，即便不是如此，早在月初，元首在不同场合，就已经宣布他占领了斯大林格勒，打到了伏尔加河，现在让他宣布撤退，这是他的名誉、威望无论如何所不能允许的。看着日益衰老的元首，蔡茨勒心里不知怎么，忽然涌起一阵酸楚的同情和苦涩的怜惜。一边是30万人的生命前途，一边是纳粹的灵魂、帝国的主宰，蔡茨勒真的掂不出哪边更重，哪边更轻了。他从心里不愿、不想、更不敢违背元首的意志，但从良心上，从他作为陆军总参谋长这一职务的“职业道德”上，又不能置30万军人的生死于不顾，所以他只能在这两者之间走钢丝、找平衡。他的目标是在不伤害元首威望的前提下，让第6集团军体面地离开斯大林格勒，如果一时做不到这点，那就退而求其次，用尽可能的办法援助他们，至少在他这个位子上作到仁至义尽。于是，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主要抓两件事，一是督促给被围部队的空中补给，二是积极组织 and 协调外围的救援行动。前一个主要由戈林的空军承担，蔡茨勒插不上手，但他每天向希特勒提交一份报告，上面列举前一天给第6集团军空运物资的数字。后一个任务希特勒交给了曼施坦因陆军元帅，蔡茨勒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解救行动的准备和实施工作中。

曼施坦因在克里木半岛争夺战之后，名声鹊起，被誉为“攻坚专家”，希特勒立即扬其所长，放弃了让曼施坦因的第11集团军横渡刻赤海峡、在塔曼半岛登陆的初衷，把曼施坦因及其部队北调2000公里去攻打列宁格勒。但等攻克列宁格勒的“极光”行动计划制定完毕，希特勒又因其他考虑将其搁置起来了。现在南方战事吃紧，希特勒便想到了这位在南方战场上无往而不胜的元帅。他批准在“A”、“B”两个集团军群中间成立一个新的集团军群——顿河集团军群，集中全力准备实施救援被围德军的作战行动。曼施坦因被任命为该集团军群司令官。

11月24日，曼施坦因带着第11集团军司令部的几乎全班人马，风尘仆仆赶到了“B”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斯塔罗比尔斯克。“B”集团军群司令官魏克斯上将和参谋长佐登施泰因将军向他介绍了这几天的情况，曼施坦因感到形势严峻。作为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官，他手中的部队有：处在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被击溃的坦克第4集团军残部；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残部；归他指挥但又不能随便调动的德摩托化第16师——因为它还得负责掩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或者说退路；来自“A”集团军群的坦克第57军司令部和坦克第23师；刚刚从法国休整补充过的坦克第6师；还有一个由4~5个师的残部组成的所谓“霍利特集群”。靠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力量去完成解救被围部队的任务，对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曼施坦因来说，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及所拥有的兵力，曼施坦因对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分析。既然顿河集团军群的首要任务是救援第6集团军，所以一切构想都应以此为轴心。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靠包围圈之内和之外的两股力量密切配合、协同行动才行。从包围圈内来说，曼施坦因有一点还是清醒的，那就是第6集团军决不可继续滞留在斯大林格勒，与近30万大军的命运相比，一座城市的空名毫无意义。而且能够救出这个集团军的话，则德军战线的南翼就可以稳定，继续进攻就有希望。但是目前，在包围圈外部队开始行动之前，第6集团军由于已经失去了突围的最佳机会，因而只能暂时坚守不动，其理由是集团军所拥有的弹药、燃料、粮食储备已不允许其作反复无谓的突围尝试。

从包围圈之外来说，尽管选择打破包围圈的突破口很多，但从作战上考虑，有两个方向比较理想。一是从“霍利特集群”所在地顿河大弯曲部的卡拉奇至下奇尔斯卡亚地域出发，这里距第6集团军的部队最近，约40公里，这是有利之处。但也有不利之处，一则苏军已在此地部署了15个师的重兵设防，不管突击部队还是突围部队都会在行动中受到极大消耗，而且在冲出包围圈之后还要再次渡过顿河，如果有一支强大的苏军沿顿河西岸南下，突围部队能否渡过河就很难说了。第二个方向是从位于顿河以东、卡拉奇东南的科捷尔尼科沃地区出击。这里距第6集团军部队较远，有120公里，但从此地进攻不必跨越顿河，正面的苏军部队也少，只有5个师。而且一旦从这里攻入顿河东岸苏军包围圈上的部队后方，势必会使苏军被迫减弱合围对内正面的兵力，这又有利于被围德军的突围。

可见，在曼施坦因看来，救援行动的成功，首先在于外围部队有力量冲和被围部队有能力突这两个方面，缺了哪方面都将危及整个救援行动。为使外围部队有力量冲，他不断地向陆军总部乃至希特勒本人申请补充力量；而为了保证被围部队有能力突，他直言不讳地要求统帅部必须用空运保证第6集团军的补给，否则，整个行动将以失败告终。后来的事实证明，曼施坦因不幸言中了。

12月1日，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下达命令实施救援战役。命令规定：由霍特将军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应以主力从顿河以东的科捷尔尼科沃地区发动进攻。在突破敌军掩护正面后，应对斯大林格勒以南和以西合围对内正面的苏军后方和侧翼实施突击。同时，霍利特战役集群内的坦克第48军由下奇尔斯卡亚车站一带顿河和奇尔河上的登陆场突击苏军掩护兵力。如果第4坦克集团军正面的敌军在进攻之前得到加强，再如果负责掩护

第4坦克集团军侧翼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受到攻击时，第4坦克集团军主力应突然改变进攻方向，沿顿河东岸向北运动，至下奇尔斯卡亚地区与“霍利特”战役集群汇合共同发起突击。

此次战役开始的时间定于12月8日。战役代号：“冬季风暴”。

第6集团军应在第4坦克集团军发动进攻后，择日向西南突围，目标是与第4坦克集团军会合，消除包围圈南面和西面之敌后，夺占顿河上的渡口。

此次战役行动的代号：“霹雳”。

就这样，曼施坦因到任不足一个星期，一个庞大的救援计划便出笼了。不管是“冬季风暴”还是“霹雳”，都是一副来者不善的架式。在辽阔的俄罗斯草原上，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风暴刮得起来吗？霹雳炸得响吗？

第十二章 “指环”疾奏胜利曲

“土星”与“小土星”

随着南北两支苏军部队在卡拉奇东南的苏维埃斯基地域历史性的会师，“天王星”战役基本完成。合围成功之后，如何消灭包围圈内的敌军，立即提上了苏军最高统帅部的议事日程。11月24日，斯大林通过电话指示华西列夫斯基等人，即刻就下一步军事行动进行现地勘察，并尽速拟出作战计划。华西列夫斯基与大本营的另外两名代表红军炮兵司令员沃罗诺夫、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一起立即行动起来，先后在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地域进行勘察，与上述方面军司令员及有关集团军司令员交换意见。11月26日，华西列夫斯基在电话中把初步拟定的作战设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12月2日，最高统帅部批准了这一战役计划，并由斯大林亲自定名为“土星”战役。

“土星”战役的任务是，由西南方面军部队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部队首先粉碎在顿河中游防守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主力，以及集结在奇尔河和托尔莫辛地区的“霍利特”战役集群，进一步消除敌军对包围圈对外正面的威胁；然后向米列罗沃、罗斯托夫总方向实施进攻，以便截断高加索敌“A”集团军群各部队的退路，再实施一次大规模围歼战役，彻底消除南方战场之敌。此次战役的第一个目标，即歼灭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德军“霍利特”战役集群由西南方面军完成。为此，西南方面军将组成两个突击集团，一个在顿河中游北岸的上马蒙以南地区，由6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军组成，从北面向米列罗沃实施突击；另一个在奇尔河上游的鲍科夫斯卡亚以东地区，由5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军组成，从东向西突击米列罗沃、完成对敌合围。之后便前出至北顿涅茨地区。沃罗涅日方面军也应组成一个突击集团，包括5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军，从上马蒙西南向坎捷米罗夫卡和沃洛希诺实施突击，任务是从西北和西面保障西南方面军两个突击集团的战役成功。以上部队应准备在12月10日开始实施“土星”战役。此外，现位于车尔尼雪夫斯卡亚至奇尔河河口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最近时间内歼灭当面之敌，特别是集结在托尔莫辛地域的敌军，以便从西南面更牢固地孤立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合围的敌军集团。

由此可见，“土星”战役主要针对的不是歼灭已陷入包围圈中的德军，而是暂时在包围圈之外的敌军。但“土星”战役又与歼灭包围圈中之敌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土星”战役顺利实施并获成功，那无疑将大大拉开包围圈内外敌军之间相隔的距离，加大了包围圈对外正面与对内正面之间的防御纵深，这将使德军从外突破包围圈和从内突出包围圈的成功希望更加渺茫。其中，特别是苏军在此次战役中针对“霍利特”战役集群的打击，与曼施坦因对该集群在救援行动中寄予的希望，可谓针锋相对，谁抢先一步，谁就能占取主动，而这里的主动权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无足轻重的。

苏军计划在12月10日发动“土星”战役，如果能按计划发动的话，恐怕曼施坦因就没有实施“冬季风暴”计划的机会了。然而历史毕竟不是按计划发展的。由于苏军两个方面军开始战役之前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员和物资补充，极不发达的交通运输线和恶劣的气候使这种补充到12月10日之前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因此不得不把战役开始的时间推迟到了16日。这就给了曼施坦因一个先下手的机会。12月12日，曼施坦因下达了实施“冬季风

暴”作战计划的命令，德军两个肩负着救援使命的战役集团，从顿河西岸的托尔莫辛地域和东岸的科捷尔尼科沃发起突击。苏军最高统帅部和前线部队对此虽然不是全无察觉，但也多少有些措手不及。鉴于形势骤然有变，苏军最高统帅部及时修订了“土星”战役计划。

12月13日夜，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份急电发到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这是由斯大林签署的给上述两个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和戈利科夫及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代表沃罗诺夫的训令。训令主要内容是修改尚未实施的“土星”战役计划，即改变了两个方面军的突击总方向。把“土星”计划规定的径直向南、经米列罗沃直插罗斯托夫总方向实施突击，改为在顿河中游粉碎意大利第8集团军之后，便挥师东南，向莫罗佐夫斯克和托尔莫辛方向突击。插到集结在此地并准备实施解围作战行动的敌集团身后，围而歼之。修订后的作战计划改名为“小土星”，定于12月16日实施。

与“土星”计划相比，“小土星”要明确、具体得多，或者说胃口小了许多。并非原计划的战略思想有什么错，而是曼施坦因的“冬季风暴”刮向苏军刚刚形成的包围圈时，苏联人猛然发现，这道藩篱远不是各处都经得住风吹浪打的。

“冬季风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前面说过，曼施坦因为“冬季风暴”设置了两个“风源”，一个是顿河西岸奇尔河一线的“霍利特”战役集群，其中由1个德军坦克师和1个罗军坦克师组成的第48坦克军被视为主要突击力量。另一个就是顿河东岸的科捷尔尼科沃了。这里有霍特的第4坦克集团军的几个师，以及刚从法国调来的新锐——第6坦克师。按曼施坦因的计划，两地将同时发起突击，彼此配合。但战场上的事很难尽如人意。自进入12月份以后，苏军对奇尔河一线的德、罗兵团的进攻持续不断，且一次猛似一次。奇尔河防线屡出漏洞，第48坦克军不得不充当起救火队的角色，从防线的一处赶到另一处。虽然这条脆弱的防线勉强维持住了，可第48坦克军也被死死地拴在这里，无法投入鼓起“冬季风暴”的进攻中去了。曼施坦因还没来得及乘风展翅，便先折一翼。

尽管如此，曼施坦因仍决定发起进攻。战场上的犹豫、拖延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12月12日晨，德军从科捷尔尼科沃向东北方向发起了突击。在从季霍烈茨克至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之间的一个狭窄地段上，德军投入了第57坦克军的两个坦克师——第6和第23师，在第57坦克军两翼的分别是罗马尼亚第6和第7集团军。与之对峙的是苏第51集团军。双方的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于苏军。人员上，苏方约3、4万人，德方为7、6万人；坦克苏军为77辆，德军为500辆；76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及迫击炮苏军为147门，德军为340门。不能不承认，在选择主要突击方向和突破口上，曼施坦因的确老谋深算、出手不凡。

12、13日两天，德军突破苏第51集团军第302师的防御，德第6坦克师前出至阿克赛河，并占领了扎利夫斯基附近的渡口，德第23坦克师也在克鲁格利亚科夫地域推进到河边，在第6坦克师协助下，建起了两个登陆场，这无疑是对苏军包围圈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是对包围圈坚固性的一次严峻考验。

鉴于出现了德军有可能突破合围的对外正面的现实危险，苏军最高统帅

部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采取紧急措施应付出现的局面。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中将要求第 51 集团军司令员特鲁哈诺夫少将不惜代价守住阵地，并从方面军后备队中调出喷火坦克第 235 旅和步兵第 87 师给第 51 集团军。同时命令由方面军副司令员波波夫中将受命组建的第 5 突击集团军加快集结，以清除德军在阿克赛河一线的登陆场。当然，他也没忘了向最高统帅部要求增派新的部队加强这里的防御。12 月 14 日夜，最高统帅部下达命令，让刚刚调归顿河方面军的近卫第 2 集团军以强行军的速度，紧急开往南方，部署到在阿克赛河与敌军对峙的作战部队身后。同时命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有关部队在近卫第 2 集团军到达之前，必须顶住敌人的猛攻。

叶廖缅科指示特鲁哈诺夫想办法切断德军坦克部队与其步兵及后勤之间的联系，使其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向前推进。特鲁哈诺夫一面用加强了炮兵部队的几个步兵师从正面钳制住敌坦克部队，一面又抽调机动能力强的部队组成快速突击集群，避开敌坦克部队主力，对敌人进攻集团相对薄弱的两翼实施打击。目的并不是消灭敌进攻集团，因为以第 51 集团军现有兵力尚做不到这一点，而是消耗、疲惫敌人，使其在近卫第 2 集团军到达之前，尽可能多地丧失战斗力。

这样，激战在阿克赛河两岸展开了。

一连几天，双方在上库姆斯基、“三八”集体农庄、抗罗莫斯拉夫卡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其中上库姆斯基农庄是争夺的焦点，因为它扼住从南向北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最便捷的道路。横挡在这条通路上阻止德军推进的有苏军步兵第 78 师第 1378 团、独立坦克第 234 团、喷火坦克第 235 旅和独立歼击第 20 旅。德军则把第 6 坦克师、第 17 坦克师和第 23 坦克师及配合作战的大量步兵部队都集中到了这个方向上，企图一举突破苏军防御，在苏军增援部队赶到之前，撕破包围圈。16 到 20 日这 5 天 5 夜，德军都曾攻进了上库姆斯基农庄的苏军阵地，但都没能占领阵地。从参加这几天战斗的德第 11 坦克团的战斗日记中，可以对这里的战斗情况略见一斑。

12 月 16 日我团在装备有新式‘虎’式重型坦克的第 65 营支援下继续向上库姆斯基进攻。当 60 辆坦克和两个摩托化营已非常接近敌防御阵地时，突然遭到各种炮火的猛烈射击。步兵遭到重大伤亡之后退却了。坦克部队虽冲到敌阵地前沿，但遭到敌人密集的、经过巧妙的装的新式反坦克武器的打击。……进攻没有成功。

12 月 17 日……我们攻破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楔入了敌人阵地。这里的阵地构筑得非常好，敌人利用窄而深的散兵壕得以自卫。……没有一个人投降，尽管我们的坦克部队已楔入到敌人步兵的掩体之间。再往北，新的防御体系却难以攻破了。傍晚，我们的左翼出现敌军坦克，迫使我们向南撤退。……又回到了出发阵地，所有努力都落空了。

12 月 18 日今天我军三次冲击上库姆斯基农庄。敌人的大炮几乎顶着我们的坦克射击。我们成功地切断了一个营的敌人与其主力的联系，但敌人占据环形防御顽强抵抗直至最后一个人。仅在此一地，我军损失了 18 辆坦克，夺取了高地。对于这些死守阵地的苏军战士，德军的作战日记中不可能写得更多了。不过，就在第二天早晨，机械化第 4 军政委马约罗夫少将来到了上库姆斯基战场，映入他眼帘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

……两辆被击毁的德军坦克停在原地，发动机还在转动，地上卷曲着希特勒坦克手的尸体。不远的地方，仰面躺着一位我们的反坦克枪手，他的身

上被坦克机枪子弹打出了七八个窟窿，他紧咬着牙关，手里死死握着反坦克枪，枪筒冲着被击毁的坦克。离这位士兵不远，还有一位苏军卫生员的尸体，他身后留下一行血迹，可以看出，这位身负重伤的卫生员是想爬去救护受伤的士兵。还有一位士兵的尸体留在—辆坦克履带之间，坦克的履带已经炸得不成样子，而这位士兵的整个上身也血肉模糊、残缺不全了……

第 51 集团军部队在阿克赛河两岸的浴血奋战，迟滞了德军救援部队向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推进，为近卫第 2 集团军这支生力军的调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至 12 月 20 日，装载着近卫第 2 集团军全部人员和装备的 165 辆军列全部抵达斯大林格勒地区并卸载完毕。之后各部队又冒着严寒，克服重重困难，以每昼夜 40~50 公里的强行军，开到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翼，在梅什科瓦河—线占领了防御阵地，做好了阻击敌军的准备。同时，曼施坦因指挥着救援部队，也在—点—点地跨过阿克赛河，接近更靠北面的梅什科瓦河。如果德军能再跨过这条河，那么与被围的保卢斯第 6 集团军就剩下 50 公里的距离了。可以说，到那时“冬季风暴”便会大功告成，曼施坦因也将创造他军事生涯的又一个奇迹。

然而他的对手这次决心不再“成全”他。12 月 16 日，苏军的“小土星”战役在顿河中游和奇尔河流域打响。西南方面军两大突击集团对防守顿河战线的意大利第 8 集团军和德军“霍利特”战役集群展开钳形攻势。经过几天的抵抗之后，意军防线从动摇发展到崩溃。不仅留下了一个大缺口，而且使第 48 坦克军的左翼暴露。苏军快速部队源源不断地涌入缺口，再次实施快速穿插敌防御纵深的战术，打乱了顿河集团军群的布防，给正在顿河以东实施救援作战的部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比如，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 24 军，在巴达诺夫少将指挥下，大胆穿插，运动神速，5 天之内，边打边走竟推进了 240 公里，突然前出到集结在托尔莫辛的德军集团身后的塔秦斯基地域，摧毁了此地的—个德军机场。这是距被围德军部队最近的两个机场之—，对向被围部队提供补给至关重要。虽然第 24 军在几天破围后突围成功后撤了—段距离，但顿河以西的态势已经让曼施坦因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于是他—面密切关注着顿河以西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面催促顿河以东部队加紧进攻。同时于 12 月 19 日 18 时，给包围圈内的保卢斯发去—封电报，告诉他救援部队已进抵梅什科瓦河—线；由于奇尔河地区的形势有变，顿河西岸的兵力不能渡过顿河向卡拉奇方向进行救援了；因此，第 6 集团军应尽早配合“冬季风暴”行动，向西南方向靠拢，以便能与顿河东岸的救援部队建立联系。—旦需要第 6 集团军突进到梅什科瓦河—线时，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会发出实施“霹雳”行动的号令。—俟号令发出，第 6 集团军就应分批撤离斯大林格勒。但老谋深算的曼施坦因又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了—句：在“霹雳”号令发布之前，第 6 集团军可以为此作准备，只有等正式接到号令后方可行动。这样，曼施坦因既表明了自己主张第 6 集团军突围的态度，又可不必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知道，希特勒是反对让第 6 集团军突围的。

从 20 日至 23 日，德军救援部队又向着包围圈推进了近 10 公里，德第 6、第 17、第 23 坦克师的部分部队打过了梅什科瓦河，在河北岸的瓦西里耶夫卡、下库姆斯基、卡普金斯基等地建立起了登陆场。为了能在与被围的第 6 集团军建立联系之后尽快地把各种物资补充给被围部队，恢复其活力，有利于突围，曼施坦因命令—支庞大的运输车队紧跟在开路的坦克部队之后。这支运输车队装载着 3000 吨物资，同时也装载着被围部队的极大希望，在冰天

雪地、寒风怒吼的荒原上向前移动。只等坦克部队杀开一条血路，运输队便冒险冲入包围圈里去。这支救援部队最近的时候距被围部队只有 35~40 公里，甚至包围圈中那些望眼欲穿的德国兵都能隐约听到从西南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在夜晚偶尔还能看到旷野边上升起的信号弹。可是，拼死冲到梅什科瓦河的德军终于也成了强弩之末，连日征战、风餐露宿、气候恶劣，这些都使德军部队损失极大。如最精锐的第 6 坦克师，到 20 日就损失了 1100 人，整个救援集团已损失了 230 辆坦克，兵力减少 40%。同时，由于顿河西岸苏军攻势凶猛，曼施坦因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从集结在奇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 3 集团军中，抽出第 48 坦克军军部和准备配合科捷尔尼科沃方向作战的第 11 坦克师，以稳定顿河集团军群右翼的防线，同时又从正在进攻的第 4 坦克集团军中抽出一个师调给罗马尼亚第 3 集团军。这样，顿河以东战场的主动权转到了苏军手中。

近卫第 2 集团军在梅什科瓦河一线部署完毕之后，在这一地区，双方的兵力兵器对比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军在参战兵力上以 1.5 : 1、坦克以 2 : 1、炮兵以 1.6 : 1 的优势胜过了德军。这样，反攻的时机成熟了。12 月 24 日晨，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指挥的近卫第 2 集团军和特鲁哈诺夫指挥的第 51 集团军转入反攻。近卫第 2 集团军从北面实施突击，第 51 集团军则从东北面打击敌人。同日把德军赶过梅什科瓦河。第二天近卫第 2 集团军的快速部队——罗特米斯特罗夫坦克兵少将的坦克第 7 军又渡过了阿克赛河，坦克兵少将波格丹诺夫指挥的机械化第 6 军在左翼也进展顺利，到了 27 日中午，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军从北面攻到了科捷尔尼科沃城下。德军在城里固守，苏坦克第 7 军的两个旅在当地一位老哥萨克带领下，从一个当地茨冈人居民点附近找到一个浅滩，迅速强渡了阿克赛河，绕到科捷尔尼科沃城西面，乘黑夜突然占领了距该城一公里的一个敌军飞机场，缴获了 15 架完好无损的飞机和 800 桶汽油。这使守城敌军丧失了一支极重要的空中打击力量。然后，罗特米斯特罗夫指挥 2 个旅从北面、另 2 个旅从西面攻城，德军则一边坚守，一边开始有秩序地撤离。29 日，该城全部解放。坦克第 7 军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改编为近卫坦克第 3 军，并荣获“科捷尔尼科沃军”称号。

解放了科捷尔尼科沃之后，近卫第 2 集团军和第 51 集团军受命渡过顿河，继续围歼德军托尔莫辛集团。12 月 30 日，苏军从三面向托尔莫辛推进，德军开始还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向西北方向撤退。12 月 31 日，苏军又解放了顿河边上的一个重镇。这样，在 1942 年的最后一天，曼施坦因的“冬季风暴”彻底失败了。德军及其同盟国军队损失惨重，被逼退到距斯大林格勒 200~250 公里以外。对希特勒、曼施坦因以及保卢斯来说，1943 年是在别有一番苦涩滋味中来到。

“指环”：丧钟与凯歌

1943 年的第一天，在苏德战场的南端，有两件事对以后该地区的战事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一件事，在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的恳请和坚持下，希特勒终于应允在高加索作战的“A”集团军群撤退。与此同时，在苏军的反击下，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群继救援第 6 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受挫之后，被迫全线退守，撤出卡尔梅克草原，在上鲁别日内、托尔莫辛、茹科夫斯基、格卢博基以西和马奇河以南一线设防。这意味着，原来离彼包围的

第6集团军最近的德军部队，从新年的第一天开始，将离它越来越远了。被围部队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指望别人驰援解围的希望亦将随着德军大部队向西开拔的隆隆轮声，越来越渺茫。

第二件事，在新年前的12月27日，以苏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主要成员为主，在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代表、红军炮兵司令员沃罗诺夫的参与下，一份消灭包围圈之敌的作战计划草拟完成，并于当天送到莫斯科。对这份代号“指环”战役的作战计划，莫斯科高度重视，连夜审查修改，第二天即28日，便以训令的形式作了回复。为了更好地完成“指环”战役，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把执行这一战役的任务交给顿河方面军完成。因此，顿河方面军除了编成内原有的第66、第24、第65和第21四个集团军外，原属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62、第64和第57集团军。自1943年1月1日起转隶于顿河方面军。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进行战役的兵器及加强给第62、第64和第57集团军的兵器也一并转拨顿河方面军。这样，随着新年第一天的到来，苏军已经完成了消灭被围之敌的组织准备，并争分夺秒地抓紧进行物质准备。一旦准备工作就绪，在这个东西长53公里、南北长35公里、周边长170公里、面积达1400平方公里的大包围圈里将同时奏响两种截然不同的乐曲：对德军官兵，将是一支丧钟低咽的哀乐；对苏联军民，将是一曲高亢激越的凯歌。

形象一点说，这个包围圈酷似一个头朝南尾朝北放置的巨大蟹壳。沿伏尔加河岸从东北向西南展开的是崔可夫将军的第62集团军，该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内苦战5个月后仍然坚守着阵地。与崔可夫集团军隔着一条5公里宽的走廊、在东北和北面部署的是扎多夫将军的第66集团军和加拉宁将军的第24集团军。第66与第62集团军部队在斯帕尔塔诺夫卡地区形成蟹壳上的一只尖角。在第24集团军西南方向，巴托夫将军的第65集团军和奇斯佳科夫将军的第21集团军并肩构成包围圈的西缘。南边，呈下弦形从左至右排着托尔布欣将军的第57集团军和舒米洛夫将军的第64集团军。在包围圈的西南角，德军的几个坚固据点形成一个小的凸出部，正好为蟹壳安上了另一只尖角。第64集团军靠近伏尔加河一端，与崔可夫集团军的左翼部队也相隔一条8公里宽的走廊。按照最终审定的“指环”战役计划，整个战役将由三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以巴托夫将军的第65集团军的兵力从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目的是分割被围之敌，并与第21、第57及第64集团军部队协同，歼灭在罗索什卡河以西的敌西部集团。之后第二阶段的主要突击应转到第21集团军地带内实施，围歼包围圈内以西以南的德军。最后阶段，则是对残存之敌发起全线总攻。战役实施日期最初定在1月6日，但由于顿河以西“小土星”战役打得正酣，铁路和公路运输线都优先为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部队运送人员和弹药，所以为“指环”战役补充的兵力兵器都姗姗来迟，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不得不把开始战役的时间推迟4天。但尽管如此，斯大林格勒地区最后一场血战还是一分一秒地临近了。

血战在即，作为这场血战一方的总指挥，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自从参加了司令部的新年晚会后，一个想法一直萦绕在脑际心头。那天的晚会上，一位司令部的参谋在兴奋热烈的交谈中，忽然大声说了一句：

“现在正是向保卢斯提出投降的最后通牒的时候！”

说者无心，可在一旁的罗科索夫斯基却被这后打动了，不由得在心里盘算起来：

“这到是个不坏的办法。现在德国人已经走投无路，但自知作恶多端怕我们不肯饶恕，如果我们主动给他们一个机会，既可以表现出我们与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也可使我们的部队少佩血甚至不流血。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这里的7个集团军解脱出来，用于实现更大的战略意图。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罗科索夫斯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沃罗诺夫也很感兴趣，立即向苏军最高统帅部送去报告，斯大林对此非常欣赏，即令马上草拟最后通牒。1月8日之前，通牒正式形成。在众多的志愿者中，顿河方面军司令部选定了司令部侦察处参谋斯梅斯洛夫少校和政治处精通德语的佳特连科夫大尉作为送交最后通牒的军使。与此同时，通牒全文用德语在前沿阵地上和电台中反复播送，印着通牒和其他劝降材料的各色传单，雪片一样从天而降。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乌布利希及反法西斯作家魏纳特、布雷德尔等人这时也直接配属在顿河方面军政治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看着传单、听着广播，被围德军尝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

1月9日，苏军的两位军使被蒙着眼睛带进了德军前沿阵地的一个小指挥所。一名德军军官用电话把苏军军使要面见保卢斯、当面递交最后通牒的要求报告了上司。不久，那边打来电话，让转告苏军军使，第6集团军司令已知道了最后通牒的内容，但拒绝接受。这样，保卢斯代表他的集团军在不流血的投降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死亡之间，在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和让更多的人战死之间，均选择了后者。

1月10日8时5分，第65集团军长达11公里的突击正面上的所有无线电台中发出了15声短响，响音未落，炮兵阵地上的一架架电话听筒里，同时传来一句震撼人心的口号：“为了祖国！”紧随这句口号，近2000门火炮和迫击炮开火了。强大的气流卷起炮兵阵地前的积雪，翻卷飞旋，恰如一条银鳞巨蟒，火炮炮口喷出的束束火光，把半边天际映得一片淡红。炮弹落下的地方，冰冻的泥块和碎木片四下飞溅，硝烟、雪粒混成一道灰色的幕障。9时整，苏军坦克和步兵发起冲锋。德军借助工事进行抵抗，在主要突击方向上，苏军推进速度不是很快，第一天，第65集团军在主攻方向上推进1.5至4.5公里。两天后，第65和第21集团军的部队抵达罗索什卡河西岸和卡尔波夫卡地区。这样那只巨大的蟹壳西边的那个尖角，首先被斩掉了。到了1月17日，苏军从西面和南面进攻的5个集团军推进到大罗索什卡、冈恰拉林和沃罗波诺沃一线，蟹壳被竖着砍掉了多一半。包围圈的战线总长由170公里缩短为110公里，面积也由1400平方公里减少到600平方公里。

被围德军的处境也继续恶化了。帝国元帅、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担保的空中补给自第一天起，就没有一次能满足被围部队哪怕是最低的需求。按陆军总参谋部的计算，要满足被围部队的最低需要，每天至少要向包围圈里空运总数为300吨的各种补给品。若再考虑到还得刨去那些不宜飞行的坏天气，那么在每一个空运日，必须至少再增加200吨补给物资。但空军的运输机数量以及包围圈内外的机场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承受每个空运日500吨的重荷。结果，尽管戈林不得不调用了大批亨克尔-5式轰炸机参加空运以补充容克-52式运输机的不足，实际上，空运给被围部队的补给每天平均只有104吨多一点。只有12月中、下旬的几天达到了近300吨，但这是个例外。以后，随着包围圈外的德军被逼向西撤退，离包围圈最近的两处机场——塔秦斯卡亚和莫罗佐夫机场被苏军占领，空运的航程成倍增加，飞行用油量也随之增

加，因此有效载荷量便相应降低了。到了1月份，空运的补给降到了每天60、70吨，德军每人每天的定量口粮一减再减，从每天每人150克面包减到50克，最后这50克面包也不是人人都有了，而是规定只配发给处于最前线的部队。但是希特勒仍然不允许第6集团军投降，保卢斯也命令部队，“在严寒和饥饿中打尽最后一颗子弹，战斗到最后一息”。当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第6集团军至少有9万多名官兵没有打到最后一颗子弹和战斗到最后一息，这其中包括保卢斯自己。

“这是让我自杀的命令，可我不会满足他”

1月18、19日，顿河方面军用两天时间重新调整了部署，22日，苏军转入全线进攻。按计划，第21集团军向古姆拉克、“红十月”镇发动主攻，把德军截为两段。第65集团军向亚历山大罗夫卡、“红十月”镇以北突击，第66集团军的突击方向从北面指向拖拉机厂，第64集团军从南面冲向斯大林格勒市区。第62集团军则从东向西发动进攻，与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冲向斯大林格勒的部队相呼应。在这次攻势中，苏军的突击人力密度再次提高，仅在第64、第57和第21集团军进攻的22公里正面上，就集结了4100门火炮和迫击炮，在苏军的强大火力和优势兵力的冲击下，德军的防线迅速瓦解。1月26日上午9点20分，正在“红十月”镇一带作战的罗季姆采夫的近卫步兵第13师、古里耶夫的近卫步兵第39师和巴丘克的步兵第284师的战士们，忽然发现远处的德军阵地上一阵慌乱，德国兵纷纷跳出战壕四处逃散。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乌拉”，于是这边的苏军战士们便高举着红旗向前奔去。没跑出多远，就见几十辆标着红星的坦克，从德军背后高速冲来。步兵们欢呼雀跃，第21集团军的坦克手们把身体探出坦克车外，向第62集团军的战士们挥手致意。东西两支苏军部队胜利会师，德军被切成两块。德军的3个坦克师、1个机械化师和8个步兵师的残余部队，组成德军的北部集群，由德第11军军长施特雷克尔上将担任司令。他们被苏军第62、第65集团军围在城北的“街垒”工厂和拖拉机厂地区。德军剩下的6个步兵师、2个机械化师和1个骑兵师的残部，构成南部集群，被苏军第64、第57和第21集团军围在市中心一带，保卢斯的司令部就在这一集群中并实际指挥着它。但当时苏军并不知道保卢斯和他的司令部在哪里。

一个偶然的时机，第64集团军的摩托化步兵第38旅在“阵亡战士”广场旁的罗蒙诺索夫街的一栋楼房里抓到一名俘虏，据他说，前面的市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是第6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保卢斯本人也在其中。舒米洛夫得知此事后，马上命令第38旅把百货公司包围起来，并派去工兵第329营归第33旅旅长布尔马科夫上尉指挥。肃清了四周的德军之后，1月30日夜到31日，苏军把百货公司团团围住。

地下室里，外面的大间里摆满了电台、皮箱及武器弹药，嘀嘀哒哒声中来来往往的军官和士兵面带惊恐，对地面上传来的每一声响动都非常敏感。里面的一间，靠墙放着一张行军床，床上铺着毛毯，保卢斯紧裹着军大衣，正双手托腮默默地坐着。胃病让他备受折磨，眼前的战局，更让他心灰意冷、痛苦万分。作为纳粹党元首、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先是不允许第6集团军撤退、突围，后又坚决不答应投降。从一个军人的角度，保卢斯不能不服从命令，但是他又不是一个只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普通一兵，而是要对

几十万人生命负责的集团军司令。从道义上说，他又完全可以置命令于不顾，为手下的芸芸众生谋一条生路。这就需要有魄力，敢于面对现实，不怕承担责任甚至掉脑袋。然而保卢斯缺的正是这种魄力和胆识，所以他常常在服从命令与道义良心之间徘徊顾盼，受着煎熬。在形势越来越严峻，遵从命令还是顾及道义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尖锐的时候，煎熬就越深。

这时，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中将推门走了进来，把一张电报纸递到保卢斯面前。保卢斯没有抬头，慢慢接过来一看，只见一行电文写道：

祝贺您荣升陆军元帅。希特勒。

保卢斯拿着电报的手抖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同时抬起头瞧了瞧施密特，眼里流露出疑问、哀惋、绝望，就是没有激动和兴奋。过了一会儿，保卢斯垂下眼，盯着墙角，平静、冷淡地说：

“很明显，这是让我自杀的命令，可是我这次不想满足他了。”

施密特非常清楚，希特勒曾多次说过，在德军历史上还不曾有哪一位元帅投降过。在第6集团军覆灭的前夜，给保卢斯晋升元帅，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这时，外间的电话机铃声突然一下全停止了，霎那间，地下室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短暂的寂静之后，叫喊声又响成一片：

“俄国人把我们的电话线切断了！”

“我们与外界失去联系了，没人来救我们了！”

施密特看着垂着头的保卢斯，小声问：

“将军，啊不，元帅先生，咱们该怎么办？”

保卢斯仍然没抬头，把电报纸一扔，有气无力地说：

“请准备白旗吧……还有，通知各部队销毁所有无线电台。”

1月31日深夜，保卢斯被带进位于扎瓦利基诺的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一间大房子里灯火通明，刚刚被授予炮兵元帅衔的沃罗诺夫和也是刚被授予上将衔的罗科索夫斯基坐在一张不大的桌子旁边，看着坐在对面一把椅子上精神疲惫、面带病容的保卢斯。难道就是这个脸颊清濯、皮肤白皙、举止文雅的保卢斯曾指挥着30万大军，与苏军展开了5个月的疯狂厮杀吗？

“上将，我们向您总共提两个问题……”沃罗诺夫扫了一眼保卢斯的领章，开始说道，佳特连科——曾是送递最后通牒的两名军使之一，几乎同步把话译了过来。

保卢斯打断了沃罗诺夫的话：“对不起，我现在已是元帅了。晋升的电报刚到，我还没来得及换制服。此外，”他略一沉吟，“我希望不要迫使我回答违背我誓言的问题。”

沃罗诺夫双手一摊：“我的问题大概不会违背你的什么誓言，元帅阁下。第一，我们建议您立刻向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继续作战的部队下令停止抵抗，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保卢斯点燃一支香烟，抽了一口。慢慢地说：“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建议，现在我是一名战俘，我的命令已不起作用。同时北部集群有自己的司令官，他直接接受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无权干预。”

“这样一来，您将在历史面前为自己部下的白白送死负有罪责。如果您不下令让那里的德军投降，那明天凌晨我们将不得不开始强攻并消灭他们。”沃罗诺夫说得斩钉截铁。保卢斯摇摇头，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那好吧。现在谈第二个问题。”沃罗诺夫与罗科索夫斯基交换了一下

眼色，“为了不损害您的健康，应该怎样安排您的饮食？据我们所知，您正犯胃病。”

保卢斯举起的香烟在离嘴边几厘米的地方僵住了四五秒钟，吃惊的目光从沃罗诺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脸上一划而过，然后把香烟送到嘴里，手指有些微微发抖：“我本人不需要任何特殊照顾。我只请求好好对待我集团军的伤病员，给他们治疗并保证他们的饮食。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沃罗诺夫站起身，对保卢斯大声说：“这一请求我们会尽可能满足，不过您明白，元帅阁下，一下子要给数万名你们的伤兵和军官治疗可不是件容易事。”这时保卢斯也踩灭了烟头站了起来。沃罗诺夫又说：“您该知道，元帅，由于您的过错，明天将有您如此关怀的过去的部下会因您而受伤、致残、甚至被消灭。”

保卢斯紧闭着嘴唇，挺直了腰，习惯性地行了个纳粹举手礼，陡然转身，大步走出了房间。

2月1日早8点30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最后一仗打响了。苏军集中了空前强大的炮兵部队向德军北部集群阵地猛轰。据后来计算，这次炮火准备时火炮和迫击炮的密度达到了每公里正面338门。有些地段迫击炮简直就是一门紧挨着一门，有些地段的加农炮分成两排。在这样强大的炮火轰击下，德国守军从肉体上、精神上彻底垮了。他们一个个从掩体、地下室和坦克后面滚爬出来，有的不顾一切地狂奔，有的跪在地上高举双手发疯似地大叫，有的跑回掩蔽部，可没过多久又跑了出来，在滚滚浓烟和飞扬的石块之间东躲西藏。到了2月2日下午4时，北部集群德军全部投降。伏尔加河畔的这场大会战伴着德军的哀乐和苏军的凯歌，画上了一个沉重而又辉煌的句号。

这个句号确实沉重，因为它集聚了交战双方几十万具尸骨的分量。仅在最后一个多月的交战中，苏军便收集和掩埋了147000名敌方死者。此外，德军还有91000人被俘，其中包括2500多名军官和24名将军。胜利者的胜利同伴来之不易，据后来有人统计，在长达200天的血战中，苏军死伤、被俘、失踪达48万人，物质财产损失更难以计算。

但，这个句号又无疑是辉煌的。德军中精锐的第6集团军全军覆没，这意味着其配属的3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14个步兵师，及2个罗马尼亚师从德军的序列中消失了。此外，德第4坦克集团军受到重创，罗马尼亚的3个集团军和意大利、匈牙利各1个集团军被打得残缺不全。这样，至少是在苏德战场上，战争主动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移，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战争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组成部分，将会永远被镌刻在历史长墙之上。

第四部 天堑凯歌——第聂伯河会战

吴伟 著

主要人物表

斯大林 苏军最高统帅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
朱可夫 苏军副最高统帅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苏军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苏联元帅
罗科索夫斯基 中央方面军（后改称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大将
瓦图京 沃罗涅日方面军（后改称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大将
科涅夫 草原方面军（后改称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大将
马利诺夫斯基 西南方面军（后改称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员大将
托尔布欣 南方方面军（后改称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员大将
巴托夫 第65集团军司令员中将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 第60集团军司令员中将
莫斯卡连科 先后任第40和第38集团军司令员中将
雷巴尔科 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中将
崔可夫 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中将
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
曼施坦因 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元帅
克鲁格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元帅
霍特 德国第4坦克集团军司令上将
霍利特 德国新第6集团军司令上将
古德里安 德国装甲兵总监上将

第一章 挥起狂飙向大河

向西，矛头指向第聂伯河

一架波-2型飞机，带着螺旋桨发出的刺耳音响，徐徐降落在苏联中部重镇库尔斯克城郊的军用机场上。飞机尚未完全停稳，仓门打开，一位身着米黄色夏装的将军躬身走出飞机。阳光刺眼，夹杂着尘沙的热浪扑面而来，干燥的空气中还闻得到淡淡的焦糊味。将军把手里的军帽戴上，往两边看了看，便快步走下舷梯，朝不远处停着的两辆黑色的轿车走去。轿车旁一位上校看见将军走下飞机，便迎上前来，立正、敬礼，报告道：

“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参谋乌沙阔夫向您报告。奉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将军的命令，由我护送您到方面军司令部。朱可夫元帅正在那里等您。请吧，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说着，“咔”地后退一步，用手做了个请的动作。

那位将军微微一笑：

“你们的司令员连接人的事也亲自下命令？不过，我必须纠正你的一个错误：我现在是代理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仍然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记住了？”

上校又是一个立正：

“是，记住了，代理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同志。”

1943年，是苏德战场上对阵双方的攻守态势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继年初苏军胜利结束了历时200天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春夏季又进行了几次重大战役，其中，7、8月间的库尔斯克战役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现在，库尔斯克战役已近尾声，苏军不仅击退了德军对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进攻，而且一鼓作气连克库尔斯克以北的奥廖尔，以南的别尔哥罗德，兵临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城下，拉开了解放乌克兰被占领土的帷幕。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军下一步的仗该怎么打，主要力量应放在什么方向，以及要达成什么样的战略目标，自然成了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这时关注的焦点。在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已经习惯了在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时，广泛听取前线高级指挥员和几位在战争中表现出卓越军事才干的统帅们的意见，身为苏军副最高统帅的朱可夫，便是斯大林格外倚重的少数几位统帅之一。今天，代理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从莫斯科飞来库尔斯克，主要任务就是向朱可夫通报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关于1943年秋季作战计划的设想，并听取他的意见。

朱可夫是直脾气，说话办事喜欢直来直去。尽管安东诺夫事先并未告诉他此行的目的，他猜到会与下一步作战计划有关。所以见到安东诺夫后，免去一切多余的寒暄，直截了当地问：

“讲讲吧，安东诺夫同志，最高统帅和大本营对下一步作战计划有什么想法，总参谋部对此又是如何考虑的？”

安东诺夫深知朱可夫的脾气，他把军帽摘下往桌上一放，掏出手帕擦擦前额的汗，不慌不忙地说道：

“大本营确实在考虑秋季作战计划。但目前还没形成最后训令。总参谋部也只是提出一些基本意见，最高统帅指示，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秋季作战计划，不过时间要快。”

朱可夫默默地点了点头，安东诺夫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浓重的苦味，使他不由的连作了几次下咽动作。他知道朱可夫的习惯是喝酩茶，所以请别人喝的茶也一定是很酩的。安东诺夫继续说：

“总参谋部的意见，在库尔斯克战役后，德军统帅部仍然拥有与我们继续作战的兵力。从其他战线上看，我们的西方盟国，至少在今年内，还不打算在欧洲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也就是说，第二战场，我是说按我们理解的第二战场，今年开辟的可能性不大。当然，盟国不久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登陆成功。多少使希特勒增加了一些顾虑。但各种情报表明，这并未引起德军在各个战略方向上兵力部署的重大变化，苏德战场仍是希特勒统帅部关注的中心，在我们这儿仍然集中着敌人70%以上的部队。”

也许是适应了浓茶水苦后甜来、唇齿留香的感觉，安东诺夫又喝了两口茶水，解开了军上装的所有纽扣。朱可夫向站在一边的侍卫招招手，指了指安东诺夫的茶杯，示意给客人续上水。等侍卫提着壶续完水转身走后，安东诺夫接着分析道：

“尽管如此，总参谋部认为，德军在经历了自年初至今的几次沉重打击后，在苏德战场上已经无力实施任何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发展进攻，扩大战果，向西推进，收复更多的失地。当然，最高统帅也有类似的想法。”

“完全正确，安东诺夫同志，是应该乘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再狠狠揍他们几下子！”朱可夫兴奋地用拳头敲了下桌子，引起一阵瓷质器皿的清脆碰击声。不等这阵响声过去，朱可夫又问：“总参谋部打算在什么方向上发展进攻？”

“西方和西南方向。基本目标是收复第聂伯河中下游左岸地区，然后渡过该河，夺取右岸的登陆场，为以后解放右岸乌克兰作准备。”说完，安东诺夫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

“好极了，我们也正是这么想的！什么时候开始进攻？”朱可夫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最高统帅再三要求毫不迟疑地发展进攻，以便不让敌人在通往第聂伯河的接近地上组织起防御。不过，总参谋部还想提醒各方面军首长，德军还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展开积极的防御行动，甚至会对我们的进攻实施猛烈的反突击，不能轻敌，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顿巴斯和乌克兰产粮区对德国人非常重要。”

“那么最高统帅打算采取何种进攻方式？”

“从维利基卢基到黑海这段地域，所有5个方面军都展开正面突击。最高统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敌人尽快赶过第聂伯河。”

听到这里，朱可夫一直舒展的眉头忽然蹙到一起，然后腾地站起身，大步走到另一张桌子旁，抓起一张地图，又走回来，把图往桌上一摊，低头凝视了一会儿，突然用中指在图上戳了一下，说：

“这样的进攻方式不大好。我们有可能分割与合围敌军相当大的集团，就像在斯大林格勒那样，为什么要在如此宽大的正面上同时展开突击呢？拿顿巴斯地域的德南方集团军群主力来说，如果我们由哈尔科夫，伊久姆地域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总方向实施强有力的突击，就完全可能将该敌集团分割嘛！”

安东诺夫暗暗佩服朱可夫的洞察力和对战局的总体把握能力，以及敏锐

的战略眼光。作为一名高级参谋人员，他得承认朱可夫的想法是对的：

“我个人完全赞同你的意见，朱可夫同志。不过，最高统帅要求用正面突击尽快赶走敌人的决心，”他停下来，斟酌了一下用词，“……也非常坚决。”边说边意味深长地看着朱可夫。

朱可夫迅速扫了一眼安东诺夫，两人目光相碰，朱可夫似乎掂出了这句话的分量，垂下眼帘看着地图。良久，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这样好的战机，放弃了实在可惜。还应当争取……”至于“争取”什么，朱可夫没往下讲，安东诺夫也没有深问。不过，安东诺夫出于责任心，回莫斯科以后，还是把朱可夫的意见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当时未置可否。几天后，他亲自给朱可夫打来了电话。告诉朱可夫，他不赞同由哈尔科夫、伊久姆地域实施突击的意见，理由很简单：这样做需要相当的时间。朱可夫也没坚持，从斯大林谈话的语气和安东诺夫的提醒中，他能感觉到，现在说服最高统帅是很困难的。

8月25日，朱可夫奉命回到莫斯科，出席最高统帅部会议。斯大林刚刚参加了国防委员会会议，脸上虽然略显疲惫，但精神很好，看得出，会上讨论的一些情况令人高兴。他与朱可夫等人握了握手，先讲了起来：

“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马雷舍夫同志和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同志刚才向国防委员会报告说，今年他们能向部队提供 240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5000 架质量优良的作战飞机。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飞机和坦克上，我们从数量到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德国。我还听说，希特勒统帅部专门指示其部队避免与我们的 KB 型重型坦克进行正面战斗。”

在座的人们中发出欢快的笑声。斯大林手拿烟斗沿着办公室兼会议室一侧的长地毯慢慢踱着步，众人侧过身，眼睛看着斯大林，众目之下，斯大林显得不慌不忙。他慢慢走到朱可夫身旁，停住脚步问：

“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是否收到了大本营关于继续向第聂伯河进攻的指令？”

朱可夫站起身，习惯地拉了拉上衣：

“是的，刚刚收到。”

斯大林用拿着烟斗的手轻轻碰了碰朱可夫的肩部，示意他坐下。等朱可夫坐好，又问：

“这两个方面军的司令员如何估计自己的能力？就是说，要完成大本营赋予的任务，他们是否有信心？”

“据我所知，瓦图京和科涅夫同志会像以往那样，坚决执行大本营的指令。但是他们也确实要克服一定的困难。两个方面军在刚结束的库尔斯克会战中，都有很大的损失，都需要及时补充人员和技术兵器，特别是坦克。”

“有关补充人员和技术兵器问题，等你与军需部门研究之后我们再谈。不过，要让瓦图京、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托尔布欣、马利诺夫斯基等方面军司令员清楚，我们要采取各项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夺取第聂伯河和莫洛奇纳亚河，使敌人来不及把顿巴斯和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变成无人区，也不能让他们从容容筑起防线，增加我们进攻的难度和损失。”斯大林停了一会，背对着朱可夫但显然又是对他而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 5 个方面军同时展开正面突击的原因，因为这是最节省时间的方式了。”

大家纷纷点头。朱可夫沉默不语，他对斯大林强调时间上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于是他不敢有丝毫的耽搁，抓紧时间与军需部门进行了协调。

当晚，朱可夫拿着需要调拨的人员和装备的清单，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拿过清单后，从桌上的红色文件夹中取出一张表格，对比着仔细看起来。朱可夫知道这张表格是最高统帅部现在掌握的兵力兵器配置表，表上所列任何一项的调用都必须经最高统帅本人批准，其他人一概无权调用。而斯大林在调用这张表上的兵力兵器时，往往是十分慎重的。果然，经过仔细对比和查看，斯大林拿起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用蓝色的一端在朱可夫的清单上划划写写，然后把清单递给朱可夫，朱可夫接过一看，见斯大林几乎把所有的数字都削减了 30%~40%，他刚要说什么，斯大林先开口了，语气不容置疑：“目前只能给你这么多。剩下的，等瓦图京和科涅夫接近第聂伯河时，我会拨给的。”

朱可夫把清单叠好，放进上衣兜里，戴好军帽，向斯大林敬个礼，转身大步走出房门。然后他驱车前往机场，直接飞回前线，去组织协调沃罗涅日和草原两个方面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

曼施坦因摊牌：或者补充 12 个师，或者允许撤退

位于乌克兰文尼察附近代号为“狼人”的德军统帅部野战大本营，8月27日这天显得不同以往。大本营所在的那片树林中，道道警戒线上的哨位上都增派了双岗，大本营内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巡逻队穿梭其中。司令部设在扎波罗热的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大名鼎鼎的陆军元帅曼施坦因，今天也穿着严整，静候着德国国防军统帅兼陆军总司令、帝国总理和纳粹党元首、至今为止仍是德国第一号人物的希特勒的来临。

曼施坦因坐在沙发上，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南方”集团军群当前所面临的形势，确实很难让人能高兴得起来。自年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夫利之后，半年中他指挥的这个集团军群，可以说是节节败退，从伏尔加河流域退过顿河，现在又退到离第聂伯河不远了。为扭转这种形势，德军统帅部拟定代号为“堡垒”的作战计划，想用他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和克鲁格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吃掉在库尔斯克附近凸向西方的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以便把战线重新拉平。他赞同这个计划并实际组织和指挥了“堡垒”战役。可谁知，在此以前一向被动的苏军，这次却出人意外地首先采取行动。7月5日凌晨，在德军开始进攻前几小时，苏军突然用猛烈的炮火对德军出发阵地实施炮击和轰炸，不仅使德军的进攻没有达成突然性。而且使进攻的第一梯队遭受了很大损失。德军的进攻受到苏军的顽强抵抗，消除库尔斯克突出部的任务眼看很难完成了。战役刚进行到第5天，英美军队偏偏在这时横渡地中海，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捉襟见肘时，自身难保，意大利的局势眼看着要失控。而苏军在顶住了德军的进攻之后，已经开始反击。德第9集团军在库尔斯克以北的奥廖尔地域有可能陷入苏军合围，重蹈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剧。于是，希特勒不得不下令停止“堡垒”行动，撤出部分兵力去意大利“救火”。苏军则乘势大举反攻，连克奥廖尔、别尔哥罗德，并在几天前攻下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工业重镇哈尔科夫，而且看来苏军会继续进攻。

尤其让曼施坦因感到不安的还是乌克兰南部的形势。自8月上中旬以来，苏联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在这里活动非常积极。在库尔斯克以南的伊久姆地域，苏军以几个集团军的兵力猛攻马肯森上将指挥的德第1坦克集团

军的防线，多亏马肯森指挥部队来回机动，左扑右堵，才阻止了苏军的突破，但马肯森的损失巨大，急需补充。再往南，马肯森的右翼，是新组建不到半年的另一个德第6集团军，由霍利特上将指挥，防线沿米乌斯河一直到亚速海岸边的塔甘罗格。现在这里也出现了危机，苏南方方面军试图突破霍利特的米乌斯河防线，推进到斯大林诺。如果苏军突破成功占领了斯大林诺，下一步他们势必会向梅利托波尔和彼列科普方向发展进攻。到那时，克里木半岛通往内陆的门就将被关死，耶内克上将的第17集团军就要被封锁在岛内，再要救他们出来就困难得多了。尽管第17集团军不属于“南方”集团军群的编成，而由德“A”集团军群司令克莱斯特元帅指挥，但从战略高度审视局势的曼施坦因依然为此深感忧虑。

希特勒一再要求曼施坦因要守住目前的战线，不能再往西退了。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靠连遭重创的部队去阻止数量上占优势的苏军，即便他曼施坦因生出三头六臂，也是相当困难的。曼施坦因知道喜欢即兴发挥、意气用事的希特勒对表格和数字颇感兴趣，为了引起希特勒对“南方”集团军群兵力薄弱的注意，曼施坦因在希特勒此次到文尼察来之前，特意列出了一份双方兵力对比表。现在这份表的正本就放在他制服的口袋里，他准备找机会呈给希特勒。不过，对能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多少补充部队，以及这些部队何时能到达，曼施坦因也没把握，但他今天是准备好要与希特勒“摊牌”了：要么给我补充部队，要么允许后撤防线。

“如果元首都不同意，那就只好让他另请高明吧。”曼施坦因这样想着，不过他马上又从另一方面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元首之所以要到文尼察来，至少说明他对东线局势也很不安，他应该竭力稳定局势才对，临阵易帅？不大可能……”

正想着，副官来报，说元首的车队马上就到了。曼施坦因站起来，戴好帽子，拿起镶嵌着宝石的元帅权杖，走出来迎接希特勒。

众人簇拥着希特勒走进大本营营地中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希特勒住在此地指挥作战时几乎天天都要在这个会议室里召开情报汇报会。即便是在夏季，会议室厚厚的黑色窗帘也遮得严严的。会议室中间是一张大长桌，上面铺满了地图，四周墙壁上的壁灯和桌上方的吊灯把房间照得雪亮。排风机呼呼作响，吹进来一阵阵树林中特有的那种潮湿并混合着植物淡香与土腥味的 airflow。

希特勒坐在长桌一端他以前的固定座位上。锐利的目光在每个与会者脸上扫了一遍，最后停在曼施坦因的身上大约有七八秒钟，然后才慢慢地、语调温和地说：

“我的元帅，您的气色不大好，仅从这一点我就能感到，乌克兰的形势有点不妙。请您诚实地告诉我，我们在这儿的处境真的非常危险吗？”

曼施坦因本以为希特勒一开始会像往常一样，先要发一通脾气。现在他这么一个开场白，出乎曼施坦因的意料。曼施坦因迅速看了看希特勒，见后者正盯着他，索性接过希特勒的话头，如实地介绍了局势。

“确实，‘南方’集团军群所处的形势不容乐观。自从我们停止了‘堡垒’行动之后，敌人对我们的压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重。奥廖尔失守，使我们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很有可能被切断。放弃了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之后，使第1坦克集团军的侧翼暴露，如果敌人调动快速部队从哈尔科夫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实施突击，那么，我们就……”

曼施坦因险些脱口而出“就会出现第二个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但他猛然意识到在任何场合重提斯大林格勒悲剧都只能引起元首的不快，于是，略一停顿，马上改成“……就有可能形成对第1坦克集团军后方的威胁”。

希特勒站起身，一只手撑在桌上，低头看着地图，另一只手的食指按在地图上随着目光向前移动。这样反复移动了几次后，他才小声地说：

“是的，这里是有些危险……”

曼施坦因和坐在对面的第1坦克集团军司令马肯森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曼施坦因也站了起来，用手指着乌克兰南部说：

“元首，第6集团军在米乌斯河的防线现在也正承受着敌人的巨大压力，您知道，敌人向这里的突击一直没有停止。霍利特将军的集团军虽然按编制有10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但若用德国标准步兵和坦克师应有的兵力进行折算的话，则只相当于3个半步兵师和半个坦克师。而它防御正面宽250公里。用这样的兵力防守这样宽的正面，是很难构成防御纵深的。一旦敌人突破第6集团军防线，他们势必会扑向克里木半岛与内陆相通的咽喉，切断岛内第17集团军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对在第聂伯河左岸的我军部队后方，再次形成威胁。”

“俄国人在这里集中了多少个师？”希特勒突然问。

曼施坦因不失时机地马上从兜里掏出双方兵力对比表，展开放在希特勒眼前。

“这是截止到8月20日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对敌军战斗力的估计，我们是假定其多数步兵师和坦克部队经过巨大消耗后，只剩下30~50%的兵力。不过，少数主力军仍能保证有70%~80%的实力。而且，我们无法抵消的是，敌人的部队数量极多，部队补充调动迅速。他们是用轮流突击的方式来一点一点地消耗我军实力。”

希特勒坐下，头也不回地向身后的副官一扬手，副官马上递上一副眼镜。希特勒戴上眼镜，举着曼施坦因的那张表，仔细看了起来。表是这样画的：

我方	正面宽度	师数	大约战斗力	敌方
第6集团军	250公里	10个步兵师	3个半步兵师	31个步兵师
	1个坦克师	半个坦克师	2个机械化师	
第1坦克集团军	250公里	8个步兵师	7个坦克旅	
			7个坦克团	
			5个半步兵师	32个步兵师
			3个坦克师	1个坦克军
			1(1/4)个坦克师	
第8集团军	208公里	12个步兵师	1个机械化军	
			1个坦克旅	
			6个坦克团	
			1个骑兵军	
			5(3/5)步兵师	44—45个步兵师
			5个坦克师	2(1/3)坦克师
第4坦克集团军	270公里	8个步兵师	3个坦克军	
			11个坦克旅	
			16个坦克团	
		5个坦克师	3个步兵师	20个步兵师
			2个坦克师	1个机械化军

5个坦克军

1个坦克旅

1个坦克团

希特勒举着表看了良久，然后摘下眼镜，目光又在众人脸上扫了一遍，把眼镜往桌上一放，说：

“真令人不可思议，强大无比的德国部队，现在竟虚弱到如此地步，10个师才相当于3个半师！”

“是的，我的元首，”曼施坦因不紧不慢地说，“在过去的6个月中，‘南方’集团军群总共死伤133000人，但只获得33000人的补充。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在因能不断得到补充而数量占优势的敌人面前，以一当十了。但，这种局面维持较短的一段时间还可以，时间一长，就很危险了。”

“怎么个危险法？”希特勒沉着脸问。

曼施坦因作了最坏的打算，所以不想、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综合现有的情况，我认为以现有的兵力是不能守住目前的战线的。第1坦克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无法长期坚守顿涅茨地区，即米乌斯河防线：第4坦克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也无力阻止敌军朝第聂伯河的突破。”

曼施坦因说完等着希特勒跳起来大发脾气，骂他无能和缺乏斗志。可是，曼施坦因又估计错了，希特勒今天格外冷静。

“那么，从你的角度看，能采取什么措施扭转局面呢？”希特勒的声音仍然不高。

“两个方案，我的元首。其一，迅速给我们补充新锐部队，至少要有12个师。同时，还必须从目前比较平稳的战线上抽调兵力来调换我们已经疲惫不堪的部队。其二，如果不能及时补充部队，那只有放弃米乌斯河防线，放弃顿涅茨地区，用缩短防线后节省下来的部队去加强其他防线。而且，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保证能长时间守在第聂伯河左岸。”

希特勒脸色阴沉，有点神经质地从桌上拿起眼镜，朝上举到一半位置又放下，过了一会才说：

“我的元帅，顿涅茨地区对德国目前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我想勿需多说您也清楚。相反，如果让它落入俄国人手中将会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也是不难想象的。因此，米乌斯河防线一定要坚守，不能把顿涅茨让给敌人！至于您所需要的补充部队，我答应调给您。在新锐部队到达之前，我也同意从比较平稳的战线上给您抽调几个师，我想，克鲁格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里可以找到一些多余的兵力。”希特勒双手一摊，用似乎在请求谅解的口吻说：“本来，我是应该立刻满足您的愿望的。可是现在意大利局势令人忧虑。而且，有情报说英国人还打算在巴尔干登陆，对此我也不能不加以防备，这都使我无法马上从西线抽调更多的部队过来。”

曼施坦因听希特勒这么一说，反倒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作为对整个集团军群上百万人员有责任的司令官，有一件事他必须问清楚。

“我的元首，如果出现非常局面，是否允许我将部队撤过第聂伯河？”他特意把“如果”和“非常局面”从语气上作了强调。

希特勒坐在椅子上，翻起眼睛，从下往上看着曼施坦因。然后有些所答非所问地说：

“我已经下令修筑第聂伯河防线，就是代号‘豹阵地’的那条防线。”他把目光从曼施坦因脸上收回来，注视着众人，提高声音继续说：“军事史

上，失败的将领们总是事先告诉部队，说在他们身后已筑起攻不破的防线。”说完，他站起身，微微点了点头：“诸位将军们，请允许我说再见，”

众人连忙纷纷起身，转向希特勒行纳粹举臂礼。希特勒扬了扬手，疾步走出了会议室。几小时后，希特勒最后一次离开了这座代号为“狼人”的大本营，返回位于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

第二天，得知元首打算从自己这里抽调部队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官克鲁格元帅匆匆赶到“狼穴”，向希特勒面陈“中央”集团军群兵力如何紧张，甚至找出一个多余的连都困难。希特勒平静地听着，平静地安慰这位“老”元帅，慷慨地允诺给他补充兵力。此后，对从“中央”集团军群抽调兵力给“南方”集团军群的事便闭口不提了。曼施坦因援兵没有等到，却等来了苏军新的攻势。

第二章 利刃巧透软肋窝

大本营就给了 10 天准备时间

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计划，将有 5 个方面军直接参加第聂伯河会战。这 5 个方面军从北向南依次排列，分别是：罗科索夫斯基大将的中央方面军、瓦图京大将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科涅夫大将的草原方面军、马利诺夫斯基大将的西南方面军、托尔布欣上将的南方方面军。5 个方面军共有 263 万余人、火炮和迫击炮 5 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2400 余辆、作战飞机 2850 架。按照最高统帅部的意图，中央、沃罗涅日和草原 3 个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应指向第聂伯河中游从戈梅利到克列缅丘格这一地段。西南和南方 2 个方面军则应前出到第聂伯河下游。此外，在中央方面军以北作战的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在南方方面军以南活动的亚速海区域舰队，应以积极的行动配合 5 个方面军实施会战。前者要向斯摩棱斯克发展进攻，使德军无法从最接近会战地域的地方调兵南下；后者应运送部队在亚速海北岸登陆，协助参战部队完成海上机动。同时，活跃在广大被占领地区的众多游击队，也应在敌后展开更加积极的活动，配合正规军的正面进攻。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是依据这一总的作战计划和意图，给各方面军下达了训令。

给中央方面军的训令 8 月 16 日传送到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罗科索夫斯基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中央方面军各部队应向谢夫斯克—米哈伊洛夫斯基农庄方向进攻，最晚于 9 月 1 日～3 日前出到特鲁布切夫斯克—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姆斯特卡—格卢霍夫—雷利斯克以南的杰斯纳河一线，尔后向科诺托普—涅任—基辅方向发展进攻，如条件有利，则可以部分兵力强渡杰斯纳河，并沿其右岸向切尔尼戈夫方向进攻。

此次进攻开始的时间应不迟于 8 月 26 日。

看到大本营命令发动进攻的时间，罗科索夫斯基心里一阵紧缩，他怕自己看错了，又反复看了两遍，没错，是 8 月 26 日，这就是说，准备这样一场方面军规模的大战役，一共才有 10 天的时间！在 10 天的时间里，要制定出作战计划，确定每个集团军的进攻方向和相互之间的协同，以及地面部队与航空兵、步兵与坦克部队的协同，还要组织好方面军的后勤保障，尤其要摸清当面德军的布防情况，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最后，最高统帅部的意图、方面军的作战计划、集团军及各军各师受领的任务，还必须靠每一位指挥员和战士去付诸实施和完成，因此，部队的战前动员和训练，也需要时间……要干的事千头万绪，而最高统帅部只给了 10 天，真是太紧迫了，时间刻不容缓。

罗科索夫斯基心里很急，但脸上仍然显得很平静。他把训令递给方面军参谋长马利宁将军，淡淡地说了句“看看吧，大本营又给咱们拧紧发条了”，便俯身地图上，仔细地察看起来。

“怎么，才给咱们 10 天的时间准备？！这么大的一个战役，时间太紧张了，这不可能，不可能……”马利宁看完训令，急切地叫了起来。

罗科索夫斯基俯身桌面，侧过来向参谋长耸了耸肩：

“命令就是命令。大本营这么着急进攻，不会没有理由，现在咱们该想

一想怎样把不太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或是尽量变为部分的可能。反正咱们尽力而为吧。”

马利宁不再说什么了，也凑到地图前。按照训令中规定的进攻方向，中央方面军不仅要解放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还要肃清乌克兰北部、白俄罗斯东南部地区的敌人。与其他方面军相比，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肩负的将是解放多民族人民的使命。

方面军司令部经过一番研究，制定出一个初步方案，然后又征求了各集团军主要指挥员的意见，形成了最后的作战方案，上报给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部几乎没做什么修改便批准了该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中央方面军将向两个方向实施突击。主要方向是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城，这是杰斯纳河中游的一座城市，也是德军的一个强大的抵抗枢纽。为此，罗科索夫斯基在此方向上投入了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巴托夫中将的第65集团军担任主攻，罗曼科中将的第48集团军在其右翼行动，这两个集团军就像一柄钢叉的两个尖齿，几乎平行地直插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左翼，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中将的第60集团军以其主力部队向格卢霍夫、科诺托普方向实施辅助突击。波格丹诺夫将军的坦克第2集团军，配置在第65集团军之后，一旦形成突破口，坦克第2集团军便由此进入，迅速向纵深发展进攻。鲁坚科将军的空军第16集团军的主要兵力，也将用于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方向，支持地面部队的进攻。另外，罗科索夫斯基也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方面军兵力和弹药等方面的不足，希望能得到及时的补充。他知道最高统帅手里掌握的后备队不是很多，所以没有太高的期望。斯大林也像答应朱可夫那样答应罗科索夫斯基：可以给你补充一个集团军，但要等你进抵第聂伯河的时候。

罗科索夫斯基要求方面军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战役准备。这当中方面军的后勤部门不分昼夜地冒着德军飞机的空袭运送各种作战物资。各部队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政治鼓动之外，还针对作战地域内河流纵横的特点，展开针对性训练，应该说，这与武器弹药一样重要。但是，10天的时间要同时完成如此众多的工作，要把每一个环节都处理得非常恰当，毕竟是大短暂了。中央方面军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便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转入了进攻，打响了第聂伯河会战一系列战役中计划与实际过程相差最大的一场战役——切尔尼科夫—普里皮亚季河战役。

谢夫斯克攻坚战

担任主攻的第65集团军司令员巴托夫将军，自从接到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作战训令那一刻起，便夜以继日地展开了战前准备工作。罗科索夫斯基给巴托夫下达的任务是，8月26日开始进攻，当天要突破德军在谢夫斯克方向上的防御；第二天要能保证波格丹诺夫将军的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突破口，随后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共同向杰斯纳河推进。任务看起来并不复杂，但真正完成起来却不简单。第65集团军的作战进程，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巴托夫将军身材矮小、干瘦，窄窄的脸上，宽大的前额十分突出，眼睛不大，但却炯炯有神，每当军情复杂、局势危险的时候，那里面就会闪烁出一道凶狠的光芒。别看这位将军貌不惊人，可在战场上却是一员虎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20岁刚过的巴托夫就因作战骁勇获得当时的军功章

——乔治十字勋章两枚。就是不算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他参加和指挥过的战斗，巴托夫也称得上是身经百战了。20年代初的国内战争、30年代中期的西班牙战争以及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苏芬战争，都留下了巴托夫瘦小的身影。自从1942年10月他接任第65集团军司令员直至战争结束，这个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一直打到了柏林，战功赫赫、威名大振。此时，罗科索夫斯基把方面军主攻的重担放在巴托夫的第65集团军肩上，也就是把此次战役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巴托夫心里清楚方面军司令员的用意，也能感觉到肩上担子的分量，因而精心准备，力争打赢这一仗。目前，在第65集团军编成内的主要是两个军：伊万诺夫将军的第18军和切罗克马诺夫将军的第27军。这两个军共有7个师部署在第一梯队。另外，萨马尔斯基将军的第19军作为方面军的后备队部署在第二梯队。对第65集团军来说，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俄罗斯的古老城市谢夫斯克。它位于布良斯克以西120公里，距东面的库尔斯克也差不多是这个距离。城市坐落在一处高地上，高地下，杰斯纳河的一条主要支流谢夫河从城东蜿蜒流过。从军事角度看，谢夫斯克易守难攻。德军大概正是看中了该城有利的地理位置，所以把它修建成了一个主要的防御枢纽，成为抵挡苏军进攻的一个重要支往。为了坚守谢夫斯克，德军指挥部在此地域，即第65集团军的正面上，部署了4个步兵师及部分加强兵力，另有2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德军在此地域的防线。这样看来，双方在此地投入的兵力基本相当，苏军并不占绝对优势，能否成功地一举突破德军防线，关键就在于是否能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了。后来得知，苏军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根据谢夫斯克的地形，巴托夫决定从城西北发动进攻。伊万诺夫将军的第18军所辖的步兵第69师及近卫第37师的部分兵力受命完成夺取该城的任务。同时，切罗克马诺夫将军的第27军所辖的步兵第60师，从东面正对着谢夫斯克，将尽一切力量牵制住敌军，协助第69师的进攻。第27军的其他部队应从谢夫斯克以南对敌守军实施包围。

客观地说，第69师的出发阵地及进攻地域的地形并不十分理想。谢夫河在这一段河面广阔、水流湍急，运河和水渠交错，构成了一道不小的障碍。在布置作战任务时，伊万诺夫将军曾对从此处实施突击持有异议，可师长库佐夫阔夫上校却充满信心。进攻开始的前一天，巴托夫、伊万诺夫及集团军炮兵司令别斯金一齐来到第69师指挥所，最后一次检查进攻准备工作，落实各兵种，主要是炮兵和步兵的协调问题。

“怎么样，师长同志，你的小伙子们劲头足吗？是不是对这河水还有点犯愁哇？”巴托夫指着对面不远的河面问。

“战士们个个劲头十足，集团军司令员同志。打个比方吧，他们现在都像在围栏里关了几天的鸭子，一见到水想拦都拦不住了。”库佐夫阔夫尽管一脸疲惫，语调还是欢快的。巴托夫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河面和对岸德军的工事，仍有些不放心地说：

“部队的情绪高昂是好事，但只有高昂的情绪并不一定都能打胜仗。你想过没有，取胜的关键是什么？”

库佐夫阔夫眯起眼睛看了看不远处的河面，略一沉吟，然后很有把握地说：

“能否成功将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炮火准备的时间内征服这道水面。”

巴托夫“噢”了一声，放下望远镜，转身盯着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师长。这时，一直没开口的伊万诺夫军长插进来道：

“炮火准备的时间不算长，共 45 分钟。而这道水面宽有 25 米，要么在这段时间渡过去，要么损失将无法预料。”

“我明白，军长同志。战士们已经经过了训练，对河水他们比以前熟悉多了。当然，更多的还是取决于炮兵和航空兵打击的力量和精度。”库佐夫阔夫又转向集团军炮兵司令员别斯金：“要压得敌人在整个 45 分钟内无法活动，这是我们对炮兵兄弟们最大的希望了。然后，那就看我们的了，瞧着吧，我们一定会成功。”

“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别斯金。”巴托夫看着别斯金并朝库佐夫阔夫歪歪头。“现在第 69 师突击地段火炮密度是多少？”

“每公里 122 门。”别斯金回答。

巴托夫把头迅速转向库佐夫阔夫，眼神似乎在问：“可以了吗？”

库佐夫阔夫咧嘴乐了，忙不迭地说：“足够了，足够了，真是棒极了！”

1943 年 8 月 26 日，苏中央方面军三个集团军几乎同时转入进攻。谢夫斯克城外谢夫河右岸的苏军以密集炮火开始了 45 分钟的炮火准备。按照惯例，苏军是以“卡秋莎”火箭炮齐射开始炮火准备，以第二次齐射为结束标志。在第 69 师的突击地段上，第一次齐射刚打完，库佐夫阔夫师第一梯队突击集团的战士们便冲向了谢夫河。他们利用木板、干树枝编成的漂浮物以及木桶、汽油桶、甚至大木盆，开始了强渡。紧跟在后面的工兵部队，迅速把一根根圆木制成的桥柱打入河底，再把一排木制的桥面用铁勾与桥柱固定在一起。几十分钟内，苏军的炮兵和航空兵就把成百吨的炮弹、炸弹倾泻在对岸德军阵地上，滚滚硝烟和被巨大的气浪掀起的尘土随风翻卷，形成一道数公里长、近百公尺高的幕障，把河面上苏军的强渡行动遮挡起来。德军虽然也进行了还击，但弹着点分散且火力不强，无论是对强渡部队还是对苏军阵地都难以形成有效杀伤。库佐夫阔夫的突击集团的确训练有素，强渡速度极快，炮火准备未完，第一梯队已登上对面河岸，并立即占领了一处登陆场。观察所中的库佐夫阔夫马上请求炮火向敌人防御纵深延伸。几分钟后，一个编队一个编队的苏军轰炸机呼啸着掠过河面，向敌纵深飞去。随即，远处传来一阵阵闷雷一样的爆炸声。渡过河的苏军很快攻占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拿下了谢夫斯克城西北的居民点斯特莱列茨科耶。

库佐夫阔夫的部队虽然强渡成功，但要继续扩大战果便感到力不从心了。原来德军统帅部正确地判断出苏军将会在谢夫斯克地域实施突击，因此早有防范。一方面，他们把部队悄悄地往后撤，只留少部分部队在第一道战壕，这样大大降低了在苏军密集的炮火准备过程中的损失，保存了实力。因德军把 7 个师中 5 个师的基本兵力都集中在谢夫斯克方向上，所以，库佐夫阔夫的部队攻占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容易，再往前推进就困难了。另外，谢夫斯克方向上的战斗一打响，德军统帅部马上按原计划把 2 个步兵师和 2 个坦克师从北面的布良斯克方向和预备队中调往谢夫斯克。这样在谢夫斯克地域便形成了德军兵力局部占优势的态势。对此，巴托夫和他的司令部在进攻开始之前并不知道。现在，他只是感觉到敌人给进攻部队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库佐夫阔夫的推进速度明显放慢，简直是在裹步不前。照这样下去，不仅当天不能攻克谢夫斯克，而且也无法为波格丹诺夫的坦克第 2 集团军打开足够宽度的突破口使之投入战斗，也就是说，方面军司令部赋予第 65 集团军的任

务将无法完成。这对巴托夫来说是最痛苦不过的了。他当机立断，命令别斯金让炮兵部队紧随第 69 师之后向前移动，以给步兵更多的炮火支援。然后他又接通第 27 军军长切罗克马诺夫将军的电话：

“请你立即下令第 60 师进入库佐夫阔夫的地段，他那里情况紧急，需要支援才有可能成功。”

第 60 师正对着谢夫斯克城东面，按计划该师要起牵制城中德军的作用。听到巴托夫要调动第 60 师，切罗克马诺夫觉得很突然，禁不住问了一句：

“60 师留下多少兵力对付谢夫斯克？”

“一点不留，全师立即进入库佐夫阔夫打开的突破口。动作要快，明白吗！”巴托夫对着听筒大声说道。那边的切罗克马诺夫仿佛看到了集团军司令员眼中闪出的两道凶光。

26 日一天的激战，苏军没能攻克谢夫斯克。德军的顽强抵抗和源源不断投入的兵力，使第 65 集团军的进攻步履艰难。但苏军的冲击还是在德军防线上撕开了一个近 20 公里宽、10 公里深的口子，为坦克第 2 集团军投入交战创造了条件。27 日，坦克部队按计划进入了谢夫斯克地域的苏军突破口。在坦克部队的支援下，第 18 军的部队从西北、第 27 军的部队从南面向谢夫斯克的德国守军展开猛攻。德军害怕被包围，当天主动撤出了谢夫斯克。第 65 集团军虽然拔除了这枚钉子，但推进速度仍然缓慢，自 26 日起的 4 天中，总共只推进了 20~25 公里。巴托夫心急如焚，频繁地通过电话与坦克第 2 集团军司令员波格丹诺夫将军协商着加快推进速度的方法，希望借助坦克部队的冲击打开局面。

罗科索夫斯基也在密切注视着第 65 集团军地段上的战事发展。巴托夫和波格丹诺夫的进展缓慢，令他倍感不安。但是他没有只是死死盯住巴托夫的进攻方向。当方面军左翼出现了一个机会的时候，他立即发现并果断地抓住了它。

打“疯”了的第 60 集团军

机会出现在担任方面军辅助进攻任务的第 60 集团军的突击方向上。第 60 集团军的突击方向是谢夫斯克以南的格卢霍夫。由于德军统帅部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谢夫斯克方向上，部署在第 60 集团军对面的部队要少得多。也许德军统帅部没有料到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在连续征战了几个月之后，经过短短十余天的准备能够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发起突击，也许他们以为只要在谢夫斯克挡住苏军的进攻并将其击退，其他相邻方向上的苏军就不敢贸然深入，以防被德军切断了后路。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确实是德军统帅部的一次失误，而这个失误马上便被第 60 集团军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中将抓住了。

当时年仅 37 岁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苏军中是最年轻的中将衔集团军级司令员之一。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他之所以能超过一大批年龄、资历都在其上的将领而被委以重任，确实说明他具有超人的能力。卫国战争爆发前，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只是一名师长，战争爆发后，他指挥的坦克第 28 师先是在立陶宛境内，然后在西德维纳河及诺夫哥罗德附近，抵挡着占优势的德军的进攻。坦克师的坦克差不多全都打光了，他的师遂被改为步兵第 241 师，从此，这个师成了一连串艰苦防御战中的一块极不易“搬动”的磐石。作为指挥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恶劣的条件下，充分显示出他意志坚强、英勇善

战、足智多谋和灵活敏锐的素质。他不仅深得战士和军官们爱戴，而且得到同级指挥员的称赞及上级指挥员的器重，渐渐地，也引起了包括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在内的高级军事首长的注意。战争爆发整整一年后，刚刚当了一个月军长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便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60集团军司令员。

1943年1月，他指挥着刚组建完毕的第60集团军在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那战役中，初试锋芒便建大功，解放了俄罗斯重镇沃罗涅日。在此后的库尔斯克会战中，第60集团军被部署在突出部的正中央，准备抵挡德军的正面进攻。但德军的这次进攻主要是打突出部的南北两翼，而苏军的反攻也选择了同伴的方向，位于正中的第60集团军哪边都帮不上手，只好按兵不动。在战役中基本上是坐壁上观的第60集团军保存了实力，同时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也利用这段时间对当面之敌作了仔细的侦察和研究，结果他发现，他的正面是德军“中央”和“南方”两大集团军群的防御结合部，无论对哪个集团军群来说，这里都不是设防的重点。因此，胸有成竹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部队大胆进攻，而前一阶段眼看着兄弟部队屡建军功的第60集团军官兵，早就憋足了劲，进攻中奋力向前，勇猛异常。这次，终于轮到第60集团军捷报频传了：进攻当天突击集团便突破德军防御，第二天，集团军主力部队全部进入作战地域，突破口迅速扩大到几十公里，进攻矛头锐不可当，直逼位于德军防御纵深60公里处的格卢霍夫城。

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看到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凌厉攻势不由得心头一动。他想，巴托夫那里现在遇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推进缓慢，估计短时间内情况不会有重大改观，这就意味着整个方面军向第聂伯河推进的速度将受影响。时间的拖延只能对我们不利，敌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第聂伯河右岸建起更坚固的防御工事，这势必增加苏军的强渡难度和伤亡。现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突击的速度要快得多，但他的集团军的兵力不及巴托夫的强，能否保持住这种势头很难说，而从战役的角度看，只有保持这种势头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另外，从战术上讲，孤军深入之后如果不能及时给与补充和配合则是很危险的，这就要求必须借助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战果并进一步扩大它。不过，作为方面军预备队的坦克第2集团军已经投入到巴托夫那里，大本营答应拨给的第61集团军短时间内尚无法到达，怎么办？罗科索夫斯基一时拿不定主意。另外，如此重大的决定还必须由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作出决议。他马上找来了参谋长马利宁和方面军军事委员捷列金，向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罗科索夫斯基最后说：

“现在的情况要求我们刻不容缓地作出选择：要么马上把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从巴托夫那里调到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这里，要么等待第61集团军到达。”

参谋长马利宁将军扶了扶眼镜，字斟句酌地说：

“很明显，我们不能等待，否则有可能延误战机。把波格丹诺夫调过来并不难，难的是我们现在还无法估计这样做会给巴托夫造成什么影响，如果巴托夫因此而……”他恰到好处地省略了下面的话，但谁都清楚参谋长在担心什么。

“是的，参谋长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捷列金习惯于边踱步边发表意见，而且一只手常常很有风度地背在后面，“巴托夫打得够苦的了，这时再把波格丹诺夫调走，他能顶得住吗？如果巴托夫顶不住，那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侧翼就将暴露，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再有，”捷列金突然停住脚步，一

字一顿地说：“大本营会同意我们对作战方案作如此重大的修改吗？”

“当然，任何军事行动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可我们反过来想想，如果我们调动迅速，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再按目前的速度推进，那么与巴托夫对抗的敌兵团的侧翼就将首先暴露了，由此会出现一个抄敌人后路将其合围的态势。敌人要避免被合围，或是分兵来抗击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这将有效地减轻巴托夫的压力；或者撤退到杰斯纳河一线重新组织防御。你们看，”说着，罗科索夫斯基从桌上几张大地图中找出一张放在最上面，用铅笔指点着说：“我们左翼的沃罗涅日、草原、西南和南方方面军都已展开了进攻。右翼的布良斯克、西方方面军也在积极活动，希特勒已经很难从其他地段上抽调部队到这里来了。在西线，我们的盟国部队在意大利登陆，德国的后备队要拿去补那边的缺口，这样看来，他们除了刚才说的那两种选择外，已没有别的办法了。而这两种选择中的任何一种，对我们方面军的整个战役来讲，都是有利的。”

经罗科索夫斯基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一分析，本来看似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明了了。马利宁冲捷列金说：

“现在我认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建议是大胆而可行的。”

捷列金则猛地从地图上扬起头大声说：

“完全同意！”

经请示，大本营很快就同意了这种调整。给波格丹诺夫的命令电报也发出去了，现在需要跟巴托夫打招呼了。罗科索夫斯基接通了巴托夫的电话。

“巴托夫同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把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部队调到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那里，从那里投入进攻。”罗科索夫斯基平静地说。

“这就是说只让我们一个人留下，方面军司令员同志？”巴托夫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听筒里传来他疑惑不解的声音。

“不完全是这样，罗曼年科的第48集团军仍然在你右翼作战。听我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你的部队打得非常顽强，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那里的形势更好些，他已推进了60公里，而你那里却在战略纵深被拖住了，明白吗？相信我，坦克部队到第60集团军那里会取得更大的战果。”

“可是敌人还在用很大的力量不停地对我们的战线实施冲击，如果没有坦克部队，情况会变得很糟……”巴托夫急切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把萨马尔斯基的第19军调给你，这可是我所有的最后‘财产’了，满意了吧？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用不了多久，整个局势就会改观了。”

“那好吧……”巴托夫说完这句后，过了一会儿才挂断电话。虽然不是面对面的交谈，罗科索夫斯基也还是能想象得出巴托夫脸上那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罗科索夫斯基除了下令波格丹诺夫的坦克第2集团军调往第60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外，为迅速扩大战果，还命令在方面军右翼的第13集团军，以及突破炮兵第4军也紧急调动，进入第60集团军的突破口。原来支持第65集团军进攻的空军第16集团军主力也转向这里参战。这样一来，第60集团军进攻方向上的苏军力量陡然猛增几倍，冲锋在前的第60集团军的部队士气愈发高昂，仅8月31日一天中就向前推进了60公里，进入乌克兰境内。9月1日，他们攻克了克罗列韦茨，6日，解放了重要的铁路枢纽科诺托普。这时，被击溃的德军4个步兵师的残部退守巴赫马奇城以南。苏军的坦克部队和紧

紧跟进的步兵不给敌人以喘息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两路向巴赫马奇以北和西南方向机动，合围并歼灭了该城以南的德军。然后他们继续向西挺进，15日夺取了德军试图固守的另一个重要防御枢纽涅任市。这座城市被德国人视为掩护基辅的最后一道门户，它的失守，使德军在杰斯纳河下游左岸的防御彻底瓦解了。与此同时，方面军左翼的迅猛推进，给了右翼第65集团军和第48集团军极大支持，德军害怕陷入合围。无心恋战。巴托夫的部队于9月16日解放了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从行进间渡过了杰斯纳河，向西面的第聂伯河大踏步前进。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预备队中抽调给中央方面军的第61集团军也赶到了，该集团军从第60集团军地带很快前出到杰纳斯河，并在切尔尼戈夫以东突破杰纳斯河，向德军在杰纳斯河防线上最后一个抵抗枢纽切尔尼戈夫以北发展进攻。而第13和第60集团军的部队则从南面向这里逼近。9月18日，苏军在该城西南强渡杰纳斯河，21日该城即获解放。同日，位于切尔尼戈夫东北的晓尔斯亦被第61集团军攻克。中央方面军6个集团军的地面部队从多处突破了德军设在杰斯纳河及其支流的防线，进抵第聂伯河左岸。

宽阔汹涌的第聂伯河就在罗科索夫斯基的将士们眼前了。

第三章 残云横扫追兵急

瓦图京与曼施坦因：一个计划着猛攻，一个思谋着巧撤

就在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冲向第聂伯河的同时，瓦图京大将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在中央方面军以南，也展开了迅猛的攻势。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沃罗涅日方面军规定的任务有两个，其一，与北邻的中央方面军和南邻的草原方面军互相配合，一起解放左岸乌克兰地区，前出至第聂伯河中游。其二，由于乌克兰首府基辅位于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作战地带之内，直线距离最近，所以大本营把解放基辅的任务，由一开始交给中央和沃罗涅日两个方面军共同完成，修改成由沃罗涅日方面军独立完成。这样，瓦图京将军的部队除了要完成与其他四个方面军相同的任务外，还肩负着解放乌克兰首府的重要使命。

接到大本营的命令后，瓦图京一连几天埋头于作战地图和情报资料之中，手不离圆规和铅笔，反复思考着方面军的作战计划。42岁的瓦图京将军身材不高，但却十分健壮，四方脸膛白皙丰满，薄薄的嘴唇喜欢紧抿着，细长的眼睛总给人一种若有所思的感觉。如果不是那身略带皱褶的将军制服穿在身上，你很难把这个透着儒雅风度的人与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联系在一起。瓦图京确实可以算作一位“儒将”，或者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参谋出身的前线将领。他在苏军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后，从师司令部参谋，一直到两度出任苏军副总参谋长，主要充当的是运筹帷幄的角色。这期间，他也曾从幕后走到前台，1939年，带领苏军收复西白俄罗斯，得以一展其军事修养和指挥才能，给斯大林等最高领导人留下了良好印象。以后便连掌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帅印，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反击时期的“小土星”战役中，指挥着西南方面军以快速、果敢的突击，为合围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立下头功。战役一结束，他又被调回沃罗涅日方面军，参加库尔斯克会战。他的部队先是以顽强的防御顶住了德军的进攻，而后与草原方面军一起连续作战，解放了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苏梅等重要城市。下一步就是如何迅速占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强渡该河并早日解放基辅了。

负责协调沃罗涅日和草原方面军作战行动的大本营代表、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元帅，此时正在沃罗涅日方面军。于是，瓦图京与朱可夫一起制定了下一步作战计划，并在9月9日呈送给大本营。

计划规定，作战的总目标是消灭第聂伯河左岸的敌人，到1943年10月1日~5日，前出至第聂伯河并在基辅以南的勒日谢夫至第聂伯河中游的主要渡口之一切尔卡瑟之间，占领右岸登陆场。主攻方向放在方面军右翼，由第38集团军、第40集团军、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近卫第1骑兵军以及近卫坦克第2、第5和第10军完成。它们的任务是对敌实施深远的包围，向基辅方向推进，并以其主力在勒日谢夫至基辅地段强渡第聂伯河。辅助进攻由方面军中间的第47、第52和第27集团军完成，其近期任务是切断敌人从波尔塔瓦至基辅的交通线，并向切尔卡瑟方向推进。此外，近卫第4集团军与坦克第3军应从南面掩护方面军行动，并与草原方面军配合占领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

整个作战行动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将调动除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近卫第1骑兵军之外的全部现有力量，占领有利的出发阵地，切断波尔塔

瓦与基辅敌人之间的交通线，孤立敌波尔塔瓦集团；同时把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1军集结于罗姆内以西和西北20~30公里的出发阵地。在9月12日之前，方面军各部队应推进到苏拉河东岸一线，并占领罗姆内、卡佳奇等城市。此阶段到9月18日~20日完成。第二阶段，将把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1军投入作战，向普里卢基方向实施突击。而近卫坦克第2、第5和第10军应向卢宾、戈列宾卡方向实施突击。上述快速机动部队应在9月26日~27日前出至第聂伯河，方面军大部队应在10月1日~5日前出至第聂伯河。第三阶段是占领第聂伯河右岸登陆场。计划对航空兵和炮兵部队的使用也做了详细规定。

瓦图京亲自把计划抄写了一遍，仔细检查之后才交由副官送往莫斯科。事无巨细都尽可能亲自动手去做，这大概是瓦图京多年从事参谋工作养成的习惯。但这个习惯对于指挥一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来说就显得有些繁琐了。不少人，包括朱可夫在内都曾就此对他提出过善意的劝告和批评，但瓦图京仍然喜欢事必躬亲。他常常亲自起草给各集团军和部队的命令、送交大本营的报告及其他文件，弄得参谋们哭笑不得：在上上下下异常繁忙紧张的时候，他们倒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了。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很快对作战计划作了批复，对作战意图和部队安排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要求压缩作战行动的时间，特别是第二阶段行动的时间，大本营指示，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不得迟于10月1日，而第三阶段结束不得迟于10月5日。不仅仅是对沃罗涅日方面军，对其他4个参加第聂伯河会战的方面军，大本营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德军统帅部“帮助”苏军统帅部提出的。

自8月27日希特勒来到文尼察与“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及其属下的主要集团军将领们开过作战会议之后，这位元首便把他要调给曼施坦因12个新锐师的许诺抛到一边去了。这边，苏军几个方面军步步进逼，德军防线全面吃紧，曼施坦因实在没有多余的部队去补处处可见的窟窿了。9月3日，他约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鲁格元帅，一起飞到“狼穴”面见希特勒，力陈了南线之危。希特勒本指望能从克鲁格那里抽调出4个师交给曼施坦因聊解燃眉之急。可是克鲁格马上也拿出他那本“难念的经”，告之由于罗科索夫斯基部队的大举进攻，他已感到巨大的压力，在第聂伯河左岸设置的防线只是在勉强支撑着，别说抽调4个师，就是撤走1个连的兵力，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希特勒无奈，只好让曼施坦因等待从西线调来的部队，再次失望而归的曼施坦因最终意识到，现在只有宽阔的第聂伯河还能保住几十万官兵的性命起些作用了。于是他一面向陆军总部和希特勒发去告急电报，一面不等希特勒下达命令，暗中部署各部队向第聂伯河右岸撤退。接到曼施坦因的告急电报，希特勒于9月8日飞抵“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扎波罗热。曼施坦因向希特勒报告道：

“几天来，‘南方’集团军群面临的形势正在恶化。在我们正面，苏军已经动用了55个步兵师、2个坦克集团军向我军发起进攻，这还不包括在基辅以东刚刚结束哈尔科夫战役、尚未转入大规模进攻的瓦图京和科涅夫的两个方面军。据侦察，还有大批的敌军正往这里调动。这就是说，苏军在这里展开的不是一两个孤立的战役，而是沿第聂伯河全线的战略性进攻，目的是要把我们聚歼于该河左岸。现在，我集团军群右翼防线上已被撕开了一个45公里宽的缺口，在那里只有两个师的残部苦撑着局面。靠我现有的预备队已

无希望填补缺口。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必须撤退。在北翼，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危机局面，但却潜藏着巨大危险。基辅是整个南线上的一个关键点，敌人迟早会对它动手，而这里又恰好是我们与‘中央’集团军群的结合部。一旦这里出了问题，不仅是‘南方’集团军群，连‘中央’和‘A’集团军群的后果也将不堪设想。所以我建议，应命令克鲁格元帅把他的部队撤到第聂伯河一线，这样可使其正面缩短三分之一，用所节省出的部队集中在基辅前方，以防不测。另外，允许我的右翼部队后撤。”

曼施坦因一口气说完，希特勒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地说：

“您的建议请允许我再考虑考虑。从当前形势上看，‘南方’集团军群右翼是有后撤的必要，我原则上不反对。”

曼施坦因马上盯住这句话，故意又问了一遍：

“我的元首，您同意让右翼部队后撤？我是否可以马上发布命令？”

希特勒略一犹豫：“是的，我同意。至于说‘中央’集团军群的后撤，要复杂得多，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如此长距离的后撤的。我担心在大规模调动尚未完成之前，俄国可怕的泥泞季节就会来到，那样，我们将损失过多的装备，得不偿失。所以我考虑是否让他们撤到一条中间线上……”希特勒戴上眼镜俯身在地图上找着什么。忽然又抬起头，向曼施坦因：“对我军撤离的地区，您打算怎样处理？”

“根据俄国人传统的作法，他们在收复了某一些区之后，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当地的物资补充部队，以解决因交通、运输车辆不足等造成的补给困难。因此，我们除了要破坏道路和交通设施外，还要撤走或破坏一切可供苏军利用的物资和设备，譬如机器、骡马、牲畜、粮库等等。”

“还有人员，60岁以下的居民，尤其是男性居民也应统统撤退！”希特勒提高了声音说，“这些人都会被俄国人作为新兵补充到部队，至少也会迫使他们参加军事性工作。这种作法不是我们的首创，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采取过类似的措施。”

曼施坦因脱口而出：“我的元首，您是说我们要实行‘焦土政策’……”

“是的，正是这样！”

“我想，我们又找到了一件足以让敌人头痛的武器了！”曼施坦因也愉快地提高了声调。

德军的撤退行动和有关实行“焦土政策”的命令，通过各种渠道，越来越多地为苏军最高统帅部所掌握，苏军最高统帅部也就越来越急切地要求各方面军加快向第聂伯河推进的步伐。

战场，终于摆到了第聂伯河右岸

1943年9月初，沃罗涅日方面军各集团军相继转入进攻。

莫斯卡连科中将指挥的第40集团军在方面军右翼作战，于9月2日晨开始强渡普肖尔河，拉开了整个方面军在第聂伯河左岸进攻的帷幕。集团军的左翼部队遇到德军顽强的抵抗，尽管莫斯卡连科把坦克第2军调到了左翼，但仍然无法突破德军的防御。德军以近两个团的摩托化步兵，在110辆坦克支援下，多次实施反击。第一天战斗下来，苏军几乎仍在原地踏步。然而集团军右翼部队却取得了不小的战果。步兵第52军的先头部队迅速强渡普肖尔河之后，当天向前推进10~12公里。但随后的战斗却变得越来越艰苦了。德

军不断实施反突击，拼命争夺每一个居民点。第40集团军经过几天的苦战，到9月6日，已在普肖尔河西岸占领了一个宽15公里、纵深15~40公里的登陆场，而且对在第40集团军作战地带以南抵抗的德军的侧翼和后方形成威胁。为了扩大莫斯卡连科将军取得的战果，瓦图京把坦克第10军、步兵第309师、以及在第47集团军编成内的步兵第29师调归莫斯卡连科指挥，以实现用第40集团军打击第47和第52集团军正面之敌的侧翼和后方，全面瓦解德军普肖尔河防线的意图，他叫来莫斯卡连科，一边用铅笔在地图上画着箭头，一边说：

“明白吗？你这样发展进攻，向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是的，完全明白。不过，我的左邻，第47和第52集团军应该与我们同时行动。而且，方面军司令员同志，我们无论如何都得要几昼夜的准备时间……”

“你可以自己决定，不过在命令中一切都要精确。你准备在什么时候开始？”瓦图京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莫斯卡连科。莫斯卡连科从中感到一种鼓励，一种让他自己作出决定的鼓励。

“9日。”莫斯卡连科下了决心说。

“9日上午。”瓦图京进一步明确道，并用铅笔把这个日期注在了地图上。

9日上午，第40集团军再次恢复进攻。其右翼部队与第38集团军配合，三天之内向西推进了20公里，从行进间强渡了霍洛尔河，推进到苏拉河一线。而左翼部队与同时转入进攻的第47集团军配合，重创了德军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到9月13日推进了14公里。这样，到9月中旬，第40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已渡过苏拉河，向着下一道较大的水障碍——乌达伊河挺进。

与此同时，在第40集团军以北地带作战的第38集团军，在奇比索夫中将指挥下，从9月14日起，向苏拉河上德军的一个重要防御据点——罗姆内城发起了进攻。奇比索夫将军特意把攻打罗姆内的任务交给他手下最出色的两个师——步兵第167和第163师去完成。苏军开始从三面围攻该城，德军拼命抵抗，猛烈反击，当天苏军没能攻克罗姆内。第二天，形势急转直下，在第38集团军以北作战的苏中央方面军所辖第60集团军，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以惊人的速度一路猛攻，于9月15日拿下了位于罗姆内西北的涅任市，对罗姆内地区的德军后方形成严重威胁。德军指挥部害怕罗姆内守军陷入包围，急令其撤到乌达伊河西岸。这样，到9月16日傍晚，苏军已彻底肃清罗姆内地区的敌军，推进至乌达伊河。

乌达伊河是沃罗涅日方面军作战地段上横在第聂伯河以东的最后一道大的水障碍，也是掩护基辅至切尔卡瑟一段第聂伯河上几个重要渡口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德军在这里设有两个较大的抵抗枢纽，一个是基辅以东的普里卢基，一个是基辅东南的皮里亚京。两城距基辅的距离为125和135公里。可以说是基辅在这一方向上的门户。同时，9月15日，在曼施坦因的一再请求下，希特勒终于同意允许“南方”集团军群部队撤往第聂伯河右岸。因此，保证基辅至切尔卡瑟之间的渡口，以便让携带着从撤离地区掠来的大量物资和十多万居民的德军顺利渡河，成了各级德军指挥部主要考虑的问题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给在这里作战的第4坦克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下达的任务，是让其以部分兵力固守普里卢基和皮里亚京，迟滞苏军的推进，为大部队的渡河赢得时间。相反，苏军最高统帅部在看清了德军意图之后，要求各方

面军加快进攻速度，争取赶在德军之前前出至第聂伯河，至少，也不能让德军有充裕的时间巩固第聂伯河右岸的防御。

第聂伯河虽然蜿蜒 2200 多公里，但实际上只有五处适于大规模渡河。这五大渡口从上游至下游依次是基辅、卡涅夫、切尔卡瑟、克列缅丘格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其中的三个即基辅、卡涅夫和切尔卡瑟都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作战地带之内。因此，能否抢在德军之前或者紧随其后占领第聂伯河上的主要渡口，沃罗涅日方面军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瓦图京给莫斯卡连科和奇比索夫下达命令，要他们无论如何要在 9 月 18 日日终之前拿下普里卢基和皮里亚京，扫清通向第聂伯河的最后障碍。针对德军加强了这两地防守力量的情况，瓦图京把近卫坦克第 3 军、独立坦克 39 团和自行火炮 1461 团等部队加强给第 38 集团军。第 40 集团军也得到一定的补充。

9 月 18 日，第 38 集团军转入进攻。该集团军的步兵第 180 和第 167 师从东北方向、第 40 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 42 师从东南方向直逼普里卢基城下。第 40 集团军的步兵第 309 和 237 师强渡乌达伊河后，于 9 月 17 日夜在皮里亚京城的接近地与德军展开了通宵达旦的激战。负有掩护大部队渡河使命的德军在两处抵抗得非常顽强，但终于无法挡住苏军的强大攻势。9 月 18 日 23 点，德军在损失了 300 多名官兵及大量火炮和坦克后，被迫撤出了皮里亚京。19 日，德军的另一个抵抗枢纽普里卢基亦告失守。这样，德军在乌达伊河一线的防御土崩瓦解。在沃罗涅日方面军面前，通向第聂伯河的广阔道路终于打通了。

瓦图京看到时机已成熟，立即打出了他手中的“王牌”，命令雷巴尔科中将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投入战斗。9 月 19 日夜，他下达了命令：

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第 38 集团军和第 40 集团军司令员：

敌人在撤退过程中正企图烧毁所有粮食。形势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进攻。我命令：

1. 雷巴尔科同志用机动性最好的部队及坦克，以一昼夜 100 公里的速度向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地区运动，应不迟于 1943 年 9 月 22 日抵达该地区。

2. 第 40 和第 38 集团军司令员应加快进攻速度，首先以机动部队于 1943 年 9 月 22 日前，前出至第聂伯河。

雷巴尔科将军接到命令后，以机动性最强的两个坦克军和一个机械化军为第一梯队，近卫骑兵第 1 军为第二梯队，迅速向第聂伯河推进。第一梯队各军均成两路纵队前进，先头部队推进速度更快，常常与主力部队拉开 50~70 公里的距离。9 月 21 日日终前，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基辅以南前出至第聂伯河。他们用两个半昼夜前进了近 200 公里。第 40 集团军的动作更为迅速。9 月 20 日，步兵第 309 师的侦察组潜到了第聂伯河边。之后，坦克第 10 军的部队解放了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城，其中坦克第 178 和 183 旅穿城而过，抵达第聂伯河。随后，在 9 月 22 日夜，近卫步兵第 42 师和步兵第 237、第 161、第 337 师的先头部队纷至沓来。在基辅以南，从勒日谢夫至卡涅夫，第聂伯河在这里向东转了一个弯。正是在这个后来被称为布克林突出部的地方，沃罗涅日方面军将建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登陆场。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最先抵达此地的第 40 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在基辅以北，第 38 集团军所辖的步兵第 240 和第 167 师的先头部队，也于 9 月 23 日抵达第聂伯河岸，并在维什戈罗德至柳捷日一段河岸上摆开了强

渡的战场。

这样，至9月中下旬，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官兵不仅在基辅南北前出至第聂伯河，而且立即展开了强渡。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战场，终于摆上了第聂伯河右岸。

悲壮的空降

当苏军在宽大正面上向第聂伯河推进，德军撤过该河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就如何加快部队进攻速度，尽快强渡第聂伯河制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决定把空降部队投入第聂伯河会战，便是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大本营经过考虑，决定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地面部队前出至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的第聂伯河段时，在其对岸的大布克林地区投入空降部队，以配合该方面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右岸登陆场。大本营把这一决定立即通知给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和空降军及远程航空军指挥部。9月16日，空降军指挥部制定出了行动计划，规定其目标是配合沃罗涅日方面军部队夺取第聂伯河右岸大布克林地区登陆场，并加以巩固和扩大。为此，空降部队应在该地区建起一道宽30公里、纵深15~20公里的防御区域。准备投入近卫空降第1、第3和第5旅近1万人参加空降。这三个旅组成一个空降军，由苏联空降兵部队副司令员扎杰瓦欣任军长。整个空降行动要在两个夜间完成，为此调用了180架—2飞机和35架滑翔机。空降的出发机场距空降地区最近的有175公里，最远的为220公里，因此每架飞机一夜间只能往返两到三次。计划规定空降从9月24日夜间开始。各空降旅和飞机提前两天，即9月22日集中。近卫空降第1和第5旅是第一批实施空降的部队。

计划制定得不能说不具体。但再好的计划也有赶不上客观形势变化的时候，在瞬息万变的战争进程中，就更是如此。在9月20~22日的三天中，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部队纷纷进抵第聂伯河，并从行进间强渡该河，在右岸，包括预定实施空降的大布克林地区，建立了登陆场。德军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过来，大批德军部队被迅速调往该地。这样，原计划中趁敌人不备实施空降，配合地面部队建立登陆场的设想，便基本上失去了实现的前提。而已开始强渡第聂伯河的各集团军，由于缺少渡河器材，加之德军火力猛烈，一时无法实施大部队的强渡。已渡到右岸开辟登陆场的先遣组和分队，面对占优势的敌人又急需支援。这一切都促使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和空降军指挥部决定在已发生变化的形势下，仍按原计划实施空降。9月22日中午，瓦图京与第40集团军指挥所给各空降旅下达命令，要求计划中第一批实施空降的两个旅在9月25日夜间空降在原指定地点。

但是，近卫空降第1旅在上述时限之前未能完成在出发机场的集结，所以空降兵指挥部临时决定用本来计划第二批空降的近卫空降第3旅替代，与近卫空降第5旅共同行动，而把第1旅改为在第二和第三夜实施空降。这不仅改变了空降顺序，也使各旅的任务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逐级部署部队、下达任务、明确作战范围等等繁杂的工作。旅一级指挥员直到登机前半个小时才向营一级指挥布置任务，而连一级指挥员向各排下达任务许多是直接是在飞机上完成的。

截止到9月24日日终时，德军已在布克林地区集结起了一个强大的集

团，其中包括紧急调来的第 24 和第 48 坦克军以及近 5 个步兵师的兵力。当然，这些兵力是针对在该地区建立登陆场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来的，但它们的到来，将给苏军的空降部队带来灾难性后果。

9 月 25 日一夜，苏军从各机场共起飞了 298 架飞机和 500 架滑翔机，运送走了 4575 人和 660 只军用物资箱子，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员和物资属于进入情况最晚的近卫空降第 3 旅。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本应从斯莫洛基诺机场起飞空投 45 毫米加农炮的飞机，结果这一夜一架都没能起飞。还有，由于缺少航空汽油，对近卫空降第 5 旅的空投到 25 日午夜 1 时，就被迫停止了。这样，原计划在第一夜空投的人员中有 2017 人留了下来，占了预计空降总人数的近 30%。

飞临指定地点上空的飞机，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德军的地面防空火力出乎意料地猛烈，迫使飞行员不得不提高飞行高度并缩短空投时间，这样一来又使机组人员更难判断方位。第一批着陆的空降人员，在缺少方位物的情况下，冒险使用光亮信号给飞机导航。德军发现之后，马上在极大的范围内，学着苏军空降兵的样子，大量点燃柴草、树枝、建筑物，发射信号弹，诱使苏军飞行员判断失误。结果，计划中两个旅的着陆区域本应在 10×14 公里范围内，而实际上却扩大到了从勒日谢夫至切尔卡瑟之间的广大地区，范围达到 30×90 公里。更严重的是，相当一部分空降人员直接降落在德军的战斗队形中，许多官兵还没来得及解开降落伞就牺牲在敌人的枪炮之下，或者成了俘虏。

在着陆之初躲过敌人绞杀的空降兵们，由于方位不清，又缺少通信器材，各级战斗编制之间失去了联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和空降军指挥部，都一度失去了对空降部队的指挥。直到 9 月 28 日，沃罗涅日方面军才与三个空降兵小组建立了电台联系，但他们对这三个小组以及其他空降兵的命运仍然无能为力。有鉴于此，空降军指挥部不得不停止了进一步的空降行动。近卫空降第 5 旅的其余部队和近卫空降第 1 旅返回基地待命。而他们的战友，此时却在第聂伯河右岸，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开始，空降兵们只能组成一个个小组，各自为战。第 3 旅的参谋长福法诺夫少校降落在勒日谢夫以西，他聚集起同机的 29 名战士，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一方面设法与周围的其他空降兵小组取得联系，一方面判明方位，组织防御，收集物资。从 9 月 26 日起，福法诺夫率领空降兵们转战于各居民点之间，不断地偷袭德军仓库，消灭小股德军，破坏敌人的装备。到 10 月初，他们已经累计消灭了 120 多名德军官兵，破坏了 1 辆坦克、3 门自行火炮、9 辆汽车及大量军用物资。第 3 旅的政治副指导员叶夫斯特罗波夫带着 31 名战士在转移过程中不幸与德军大部队相遇。德军立即向他们扑来，在击退德军第一次进攻后，叶夫斯特罗波夫受伤。小组人员不肯丢下副指导员，结果被德军团团围住。德军连续三次的进攻均被苏军战士击退，可包围圈越来越紧了。德军又开始了第四次进攻，危急关头，叶夫斯特罗波夫高喊着“跟我冲，宁死不当俘虏”，第一个冲出阵地。战士们跟着扑向敌人，结果，32 名空降兵无一生还。在卡涅夫地区的森林中，10 月初，几支较大的空降兵小组渐渐地聚集到一起，第 5 旅旅长西多尔丘克把他们组成了一支实力可观的部队。这支部队包括 3 个营和 2 个独立排。他们与第 40 集团军司令部建立了无线电联系，集团军司令部很快给他们提供了军用物资和食品。这支部队在森林中

建起了基地，按照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的指示行动。由此，空降兵的作战行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分散的独立随机行动，变成了对敌人实施经过周密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打击。其打击效果明显提高，而德军则把这支部队视为眼中钉。10月23日，德军派出飞机、坦克和大量部队开始了对空降兵的围剿。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空降兵们与德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杀，但弹药不足终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日益困难。西多尔丘克决定摆脱敌人转移到别的地区。空降兵们利用德军进攻的间歇，开始向切尔卡瑟地区的森林转移。经过这场恶战和长途跋涉，原来总人数近1200人的部队，只剩下不足400人了。

英勇的苏军空降部队官兵，在异常复杂和险恶的环境下，一直坚持战斗到11月中旬与强渡第聂伯河的苏军大部队会合。尽管命运把他们投入了一场因多种原因而无法取得成功的战役，但他们的英勇气概将永存于世。

第四章 名城故地再降魔

“要杀头就砍到底，不要中途住手”

1943年8月23日，哈尔科夫城西北郊一座被茂密的树林覆盖的高地下，一间用圆木、木板和草绿色的帆布搭起的临时房间里，几位身着苏军将军制服的高级指挥员正热烈地交谈着。高地后面，从哈尔科夫城方向飘过来滚滚浓烟，使四周和房间里有些昏暗，间或传来一阵阵冲锋枪的射击声和沉闷的爆炸声，在这里听得非常真切。这些不仅没有冲淡这几位将军的谈兴，反而让他们更加兴致勃勃。这是苏联草原方面军所辖第53集团军的指挥部，几位将军刚刚从上面的高地上观察了苏军解放哈尔科夫城的战斗，现在他们正等待着最后的消息。

房间一侧几部电话机铃声不断，集团军司令员马纳加罗夫将军正不停地与各军各师联系，询问进展情况。忽然，马纳加罗夫转过身，冲着正在交谈的一位年岁最长的将军说：

“方面军司令员同志，舒米洛夫将军要向您报告。”

这位将军站起身，迈着稳重的步子走到电话机前，接过听筒：

“我是科涅夫，请讲。”

舒米洛夫是草原方面军所辖近卫第7集团军的司令员，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他指挥着第64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与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一起抗击了德军的进攻。会战后，他的集团军也因作战顽强、功绩卓著，获得了近卫集团军称号。在哈尔科夫战役中，他又指挥着部队冲在前面。这时，他正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向科涅夫报告。

“方面军司令员同志，我刚刚接到近卫步兵第89师报告，今日10时30分，我军部队已完全控制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解放了！乌拉！方面军司令员同志！”

科涅夫棱角分明的脸上浮出满意的微笑，抬头望着窗外飘过的硝烟，声音不高、但却抑扬顿挫：

“祝贺你，将军！请向所有参战部队转达我的致意！我马上向莫斯科报告这一喜讯。”

科涅夫抬腕看了看手表，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还是拿起了电话机要通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很快，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低音的声音：

“这里是斯大林同志办公室，我是波斯克列叵舍夫。哪一位，请讲话。”

“我是科涅夫，你好，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请接斯大林同志，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您好，科涅夫同志。您的要求恐怕我暂时无法办到。斯大林同志在休息，我不能打扰他。如果非常必要，请您往卧室挂电话吧。真对不起，科涅夫同志。”

斯大林的生活习惯，科涅夫非常清楚。他一般是在夜间工作，直到次日凌晨四五点上床休息，中午12点起床，然后才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此时，正是斯大林的休息时间。但解放哈尔科夫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使科涅夫无法抑制想把这个消息立即亲自告诉斯大林的冲动。他又要通了克里姆林宫的电话交换机，要女电话员接通斯大林的卧室。第一遍铃声响过，没人接电话。女电话员有些为难，小心翼翼地建议科涅夫是否过会儿再来电话。科涅夫猜

透了女电话员的心思，果断他说：

“再要一遍，后果由我负责。”

终于他听到一个熟悉的、略带嘶哑的声音：

“讲话，我听着呢……”

“报告，斯大林同志，草原方面军 10 分钟前解放了哈尔科夫市。”

斯大林立即回答：

“祝贺你们。我们将按最高等级鸣放礼炮庆祝。谢谢你们。”停了一会儿，斯大林又说：“请告诉我，科涅夫同志，你们下一个目标将是哪里？”

“波尔塔瓦，斯大林同志。然后，就是第聂伯河。”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再见。”

科涅夫放下听筒，走到桌旁，端起一只茶缸，一股醇厚的酒香扑鼻而来。科涅夫冲着周围的将军们微微一笑：

“那好吧，让我们为哈尔科夫干一杯。”说完带头一饮而尽。一位参谋拿起酒瓶要再往杯中倒酒，科涅夫摆了摆手：“这杯留着到第聂伯河边再喝。扎哈罗夫将军，通知各集团军司令员，晚上 9 点整到方面军指挥部开会。”

两颊微红的方面军参谋长挺直身子，点了点头。

晚上，各集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和参谋长们，准时来到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马雷那普罗霍迪。这是一个离公路较远，隐没在一片果园之中的普通小村，距离哈尔科夫很近。这是科涅夫将军的习惯作法，他喜欢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离战斗最激烈的地段不远的地方。方面军司令员的办公室是一间比较宽敞的农舍。与周围其他农舍唯一的区别是临时加了一个铁皮屋顶。各集团军主要领导人围坐在一张军用折叠桌四周，桌上铺着一张地图。桌的右角放着一束削得尖尖的铅笔、一个很大的放大镜和一副眼镜。科涅夫站在桌旁，神态安详、语调平缓他说：

“现在，敌哈尔科夫集团已被我军击溃。根据大本营给我们的训令，我方面军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尽快收复左岸乌克兰地区，前出第聂伯河。我方面军沿两个主要方向发展进攻：即波尔塔瓦—克列缅丘格方向和克拉斯诺格勒—上第聂伯罗夫斯克方向。争取赶在敌人之前占领第聂伯河主要渡口，强渡该河，在右岸建立登陆场。”科涅夫讲话喜欢用短语、短句，尽管他的声音不大，听起来仍然铿锵有力，“对敌人留在左岸的坚守据点，也不能手软。要杀头就砍到底，不要中途住手。我们消除他们的据点越快，我们推进得就快，给敌人巩固其防御的时间就越少。要让他们知道，第聂伯河仍然成不了救命的稻草，抱着它没用。”科涅夫深深的眼窝中那双灰色的眼睛中，闪出自信的光芒。

科涅夫的作战意图清楚、明确：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 5 集团军和马纳加罗夫将军的第 53 集团军，应在 8 月底以前，攻克哈尔科夫西南的重要铁路枢纽柳博京，切断哈尔科夫至波尔塔瓦的铁路线，从北面打开通向留在左岸的强大抵抗枢纽部——波尔塔瓦的道路。舒米洛夫将军的近卫第 7 集团军，在同一时间应拿下哈尔科夫以南敌军另一个据点梅列法，向波尔塔瓦以南方向发展进攻。克留琴金将军的第 69 集团军、加根将军的第 57 集团军应分别向克列缅丘格、上第聂伯罗夫斯克等主要渡口大胆穿插，以其快速部队楔入敌人防御纵深，打乱敌人的部署，至少不让敌人有组织、有秩序地向右岸撤退。一旦前出至第聂伯河，各部队应立即组织强渡，在右岸建立登陆场。

接着，方面军参谋长扎哈罗夫将军就各集团军之间的配合，地面部队与空军之间的协同等具体问题作了说明。会议开了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各集团军主要领导纷纷连夜赶回各自的指挥部，制定作战计划，部署部队，募集弹药、物资，谁也不敢浪费宝贵的时间。

一场新的、规模更大的进攻战役，在草原方面军各部队中正紧张有序地准备着。

波尔塔瓦：234 年后的又一场激战

8月27日，草原方面军各集团军先后转入进攻。

在哈尔科夫西南，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部队和第53集团军的部队，向柳博京发起猛攻。在草原方面军当面的德军，是隶属于肯普夫集团军级集群的第8集团军及第4坦克集团军的一部。哈尔科夫失守后，该第8集团军奉命向波尔塔瓦、克列缅丘格方向撤退，但为了迟滞苏军的推进，曼施坦因又命令德军应在构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特别是交通枢纽派兵坚守。柳博京和其南面的梅列法就属于这样的城市。本来，这两个城市是德军为从西、南掩护哈尔科夫而修筑的据点。现在哈尔科夫已失，德军便退守这两处拼命抵抗。经过两天的激战，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的部队，首先攻克了柳博京，占领了火车站，切断了通向波尔塔瓦的铁路线。而近卫第7集团军对梅列法的进攻却远没有这样顺利。防守此地的德军利用该城以东的乌达河顽抗。舒米洛夫的部队在这里苦战五天，仍没能突破德军防御。该地区进攻的发展缓慢，影响了整个方面军的推进速度，科涅夫驱车来到舒米洛夫的指挥部了解情况。

见到方面军司令员亲临自己的指挥部，舒米洛夫不免有些紧张，局促不安地搓着手，等候批评。科涅夫深知这位身材高大、剃着光头的将军并不是没有能力指挥一个集团军作战，而是长时间指挥防御作战之后，一时还不善于组织进攻。特别是碰上敌人的顽抗后，感到有些无从下手、力不从心。因此，他不但没有批评、指责舒米洛夫，反而脸上带着微笑，平静、安详地询问前线的情况。舒米洛夫渐渐地恢复了常态，在地图上把敌人的战壕、火力点位置、防御体系情况，一一指给科涅夫看。科涅夫仔细看着、听着，然后又走出指挥部，来到不远处的集团军观察所，通过炮队镜认真观察敌阵地情况。再回到集团军指挥部时，一套新的进攻方案在他脑子里形成了。

“舒米洛夫将军，我看可以这样干。”科涅夫轻轻推着舒米洛夫的后背，走到桌旁，指点着地图说，“敌人阵地上南边和东边的棱堡很坚固，火力配系也很周密，因此我看常规的冲击难以奏效。这样，把你的炮兵部队全部集中起来使用，在敌人防御较薄弱的西边建立强大的炮兵集团。我再给你调来空军，对敌阵地实施密集的炮火突击，时间要长些，50分钟、1个小时都行。另外，派出几个坦克团组成快速集团，从西边迂回敌人坚固的棱堡，插入敌侧翼和后方。攻其不备，才能事半功倍嘛。还有，你手底下哪个师最强？”

“近卫步兵第15师，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老兵多。”

“很好，就把它调到主要突击地段上去。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

“顶得上十名新兵！”舒米洛夫马上接着说道。科涅夫的这句口头禅他已经听过多次了，今天有了更深的体会。科涅夫半张着嘴，冲舒米洛夫挤了挤右眼，轻声说：

“完全正确，将军同志。”

9月5日，近卫第7集团军终于攻克了梅列法城。苏军打开了通往波尔塔瓦的广阔道路。在那里，德军集结了一个重兵集团，准备再与苏军死拼一场。

为了加大草原方面军的打击力度，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又给它补充了三个集团军，即调自大本营预备队的第37集团军，司令员为沙罗欣中将；来自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为扎多夫中将；以及从西南方面军调来的第46集团军，司令员是格拉戈列夫中将。与此同时，德军最高统帅部也在波尔塔瓦方向调兵遣将：由韦勒步兵上将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并把第106步兵师、“帝国”党卫军坦克师等新锐部队调到该地区，另外，波尔塔瓦城中的守备部队也增加了一倍。德军炸毁了通往波尔塔瓦的铁路和公路，设置了雷场，千方百计迟滞苏军的推进。

波尔塔瓦位于第聂伯河中游左岸一条主要支流——沃尔斯克拉河右岸，是一个著名的古战场。1709年6月，俄国军队在彼得大帝统领下，与当时不可一世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率领的军队在此进行决战，结果俄军大获全胜。波尔塔瓦成为俄罗斯民族抵御外侮和俄军征战史上的丰碑。斗转星移，200多年后，苏军与外来的侵略者又在这里摆下了战场。

德军的防御阵地沿河宽水急的沃尔斯克拉河右岸展开。城市四周和市内修筑了工事，火炮和迫击炮火力控制着河面及左岸部分地区。河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都被炸毁、破坏。波尔塔瓦成了德军一个强大的防御枢纽部。

9月21日，近卫第5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的部队，在宽大正面上前出至沃尔斯克拉河东岸。由于德军抵抗顽强，当天，苏军未能在行进间强渡该河。次日拂晓，两个集团军的部队继续组织强渡。巧合的是，近卫第5集团军各部队的渡河地点，正好是1709年俄军同瑞典军队在波尔塔瓦决战时渡河的地方。担任集团军第1梯队的是近卫步兵第95师、第97师、第13师和近卫空降兵第9师。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苏军渡至右岸。与此同时，第53集团军的6个师也先后强渡成功。傍晚，苏军已从东、北、南三面进入了波尔塔瓦城郊。德军利用城郊的许多砖石结构的建筑物组成环形防御。各师一面对德军的据点实施强攻，一面派出经过专门训练的强击队，从德军防线上的空隙潜入。近卫步兵第95师由斯卡奇科上尉带领的侦察小组最先突入市内。在火光映照下，他们发现前方有一片小树林，从外形和位置上判断，像是一座街心花园。几个人摸到跟前一看，在一个拱形铁门架上，悬着一块油漆剥落的铁牌，上面依稀能辨认出“十月公园”的字样。往公园里看，矮矮的松墙环绕之中，一条长砖铺成的小路直通不远处一个柱形建筑物。几个侦察兵都不是本地人，于是猜测起来：

“看，那是什么？烟筒吗？”

“笑话，你见过公园里安放烟筒？”

“不会是敌人的什么东西吧？雷达……国外有那玩艺儿，防空袭用的。”

“那咱们就该把它炸掉。奇怪，好像周围没有敌人把守……”

“成散开队形接近目标！”

侦察兵们小心翼翼地向前围拢过去。来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座建在两层台基上的纪念碑，四方形的碑体下宽上窄，碑顶尖尖的直刺天空。斯卡奇科上尉忽然一拍后颈，轻声惊叫了一声：

“啊呀！这是光荣方尖碑啊！纪念波尔塔瓦会战的。”

“上尉同志，咱们给这座古老的纪念碑插上一面红旗怎么样，让它也焕发青春！”

于是，侦察兵别雷赫将一面红旗系在了纪念碑上，波尔塔瓦飘扬起了第一面象征苏军胜利的红旗。

9月23日清晨，波尔塔瓦城内的德军被全部肃清，但这座历史名城却遭到严重破坏。德军在撤出该城之前，对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拒绝迁往第聂伯河右岸的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在城郊帕都尔区的一个浴池，德军一次枪毙了34个拒绝迁移的居民。本来他们想焚尸灭证，但由于墙壁潮湿，火没能燃烧起来。在克列特大街和奥斯特洛哥尔大街，疯狂的德军不分清红皂白，见人就杀，以致于这里的每一户居民家里都可以找到一两具、甚至更多的尸体。著名的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的纪念像也没躲过劫难。像体被炸毁，头颅仰面朝天，但是那双眼睛却保存下来了，青铜制成的双眸中流露着冷峻与愤怒，诗人似乎在用自己的目光重复着他不朽的诗句：

只有让敌人罪恶的污血淌成河，你才能把自由夺得。

血火浸透的渡口：克列缅丘格

草原方面军各部队渡过沃尔斯克拉河，特别是攻克了波尔塔瓦之后，宽阔的第聂伯河便呈现在苏联军人面前了。在草原方面军的进攻地段内，第聂伯河河面宽在千米左右，水流虽不很急，但适宜渡河的地方并不多。第聂伯河的五大渡口之一——克列缅丘格是最理想的地方，但已被德军变成了一个准备长时间坚守的据点和将来反攻的桥头堡。因此，摆在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面前的任务很明确：既要强渡第聂伯河，在右岸建立登陆场，又要拔掉德军安插的这枚钉子。这两项任务彼此关联，相辅相成。

德军按照军事工程学的一切规则加强了克列缅丘格地区的各个渡口。在克列缅丘格的接近地上，挖掘了防坦克壕，设置了铁丝网和雷场，各渡口有防空部队警戒天空，精锐的德国党卫军“帝国”、“大日耳曼”等师，被调来保卫渡口。从东面溃退下来的德军部队要从这里渡过第聂伯河。从乌克兰这个大粮仓抢来的粮食集中在渡口附近，准备运往德国。城里还关押着几万名附近村庄的居民，也得从这里解送到对岸。等等这一切，都使德军必须要死守该城。

反过来，德军死守的原因正好成了苏军必须尽快攻克该城的理由。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训令中提请科涅夫注意，越早攻克克列缅丘格，对苏军的下一步行动越有利。其实，用不着提醒，科涅夫也深知拿下该城的重要性，所以在解放波尔塔瓦的当天，他便把在一系列进攻作战中表现出色的两个集团军司令员——近卫第5集团军的扎多夫和第53集团军的马纳加罗夫找来，把攻打克列缅丘格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同时，指示空军第5集团军司令员戈留诺夫将军，对退向渡口和正在渡河的敌部队实施空中打击。

9月24日，由40架轰炸机组成的一支苏军机群，突然出现在克列缅丘格地域上空。各渡口正准备渡河的德军顿时慌作一团。德军的防空高射炮部队立即开火，苏军轰炸机冒着猛烈的炮火把一批批炸弹投向渡口，投向第聂伯河中，投向架在河上的大小桥梁。一时间，渡口附近火光冲天、血肉横飞，河面上水柱飞溅、桥断船翻。横跨第聂伯河的克列缅丘格铁路大桥，被苏军轰炸机投下的重磅炸弹直接命中，从中间断为两截，巨大的钢梁带着金属断

裂时产生的刺耳音响，轰隆隆跌入河心，激起的水浪如同两只硕大的翅膀，高高地举起再重重地拍下，震天动地、摄魄惊魂。

苏军的两个集团军以最快的速度向克列缅丘格推进。按照方面军司令部的部署，两个集团军都派出了自己的快速部队，在多点上楔入敌人防御。这就好比在坚石上打孔，一个孔再大也很难使石块断裂，倘若密密地打上一排孔，就很容易让坚石开裂了。对苏军这种战术，德军防不胜防，设在外围的防线很快瓦解。9月28日，苏军两个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已进抵克列缅丘格城下，开始从四面八方向该城实施冲击和强击，分割各个渡口，逐一消除守敌。守卫克列缅丘格的德军亦非一击就溃的马合之众，他们凭借坚固的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苏军虽然在兵力、兵器上占有很大优势，也只是在激战两天之后，于9月29日才全部肃清克列缅丘格之敌的。

克列缅丘格一战的激烈、残酷，当时的《真理报》随军记者波列伏依作过描述。他是在苏军攻克该城的当天晚上来到这里的。

克列缅丘格的敌人顽强抵抗，战斗的激烈程度仅次于哈尔科夫一战。敌防卫部队的作战能力在这里受到考验，他们表现出罕见的顽强精神。第聂伯东岸的田野上，通往克列缅丘格的路上，遍地是尸体和被击毁的各种技术装备。其数量之多是我们在哈尔科夫战役以来再未见到过的。

此处的第聂伯河河湾平缓。在日光下呈银白色的水中偶尔显露出长圆形浅滩。大桥像条撕破了的花边一样悬在高高的桥墩上。在一个桥墩上有两个人彼此揪着躺在一起，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看来猛烈地厮杀过，直至双方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两个人像是此地激烈战斗的缩影。

……在一个被沙嘴和湍流隔开的小河湾边有一片黑乎乎的人影。原来是我们的几名战士。他们对我说：

‘这个小河湾里塞满了德国人。大桥那边的急流正好拐向这边，水流把他们都冲到这儿来了。可真淹死了不少，不知道是他们不会游泳，还是水太凉，还是怎么的……’

夜间德国人可能补充了炮兵，开始从对岸猛轰市区。从军事角度看，这真是荒谬透顶。他们的指挥官不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进攻部队从不在刚刚攻下的城市驻扎。

是的，草原方面军所属各部队，此时顾不上为解放克列缅丘格庆功，正在从克列缅丘格至上第聂伯罗夫斯克的宽大正面上，忙着强渡第聂伯河。从9月24日夜开始，没有参加攻打克列缅丘格的近卫第7集团军便在该城以南的佩列瓦洛奇纳亚地区前出至第聂伯河并派出先遣队强渡过河。该集团军近卫步兵第24军近卫步兵第15师先遣队，在师长瓦西连科少将的亲自率领下，在对岸多莫特坎镇附近首先占据了一小块登陆场。这是草原方面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开辟登陆场的开始。第二天，德军集中了一支强大的坦克部队，向多莫特坎镇实施反突击。登陆场上的苏军几乎经受不住德军的猛攻，请求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允许部队撤回左岸。舒米洛夫向科涅夫请示，后者的回答非常干脆：

“我命令，在登陆场坚守住，不许撤退！我马上飞往你那里，一起研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科涅夫乘一架波-2型飞机迅速赶到舒米洛夫的前线观察所，发现情况确实严重。右岸苏军的登陆场上，上有德军“亨克尔”飞机轰炸，下有坦克、自行火炮的攻击，已过河的部队损失惨重。

“马上采取措施保护登陆场。命令空军出动歼击机攻击敌轰炸机，出动携带反坦克炸弹的强击机，密集突击敌人的坦克部队。告诉空军，出击要快、要狠！命令炮兵部队在此地集结，以猛烈炮火抗击敌坦克的冲击。”科涅夫迅速、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很快，苏军的歼击机和强击机一个波次跟着一个波次地飞过第聂伯河。成百上千门火炮和“卡秋莎”也开始了齐射，苏军登陆场上的形势渐渐好转，舒米洛夫不失时机地命令集团军第二梯队投入强渡，登陆场守住了。

与此同时，一直留在方面军第二梯队的第37集团军，也被调到近卫第7集团军右侧，强渡第聂伯河。到了9月底，两个集团军已把登陆场连成一个总的登陆场，正面宽约20公里，纵深约8公里。在以后的十多天里，两个集团军为扼守和扩大这个登陆场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到10月底，在这个登陆场上已经集结了方面军8个集团军中的6个，成为进一步解放右岸乌克兰的又一个战略基地。

第五章 钢牙铁齿硬骨碎

马利诺夫斯基手中的红铅笔

还在库尔斯克会战后期，苏联的沃罗涅日和草原两大方面军在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地域与德军展开激烈交战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就指示另外两支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准备在苏德战线的南段实施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战役的目标是收复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军事意义的顿巴斯地区，同时也考虑到，苏军在哈尔科夫以南的军事行动，势必引起德军统帅部的高度重视，使它无法从这一地区抽调部队去援助哈尔科夫方向的德军。相反还有可能把部分德军从北面吸引过来，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说，顿巴斯对于德国的重要性要大得多。从战略上看，苏军统帅部是把哈尔科夫战役与顿巴斯战役作为相辅相成的两环一起抓的，而这两次战役的成功，又都会为下一步收复第聂伯河中下游左岸地区创造有利条件。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一路向西挺进，很快便收复了顿巴斯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的德军在“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元帅的指挥下，且战且退，终于凭借流经顿巴斯地区的北顿涅茨河和米乌斯河原有的防线，稳住了阵脚。到1943年8月上旬，西南方面军已进抵从伊久姆至伏罗希洛夫格勒西北之间的北顿涅茨河沿岸，南方方面军也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以西向南沿米乌斯河至亚速海塔甘罗格湾的塔甘罗格一线与德军对峙。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西南方面军规定的任务是，由方面军所占领的北顿涅茨河登陆场发起进攻，全面突破德军北顿涅茨河防线，向巴尔文科沃、巴甫洛格勒总方向发展进攻，粉碎当面之敌后，向第聂伯河中游的主要城市之一扎波罗热进攻，切断敌顿巴斯集团西退之路，收复第聂伯河左岸地区。

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大将收到大本营关于进行顿巴斯战役的指示时，距大本营规定的战役开始日期已经没有几天了。马利诺夫斯基拿着命令，字斟句酌地研读了多遍，愈发感到手中的这张薄纸沉甸甸的。对马利诺夫斯基，读者大概并不陌生。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被围于斯大林格勒城下，当时的德“顿河”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为救援第6集团军曾发动了代号为“冬季风暴”的作战行动。就在救援的德军眼看就要从西南方向突破苏军包围圈与第6集团军会合的关键时刻，幸好苏军的一支生力军——近卫第2集团军及时赶到，并从行进间投入交战，顽强阻击并粉碎了德军的救援部队，才使得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没有功亏一篑，对取得会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当时近卫第2集团军的司令员正是马利诺夫斯基。斯大林格勒会战后，他马上被任命为南方方面军司令员，不久又调任为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顿巴斯战役，是他作为方面军司令员将要指挥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现在，大本营给的战役准备时间很短，任务又相当艰巨，马利诺夫斯基不免有些紧张，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马利诺夫斯基的目光习惯性地落到地图上，那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着方面军所在地域苏德两军的战线及部署情况。地图右上方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一条带有许多分叉的弯弯曲曲的黑线，这就是北顿涅茨河。它是顿河右岸的一条主要支流，现在则成了两军壁垒森严的分界线。河的左岸用红笔标着一串数字和符号，表明了苏军的部署情况。在河的上游方向，也就是西南方

面军的右翼，部署着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由近卫第4和第6军、坦克第18军及步兵第153师组成。因该集团军与右邻的草原方面军相接，因此马利诺夫斯基考虑让它主要配合草原方面军的行动。目前第一个任务是攻占该集团军北面的兹米耶夫城，打掉德军的这个抵抗枢纽，然后再掉头南下配合第46集团军的行动。马利诺夫斯基边想边用细细的红铅笔从近卫第1集团军的位置先向上画了一个小箭头，指向兹米耶夫，然后又从兹米耶夫向下画了一个长一点的箭头。画毕，他的目光移向了第46集团军。在地图上，“第46集”的字样外面是一圈粗粗的红线，它表明这个集团军是作为预备队部署在这里的。这个集团军刚刚由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转隶西南方面军，目前主力部队尚未完全抵达，能不能赶在方面军开始进攻之前到达这一地域很难讲，因此马利诺夫斯基只能先把它当成方面军的预备队，等时机成熟再把其投入进攻，马利诺夫斯基的红笔在“第46集”的红圈下画了两道，又轻轻地画了个小问号。他的笔尖移到了伊久姆附近。

伊久姆正位于方面军战线的中央，方面军的主力就集中在这里。右边是什列明中将军的第6集团军，中间是崔可夫中将军的近卫第8集团军，左边是丹尼洛夫少将军的第12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的前身就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声名远扬的第62集团军。该集团军在7月份为夺取北顿涅茨河右岸的登陆场，与德军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艰苦战斗，虽然占领了两处登陆场，但集团军各部队已受到极大削弱，若不撤下来休整、补充，在下一阶段的进攻战役中恐怕很难有什么建树了。看来有必要让什列明和丹尼洛夫的部队接替崔可夫部队的阵地，把其调入方面军第二梯队。但第6和第12集团军应充分利用近卫第8集团军的战果，从他们占领的北顿涅茨河右岸的登陆场上开始进攻，目标是伊久姆西南的巴尔文科沃、巴甫洛格勒。当然，从近卫第8集团军所在地段发起进攻，其突然性肯定会差一些，因为这里已成了敌人重点防范的地段。但正是在这样的地段上发起进攻，才有可能把更多的德军吸引过来，也许大本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选定这一方向作为方面军的主攻方向吧。马利诺夫斯基在北顿涅茨河岸标着“近8集”字样的四周画了一个椭圆形的小圈，然后在稍微离开河岸的地方重新写上“近8集”字样，也用一个小圈把它圈起来，两个小圈之间用一条细线相连，意味着把近卫第8集团军调入方面军第二梯队。又从第6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方向上分别画出一个箭头，从南北两边指向伊久姆。

方面军左翼是由列柳申柯中将指挥的近卫第3集团军，它部署在北顿涅茨河上另一个重镇利西昌斯克以北。马利诺夫斯基计划让它向德鲁日科夫卡—巴甫洛格勒以南发展进攻，与第6和第12集团军形成一个钳形攻势，把部署在伊久姆至利西昌斯克之间的德坦克第1集团军所属的坦克第40军和步兵第30军合围于北顿涅茨河右岸。不过，为了确保主攻方向上的突破成功，马利诺夫斯基还是把近卫第3集团军所属的近卫机械化第1军留在了伊久姆附近，部署在第6和第12集团军之后。同时，坦克第23军和近卫骑兵第1军也均部署在附近，一旦在这一方向上达成突破，这些快速部队便能马上投入战斗。

马利诺夫斯基的计划得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批准，也得到负责协调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作战行动的大本营代表、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的支持。苏军最高统帅部很快批准了战役计划。8月13日，近卫第1集团军所属的步兵第152师开始了夺取兹米耶夫城的战斗，拉开了西南方面军进攻的序

幕。8月17日凌晨，方面军主力在伊久姆地区转入进攻；同日，近卫第3集团军在利西昌斯克地区也发动了攻击。

步兵打开了突破口，然而坦克却没跟上……

进攻的第一天，苏军在主攻方向上的进展并不顺利。由于进攻是在已经占领的登陆场上开始的，加上近卫第8集团军与第6和第12集团军的换防，等于把进攻的地点和大致日期告诉了德军，因此第6和第12集团军准备进攻的同时，德军也在积极地进行防御准备。他们加固了工事，设置了不少新的火力点，在纵深配置了防御力量，因而苏军的炮火准备尽管密度较大，但没能摧垮德军的防御，甚至没有压制住德军的火力。第6集团军的进攻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和一次又一次的反冲锋。中午，什列明将军通过电话请求停止进攻，马利诺夫斯基只得同意了。经过8个多小时的激战，第6和第12集团军突击集团只推进了1~2公里，而且伤亡极大。

第二天，第6和第12集团军继续从正面展开进攻，苏军战士的散兵线一波接着一波，看起来就像海浪一样没有穷尽，但可惜的是他们都未能冲到德军的阵地前。德军间隔一段时间就调上几十辆坦克和自行火炮，支援步兵进行反冲锋，试图把苏军从登陆场上赶下北顿涅茨河，但都被苏军击退了。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地又打了一天，谁也没能多推进一步。

在第6集团军的前线指挥观察所里，目睹了全天交战过程的马利诺夫斯基与大本营代表、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紧急磋商着对策。

“看来，仅靠什列明和丹尼洛夫的部队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敌人的防御纵深。得想点别的办法。”华西列夫斯基紧蹙着眉头说。

马利诺夫斯基躬身对着地图苦思冥想，好一会儿，才直起身，眼睛仍然盯着地图说：

“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崔可夫投入交战。”

一丝惊疑在华西列夫斯基脸上闪过：“什么，你是说动用近卫第8集团军？他们不是正在休整吗？”

“是的，除此之外我手里再没有其他部队可以调动了。如果不用他们，坦率地说，我真不敢保证能完成大本营交给的任务。”

“把他们投入交战，你有多大把握完成任务呢？”

马利诺夫斯基耸耸肩，轻轻闭了下眼，“不知道，但肯定能比现在把握大些。”

华西列夫斯基慢慢低下头，小声说：

“既然如此，你是方面军司令员，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一起先和崔可夫谈谈。”

崔可夫马上被找来了。他还是跟在斯大林格勒时一样，不戴军帽，一头红色的卷发蓬在头顶，像是一堆燃烧的火苗。马利诺夫斯基开门见山：

“崔可夫同志，我命令你集团军作好战斗准备，22日凌晨，你应从第6与第12集团军的接合部投入交战。”

崔可夫愣住了，像是没有听明白方面军司令员在说什么，疑惑不解的目光一会儿看看马利诺夫斯基，一会儿又看看坐在一旁的华西列夫斯基。

“您说什么，方面军司令员同志？我没听错吧，您是让我们四天之后投入交战……”崔可夫小声问道。

“是的，四天之后投入交战。”马利诺夫斯基回答得斩钉截铁。

“如果允许我表明态度的话，我反对！”崔可夫突然提高了嗓音，并辅之以有力的手臂动作，火苗似的头发上下直颤，“我们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战斗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休整，战斗力明显下降。再说，四天的准备时间，连变更部署都困难，其他的准备就更不用说了。还有，您让我们仍然从那个老地方，从那个被德国人已经死死盯住的地方投入交战，能有什么结果呢？在那地方，两个经过长时间准备的集团军都攻不进去，何况我们呢？！”

崔可夫情绪激动地一口气讲出了自己的看法。马利诺夫斯基沉着脸听他讲完，然后声音不大地说：

“从你集团军的角度讲，你说的有道理。但我从方面军的角度，还是要求你服从命令。”

“可是……”

“崔可夫同志，”一旁的华西列夫斯基打断了崔可夫的争辩，走过来把手轻轻放在后者的肩头上，“我们大家理解你的心情，更了解你的为人和忠诚，这些在斯大林洛勒早就有目共睹了。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既要善于用战术的眼光看待问题，更要学会站在战略的高度思考。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在北线，沃罗涅日和草原方面军正加紧对哈尔科夫进攻，有迹象表明，德军正企图从这里抽调部队前去增援哈尔科夫之敌。瓦图京和科涅夫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压力很大，现在能帮上忙的只有我们这里了。我们要不失时机地，采取一些措施对正面敌人施加最大的压力，能迫使敌人从哈尔科夫向这里抽调增援部队最好，即使不行，就是能把当面之敌拖住也好。如果你的部队能拖住德军一两个坦克师，那你的部队就对整个这次第聂伯河会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经华西列夫斯基这样一说，崔可夫冷静下来了，他明白了自己的集团军投入交战的作用和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方面军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服从命令了。

“这么说，我同意投入交战。但我有个建议。”说着，崔可夫走到桌前，指着地图对马利诺夫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说：“我建议近卫第8集团军不要在正面全线发起进攻，而应在比较狭窄的地段上集中兵力，形成一只拳头，对敌人的防御做比较深的突破，至少要达到8~10公里。一旦我们突破成功，方面军司令员同志，你应立即把鲁西亚诺夫的近卫机械化第1军投入突破口，这样，我方炮兵弹药不足的情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马利诺夫斯基点点头：“我接受这个建议。鲁西亚诺夫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了，到时候我保证让他们及时赶到，只要你能把敌人的防御撕开一道足够大的口子。”

8月22日，在一阵密集的炮火准备之后，近卫第8集团军所属的近卫步兵第28和第29军，在狭窄的正面上向苏利戈夫和多尔格尼科那两个居民点发起突击。近卫军战士跟在徐进弹幕后边奋勇向前冲击。很快他们冲上了德军的第一道堑壕，从那里传来自动步枪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慢慢地，苏军的冲击波卷上了德军的第二道堑壕，然后是第三道堑壕。中午，崔可夫接到报告说，苏军已经推进到多尔格尼科那镇外，正在进行夺取该镇的战斗。这就是说，突破成功，德军的防线已被撕开了一个宽8公里、纵深近10公里的大口子，可以命令机械化军投入战斗了！

马利诺夫斯基这时正在崔可夫的指挥观察所里，观察所设在一片大树林

边缘的高地上，鲁西亚诺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1军就在这片树林待命。马利诺夫斯基当即拿起电话，命令鲁西亚诺夫立即出击，进入突破口。然后他和崔可夫并排站在观察位置上，等待青观看坦克纵队冲出树林，投入交战的壮观场面。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五分钟、十分钟，仍不见坦克纵队冲出树林。马利诺夫斯基急了，他再次拿起电话。要方面军装甲与机械化兵司令沃罗赫中将去看看鲁西亚诺夫是怎么回事。沃罗赫的副手告诉他，将军已经去了树林。马利诺夫斯基又马上接通了鲁西亚诺夫，厉声问道：

“你在拖延什么？！为什么不立即出击？！还等什么！”

听筒里传来鲁西亚诺夫语无伦次的声音：

“我明白，方面军司令员同志。不过，您知道，这里，这里似乎有点小麻烦……不过，马上就好了，我保证坦克部队马上投入战斗……”

马利诺夫斯基听到这话，情知不妙，细长的眉毛拧成一个疙瘩。一转身看见崔可夫正盯着他，立刻喊了起来：

“你看什么？看什么？你自己就不能去一趟吗！鲁西亚诺夫的人都在干吗？难道还在睡大觉吗？！”

没等马利诺夫斯基说完，崔可夫便跑出了观察所。来到树林里一看，鲁西亚诺夫正满头大汗地指挥部队进入出发阵地。看见崔可夫跑来，他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摊，说：

“你都看到了，我们并没有做好进入战斗的准备，各部队刚刚在出发阵地上集中，请原谅，再等一等吧。”

当着鲁西亚诺夫手下人的面，崔可夫不便发作，他只是冷冷地问。

“战斗命令四天之前就下达了，怎么还没作好准备？要知道，我可以等你，可德国人却不会！”

“是的，四天前就来了命令。可是你知道一个月以来我们接到过多少次准备投入战斗的命令结果又都撤销了吗？大家跑来跑去的都失去了热情，谁知道这次的命令会不会又是白忙一场。”

崔可夫觉得眼前这位军长很坦率，所以把语气放温和了一点：“我的部队这次确实突破了敌人的防御，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宽8公里、纵深10公里的突破口，乘敌人的第二梯队尚未赶来之前，把坦克部队投入进去就会进一步扩大战果，否则，情况很难说。”

鲁西亚诺夫眯起眼睛看了看崔可夫，有些不相信他说：“真的吗？真的突破了敌人的防御纵深？我们等了一个多月，就是没人来向我们说这句话，难道今天真的成功了？”

崔可夫霍地转过身，一边大步往回走，一边高声喊道：“你去看看吧！又不是没长眼睛！”

等近卫机械化第1军准备好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军的远程重型火炮封锁了苏军后方通向前线的各条道路，空中出现了敌人的轰炸机在战场上空盘旋，这一切都表明德军做好了迎击苏军第二梯队的准备。时机错过了，鲁西亚诺夫不幸言中，这次他们再次接到了停止出击的命令。但马利诺夫斯基同时命令近卫第8集团军、第6和第12集团军及近卫机械化第1军，第二天继续进攻。

第二天，8月23日，苏军继续进攻，坦克部队也以密集队形投入交战，但德军已在一夜之间把新的部队调到了遭受威胁的地段，大批德军坦克事先隐蔽在灌木丛里构筑好的工事中，对冲过来的苏军坦克进行直瞄射击。德军

还使用了反坦克火箭弹袭击苏军坦克，这种火箭弹由导线操纵，在掩体里发射，威力相当大。坦克一旦被击中，车体会被炸开，破裂的部分能被抛出十多米远。由于苏军炮兵没有发现德军的坦克工事和火箭弹掩体，因此，鲁西亚诺夫的坦克部队损失惨重。苏军的进攻收效不大。

但正是在这一天，北边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终于攻克了哈尔科夫；南边的南方方面军也在古比雪沃附近突破了德军防御，整条战线上的局势仍对苏军有利。

扎波罗热：一块让苏军难啃的硬骨头

经过 40 余个日日夜夜的激烈交战，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联合进行的顿巴斯战役于 9 月 22 日结束。苏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 450 公里宽的正面上，向西推进了约 300 公里，击溃了德军 13 个师，不仅收复了这一地区的重要煤矿及冶金基地，而且前出至第聂伯河中下游一带。对两大方面军来说，第聂伯河现在距他们只有一步之遥了。

当然，跨过这一步亦非易事。德“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元帅在把主力部队主动撤到第聂伯河右岸的同时，遵照国防军统帅部的命令，在左岸若干地段上留下了几个坚固的抵抗据点。一来，这些据点可以作为日后德军反攻时的桥头堡和出发阵地；二来，它们的存在既可以迟滞苏军推进的速度，也好赢得更多的巩固第聂伯河右岸阵地的时间，又能够大量消耗苏军兵力，以便尽可能地减小防御的压力。这样，从 9 月下旬开始，德军在第聂伯河左岸的防御形式发生了变化，由全线防御转为重点防御。缩进一个个形同堡垒的抵抗据点的德军，相对集中了兵力兵器，于是这些据点也就成了拦在苏军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块“难啃的骨头”。

在西南方面军进攻的地域内，扎波罗热就是这些“难啃的骨头”中的一块。

扎波罗热算得上是第聂伯河沿岸的大城市之一，第聂伯河的中游和下游的分界点就是这座城市。德军早在一年之前便开始在此地构筑防御阵地，环绕该城的有两道防线，即外围廓和内围廓。外围廓的前沿沿着一道凹地的南坡修筑，前沿外面有一道宽 5~6 米、深 3 米的防坦克壕。在一些威胁较大的地段上，防坦克壕前还设置了雷场。在外围廓上构筑了许多火力支撑点，支撑点均用坚固材料筑成。内围廓的布局和构筑也大体差不多。在外围廓上，德军用三个步兵师的兵力进行固守防御，在纵深则靠坦克第 40 军实施机动防御，该军编有 2 个坦克师、1 个摩托化师和 1 个党卫队步兵师。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要求西南方面军不得迟于 10 月 15 日全部肃清扎波罗热地区之敌，并在该地段上前出至第聂伯河。西南方面军指挥部决定把攻打扎波罗热的任务交给近卫第 8 集团军、第 12 集团军和近卫第 3 集团军的部分部队。

10 月 1 日，近卫第 8 集团军在 25 公里宽的突破地段上发起突击，同时，右邻的第 12 集团军、左邻的近卫第 3 集团军的部队也转入进攻。在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进攻地域内，尽管苏军上午强攻到了德军外围廓的第一道堑壕，拿下了几处支撑点，但下午，德军调来坦克部队，特别是在新式的“虎”式坦克支援下，展开反冲击，把苏军几乎又压回了原出发阵地。第一天日终时，苏军进攻的收效不大。第二天，相同的场面再次重现，上午苏军进攻，下午

德军反攻，双方又是一天的拉锯战，难分胜负。

如此几天下来，崔可夫等人渐渐地发现了一些规律。一是德军对苏军的进攻“有失必反”，只要苏军一楔入德军的战斗队形，或者夺占了某个居民点或高地，他们便马上出动坦克，进行反击。再就是尽管德军在技术装备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可是他们也怕苏军“以攻对攻”，因为一旦形成“以攻对攻”，恐怕战场上的主动权就不会转到德军手上；而且，在近战、遭遇战中，德军坦克部队的优势不易发挥，针对这两点，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战术：先对敌实施进攻，把敌人从坚固的工事和支撑点中引出来，然后施放烟幕迷盲敌人坦克乘员的视线，步兵乘机跃进，接近敌坦克，用手榴弹、炸药包等将其摧毁。实施结果，很见成效。德军渐渐地不敢轻易反冲击了，而是躲到支撑点和工事后面进行抵抗。

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有人又向崔可夫提议，既然烟幕可以使敌人的坦克暂时变成“瞎子”，那么夜幕不是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吗？现在敌人的坦克不出来，何不趁着黑夜掩护，派出一些专门打坦克的强击群，摸到敌人阵地上去打。在夜间实施强击群作战，这可是当初第62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的拿手好戏。崔可夫马上下令各部队组织强击群作战。于是，夜间就成了苏军的天下。黑暗中，从德军防御纵深不时闪出耀眼的光亮，传来接二连三的爆炸声，随后便燃起一堆堆熊熊大火。躲在支撑点、火力点内的德军立即盲无目标地开枪、开炮，一道道划破夜幕的曳光弹，又正好为苏军炮兵们指示了方位。这边，苏军炮兵几个齐射打过去，德军的火力点便变哑了。等天一亮，苏军的大部队照样又发起攻击。

白天强攻、夜间强击，一连三天下来，德军真的吃不消了。为了避免坦克在夜间非战斗状态下的损失，德军在夜幕掩护下开始把坦克撤往内围廓，而在外围廓阵地上只剩下了受到极大削弱的步兵和炮兵。这一动向，马上为苏军侦察兵侦察到了，并马上报告到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部。经过一番研究，崔可夫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全集团军进行一次夜战。

10月12日晚11时，近卫第8集团军的三个军同时展开夜间进攻。战斗开始不久，捷报频传，右翼的近卫第29军进展顺利，一下子突入了敌人防御的大纵深；担任主攻的近卫第28军各部队，也向前推进了5~6公里；左翼的步兵第33军，按计划夜间任务是进行战斗侦察，为白天战斗作准备，结果也向前推进了约2公里。这样，德军在扎彼罗热城外构筑的外围廓，有多处被突破，这是自10月1日开战以来取得的最令人鼓舞的战果。

13日清晨，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便给崔可夫打来电话，询问夜间的战斗情况。等崔可夫汇报完之后，马利诺夫斯基告诉崔可夫，他马上就赶到崔可夫的指挥所。马利诺夫斯基来到之后，崔可夫陪他到附近的高地上观察战场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德军的反冲击势头明显不如以前了。崔可夫的部队虽然经过了一夜的战斗，但此刻并未让德军取得什么大的战果，青着看着，马利诺夫斯基突然问道。

“崔可夫同志，你看是不是可以再进行夜间进攻？利用黑暗，对，用黑暗挡住德寇的眼睛，然后狠揍他们，行不行？”

崔可夫一时没明白方面军司令员的意思：“再进行夜间进攻？您是说我们集团军？今晚？”

“不不不，我要用整个方面军的兵力进行一次夜间进攻！”马利诺夫斯基向着前方使劲挥了挥拳头。

崔可夫一下子高叫起来：

“那再好不过啦！”

“那好，马上拟制夜间强攻计划！”说完，马利诺夫斯基大步流星地走到了崔可夫的观察所。

已经来不及按格式拟制作战文件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便直接给各集团军下达了相应的命令。主攻仍由近卫第8集团军担任，方面军的两支生力军——坦克第23军和近卫机械化第1军配置在其后，一旦近卫第8集团军打开突破口，这两个军应同时进入突破口。另外，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两侧包抄围攻扎波罗热。同时把3个集团军，外加1个坦克军和1个机械化军投入夜战，这在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还未曾有过。而且，准备这场大规模夜战的时间不足24小时，也是少见的。由此可见马利诺夫斯基的气魄和胆略确实不小。

10月13日晚9时50分，天气转晴，苏军炮兵司令员一声令下，各种火箭弹、迫击炮、火炮一齐发出怒吼，强烈的闪光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短促的10分钟炮火准备之后，充当先导的坦克跃出掩体，打开车前灯，一道道耀眼的光束刺破了黑暗。坦克上搭载着步兵，步兵后紧跟着炮兵，如滚滚洪流，势不可当。很快，苏军全线突破德军外围廓阵地，到半夜，内围廓也被突破。这时，两支生力军进入突破口，迅速摧垮还在顽抗的支撑点，追击败退的德军。拂晓，苏军已进抵城墙附近。14日早8时，炮兵部队赶到后，向着城内的德军一阵猛轰，接着，人山人海似的苏军从四面八方对扎波罗热城发起强攻。至下午1时，苏军占领了全城，提前1天完成了最高统帅部赋予的战斗任务。

至此，西南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已进至第聂伯河，收复了左岸大片领土，这样，它们就完成了第聂伯河会战中最主要的任务。

第六章 “龟”甲“豹”爪又奈何

托尔布欣布阵排兵

在西南方面军以南，从伏罗希洛夫格勒以西直至亚速海的塔甘罗格湾北岸的塔甘罗格，是苏联南方方面军在这次第聂伯河会战中的作战地域。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南方方面军下达的任务是，首先要突破德军沿米乌斯河构筑的坚固防御，然后向顿巴斯地区的中心城市斯大林诺（即顿涅茨克）实施主要突击。与西南方面军配合，消灭顿巴斯南部之敌。此任务完成后，应立即向第聂伯河下游重镇梅利托波尔方向发展进攻，收复第聂伯河下游左岸地区，切断克里木半岛上敌军的退路，并解放克里木半岛。对南方方面军来说，所受领的任务是相当复杂和艰难的。别的先不说，单是德军在米乌斯河一线构筑的防御，就会让苏军颇费一番周折。

沿米乌斯河的防御，德军早在 1941 年 10 月就已经动手构筑了。“A”集团军群司令克莱斯特上将亲抓此事，在此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这里的防御不断巩固和完善。整个米乌斯河防御地域纵深 40~50 公里，分为三个地带，第一地带最坚固，由纵横交错的堑壕、交通壕和众多的永备火力点、土木火力点、钢帽堡以及交叉配置的反坦克和反步兵地段组成，沿米乌斯河西岸展开，纵深 8~10 公里。第二地带基本是沿克伦卡河向南，再沿莫克雷叶朗奇克河的安娜斯塔西耶夫卡、叶夫列莫夫卡至塔甘罗格湾。第三地带是从斯大林诺以东，沿卡尔米乌斯河直到马里乌波尔。这第三地带是米乌斯河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德军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代号：“龟”阵地。

在米乌斯河防御地域进行防御的是德第 6 野战集团军。这个集团军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为恢复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消灭的保卢斯指挥的那个集团军而专门组建的。其基本班底是原德军的“霍利特集群”，霍利特步兵上将也就成了新的、号称“复仇者”第 6 集团军的司令了。该集团军由 3 个军组成，共 11 个师，其中 1 个为坦克师。

南方方面军司令员托尔布欣上将手中掌握着 5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 1 个航空兵集团军，从兵力对比上看，占有不容忽视的优势。方面军右翼部署着两个集团军，即第 51 集团军和第 5 突击集团军。前者的司令员是扎哈罗夫中将，后者的司令员是茨韦塔耶夫中将。所谓突击集团军，顾名思义，是指在主要突击方向的进攻战役中作战，并在敌防御地域内歼灭敌有生力量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由于它担负着特殊使命，所以较一般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拥有更多的坦克、火炮，并有属于其编成内的机械化军、坦克军和骑兵军等快速机动部队。苏德战争期间，苏军一共组建过五个突击集团军，而参加此次第聂伯河会战的茨韦塔耶夫将军指挥的这个集团军便是其中之一。在方面军中央，是由格拉西缅科中将指挥的第 28 集团军；方面军左翼是霍缅科中将指挥的第 44 集团军。方面军的第二梯队，是克列伊泽尔中将指挥的近卫第 2 集团军。克列伊泽尔将军是苏军中最年轻的中将衔集团军司令员，当年 35 岁，比中央方面军第 60 集团军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还小两岁。此外，方面军所属的航空兵部队是赫留金将军指挥的航空兵第 8 集团军。

接到大本营的命令后，托尔布欣马上召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研究作战方案。军事委员古洛夫原来是第 62 集团军的军事委员、崔可夫的搭档，在斯大

林格勒战役中表现出色，深得军事指挥和政治鼓动工作。参谋长比留佐夫少将，战前当过步兵师长，精于战术，且有勇有谋，很快被提升为集团军级参谋长。任南方方面军参谋长刚刚三个月，便遇上了如此重大的战役。此外，方面军后勤主任阿尼西莫夫、炮兵司令克拉斯诺别夫采夫，也都是久经沙场的将军。

研究作战方案时，大家一致认为，尽管苏军在人数上占优势，但面对德军坚固的防线，不宜展开全线突击。应该集中兵力，在比较狭窄的地段上一举突破德军防线，然后借助快速机动部队，向敌人防御纵深猛插，打乱敌人的防御配体和部署，对米乌斯河防线上的德军形成背后包围之势，这样，米乌斯河防线就可能不攻自破。对于方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在方面军右翼，即第 51 集团军地段上，从这里到达斯大林诺的距离最近，但却不是德军米乌斯河防线的重点，从粉碎敌人的防线来看，意义不大。另一种是选在方面军中央的古比雪沃附近，这里虽然在斯大林诺东南 80 多公里，但却是米乌斯河防线的要害地区，一旦从这里达成突破，势必动摇敌人的整条防线。而且从这里突破，可以灵活地同时向西、北、南三个方向机动部队。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经过一番比较和热烈的讨论，决定选择后一个方向作为主要突击方向。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动用三个集团军——即茨韦塔耶夫将军的突击第 5 集团军、克列伊泽尔将军的近卫第 2 集团军和格拉西缅科将军的第 28 集团军的兵力，在从古比雪沃以北的德米特里耶夫卡至古比雪沃以南的彼得罗波尔、总计 25 公里宽的地段上，实施主要突击。方面军两翼的第 51 和第 44 集团军，则应完成有限的任务：牵制敌人的力量，不让它们实施机动。

8 月 11 日，托尔布欣与参谋长比留佐夫被召到莫斯科，直接向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及大本营成员汇报作战计划。他俩一早乘飞机出发，当天傍晚便赶回方面军司令部，看到托尔布欣和比留佐夫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古洛夫心中一惊，马上迎上前去问道：

“怎么样，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对我们的计划怎么说？不同意吗？”

托尔布欣从汽车上下来，晃动着高大魁梧的身躯走到古洛夫跟前，胖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看到古洛夫一副担心的神情，马上说：

“不不，我的军事委员同志，别担心，一切正常。大本营和斯大林同志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并表示赞赏。现在，请把各集团军主要领导人都叫来，需要开个会。”

古洛夫松了一口气，一边与托尔布欣并排往屋里走，一边说：

“是有必要开个会，可是，你要找的那些人现在未必能找得到了。”

轮到托尔布欣大吃一惊了。他猛地停住脚步，瞪大了眼睛盯着身材比他矮许多的古洛夫，忙不迭地问：

“怎么，发生什么事了？他们都怎么了？”

古洛夫冲托尔布欣狡黠地眨眨眼，头往屋后一歪，故作神秘地说：

“他们全被我给‘抓’来了。喏，正在那儿等着你哪！”

托尔布欣扭头从窗子里向外一看，只见屋后一片树林中的林间空地上，十几个人在一块大帆布搭起的天篷下，或站或坐谈得正热烈。六个集团军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在这儿了。托尔布欣与古洛夫、比留佐夫一同走过去，与每个人握手寒暄。接着托尔布欣站在桌旁，倒了一杯水一饮而尽，然后不慌

不忙地开口说道：

“我和参谋长刚从大本营回来，可以说，一切顺利。德国人在库尔斯克的进攻已被挫败，现在，战略主动权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今天，我们在西线的五个方面军——西方、中央、沃罗涅日、布良斯克、草原方面军已转入反攻，几天后，西南方面军和我们的方面军也将转入进攻！”托尔布欣尽管声音不大，但这一消息本身就足以让在座的指挥员们兴奋不已了，会场上顿时响起一片兴奋的交谈声。等大家重新安静下来后，托尔布欣继续说：“大本营交给西南方面军和我们的任务，是粉碎当面的敌军集团，它由‘南方’集团军群所属的德坦克第1集团军和第6野战军组成，从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解放顿巴斯并向第聂伯河发展进攻。”

托尔布欣示意比留佐夫在桌上铺开地图，等大家聚拢过来后，他阐述了作战意图和安排：

“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要突破敌人米乌斯河防线，把当面之敌分割为两部分，然后向西南和南方推进，到卡尔米乌斯河一线。这之间距离为60~70公里，用6~7天完成，同时还要消灭塔甘罗格地区的敌人。第二阶段，在完成上述任务后，方面军部队向西北方向的斯大林诺实施突击，并与西南方面军左翼部队配合消灭阿尔乔莫夫斯克、红卢奇等地区的敌人。解放顿巴斯的最重要的地区后，我们要向第聂伯河下游和克里木半岛的出入口发展进攻。”

接着参谋长比留佐夫详细讲了各集团军的任务和作战方案。古洛夫也不失时机地做了一番鼓动工作。最后，托尔布欣站起身，目光严峻地环视了一下会场，仍然用不大的声音说：

“上个月，我们曾经两次冲击过米乌斯河防线，但都未能达成突破。第三次，我们再不能无功而返了。要想解放顿巴斯，要想到达第聂伯河，我和你们一样，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从米乌斯河上冲过去！请记住这一点，并对战士们讲清楚。”

没有人慷慨陈词，但看得出，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都不平静。

突破米乌斯河防线

8月18日，南方方面军转入突击。7时整，赫留金将军的航空兵第8集团军的轰炸机群，对敌防御阵地内的火车站、司令部和抵抗点进行了轰炸。7时15分，方面军炮兵部队也开始了炮火准备，在古比雪沃附近的主要突击地段上，火炮和迫击炮密度达到每公里200门。德军的防御阵地上顷刻间浓烟滚滚、烈火成片，泥土、石块以及各种各样的碎屑，随着震天动地的剧烈爆炸声，被斜着高高抛向半空，又像冰雹一样落下。

随着苏军的弹着点慢慢地移向德军阵地纵深，突击第5集团军的部队开始猛冲了上去，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向河边飞奔。米乌斯河西岸已经被一道烟幕挡住了，滚滚烟尘在河面上翻腾着，很快苏军进攻的坦克和步兵便消失在烟幕之中，只有通过听觉才能判断战况的发展。河那边激烈的射击声一阵紧似一阵，持续不断，但可以听得出是在慢慢向前、向德军阵地纵深移动。下午，突击第5集团军进攻地段上取得重大突破，向敌人防御纵深楔入近10公里，把敌人防线冲开了一个近16公里宽的突破口。托尔布欣接到报告后，马上命令塔那什申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4军进入这一突破口，协助突击第5

集团军扩大战果。

在突击第5集团军稍南作战的近卫第2集团军，进攻发展不快，德军的抵抗非常顽强，一天下来，各部队平均突入敌防御纵深只有2~3公里。而在再往南的第28集团军的进攻地段上，战斗打得最为艰苦。由于德军在此地段上构筑的各种火力点数量最多，致使第28集团军各部队不仅遭受了极大损失，而且几乎没有向前推进。

第二天，三个集团军继续进攻。投入了快速机械化部队的突击第5集团军仍然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近卫机械化第4军向前推进近20公里，从行进间突破了德军米乌斯河防御体系中的第二道防线——克伦纳河防线，在河的西岸占领了登陆场。这样，到第二天日终，德军部署在南方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当面的部队，已被苏军分割为两部分，它们的侧翼暴露在苏军进攻部队的打击之下。德军的防线发生动摇，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乘机在各自的突击地段上扩大战果。当天，三个集团军的部队攻下了12个居民点，以后几天又一鼓作气拿下了德军在米乌斯防线上一个重要的抵抗枢纽部——阿姆夫罗西耶夫卡。

这时，托尔布欣决定向南变更方面军机动部队的部署，把近卫第1库班骑兵军调往方面军左翼，突破德军在米乌斯下游的防线，消灭塔甘罗格地区之敌。为了增加突击力量和突破效果，还把近卫机械化第4军从突击第5集团军进攻地域紧急调出，投入左翼交战。8月27日，近卫骑兵第4军和近卫机械化第4军及第44集团军部分部队转入进攻，德军在这一地段上也是竭力抵抗，于是托尔布欣命令两支快速部队不要纠缠于攻坚战，而是绕过敌人火力强大的支撑点，快速推进。进攻当天两支部队使用此方法推进了25公里，直插塔甘罗格西南，切断塔甘罗格守敌向西撤退的道路。德军试图从海上逃生，但遭到早有准备的苏军航空兵和由海军少将戈尔什科夫指挥的亚速海区舰队的痛击，未能成功。8月30日早晨，什缅科将军的第44集团军从东面，第28集团军左翼部队从北面，骑兵军和机械化军从西面一齐开始强攻塔甘罗格城。傍晚，该城被苏军攻克，德军米乌斯河防线的几根主要支柱先后折断了。

当天晚上，斯大林从莫斯科打来电话找托尔布欣，托尔布欣拿起听筒，立即听到熟悉的、低沉而略带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

“托尔布欣同志吗？我代表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祝贺南方方面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当然，你的友邻马利诺夫斯基也干得不错，拿下了巴尔文科沃，正向萨马拉河推进。说说看，你们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斯大林诺，我准备把方面军的主要突击力量集中到右翼，用三个集团军的力量猛攻顿巴斯的中心。”托尔布欣按原来的计划向最高统帅汇报。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用多少天拿下斯大林诺？”斯大林沉默片刻又问道。

“明天，9月1日开始转入进攻，预计6~7天结束战斗。”托尔布欣小心翼翼他说。

斯大林对这个回答显然感到满意，轻声说了句“很好”，隔了一会儿，他忽然又说：

“马利诺夫斯基那里已经准备把扎波罗热作为下一个突击的目标了，这样西南方面军将前出至第聂伯河了。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拿下斯大林诺之

后向什么方向发展进攻？大本营希望你们能尽快收复梅利托波尔，封住克里木半岛上德军的退路，这很重要。”

“是，斯大林同志，我明白了，一定实现大本营的意图。”

“祝你顺利，再见。”斯大林说完首先挂断了电话。

塔甘罗格失守，在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引起极大震动。“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元帅仔细分析了形势后认为，如果再让第6集团军死守米乌斯防线，恐怕凶多吉少了。现在第6集团军已在几处被苏军分割，苏军快速部队的穿插和突进，有使德军被分割包围的危险。曼施坦因已屡次电告陆军总参谋部，要求迅速增派部队加强米乌斯河防线，否则后果难料。但陆军总部调来的兵力太少，不足以恢复原有的防线。曼施坦因清楚，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现在也是捉襟见肘，左右为难。苏军在长达上千公里的战线上大举进攻，各处都向陆军总部报警告急。光凭蔡茨勒手中掌握的那点预备队，远远应付不了这种局面，何况，蔡茨勒虽然身为陆军总参谋长，但任何部队的调动都必须经国防军统帅兼陆军总司令希特勒批准。深知德军统帅部内情的曼施坦因也就充分利用起自己的权力，遇到紧急情况，只好先斩后奏了。当8月30日塔甘罗格失守后，曼施坦因看到除了命令第6集团军后撤外已无其他办法，于是便电告陆军总部和最高统帅部，要求把第6集团军后撤到卡尔米乌斯河一线的“龟”阵地，并不等得到回复，立即命令霍利特将军后撤部队。8月31日夜，希特勒发来电报，同意后撤第6集团军，但条件是“必须情况绝对需要如此，而且也确实无其他办法”。同时指示曼施坦因，要他命令部队在后撤过程中毁掉德军原防区内的一切重要的军事和经济设施。

德军的后撤与苏军南方方面军的新的进攻几乎同时进行。9月1日，托尔布欣命令第51集团军转入进攻。当天，他们便攻克了伏罗希洛夫斯克，并与突击第5集团军部队配合，解放了红卢奇市。三天之后，第51集团军所属的第126师收复了斯大林诺以北的重要城市戈尔洛夫卡，从北面对坚守斯大林诺的德军形成威胁。而从东面进攻的突击第5集团军的部队这时也已接近斯大林诺外围的德军卡尔米乌斯河防线。希特勒给第6集团军司令官霍利特将军下达命令，要求他无条件地守住卡尔米乌斯河防线三天。霍利特急令撤退中的步兵第17军转向斯大林诺方向，第17军拼命抵抗了三天，9月7日，苏军突破了德军防线，冲进了斯大林诺。与此同时，南方方面军的左翼部队，以近卫骑兵第4军和近卫机械化第4军组成的机骑集群为先导，也一举突破了德军在卡尔米乌斯河下游设置的防线，向西迅速推进。至9月中旬，南方方面军诸集团军已推进到了沃尔奇亚河、别尔达河一线。西南方面军这时也推进到了萨马拉河上游一线。这样，两大方面军协同作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复了苏联最重要的煤炭和工业区——顿涅茨克盆地地区。

梅利托波尔：又一块硬骨头

9月15日这天，曼施坦因在半个月中第二次飞到希特勒设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向他面陈“南方”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危机形势，请他定夺解除危机、挽救集团军群所属部队的办法。在曼施坦因的要求下，希特勒在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坐陪下，单独接见了曼施坦因。

形势紧迫，所以曼施坦因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的元首，自从您上星期视察东线以后，情况起了很大变化。老实说，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现在都一一出现了。”

希特勒有点懒洋洋地坐在沙发里，右手握住左手，最近他的左手时常颤抖。听到曼施坦因这样说，他不禁拖长声音问了一句：

“元帅，我想知道，这些情况是指……”

“北翼！我的集团军群北翼现在已明显地出现了危机！罗科索夫斯基和瓦图京的部队已逼近基辅，而您上次答应从中央集团军群调给我的四个师却迟迟不见踪影。我的集团军群侧翼已经暴露，我们与克鲁格元帅之间的联系马上将被切断，这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苏军抢在我们前面渡过第聂伯河，顺河南下，您想想看，我的元首，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不仅我的集团军群会全军覆没，整个战场也都会同归于尽！到那时……”

希特勒猛地作了个手势，不让曼施坦因再说下去了。停了片刻，他盯着曼施坦因问道：

“依您之见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一，命令克鲁格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撤过第聂伯河，这样可以使其正面缩短三分之一，所节省出来的部队就可以用在发生危机的地方了。第二，同时使用所有四条铁路线，迅速把四个师送到我们的北翼上，也许还来得及恢复那里的态势。特别是基辅地区，那里是敌军渡河最理想的地点，因此，必须在此地区集结强大的兵力。可以这么说，整个东线战场的命运都取决于此了。最后，鉴于敌人在我集团军群南翼，也就是第6集团军的防线上撕开了近50公里的缺口，而且我们已没有力量封堵住它，所以，应下令第6集团军后撤‘豹’阵地，凭借莫洛奇纳亚河的坚固工事，迟滞敌人的进攻。”

“迟滞敌人的进攻？为什么仅仅是迟滞而不是粉碎？”希特勒一下听出了曼施坦因措辞上的关键所在，瞪起眼睛追问道。

“依我现有的兵力，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了。苏军完全有能力突到第聂伯河岸边，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将被迫撤到第聂伯河右岸去。”

希特勒看看蔡茨勒，蔡茨勒马上避开了前者寻求支持的目光，显然，他认为曼施坦因的想法是正确的，至少是现实的。希特勒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低声咕哝道：

“既然如此，我原则上不反对这种后撤……”

曼施坦因不敢耽搁，当天便返回新的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文尼察，并立即命令各集团军于当日黄昏起，撤到梅利托波尔、扎波罗热，第聂伯河中游、杰斯纳河一线。同时，“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官克鲁格元帅也接到大本营命令，让其撤到杰斯纳河、奥尔沙、维捷布斯克一线。这样，曼施坦因和克鲁格的部队便躲到了号称“东方壁垒”和“豹”阵地的防线后面去了。梅利托波尔城，作为德军这条防线最南边的一根支柱，也成为苏南方方面军预定要攻打的下一个目标。当北面的西南方面军在“啃”扎波罗热这块硬骨头的时候，南方方面军也对梅利托波尔展开了围攻。

梅利托波尔位于莫洛奇纳亚河西岸，是连通克里木半岛至第聂伯河中游各城市铁路线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德军整个莫洛奇纳亚河防线的核心。莫洛奇纳亚河防线是“东方壁垒”中最坚固的地段之一，它由2~3道防御地带构成，纵深18~20公里，有完备的堑壕，各种火力发射工事体系，还有大量的防坦克和步兵的障碍物。其中，最坚固的防御地带又是紧靠河西岸的第一道防御地带。

9月21日，南方方面军的部队已抵达莫洛奇纳亚河东岸。经过初步视察后，托尔布欣与大本营代表、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很快制定出作战计划。托尔布欣决定以方面军右翼力量突破敌莫洛奇纳亚河防线，并吸取突破米乌斯河防线时的经验，把突击限制在大托克马克以北20公里宽的地段内。主要突击方向指向梅利托波尔西北的米哈伊洛夫卡及更远些的第聂伯河下游，承担此任务的是突击第5集团军、第44集团军和近卫第2集团军。方面军的快速部队——由骑兵军和机械化军组成的机骑集群也预定从米哈伊洛夫卡地域投入突击。达成突破后，上述部队应从西南、西北等方向包围梅利托波尔的敌军，并推进至第聂伯河渡口和克里木半岛的陆上出入口。此外，第28集团军在梅利托波尔以南实施辅助突击，从丹尼洛-伊万诺夫卡方向突破敌人防御，从南面包围梅利托波尔城。第51集团军留作方面军预备队，用在主要方向上扩大战果。

9月26日清晨，南方方面军转入进攻。由于弹药供应不足，炮火准备只持续了45分钟。针对德军如此坚固的防御工事，这次炮火准备的效果不佳。因此当各进攻部队发起突击时，遭到了德军的猛烈反击，第一天，苏军除少数部队向前推进了2~4公里外，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从第二天起，战斗变成了持久的消耗战。这种消耗战又持续了几天，托尔布欣感到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困难得多，各集团军损失都很大，又迫切需要补充弹药，因此，9月30日他下令暂停进攻。与此同时，他得到情报说在他的方面军对面，德军集结了10个步兵师、3个山地步兵师和2个坦克师。其中几个新锐师是从克里木半岛用飞机运送过来的。

10月9日，南方方面军经过补充后，再次转入进攻。托尔布欣仍然按原计划把主攻方向放在米哈伊洛夫卡。战斗从一开始就非常艰苦、激烈。在主要方向上，苏军两天时间推进了1~4公里。相比之下，在辅助方向上，第28集团军取得的进展稍微大些，他们强渡了莫洛奇纳亚河，在河西岸占领了一个登陆场，向前推进了5~6公里后，攻占了丹尼洛-伊万诺夫卡。

起初，托尔布欣对第28集团军取得的战果并未在意。但在仔细分析了9日、10日两天的战斗情况后，他忽然发现了第28集团军取得的战果的巨大意义。所有迹象都说明，德军已经判明了苏军的主攻方向，并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了这里。霍利特不仅把第6集团军的主力都部署在梅利托波尔以北，而且把他的预备队也都调到了这里，甚至不惜削弱梅利托波尔以南德军的力量。这样一来，在梅利托波尔以南就出现了有利于苏军进攻的条件。但从这里发展进攻，仅靠一个已经在宽阔的地段上展开的第28集团军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必须修改原作战方案，在梅利托波尔以南建立起第二个强大的突击集团。

托尔布欣立即命令在梅利托波尔以北待命的方面军预备队第51集团军，利用一切运输工具，隐蔽地变更部署，务必于10月13日早6点之前，在梅利托波尔东南的华西列耶夫卡、纳杰日基诺、普里阿佐夫斯克耶地域集结完毕。同时命令第28集团军、坦克第19军和近卫骑兵第4军与第51集团军一起组成突击集团，准备从梅利托波尔以南实施突击。托尔布欣亲自赶到普里阿佐夫斯克耶，当面向新接任第51集团军司令员的克列伊泽尔将军和第28集团军司令员格拉西缅科将军布置任务，让前者从东北方向、后者从西南和南方围攻梅利托波尔。

10月13日，第51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在坦克军和骑兵军支援下展

开猛攻。激烈的战斗先是在梅利托波尔城外，后又移到城内，整整进行了十天十夜。仅 10 月 16 日一天，德军就向苏军发起 16 次反冲击，损失了 32 辆坦克，丢下了上千具尸体。十天的激战中有七天是在梅利托波尔城内进行的巷战。最先冲进城的第 51 集团军的步兵第 126 师，与德军展开了逐屋、逐街的争夺，打退了德军 100 余次反冲击，七天中约有 5500 多名德军官兵命赴黄泉、横尸街头。10 月 23 日，梅利托波尔被苏军彻底解放。托尔布欣命令坦克军和骑兵军乘胜追击敌人，26 日，苏军已向德军防御纵深推进 50 公里。第 51 集团军向北和西北方向发展进攻，连克一系列城市重镇，第 28 集团军则向西南方向突进。27 日，德军的抵抗全线瓦解，撤向第聂伯河。方面军右翼部队利用左翼部队的战果，也大大加快了推进速度，机械化部队一天就推进 40 公里以上。

至 10 月底，宽阔的第聂伯河和美丽的克里木半岛，都已呈现在托尔布欣手下将士们的视野中了。

第七章 轻舟飞渡钉右岸

苏军兵分三路：白俄罗斯、右岸乌克兰、克里木半岛

1943年9月间，参加第聂伯河会战的苏军五大方面军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在收复了大片左岸马克兰地区之后，先后推进到了第聂伯河边。从索日河与第聂伯河交汇处的洛耶夫到扎波罗热总长750公里的地段上，苏军人不卸甲、马不卸鞍，从行进间在多处强渡第聂伯河，拉开了第聂伯河会战第二阶段的帷幕。面对苏军强大的攻势，德军最高统帅部被迫调整了策略，除在几处坚固的防御枢纽部顽强坚守外，还把其余部队全都撤过第聂伯河，以期在苏军前出至河左岸之前，占领并巩固河右岸防御。凭借这道巨大的天然水障碍，挡住苏军攻势，然后借助留在左岸的几处防御枢纽部作为桥头堡，伺机反攻，再打过第聂伯河去。苏军最高统帅部及时断明了德军的意图，因此在给各方面军下达有关下一步作战行动的训令时，要求各方面军加快向第聂伯河的推进速度，一俟抵达河边应全力从行进间强渡该河，不给敌人以巩固防御的时间。相反，各部队要趁敌人立足未稳的时机，巩固并扩大在右岸占领的登陆场，为日后收复右岸乌克兰创造条件。同时，必须坚决地消除敌人留在左岸的据点。

为贯彻这一总的作战意图，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各方面军规定了明确的作战任务并相应地调整了部署。原定以基辅为主要进攻方向的中央方面军，下一步应把主攻矛头向北偏转，指向戈梅利方向，去完成解放白俄罗斯的任务。而其已经前出至基辅以北第聂伯河并在对岸占领了几处登陆场的两个集团军——第13和第60集团军，须转隶给沃罗涅日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将担当起解放乌克兰首府基辅的任务。草原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任务仍是在第聂伯河中游突破德军防御，在对岸占领登陆场，同时消灭在克列缅丘格、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等据点顽抗的守敌。把原隶属于西南方面军的近卫第3集团军调归南方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在突破莫洛奇纳亚河防线后，前出至第聂伯河下游，但不急于强渡，而是全力准备实施解放克里木半岛的战役。

这样，在进入第聂伯河会战的第二阶段后，苏军的进攻态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几乎齐头并进的五个方面军，最北边和最南边的两个方面军的主攻方向发生了转弯，建立起新的战线，开辟出新的战场。在这些战线和战场上进行的战斗，不能说与第聂伯河会战中原有的战线战场没有关系，但毕竟超出了原来会战的地理界限。而第聂伯河会战第二阶段的任务，将主要由剩下的三个方面军来完成。本阶段任务的中心，就是解放基辅。

对于大本营的部署和调整，中央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感到困惑和为难。这种心情不难理解，在第聂伯河会战的第一阶段，他的方面军可以说一直是冲在所有参战各方面军的前面。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的第60集团军创造了当时一天之内推进60公里的记录。普霍夫率领的第13集团军不仅进攻神速，而且是最早抵达第聂伯河河岸并强渡成功的部队。如果再考虑到在他的方面军作战地域内，大河纵横，需要克服的巨大水障碍至少不会比其他方面军少，就更该对中央方面军各部队的勇敢顽强给予肯定了。可是现在，在他的部队已经在基辅以北牢牢地占领了几处登陆场，具备了解放举世闻名的乌克兰首府的有利条件时，却突然命令他转移主攻方面，把左翼两个集团

军交给沃罗涅日方面军，由瓦图京指挥解放基辅，的确有点出乎他的意料。况且，他的方面军的主要军用物资和弹药都集中在左翼一线，要调往右翼非短时间能做到，这势必影响他开始下一场战役的时间。再有，已经加强给第13和第60集团军建制兵器以外的加强兵器怎么办？要知道，在各方面军都在苦战的时候，获得这些加强兵器非常不易，他手下的其他集团军也急需兵器加强，这对顺利实施下一步作战行动，无疑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正好，这时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打来电话，问是否应该向强渡第聂伯河成功的部队鸣礼炮致敬，罗科索夫斯基马上抓住机会，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鸣礼炮的事可以暂时等一等。”他把听筒从一侧换到另一侧，“安东诺夫同志，我仍然觉得，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兵力对基辅实施突击比较合适，而且，中央方面军完全有能力这样做……”

安东诺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

“我只能说这是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的决定。如果你觉得有必要说明自己的想法，我建议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吧。也许……”安东诺夫点到为止，不再讲下去了。

罗科索夫斯基手握听筒站着想了想，然后对接线员说：

“接斯大林同志。”

电话很快接通，罗科索夫斯基把对安东诺夫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斯大林默默地听完，有点不高兴他说：

“基辅方向的部队部署和行动问题已经决定了，我们不打算再重新考虑，训令已经下发，太迟了。”

“那么方面军原来配属给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普霍夫的加强兵器怎么办？没有这些兵器，我们要实施下次战役会很困难的……”

斯大林这次没等罗科索夫斯基讲完便打断他说：

“你可以把加强兵器留下，只把建制兵器给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普霍夫。既然他们编入瓦图京的方面军，就让他想办法。”说完，斯大林沉默了，但并没有挂断电话，罗科索夫斯基知道斯大林还有话要说，便默默地等着。果然，斯大林又说：“我们准备解散布良斯克方面军，到时候会把它的一部分集团军调给你。你的任务是去解放白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咔”的一声，听筒里传来长长的蜂音，斯大林挂断了电话。“白俄罗斯……”罗科索夫斯基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似有所悟。

为进一步明确各方面军的任务，使各方面军的称谓更系统化，更能反映出大反攻下出现的新态势，10月2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对几个方面军的称谓做如下更改：原加里宁方面军改称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原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改称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原中央方面军改称白俄罗斯方面军；原沃罗涅日方面军改称乌克兰第1方面军；原草原方面军改称乌克兰第2方面军；原西南方面军改称乌克兰第3方面军；原南方方面军改称乌克兰第4方面军。各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员没有变化，任务照旧。对于乌克兰第1、2、3方面军来说，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在第聂伯河右岸占领的登陆场，解放基辅。

布克林登陆场

自9月中旬各方面军部队先后推进到第聂伯河左岸，强渡第聂伯河、占

领右岸登陆场的战斗就立即开始了。从地图上看，第聂伯河似乎只是一条匀称的曲线。实际上，这条仅次于伏尔加河的苏联欧洲部分第二大河，水面宽度在不同地段相差极大。有些河段，河宽不足 200 米，而有些则达 3000 米以上。河深及水的流速也不相同。其中在基辅附近，南北有几处河段的水面仅有二三百米宽，且水流平缓，两岸芦苇和灌木丛生，河中淤积了许多沙洲，成了苏军强渡非常理想的地点，只是整条第聂伯河基本都是右岸明显高于左岸，驻守在右岸上的德军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视河面，而且可以用轻、重兵器封锁苏军强渡的路线，这就加大了苏军强渡的难度。

基辅东南大约 75 公里处，第聂伯河在这里向东转了一个半圆形的弯，弯顶，即河的左岸是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弯内，即河的右岸被称为大布克林地区。9 月 21 日至 22 日，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和第 40 集团军的先遣部队便抵达了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附近的第聂伯河了。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所辖的坦克第 6 军派出由排长德米欣科中尉率领的一个 6 人侦察组，最先渡过了第聂伯河。这是最早一批渡过该河的苏军官兵。他们在大布克林地区登陆后，与小股德军发生了战斗，初步查清了德军的防御情况及兵力配置，并且抓获了德军第 827 舟桥队的一名司机，从他口中了解到了许多重要情况。这些情况对正准备渡河的苏军有极大帮助。紧随德米欣科侦察小组之后渡过河的还有彼舒林上尉的摩托化步兵营的战士们，以及希纳什金中尉连的战士们。其中，希纳什金连的四名战士用他们的勇敢、智慧、鲜血，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在敌人严密封锁河面的情况下，全连同时渡河目标太大。连长希纳什金想先派四名战士过河，潜入敌人阵地后方，吸引敌人的火力，配合全连渡河。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因此他没有直接命令谁去，而是采取自愿的方式。当他把任务讲清楚后，四名战士马上站了出来，他们是别图霍夫、伊万诺夫、西索里亚金和谢明诺夫。看着这四名跃跃欲试的小伙子，希纳什金眯起了眼睛，问道：

“你们看，任务重大又相当危险，你们不害怕吗？”

别图霍夫与三位同伴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挺了挺胸脯，大声答道：

“为了祖国，为了我们的胜利，我们发誓，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希纳什金走过去与四名战士紧紧握手：

“祝你们顺利。出发吧，朋友们！”

在一位游击队员船工的帮助下，四名战士乘一条小船飞速向河对岸划去。这里的河面虽然较宽，但河中有一个长着灌木和芦苇的小岛。小船先划向小岛，由于有它的掩护，对岸的德军一时没有发现。到了小岛之后，小船紧贴岛的外缘划向对岸。等小船转到德军一侧时，终于被发现了，冲锋枪、机枪的子弹雨点般打来。可是已经晚了，小船猛地一冲，便冲上了对岸的沙滩，别图霍夫第一个跳下船，说了句“跟我来”，便跑上了河岸。

一场激烈的，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德军想靠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把这四名“闯入者”赶下第聂伯河去。但四名苏军战士宁死不退，以顽强的毅力把德军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使全连得以顺利强渡过河。希纳什金连渡过河后，夺取和扩大布克林登陆场的战斗正式打响。该连的任务是向戈里高洛夫卡镇进攻。但全连在向目标运动中受阻于镇外的一处高地前，高地上德军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压得苏军抬不起头。别图霍夫自告奋勇要求拔掉这枚钉子。他慢慢向高地顶部爬去，瞅准一个机会，端起冲锋枪向敌人的机枪手扫去。敌人

的机枪哑吧了，别图霍夫朝后一挥手，习惯地喊了一声：“跟我来！”但没跑几步，敌人的一颗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牺牲时他年仅 18 岁。

经过一番激战，希纳什金连从三面冲进了镇子。于是双方展开了逐街逐屋的争夺。到了晚上，希纳什金连捣毁了德军设在这里的一个步兵营指挥部，夺取了一个存有大量军用物资和几辆完好无损的重型卡车的仓库。

第二天，即 9 月 23 日，德军调来增援部队，从早上 9 时开始，向希纳什金连的阵地实施突击。约有一个营的德军步兵，跟在 20 辆坦克后面，在空中 30 架飞机的支援下，向苏军猛攻。希纳什金连面对占优势的敌人，顽强抗击，寸土必争。激烈的战斗使苏军减员严重，伤员们轻伤不下火线。最早渡过河的西索里亚金膝盖骨被打碎，谢明诺夫两次负伤，但他们仍然与战友们一起坚守着阵地。在右岸登陆场英勇搏斗的苏军，得到了左岸炮兵部队的支援，德军的进攻被一次次地打退了，这块洒满鲜血的不大的登陆场又被希纳什金连坚守了一整天。在此期间，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的众多先遣小组，在希纳什金连的掩护下，陆续从这一地区强渡了第聂伯河。

与此同时，莫斯卡连科将军指挥的第 40 集团军也在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北侧开始强渡第聂伯河。步兵第 161 师等部队从行进间强渡该河，在右岸占领了登陆场。9 月 27 日，特罗菲缅科将军指挥的第 27 集团军赶到，把集团军第二梯队投入扼守和扩大布克林登陆场的战斗，终于巩固住了苏军在右岸的阵地。到了 9 月 30 日，布克林登陆场正面已扩展到 11 公里，纵深达 6 公里。从工兵部队修建起的轻便浮桥上，第 27、第 40 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和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的摩托化步兵部队，迅速跨过被德军视为天堑的第聂伯河，集中于布克林地区，准备从这里实施进攻基辅的战斗。

柳捷日登陆场

在基辅以南开辟和扩大布克林登陆场的同时，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在基辅以北 25 公里处的柳捷日地区也占领了登陆场。柳捷日登陆场虽然比布克林登陆场距离基辅较近，但建立登陆场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也较大，第聂伯河上游左岸最大的支流杰斯纳河正好在柳捷日以南、基辅以北汇入第聂伯河，两条大河在柳捷日以东相距 12 公里。这就是说，苏军要在柳捷日建立登陆场，必须连续强渡两条大河。同时，这两条大河又都带有数量众多的小支流，使这 12 公里宽的河间地带变成了一片沼泽。特别是这时正值秋雨季节，除了已有的公路外，大部队不可能从其他地方开过去。而且，还有一个不利条件，就是这里的第聂伯河右岸，比布克林那里的还要高。尽管如此，从这里到基辅毕竟近得多。柳捷日作为进攻基辅的出发地，还是很理想的。

9 月 26 日，奇比索夫将军指挥的第 38 集团军的部队进抵第聂伯河，并马上从行进间实施强渡。最先到达第聂伯河岸边的是步兵第 240 和第 167 师。第 240 师师长乌曼斯基上校把第一批强渡的任务交给了步兵 842 团 2 营和 836 团 1 营。842 团 2 营的动作极快，马上派出以 5 连 2 排排长涅菲多夫上士为首的 25 人战斗组，分乘四条船实施强渡。四条船刚走到河中央便被对岸的德军发现了，德军立即开火，苏军四条船拉开距离拼命向前划。德军反应过来后马上加强了火力，就在这时，一条船冲上了河岸的浅滩，船上的战士们跳入水中，一边用冲锋枪还击，一边快速向岸上跑，很快进入了德军射击的死角，占领了一小块阵地。这是苏军在柳捷日地区开辟出的第一块登陆场。

涅菲多夫把一挺重机枪安放在阵地中间，两挺轻机枪分放在两翼，准备迎击敌人。从上午 11 点开始，德军数次发起反突击，都未能奏效。整整 20 个小时，涅菲多夫战斗组像钉子一样深深扎在右岸的土地上。这给敌人造成极大的威胁，也给左岸的苏军极大鼓励。28 日夜间，842 团 5 连全连和 836 团 1 营的部队，在涅菲多夫战斗组占领的登陆场渡过了第聂伯河。5 连渡河后，与涅菲多夫战斗组一起，从岸边向前推进了 300 米，使登陆场进一步扩大，保证了其他部队先遣队的顺利渡河，5 连在 28 日一天打退了德军 4 次突击，并抓住机会实施反突击，登陆场的面积又有所增加。到了 10 月初，240 师在右岸占领的阵地有了很大加强，在工兵部队的努力下，炮兵和迫击炮兵部队已在这里占领了发射阵地，集团军的步兵第 51 军的其他部队也在这里登陆。苏军开始着手于全面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夺取德军的重要防御枢纽部——柳捷日镇。

10 月 4 日，强攻柳捷日镇的战斗打响了。德军深知该镇的重要性，抵抗相当顽强。在柳捷日周围的土地上，双方寸土必争。经过三天的激战，苏军从三面接近了该镇。7 日晚，836 团 3 营的战斗组悄悄地潜入柳捷日郊区，为营主力部队扫清了道路。3 营在营长斯特拉杰伊丘克少校率领下，未经炮火准备，紧跟在战斗组之后从东面冲入镇中。他们悄悄地除掉德军哨兵，迅速来到镇中央，并沿着公路向南推进。夜里 2 点，3 营从北坡登上了 142.4 高地，把德军包围在柳捷日东南。142.4 高地临近第聂伯河边，从上面可以俯瞰一大段河面和河岸，因此，无论是对苏军的渡河还是扩大右岸登陆场来说，夺取它都具有重要意义。德军也知道该高地的重要性，因此马上组织突击，试图夺回高地。斯特拉杰伊丘克命令全营官兵死守高地，不许后退一步。德军调来轰炸机对高地进行轰炸，出动坦克和自行火炮向高地进行冲击，但都被 3 营打退了。当该团 1 营和 2 营赶到后，苏军进一步扩大战果，牢牢地占领住了柳捷日镇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同时，240 师 931 团 2 营经过长时间的激战，占领了柳捷日镇北部。到 7 日凌晨 4 点，德军在镇内的抵抗被彻底粉碎了。

240 师在扩大柳捷日登陆场的战斗中，得到了友邻步兵第 167 师和第 232 师的极大支援。这两个师在紧邻柳捷日的维什哥罗德镇建立了两处登陆场，以后这两处登陆场与柳捷日登陆场合在一起，统称为柳捷日登陆场。争夺维什哥罗德镇的战斗也进行得相当艰苦，第 167 师边强渡边巩固已占领的登陆场，迎着德军的反击一点点向前推进，直到 10 月 19 日，才最后粉碎了德军的抵抗，夺取了维什哥罗德镇。至此，整个柳捷日登陆场正面扩大到 15 公里，纵深达 5~10 公里。它与基辅以南的布克林登陆场遥相对应，成为插向基辅地区德军肋下的另一把利刃。

正当苏德两军地面部队一方为扩大、一方为消除柳捷日登陆场展开激战的同时，双方的空军也在这一地区上空进行着殊死拼杀。强渡过第聂伯河的苏军各先遣部队，几乎都是利用轻武器与拥有坦克、自行火炮及炮兵部队的德军作战的。在有的地段，先遣队能够得到左岸自己的炮兵的火力支援，但在大部分地区，因受地理条件限制很难得到这种支援。因此，苏军的航空兵就成了支援战斗在登陆场上的部队的唯一力量了。沃罗涅日方面军所辖的航空兵第 2 集团军在这些日子里，肩负着繁重的作战任务。它们不断地轰炸德军的有生力量、技术装备和储备，破坏敌方的铁路枢纽，机场和仓库。德国空军也不甘示弱，经常出动 40~70 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大机群对苏军地

面部队实施空中打击。双方空军在第聂伯河上空展开了激战。

激烈的空战造就了一揽苏军的空中英雄。沃罗热伊金中尉、阔日杜布中尉和库马尼奇金中尉便是其中的代表。沃罗热伊金在 1943 年 7 月至 9 月间，参加了 50 余次空战，亲手击落了 21 架敌机。一次，他带领的 8 架歼击机与德军 16 架歼击机护航的 40 架轰炸机群相遇。面对一倍于己的敌歼击机，沃罗热伊金沉着指挥，身先士卒，第一个冲入敌轰炸机群，瞬间便击中了两架敌机。其他苏军飞行员也勇猛机智，分别击落了 5 架轰炸机和 4 架歼击机。几天后，沃罗热伊金又击落了 3 架“容克”。阔日杜布更是全苏举国皆知的战斗英雄，曾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第聂伯河会战期间，他一人在十天中击落了 11 架飞机。至会战结束，他已击落了 26 架敌机。库马尼奇金在 10 月 16 日那天的战斗经历颇具戏剧性，那天，他与自己的僚机执行完任务正在返回机场途中，忽然，他发现前方云层下隐约出现了黑压压的一个大机群。在此之前，他已击落了 18 架敌机，对敌机的外形非常熟悉，只是从云缝间撇了一眼，就马上认出这是德军的“容-87”。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僚机，并决定先不暴露自己，隐蔽地跟着敌机群飞行。飞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敌机群在降低高度，丰富的作战经验告诉他，敌机群已飞临目标上空，正在寻找目标准备投弹。他当机立断，带领僚机俯冲向敌机群。德军驾驶员正在全神贯注地观察地面，根本没有想到会从云层中杀出苏军歼击机，一时间惊得四下逃散。库马尼奇金和僚机的机关炮喷出串串火舌，顿时几架“容-87”冒起黑烟。剩下的敌机见状慌忙丢下炸弹便转身回航，德机匆忙投下的炸弹几乎都远远地偏离了目标。

除了在基辅南北建立的两个较大的登陆场，苏军在第聂伯河上游的洛耶夫、柳别奇，中游的卡涅夫、切尔卡瑟、克列缅丘格、上第聂伯罗夫斯克、第聂伯捷尔任斯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等地也强渡第聂伯河，在右岸纷纷建立起登陆场。对苏军来说，每一地的每一次强渡，都是一次血与火的洗礼，每一处的每一个登陆场，都是一座生与死的炼狱。对德军而言，苏军先遣队的小船每一次划开第聂伯河的水面，都如同在他们身上留下一道渗血的伤痕，而苏军在右岸登陆场每扩大一平方米，就等于他们在通向失败的道路又迈进了一段距离。

1943 年 10 月下旬，改称后的苏军各方面军，不仅在从洛耶夫至扎波罗热长达 700 多公里的地域上前出至第聂伯河，而且在右岸共建起了 23 个登陆场。其中白俄罗斯方面军（中央方面军）7 个，乌克兰第 1 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9 个，乌克兰第 2 方面军（草原方面军）5 个，乌克兰第 3 方面军（西南方面军）2 个。

在占领了第聂伯河右岸登陆场之后，也就为苏军最高统帅部实现此次会战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目标——解放基辅，创造了条件。

第八章 基辅烽烟卷凯歌

从布克林到柳捷日：兵不厌诈

如果把蜿蜒 2000 多公里的第聂伯河比作一条长长的银线，那么从北到南临河而立的座城市就像被它串起的颗颗珍珠，个个放射着属于自己的那束光彩。其中，最璀璨夺目的一颗要数基辅了。

乌克兰共和国的首府基辅，是仅次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的苏联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城。以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基辅罗斯，早在 9 世纪，就曾在东斯拉夫诸部族中鼎盛一时，成为后来苏联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大民族的共同的国家和文化摇篮。历史悠久的基辅饱经沧桑，曾屡遭劫难。蒙古可汗的骠悍骑兵、立陶宛大公的铁甲战车、波兰国王的十万大军，都曾让基辅在血火中经受锤炼和磨砺。20 世纪 40 年代初，基辅又一次沦为敌占区，在德军的铁蹄和魔掌下呻吟……自 1941 年 9 月 16 日，苏军主力部队奉命撤离基辅，至今已两年有余。现在，1943 年 10 月，解放基辅终于提到了乌克兰第 1 方面军作战任务的首位。

建立了布克林和柳捷日两个登陆场之后，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稍做准备便按照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开始向基辅守敌发动进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先后把三个集团军的主力，即莫斯卡连科中将军的第 40 集团军、特罗菲缅科中将军的第 27 集团军和雷巴尔科中将军的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投入布克林登陆场，由此地实施主要突击。而集结在柳捷日登陆场的奇比索夫中将军的第 38 集团军部队则进行辅助突击。按这种意图，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在 10 月份曾两次向基辅发起冲击。德军最高统帅部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在苏军于布克林地区建立登陆场时，就紧急抽调部队，集结兵力，在布克林登陆场当面部署了 5 个步兵师、4 个坦克师和 1 个摩托化师，建起了坚固的防御。负责防守基辅一线的是德坦克第 4 集团军，指挥官霍特上将是德军中颇有名望的战将，这个集团军也是“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但因元帅手中的一张“王牌”。10 月 13 日，当苏军发起第一次冲击后，霍特将军给全体官兵下达命令，说基辅是整个乌克兰的心脏，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任何时候也不能把它交给俄国人。由于集中了庞大的兵力且又命令死守，所以德军在布克林登陆场一带打得格外顽强，苏军虽然两次发起冲击，但两次均未达到预期效果。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消逝，10 月即将过去，11 月份就要到了。对于苏联人来说，这个月份不同寻常，因为 11 月 7 日是苏联第一大节日——十月革命节。和平时期，苏联人民往往以在各条战线取得的优异成绩向这个节日献礼，在战时、这个习惯并没有改，只不过，是以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和荣获军功作为献礼的内容了，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大将和军事委员赫鲁晓夫，深知解放基辅的重要性，更清楚在十月革命节到来之际收复这座历史名城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因此，要尽一切力量在 11 月初拿下基辅。10 月份进攻的失利，使瓦图京心里非常焦急，但同时，他也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悟出了些东西，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想法，并根据这一想法拟定了新的作战方案。瓦图京是一位非常严谨细致的指挥员，重大作战方案必须先经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和各集团军、军乃至师一级主要指挥员集体讨论通过后，才上报大本营。当然，这次也不例外。

他把集团军和军一级指挥员们召集到方面军司令部，谈了他的想法：

“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前一段进攻失利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和曼施但因，霍特之流打过几次交道，虽然最后都是我们取胜了，但我们是不是对他们和他们的部队真正了解了呢？仔细分析 10 月份的战斗进程后我发现，我们对对手并不十分了解，至少我们低估了他们的实力和作战能力。不错，自库尔斯克会战后，战略主动权转到了我军手中，德军被迫撤过第聂伯河，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不是被我们击溃，而是主动退守右岸的，这就使他们保存了实力。此外，第聂伯河是他们在我国领土上可以凭借的最后一道巨大的水障碍了，失去这道水障碍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凡是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这在客观上也增强了德军官兵防守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自己的意图又暴露得过于明显，在布克林登陆场及附近地区集结了三个集团军的部队，使敌人很容易作出我们将从这里发动突击的判断，不幸的是，这种判断很准确。对我们的进攻，敌人有了准备，使我们失去了突然性，失利也就难免了。当然，同志们，我这么说并不是为自己、为我们的疏忽大意进行开脱，不是的。而是帮助我们找出别的办法作出新的决定。再按照原来的方案作战恐怕不行了，除了增加我们的损耗外，短期内不会有很大进展，而时间，同志们，时间正在从我们的指缝中流走！”瓦图京方方的脸膛绷得很紧，细长的眼睛里流露着焦虑。他抿紧嘴唇默默站了一会儿，然后像是最终下定了决心，清楚、有力地说：

“我们应当放弃布克林登陆场作为主要突击地，而把它作为辅助突击地。方面军的主力应该转移到右翼，到柳捷日登陆场，从那里实施突击！”

会场上霎时静得似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家只是用目光交流着惊诧、赞许、疑问、兴奋。剃着光头的雷巴尔科将军欠了欠身，用带着浓重鼻音的嗓音打破了寂静：

“方面军司令员同志，这个想法很好，肯定会比像现在这样进行无效的进攻好些，但鉴于目前两处登陆场的情况，任何部队从布克林向柳捷日变更部署，都意味着它要至少两次横渡第聂伯河和一次横渡杰斯纳河。这可是个麻烦事，对步兵是如此，对坦克部队就更是如此了。”

坐在雷巴尔科身旁的莫斯卡连科将军也表达了自己的疑虑：

“从柳捷日实施主要突击的最大好处在于它的突然性，为此，我不反对这样子。不过，现在我们与德国人几乎是面对面呆在一起，任何变更部署如果进行得不隐蔽，会被对方立即发现，这样，进攻的一方仍将失去突然性。受时间限制，我们的部队又不可能做大范围的深远机动，只能沿第聂伯河机动。怎么才能解决好隐蔽问题呢？看来这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改从柳捷日登陆场进行主要突击，第 38 集团军完全可以承担这一光荣任务。”奇比索夫将军显得很兴奋，因为他的集团军正在柳捷日登陆场。“当然，如果能给我们一些加强兵器，就更理想了。”

大家所提的问题，瓦图京都仔细想过了，因此他显得胸有成竹：

“不错，这些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自库尔斯克会战以来，部队在向第聂伯河推进过程中，克服了不少江河障碍，应当说具有了相当的强渡经验及办法，像第聂伯河这样的水障碍我们既然已经在不利得多的情况克服了一次，那么再克服一两次，也不是不可能的。”他朝雷巴尔科看了一眼，见这位将军没有什么异议，又转向莫斯卡连科：“隐蔽变更部署确实是战役成功的关键。我们可以利用夜间，利用第聂伯河左岸成片的树林完成它。另外，也可以采取各种办法欺骗敌人。敌人作为防守的一方，他们的心理压力比我

们大，因此容易上当受骗。至于具体办法嘛，你们各位聪明的脑瓜中肯定会层出不穷。”他狡黠地挤了挤眼睛，莫斯卡连科等人脸上漾起会心的微笑。“关键是，目前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十月革命 26 周年的纪念日就要到了，我们离基辅已经这么近，总得干点什么吧。所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必须克服。”他的语气变得庄重而坚定。

当晚，与会者一致同意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改变基辅战役作战计划的建议。建议迅速形成书面报告，连夜上报给了大本营。大本营的审议也很迅速，10 月 25 日夜，乌克兰第 1 方面军接到大本营的训令，同意其按新方案实施基辅进攻战役。只是大本营没有满足他们关于用坦克部队加强方面军右翼的请求。这样，瓦图京只好下令，把雷巴尔科将军的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从布克林登陆场调到柳捷日登陆场。整个战役的准备时间只有 7~9 天。

.....

778 天之后，苏军再回基辅

雷巴尔科接到让他隐蔽地变更部署的命令后，颇费了一番心思。如此庞大的坦克部队要悄然从敌人鼻子底下撤走而又不能让敌人察觉，难度极大。首先，部队调动不能在白天进行，必须全在夜间行动。黑夜虽然能遮住敌人的视线，但却挡不住坦克车辆行驶起来发出的巨大声响。当然无法把敌人的耳朵全都堵住，但是可以让敌人充分熟悉这种声响，直到他们习以为常。有人建议派出一个坦克营，一天 24 小时轮番在靠近敌人的苏军阵地内开动坦克，越是夜间越是频繁出动。雷巴尔科马上批准执行。开始，德军一听苏军坦克的轰隆声非常紧张，以为苏军要发动进攻，立即严阵以待。几次之后，德军改为向发出声响的地方开炮射击。两天下来，苏军仍然开来开去，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德军于是连炮也懒得打了，除了加强警戒外，对苏军阵地内的坦克运动听之任之了。夜间部队调动的问题解决了，紧跟着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对付敌机的白天侦察。这时有人想起，在以前的战斗中，德军有时为了避免坦克被我方反坦克小组在夜间偷袭炸毁，曾经采用过一种方法，即在晚上把坦克从白天所在的位置后撤 1~2 公里，而在原位置上放置一些木质或橡胶的坦克模型，以假乱真，诱使苏军上当。现在我们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想法立即得到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一致赞成。于是，在苏军坦克部队借着夜色和前沿阵地上开动的坦克的掩护悄悄开到第聂伯河河边的时候，原来的坦克掩体中和伪装网下，被马上安放上了木质的坦克模型，一个个假炮筒示威似地露出半截，指向前方。同时，雷巴尔科还请求方面军空军部队加强对布克林登陆场上空的警戒。不让敌机轻易飞临此地上空。经过一系列的精心安排，10 月底，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已隐蔽地从第聂伯河右岸渡到了左岸，并沿左岸急速向基辅以北开进。10 月底至 11 月初这几天，绵绵秋雨时下时停，第聂伯河上腾起一片浓雾，使能见度一下于降低了许多，从右岸很难看清左岸的景物，这道雾墙极好地掩护了苏军的调动。同时，低低的云层和不良的天气，也限制了敌机的出航。不仅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成功地完成了隐蔽变更部署的任务，瓦图京还把集结在佩列亚斯拉夫一赫梅列尼茨基、准备投入布克林登陆场的步兵第 23 军、突破炮兵第 7 军及其他许多步兵和炮兵兵团，隐蔽地调到柳捷日登陆场。一个强大的突击集团，在柳捷日登陆场迅速而秘密地集结完毕了。

瓦图京给各集团军规定了作战任务。在基辅以北，第 38 集团军、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步兵第 23 军、近卫坦克第 5 军和近卫骑兵第 1 军，从柳捷日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突破敌人防御，从西南迂回基辅，并快速向西和西南方向、向右岸乌克兰的腹地发展进攻。在柳捷日以北的第 60 集团军应向基辅西南突击，总方向指向切尔尼亚霍夫和日托米尔。基辅以南，第 40 集团军和第 27 集团军应留在布克林登陆场，并应比基辅以北诸集团军提前两天转入进攻，以使敌人错误地判断苏军这次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并牵制住集结在基辅以南和东南地区的德军。空军第 2 集团军对地面部队实施空中支援。布克林登陆场的进攻从 11 月 1 日开始，柳捷日登陆场的进攻从 11 月 3 日开始。

在进行战役准备的几天中，瓦图京不分昼夜地奔忙着。他那不高但却十分壮实的身影一会儿出现在前线部队的战壕中，一会儿又出现在某个师、团、营的指挥所，一会儿又出现在作战会议上。他的搭档、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发号召书、找政工人员谈话、下连队鼓舞士气、出席动员和誓师集会、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这天，瓦图京来到第 38 集团军步兵第 51 军步兵第 240 师指挥所，师长乌曼斯基少将正给各团布置任务。240 师是第一个派出先遣组强渡第聂伯河、开辟柳捷日登陆场的师。这次刚刚调任该集团军司令员的莫斯卡连科上将，又把该师安排在第一梯队。瓦图京听完乌曼斯基布置的任务，望着众人说：

“你们师这次的任务既艰巨又光荣。雷巴尔科的坦克部队要靠你们打开突破口，你们将冲在整个集团军的最前面。我希望乌克兰的首都上空将由你们的战士升起第一面红旗！你们大家说说，为了完成师长给你们的任务，还需要些什么？”

团长们互相看了看，又不约而同地看着自己的师长。乌曼斯基眨了眨眼，挺直了身体，以洪亮的声音报告道：

“方面军司令员同志，第 240 师一定光荣地完成任务。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加大我师突破地段上的火炮密度。”

“噢，你打算要多大密度？”瓦图京侧过头问。

“每公里能达到 180 门就够了。”

瓦图京眯起细长的眼睛微微一笑：

“你的胃口并不大，这个密度我给得起。等着吧，我很快就给你送来。”

结果，瓦图京调给第 240 师突破地段上的火炮数量，几乎是乌曼斯基要求的两倍。该师上上下下群情振奋，士气大增。

11 月 1 日，第 27、第 40 集团军从布克林登陆场发起进攻。德军在这里的抵抗仍然十分顽强，兵力和人力没有明显的削弱，可以判断出，德军仍以为这里是苏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尚未发觉苏军已变更了部署。这正是瓦图京希望看到的效果。11 月 3 日凌晨，瓦图京、赫鲁晓夫等人来到设在新彼得罗维茨西南的观察所，这里距敌人前沿仅有 800 米，可以清楚地观看即将开始的进攻。早 8 点整，苏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先是 3 分钟的强大的急袭射击，目标是敌前沿阵地，成百吨的炸弹顷刻间落在德军阵地上，筑有堑壕、火力点的防御工事地带，泥上被从深近 1 米的地方整个翻了过来。之后是 34 分钟不间断的压制和摧毁性射击，重点是德军的炮兵阵地和强大火力点。然后，又是 3 分钟对敌前沿阵地的急袭射击。终于，炮火开始向敌人防御纵深延伸，与此同时，在敌人阵地上一片遮天蔽日的浓烟掩护下，步兵部队发起了冲击。

德军显然对苏军集中了如此强大的炮兵人力没有准备，一时只有招架之

功而无还手之力。苏军白天的进攻进展顺利，在基辅以北和西北方向突入德军防御纵深4~7公里。只是到了傍晚，德军才凭借莫舒—维什哥罗德一线防御工事，暂时挡住了苏军的攻势。从3日夜至4日凌晨，德军把由2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组成的后备队投入了战斗。在近卫坦克第5军的支援下，第38集团军各突击部队又与德军展开了整整一天的激战，突破口又有所扩大。瓦图京果断地命令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进入突破口，投入交战。雷巴尔科的坦克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出发阵地向前疾驶，到达德军阵地时已是晚上，坦克兵们打开车前灯，拉响车笛，开着火向德军冲去。黑暗中，只见无数道强烈的灯光如同一柄柄巨大的利剑刺向德军阵地，耀眼的光芒让德军无法睁眼辨认目标。尖厉的车笛加上成百辆疾驶而来的坦克发出的惊天动地的轰鸣，即使是身经百战的人也难免不心惊肉跳。德军的这条防线很快便瓦解了，被迫向基辅撤退。苏军乘胜追击，切断了德军的最重要的交通线——基辅至日托米尔的公路，完成了从北面和西面对基辅的包围。

11月5日这天是决定基辅命运的关键一天。德军为了阻止苏军进攻，把所有的后备队都投入了基辅城下和城中的交战。他们在乌曼斯基将军指挥的步兵第240师的进攻地段，投入了3个团、70辆坦克实施反突击。第240师的战士顽强顶住了德军的冲击，跟进的炮兵部队用直瞄射击击毁了16辆坦克，德军无功而返。这天下午，苏军坦克部队在占领了“军火库”国营农场和“布尔什维克”工厂后，从北、西两面冲入基辅。最先进入基辅的坦克兵是舒多夫上校指挥的近卫坦克第5军第20旅的先锋队。而第38集团军步兵第167师的冲锋枪手波格列洛夫、普列斯扬科夫、波克萨科夫和基留赫，在安德烈耶夫中尉带领下，穿过敌人阵地，直接冲到市中心一座白色大楼——原苏共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大厦前。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猛冲猛打，他们登上了楼顶，把随身带来的一面红旗升上了半空，此时，正好是1943年11月6日零点30分。稍后，坦克兵和步兵先锋队进入了基辅市中心广场——加里宁广场。激烈的巷战进行了整整一夜，每条街道、每幢楼房、每座住宅几乎都要经过争夺。到6日黎明，苏军彻底肃清了城内的敌人，基辅守敌见大势已去，先后向西撤退。这样，被德军占领了778天的乌克兰首都，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天，在莫斯科，苏联政府以最高的礼遇向基辅的解放者们致敬：300门大炮齐鸣24响。

基辅以西，德军困兽犹斗。基辅被苏军解放后的第二天，曼施但因元帅再一次急忙飞到东普鲁士的“狼穴”，与希特勒就第聂伯河一线出现的危机形势进行紧急磋商。希特勒看见匆匆进来的曼施坦因，顾不上平常那套握手、寒暄的礼仪，劈头便说：“俄国人终于把基辅夺回去了，这下他们可如愿以偿了！第聂伯河这道防线对整个东线战场意义非同一般，无论如何不能就这样丢掉。必须把他们赶回去！必须恢复原有的防线！我的元帅，现在我需要您当面向我保证，一定要把俄国人赶回去。”

在希特勒那极具穿透力的炯炯目光直视下，曼施但因微微低下了头：

“是的，我的元首，我保证。不过，至少要把开进途中的3个坦克师交我指挥。有了这3个师，我才能在此基础上向基辅发动反击。”

“这3个师按计划是用于第聂伯河下游的。没有它们，克莱斯特很快会把克里木半岛丢掉。我看，还是另想办法吧。”希特勒忽然又犹豫起来。

曼施坦因知道希特勒又要改变主意，便马上阐明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不错，克里木半岛是存在着危险，但现在北方的危险更大更直接。如

果听任基辅地区态势发展，第聂伯河和克里木半岛都将保不住，所以一定要把新到的3个坦克师用在基辅方面。”

“我可以给你调去别的部队……”

“我只要新锐师。经过战斗消耗的师，往往只能相当于一个团！它们对我没有多大用处！”曼施坦因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了。

这时，前来大本营汇报坦克使用问题的德国坦克部队总监古德里安将军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插话道：

“我的元首，针对基辅出现的情况，如果我们实施那些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分散的小规模反击，效果不会理想。使用数量不足的部队进行反击，结果只能进一步增加我们自己的损失。曼施坦因元帅的意见值得考虑，如果我们集中基辅以南的所有坦克师，夺回基辅还有希望。”

希特勒阴沉着脸，未置可否。不过，随着苏军向基辅以西和西南方向的迅速推进，他最终还是满足了曼施坦因的要求。

解放了基辅之后，乌克兰第1方面军各部队迅速扩大战果，向西、西南和南面发展进攻，战线很快扩展到几百公里。11月7日，法斯托夫市被苏军收复，13日，日托米尔解放。苏军进抵切尔诺贝尔利、马林、切尔尼亚霍夫以东、拉多梅什利、斯塔维谢、法斯托夫、斯泰基一线，在德军“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的结合部深深打入了一个巨大的楔子，使苏军在第聂伯河右岸的登陆场扩大成了一个战略登陆场。这都使德军统帅部感到一种巨大的威胁，因此，急欲去之而后快。

曼施坦因急令在布克林登陆场地区作战的坦克第24军抽调2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在日托米尔与法斯托夫一线集结，还下令在第聂伯河中游克列缅丘格地区作战的坦克第48军急速北上。同时，从法国调来的新锐部队第25坦克师也已抵达法斯托夫地区，加上坦克第4集团军残存的部队，德军到了11月中旬，已在基辅以西和西南地区集结起了8个坦克和摩托化师、7个步兵师的强大兵力，做好了反攻的准备。苏军最高统帅部发现德军迅速集结部队，判断敌人可能要发动反攻，立即电令瓦图京，让他停止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的进攻，固守日托米尔，阻止德军向法斯托夫、基辅方向推进。其右翼的第60和第13集团军应继续发展进攻。然而未及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部队建立巩固的防御，德军的强大攻势就开始了。

11月16日，德军首先猛攻日托米尔，苏军没能顶住德军的进攻，第二天撤出了该市，退守位于日托米尔与法斯托夫之间的布鲁西洛夫市，并以近卫骑兵第1军、近卫坦克第5和第8军实施反攻，但未奏效。德军坦克第48军军长巴尔克将军抓住苏军部队疲惫、弹药缺乏的机会，用4个坦克师展开钳形攻势，在11月20日曾一度包围了克鲁西洛夫市地区的苏军部队。苏军巧妙地选择了德军各师的结合部作为突破口，利用越来越长的黑夜作掩护实施突围，加之有的德军部队行动迟缓，使苏军绝大部分部队突出了包围圈。方面军司令部又把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主力从法斯托夫调往布鲁西洛夫，刚从大本营预备队转隶过来的近卫第1集团军的一个军也奉命前出至该地。另外，第40、第27集团军的部分部队也从布克林登陆场向西北方向机动。11月底至12月初，双方在日托米尔至基辅的公路沿线展开数日激战。战斗的激烈和形势的复杂，使这时身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参加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的斯大林忧心忡忡，从千里之外打电话给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大将，命令他作为大本营代表立即前往瓦图京那里，弄清情况，采取措施，

扭转局势。罗科索夫斯基到现地了解了情况后，建议瓦图京采取积极的进攻回击德军。

到了 12 月中旬，从意大利开来的德坦克第 16 师，从希腊开来的坦克第 1 师，陆续抵达日托米尔，加上早些时候从法国开来的坦克第 25 师，德军兵力又有了补充。这时，在日托米尔以北，苏第 60 集团军正顺利地发展进攻，逐渐接近该城，威胁着向布鲁西诺夫进攻的德军侧翼。曼施坦因看到苏军已在布鲁西诺夫至基辅之间建起了坚固的防线，遂把矛头指向了第 60 集团军，他命令坦克第 48 军，会同新开到的诸坦克师，从切尔尼亚霍夫向拉多梅什利、从科罗斯坚向东进攻。德军的两次突然进攻，给第 60 集团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12 月下旬，在科罗斯坚东南的梅列尼地区几乎包围了第 60 集团军的主力。恰在此时，瓦图京接受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建议，在布鲁西诺夫地区展开强大的反攻，猛攻布鲁西洛夫市。防守该市的德坦克第 24 军被彻底击败，坦克第 4 集团军已经没有预备队可派了，于是急令围攻第 60 集团军的坦克第 48 军放弃梅列尼地区的阵地，即刻率所属 3 个坦克师南下驰援布鲁西洛夫。在一个半月内被频繁调动的坦克第 48 军，已疲惫不堪，终于无力再发动攻势，这样，在第聂伯河右岸的激战中，德军在向基辅方向推进了 35~40 公里后，被迫停顿下来。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在勇猛的进攻战之后，又进行了顽强的防御战，保住了基辅，也保住了第聂伯河右岸最大的战略登陆场，为下一步解放右岸乌克兰创造了条件。

历时 4 个月之久的第聂伯河会战至此结束。

第五部 帝都覆灭——柏林战役

吴伟 著

主要人物表

斯大林 苏军最高统帅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
未可夫 苏军副最高统帅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
科涅夫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
罗科索夫斯基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
崔可夫 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上将
别尔扎林 突击第5集团军司令员柏林卫戍司令中将
雷巴尔科 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上将
列柳申柯 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上将
卢钦斯基 第28集团军司令员中将
佩列韦尔特金 步军第79军军长中将
安东诺夫 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
戈林 德国空军总司令帝国元帅
希姆莱 纳粹德国党卫队首领内务部长
戈培尔 纳粹德国教育、宣传部长后任政府总理
鲍曼 纳粹德国党务办公厅主任希特勒的秘书后任党务部长
克雷布斯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上将
邓尼茨 德国海军元帅后任帝国总统
凯特尔 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长元帅
布塞 德国第9集团军司令步兵上将
魏德林 德国坦克第56军军长柏林城防司令炮兵上将
林格 希特勒的高级侍卫官党卫军少校
爱娃 希特勒的情妇后成为希特勒的夫人

第一章 毕功一役压轴戏

雅尔塔，同盟国为德国

实施一次外科手术 1945年2月初，苏联南部黑海环抱的克里木半岛，寒冬将逝，暖风习习。几天来，通往半岛东南部海岸上的著名疗养胜地雅尔塔的公路上，荷枪实弹的苏军士兵以近百米一个人的间距，沿路组成一条近百公里长的警戒线。在他们眼前，插着美国、英国和苏联国旗的黑色轿车、军用吉普车时而一长串，时而两三辆，疾驶而过，在战痕犹存的旷野上卷起一条条尘土的长龙。车队驶进雅尔塔的别墅区，这里更是戒备森严。帝俄时期专为沙皇修建的避暑行宫里瓦基亚宫成了身穿西服的官员和身着各式军装的军官汇集的中心。来到这里的每个人不管是彼此点头致意、握手寒暄，还是低声交谈，脸上都流露出一种庄重的神情，给这座用白色花岗岩建造行宫，平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2月4日，对战争进程及战后历史将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一次重要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了。

里瓦基亚宫一楼富丽堂皇的大舞厅，布置成了全体会议的会场。一张巨大的圆桌放在大厅中央，桌子正中呈正三角形插着苏、美、英三国的小国旗，三国代表团的主要人员围桌而坐。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分别坐在各自代表的正中间，恰好正对着桌上代表本国的小旗。

身穿呢制元帅服的斯大林，面带笑意，眯起眼睛慢慢地看了看英美两国代表团，最后把目光停在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身上，把手一扬，不紧不慢地说：

“诸位先生们，作为这里的主人，欢迎诸位光临。不过就本次会议而言，我想请尊敬的罗斯福总统宣布开会。”

美英两国代表团的翻译几乎同步地把俄文译成英文，所以斯大林的话声刚落，众人的目光便都转向美国总统。

面庞清瘦、苍白的罗斯福总统，透过金属眼镜架上薄薄的镜片，以柔和的目光迎着众人的注视，脸上浮出人们熟悉的微笑。他轻轻歪了下头，语调平缓地说：

“也许斯大林元帅还记得我们上次在德黑兰会晤时是由我宣布开会的，但那完全是偶然的，并且谁也没有将它法律化。所以斯大林元帅的提议首先是一种盛情。”说着，冲斯大林很有风度地点头致意。“当然，在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如此重大的时刻能主持本次会议开幕，对我是极大的荣誉，借此机会我想首先对斯大林元帅给予我们的殷勤接待表示感谢。”

大厅里响起一阵掌声。掌声过后，罗斯福继续说：

“在座的三国首脑彼此已经很好地相互了解了，据我所知，他们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建立持久和平。我们将在此讨论一切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但今天的会议是否先从讨论东线的形势开始，苏联红军目前正在这条战线上顺利向前推进。我想，如果有哪位将军能给我们报告一下苏德战场的形势，将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

斯大林把靠在椅背上的身体稍稍往前欠了欠，抬起右手一摆，头并没有跟着转动：

“总统的要求非常合理，我请红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报告一下情况。”

宽肩，长脸，蓝色眼睛清澈透明的安东诺夫大将先向斯大林，又向众人

轻轻点了点头，随手翻开摆在面前的棕色公文夹，声音不大，吐字清晰他讲起来：

“诸位先生可能已经获悉，苏军已于1月12日至15日在长达700公里的战线上转入反攻。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部队在维斯瓦河北岸推进，已切断了东普鲁士同德国中心地区的联系。朱可夫元帅的部队在维斯瓦河以南推进到了波兹南。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向布雷斯芬推进。由于苏军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了占压倒优势兵力和兵器，因此截至2月1日，也就是在18天的进攻中，向前推进了500公里，即每昼夜平均推进25至30公里，歼灭德军30万人，俘虏10万。这样，苏军已前进至屈斯特林以南、法兰克福以北地段的奥得河，包围了在东普鲁士的敌集团军共27个师。敌军下一步将采取的行动，我们估计可能有两点，第一，毫无疑问，他们将困守柏林，并力图在奥得河一线阻止苏军前进；第二，他们还会把在意大利作战的部队调过来，以便尽可能加强对维也纳方向的掩护。顺便说一句，在我军前线，已发现有新的德军师被调来，而且据可靠情报，还将有30至35个师会被调来。”

一直坐在椅子上默默吸着雪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时用右手食指和中指把雪茄从嘴里夹出，顺势向主持会议的罗斯福扬了扬手，示意想发言。罗斯福则报以点头微笑。

“尊敬的安东诺夫将军，我有一个不大的请求，您能否可以较为详细地说明一下，这些师——如您所说30至35个——是从哪儿来的？”

“完全可以，首相先生。据苏军侦察部门报告，这些德国师有5个来自挪威，12个来自西线，8个来自意大利，8个来自德国国内，共33个师。加上已从德国中心调来的9个师、从西线调来的6个师、从意大利调来的1个师，在我军正面德军将有大量部队的补充。”

丘吉尔两手一摊，同时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安东诺夫这时略微提高了声音：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决战中苏军能得到盟军的大力协助。比如说，盟军加速在西线转入进攻，出动飞机轰炸交通线以阻止敌人的部队调动，尤其是不要让敌人从意大利抽走兵力。”

“我们确实需要协调我们的军事行动，”丘吉尔又从嘴里取出雪茄，“一系列具体问题最好由三国参谋部讨论。不过，英美联军也拟定了自己的下一步作战计划。我想，正如安东诺夫将军所希望的，实施这些计划将对苏军很有帮助。对吗，马歇尔将军？”

身兼美军总参谋长和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歇尔上将，面无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灰色的头发向侧后梳得非常整齐，宽宽的额头上几道深深的皱纹清晰可见。

“众所周知，盟军已经消除了去年年底德军在阿登山区发动进攻所造成的后果。近几个星期，艾森豪威尔将军重新部署了兵力。在阿登地区以北集结了部队，准备对敌集团实施打击。在西线南部，瑞士以北，盟军计划要把德军赶到米尔豪森和科耳马尔地区去。另一个战役将在斯特拉斯堡以北进行，目的是消灭来因河以西的德军，为盟军强渡来因河扫清障碍。按盟军司令部的计划，上述第一个战役于2月8日开始，第二个战役迟后一星期开始。在盟军进攻下，德军将向杜塞尔多夫退却，盟军将前出到杜塞尔多夫以北的来因河地区，然后向柏林挺进。只要补给没问题，盟军可望于3月初在北部

渡过来因河。”

马歇尔又介绍了盟军空军在最近的行动等方面的情况，这时，斯大林与身旁的安东诺夫耳语了几句，便转向马歇尔，慢慢他说：

“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告诉我，盟军准备实施突破的那段战线有多长？”

马歇尔端坐未动：“有 50 至 60 英里。”

斯大林马上接着问：“德军在这里是否筑有工事？”

“修筑了重型防御工事。”

“那么盟军在此地段上集结了多少个坦克师呢？”

“这个，请原谅我一时无从告诉您确切数目。不过，盟军一般每 3 个步兵师配备 1 个坦克师。这样算的话，差不多有 10 至 12 个坦克师。”马歇尔尽管说得很沉着，但放在桌下面的双脚却下意识地在地板上搓了两下。

斯大林仍然盯住不放：“盟军一个坦克师有多少辆坦克？”

“300 辆。”

这时丘吉尔从旁插了一句：“在整个西欧战场，盟军拥有 1 万辆坦克。”

斯大林冲丘吉尔微微一笑：“不算少了。苏军在冬季进攻战中最多时把 9000 辆坦克集中到主要突击方向上，另外，还集中了 8000 至 9000 架作战飞机，请问，盟军有多少架？”

马歇尔有点无可奈何地看了看身旁的波特尔空军元帅。脸膛红红的波特尔翻起眼睛想了想，嘴唇轻轻翕动，像是在心里计算着数量，过一会儿才说：“盟军的飞机数量与苏军的数字大致相等。不过我们有 4000 架轰炸机，每架能携带 3 至 5 吨炸弹。”

斯大林还不甘休，问题越提越快：“盟军步兵优势如何？在主攻方向上苏军是以 100 个师对德军的 80 个师。”

马歇尔避开了斯大林的目光，沉默着。丘吉尔见状便开口道：“盟军的步兵过去和现在都不具有很大优势。但在空军方面，有时我们却有很大优势。”

丘吉尔本来是想用这样笼统的回答把话题差开，没想到斯大林借题发挥，巧妙地一转，又谈到了炮兵：“盟国的优势在空军，苏军的优势则在炮兵。一年前，苏军专门组建了用于突破的炮兵师，每师配备 330 至 400 门大炮，集中使用，效果很好。比如在科涅夫元帅那里，进攻正面每一公里上平均就有约 230 门大炮。进攻之前实施炮击，结果许多德国兵被炸死，其余的也被震聋吓昏，许多不能恢复常态。红军的前进就容易得多了。”这时斯大林发现英美两国的将军、元帅们有的垂下眼，有的扭开头，有的定定地看着一个方向，似乎都有点尴尬。一丝笑意浮上斯大林的眼角。“也许我应该向诸位致以歉意，谈这些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众人面面相视，丘吉尔讷讷他说：“我愿借此机会对苏军在进攻中表现出的强大威力表示极大的钦佩。”

不管丘吉尔此话在多大程度上真是出于由衷的钦佩，看来，斯大林的这番对比，确实给在坐的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反映出苏联为捣毁希特勒德国所下定决心，并且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这个决心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改变的。丘吉尔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一段时间以来挥之下去的一丝忧虑此刻陡然加重了，他在心里嘀咕：“看来，继东欧之后，德国也要丢给斯大林了……可怜的欧洲，给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

……一星期后，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天，一份会议公报经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三人签字后正式生效。公报的前三项内容都是关于惩治德国的。三国表示他们不仅研究和确定了彻底击败共同敌人的军事计划，就三国的陆军和空军从东、西、北、南四面对德国心脏进行新的更强有力的打击的时间、规模和配合达成了完全的一致，拟定了详细计划；而且三国同意对战败的德国实行分区占领，三国各占一个占领区，三国军队的总司令组成中央管制委员会共同执行行政管理和监督之职。公报还为德国下达了死刑判决书：“纳粹德国已注定灭亡。德国人民如果继续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只会使自己由于失败而付出更加巨大的代价。”

帝国总理府后花园的地

下室：垂死德国的缩影柏林，作为第三帝国的首都，曾经显赫一时。宽阔的东西轴心大街、小巧但不失庄严的勃兰登堡门、盛气凌人的新总理府和国一场大火而闻名于世的国会大厦，让鼎盛时期的第三帝国首都放出过令人目眩的神采，更不用说那鼓乐喧天的盛大庆典、耀武扬威的凯旋大军、盖地铺天的纳粹党旗和烟熏火燎的烛光游行了。然而，这些很快都成了昨日黄花、过眼烟云。随着战争的失败，第三帝国死期将至，显赫一时的帝都，如今变得满目疮痍，面目全非了。作为几年前德国轰炸机“光临”英伦三岛的回报，英美轰炸机群现在几乎每天都要光顾柏林。柏林也像伦敦、莫斯科、华沙一样，房倒屋塌，桥断路陷，到处是断垣残壁和堆积成山的瓦砾。防空洞、地下室现在成了柏林人每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像空气、面包和水一样。希特勒也不例外。

1945年1月26日，希特勒从位于泽根堡附近的“鹰巢”回到柏林。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从野战大本营回到帝国首都，此后除了一次到城外参加纳粹党区领袖秘密会议和一次到奥得河前线进行了几小时的巡视外，他再没有离开柏林一步。回到柏林的当天下午，当夕阳西下，透过笼罩在柏林上空的厚厚烟幕把最后一缕浅柠檬色的阳光留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希特勒在一小帮人簇拥下，走进了帝国总理府后花园里的地下室。这是专为希特勒修建的一座地下指挥部，所以又被称为希特勒暗堡。从这天起，希特勒的生命还要再延续105天。这2520个小时中的绝大部分，希特勒都是在这种墓穴般的环境中度过的。

雅尔塔会议后，无论是苏军还是英美军队都加强了对德作战行动。在东线，以苏军为主体的几个方面军积极行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到4月初已推抵到奥得河以东一线，并在西岸占领了几处登陆场，这些登陆场距柏林约60公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推进到尼斯河一线。另外，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第3方面军在东普鲁士合围了德“北方”集团军群主力；乌克兰第2、3、4方面军粉碎了德“南方”集团军群，开始扫清匈牙利境内的敌军。这样，苏军已在宽大的正面上推进到德国腹地。在西线，英美等国军队于3月下旬恢复攻势，第21集团军群和第12集团军群在波恩至曼海姆一带渡过来因河，把德国B集团军群合围在鲁尔地区。第三帝国的疆域迅速缩小，柏林越来越成了汹涌波涛中的一座孤岛。

德国败局已定，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但希特勒仍然无法接受，也竭力不让别人接受这个事实。3月28日，他下令解除了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

的职务，由原 B 集团军群参谋长克雷布斯上将接替。当克雷布斯相隔几个月后第一次在柏林的地下指挥室见到希特勒的时候，不由得对这位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变化暗吃一惊。

克雷布斯沿着一条狭窄的过道，走进地下室中的一间小会议室，看到一个人正驼着背坐在椅子上，脸凑到离桌面很近的地方，看着一份文件。等那人慢慢地抬起头，克雷布斯才看清这就是元首。希特勒想站起来，但显然第一次没有成功。于是他用双手握住椅子扶手，使劲往起撑了两下，才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又一步一挪地绕过桌子。在惨白的灯光照射下，希特勒的脸上全无血色，以前湛蓝颜色、炯炯放光的眼睛，现在变得呆滞，眼球深陷。布满血丝、两个半圆形的肿泡挂在眼睛下面。原来褐色的头发几乎全都变白了，而且比以前稀疏了许多。走动的时候，他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一条腿似乎麻木般地总是在后面拖着。克雷布斯赶忙迎上前去，希特勒面露笑意，伸出了右手，想与新任陆军总参谋长握手，但抬到最高处，也仅仅刚及制眼下数第 2 个纽扣。握着希特勒的手，那种冰冷、瘦骨嶙峋和抖动不止的感觉，让克雷布斯久久难忘。

“克雷布斯将军，前线的形势您大概还不完全透彻地了解，来吧，咱们谈谈看。”希特勒略带沙哑的声音没怎么改变，只是听起来有点有气无力。

“是，我的元首，您对形势的洞察力永远是我工作的唯一灵感源泉。我这次来，正是为了向您讨教渡过危机的良策，因为我坚信，除您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以善于奉承著称并因此深得希特勒赏识的克雷布斯不失时机地用上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希特勒没说什么，慢慢走到桌前，拉过一张地图，用颤抖的手指了指标满符号的图面：

“看吧，这些凶恶的敌人正从两边践踏德意志神圣的土地。东线的俄国军队已经逼到了奥得河，但是我军在这一带的防御固若金汤。如果说以前我们没能阻止住他们的话，那么在这里，一定要挡住他们，否则，”希特勒停下来喘了口气，有些激烈的语调一下降低了：“柏林就完了。”克雷布斯看着地图，眼睛的余光瞥见，希特勒的左臂有一阵抖得非常厉害，几乎带动了半边身子都抖了起来。希特勒不得不用右手死死抓住左臂，以稳住这条胳膊。过了一阵，抖动有所好转，希特勒接着说：“我将解除韦勒将军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的职务，他快把维也纳丢给俄国人了。维也纳不能放弃！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交通中心，守住了维也纳，就能阻挡敌人进入阿尔卑斯山，或北上进入多瑙河流域，这样，即便是柏林被攻克，我们还可以固守阿尔卑斯山。”

“我的元首，您的智慧和决断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非常英明的！无人能比，我的元首”，真的无人能比！”克雷布斯太进入“角色”了，说这话的时候，嗓音甚至带着硬咽。

希特勒继续说：“西线的英美部队进展也不慢，他们也是冲着柏林来的。这样，他们与俄国人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柏林的竞赛。这场竞赛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结果？”希特勒把目光从地图上移开，侧着头向上盯着比他高出许多的克雷布斯，一瞬间，克雷布斯发现在希特勒深陷的眼窝里，竟闪烁着兴奋的光亮。没等克雷布斯开口，希特勒忽然提高声音：“意味着东西方两支大军会撞在一起，世界的两个半球在几个月内必定交战，从而开始一场新的战争。德国不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而是他们都要竭力争取的同盟国，德

国将作为举足重轻的第三者，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盟友。那时候，唯有德国才是能够决定世界命运的巨擎！因此，克雷布斯将军，我们的策略非常简单：坚守柏林，绝不轻易放弃，等他们在柏林城外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再作为笑在最后的人出场。我已经做出了抉择，目前主要的敌人是俄国人，他们走得太快了，因此一定要把他们挡在奥得河那边。对英、美等国的部队，只是进行阻止或迟滞就行了。”

希特勒的左臂又剧烈地抖动起来。他慢慢走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这时元首的侍卫兵林格端着一只托盘轻轻走进来，托盘里有一个小药瓶和一杯水。林格把托盘放在茶几上，弯着腰从小瓶中倒出两粒白色的药片放进希特勒嘴里，然后把水杯送到希特勒的唇边。待希特勒吞下药片，林格把杯子放回托盘刚要端走，希特勒示意他把杯子留下。希特勒接过杯子，慢慢往嘴边送，可是他的手抖得非常厉害，杯里的水晃出来洒在自己身上，他只好又把杯子放回托盘，然后对瞪大眼睛注视着他的克雷布斯微微一笑：

“以前我的腿颤抖，现在是胳膊。我希望的只是不要再发展到头上。然而，即使头也颤抖起来，我只能说，我的心永远不会颤抖。”

林格在一边垂手肃立，似乎对元首的话无动于衷。克雷布斯却被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了。

几天后，希特勒自己也被感动得快要落泪了。4月初的一天晚上，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拖着他那条因小儿麻痹症而留下残疾的左腿，一拐一拐地来到了地下室。这时希特勒正独自坐在卧室里，对着墙上那幅与他形影不离的腓特烈大帝的油画像呆呆地看着。希特勒手托着下巴，一动不动地坐着，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国王，而画家安东·格拉夫笔下的腓特烈大帝也好像从高处凝视着希特勒。戈培尔见此情景，知道元首又在向腓特烈大帝寻求一种精神力量。早在1762年底，7年战争行将结束时，这位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曾被俄国、奥地利和萨克森的联军困在西里西亚，普鲁士王国的首都柏林也遭围困，腓特烈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他甚至定下决心，如果来年2月中旬以前形势仍无好转，便服毒自尽。然而由于俄国女皇伊丽沙白突然死去，亲普的彼得三世继位，这位大帝终于免遭一死。现在，德国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历史似乎又重演了，希特勒在内心祈祷着幸运之神也能救他一次。精于宣传鼓动的戈培尔对此时希特勒的心态了解得相当清楚，他今天就是来安抚元首那凄苦的心灵的。

他对着出神的希特勒轻声说：“我的元首，请您相信吧，腓特烈大帝的奇迹一定会在179年之后的今天重现的。”

希特勒微微一怔，转过身来见是戈培尔，默默地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戈培尔把背在后面的手放到前面，手里托着一本精装的书，他翻到夹着一张纸条的地方，仍是轻声他说：

“我的元首，这本卡莱尔写的《腓特烈大帝传》我想您肯定读过了。不过今天我想为您读读其中的一段，您不反对吧？”

“当然，博士，请吧。”希特勒含糊不清他说。

戈培尔恭敬地点了头，清了清嗓子，抑扬顿挫地读起来：

……这是腓特烈大帝最黑暗的日子，他被困在布雷劳斯大半被毁的宫殿里，将军们垂头丧气，相信马上就要失败，士兵们毫无斗志，而在四周，普鲁士的敌人们却在幸灾乐祸……

前途渺茫，一片黑暗。大帝给芬肯斯坦伯爵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如

果2月15日前还无转机，他便服毒自杀。

戈培尔念到这儿语调哀惋，就像要自尽的是他自己一样。忽然，他又激昂起来，声音中夹带着颤抖：

勇敢的国王，请等一等吧！您那艰苦的岁月即将过去了。

太阳已经从您的不幸的乌云后升起，闪闪放射着光芒了！

奇迹！奇迹真的出现了！2月12日，高大帝定下的最后日期还有三天，俄国女皇死了，大帝和勃兰登堡王室得救了！

戈培尔呜咽着朗诵完最后一句，然后急速地从书上方瞥了希特勒一眼，他看见希特勒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在第三帝国灭亡的最后时刻来临之时，希特勒决定顽抗到底，绝不投降，为了他的东西大国之间很快就要火并的不切实际的臆断，也为了他的腓特烈大帝奇迹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这虚无缥缈的幻想。

第二章 两军竞发争朝夕

斯大林问：“究竟由谁来占领柏林？”

正当戈培尔声情并茂地给希特勒朗诵着《腓特烈大帝传》，希冀着冥冥之中再出现一个挽救德意志帝国的奇迹的时候，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一场决定着德国、决定着柏林命运的讨论，就要开始了。4月的第一天傍晚，两辆黑色的吉姆牌轿车一前一后驶进克里姆林宫。过了一会儿，斯大林的贴身秘书，高个、秃顶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无声无息地推开斯大林办公室里间的房门，毕恭毕敬地站在门边，轻声说了句：“将军们都到齐了，斯大林同志。”便退了出去。斯大林斜倚在长沙发上，听到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话，慢慢坐直了身子，停留片刻才站起来。斯大林的脸色不好，面带倦容，眼泡稍微有些浮肿，显然他还没有完全从3月份的那场病中恢复过来。他在梳得很整齐的花白头发上抹了一下，慢慢地走到门前，打开门走到了外面可当成会议室的大办公室。正站在一起交谈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元帅、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元帅、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和总参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上将看见斯大林出来，同时立正。斯大林走过来依次与4人握手，没有任何寒暄，单刀直入地问道：

“请问两位方面军司令员同志，你们认为自己对最近的局势有清楚地了解吗？”

矮个的朱可夫与瘦高的科涅夫不由得对视了一眼，似乎对最高统帅的提问感到突然，但还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回答。

“是的，斯大林同志，对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方面的敌人，我是了解的。”朱可夫挺着胸说。

“作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司令员，根据我方面军所能得到的资料，我对目前局势也有所了解。”科涅夫长形的脸上，颧骨高凸出，两颊凹陷，说话时嘴唇动作很小。

斯大林这时正好踱到站在后排的什捷缅科身边，于是抬起握着烟斗的右手，在什捷缅科的肩上轻轻敲了一下：

“把那份电报念给他们听听。”

什捷缅科迅速从腋下抽出棕色的文件夹，打开，从一叠文件下面抽出一份，举在面前轻声念道：

据悉：盟国远征军司令部正在讨论和拟定攻占柏林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将由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第21集团军和布莱德雷将军指挥的第9集团军实施。计划的主攻方向选定在鲁尔以北，沿距柏林最短的一条路线前进。为准备夺取柏林的战役，第21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已开始进行重新部署。据说盟国认为在红军之前抢先占领柏林是十分可行的。

什捷缅科念完电报，斯大林也停住踱步，转向朱可夫和科涅夫，缓缓地，一字一顿地问：

“那么究竟由谁来占领柏林呢？是我们还是盟军？”

科涅夫看了看朱可夫，后者微锁着眉峰，紧闭嘴唇，若有所思。科涅夫只好先说：

“毫无疑问，我们将完攻占柏林，一定能赶在盟军前面。”

斯大林脸上第一次露出一丝笑意：“好样的。”但马上又盯着科涅夫的

脸问：“为此您打算如何调动您的方面军，要知道，您的主力还留在您的南翼，而柏林位于您的北翼，看来在发起进攻之前您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变更部署。您有把握及时开始进攻吗？”

在斯大林咄咄逼人的目光下，科涅夫镇定如初，同样直视着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不必担心，我方面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及时在柏林方向上组织起足够的进攻集团。”

斯大林又盯着科涅夫片刻，没说什么。然后把目光投向朱可夫。朱可夫马上开口道：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为攻占柏林做好了充分准备。方面军在兵力和技术装备上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主要突击集团的方向都对准柏林，而且，”他瞟了一眼科涅夫，“距离柏林最近。不必大规模变更部署便可转入进攻。”

科涅夫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仍然是嘴唇几乎下动他说：

“也许，正因为你离柏林最近，所以德国人会格外‘照顾’你那里。”说完，微微耸了耸肩。尽管这像一句玩笑，但在场的人都听得出其中的弦外之音。

朱可夫厚厚的嘴唇注两旁一咧，冲科涅夫做微笑状：

“完全正确，元帅。不过，德军在战役之初‘照顾’我们越多，以后等我们打进柏林后，事情就越好办了。不是嘛？”

“好吧，看来你们俩人都有准备。”斯大林一开口，朱可夫和科涅夫都不讲话了。“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就在莫斯科总参谋部里准备和完善各自的作战计划。后天将计划呈报最高统帅部，然后你们就可以带着已经批准的计划回到自己的方面军去了。”停了一会儿，斯大林又加重语气说：“记住，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占领柏林，因为有人在和我们竞赛。”

对斯大林来说当务之急是和盟国抢时间、争速度，抢先攻占柏林，而对朱、科两位元帅来说，除了与两方盟国竞争之外，还有一个彼此相互竞争的问题。以两人所掌握的兵力和兵器以及指挥作战的能力来看，谁都能够胜任攻克柏林这一重要而伟大的任务，因此，他们都渴望成为这场“压轴戏”的主角，而且是唯一的主角。斯大林把两人一齐找来，并当面点出了“竞赛”，虽然他没有点透，但两位元帅心里却是明明白白的，这就为他们引进了一种竞争机制，营造了一种竞争氛围。在这种机制和氛围下，朱、科两人以及总参谋长安东诺夫争分夺秒地行动起来。

仅隔一天，他们便又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安东诺夫在一幅巨大的柏林战役计划图前，首先向斯大林及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成员汇报了该战役的总体计划：

“鉴于目前的军事政治形势要求我们在最短的时期内坚决粉碎敌人的柏林集团并占领德国首都，以打破法西斯领导集团拖延战争的企图和预防可能出现的不利于我方的形势变化，总参谋部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拟定了采取最恰当、最坚决果断的作战方法迅速占领柏林的计划。”安东诺夫轻轻拿起一根教鞭，指着地图继续说：“我们决定使用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即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共同实施柏林战役。三个方面军的布势是这样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在战线的右翼，以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从奥得河下游强渡该河后向什切青、罗斯托克方向进攻，粉碎集结在这里的敌坦克第3集团军，不

让该敌集团军撤回柏林地域，从北面保障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行动，然后向西、西北方向，如果条件允许也可向西南即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右翼外侧发展进攻。

“位于战线中央的是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它的目标是攻克柏林，并且在战役开始后的第12至15日内推进到易北河。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将用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2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从奥得河西岸的屈斯特林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直捣柏林。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保障主要突击集团作战，还将实施两个辅助性突击。一个在柏林北面，朝埃伯斯瓦尔德、费尔贝林方向进行，另一个在柏林南面，朝彼茨坦、勃兰登堡方向进行。这样可以把柏林守军与城外的德军集团分割开，以利于完成攻占柏林的主要任务。考虑到该方面军在在此次战役中的重要作用，建议最高统帅部以不少于1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8个突破炮兵师的兵力加强该方面军。

“战线左翼是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其任务是迅速粉碎科特布斯地域内和柏林以南的敌军集团，并不迟于战役的第10至12天占领伯利兹、维滕堡地区，然后沿易北河直达德累斯顿。该方面军的主要突击由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2个坦克集团军实施，总方向是施普伦贝格；辅助突击在德累斯顿。

“总之，我们将动用3个方面军共21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4个坦克集团军、3个空军集团军，10个独立坦克军和机械化军、4个骑兵军，以及彼罗的海舰队、远程航空兵、国土防空军的部队，对希特勒的最后巢穴进行打击！”

安东诺夫讲完，与会者交头接耳显得很兴奋。这时，斯大林站起来，缓缓走到地图前，端详了一会儿，问安东诺夫：

“那么，3个方面军的作战分界线怎样划定呢？”

斯大林一站起身，会场便渐人安静，等斯大林一开口，四下里就鸦雀无声了。安东诺夫指着地图回答：

“白俄罗斯第1、2方面军的作战分界线是施奈德米尔—伦斯瓦尔德—皮里茨—施韦特—安格明德—格兰泽—维滕堡。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分界线以前是定在古本—文季茨—波茨坦，但是……”安东诺夫迟疑了一下，显然是在找更恰当的措辞。“看来，方面军司令员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在座的人都知道安东诺夫是在指准，也知道如果按这条线划分实际上等于把科涅夫的部队排除在攻占柏林城之外了，这对科涅夫来说自然难以接受。而如果允许科涅夫也参加攻占柏林，不仅会造成指挥上的混乱，而且对自尊心极强的朱可夫，也是个不小的刺激。这个问题，的确是个不大好处理的问题，对无论是资历还是军衔都无法与两位元帅相比的安东诺夫而言，更是如此。于是大家都屏息静气地看着斯大林，看他如何处理这个难题。

斯大林一言不发，默默地从桌上拿起一杆铅笔，走到地图前，在尼斯河东岸的古本至施普雷河西岸的吕本之间画了一条线。吕本位于柏林城东南约60公里，斯大林画的线就停在这里，没有把柏林包括进去。科涅夫看到这条线，点点头会心地微笑了，他觉得斯大林了解他的心意，并以此向他发出可以继续参加攻占柏林的竞争的信号。斯大林同样不慌不忙地放下铅笔，转向朱可夫和科涅夫，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倘若敌人在柏林以东接近地上进行顽强的抵抗，以致朱可夫的方面军

进攻受阻，不能及时拿下柏林，那么科涅夫的方面军应做好准备，一旦需要便从南面突击柏林。”斯大林沿着长长的地毯走了几步，又补上一句：“谁头一个冲入柏林，就让他占领柏林。”

人们恍然大悟，为什么斯大林只把分界线画到吕本而不是柏林。他是在用这种方式，为两位能力极强且荣誉感极重的元帅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目的只有一个：抢在盟国之前，攻克柏林。

戈培尔激动得声音发抖

明媚的阳光透过薄薄的慢帘照进房间，白色的壁炉，素花缎的沙发，浅色的地毯使这里的色调显得非常明快。壁炉前临窗一把高靠背扶手椅上端坐着美国总统罗斯福，挺括合身的深灰色西装，红色“哈佛”式领带和一件深蓝色、带金属扣环的斗篷，让人一下子看不出他是整装待发呢，还是刚刚回来。其实总统哪儿都不能去，至少在中午前的这一个小时内哪儿都去不了，因为他得听从俄国女画家舒玛托娃的“摆布”，为自己，更确切地说是为至今他仍深爱着的露西，画一幅肖像。

女画家在画架前忙碌着，不时从不同角度用职业性的眼光对总统的面容仔细端详着，她发现总统今天似乎有点不对劲：眼泡有点浮肿、嘴唇发青，薄薄的镜片后目光迟钝，虽然脸上挂着人们熟悉的笑容，但仍然掩饰不住疲惫和痛苦的神色。女画家试图让总统变换一下姿势以找回前两次的感觉，但她没有成功。罗斯福也感到画家今天于的不大顺手，于是幽默他说：

“按好莱坞的说法，我今天好像不大上镜头。”

坐在罗斯福对面沙发里的露西冲总统嫣然一笑，但她马上发现罗斯福的眼神突然暗淡下去，两眼发直，茫然地盯着什么地方，差不多同时，他的身子瘫软下去，头也歪靠在椅背上。

“总统先生，您又变姿势了……”女画家说着快步走到罗斯福身边。

“头痛得厉害……”罗斯福闭着眼睛，喃喃说道。

女画家一惊，凑近罗斯福脸前，急切地问：

“总统先生，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罗斯福已经失去了知觉，手从椅子扶手上无力地垂下来，艰难地喘着气，发出吓人的呼噜呼噜的声音。

房间里的人惊作一团，医生从四面八方赶来，但是一切都无能为力了。

罗斯福总统在远离华盛顿的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温泉疗养院与世长辞。这一天：1945年4月12日。

这一惊人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马上播发了路透社的快讯，而这条反复播放的快讯又马上被德国的无线电监听站收到，大约晚上11时传到柏林。戈培尔乘坐汽车刚刚从奥得河屈斯特林前线视察回来。当时盟国的飞机正对柏林进行例行轰炸，到处是浓烟烈火。在帝国宣传部大楼的石阶上，宣传部的女秘书哈贝策特夫人和其他几名秘书迎着钻出汽车的戈培尔，其中一个急切地对他说：

“部长先生，刚刚监听到的消息，罗斯福死了，消息千真万确！”

戈培尔一下子呆立在那里，瞪大了眼睛逐个瞧着面前的人，在火光的映照下，这位部长先生满面红光。好一会儿，他好像才从梦中清醒过来，拖着一条拐脚，以干常罕见的敏捷，三步两步跨上石阶，几乎小跑着朝自己的办

公室奔去，一边高声喊道：

“好，好极了！把最好的香槟酒拿来！我要亲自把这个喜讯报告元首！”

与宣传部大楼只隔五条街的帝国总理府内的地下指挥所里，仍处于与外界的半隔绝状态。在戈培尔打来电话之前，这里的人们，包括希特勒在内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电话铃响起的时候，希特勒像往日盟国飞机轰炸柏林时那样，穿戴整齐，坐在沙发里闭目养神。管电话交换机的米施中士帮他拿过听筒，戈培尔兴奋得直发抖的声音立刻撞击着元首的耳膜：

“我的元首，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我的元首，这就是我们一直期待着的‘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星象图上写的清清楚楚，那上面预言了4月下旬是我们的转折点！不可思议，历史不可思议地重演了！”

米施看到希特勒握着听筒的手猛烈地抖动起来，眼里放射出久已未见的光芒，直勾勾地盯着墙上那幅腓特烈大帝的画像，嘴已半张，呼吸急促。过了好一会儿，希特勒才用激动得有些变调的声音说道：

“奇迹，我一向预言的奇迹在今天终于来了！我早说过，战争不会输掉。看吧，随着这个非同小可转折的发生，美军和红军的大炮很快就会越过总理府屋顶交火了。我们，我们……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前线的士兵……和全体人民……”

希特勒嗓音嘶哑，气喘吁吁地在沙发里抖作一团。

4月15日，一份由希特勒签署的对东线官兵的号召书，通过电台、传单在前线德军部队中广泛传播。作为最高统帅，希特勒在对他的士兵最后一次“训示”中，使用了威胁、恫吓、欺骗、利诱等各种手段，唯独没有同情：德国东线的官兵们：

犹太—布尔什维克死敌，使用大量的兵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敌人企图灭亡德国，灭绝我们的人民。你们，东线的官兵们，绝大部分已意识到，何种命运首先威胁着德国的妇女、少女和儿童。老年男子和儿童将惨遭杀戮，妇女和少女将被掳入兵营充当妓女，其余的人将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在这一时刻，谁不履行他的义务，谁就是我国人民的叛徒。部队放弃阵地是可耻的行为，他们在那些冒着毁灭性轰炸仍然坚守着城市的妇女和儿童面前应感到羞愧。……如果有谁命令你们撤退，而你们对他又不十分了解，那就必须马上逮捕他，必要时可立即就地正法，而不管他的级别如何。

柏林仍然是德国的，维也纳将重新回归德国，欧洲永远不会变成俄国人的！

宣过誓的集体要保卫的不是祖国这一空洞概念，而是你们的家乡，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和我们的未来。全体德国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我的东线官兵，希望通过你们的坚定意志，你们的狂热精神，你们的武器和你们的指挥，使布尔什维克的突击夭折在血泊之中。命运之神将地球上历代最大的战犯罗斯福斩除之际，便是这场战争出现转折之时。希特勒要求把这份号召书传达到东线100万官兵中的每一个人，希望以此驱除官兵心头越来越浓重的阴霾，鼓起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的勇气。然而，来不及了……

1000 亿度电光与 98000 吨钢铁，2 小时 45 分钟炮火准备和 390 公里烟幕

1945年4月16日，柏林以东60公里的奥得河，被临近黎明时分涌起的夜雾，遮裹得白茫茫一片。月光朦胧，万籁寂静，永远是一种节奏、一个音量的流水声，给四周淡化和似乎凝固的景色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渲泄着一种久蕴心底的情绪，显示出亘古不衰的能量。间或，几颗照明弹在空中放射出耀眼的银光，照亮了成片的树林、灌木丛以及泛着白沫的河水；远处传来几声枪响，划破宁静的夜空，似乎在提醒人们，这里仍然是战场。

河东岸一小块林木掩映的高地上，临时搭起了一个观察所，隶属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近卫第8集团军的主要领导人，此刻聚集在一盏油灯下，轻声交谈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但眉宇间、顾盼之中露出难以掩饰的激动与兴奋。他们坐在桌前，即使走动也都不慌不忙，可是举手投足，言谈话语中，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期待、企盼、甚至还有焦虑与不安。是啊，今天这个日子，让他们等了将近4年！

观察所外面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只听门外的卫兵“咋”地一个立正，人影一晃，一位身材不高，帽沿压得很低的元帅大步走了进来，然后帽子一摘，炯炯的目光四下扫了一遍，声音宏亮他说：

“你们好，同志们。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说着跨到桌前，把帽子往桌上一丢，双手顺势撑住了桌面。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将军，参谋长克雷洛夫、军事委员普鲁宁等人都站起身，与元帅打招呼：

“你好，朱可夫同志。我就知道您是不会‘放弃’我的这个观察所的。”

“元帅同志，我想您肯定是一宿没合眼吧？当然，这个时候谁都睡不着。”

“炮兵部队怎么样？今天可先要看他们的了。”朱可夫宽大的下巴往上一耸，一只手张开向外一摊：“到目前为止，一切按计划进行。一切正常，同志们。各部队情绪很高，都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把这最后一仗打好。只是有一点指挥员们不满意，我也不满意。”朱可夫故意停了下来，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又从下往上看这个，瞧瞧那个，见大家都全神贯注地盯着他，急于知道对什么不满意，这才慢吞吞他说：“手表，我们都嫌它现在走得太慢了。”大家如释重负，全部开心地笑起来。

……秒针“滴答滴答”地一点点跳到了这一时刻：莫斯科时间4月16日凌晨5时，柏林时间凌晨3时整，苏德战场上最后一场关键性战役——柏林战役，首先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猛烈炮击打响了。7000多门火炮、迫击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几乎同时发出怒吼，耀眼的火光把刚才黑沉沉雾蒙蒙的奥得河两岸照得雪亮。借着频闪的火光，可以看见周围的树林、灌木像在大风中一样东摇西摆，草杆树叶翻卷着飞到空中。无数发炮弹与空气产生的摩擦，像无数把利刃并同划破一块绷紧的厚布，紧接着，一批接一批的炮弹在对岸落地开花，响声震天动地。身临其境的人宛如站在一面巨大的鼓而上，承受着脚下成千上万把鼓槌在没有鼓点地猛烈敲击。

朱可夫、崔可夫以及观察所里的其他人在炮火准备刚开始便纷纷站在观察位置上，边看边兴奋地大声交谈着。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元帅，准都不是第一次观看大规模炮火准备，但面对如此蔚为壮观的场面仍然激动不已。

“好样的，炮兵兄弟们！干得好！”

“看哪，那是哪个师的近卫军军旗？那儿，那还有呢！好家伙，差不多所有的军旗都拿到前沿阵地上来了。”

“在哪里？我怎么看不清，该死的炮队镜怎么老晃个不停……”

“哈，我的将军，难道你忘了，这里的火炮密度可是每公里 295 门呀，还不包括坦克、自行火炮在内！是大地在欢呼，不关炮队镜什么事！”

“轰炸机，咱们的波—2 和伊尔—4！可爱的夜莺，到德国人那边尽情地叫吧！对了，顺便问一句，方面军司令员同志，鲁坚科打算让他的战鹰飞多少个来回？”

“10 分钟内不少于 900 架次。平均每分钟飞越目标上空的飞机不低于 25 架。”

在 30 分钟的猛烈炮火准备过程中，德军未发一发炮弹，留在前几道战壕的德军有 30% 至 70% 被歼，精心修筑的工事顷刻间化作纷飞的烟尘和石块。也难怪，在苏军进攻的第一天，光是炮弹就发射了 123 万发，如果装上火车需要 2450 节车皮，折合成重量的话，则意味着差不多有 98000 吨钢铁被倾泄在德军头上！其中有约 50 万发炮弹，近 40000 吨钢铁是在短短的半小时之内飞过去的。

炮火准备刚结束，空中立刻升起数千枚五颜六色的信号弹，这又是一道命令。霎时间，苏军前沿阵地上每间隔 200 公尺左右排列的 143 部探照灯，问时打开，1000 多亿度的强烈电光把纵深 5 公里之内的战场照得如同白昼。就在探照灯亮起的同时，成千上万的苏军步兵跃出战壕，在坦克的引导下，高举红旗，呼喊“乌拉”，潮水般向德军阵地冲去。灼热的探照灯光烘烤着冲锋战士的脊背，使他们从上到下通体放光；坦克的金属外壳在灯光照耀下，失去原来的颜色，就像一个个熠熠生辉的火球，向前滚动。对面战壕里侥幸躲过轰炸的德军则被强大的电光照得目眩神迷，失魂落魄，晕头转向，不是借着硝烟尘雾迅速转移到下一道防线，就是举起双手，放弃了抵抗。观察所里的人们这时顾不上交谈了，都把脸紧贴在炮队镜上，睁大了眼睛注视着面前这奇特的战场，注视着他们平生第一次看到的这种神奇的效果。良久，朱可夫小声地、像是自言自语他说：

“说真的，我以前从没有过这种感受……”

站在他身边的崔可夫眼睛没有离开炮队镜，嗯了一声：

“是令人难以想象，终生难忘……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炮火准备时造成的烟幕太厚了，灯光似乎打不透……”

朱可夫也发觉了这个问题，但此刻他的全部思想已转到天亮之后如何更快地发展战果上去了。这对他来讲至关重要，一方面不给德军任何喘息时机，另一方面必须保持往冲击势头直至他的部队第一个攻进柏林。他离开了炮队镜，低头看了看夜光手表，时针指向 6 点。

“科涅夫快开始进攻了。”他心里说道。

位于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左翼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开始进攻的时间定在 4 月 16 日莫斯科时间拂晓 6 时 15 分。乌克兰第 1 方面军面对的是柏林东南部又一条大河——尼斯河，这里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可供隐蔽进攻部队的天然掩护不多。而且，与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不同，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在进攻之前没有在尼斯河西岸占领较大的登陆场，因此，方面军的进攻必须从强渡尼斯河这一巨大的水障碍开始。考虑到这一点，乌克兰第 1 方面军采用不同于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战术：一是大大延长炮火准备时间以掩护部队渡河，二是施放烟幕以使德军无法判断苏军的主要突击登陆地点。

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在战役打响之前，来到方面军突击集团——第 13

集团军的前线观察所，集团军司令员普霍夫将军也在这里。观察所在一片松林边缘，尼斯河陡峭的河岸就在眼前，这里离前线极近，不用任何望远器材便可以了望到对岸德军占领的地区。从纯观察的角度讲，这倒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位置。

6时15分，一抹鱼肚白横在天际，东方欲晓，主要突破地段上的7100多门火炮、迫击炮开始了炮火准备，雷鸣般的轰响惊天动地。40分钟的射击使尼斯河西岸火光冲天，烟尘弥漫。科涅夫紧贴着炮队镜，头也不回地对方面军参谋长彼得罗夫大将道：

“告诉克拉索夫斯基将军，他的战鹰可以来了。”

彼得罗夫立即通过电话下达了命令。不一会儿，几架苏军飞机出现在尼斯河上空，盘旋一圈之后，突然俯冲下来，沿尼斯河河面超低空飞行，同时机翼下喷出浓浓的灰色烟幕，这道烟幕从福斯特至克尔诺，绵亘390公里，高度40至50米，恰似突然之间在尼斯河上拉起了一道厚厚的帷幔。当时的风速只有0.5米/秒，并且正好是向着德军阵地吹，烟幕久久不散，缓慢地向德军阵地纵深移动，遮蔽了尼斯河整个河谷。

“妙极了！炮火延伸。强击航空兵攻击敌阵地纵深。”

“先遣营开始渡河！”

“步兵跟进！”

随着一道道命令的下达，尼斯河上出现一幅幅壮观的图景：银灰色的烟幕从半空中垂落河岸，烟幕后是树林上翻卷的火舌和黑烟。微波涟涟的河面上，无数条橡皮艇。轮机船争相射向对岸，几乎大一点的船后都拖着长长的强击桥，远远看去，好像无数条巨蟒在奔腾过江。船只渐渐接近对岸，一部分苏军战士跳入水中，呐喊着冲上河岸，另一部分战士则挥锤打桩，把拖过来的强击桥一端固定住，刹那间，一队队高举着红旗的苏军战士，高喊着冲上了摇摇晃晃的桥面，一条条巨蟒一下子变成了条条人龙，每座桥面边不断有人落水，水花四溅，但桥面上呼喊声不减，队形不变，成百上千的双脚踏在木质的桥面，发出疾如鼓点般的巨响，惊心动魄，气势不凡。就在步兵涌向对岸的同时，一门门野战炮，由一根根钢丝绳牵引着，从河岸滑向河底，又从河底被拉上对岸的河岸。随后，工程兵又在河面上架起浮桥、门桥以及载重30吨和60吨的重载桥梁。到了中午，各种型号的坦克、装甲车便从桥上轰轰驶过，直接开上尼斯河西岸投入了战斗。仅在科涅夫所在的观察所约19公里宽的地域内，就架起了20座重载桥、17座强击桥、9节门桥和12个登陆渡场。

当天晚上，汇总了第一天各部队战斗情况之后，参谋长彼得罗夫向科涅夫报告：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在福斯特至穆斯考26公里长的地段上，突破了敌军的主要防御地带，向西推进了13公里……

听到这里，科涅夫棱角分明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同一天，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也突破了奥得河防线，向前推进了3至8公里。这样，在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苏军两大方面军就突破了德军苦心修筑的奥得河—尼斯河防线的第一防御地带，为以后的进攻创造了条件。

第三章 摧枯拉朽出鞘剑

激战在“柏林之锁”——塞洛高地

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突破奥得河西岸德军第1防御地带后，再往前攻，受到了德军顽强的、有组织的抵抗。按照朱可夫原来的计划，打算在开始进攻的第一天一举突破敌人的两道防御阵地，但实际作战证明，他们对德军的防御体系和抵抗能力，了解不够，估计不足。

自从2月份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挺进到奥得河东岸，乌克兰第1方面军推进到尼斯河边时，德军最高统帅部便紧急调动大批人力物力，日夜营建奥得河、尼斯河西岸防线，短时间内在奥得河、尼斯河以西至柏林城郊之间，成功地修筑起一个南北走向，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工事体系。该体系纵深达20至40公里，由3个地带组成，每一地带内又有2至3道由堑壕、支撑点、抵抗枢纽和交通壕构成的阵地。第1防御地带开始是作为德军的主要防御地带修建的，纵深5至10公里，德军准备在这里死守。但德军也吃一堑长一智，他们知道苏军进攻前都要进行大规模炮火准备，其密度和杀伤力都是惊人的。因此，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开始进攻的前一天，防守奥得河防线的德“维斯瓦”集团军群总指挥、享有防御战专家美誉的海因里齐陆军上将，通过对各种迹象的分析，预感到苏军进攻在即，急向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正面布防的德第9集团军司令布施将军发出一道单线命令，让他后撤至第2防御地带，以躲避苏军炮火准备的杀伤，保存实力，把苏军挡在第2防御地带。这招不失为有效，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强大的炮火准备虽然很快摧毁了德军第1防御地带，苏军的主要突击集团也比较顺利地越过这一地带，可是当推进至第2防御地带时，却遇上了极大阻力。

德军在第2防御地带构筑的工事中最坚固的一段，在柏林以东约30公里处的塞洛高地，而该高地正好横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主要突击地段上。换句话说，苏军要想冲到柏林，必须先攻破塞洛高地；反过来，德军要想保住柏林，遏制住苏军的进攻势头，塞洛高地是他们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虽不能说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极好的。

塞洛高地实际上是奥得河旧河床的高堤岸，高出河谷40至50米，守军可以居高临下对通往高地的道路和接近地进行火力封锁。高地上最强大的抵抗枢纽就是修筑得非常坚固的塞洛城。该城面朝河岸的东坡，坡度约有30至40度，算是整个高地最平缓的地方了。可这里仅有一条公路可供坦克和装甲车通行。道路两边是大面积的树林和果园，德军借此掩护在这里设置了大量反坦克火力点和交叉火力网，使苏军在进攻之前不易发觉它们，并在进攻中遭到意料不到的打击。同时，在通向高地的所有道路上德军都埋设了地雷，并用各种兵器人力从不同角度控制、封锁道路，可以说，通向高地的道路，条条皆畏途，步步藏杀机。

高地周围的地形，也对迂回高地，特别是坦克部队的机动，十分不利。这时，正值春汛，不仅河谷中水位升高，而且四周遍布沼泽和泥潭，坦克、装甲车、火炮牵引车等重型武器，一旦离开了公路，不是寸步难行，就是慢若蜗牛。加上德军的顽强抵抗，所以，在4月16日下午，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主要突击集团之一的近卫第8集团军，便受阻于塞洛高地这把“柏林之锁”面前了。

朱可夫这时还在崔可夫的前线观察所里，当听到报告说部队受阻无法前进时，脸一下子拉长了。他拧着眉毛，盯着崔可夫，突然激动地大声吼道：

“这么说你的部队被德国人挡住了？一个小小的高地就把你难倒了？”

崔可夫深知面前这位元帅火爆脾气，也不止一次看到朱可夫暴跳如雷，所以心里早有防备，于是镇静自若地回答：

“元帅同志，受阻只是暂时的，最终肯定能拿下这个高地。目前敌人抵抗得很顽强，地形又对我军不利，请允许我继续组织进攻。”

“再给你点时间，14时30分之前仍拿不下高地，你就给我让开！”

崔可夫又组织了几次冲击，均因德军防守顽强。苏军占优势的兵力兵器无法展开而没有成功。朱可夫对部队放慢了推进速度非常不安，尤其是了解到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进展顺利，其强大的坦克集团军已突破了德军第2防御地带，正高速向前运动，突破纵深几乎高出这里一倍时，更是心急火燎。临时决定改变原计划，把自己的两个集团军提前投入交战。他让人把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卡图科夫将军找来，对着急匆匆赶来的卡图科夫说道：

“情况有变化，崔可夫被人挡住了，你的部队马上通过近卫第8集团军打开的缺口冲上去，把这个该死的高地给我碾平！”说着，用粗壮的食指在地图上塞洛高地的位置上狠狠戳了两下。然后扭头抓起电话，接通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部，找来司令员波格丹诺夫将军：“你马上出击，进入第5突击集团军的突破口，以最快的速度突破敌人的防御。”

说完“噤”地挂上电话，转身一看，见卡图科夫还站在原地，便双眼一瞪，大吼一声：

“喂！还等什么，行动吧！”

卡图科夫的坦克部队很快开了上去，但他们也受到了无法机动的困扰。在仅有几条能通行坦克的道路上，挤满了隶属于近卫第8集团军的坦克和炮兵牵引车，当新上来的坦克部队开到时，道路上更加拥挤不堪，绕路又不可能，所以直到晚上，塞洛高地除塞洛城以北和几处制高点为苏军所控制外，其他仍由德军控制。近卫第8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都没有攻破这把“柏林之锁”。

当晚，朱可夫又一次向斯大林汇报战况时，谈到可能明天晚上之前仍无法攻下塞洛高地，斯大林也沉不住气了，他打断朱可夫的话，语气凶狠地说：

“你没有按最高统帅的要求去做，轻率地让卡图科夫在崔可夫集团军的地段上投入交战，结果还是毫无益处！你打算怎么办？眼看着德国人把你卡死在那里吗？你说清楚，你们明天有没有把握攻克高地？”斯大林也常常发火，一旦发起火来，语言的表达就往往不是文雅温和的。

朱可夫拿着听筒，拧眉瞪眼，两颊上的咀嚼肌，一次次地凸现出来，可以看出，斯大林的话对自尊心极强的朱可夫有多大的刺激，但他还是尽量冷静他说：

“明天天黑前，一定突破塞洛高地。我觉得，敌人为抵抗我军往这里投入的部队越多，我们攻克柏林会越容易，因为在这里的开阔地上比在城里大街小巷之间更容易消灭敌军。”

“科涅夫那儿进展比较顺利，我们打算让他的两个坦克集团军转向北面，从柏林以南实施突击，你有什么意见？”

朱可夫略一思忖，明白这是斯大林在给他施加压力，但自己目前这种状

况，不同意也不行：

“科涅夫的两个坦克集团军推进很快，当然应该让他们突击柏林。不过，我仍然相信我的部队会先打到柏林。”

“再见。”斯大林冷淡他说了一句便挂上了电话。

苏军利用夜间向前转移了炮兵部队，近卫第8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也重新部署了兵力，做好了强攻塞洛高地的准备。6月17日莫斯科时间上午10时30分，经过30分钟的强大炮火准备后，近卫步兵第4军、第28军、第29军及坦克第11军和近卫机械化第8军向高地发起进攻。扼守高地的德军开始有2个师的兵力，同时得到从柏林方向飞来的航空兵的支持。随着战斗的白热化，德军第9集团军指挥部又先后调来1个步兵师，1个摩托化师和1个坦克师投入塞洛高地地域战斗。在不大的地域内双方投入如此重兵交战，使这里的战斗自始至终一直相当激烈。考虑到德军在这里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比较坚固，利于死守，朱可夫指示各部队指挥员，在发展进攻时，对敌人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不得恋战，能绕过的就绕过它们，将消灭其中守敌的任务留给第2和第3梯队的部队去完成。根据这一指示，苏军进攻部队大多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单位，绕过大路，穿越树林，走小路迂回前进，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

……塞洛城东南郊，硝烟弥漫，爆炸声此起彼伏，战斗异常激烈。近卫步兵第57师第172团第3营在营长丘诺夫斯科伊大尉率领下，刚刚冲过一片树林，正准备向城内发起冲击，突然侧后方打来一阵密集的子弹，几颗坦克炮弹也在苏军战斗队形中爆炸，毫无防备的苏军战士立即倒下一片。

“怎么回事？德国鬼子追上来啦？”丘诺夫斯科伊伏在一个弹坑里，心里直纳闷。一抬眼看见侦察兵伊万诺夫正在附近，便向后指了指，又指了指眼睛，让他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伊万诺夫回了个手势，弯着腰跑走了。不一会儿，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翻身滚下弹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报告大尉同志，有股敌人埋伏在那边的斜坡上，伪装得十分严密，我们刚才经过的时候没发现，现在他们从背后向我们下手了。怎么办？强攻吧！”

丘诺夫斯科伊一摆手：

“不行，那样部队伤亡会加大。你去叫几个工兵，多带些炸药和火箭发射弹，跟我来。”

几个人冒着横飞的枪弹，从右边迂回到德军埋伏的火力点侧后，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不远处一片很不引人注意的树丛中，在精心伪装的坑穴里，竟埋伏着5辆敌人的坦克。坑穴上面，覆盖着铺路用的鹅卵石，鹅卵石有意识地堆成一堆，既达到了一定的厚度，足以经受火炮和迫击炮的轰击，又让人猛一看以为是施工时随便堆放的一堆堆石头。一个工兵看到伪装如此巧妙和坚固的工事，冲同伙直摇头。

“炸掉它，不要吝惜炸药。”丘诺夫斯科伊下达了命令。

“营长，恐怕一次解决不了问题，多炸几次才行。”一个工兵看着那堆高高的鹅卵石，推了推钢盔。

“那就多炸几次！炸毁为止！”说完，丘诺夫斯科伊又回到城下准备指挥部队攻城去了。

没过多长时间，丘诺夫斯科伊听到从身后传来几声巨大闷响，敌人的炮弹也嘎然而止，丘诺夫斯科伊一声大喊，率部队向塞洛城内冲去，这时坦克

第 11 军的部分坦克也冲了上来，激烈的战斗转入城内。经一番短兵相接、白刃格斗的巷战，3 营肃清了城东南的守敌。同一天，近卫步兵第 4 军协同近卫坦克第 11 军一举攻克了塞洛城。

当晚，方面军参谋长马利宁将军告诉朱可夫，作为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的 4 个集团军，取得重大战果，突破了德军固防的第 2 防御地带，向前推进了 6 至 12 公里。朱可夫的脸上却没有一点高兴的表情。

“我们本来昨天就应该到达现在的位置上。进攻速度太慢了，斯大林不会满意的……”他默默自语。

“请把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就在朱可夫的部队为突破德军第 2 防御地带苦战的时候，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正坐在他那辆黑色的吉姆轿车里，紧跟在向西方快速推进的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之后，赶往尼斯河以西的施普雷河，他要在那里亲自指挥部队再次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最后一条比较大的水障碍。

尽管前方炮声隆隆，路旁燃烧着的树林冒出滚滚浓烟，把四周弄得昏昏暗暗，被打坏的坦克、火炮以及双方士兵的尸体随处可见，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科涅夫此时愉快的心情。车窗外的景物说明这里刚刚结束一场激烈的战斗，而这个几小时前还是前线的地方现在却被他的坦克部队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与朱可夫那里相比，他的部队推进速度要快得多。德军的第 1 防御地带在开始进攻的当天，就被全线突破，他手中的两张王牌，也是两把尖刀——近卫坦克第 3 和近卫坦克第 4 集团军用了大半天时间顺利渡过尼斯河后，便开始向德军的防御纵深实施快速突击。在这两支钢铁洪流的冲击下，德军第 2 防御地带的一些地段，很快就被突破了，在这里担负防御的德坦克第 4 集团军被分割为 3 个孤立的部分，赶来支援的德军 6 个坦克师、5 个步兵师和 1 个摩托化师也无法守注防御阵地，恢复态势。现在，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已推进到施普雷河东岸，近卫坦克第 4 集团军也离该河不远，这就意味着苏军已经楔入德军的第 3 防御地带！只要渡过这条河，前面便是一片再没有什么大的水障碍的开阔地带，这将更便于苏军大规模坦克部队的作战。

“而且，前面不远就是吕本，斯大林给我和朱可夫画出的作战分界线的终点就是这儿。只要过了吕本，我就可以向北转向柏林。斯大林办事就是这样，总会用各种办法调动你的积极性……吕本，应该是我们转向柏林的转折点。对，呆会儿把这一点向坦克集团军司令员讲清楚，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随时可能转向柏林……”科涅夫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有道理，也就越觉得车开得太慢，禁不住又催促了一遍司机：

“我说亲爱的别洛夫同志，请把你的马再加上一鞭子吧。”

司机一抬眼，从后视镜里看到科涅夫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并无怒色，相反流露着愉快的笑意，于是也愉快地回答道：

“遵命，元帅同志！我的鞭子在脚上而不在手上，您不大容易看得到。”说着使劲一踩油门。

科涅夫赶到施普雷河边，看见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将军与几个坦克军军长和司令部人员，躲在排成一排的坦克后面，指指划划商量着什么。当科涅夫出现在这群人面前时，大家都有点吃惊。雷巴尔科赶忙追上几步，把科涅夫拉到坦克后面，指了指对岸，说：

“元帅同志，这是前线，对面的敌人还在射击，您留在这里太危险，还是到您的观察所里去吧。”说着用手一指远处的一片树林，树叶掩映下依稀

可见一座白色的小楼。

科涅夫没有理会雷巴尔科的话，劈头便问：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渡过这条河？”

“目前我们已派人沿河寻找，看看有没有可以直接渡河的徒涉场，如果没有，工兵架桥需要4至5小时。”雷巴尔科如实报告。

科涅夫眯起眼睛，侧耳听了听对岸的枪声，不大满意他说：

“给人的感觉，河对岸的敌人火力分散，缺乏组织，说明目前那边还没有严密且有威力的火力配系，确切他说，暂时还没有。如果我们把时间送给敌人，让他们组织起火力，那我们就犯了一个不可宽容的错误。”

“是的，元帅同志，可是……”

“抓紧时间，战场上往往时间能决定一切，改变一切，明白了吗？”

“我明白，元帅同志。那边，据我们观察，可能有一处徒涉场，只是不知现在还能不能用，也不知道敌人埋没埋雷。”

科涅夫看了大家一眼，平静他说：

“强渡有危险，可是现在不强渡，等敌人准备好之后，我们的危险和损失只能更大。下命令吧，组成一支先遣支队，直接乘坦克渡河。”

雷巴尔科转身对一个参谋点点头，参谋立即跑去下达命令。约20分钟后，由3辆坦克组成的先遣支队开到了徒涉场边，领头的坦克试探着慢慢向水中开去。这里的河面宽大约60米，水流并不很急。对岸德军阵地上时时打来一阵机枪子弹，撞击在坦克钢壳上发出金属的清脆响声。河水浸没了坦克车轮，履带卷起两朵水花，慢慢地，水爬上了履带挡板，炮塔以下都淹没在水中，随着坦克的前行，一道“人”字形的水波纹，长长地向两旁散去。岸上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盯着这辆坦克，20米、40米、50米……突然，只见坦克长长的炮管向上一扬，坦克尾部的河水中泛起一团浑浊的水浪，接着，履带挡板的前端、前车轮“哗”地跃出河面，河水像山上淌下的道道小溪，顺着挡板流下，在夕阳的照射下闪出珍珠般的光彩。

“成功了！过去了！”雷巴尔科挥着拳头，兴奋地大喊起来。

科涅夫微笑着摊开双手，平静他说：

“有时候事情往往比想象的简单得多。”

雷巴尔科一边向一辆坦克走去，一边大声说：

“命令：各部队直接行进涉水渡河！”话音未落，人已登上了坦克。

科涅夫一看这位性急的将军要身先士卒，马上叫住他：

“雷巴尔科将军，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

雷巴尔科的一条腿已经跨进了坦克仓，听到科涅夫的话，马上把腿抽回来，站在坦克上冲众人耸了耸肩，跳到了地面上。他身后，一辆接一辆的坦克已经排成纵队驶入河中。

这时，南面的公路上尘土飞扬，几辆苏军坦克高速向这里驶来，开到科涅夫的吉姆轿车旁猛地刹车。中间的一辆，仓盖一开，头敛坦克帽、胖胖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柯将军，探出半截身子，隔着很远便喊：

“嘿，是雷巴尔科的人吗？元帅在哪儿？”

雷巴尔科跨前几步，挥了挥手：

“老伙计，我在这儿呢！元帅也在！”

列柳申柯这回看清了，连忙跳下坦克疾步走来。雷巴尔科上去握着列柳申柯的手，拍着他的肩膀问：

“你不是在我南面吗，怎么急急忙忙往北跑？”

列柳申柯先向科涅夫行了个礼，然后才说：

“两小时前，我们前出到施普雷河，可我们正面的德军抵抗得非常顽强，阻止我们渡河。没办法，只好转向这里，想借你的宝地尽快过河。”

“来得好，看看那是什么？徒涉场！德国人甚至没来得及破坏。那边还有一个。如果再找找的话，说不定还有。”雷巴尔科不无炫耀。

科涅夫插进来对列柳申柯说：

“把你的部队带过来，迅速渡河。”然后一边用眼睛示意，一边说：“你们两位跟我来。”

三人向岸边的公路走去。科涅夫边走边谈了刚才在汽车里的想法。

“现在看来，施普雷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了。过渡之后，我仍要求你们对敌后方实施坚决的、深远的机动。一旦越过吕本，就可以向北转弯，靠近柏林的南郊和西南郊。至少，要随时做好这种转弯的准备。”

雷、列两人有点摸不清头脑，用疑惑的眼光对视了一下。

“可是，元帅同志，作战训令中没有规定作这种转弯呀？”雷巴尔科忍不住了。

“还有，我们现在已经脱离步兵有一段距离了，如果继续大纵深机动，后勤保障和交通线都是问题。”列柳申柯也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是的，原来下达的训令中没有这条，但不等于以后不会补充进这一条。当然，也许现在条件还不成熟，而且还须得到最高统帅部的批准，但既然我们参加了攻克柏林的战役，心里就应当装着柏林，不是吗？”科涅夫说话时声音仍然不高，嘴唇动作仍然不大，但几句话说得雷巴尔科顿有所悟，频频点头，“至于你的担心，列柳申柯同志，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可是你看，”科涅夫用手指了指掩映在树林中的那幢小白楼，“那就是我的观察所，就设在你们突破走廊的正中间，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从中间保护你们的两翼和后方的。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向纵深行动！只有一条，这儿，要时刻装着柏林。”科涅夫用手指了指前额。

当天晚上，雷巴尔科和列柳申柯的坦克集团军全部渡过了施普雷河。在规定的向斯大林汇报战况的时间，科涅夫通过高频电话与斯大林通了话。在汇报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进展和战果时，斯大林突然打断科涅夫的话，说道：

“朱可夫那里的情况暂时还很困难。刚才他报告说还在突破第2防御地带。”

说完这句话，斯大林不作声了。科涅夫知道斯大林讲话有时会有停顿，另外，更主要的，他一时还猜不透斯大林讲这话的用意。于是科涅夫也没作声。过了一会儿，斯大林突然问道：

“能不能让朱可夫的快速部队通过你们方面军地段上的突破口突向柏林？”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科涅夫的意料。他的突破口和朱可夫的突破口之间相隔上百公里，中间布满森林、湖泊、河流，对于坦克集团军来说，在紧张的战斗条件下，做这样的移动，简直不可思议。同时，从斯大林协商式的语气中，他也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平静他说：

“斯大林同志，这要占去很多时间，甚至造成很大混乱。没必要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坦克部队调动至我们开辟的突破口来。我们这里的战事发

展顺利，兵力充足，如果需要，我们完全能让我们的两个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比如说，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可以转向措森方向；列柳申柯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可以转向卢肯瓦尔德方向。”

“措森？请等一下。”斯大林暂时放下了电话。科涅夫猜想最高统帅正在地图上寻找措森呢。很快，斯大林又拿起电话，“对，措森，在柏林以南25公里。希特勒陆军总参谋部就设在这里，对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

“很好，一过吕本，就请把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记得吗，4月初最高统帅部战役讨论会上，你和朱可夫之间的分界线就到吕本。”

“我记得，斯大林同志。”科涅夫心花怒放。

4月18日之时47分，科涅夫亲自起草的关于乌克兰第1方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方向作战的训令，同时发往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雷巴尔科、列柳申柯两支部队。这个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作战文件中编号为“第00215号”的训令，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来说，无疑是其在此次战役中作战行动的一次重大转折；就整个柏林战役过程而言，也是一个影响极大的转折点。

第四章 天火飞落愁云密

“向柏林，开——炮！”

突破奥得河第2防御地带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诸部在更广阔的正面上向柏林发起更猛烈的冲击，到进攻的第4天，4月20日，该方面军已在古奥得河河口至维斯特一库纳斯多夫70公里地段上，突破了德军第3防御地带，向西挺进了30公里，也就是说，走完了从奥得河至柏林路程的一半。而有些更大胆的部队推进得还要快。

部队的迅速推进，可忙坏了那些随军记者。他们在枪林弹雨中马不停蹄地跟踪采访，连夜赶写报道，可等消息见报，对前线官兵来说，它早就成“旧闻”了。《真理报》的军事记者麦尔扎诺夫最近就常常碰到这种“尴尬”。19日傍晚，他和作家戈尔巴托夫好不容易赶到刚刚被苏军攻克的库纳斯多夫，连夜写完报道，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天亮后发现部队早已前出到前进阵地，投入新的战斗了。麦尔扎诺夫在城里转着圈子，急着想找一辆去前线的车，可是昨晚还是车来人往的库纳斯多夫，现在却空空荡荡，街静人稀。

麦尔扎诺夫正在路上徘徊，一辆盖着伪装网的吉普车从街角那边拐过来，卷起一股尘土从麦尔扎诺夫身边疾驶而过。麦尔扎诺夫赶快闪在路边，用手挥着扑面而来的灰尘。尘土还在从脚下翻卷着往上升，突然，吉普车在刺耳的刹车声中猛地停住，然后又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倒开到麦尔扎诺夫跟前，一个佩带着炮兵肩章的上校从车里探出头，打撞了麦尔扎诺夫一眼，问道：

“您是记者？哪个报社的？”

“《真理报》军事记者，麦尔扎诺夫。”麦尔扎诺夫端详着眼前的上校，竭力想把自己认识的炮兵军官中的某一个与面前这位上校对上号。

“喔，您就是麦尔扎诺夫，您的文章和报道我们常读。您别费劲想了，我知道您，您不知道我。现在请跟我走吧，我给您提供一条重要新闻，”上校挤了挤眼睛，很神秘他说，“马上就要用远程炮轰击柏林了。”

麦尔扎诺夫眼睛一下子睁到了最大限度：“柏林？轰击柏林？在哪儿？”

上校朝吉普车一歪头：“千真万确，请上车吧。”

麦尔扎诺夫抬腿跨进了汽车。汽车三转两拐出了城，沿着一条穿过一大片松林的道路疾驶。古铜色的松树干一根挨着一根，恰似用木桩修造的院墙。20多分钟后，汽车拐下公路，从树墙的一个缺口钻进去，往前开了10几米，来到一块很大的林中空地上，在空地东边的树荫下，几门大炮高扬长长的炮管，黑洞洞的炮口指向西边的天际。上校跳下汽车，朝麦尔扎诺夫招了下手，便走到几个炮兵跟前。

“哪位是连长？”

“我。”一个矮壮的上尉从大炮后站起来，冲着上校行了个礼：

“所有火炮做好轰击柏林的准备。”上校平静他说，似乎这是一件自然而又普通的事情，与刚才告诉麦尔扎诺夫时的神秘语气完全不同。“您的地图呢？”上校向上尉伸出一只手。

上尉从身上背着一个皮制小图囊中取出地图，铺摊在炮架上。上校弯下身，用手指着地图说：

“看见了吗？这是柏林的西门子区，就往这儿打。”

“明白了！”上尉回答，一转身，用洪亮的声音喊道，“全连各就各位，准备发炮！”

随着喊声，瞄准手飞快地转动着摇把，弹药手抱起沉重的炮弹，麦尔扎诺夫看见，在黄色的炮弹壳上用白漆写着：“见鬼去！”的字样。装填手把炮弹推进炮膛，挽起了发火绳。两分钟后，林间空地上一片寂静，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屏息等待，等待着不寻常的一刻到来。上尉慢慢举起一只拳头，像是在宣誓，双目凝视着前方，忽然，用他洪亮、激昂的声音喊道：

“为我们受尽磨难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报仇，向柏林，开——炮——！”

上尉的拳头很狠往下一砸，122毫米加农炮和152毫米榴弹炮争先恐后喷吐着烟火，沉闷的响声连成一片。重磅炮弹撕裂了大气，携一股热风，呼啸着向德国首都的方向飞去。周围的松林树梢像被巨掌压了一下，齐刷刷倒向一个方向，然后又反弹回来，哗哗地低吟着，松针雨点般飘落一地。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炮弹飞去的方向，保持着发射一刹那的姿势，一动不动地僵在原地。上校低头看表，麦尔扎诺夫也赶紧盯着手表：13时50分，红色的秒针在他微微发抖的手腕上一下一下跳动着，15秒，30秒，45秒，50秒，55秒，直到58秒钟，从西边终于传来闷雷一般的轰响，如波浪般滚过天空。透过树林，麦尔扎诺夫看到一股股浓烟腾上半空，红光映透了天际。

“终于让柏林尝到红军炮弹的滋味了！同志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炮击柏林！”上校走过去与每位炮兵庄重地握手。麦尔扎诺夫眼睛湿润了，一篇报道的题目跃出脑海：“炮击柏林”。

这一天，4月20日，苏军从库纳斯多夫、从贝尔瑙、从韦尔诺伊亥等地，对柏林实施了炮击。从这天起，柏林处在苏军的重炮射程之内了。生日聚会上，人们不知道为元首的什么干杯。4月20日这一天，对希特勒来说也不平常，这天是他的56岁生日。如果倒退几年，柏林乃至整个德国都要在这天举行盛大的庆典，人们会像欢度民族的和宗教的节日一样，与元首共享生日的快乐。这天，那些达官显贵、政客名流们，会涌向总理府或者希特勒这天呆的任何一个地方，用最华丽最热烈的词句，表达着同一种最虚幻最俗套的意思：愿元首长生不老，祝其生命与时间一样达到永恒。可惜，昔日的愿望往往与实际偏离得很快、也很远，1945年的4月20日，是希特勒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

也许是往年习惯的驱使，也许是意识到留给第三帝国连同它的创建人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天，德国的几乎所有头面人物，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帝国总理府中荒废已久的客厅，等待着跟希特勒见一面，对其中的不少人而言，这是最后一面了。

午饭过后，希特勒穿上那件曾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灰色大衣，戴好军帽，然后又示意男仆林格把大衣领竖起来，这才慢慢地爬上了地下室另一端螺旋形的楼梯，迈过一道铁门，来到总理府花园。虽然时值正午，但天空却是灰蒙蒙的：不是由于阴天，而是盟军时刻不停的轰炸，使柏林笼罩在浓雾般的硝烟尘埃之中。希特勒微微扬起头，又赶紧低下了，这哪里还有一点原来柏林的样子，他真弄不懂，只短短的几天，原来那个碧空如洗、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柏林，怎么变成一个最原始的“炼钢厂”了。他想沿着花园中原来平整干净的小路走到总理府去，可是四下一看，才发现这里也今非昔比了。以前平如地毯的草坪，现在弹坑累累，断碎的树枝，丢弃的木条钉成

的箱子、空罐头盒，比比皆是。在昔日爬满攀挂植物的围墙上间隔不远就挖开一个窟窿，下边是掩体，每个掩体旁都堆放着堆堆待用的长柄火箭筒。希特勒到过前线，也见到过德军各式各样的掩体和战壕，可是离他住的地方如此之近的战壕掩体，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皱着眉头，犹豫着不知往哪里走。

这时，从地下室出口的一侧，传来一阵踏地有力的脚步声，一位身穿纳粹青年团服装的小伙子，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大幅度摆动着一只胳膊，走到希特勒跟前，“咔”地一个立正，举手行纳粹礼，声音响亮地向希特勒报告：

“报告元首，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希特勒这才看清此人是青年团全国领导人，自己的狂热崇拜者阿克斯曼。同时也想起自己曾答应阿克斯曼要在今天为青年团冲锋队在奥得河前线表现突出的队员受勋。他在阿克斯曼陪同下，走到青年团员面前，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见到元首，个个受宠若惊，惊喜、激动、幸福，把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蛋染得满面春风。希特勒走到一个小队员跟前，正了正他的军帽，又拉了拉他的衣领，慢慢地给他别上一枚铁十字奖章，又端详了片刻，最后用手在小队员的脸颊上轻轻抚摩了一下，什么都没说，转身向地下室走去。临跨进铁门之前，他像一个年迈的老人那样，驼着背，艰难地抬起头，半张着嘴，最后望了一眼天空……

来给希特勒祝寿的人们沿着又湿又滑的台阶一个接一个走下地下室。这些人中有帝国国防部长、空军总司令、帝国元帅戈林，秘密警察头子、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军火部长施佩尔，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海军总司令兼任德国北部地区总司令邓尼茨海军元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海军上将伏斯以及刚刚接受了元首检阅和受勋的青年团全国领导人阿克斯曼。希特勒在德国党务办公厅主任、秘书鲍曼和宣传部长戈培尔陪同下，与来客们——握手。

戈林先走上前来，这位以注重外表，喜欢在装束上别出心裁著称的帝国元帅，今天没穿他那套银灰色料子的制服，而穿了一件草黄色布制服，与德国士兵的军服很相似。那对炫耀性的5公分宽的金边肩章也换成了简单的布肩章，只是上面还别着他的军阶标识——金质帝国元帅鹰徽。他向希特勒弯了弯肥壮的身躯，用与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细嗓音说：“我的元首，我祝贺您的生日。我唯一感到荣幸的是，我仍然像过去一样伴您左右。”希特勒看了看戈林，没说话，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只是在微微的颤抖中让人难以察觉地点点头。戈培尔在一旁倒是皱起了眉头，戈林这身装束让他看了很不舒服，心里不由地冒出个问号：“这个时候改换服装，他想干什么？”站在戈培尔身边的鲍曼与戈林素来不和，这时他伏在戈培尔耳畔，用揶揄的口吻小声咕囔道：“打扮得多像个美国将军，看来，他把日后穿得衣服都准备好了。”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凯特尔等人都没有引起希特勒表情的变化，他敷衍地与他们握手，对那些赞美之辞反应冷淡。轮到邓尼茨海军元帅时，希特勒第一次开口了：“元帅，未来德国的命运恐怕要靠你们了。”希特勒声音很小，吐字有的地方含混不清，是“靠你们”还是“靠你”，邓尼茨没有听清楚。最后一个走上前来的是阿克斯曼。他右手戴着黑手套，一看便知道是假肢，所以他伸出左手与希特勒握手。希特勒握着他的手晃了两下：“你的那些孩子们打得不错，如果不是战争，他们本不该这么早就拿起枪的。但是他们一旦拿起了枪，他们就该让那些从前线逃跑的士兵感到脸红！”

受到元首夸奖和鼓励的阿克斯曼，直挺着身子，坚定地回答：

“明白，我的元首！”接见之后，马上举行了每天必不可少的战况汇报会，克雷布斯和约德尔分别报告了东线和西线在过去24小时内战事的变化。尽管他俩竭力选择一些模棱两可的措辞，但仍无法掩饰各条战线全面溃败的状况。柏林东面奥得河防线的三道防御地带已被朱可夫的部队冲垮，强大的苏军突击集团，不仅从东面步步逼近柏林，而且还兵分两路，开始从东北和东南方迂回包抄柏林。在柏林东南的尼斯河防线，科涅夫的部队进展神速，越过施普雷河后，正迅速从南面接近柏林。防守奥得一尼斯河防线的德“维斯瓦”集团军群与南方的“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被切断，构成“维斯瓦”集团军群两根支柱之一的德第9集团军，已被苏军冲击得七零八落，不仅根本无法挽救危局，而且本身也有可能被分割消灭。另一根支柱是坦克第3集团军，它被部署在柏林东北，奥得河下游。4月16日以来，这一地域相对比较平静，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一直按兵未动。可是就在今天早晨，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终于在宽大的正面上强渡了西奥得河，这就意味着继东面和东南面两把刺向柏林的尖刀外，又一把尖刀也从东北面刺来了。在西线，英美军队已进抵易北河畔的劳恩堡和莱比锡，纽伦堡也岌岌可危……尽管约德尔和克雷布斯都避免做出任何结论，但到会的每一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末日来临了。

希特勒心里当然也清楚约、克两人所讲的意味着什么，但他嘴上绝不服输：

“形势是对我们不利，但还没有完全绝望。西方人很快会明白他们和我们的共同敌人正是俄国人。另外，在这里，”他用手指在地图上柏林西南、易北河以东的地区画了一个小圈，“温克将军正组建起一个新的集团军，它将给冲到柏林门口的俄国人以致命的一击！”希特勒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挥着一只拳头，提高了嗓音：“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东线的官兵能否坚守住战线。至关重要是马上把那些碌碌无能，不称职的指挥官撤换掉！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国家对他们的期望相差太远，正是这些人葬送了我们的前途！他们中有些人的表现还不如十五六岁的孩子……”希特勒呼呼喘着气，右手紧紧抓庄抖动不止的左臂，凶狠的目光扫视着垂手肃立的众人。

死一般沉默延续了大约2分钟，戈林扭动了一下肥胖的身躯，讨好似他说：

“是的，元首说得对，我们仍然有希望。现在穿过巴伐利亚森林的南北公路尚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利用这条公路转移到阿尔卑斯山去，在那里，我们与元首一起……”

“我不离开柏林！”希特勒突然打断戈林的话叫了一声，“如果我离开了柏林，谁能代替我指挥部队为保卫柏林进行的决战呢？不，我不走！要么，让我取得保卫首都的胜利，要么，与我的士兵一起埋在柏林！”希特勒声嘶力竭，气喘吁吁地跌坐在椅子上。戈林脸色苍白，吃惊地睁大眼睛看着希特勒，油光光的额头上沁出一层汗珠。良久，希特勒挥了挥手，用刚刚能听得见的声音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这时，希特勒的副官布格道夫急匆匆推门进来，看到屋里的这种场面，欲言又止。希特勒看了他一眼，平静他说：

“布格道夫，有什么消息就请讲吧。”

布格道夫犹豫了一下，凑近希特勒一步，为了照顾元首有些下降的听力，

不得不大声说：

“刚才接到城东区的报告，苏军已向西门子区发射远程炮弹进行轰击。”说完，看了看众人一眼。

希特勒两颊上的肌肉滚动了两下，问：

“他们离柏林还有多远？”

“先头部队距柏林 30 公里左右。”布格道夫垂下双眼。

戈林又是第一个走向希特勒，一边伸手一边说：

“我的元首，我想帝国空军部现在肯定等着我回去拿主意呢。另外，南边还有点事情要处理，我必须跟您告辞了。”说着向希特勒欠了欠身，快步走了出去。

希姆莱也紧跟着走上前来：

“我的元首，现在我最好去和党卫队员们在一起，为您，为柏林而战！请放心，我会随时与您保持联系。”

希姆莱的身影刚刚消失，里宾特洛甫也坐不住了：

“我的元首，也许我们应该开辟一条通向西方的外交途径，以推动西方加速转变立场。”他见希特勒没有反对，松了一口气，一边拿起公文包，一边似乎不经意他说：“如果您允许，不出几天就会有眉目的。”说着也匆匆而去。

随后，众人很快都相继离去，刚才还挤得满满的地图室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希特勒独自坐在椅子上，慢慢闭上双眼，不知怎么的，耳边似乎响起瓦格纳《众神的末日》中布吕恩希尔德最后一段咏叹调和终曲那阴郁而悲怆的旋律。

就在这天晚上，大批载重汽车和飞机载着政府官员连夜迁往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的上萨尔茨堡。这个大撤退的命令是希特勒批准的，对于好多人来说，元首的这道命令给了他们一个最珍贵的解脱机会。

戈林也在这天飞走了，甚至在走之前都没有跟他共事 20 多年的老战友希特勒告别……

希姆莱也连夜离开了柏林，并在第二天早晨 6 点，急急忙忙赶到霍恩吕辛，与再过半小时就要离开德国的瑞士红十字协会主席贝尔纳多特伯爵见上一面，曲折隐涩地表示了愿意让伯爵从中牵线搭桥，以便与英美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建立联系。当然，希特勒对此并不知道……

里宾特洛甫把早已收拾好的 5 只大皮箱装上汽车，并带着几箱食品和啤酒向西奔往石勒苏益格州，表面上是去寻求用外交途径解除当前危机的可能。可是别人都不知道，在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已经准备好了几本填写着假名的护照……

柏林，夕阳西下，曲终人散了。

泥水中的艰难突击

克雷布斯将军报告的消息基本正确，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确实在 4 月 20 日这大早晨在奥得河下游发起了进攻。当然他当时还不知道，在苏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柏林战役计划中，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转入进攻，意味着柏林战役的大幕完全拉开了。

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在消灭德军东波美拉尼亚集团的战役中，一度遇到

德军的顽强抵抗，因此未能按计划日期的3月20日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直至3月28日才占领了德军在波罗的海的海军基地、大型港口格丁尼亚市，3月30日才攻克了但泽要塞，彻底消灭了死守这里的德军但泽集团。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没有参加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4月初在莫斯科召开的制定柏林战役计划的会议。大本营考虑到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在投入到柏林战役之前需要时间变更部署、补充人员和技术兵器以及其他必要的战役准备，所以给该方面军下达的参加柏林战役的训令，要晚于另两个方面军3至4天。根据这一情况，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部决定4月20日，即比另两个方面军迟4天发起进攻。其战役的意图是，以方面军左翼的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即第65、第70和第49集团军，加强以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骑兵军的兵力，在施韦特以北地域强渡奥得河，向什切青、施韦特方向发展进攻，粉碎当面的德坦克第3集团军，不许这个集团军撤回柏林，从而在北面可靠地保障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行动。然后向西和西北进攻，争取在两星期内挺进到安克拉姆、德明、维滕堡一线。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突击虽然也是从强渡水障碍开始的，但它所面对的水障碍与另两个方面军又有所不同。奥得河下游，从施韦特以南开始分岔，形成东、西两条奥得河，每条宽约100—250米。两河之间相距约5—6公里，低洼的两河之间的河滩地在春汛季节到来时就变成了一片沼泽泥潭，而德军为了阻止苏军进攻又炸毁堤坝，放水淹没了河间地区，形成一道5至6公里宽的水面，水虽不是很深，但水面下却是深不可测的泥潭，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大部队进攻，特别是加强有坦克部队的进攻，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德军设防的重点集中在西奥得河西岸，一来，这里的地势较高，站在这儿往东看，东岸的堤坝和整个河间地带尽收眼底，一览无余。二来，由于西岸高于东岸，且中间还隔着五六公里宽的水面，苏军的炮兵阵地远离德军防御的前沿不说，而且观察的纵深也受到限制，一般超不过水线以外500米，这种情况下，用大、中口径火炮对德军阵地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是不可能的，只能进行面积射，结果自然使炮火准备的效果大打折扣。最麻烦的是，沼泽和泥潭极大地限制了苏军炮兵的跟进和坦克部队的突破穿插，进攻开始时不得不只能依靠步兵和轻武器，既难以保证突击的效果和推进的速度，又极易造成大量伤亡。

确实，在这样的条件下实施进攻，对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有鉴于此，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决定不采用在某一地段集中突破的方法，而让3个集团军在宽大的正面上同时出击，以使敌人无法把兵力兵器集中于某一地段。既然条件不允许苏军捏成拳头狠砸，那就只好张开手掌横扫了。

4月18日，方面军的3个突击集团军分别派出侦察部队和先遣部队开始强渡东奥得河。德军在这里的防御较弱，苏军的渡河行动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第二天，源源渡过东奥得河的主力部队又一鼓作气肃清了河间地带上的零散德军，冒着德军从西奥得河西岸打来的密集炮火，冲上了西奥得河东岸上的河堤，迅速向两翼扩大占领地段，为下一步强渡西奥得河准备好了出发阵地。但是由于被水淹没的河间地带不利于重武器通行，而且苏军在河堤上的出发阵地空间有限，所以方面军的炮兵部队主力仍留在东奥得河东岸的发射阵地上，距德军前沿有五六公里之遥。4月20日早7时，最困难的强渡西奥得河的战斗打响了。经过4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3个集团军在从什切青至

施韦特 47 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同时展开强渡。

西奥得河上浓雾紧锁，方面军的航空军无法出击，炮火准备一律由炮兵部队完成。但炮兵阵地位置不利，所以炮火准备效果不理想，在各集团军第一梯队开始强渡时，德军从西岸向渡河苏军部队施加了强大压力，渡河部队进展缓慢。

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是个不愿意在指挥部坐等前线消息的人，特别是当战斗不顺利的时候，他总是往前线部队跑。开始进攻后 3 小时，他便来到第 65 集团军司令员巴托夫将军的前线观察所。一进门，他便叫着巴托夫的名字和父名问道：

“怎么样，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有什么新情况？”

巴托夫将军一听到罗科索夫斯基柔和的声音，赶忙从炮队镜那边走过来，削瘦的脸上显出疲惫。

“第一梯队的 5 个师已渡过奥得河。工程兵架起了两个 16 吨的门桥渡口，我们正在竭力扩大登陆场，但敌人火力很强。”巴托夫一边说着，一边向炮队镜那边做了个请看的手势。其实罗科索夫斯基已经朝那里走去了。巴托夫跟在方面军司令员身后，站在了另一架炮队镜前。

“您看右边，元帅同志，敌人正向近卫第 37 师和第 108 师结合部冲击。大约有 1 个营兵力，7 辆坦克，德军的这种反冲击一直持续不断。”巴托夫边看边报告。

透过炮队镜，罗科索夫斯基看到在西奥得河西河堤上，刚刚渡过河的苏军与德军展开血战。德军成散线，紧跟在坦克后面，不顾一切地向立足未稳的苏军扑来。疾驶而来的坦克的炮口上，不断喷出闪闪火光和缕缕青烟，沉闷的发射声和炮弹的炸响声接连不断，冲锋枪、机关枪的响声更是没有任何间歇地响成一片。冲在前边的几辆坦克离苏军阵地不到 100 米了，就在这时，只见阵地上火光频闪，一枚枚火箭弹几乎擦着地面拖着长长的白烟，同时从几个方向朝德国坦克飞去。随着一声声巨响，5 辆坦克立即被浓烟烈火吞没了，跟在坦克旁边和后边的德国兵也倒下不少。“看！元帅同志，5 辆坦克报销了，步兵也倒下一片。”巴托夫手指前方，兴奋他说道。

罗科索夫斯基没有答话，因为这时他看见几名苏军战士已跃出掩体，借着着火坦克的浓烟掩护，正迅速接近另外两辆坦克。在距离坦克不足 30 米的地方，几个人投出反坦克手雷，在轰轰的爆炸声中，最后两辆坦克原地跳了两下，再也开不动了。

“好样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回头向我报告，战斗中都有哪些人表现突出，我要给他们奖励！”罗科索夫斯基从炮队镜前直起身，扶着巴托夫的肩膀向观察所出口走去。在门口，他又停住，对巴托夫说：“看来，你这里的进展还可以，所以有可能我要把方面军的其他部队转移到你这里渡河。”看到巴托夫有些诧异，他马上笑着补充一句，“当然是在你的部队渡完之后。好，祝你胜利！”他与巴托夫紧紧握了握手，转身对跟来的其他军官说：“走吧，咱们到波波夫那儿去。”

波波夫将军指挥的第 70 集团军在第 65 集团军的左翼，开始进攻以来的大半天，该集团军进展不如右邻第 65 集团军大。罗科索夫斯基赶到的时候，集团军司令员波波夫正在电话上冲什么人发脾气。

“……你别解释原因，我只注重现实。现在的现实是你的师已经被敌人压在河堤上几乎一天啦！……你现在告诉我什么时候拿下那个该死的支撑

点？……好吧，两小时后，我再找你！”

罗科索夫斯基平静地走上前去与波波夫握手，看看还在呼呼喘气的集团军司令员，习惯地叫着他的名字和父名，小声他说：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这是跟谁发火呀？”

“第162师被德军一个支撑点压在河堤上，几次冲击都没拿下来，我给他们施加点压力。”波波夫摊了摊手说。

“噢，是这样。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碰上什么样的钉子啦？”说着，罗科索夫斯基已经站在了炮队镜前。

在波波夫指点下，罗科索夫斯基看到，一座被炸毁的大桥的西桥头碉，现已改建成一个坚固的火力支撑点，混凝土的外壁上，至少有6挺机枪从黑洞洞的射击孔里向外喷吐着火舌。苏军阵地上由于没有炮兵，所以无法对这个支撑点进行直接瞄准射击，隔着河面，爆破手也无法接近目标。苏军竟一时束手无策，妨碍了沿堤坝向前扩大阵地。

“用航空兵试过吗？”罗科索夫斯基问道。

“试过，但那个支撑点很坚固，效果不理想。”波波夫又摊开了双手。

“那就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告诉前线部队注意保存实力，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明白了，元帅同志。”

罗科索夫斯基想了想，又说：

“巴托夫那边的情况稍好些，在对岸已占据了一个不小的登陆场，你们做好准备，也许会向右移动，借助巴托夫的登陆场渡过河去。记住，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西奥得河后面深远的地方，不要在乎一地一处的争夺。”

“明白了。”波波夫目送罗科索夫斯基一行人走远了。

在格里申将军的第49集团军地域，情况最糟。由于对敌人防御配系没有很好地侦察，因此炮火准备后德军的火力仍未被压制。集团军第一梯队渡河时，遭到了敌人的猛烈拦击，伤亡惨重，只有几个小股步兵先遣队到达西岸，占领了不大的登陆场，继续渡河困难极大。本来，方面军打算以这里作为主要突破地段，把主要加强兵器、渡河器材及空中掩护力量都集中于此，但经现场视察后罗科索夫斯基认识到，必须改变原计划，重新变更部署了。他当即与方面军军事委员苏博京中将、参谋长博戈柳博夫上将取得联系，征求他们意见后果断做出决定，变更加强兵器和渡河器材的部署，把它们从第49集团军进攻地段调至第65和第70集团军进攻地段。原来主要掩护和支援第49集团军的空军第4集团军主力，开始转而掩护和支援第65集团军。

接下来的几天中，西奥得河上激烈的战斗一直没有间断。德军的防守和反扑都十分顽强，往有的地段上，德军在一天中竟组织了53次集群反冲击……方面军的部队浴血坚守西岸的登陆场，大部队源源不断地从第65和第70集团军地段上渡过西奥得河，向纵深突击。到4月25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已在20公里正面上向纵深推进22公里，德军在西奥得河西岸设置的第1防御地带，也是最主要的防御地带被突破了。至此，又一条绞索套在了柏林的脖子上。

第五章 铁流破竹势难当

措森：坏死的德国军队“大脑”

雷巴尔科将军率领着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从行进间渡过施普雷河之后，接到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的训令，告诉他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已经同意，让他和列柳中柯将军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转向西北，即从南面突击柏林。其中，雷巴尔科的部队在左翼，目标——措森。

措森是德国国防军参谋部和陆军总参谋部所在地。苏联资深的军事家、原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把参谋部比喻为军队的“大脑”，套用这一说法，那么德军的“大脑”就在措森了。

措森在柏林以南约45公里，此地森林成片，河湖池渠密布，沼泽地散落四周。在森林边缘或是林间空地上，分散着一些小型别墅，如果不知底细的人从这里经过，准会以为这是德国中产阶级的别墅区。实际上，这些别墅式的房间都是德军高级参谋人员的工作室，其中有的房间用暗道与地下指挥中心相联。作为德军、尤其是陆军的神经中枢，措森的地下指挥中心不仅面积庞大，而且四周的防御工事体系修得相当坚固，使苏军攻克此地费了不少周折。

最先进抵措森地域的是雷巴尔科手下的坦克第6军。4月20日午夜至21日凌晨，坦克第6军的先头部队便与守卫此地域的德军交上了火。德军在通往措森的公路和铁路线上埋设了大量地雷，周围的森林和沼泽地又限制了坦克部队的机动，加上德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和有利的地形拼死据守，使坦克第6军至21日中午仍未能突破德军防御。军长米特罗法诺夫坦克兵少将心急火燎。

正在这时，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打来电话，不出米特罗法诺夫预料，雷巴尔科上来就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你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半天还没挪动地方？要知道过去的24小时之内整个集团军推进了30公里，现在12个小时快过去了，你前进了多少？”

米特罗法诺夫深知这位集团军司令员的脾气，所以听他连珠炮似的说完，然后不慌不忙他说：

“是的，集团军司令员同志，我军进展不如想象得快，可是，谁也难以想象我们遇到的困难。公路不能走，旁边不是泥潭就是树林，步兵又没跟上，我总不能止坦克兵们丢开坦克去冲锋吧？”

雷巴尔科最看重他的坦克，也最不能容忍部下胡乱对待坦克，因此米特罗法诺夫的最后一句话打动了他，口气缓和了许多。

“你告诉小伙子们给我好好照料坦克，别蛮干。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米特罗法诺夫得意地嘴角一歪：

“当然，我记得您说过的话，‘坦克就是我们的眼球’。至于说需要，最好马上派来步兵，这里必须要有步兵！”

“步兵我可没有，等我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后才能答复你。这样吧，我从第2梯队把机械化第9军调到你的右翼外侧展开，会对你有帮助的。就这样，再见。”

雷巴尔科放下电话，顺手拿起一份电报，这是科涅夫刚刚发来的，电文

中流露出方面军司令员的不满：

雷巴尔科同志，你们又在成单线推进了，一个旅作战，整个集团军都停着。我命令你们展开战斗队形，沿数条路线前进。

雷巴尔科又看了一遍，溉思片刻，招手叫来一位参谋，对他说：

“请记录下给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元帅的电报：我集团军部队已进抵措森地域作战。地形对我不利，我会竭尽全力展开部队，但非常需要跟进的步兵部队协同。”然后伸出一只手，接过笔和记录纸，飞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立即发出。”

这时科涅夫正在 50 公里之外，施普雷河东岸那幢两层小楼里，俯身在地图上，研究着方面军各部队的进展情况。总的来说，他对各部队几天来的进展还算满意。整个方面军已全部展开、右翼是两把尖刀——雷巴尔科和列柳申柯的两支坦克集团军，已深深地插入德军防御纵深，距柏林南郊不远了。中央是戈尔多夫将军的近卫第 3 集团军，几天来该集团军正在围攻德军在第 3 防御地带上的一个大的防御枢纽科特布斯城，把敌科特布斯集团逼到了施普雷河湾的沼泽洼地，一俟时机成熟就围歼之。左翼稍微有点麻烦，在德累斯顿方向，德军的疯狂反冲击，不仅阻止了科罗捷耶夫将军的第 52 集团军的推进，而且把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的波兰人民军第 2 集团军向北逼退了几公里。看来这个方向上的态势不容乐观。另外，在雷巴尔科和列柳申柯后面，大片地区是空虚的，在两支坦克集团军冲向柏林的过程中，它们无法同时完成别的任务了，例如完成对集结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至古本地域的德第 9 集团军主力的包围。如果不及时切断这股德军撤回柏林的通道，不仅对两支坦克集团军的侧翼是个极大的威胁，而且无疑会加大日后攻克柏林的困难。现在方面军的预备队中有刚刚到达的卢钦斯基中将指挥的第 28 集团军。看来已到了把该集团军投入战斗的时候了。不过，第 28 集团军目前位置落后坦克部队 110 多公里，要它及时赶上来一般的行军速度是远远不行的，必须强行军。

恰在这时，雷巴尔科的电报到了。雷巴尔科的请求进一步坚定了科涅夫的决心，很快，一份科涅夫签署的训令，通过电波传到了卢钦斯基的指挥部。训令写道：

命你部于今天夜间，搭乘调拨给你们方面军的汽车，以强行军沿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打开的通道前进，4 月 23 日日终前，集团军第 1 梯队应进至措森—巴鲁特地域。同时，派出 2 个步兵师，搭乘汽车，于 4 月 21 日日终前，集中于巴鲁特周围森林，封闭近卫第 3 集团军左翼与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右翼之间的缺口。

接到方面军司令员命令后，第 28 集团军立即行动，争分夺秒，昼夜兼程，先头部队步兵第 61 师，用了 11 个小时完成了 130 公里的行军，于 21 日傍晚赶到巴鲁特地域，并马上投入了战斗。第二天，步兵第 128 师和第 20 师也赶到措森、巴鲁特、托伊皮茨地域。及时把第 28 集团军投入战斗和该集团军各部成功的迅速推进，不仅堵住了近卫第 3 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之间 60 多公里的缺口，保障了冲击柏林的坦克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安全，而且通过步兵与坦克部队之间密切的协同，大大加快了坦克部队攻克德军重要防御枢纽和向柏林推进的速度。

21 日下午，科涅夫抓时间刚要睡一会儿，副官进来告诉他，雷巴尔科将军打来电话，坚持要方面军司令员亲自来接。科涅夫拿起听筒，立刻传来雷巴尔科欢快的声音：

“元帅同志，您大概想不到我现在在什么地方给您打电话。在措森，对，就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所在地，我面前就是已被炸毁和淹没的地下指挥中心。里面的人嘛，都跑光了，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查看，不过这并不重要了，因为现在由我们占领它。”

科涅夫睡意全无，棱角分明的脸上漾着由衷的微笑：

“祝贺你们取得的胜利，我将向最高统帅部提议对你们给予嘉奖！德军的‘大脑’都坏死了，它的躯干还能维持几天呢？现在柏林就在你的靴尖下面了，抬起脚，踏下去吧！”

“遵命，元帅！”科涅夫想象得出，雷巴尔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冲着话筒行了个军礼。

4月22日一整天，方面军右翼和中央各部队进展顺利，捷报频传。按惯例，各集团军司令员于当日日终后应向方面军指挥部报告战斗情况，参谋们根据报告把各部队的最新进展标在地图上，科涅夫根据报告和地图一方面向斯大林汇报，一方面给各集团军下达第二天作战指示。当22日深夜，科涅夫站在地图前，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各色符号、曲线、箭头时，眼前的图景令他振奋：

西面，两支红色的箭头几乎齐头并进指向紧挨着柏林城的波茨坦和勃兰登堡，一支是普霍夫将军的第13集团军，另一支是列柳申柯将军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他们占领的位置非常有利：向正北可以直接冲入柏林，向西北则可以迂回柏林，与从北向南迂回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会合，完成合围柏林的任务。而且，这两个集团军还切断了在易北河东岸作战的德第12集团军与柏林守敌之间的联系，使之难以回撤柏林。

柏林以南，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已把措森远远地抛在身后，在宽大的正面上进至泰尔托运河南岸，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的近卫第61师也紧跟雷巴尔科的部队，开到了泰尔托运河一线。这条运河是柏林城防御体系中的内围廓，也是德军赖以顽抵的最后一条坚固防线，突破了它，柏林将无险可守了。

东南地区，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经过两天激战，攻克了科特布斯城，粉碎了由德军3个师及其他零散部队组成的科特布斯集团，然后开始向北转弯，接近了在他以东地域的德第9集团军，而此时，来自邻邦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近卫第8集团军、第69和第33集团军也正从东北方向杀来，其先头部队的箭头与雷巴尔科、卢钦斯基部队的箭头，间隔不超过12公里。这样，两个大的包围圈的圆环在地图上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一个包围圈在柏林东南，处于包围当中的是德第9集团军主力及德第4坦克集团军的部分部队。这些部队由于集结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至尼斯河畔的古本之间，在苏联的地图上便为简称为法兰克福—古本集团。构成这个包围圈北半弧的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左翼部队，南半弧则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右翼部队。另一个包围圈包围的就是柏林守军本身。这个包围圈，从东南至西北的弧线上展开的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诸集团军，在东南部和西北部各相隔一个不大的缺口，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几个集团军已从另一面死死地封锁住了柏林。只等两大方面军的部队把那两个缺口堵上，对柏林及其附近德军的分割包围便告完成，剩下的就是消灭被围之敌了。以现在苏军的气势看，合拢包围圈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科涅夫很快整理好向最高统帅部的报告材料并先向斯大林作了口头报

告，然后等待最高统帅部的指示。23日凌晨，最高统帅部的训令送到科涅夫面前，上写：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元帅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元帅：

一、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务必于4月24日日终时完成对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合围，绝不能让其向柏林方向或西部、西南部方向突围。

二、鉴于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已前出至柏林南郊，自4月23日6时起，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新的分界线为：吕本——托伊皮茨——米藤瓦尔德——马林多夫——柏林城内的安哈尔特火车站。

“安哈尔特，安哈尔特……”科涅夫嘴里叨念着，手指在柏林市区图上慢慢滑动，终于，他在柏林市中心的萨尔兰德大街上找到了这个车站。同时他也发现，在这个车站以北仅隔两个街区，就是希特勒的帝国总理府。“就在这里呀，只要稍微伸伸指头，就捅到希特勒的老巢啦……”科涅夫的手指不经意地在帝国总理府上敲了两下。

“背叛！”

柏林，希特勒所在的地下室里，6月22日、23日两天，在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屈指可数的最后几天生命里，也算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盟军的空袭和苏军的炮击越来越猛烈，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以前，每天午饭前利用空袭的间歇，希特勒还能睡上一两个小时，可今天，从早晨开始，外面的爆炸声就没间断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离地下室所在的位置越来越近。只要外面的爆炸声不停止，希特勒是绝对睡不着觉的，就是躺在床上也不行。尽管他自己竭力掩饰着，但地下室的人都清楚，元首对轰炸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也许是因为在上一次大战中，当时还是传令兵的希特勒曾被炮弹震伤，一度双目失明；或是在去年7月20日，施道芬贝格上校放在会议室的定时炸弹，对他的刺激太大，至今仍心有余悸。反正每当空袭和炮击开始后，希特勒总是心神不定，烦躁不安，弄得他自己和身边的人都疲惫不堪。

神情疲惫的希特勒在地下室里神经质地走了一圈之后，终于坐在了椅子上。伸手从桌上拿起一个文件夹，打开翻了几页，又“啪”地扔回桌上。另一只手拉过一张地图，拿起放大镜看了一眼，便又放下了。然后按了按桌上的电铃，侍卫兵林格几乎同时出现在门口。

“人都到齐了吗？”

“是的，元首，将军们正在等您。”

4月22日的形势讨论会在柏林四处响起的轰轰爆炸声中开始了。如果说这次会议与以往2000多天的战争日子里同类会议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是这类会议的最后一次。克雷布斯将军照例先完成他的“苦差事”——汇报战况。前线的情况越来越糟，能让大家、特别是元首感到安慰的消息几乎没有。更可悲的是，尽管前线现在离柏林都很近，有些地段已在柏林城里，可是要了解各处的真实情况却很难。惊慌失措、疑神疑鬼、夸大其辞以及阳奉阴违的言论，都使近在咫尺的战线反而变得扑朔迷离。所有这些，如实对元首讲吧，肯定会招来他铺天盖地的责怨和辱骂，不讲吧，身在其位就得尽其职。而且元首那富于幻想的脑袋里还不断冒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让人哭笑不得的主意，更让夹在中间的陆军总参谋长左右为难。所以每次的形势讨论会对克雷布斯来说，都是一场精神和肉体的煎熬。

看到希特勒在他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克雷布斯开始汇报：

“陆军总参谋部自20日撤离了措森后，已在波茨坦重新与各部队建立了联系。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目前的局势仍向对我不利的方向发展……”

希特勒突然打断克雷布斯的话：

“没有施坦因纳将军的消息？他的部队转入反攻了没有？我一整夜都牵挂这件事情……”

这个问题正是克雷布斯今天害怕元首提及的问题之一。针对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迅速从东面接近柏林，希特勒曾制定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他要求党卫军的施坦因纳将军率领一个紧急拼凑起来的特别战斗群，从柏林以北，向朱可夫暴露的右翼进攻，像关拉门一样，把苏军从东北方向迂回柏林的主力部队挡在其先头部队打开的突破口之外。这次行动如获成功，不仅能截断柏林东北部苏军的联系，而且还会迟滞朱可夫从东面向柏林的进逼。希特勒对这次行动寄予极大希望，不仅亲自向施坦因纳下达任务，而且还给了他一把“尚方宝剑”：任何军官如果不是不遗余力地执行这一命令，都要逮捕，立即枪毙。他要克雷布斯把能得到的每一个人都投入到施坦因纳的队伍中参战，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施坦因纳虽然第一次受到元首的如此器重有点受宠若惊，但他毕竟不是傻瓜，手下这些临时拼凑的部队，士气低落、缺少枪支弹药，以此去攻打朱可夫斗志正旺的部队，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更何况，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在北面开始强渡西奥得河，很快就要从背后冲过来，这时再按希特勒的指示发动进攻，那才是愚蠢之极呢。所以他表面上做出积极准备决一死战的样子，实际上却在拖延时间。直到克雷布斯来开形势讨论会之前，仍然未见施坦因纳的动静。

好在希特勒问这个问题时，眼睛只是在克雷布斯脸上扫过，然后紧盯着党卫军首领希姆莱派到这里来的联络官菲格莱因中将。显然，希特勒觉得，党卫军的事还是要找党卫军的人来回答。菲格莱因是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勃劳恩的妹夫，只可惜他没能活到4月30日希特勒与爱娃举行婚礼的这一天，否则他与希特勒又该加上一层亲戚关系了。对希特勒的突然提问，菲格莱因全无准备，但他很快镇静下来，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替施坦因纳打起了掩护：

“我的元首，请您放心，我与施坦因纳将军通了话，他的进攻已经开始，而且正如您所预料的那样，进展顺利。”

也许是菲格莱因开始的慌乱引起了希特勒的怀疑，他对施坦因纳开始进攻的消息不大相信，阴沉着脸对站在身后的林格说：

“接通空军总参谋长科勒尔将军电话，让他派人迅速核实一下，马上向我报告。”说完，又盯着克雷布斯：“第9集团军怎么样了？”

“第9集团军仍在法兰克福至古本一带地域抵抗着敌人的进攻。只是，他们已面临……”克雷布斯差一点说出“苏军合围”，话到嘴边，马上改口，“已面临与柏林失去联系的危险。所以海因里奇将军请求放弃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把部队撤回柏林。”

“告诉海因里奇，我同意，不过不能把大炮留给俄国人，要带到柏林来。”希特勒喘了一口气，“否则，就守住现在这条战线。”

克雷布斯初听希特勒同意海因里奇后撤，心里一阵高兴，因为第9集团军实际上很快就要被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合围了。可是当听到带着所有重武器一起撤退后，克雷布斯一下子泄气了，耳边似乎又响起了上午海因里奇

在电话里发的牢骚：

“元首的命令越来越不现实了！根本无法实现，干脆把我这个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官撤掉吧，这样，我至少可以以普通士兵的身份，手持冲锋枪投入战斗！……”

“现在谈谈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吧。”希特勒的话打断了克雷布斯的回想。约德尔站了起来，因为西线的战事归他负责，第12集团军目前正在柏林西南，防守着易北河一线。

“温克将军的正面目前还没受到敌人的进攻。西方国家的军队正向易北河推进，但似乎有些犹豫不决，观望等待。在第12集团军的侧后，苏军的一个坦克集团军正快速向波茨坦推进，意图是想包围柏林。温克将军有可能被这支坦克部队从背后切断与柏林的联系……”约德尔也是小心翼翼地选择着措辞。

“应该让温克调转作战正面，向东与俄国人作战。他要与第9集团军会合，形成一只铁拳，对进犯柏林的俄国人给以粉碎性的一击！”

与会的几位将军被希特勒的这一大胆的想法，惊得面面相觑，张口结舌。且不说第12集团军并不是一个战斗力有多强的集团军，能不能冲破苏军道道阻拦与第9集团军会合，就是能如愿以偿完成会合，在历经苦战之后还有多大力量解救柏林，更是天知道了。希特勒看到将军们心有疑虑，又说：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已做出了最后选择，我要留在柏林。”

约德尔、克雷布斯、凯特尔以及菲洛莱因等人都一起劝希特勒是否能重新考虑他的选择。正在大家七嘴八舌之中，电话铃响了，林格拿起电话听了一下，马上把听筒递给希特勒：

“元首，科勒尔将军的电话。”

大家一听是科勒尔立即安静下来，也紧张起来，不知道科勒尔是如实报告施坦因纳根本没有开始进攻呢？还是也加入蒙骗元首的行列。

希特勒拿起听筒，听着听着，先是脸上的肌肉抽动几下，然后是左臂剧烈地抖动起来，因失眠少觉而红红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凶光，恶狠狠地站在他前面的每个人脸上扫来扫去。最后，他把听筒往桌上一摔，咆哮起来：

“背叛！无耻小人的背叛！没有比这更卑鄙更无耻更罪恶的背叛了！我被人出卖了，德国被人出卖了。你，菲格莱因，还有你，克雷布斯，你们大家都在合谋对我隐瞒实情！那个该死的施坦因纳，根本没有开始进攻，没有！而且科勒尔说，至少到今天晚上他也不会开始。这种同面还叫我怎么指挥战争！战争，这场战争算是输了！输在东线一系列卑鄙的背叛上！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还坏的做法，让我看到它，知道它，容忍它，还不如给我的脑袋来一颗子弹！”希特勒脸涨得发紫，额上斜梳的头发，在剧烈的抖动中滑下来，几乎遮住了那对红得快要滴血的眼珠。希特勒歇斯底里喊叫完，站起身，以平时少有的快步，跌跌撞撞走出了地图室，朝卧室走去。

众人都不止一次见过元首发脾气，但像这次如此猛烈还真不多。所以希特勒咆哮时，所有人都垂首肃立，不敢看他，更不敢解释。直到希特勒忿然走出门口，众人才突然清醒过来，林格和希特勒另一个高级侍卫官根舍少校最先追出去，走廊里传来他们的喊叫：

“我的元首，您可别生气……”

凯特尔、克雷布斯、约德尔、鲍曼等人也急忙跟出来，朝希特勒的卧室

拥去。而希姆莱的联络官菲格莱因、里宾特洛甫的联络官赫维尔、戈林的联络官贝罗上校、邓尼茨的联络官伏斯将军则分别扑向电话机，向各自的主人报告这可怕的消息。赫维尔带着哭腔告诉里宾特洛甫：

“元首知道施坦因纳还没开始行动后，他受不了了，精神崩溃了——他，他要把自己打死！”

于是，希姆莱、里宾特洛甫、邓尼茨又从各处给元首打来电话，希姆莱在痛斥了施坦因纳的行为后，表示愿意把归他自己掌握的最后一支党卫队派往柏林；邓尼茨则告诉希特勒海军是可以信赖的，完全有能力担当起保卫柏林的任务；里宾特洛甫则乘机建议通过外交途径解除危机……希特勒照例又对这些人发了一通牢骚，不过远不如刚才激烈了。之后他叫通讯兵米施接通了戈培尔的电话。

“戈培尔，我现在向你口授一份我的声明，你赶快公布出去。你告诉德国人民，我已经决定留在柏林，誓与柏林共存亡。我相信，柏林是个摧不破堡垒。”他停了停，换上一种较为亲切的语气，“博士，我现在觉得呆在地下室里很孤独，如果你能搬来住……”

戈培尔马上接上说：“我明天就搬到地下室去，不光是我，还有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我和家人将永远和您在一起！”

希特勒举着听筒半天没说话，直到戈培尔急切地又问了一句：“我的元首，您听清了吗？”他才感激他说了句：

“谢谢。”

傍晚，希特勒刚刚恢复了平静，党务部主任鲍曼拿着一封电报来到希特勒的卧室。

“我的元首，戈林元帅打来电报。他要……您还是自己看吧。”

希特勒戴上眼镜，接过电报一看，刚刚熄灭的火气一下子又冒起来了。戈林写道：

我的元首：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不知您目前是否同意我按您 1941 年 6 月 29 日的命令代表您立即担任全国领导，享有对内对外完全的行动自由？假如在 22 点得不到您的答复，我将认为您已失去了行动自由，您的指令所规定的条件已经成熟，我将为人民和祖国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了。

忠实于您的赫尔曼·戈林

希特勒把电报往地下一扔，用沙哑的嗓音对戈林破口大骂。一旁的鲍曼抓紧机会推波助澜：

“帝国元帅这明明是要争夺领导权，为自己捞取谈判的政治资本！我的元首，我听说他的计划是飞往西方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那里，您想想，到了那里他除了出卖德国的利益还能干什么呢？”

“你马上给戈林回电。这样写：‘1941 年 6 月 29 日的指令什么时候生效由我决定。禁止你所开始和尚未开始的有关谈判活动。按你的所作所为本该处以死刑，但因为你曾做出主贵贡献，如你自愿放弃自己的职位和头衔，我将不予起诉。否则，我将不得不采取其他行动。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看了一遍电文，抖动着笔潦草地签上名字，交给鲍曼。鲍曼刚要走又被希特勒叫住：

“再办两件事，一件，在戈林同意辞职后，把他和他的亲信软禁起来，如果他要出走就采取断然措施；另一件，给格莱姆将军发电，令他立即从慕尼黑飞来柏林，我要任命他接替戈林。”

鲍曼恭恭敬敬地立正，退了出去。在走廊上正好碰到希特勒的医生莫勒尔，鲍曼抑制不住喜悦地向医生扬了扬手中的记录纸：

“一会儿来我这儿喝一杯，今天可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戈林完蛋啦！”

胖胖的莫勒尔闪在一边，给也是肚大肩圆的鲍曼让路，看着鲍曼迈着与他肥硕的身躯不大相称的轻快步子一溜风地走远，医生莫明其妙地摊了摊双手。

莫勒尔每天都要给希特勒注射咖啡因，深受轰炸骚扰和失眠之苦的希特勒，也越来越要靠药力来保持精力。不过今天除了打针之外，希特勒还向莫勒尔要了别的东西。注射完之后，希特勒一边穿衣袖一边说：

“医生，我跟你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莫勒尔迟疑了一下，还是打开了手提箱内的一个小包：

“是的，我的元首，在这里。”说着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黄色的小铜管放在手心上，托到希特勒眼前。

希特勒拈起小铜管凑近眼前看了看，用小拇指轻轻从铜管一端一顶，一个小玻璃瓶露了出来，瓶的一面画着一个白色的骷髅，希特勒把小瓶放在鼻尖下闻了闻，一股淡淡的苦杏仁味立即飘进鼻腔。他把小瓶又推回铜管，轻轻放在桌上。

“这么一个小瓶，真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吗？”希特勒有些将信将疑。

“千真万确，我的元首，这是氰化钾，剧毒品。”

“它发生作用时，人有没有痛苦，会不会要受长时间折磨？”希特勒仍不放心。

“不会的，这里的剂量足以立即置人于死地……”

“好吧，医生，把你带来的都留下吧。”希特勒用手指了指桌上的小铜管。不知怎么的，他脑子里老是回旋着莫勒尔医生的声音：

“……置人于死地……”

第六章 钢臂轻舒断东西

斯大林给朱、科两人限定了分割包围德军的期限

在4月22日希特勒第一次提到德国战败并于狂怒之下准备自杀以后的几天中，柏林及其周围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的三大方面军从北、东、南三面压向柏林，昼夜不停地缩短着它们与柏林之间的距离。北面，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经过数天泥水之中的苦战，终于在4月25日全线突破德军西奥得河防线，在柏林以北、沿着与柏林平行的方向，向西推进。尽管这个方面军没有直接参加进攻柏林城，但它的行动极大钳制了此地区的德军向柏林转移。东面，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基本上分成了四大集团：突击第3集团军、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和第47集团军从北面到西北面迂回包围了柏林，而第61集团军和波军第1集团军则在这3个直接迂回包围柏林的集团军右翼，担任掩护其侧翼的任务，成功地把希特勒寄予厚望的施坦因纳集团挡在了柏林以北；直接从东面进攻柏林的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其中近卫第8和近卫坦克第1两个集团军又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完成强攻柏林的任务，另一部分则与第3集团军一起，执行从东南迂回包围柏林和分割柏林及附近地区德军的任务。由于这部分苏军的快速推进，柏林守军与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联系被切断了，两大包围圈基本完成；位于方面军左翼的第69和第33集团军，全部投入了包围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行动。在南边，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基本上是一分为四：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主力从正南进攻柏林，部分部队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一起参加分割德军为两大集团的行动；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则直插柏林西南，从西南至西面包围柏林；第13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向西直扑易北河；第52集团军和波军第2集团军则向更靠南的德累斯顿方向发展进攻。可见，苏军的三大方面军全面开花，易北河以东、奥得河—尼斯河以西，几乎没有一块平静的土地了。德军被分割、压缩在几块不大的地域之内，要想改变态势已无可能了。下一步，苏军将迅速合拢包围圈，一只手扼住柏林，一只手擦住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然后用力收拢五指，捏紧、再捏紧。

当然，收拢五指的过程并非轻而易举。苏军越接近柏林，德军抵抗得越是猛烈。在消除包围圈上的最后两处缺口，完成合围的最后阶段，苏军仍要经过一番苦战，付出极大代价。

前面说过，斯大林在4月22日曾给朱可夫和科涅夫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不得迟于4月24日日终时完成对敌柏林集团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包围。要完成这一任务，两大方面军的部队要在两天内堵死包围圈上仅存的两处缺口。这两处缺口，一个在柏林东南，一个在柏林西北。柏林东南的缺口，是德军柏林集团与法兰克福—古本集团之间剩下的唯一通道，消除了它，既切断了德军两大集团的联系，又可同时完成对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包围，可谓一举两得。因此争夺这一缺口对双方来讲都是命运攸关的事情，攻的一方要趁热打铁，志在心得；守的一方会竭力顽抗，拼死一搏。

柏林东南的地形，对防守的德军有利。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之间，至少隔着两大障碍：横在乌克兰方面军脚下的是柏林南面的泰尔托运河，而挡住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前进的是穿柏林而过的施普

雷河。泰尔托运河别看仅仅是一条人工河流，可它对阻挡苏军的作用远远超过比它宽大若干倍的天然水障碍。运河河面宽 40—50 米，水深 2—3 米。运河两边的河岸，是呈 40° 角的斜坡，而且用混凝土浇灌，垂直高度达 3 米，平滑如镜，极难攀登。河北岸，德军预先修筑了堑壕、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坦克和自行火炮掩体等。有一个地段上，河北岸上是一堵横亘的墙壁，高 2 米以上，厚达 1 米，既无窗户又无门，高高地仁立在运河边，远远望去，犹如一座中世纪的要塞城堡。只是凑近才能看清楚，墙壁上被精心凿开了一个个方形小孔，机枪、步枪和火箭发射器从孔中露出，黑洞洞枪口对准对岸，阴森之中充满杀机。运河上原有的桥梁，有的已经被炸毁，残骸散落水中；有的虽然还保留着，可仔细一看，一根根连着炸药包的导火索和电线，从桥下、桥栏和桥面伸向北岸。看得出，德军已把运河看作能挡住苏军的最后希望了。

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必须渡过泰尔托运河。这不仅由于过了运河之后才可进入柏林市区，而且只有渡过运河才能与来自东北方向的友邻方面军的部队会师。所以，对科涅夫来说，泰尔托运河是明知难渡又不能不渡的一道险要的水障碍。

早在 4 月 22 日，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 6 和第 7 军已推进到泰尔托运河南岸。这条小运河，根本没被率领着铁甲雄师跨越千山万水打到柏林的雷巴尔科将军放在眼里，当第 6 和第 7 军军长请示如何行动时，雷巴尔科轻蔑地哼了一声：

“这还用问？不过是一道小沟，跨过去！”

两位军长答应得也很干脆。可两个小时后，他们不得不用有点沮丧的语气报告，敌人凭借构筑得非常坚固的工事抵抗得很顽强，在没有步兵的帮助下，光靠坦克看来无法突破运河北岸德军防线。雷巴尔科二话没说，放下电话便坐着坦克来到河边，实地一看，他知道军长们没有夸大其辞，自己这回算碰上硬骨头了。他当即把情况报告给了科涅夫，科涅夫听完后，给雷巴尔科下了道出乎他意料的命令：

“既然无法从行进间渡过运河，那就命令部队原地待命。我给你一整天的时间做强渡准备，4 月 24 日早晨你再发动进攻，届时我将到达你的观察所。至于步兵和炮兵支援，我会尽力想办法。”

放下电话，科涅夫立即与第 28 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将军取得联系。

“喂，卢钦斯基将军，请告诉我你那里哪个军能去帮雷巴尔科一下？他的坦克被阻在泰尔托运河了。”

“巴季茨基将军的第 128 军距泰尔托运河最近，我看他可以去支援雷巴尔科。”

“就这样定了，你马上命令巴季茨基不得迟于 23 日中午 12 时把部队集中于运河一线，24 日早晨与雷巴尔科的坦克兵一起强渡。”

科涅夫又紧急命令突破炮兵第 10 军军长科茹霍夫将军，把其指挥的 2 个突破炮兵师和 1 个野战火箭炮兵师，与不属于其编制的 1 个炮兵师，火速开往泰尔托运河，转隶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司令员指挥。科茹霍夫虽然从科涅夫的语气中听出元帅的这一决定事关重大，可还是小心翼翼地道出了自己的担心：

“元帅同志，您说让我们 24 小时之内完成变更部署并立即投入强渡运河的战斗，对吗？”他在“24 小时”上特别加重了音调。

“对，只能给你 24 小时。”科涅夫斩钉截铁。

“可元帅同志，我们现在距泰尔托运河可有 150 公里远哪！150 公里就是飞也得飞一段时间呀。”

“你就得想办法‘飞’过去。你说吧，除了你们已有的运输工具外，还差多少部汽车和牵引车？”

“大约 1000 辆吧。”

“好，方面军马上给你派去你所需要的汽车。记住，24 日晨，你们应当占领发射阵地，保障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的部队强渡！那天我会亲自到场。”与此同时，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也在为分割包围柏林及附近地域的德军创造着条件。其中克服施普雷河这道水障碍是一切条件的基础。施普雷河自东南向西北流经柏林附近地区，并从柏林城内穿城而过。无论是与乌克兰第 1 方面军会师还是攻打柏林市区，都少不了要先和这条河打交道。施普雷虽不像泰尔托运河那样几乎全身披甲，但由于它也是从东南方面抵挡苏军进攻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甚为德守军所倚重。为了完成最高统帅斯大林下达的任务，朱可夫准备双管齐下，确保 24 日日终时切断德军两大集团之间的联系。如何顺利完成这项任务，同时又不影响攻打柏林的速度，朱可夫自有他的考虑和妙计。他的部队是最先从不同方向进入柏林城郊作战的，当进入已被炸得几乎变成一片废墟的城镇之后，在野外作战中大显神威的坦克大部队，作用大大降低，倒塌的房屋、狭窄的街道不仅影响了坦克部队发挥自己的最大特点——快速、机动，而且极易受到藏在暗处敌人的袭击，这条经验朱可夫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就从德军的失败中总结出来了，并在以后指挥攻打一系列大城镇中反复得到验证。因此，当他的部队从东南面进入柏林郊区、尚未渡过施普雷河时，他便及时发布命令，把坦克第 9 军转隶给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突击第 3 集团军，坦克第 11 军转隶给别尔扎林将军的突击第 5 集团军，1 个坦克旅转隶给崔可夫将军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并要求将坦克和坦克分队编入步兵的强攻分队，意在一方面用坦克加强步兵的冲击力，同时又使坦克能在复杂的城市作战条件下得到步兵的有效保护。因此，来到施普雷河岸边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突击第 5 集团军和近卫第 8 集团军部队，既不是像科涅夫那里坦克部队在河边等待步兵跟进，也不是步兵没有坦克部队的加强单独渡河。同时，他还计划打德军一个措手不及，准备把方面军预备队第 3 集团军投入柏林东南方向，与骑兵第 2 军一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命令近卫第 8 集团军分出自己左翼部分兵力，向柏林东南方向发展进攻，以便在另一地域再次完成一次切断。

两位元帅运筹帷幄，德军两大集团将成瓮中之鳖。

48 小时之内的三次伟大会师

4 月 24 日 6 时 20 分，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和第 28 集团军的 2 个步兵师，经过 55 分钟的炮火准备，开始强渡泰尔托运河。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派出 3 个军，即近卫坦克第 6、第 7 军和机械化第 9 军，在步兵的协同下，于 4—5 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实施强渡。为保障强渡，3 个突破炮兵师和 1 个野战火箭炮兵师，日夜兼程 150 公里，赶到运河南岸占领了发射阵地。这样，在突破正面上便集中起了 1420 门火炮和迫击炮，每公里正面

上的平均火炮密度为 315 门，其中用于直接瞄准射击的 45—122 毫米口径的各式火炮每公里 90 门。

火炮准备尚未结束，科涅夫便赶到了雷巴尔科的前沿观察所，但观察所的视界不够宽阔，科涅夫向左右和身后看了看，指着侧后方一座 8 层高灰色的楼房说：

“走，到那上边去看看。”

雷巴尔科连忙劝阻：

“那里视界虽好，但恐怕不大安全。河对岸的敌人经常用冲锋枪、机枪朝楼上射击……”他还没说完，科涅夫已经转身走出了观察所，大步朝楼房走去。雷巴尔科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跟了上去。

科涅夫、雷巴尔科等人登上楼顶，苏军的炮火准备已经结束，各强渡先遣支队乘着小船、皮艇、强击舟等渡河器材开始冲向北岸。科涅夫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强渡情况。他看到，苏军的强渡开始比较顺利，有几支先遣支队已经奋力登上对岸，沿着混凝土的陡坡往上爬。终于，一个、两个……第一批苏军战士登上了河堤，并立即向纵深扩大登陆场，河面上，第二批苏军也已开始渡河了。看来一切似乎很顺利。突然，对岸枪声大作，坦克炮发射的炮弹落地爆炸的声音连成一片。德军像是突然清醒过来，从一堵堵被炸塌的高墙后面，从街道两旁的屋角，从看不清的暗堡和战壕，向已经登岸和正在渡河的苏军进行疯狂的射击。登上河堤的苏军被德军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正在爬陡坡上的战士纷纷滑落翻滚到河里，正在渡河的部队全无保护，完全暴露在德军火力之下，不少人中弹落水，鲜血在绿色的河水中画出一缕缕红线。雷巴尔科拧紧眉毛，冲着身后的一位参谋喊道：“告诉近卫坦克第 6 军，再次组织强渡，不能间断！”科涅夫也猛地放下望远镜，紧绷着脸：“命令炮兵部队压制敌人火力，除了打他们的前沿之外，还要打纵深！”科涅夫的话音还没落，从对岸飞来一串子弹，“噗噗”，打在科涅夫身后的烟筒上，溅起一团灰土，落了科涅夫和雷巴尔科一身，两人谁都没躲，也没掸身上的灰土，又站在楼顶护墙旁继续观察运河方向的情况。苏军在炮火的支援下接连不断地向北岸展开冲击，德军也在坦克的配合下一次次地进行反冲击，双方士兵常常在河堤上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德军中除了正规军外，还有一些参加国民自卫营的青少年和老人，这些人往往流着眼泪向苏军冲击。激烈的强渡运河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到 24 日中午，苏军在近卫坦克第 6 军地段上首先获得突破，工程兵部队抓住时机架好了两座舟桥，雷巴尔科命令近卫坦克第 7 军、机械化第 9 军及尚在南岸的部队紧随近卫坦克第 6 军渡河，渡河后即向两翼及纵深迅速展开。到日终时，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部队，突破了泰尔托运河，在河北岸向前推进了 2—3 公里，从南面摧垮了德军掩护柏林市中心区的防线，离最高统帅给他们确定的与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部队作战分界线的终端——柏林市区的安哈尔特火车站，又靠近了一步。

也就是在这天，机械化第 9 军中的第 70 和第 71 旅，遵照科涅夫的命令，离开军主力的进攻方向，转向东面，朝施普雷河西岸的布科方向实施突击。因为从前一天的无线电联络中得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部队已经在不少地段上横渡了施普雷河，这两个旅的行动，既是配合友邻方面军部队的强渡，也是为了完成期待已久的两大方面军的会师。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 4 个集团军自 4 月 22 日晚便陆陆续续逼近了施普雷河。这 4 个集团军从上游到下游依次为第 3 集团军、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

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突击第 5 集团军。由于施普雷河下游斜穿柏林市区，德军的防御兵力部署也是越往下游越密集。因此，当 23 日各集团军的先遣部队在不同地段上开始横渡时，遇到德军反抗最强烈的是突击第 5 集团军的部队和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

突击第 5 集团军所属近卫步兵第 60 师的近卫步兵第 177 团第 1 营，奉命于 4 月 24 日 11 时通过施普雷河上的一座石桥。该营的 3 个连利用铁路设施作掩护隐蔽地来到了桥头。营长乌斯季诺夫大尉把 3 个连长和工兵排召到身边，指着石桥说：

“ 侦察兵刚刚报告说，守桥的敌人大约有 1 个步兵连，配备有 3 挺轻机枪和 2 门自行火炮。桥上没有发现埋雷，但你们看，桥栏上一根根电线导火索说明敌人已放好了炸药，随时准备炸桥，我们只有出其不意地冲过去，然后切断电线才能保住石桥。这桥看起来挺结实，留着它对我们后面的部队会有用的。”看到大家纷纷点头，乌斯季诺夫马上下达了命令：“ 2 连和 3 连以所有轻重兵器对准敌人的发射点猛烈射击，无论如何要压制住敌人的火力。1 连直接从桥上发起冲击。工兵排负责切断电线，防止敌人炸桥。明白吗？行动吧。”

经过简短的准备后，乌斯季诺夫一声令下，2 连和 3 连的步枪、轻、重机枪、反坦克枪和 82 毫米迫击炮及 45 毫米火炮一齐向对岸德军阵地打去，第 1 连在连长卡巴科夫的率领下冲上桥面。对面的德军开火还击，冲上桥的不少战士中弹倒下，有的从桥上落入水中。但苏军仍一边还击一边往前冲。刚刚冲过桥，就见几十名德军跃出战壕大喊着扑了上来，双方立即混战成一团，两边的支援火力怕伤害自己人只好停止了射击。混战在一起的敌我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刺刀、匕首、铁锹，甚至拳头、牙齿，全都用上了。就在这时，工兵排长博伊特曼带着 5 个工兵迅速冲上桥面切断引爆线。也许德军也觉得这座石桥对自己有用，因此并不急于炸毁它。当他们发现苏军工兵的行动时，立即向桥面开火。2 名工兵当场牺牲，剩下的 4 人包括博伊特曼全都受伤。但工兵们并没有撤下来，他们匍匐在桥面上，一个桥栏一个桥栏地切断引爆线，清除炸药。眼看三分之二的桥栏上的引爆线已被切断了，可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嗡嗡的马达声，刹那间十几架德军战斗机飞临石桥上空，盘旋一圈后开始轮番对桥面和桥下的第 1 营阵地狂扫，桥上的工兵完全暴露在空中和地面的交叉火力网中，没过多久，除了博伊特曼之外，另 3 名工兵相继牺牲了。此时的博伊特曼已多处受伤，鲜血顺着脸颊淌下，染红了脖颈和前胸的军衣。但他还是一点一点地向前爬去，终于爬到了倒数第二根桥栏下，费了很大力气，支撑起上半身，切断了引爆线，博伊特曼倒在桥面上再也没有动一动。

乌斯季诺夫看到这一切，既痛心又着急，他命令工兵排再上。可是没等第二批工兵冲上桥，只听一声巨响，那边最后一段桥面塌落在水中，看得出，德军为苏军不顾一切的顽强精神吓坏了，急忙炸毁了唯一没被切断引爆线的那节桥梁。乌斯季诺夫又把第 2 连投入冲击。2 连的战士们把圆木和木板铺在被炸毁的桥梁上，冲到对岸。傍晚全营都已过河。但德军守桥的兵力绝不止一个连，附近德军也赶来增援，第 1 营被包围在河对岸。激烈、残酷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夜，直到 25 日晨，师主力部队开到，并从行进间通过石桥后，才打退了德军对第 1 营的围攻，这时，全营只剩下 12 个人了……

在近卫第 8 集团军行动地域内，苏军的强渡进行得比较顺利，虽然某些

地段上德军也进行抵抗，但对苏军进攻部队并未造成严重妨碍。苏军推进神速，先遣支队大胆深入，使德军在施普雷河沿岸防线，许多是在苏军先遣部队奇袭情况下被突破的。一旦形成突破，主力部队和主要技术兵器便紧跟着渡运过河，然后立即投入新的突击。真正形成了奇袭——渡河——新的突击，相连不断，一气呵成。而朱可夫不失时机地把原来作为方面军预备队的第3集团军投入强渡施普雷河，更是出乎德国守军意外，他们甚至根本弄不清突然出现在他们当面这支新锐部队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调来的。

突破施普雷河之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4个集团军迅速向柏林东部及东南方向发展进攻，突击第5集团军24日这天已在柏林东市区的西里西亚火车站一带作战。鉴于该集团军向柏林市区推进得最快，朱可夫遂任命集团军司令员别尔扎林中将为柏林警备司令，近卫第8集团军与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一起，一面继续突击柏林市区，一面向柏林东南方向推进，其近卫步兵第28军部队攻克了古格利尼克和邦斯多夫城之后，24日继续向西进攻。10时30分左右，前锋部队忽然发现前方森林里驶出几辆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急忙用规定的联络方法发出信号，对方马上予以确认。这样，在柏林东南的邦斯多夫地域，两大方面军的两支部队——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近卫第8集团军所属的近卫第28军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所属的机械化第9军第71旅——首先胜利会师。之后，两大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在同一天，又在布科、布里茨地域会合。

这次会师意味着德军柏林集团与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属于后一个集团的德第9集团军主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已陷入苏军的合围。

同样具有戏剧性的另一次会师4月25日在柏林西北的凯钦出现了。

这天上午，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第47集团军所属的第328师正在凯钦地域由北向西南进攻，他们当面是德第12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这支部队正奉该集团军司令官温克将军的命令向东运动，希图与德第9集团军汇合一处，共解柏林之危。当然温克也是在按希特勒的指示行事，但他当时还不知道德第9集团军也被包围了。因此，他的部队仍顽强地向东边战边推进。第328师感到了压力。正当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对面的德军忽然放弃阵地，丢掉大批重型兵器，仓皇退出战斗向西撤去。步兵师的军官们开始不敢贸然下令追击，可是没多会儿，他们从望远镜里突然看到约有两个旅的坦克从南向北高速冲来，坦克上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百多辆坦克如一道钢铁洪流，奔腾向前，履带的隆隆声在沼泽平原上似滚雷回荡。步兵们看到是，自己的坦克部队，纷纷跳出战壕，举臂欢呼。几辆开在前头的坦克停了下来，一辆坦克的炮塔盖打开，一位戴着黑色坦克帽的军官露出半截身体，朝着这边高喊：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步兵第328师。第47集团军，佩尔霍罗维奇将军的部队。”这边有人高声回答。

那军官马上问：“这么说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兄弟了？”

“说的对。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列柳申柯将军的部队。”坦克兵军官颇带几分自豪。

“这么说是属于马克兰第1方面军的啦？”

“完全正确。”

“那就是说，咱们完成了从西边包围柏林的任务了？”

“完全正确！”

坦克兵们和步兵们高兴地鸣枪、鸣炮以示庆祝。他们的确应该庆祝，他们的会师意味着苏军已经封上了柏林与外界联系的最后一个陆上缺口。

庆祝凯钦会师的枪、炮声尚未停息，第三个伟大的会师又实现了。不过，它不是苏军不同方面军之间的会师，而是不同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军队之间的胜利会师，因而更具有历史意义。

为这次会师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当首推美国第 12 集团军步兵第 5 军第 69 师的罗伯逊中尉。据他自己后来跟《真理报》记者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4 月 24 日那天，罗伯逊中尉带着一个侦察小组乘坐一辆吉普车在易北河西岸的托尔高城地域进行侦察。当时，苏军已占领了易北河东岸，与托尔高城隔河相望，由于盟国之间曾商定易北河是苏军与西方盟军的作战分界线，所以尽管苏军距托尔高仅 200 米远，但仍然没有过河攻占该城，而只是对其实施炮轰。加之城内驻有德军，所以美军方面也曾下令不得擅自入城。当罗伯逊他们来到城外时，发现并未遇到德军的拦击，而且城中也不像驻有大批德军的样子，罗伯逊中尉在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驱使下，违抗命令，决定开进城去看看。

他们开车进入托尔高城，除了苏军从对岸打过来的炮弹外，他们并没遇到更大的危险。看样子德军刚刚撤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弹药。如果不把一些伤兵算在内的话，这座城市实际上已经是一座非武装城市了。为了及时把这一点告知对岸的苏军，让他们不必再浪费炮弹了，罗伯逊把车开进一个被放弃的战俘营。他们从绳子上扯下一条白床单，又从战俘营的药房里找来红、蓝药水作颜料，画了一面星条旗。然后来到城中的一座塔楼上，把这面自制的美国国旗挂了上去。尽管这面旗帜简陋粗糙，但还真管用，河对岸的苏军炮兵发现这面旗子后立即停止了炮击。

罗伯逊中尉回到师里，把自己的行动向上司作了报告，以为会立功受奖，设想到师里将他以“违抗命令”为名逮捕，关在禁闭室里。幸好师里把情况及时向集团军指挥部作了汇报，集团军司令霍奇斯将军对罗伯逊中尉的这种主动精神大加赞赏，当即打电报向他表示祝贺，称赞他在复杂的情况下采取了成功的行动。将军的电报在单人禁闭室里向罗伯逊宣读之后，对他的禁闭随即解除，不过，这几小时的禁闭却令罗伯逊终生难忘。

第二天，25 日，受到鼓励的美军官兵，在托尔高地域，从几处跨过易北河，与对岸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 5 集团军部队胜利会师。两国官兵用互换礼物来表达他们的喜悦和友好情谊。美国人用来交换的是香烟、巧克力和口香糖，苏联人回赠的是伏特加、腌咸肉和肩章上的星徽。这种表示友好的方式也影响到了双方战地最高指挥官，盟军第 12 集团军群司令官布莱德利将军与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元帅会面后，布莱德利赠给科涅夫一辆美国产的崭新吉普车，科涅夫则回赠布莱德利一匹马鞍上绣着金星、经过良好训练的顿河牡马。

易北河会师，使德国被拦腰分为两截，北部有已经陷入合围的德军柏林集团、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等，南部有尚在苟延残喘的德“中央”集团军群。对柏林来说，这次会师无疑意味着在一个小包围圈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大包围

圈。

第七章 网绳铮铮鱼自死

绝望的突围

分割包围了德军柏林集团与法兰克福—古本集团之后，苏军立即开始消灭被围之敌。按照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意图，在继续攻打柏林的同时，首先要消灭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因为有迹象表明该集团正准备向西北突围，以与柏林集团会合。若让德军这一企图实现，无疑将极大地增大攻克柏林的困难及代价。法兰克福—古本集团虽已陷入包围，但这仍然是一只善斗且能斗的“困兽”。它包括有 11 个步兵师、2 个摩托化师和 1 个坦克师，以及近百个各种独立旅、团、营，总兵力达 20 万人，火炮、迫击炮约 2000 门，坦克 300 辆，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重兵集团。4 月 25 日，德第 9 集团军司令官布塞将军接到希特勒发自柏林的电报，命令他率军突破合围，先向西冲击，沿柏林以南的环线公路行动，与前来接应的第 12 集团军建立联系，之后共同向北转向，从南面粉碎包围柏林的苏军。命令的最后一段写道：

第 9 集团军的行动是决定性的，它应成功地切断突入柏林防御地带的敌军，并解救国家的首都。当然，为了实施这次攻击，要调集最后的预备队。对担任攻击任务集团军的后方和侧翼实施掩护的部队应坚守自己的阵地，直至最后一颗子弹。

同时，希特勒又给部署在西线的温克坦克兵上将指挥的第 12 集团军下达命令，要他放弃原防守阵地，向东进攻，先切断向波茨坦进攻的苏坦克第 4 集团军与其后方的联系，然后与第 9 集团军会合。再转向北，消灭在柏林南部的敌军兵团，在宽大地段上与柏林守军会合。

对第 9 集团军来说，希特勒的突围命令，与让他们原地死守相比，自然提供了更多的求生机会，这也正是在包围圈合拢之前布塞将军一再向希特勒提出的请求，虽然现在晚了点，但第 9 集团军还是欣然接受。此后，布塞紧急变更部署，留下党卫军坦克第 11 军和山地步兵第 5 军作掩护，以步兵第 5 军和另外 1 个坦克师、1 个摩托化师和 1 个步兵师的兵力组成突击集团，准备向哈尔伯、巴鲁特和卢肯瓦尔德方向突围。

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突围和温克集团军的救援都将在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作战地域内进行，因此，能不能有效地阻挡住德军两个集团军的会合，这对已在多个方向上展开战斗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要阻挡住德军突围，首先要正确地判断出德军的突击方向，这在当时并不困难，因为布塞的部队只有向西一条路可走了，于是科涅夫指示各有关集团军司令员，要特别注意在巴鲁特、卢肯瓦尔德等地的防御，尽可能地向这些地区调去补充兵力。短时间内，在突围德军与救援德军的必经之路上，苏军组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从西边直接包围布塞集团军的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和近卫第 3 集团军与第 28 集团军的部分部队；第二道是第 28 集团军所属的近卫步兵第 3 军的全部 3 个师；第三道是第 13 集团军所属的步兵第 24 军的全部 3 个师。

4 月 26 日早 8 时，集结在哈尔伯地域的德军突击集团，开始了突围行动。冲在最前面的是精锐的党卫军“摩尔马克”师和摩托化第 32 师，紧随其后的是步兵第 169 师和第 712 师。它们成纵队实施突围，每个纵队都配有坦克和强击炮，朝着苏军近卫第 3 集团军和第 28 集团军的接合部猛冲，一支支纵队

如同楔子一样，直插苏军战斗队形。苏军虽然顽强抵抗，但到上午 10 时许，德军在哈尔伯地域成功地突破了苏军步兵第 329 师和第 53 师之间的接合部，前出到巴鲁特北郊，切断了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和第 28 集团军的主要交通线。只是由于受到事先部署在此地的苏步兵第 395 师的抵抗和从南面调上来的近卫步兵第 50 师和第 96 师的冲击，以及轰炸航空兵第 4 军的 55 架飞机的轮番轰炸，德军才没能从行进间夺取巴鲁特城，被迫退到该城东南的森林里，并再次陷入苏军的包围。

同一天，包围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第 3、第 69、第 33 集团军及近卫骑兵第 2 军从北、东北和东面向被围德军发动进攻。由于这时被围德军的主力部队已调到西面，所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部队，一天之内向前推进 10—15 公里，大大压缩了包围圈的范围。这是最终消灭被围之敌必不可少的一步，当然，一旦走出了这一步，对正在拼命突围的那部分德军来说，不能不是个极大刺激，当感到刀尖不仅伸向而且已经抵住脊背的时候，德军只能孤注一掷，疯狂地前冲突围。

布塞的部队不分昼夜顽强地向西突围。大小不同的突击集团，一次接一次地冲击苏军防线，直打到双方都精疲力竭、人员所剩无几为止。但是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德军便又不顾一切地冲上来。而且，大部分德国军人在求生欲望的驱使和严惩不怠命令的威逼下，往往直到战死也不投降，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战斗的残酷性。

27 日、28 日两天，德军的突围仍在继续。同时，苏军的包围圈也日益缩小。到 28 日傍晚，整个包围圈南北长仅 10 公里，东西长不到 15 公里，照以往几天苏军紧缩包围圈的速度，只需一天时间，就可完全消灭被围之敌了。被围德军感到了最后拼死相争的时候了。布塞决定，赶在苏军天亮发起进攻之前，集中被围德军的绝大部分兵力，再次突围。他把自己的打算电告克雷布斯，并要求第 12 集团军继续由西向东配合行动。克雷布斯请示希特勒之后，要求第 12 集团军恢复进攻，向卢肯瓦尔德地域推进，迎接突围的第 9 集团军。

4 月 29 日 1 时，德军发动攻击，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第 1 梯队上万名步兵在 40 余辆坦克支援下，在哈尔伯地域向苏军猛冲。激烈的战斗彻夜未息，德军颇有些前赴后继、鱼死网破的劲头，以重大伤亡为代价，突破了苏步兵第 21 军和第 40 军的正面，占领了哈尔伯，并前出至南边的森林。德军利用这一突破口，迅速把大批后继部队调上来，使突破集团的总兵力达到 45000 人，把苏军第 1 道防线上的部队挤向两边，并向第 2 道防线上的近卫步兵第 3 军猛冲，终于在米肯多夫地域突破了该军正面，打开了一个 2 公里左右的突破口，然后向库默斯多夫以东的森林突破。苏军紧急调动部队，前阻侧挡，到这天日终时，突围出来的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主力被挤压在伸向西方的一条狭长地带内，这个地带宽处为 6 公里，两处最窄的地方不超过 2 公里，就像首尾相连的三根“香肠”，最东边的一根在哈尔伯东北，中间一根在多伦斯瓦尔德以北，靠西的一根在库默斯多夫以东。这三根“香肠”的总长度为 24 公里，也就是说，一天之内，德军突破苏军的道道防线，向西推进了这样长的一段距离。

同时，西面的德第 12 集团军也向在贝利茨、尼梅克地段上苏军发起进攻，防守此地的近卫机械化第 5 军在航空兵第 2 集团军的全力协助下，终于顶注了加强有坦克的德军 3 个师的数次猛烈冲击。尽管温克的部队推行受

阻，但此时布塞的先头部队与他们之间只剩下 30 公里了。

接下来的两天，德军突围集团为最后的希望所驱使，继续从库默斯多夫地域向西进行疯狂的冲击。德军借助大面积森林作掩护调动、集结部队，并利用苏军两大方面军参加消灭被围集团战斗的各部队之间缺少统一指挥，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组织协调动作上出现漏洞等机会，快速在某一地域或突破地段上集中兵力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并逼迫苏军进行近战，从而抑制了苏军的整体优势，特别是航空兵力量的使用。4 月 30 日，德军突围集团又向西推进了 10 公里，前出至沃尔特斯多夫地域。但其滞后的突围部队却被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部队吃掉了。而温克的第 12 集团军这天仍在尽职尽责，以极顽强的精神继续坚决地贝利茨、尼梅克地段上对近卫机械化第 5 军实施冲击，当然，德军得到的仍然是前一天的结果。

被包围在库默斯多夫以东森林里的德第 9 集团军主力也被击溃了，德军化整为零，多数人由突围转为潜逃，所逃方向基本都是向西。其中有一股约 20000 人的集团，从苏军两支部队的结合部突围出来，从东面接近了温克部队正在苦战的贝利茨，但还是被这里的近卫机械化第 5 军各部队挡住，此时，他们距温克的部队仅仅剩下最后 3—4 公里距离，眼看就要触到这只救援之手、希望之手的指尖了。

近卫坦克第 4 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柯紧急调来 2 个坦克旅、1 个机械化旅、1 个轻炮旅和 1 个摩托车团，并命令机械化第 5 军也掉转正面进行战斗。同时呼叫近卫强击航空兵第 1 军前来支援。一边是绝望之前的垂死挣扎，一边是胜利在即的激昂亢奋，残酷、惨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当天空暗淡下来的时候，这部分德军最终没能迈过这道 3—4 公里宽的生死门槛。

5 月 1 日，德军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突围以彻底失败告终。20 万人中，12 万人被俘、6 万人战死，剩下的四处逃散，只有 3000—4000 人越过苏军防线逃到西方。也许，这个集团当初突围时是抱着极大希望的，至少希特勒本人对此曾寄予厚望。但结果它成了一次名符其实的绝望突围，让那些曾经寄予厚望的人伤透了心。

葬礼前的婚礼

4 月 25 日，当希特勒得知苏军在波茨坦以西的凯钦会师，从而完成了对柏林的合围时，他并没有吃惊和愤怒。自从苏军突破奥得河和尼斯河防线后，他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的。即使如此，他仍然不想离开柏林，因为在他多少已经病态化的大脑里，有个令人奇怪的想法根深蒂固：他坚信，只要他一离开某地，某地就会很快失守。他常常为自己没有坚持在东普鲁士而后悔，否则那里也就不会丢掉。在柏林没有被合围之前，他之所以坚持不走，是因为他觉得美英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会在柏林陷落之前激化，以至于他所坚守的柏林，很快将成为东西方争斗中谁都要依托的一个坚强堡垒。现在，柏林被围之后他仍然留在此地，是因为他坚信只要他在这里，柏林四周的德军便会从外围驰援柏林。不过，为预防万一，他还是做好了与柏林共存亡的准备。从莫勒尔大夫那里要来的氰化钾小瓶他一直带在身边，并且最近越来越多地想起过它，提到过它。25 日晚上，他又向贴身侍卫林格讲起他的后事。

“不管他们今后如何打算，反正我至今仍没改变主意。我要留下来，与柏林共存亡。”他用潮湿的眼睛四处看了一遍，然后盯住墙上挂着的那幅腓

特烈大帝像说：“我没什么个人财产，我的书籍、私人文件及像册等等在我死后统统烧掉。只是这幅画像应该保留下来。到最后的关头，我将自杀，然后……然后请你把我的尸体与我的私人物品一同烧掉……”

这时，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走了进来。希特勒示意她坐下，然后继续详细说明了他要先服毒，然后向自己开枪的打算，并对怎样焚化尸体也提出了要求。林格微皱着眉头，脸上流露出痛苦的样子。相反，爱娃坐在沙发上，倒是镇定自若。

爱娃可以说是希特勒身边小圈子里无人不知的一位女性，也是小圈子之外几乎无人知晓的一位神秘人物。她出身并不高贵，但天生丽质、风姿绰约，加上比希特勒小 23 岁，所以两人在 1929 年相识后，便很快双双坠入情网。但由于希特勒笃信婚姻家庭会影响他为党为国克尽职守的形象，因而两人一直保持着情人关系。相识后没几年，希特勒便当上德国总理，以后更是一步步走向权力的顶峰，爱娃也就越发离不开他。希特勒呢，本来就不是风流倜傥、沾花惹草的花花公子，对爱娃一往情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上升、崇拜者的增多而有所移情。两人这种说正常也不正常、说不正常也正常的关系，就这样维持下来了。

爱娃是 3 月 15 日冒着盟军飞机的大轰炸来到柏林希特勒身旁的，并且一直陪伴着他度过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从打定主意要回到希特勒身旁那一刻起，爱娃就把自己的生与死，与希特勒的生与死紧紧联在一起了。因此，当希特勒决定不离开柏林南撤去阿尔卑斯山的时候，爱娃没有去劝希特勒改变决定；当柏林的大小官员纷纷携眷转移的时候，爱娃熟视无睹，依旧平静如初。她熟悉希特勒的脾气，也深知希特勒的心思，因此，当听到希特勒向林格布置后事时，她并不感到惊讶和恐惧。希特勒说完，询问的眼光投向爱娃，爱娃早已胸有成竹，淡淡他说：

“我想死得干净些，我选择服毒。”她从漂亮的外衣口袋里摸出装着氰化钾小瓶的铜套管，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不知道它的效力有多大，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怕受长时间的折磨。”

林格在一旁看着，他觉得爱娃摆弄着剧毒的氰化物就像摆弄一块美味巧克力一样轻松自如，而且似乎还有点渴望，不是对生，而是对死。难道这一切都仅仅是出于对元首的爱吗？林格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希特勒似乎也为爱娃的举动感动了，他先是点点头，又摇摇头，看看爱娃又看看林格：

“要是我的将军们都能像妇女们一样勇敢，那就好了。”

第二天，布塞指挥着部队开始突围，温克也按希特勒的命令实施救援进攻，这让地下室里的人们为之一振，希特勒似乎又恢复了自信，自杀的事也不提了，整天都在询问“布塞推进到哪里了？”“温克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第 9 集团军和第 12 集团军还相距多远？”等等，弄得陆军总参谋长克莱布斯和被希特勒派到温克指挥部坐镇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一天要多次回答同样的问题。

为了能在布塞和温克的部队会合并赶来解救柏林之前守住柏林，希特勒召来了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魏德林将军在战争中的经历算得上“曲折坎坷”，他指挥的坦克部队虽然有机会参加了莫斯科会战、库尔斯克会战，但却战绩不佳，屡遭失败。在奥得河一战中，他指挥的第 56 坦克军被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部队击溃，歼灭，他本人也与柏林的指挥部失去联系，被列

入失职指挥官的黑名单，准备予以严惩。几天后，当魏德林率领着残部重新回到柏林并知道将要对他进行处罚时，这位脾气暴躁的将军忿然冲到希特勒的地下室，当面向希特勒喊冤叫屈，力陈真相。希特勒为他这股劲头所打动，不仅收回成命，而且还委以重任，让他当柏林城防司令，把保卫柏林及自己身家性命的大权交给了他。魏德林清楚这是一份苦差，但既然元首下达了命令，他也只好接受了。从此，魏德林成了出入地下室的常客。

魏德林上任后，柏林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他再三掂量了柏林的防御实力，作为一名军人，从军事角度讲，他深知仅靠自己掌握的现有力量，根本无法长期抵抗苏军百万大军的围攻，抵抗只能增加柏林守卫部队和居民的无谓牺牲。因此，每到向希特勒汇报的时候，他总是尽可能地把真实情况告诉希特勒，以期能让他明白光靠幻想是无法守住柏林的。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个分批突围的计划，在最后时刻到来时使用。听到希特勒要马上见他，他便带上这个计划，匆匆赶到了地下室。

“柏林周围的敌人有什么新的变化？”希特勒见魏德林进来，劈头便问。

矮壮的魏德林行了纳粹礼后，习惯地又开双腿，亮开粗粗的嗓门：

“我的元首，敌人仍在昼夜不停地进攻，我军战线在后移，尽管是缓慢的，但确实越来越靠近市中心了……”

“这种情况马上就要改观了！我的将军，您也许还不知道，布塞已经成功地突围，温克正向他靠近，两天，最多三天后，他们便会结伴来到柏林！”希特勒打断魏德林的话，兴奋地脸上泛着红光，不停地抖动着拳头，与前几天那个神情沮丧、木讷痴呆的希特勒简直判若两人。

刚开始魏德林也为元首的情绪所感染，心里也一阵激动。但很快便又冷静下来，他对柏林周围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太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布塞能突出重围，温克能冲过道苏军防线与布塞会合也无济于事。退一万步说，这两支部队即便能最后进入柏林城，对柏林最后陷落结局都不会产生什么根本的影响，充其量不过是推迟这个结局到来的时间罢了。但在元首少见的兴奋时刻，他不便坏了元首的兴致，可他却与凯特尔、约德尔、戈培尔等人不同，不会明知不是那么回事还一味迎合希特勒说话。他只是默默站着不动。

希特勒仍然滔滔不绝：

“现在，你需要保证柏林以南的几座重要桥梁必须完好无损，这是增援柏林援军的必经之路，也是迅速调动部队的基本条件。如果你觉得兵力不够，可以把国民自卫队，噢，对了，还有阿克斯曼的青年团派去守桥，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把它们控制在我们手里。至于其他方向，一定要想办法阻挡住敌人的继续推进，只要市中心不陷落，柏林人就会觉得有希望，温克和布塞就会全力来与我“可是，别尔扎林的部队已经从东面渡过了施普雷河，攻到西里西亚车站了。苏军的小股部队有的经地下铁道往市中心渗透，令我们防不胜防。”

希特勒愣了一下，看得出这个消息他是头一次听到并且很吃惊。他的脸阴沉下来，浮肿的眼泡后闪出恶狠狠的光芒，低声吼道：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下令打开奥得河上的水闸，往地铁里灌水？”

“我的元首，那里有许多躲避炮击的市民呀！”

“如果德国战败了，它的人民也就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意义！这话我讲过不止一次了，为什么你至今还不明白？！”这回，希特勒终于控制不住自己，

高声大叫起来。

希特勒确实高兴得早了，他苦苦等待的两个集团军会师，终于没有实现。4月28日，坐镇第12集团军指挥部的凯特尔无可奈何地给希特勒发来电报，说温克将军报告，第12集团军的进攻全线受阻，继续向柏林方向进攻已不可能。对希特勒来说，这不啻是一份死亡判决书。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他眼前跳跃了几下，便被无情的洪流卷走了。

这天晚上又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希特勒的地下室，一条发自路透社的消息说，党卫军的首脑希姆莱目前正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主席伯纳多特伯爵与西方盟国进行秘密的和平谈判。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气疯了。这是继纳粹党和德国第2号人物戈林背叛之后，又一个身居高位的老战友无情地抛弃了他。而且，在此之前，希特勒对希姆莱对他的忠诚毫不怀疑！戈林尽管可恶，可他至少还是先请求他准许然后才敢去和敌人谈判；可这个“忠诚的”希姆莱却事先什么也不说就背着他投降了。在失望与痛苦的双重打击下，希特勒狂怒了，他的脸胀得通红，变得让人都认不出来了。他嘴角抽搐，浑身颤抖，用变了调的声音叫骂，然后突然昏迷过去。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

恢复知觉之后，希特勒做出了他这一生中另一个重大决定：他要与一直忠实地陪伴在他身边的爱娃举行正式婚礼。与他那些老战友相比，爱娃的忠贞不二就愈发突出了。何况，有一无能够成为希特勒夫人，也是爱娃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在最后时刻到来之时，希特勒也只有以此报偿爱娃的忠诚了。

婚礼就在地下室举行，曾经为戈培尔夫妇主持过婚礼的司法事务官瓦格纳被特意从保卫柏林的战壕里找来主持婚礼。外面，苏军的炮弹就落在附近，地下室在轰轰的爆炸声中微微颤动，地下室顶板上的混凝土被震得片片掉落在新郎和新娘身上，权作抛撒的“花瓣和喜米”。

婚礼结束后，希特勒把新娘留给出席婚礼的人们，独自叫上速记秘书荣格夫人来到卧室，开始口授他的遗嘱。他在不大的空间里，拖着脚来回踱着步，断断续续他说着，有时把刚写成的一段又全都删去，有时突然想起一句加到某段中去，如此反反复复几乎进行了一个通宵，遗嘱总算写完了。

遗嘱共两份，一份是政治遗嘱，一份是私人遗嘱。在政治遗嘱中，希特勒为自己的一生辩护，为他发动、领导的这场不仅给德国人民、而且也给其他许多国家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的战争辩护。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悔罪与自责，相反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把犹太人说成是造成这场互相残杀的罪魁祸首。当然，他也没忘对后事做出安排，他首先把背叛他的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解除他们的一切国家职务。然后指定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在他死后任德国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他为邓尼茨政府指定了成员，戈培尔为政府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接替里宾特洛甫任外交部长的是赛斯-英夸特，取代希姆莱的是下西里西亚党区领袖汉克，戈林的空军总司令一职则由刚被擢升为元帅的第6航空队司令格莱姆继任，而德国陆军最后一任总司令的头衔落在了舒纳尔元帅头上。

在私人遗嘱里，他先提到了爱娃：

虽然我曾认为我不能在斗争的年代承担结婚所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在我去世之前，我决定与我有过许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被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死的女人结婚。根据她本人的愿望，她作为我的妻子和我一同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造成的损失。

我自己和我的妻子宁愿死去，以免遭受去位或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立即将我们的遗体在我为我的人民服务 12 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火化。

4 月 29 日凌晨 4 时，戈培尔和鲍曼作为纳粹党的代表，克莱布斯和布格道夫作为陆军代表在政治遗嘱上签字作证；前两个人接着又在私人遗嘱上签字作证。希特勒站在一旁看着办完这些手续，告诉众人他想去休息一下。现在，他只剩下最后一件事要办了。

第八章 绞索道道游丝气

火的绞索紧紧勒住蒂尔加登

就在围歼柏林城外德军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同时，苏军从四面八方继续猛攻柏林城。柏林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占地 88000 公顷。自 1920 年由众多的小城、村镇及居民点组成所谓“大柏林”以来，一直是德国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巨大的交通运输枢纽。以一条环形铁路为界，大柏林又分为外市区和内市区，在大柏林的 20 个区中，有 14 个区属于外市区，6 个属于内市区。作为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成了象征整个帝国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布防相当严密。除了从奥得河、尼斯河到大柏林之间设置了三道防御地带之外，柏林城本身也从外到里构筑起了三条环形防线。外层环形防线距市中心 25—40 公里，以一系列湖泊、运河、天然河流和大型居民点为依托，目的是阻止苏军进攻，至少也要让苏军在这条防线上在人员与物资方面受到极大削弱。内层环形防线串联起柏林外市区的诸多城镇，是三条防线中的主要防线，柏林城防的主要兵力部署在这条防线上，它由 3—5 道堑壕组成，距市中心 6—10 公里。在这条防线上驻守的部队都接到命令，即便俄国的坦克与步兵突破了此道防线，他们也均应留在原地继续作战，直到预备队反突击恢复原态势为止。简单说，就是要死守防线，不得后退。市区环形防线的走向沿环城铁路展开，这里通向市区的所有街道都修筑了街垒，交叉路口、广场和公园里都设有炮兵阵地。因为这是抵挡苏军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德军打算在这里死守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屋，甚至每一堆废墟。为便于指挥作战，整个柏林防御地域还被分为 9 个防区。在外层环形防线至市区环形防线之间，从东面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分成 8 个扇形防区，市区环形防线之内的内市区则作为第 9 防区即中心防区。该防区既是其余 8 个防区的联系中心，也是德国国家机关、中央政治机关和德军指挥机关所在地。希特勒所在的帝国总理府地下室，就在这个防区里。

4 月的最后两天，苏军部队已经从四面突破了柏林市区环形防线，开始在柏林市中心进行战斗了。市中心最重要的地区是偏西部的蒂尔加登区，德国的主要政府机构，如帝国总理府、外交部、空军部、秘密警察总部等都集中于此。特别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的国会大厦也在这一地区。蒂尔加登区实际上是一个沙洲，酷似一只巨大的橄榄球，两个尖角分别指向西北和东南，长约 8 公里，宽有 2 公里。施普雷河沿沙洲的东南至西北缘缓缓流过，另一边则有兰德维尔运河环绕，沙洲便被这两条河流与别的地区隔开，通向沙洲的道路就是一座座大小桥梁。守卫柏林的最后一批德军，被苏军从四面压到这里，精选出来的党卫军部队，凭借沙洲上的高层大楼和有利的地形，负隅顽抗。

经过激烈的城中巷战，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 4 个集团军的部队，从四面八方把蒂尔加登区团团围住了。东面是别尔扎林的突击第 5 集团军的 3 个军，即近卫步兵第 26 军、步兵第 32 军和第 6 军；南边是崔可夫的近卫第 8 集团军的 2 个军，即近卫步兵第 4 军和第 29 军；西边是彼格丹诺夫的近卫坦克第 2 集团军和佩尔霍罗维奇的第 47 集团军的部队；北边是库兹涅佐夫的突击第 3 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 12 军和步兵第 79 军。4 月 29 日，苏军开始一步步地压缩蒂尔加登地区的包围圈，套在第三帝国主气管上的绞索越勒越紧了。

在沙洲北面作战的突击第3集团军所属的步兵第79军,受命向施普雷河南岸的国会大厦地区进攻。此处的施普雷河水面宽25米,镶着花岗岩的河岸比水面高出3米。通向对岸的桥梁中只有一座叫作毛奇的桥没被德军炸毁。过河之后,有一排高大的建筑物挡在通向国会大厦道路的中间,其中希姆莱主持的内务部所在的吉姆勒宫和帝国剧院现已成为两处坚固的抵抗支撑点。79军军长佩列韦尔特金将军把强渡施普雷河、夺取国会大厦的任务交给了涅戈达上校的步兵第171师和沙季洛夫少将的步兵第150师。佩列韦尔特金将军一边用一支红铅笔在一张发旧的柏林市区图上指点着,一边向两位师长交待任务。

“看到没有,这座桥叫毛奇桥,尽管它挨了不少子弹、炮弹,但还勉强能用。涅戈达师负责夺取该桥,同时在桥东北强渡施普雷河。沙季洛夫师从西面接近该桥,强渡过河。然后,你们两个师协同给我拿下这幢希姆莱大楼!”他用红铅笔使劲沿着毛奇桥画了一个又粗又大的红箭头,指向内务部大楼吉姆勒宫,由于用力过猛,手中的铅笔头“咔”地一声折断了。将军把断笔一丢,顺手又从桌上抓起另一枝,继续说:“希姆莱大楼的斜对面,就是这里,是国会大厦,占领了希姆莱大楼就可以为我们强攻国会大厦提供一个理想的出发阵地,也就是说,你们要想第一个把红旗插上国会大厦,先要攻占这里。”他用红铅笔从内务部向国会大厦画出了两个箭头,又用力在国会大厦的位置上一戳,“咔”,铅笔又断了。

4月29日零时30分,涅戈达师的两个营开始冲击毛奇桥。德军从对岸的大楼里对桥面和桥两边的河面进行猛烈的火力封锁,在长约50米,宽3米的桥面上,苏军几乎每推进一米,都要负出血的代价。连长班克拉托夫中尉腹部被德军的子弹打穿;最先冲到对岸的克鲁特赫排的十几个人全部牺牲;率领工兵小组排雷的萨莫伊洛夫大尉的左腿被炸断;营参谋长古谢夫被炮弹掀到半空,又掉进施普雷河;卫生营营长博伊科牺牲了,特尔多赫列勃营长也永远倒在施普雷河边……

经过一小时的不断冲击,第171师的部队终于强渡过施普雷河,150师则到早晨才强渡成功。29日的白天和夜里,两个师的2个团,为攻占内务部大楼展开激战。这座红砖砌成的6层大楼已经被烟火熏得黑糊糊的,楼上的所有窗户都没有一块完整玻璃,一股股青烟和火光不时从窗子里飞出,融进笼罩在柏林上空的黑沉沉的烟雾之中。楼内的每条走廊、每个大厅、办公室、地下室、阁楼以及每层楼梯都是战场,双方短兵相接,白刃格斗,一层楼,甚至一个房间有时都要几次易手。守卫此楼的德军大约有2个连的兵力,属于党卫军中的精锐部队,抵抗得非常顽强,直至战死也不投降。到29日午夜,苏军又投入了一个团的兵力,才最后肃清了楼内的德军。这时,已经到了30日凌晨4时了。

在蒂尔加登沙洲南面,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也在向沙洲内部推进,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兰德维尔运河。在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进攻地段上,有一座拱形大桥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德军对这座桥特别“关照”,在河对岸和桥的两侧精心构筑了许多火力点,只要苏军一接近大桥,便会遭到交叉火力的猛烈阻击。为了弄清楚德军火力点的确切位置,苏军晚上虚张声势,把一个个装满刨花的麻袋不断扔到河中,噗通噗通的水响和在火光下依稀可见的浮在水面上的黑色物体,逼真地制造出强行泅渡的假象,引得德军各种火力一齐开火。埋伏在岸边的炮兵观察员一一记下德军火力点的位置,清晨用

强大火力逐一加以摧毁。

但有几辆德军的“虎”式坦克，隐蔽在纵深的防御工事中没被发现，所以当苏军坦克刚一开上拱桥时，立即遭到坦克火炮的轰击，两辆苏军坦克当即被打坏在桥面上。把毁坏的坦克拖回来之后，坦克兵们经过商量，决定使用一种从未使用过的烟幕掩护法。他们在坦克上挂满了发烟罐，点燃后开动坦克直冲桥头。对岸的德军被眼前这个迅速滚动着的、周身喷射着浓烟烈火且不断开枪开炮的“怪物”吓得目瞪口呆，惊慌之中竟忘了开炮。发烟坦克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便冲过了拱桥，并很快隐蔽在一座楼房的拐角里，从那里掩护其他坦克顺利地通过了拱桥。

此外，这些经过斯大林格勒战斗磨练过的战士，还特别善于利用城市的一些公共设施进行机动。第 39 师的战士们利用下水管道穿插到运河，泅渡过河到对岸的河堤，再从那里顺着下水管道渗透到敌人侧后，一举歼灭了德军的两支守备队，俘虏了 68 名“人民冲锋营”的战斗员。还有的部队利用穿过运河的地下铁道，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与此同时，东面的突击第 5 集团军各部跨过施普雷河后，把在政府区顽抗的德军分割成了几部分；西面的第 47 集团军占领了哈韦尔河西岸的波茨坦、施潘道一线，彻底封死了德军向西夹围的道路。蒂尔加登已是四面楚歌、危在旦夕。苏军剩下的，就是拔除几颗孤零零的“钉子”。

“红旗已经插上了国会大厦！”

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国会大厦就是这样的“钉子”中最坚硬的几枚之一。大厦坐落在蒂尔加登中央公园的东北角，四周设置了环形防御，大厦西面有一个开阔的小广场，北面、西北面和南面都掘有堑壕、交通壕，有的堑壕中还注满了水。大厦所有的门和窗户都用砖堵上了，只留出小小的发射孔和观察孔，主要出入口前面均堆起了高墙和胸墙。整座大厦由德军各种部队的上千名官兵守卫，装备有火炮、坦克、强击炮以及大量的火箭发射器。

佩列韦尔特金将军的步兵第 79 军所属步兵第 150 师和第 171 师部队在攻下了内务部大楼之后，奉命向斜对面的国会大厦发动强攻。4 月 30 日 13 时，强攻国会大厦的炮火准备开始了，苏军运过施普雷河的 89 门火炮、自行火炮和火箭炮用直接瞄准向大厦射击。霎时间，大厦四周浓烟滚滚，尘土飞扬，浓密的烟尘使近在咫尺的这幢高大建筑，变得时隐时现。30 分钟的炮火准备后，步兵 756 团第 1 营、步兵 674 团第 1 营和步兵 380 团第 1 营的强攻分队，与第 79 军首长专门挑选组成的 2 个特别强攻群，首先冲了上去。但强攻部队还没跑出 50 米，就被从蒂尔加登公园右侧袭来的猛烈火力压得趴在地上抬不起头。有的强攻部队改为“之”字形匍匐前进，巧妙躲避开德军正面火力，越过注满水的堑壕，不顾一切地向国会大厦冲去。这些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郊外，在斯大林格勒和基辅城内经受了战争磨难的军人，面对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的最后一个强攻目标，在难以抑制的胜利喜悦的激励下，异常地顽强与勇猛。14 时 25 分，步兵 756 团第 1 营的西亚诺夫连率先从正门冲进了国会大厦。事后，这位英雄的连长，讲述了当时经过：

我的战士们迎着火力封锁，高喊着“乌——拉——”往前冲。我们在弹坑中迅速飞跑，有时在石板和翻倒的树后躲一躲，越过许多沟坎和鹿砦，匍匐通过开阔地域，冒着密集的火力向前冲去，每前进一步都能遇到地雷和炮弹爆炸。很多战士倒下了，我的右腿和右肩先后被弹片擦伤，哪还顾得上包扎……我们冲上了国会大厦的台阶，这时一颗炮弹在高的圆柱之间爆炸

了。弹片穿透了亚基莫维奇的胸膛，他一头栽倒牺牲了，高举的手中还握着一枚手榴弹，他的鲜血凝结在大理石台阶上，还有几名战士也牺牲了……当我们出现在宽阔的台阶上时，子弹冰雹般地铺天盖地而来。希特勒匪徒从所有窗户里对我们扫射，然而，我们已经摸到了国会大厦厚厚的墙。眼前耸立着一座宏伟壮观的大门，上面被炮弹炸坏了好几处，我们朝门上的洞里扔进许多手榴弹，我们的战士就从这里钻进了国会大厦……

差不多同时，该团的格列琴科夫连从大厦南面的所谓“议会门”冲了进去。进入此门后，有一条通向国会大厦内加冕大厅的长长的走廊。走廊里漆黑一团，窗户都被堵死，又没有任何照明，苏军战士们只好摸索着前行。突然，走廊里传来了广播的声音，只听一个人用不很纯正的俄语拖长声音说：

“俄国士兵们，现在向你们说话的是国会大厦防御司令。不要相信你们的政委和指挥员！我刚才一个一个数的，你们一共进来只有 50 个人。限你们在 5 分钟内撤出大厦，不然，你们将被消灭！我手下可有 2000 人。”

黑暗中格列琴科夫看不清每一个战士的表情，但他却听到了一连串的笑骂声和一阵扳动枪机的响声。于是，他带着战士们继续向前摸去……

冲入国会大厦的苏军官兵，必须马上适应一种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奇特的战斗环境；圆柱耸立的大厅，数不清的房间，迷宫一样的楼梯、走廊，到处都是的壁龛、雕像……置身其中会不由地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昏暗的光线中，一股股漫起的烟尘，就如同一道道剪不断、扯不尽的柔纱，在你眼前晃动，罩住周围的一切。所有活动的与不活动的物体，都似乎被置于水中，若明若暗，时隐时现。枪口喷出的火光、曳光弹划出的亮线，从不同方向，在不同高度穿梭飞行，子弹打在墙壁上、雕像上，彩色天花板上，垂在大厅中的巨大吊灯上，传来一声声深远悠长的响声，飞落下无数五彩缤纷的碎片。如果战争中能有童后，那么这里的景象恐怕是最容易唤起童必未泯的人们去展开丰富的联想。

当然，如果说这像一个童话，至少在当时这还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死亡的童话。西亚诺夫连和格列琴科夫连的官兵们，还必须在这梦幻般的环境里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这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扇门后，每一个拐角，每一层楼梯，都潜伏着危险，暗藏着杀机。苏军战士干脆每见到一个房间，先投进一颗手榴弹，再扫射一梭子，一点一点地向楼上推进。不过，两个在冲进大厦之前已遭到极大削弱的连，对征服这座有 1000 人守卫的巨大建筑，显得过于力单势孤了。

18 时许，苏军第二梯队近 3 个营的兵力又向国会大厦发起了冲击。步兵 150 师 756 团第 1 营营长涅乌斯特罗耶夫大尉亲自率队冲击，该师第 674 团达维多夫营、步兵 171 师 380 团萨姆索诺夫营紧随其后。这次冲击比较顺利，没用多长时间，这 3 个营的官兵便从不同地方冲进国会大厦。这次，双方把长柄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全用上了，大厦内爆炸声轰轰，大火冲天，烟熏火燎之中，敌我双方常常展开白刃格斗和徒手厮杀。

早在进抵国会大厦地域之前，突击第 3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就制作了一些红旗，授给了集团军所属每个步兵师一面，这样，不管由哪个师最后完成攻克国会大厦的任务，都会有一面红旗飘扬在大厦上空。步兵 150 师接受的红旗编号是 5，师长沙季洛夫将军把它授予了 756 团，团长津琴科上校又把它交给了最优秀的涅乌斯特罗耶夫营。现在，当该营冲向国会大厦时，这面象征着胜利的旗帜由侦察兵坎塔里亚和叶戈罗夫两人带着，一同冲进了大厦。

他们在—组战士的护送下，在先进到大厦的西亚诺夫连的支援下，向楼顶冲击。冲击的过程不断遭到德军的拦击，但在楼顶上他们却没碰到敌人。由于炮弹仍在楼顶四周爆炸，他们无法把红旗插上圆顶的最高处，只好先把红旗固定在一匹铜马上。等天黑下来，他们取下红旗，向圆顶的最高处爬去。圆顶的尖部已被炸坏，只剩下一个铁框架，下面就是大礼堂。他们把这面第5号红旗牢牢地固定在圆顶的最高处，尽管这时已是晚上22点以后了，周围的人也许看不到夜空中飘扬的这面红旗，但这都是次要的了，最主要的，它成了一种象征，一种骄傲的象征，一种胜利者骄傲的象征！

消息传到突击第3集团军司令部，两鬓斑白的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将军用微微发抖的嗓音告诉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元帅：

“报告元帅同志，红旗已经插上了国会大厦！元帅同志，乌拉！”

朱可夫元帅，这位饱经战火的老兵，这位亲身经历了失败到胜利全过程的元帅，在短暂的一刻竟忘了说话，然后他才激动地说：

“亲爱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衷心祝贺你和你的士兵们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苏联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功勋！”

到了每天规定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汇报的时间，朱可夫要通了斯大林办公室的电话。

“斯大林同志，我们给我国人民准备了一件好礼物，好让他们在五一节来临之际，好好地高兴一番。”朱可夫平静了许多，但是显得与往日不同。

“什么礼物？”斯大林仍然不慌不忙。

“我们的军队冲进了国会大厦，现在红旗就飘扬在大厦顶上。”

斯大林依然很平静，依然是缓缓地说：

“强攻不一定要赶在节日之前，早一天、晚一天，对我们来说都一样。现在大局已定……”

斯大林停住了，像是留出一段时间让朱可夫回味与思考。大局已定，是的，别人已无法从苏军手中夺取柏林这个胜利果实了。希特勒不管怎么挣扎，灭亡已经是时间问题，而且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算的时间问题了。朱可夫当即就明白了。

忽然，斯大林又说道：

“希特勒抓到没有？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抓住这个混蛋。”

朱可夫应了一声，斯大林便放下电话。可惜，这位多次把斯大林的希望变成现实的元帅，这次则让斯大林失望了。

枭雄自戕希特勒死了，死的并不凄凄惨惨，但也绝不轰轰烈烈，只是死的按部就班，和他生前自己计划的一模一样。与爱娃举行了婚礼并口授了遗嘱之后，剩下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自杀了。4月30日早晨，希特勒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被苏军的猛烈轰炸震醒了。现在，用不着费力去判断炮弹是在距总理府花园多远的地方爆炸的，那强烈的震颤明白无误地告诉地下室的每个人，苏军的炮弹此刻越来越多地落在他们头顶上了。这意味着战线距离他们越来越近，也意味着帝国最后终结的那一刻马上就要到了。

希特勒醒来后，给总理府警卫部队的首领孟克将军打电话，叫他来汇报一下最近的情况。他没有叫克雷布斯将军或是魏德林将军，因为战线就在总理府附近，对这一带的情况谁也没有孟克清楚。孟克来到地下室，把他知道的一些零星情况告诉了希特勒，诸如苏军已占领了内务部大楼，波茨坦已经陷落，兰德维尔运河的某些地段已经失守，苏军距国会大厦和总理府只剩下

一二条街区……希特勒长时间默默盯着一张满是皱折的柏林城区交通图，最后含糊不清地问了一句：

“依你看，在这一带还能坚持多久？”他用手指点了点国会大厦和总理府的位置。

“24小时。”孟克小心翼翼他说。

希特勒似乎放心了，他轻轻吁了一口气，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嘟囔了一句：

“还来得及……”

下午1点，希特勒和爱娃与地下室的几个人共进最后一次午餐。大家都显得很忧郁，细空心面条和拌色拉放在嘴里味同嚼蜡。在坐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他们与元首的告别宴了，所以很少说话。唯一能打破这里沉闷气氛的是不远处一阵阵猛烈的炮击声，这是苏军冲击国会大厦前的炮火准备。

午餐后，希特勒携爱娃回到卧室，侍卫林洛把一份消息报道放在办公桌上。希特勒随手拿起来，开始只是扫了一眼，但马上他一下子把报道凑近眼前，顾不上拿起放大镜便读起来，爱娃看到，希特勒的脸由于痛苦而抽搐着。然后他把报道递给爱娃，一屁股跌坐在沙发里。爱娃拿起一看，上面写道：

本托尼·墨索里尼已被处死。他是企图从意大利北部逃往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员抓获的。他被带到一个法庭上，并被法庭判处了死刑。在一座名叫多戈的小村庄里，游击队员们执行了这项判决。和他一起逃跑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也被捉获并一同用机关枪从背后打死。他们的尸体被运到米兰，人们先是拖着尸体游街，然后又把尸体头朝下吊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对着尸体吐唾沫，指着尸体尽情臭骂。

希特勒坐在沙发上像是自语，又像是对爱娃说：

“我们绝不会有这样的结局，我们的遗体将被火化掉。”

爱娃把手里的一条粉红色的雪纺绸手绢拧成一个结，打开，又拧上，嘴里喃喃自语：

“是的，是的，绝不会。求你别再提它了……”

这时希特勒的秘书荣格夫人走了进来，是爱娃叫她来的。她把女秘书带进自己的卧室，打开壁橱门，拿出一件银狐毛皮大衣，用手轻轻抚摸着光泽柔软的皮毛，然后递给荣格夫人：

“拿去吧，作个永别的纪念。”

荣格夫人犹豫一下，知道这是爱娃非常喜欢的一件大衣，她没有伸手接：

“谢谢你，爱娃。我想我以后可能用不着它了。”

爱娃的眼睛湿润了，抱住荣格夫人：

“想办法逃出去吧、也许能成功。如果你逃出去了，请代我向家乡致意……”爱娃哽咽着把大衣放在荣格夫人手上。

下午3点钟刚过，希特勒挽着爱娃出现在地下室的走廊里，向集中起来的人告别。希特勒穿着一身崭新的深灰色呢制军装，爱娃也精心打扮过。希特勒表情严肃，或者说有些呆滞，爱娃勉强露出一丝笑意。两人从分站两排的人群中慢慢走过，希特勒逐个与人握手，一言不发；爱娃有时与女同胞们吻别，低声重复着：“永别了，我爱你们。”

完成了这个仪式，希特勒挽着爱娃走向他的卧室，林格帮他们打开了房门，希特勒做了个礼貌的姿势让爱娃先进，然后凑近林格作了最后的交待：

“林格，老朋友，请你在门外等10分钟，如果听不到声音了再进去。然

后，烧掉我们的遗体。”

林格似乎受不了这种与行将死亡人的对话，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一口气跑完很陡的楼梯冲向太平门，在炮火连天的院子里转了一个圈，又马上跑下来，瞪大眼睛，喘着粗气，什么话也不说。

在众人注视下，希特勒卧室的门关上了。希特勒的高级侍卫官根舍少校站在房门正前方，两腿叉开，握着手枪在门口等待着什么。

……10分钟，漫长的10分钟。门外的人都垂首肃立，同时也都在调动每一个听觉细胞，捕捉着来自希特勒与爱娃消失的那扇门里的任何一点响动。地下室外面仍然是炮火连天，头上的顶板仍然在剧烈震动中时时掉下一些碎碴。这些都干扰了人们的听觉，不过，在高度紧张的时刻，也有人会出现幻觉，觉得自己听见了什么。总之，在这熬人的10分钟里，有的人后来说他们听到了门里的枪声，有的人则相反。不过，10分钟过后，他们打开门进去时呈现在眼前的那一幕，谁也没忘掉：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硝烟与苦杏仁的混合气味，刺痛了人们的眼睛，令人窒息。希特勒的躯体斜躺在蓝白色的天鹅绒长沙发的一侧，血从他的右太阳穴不停地渗出，枪口还冒出一丝青烟的7.65毫米口径标准瓦瑟手枪掉在他脚下的地毯上，他苍白的脸上留下一个古怪的表情。爱娃依靠在沙发另一端，脚缩在身体下边，一只6.35毫米口径的瓦瑟小手枪和她那条粉红色的手绢放在前面的小桌上。一个小巧的德累斯顿花瓶翻倒在地毯上，水洒了出来，弄湿了一小块地毯。

戈培尔、鲍曼、克雷布斯、林格、根舍、阿克斯曼挤在窄小的房间里，默默地看了有几分钟。然后林格拿来两条毛毯铺在地上，把两具尸体放在上面裹好，抬到了花园里，放在离地下室出口不到10米的一个浅浅的长沟里，两名元首警卫队的军官把几桶汽油浇在尸体上，然后退回门口。这时苏军的炮弹一批批地在总理府附近爆炸，弹片横飞，参加葬礼的人不敢在花园里久留，也不敢走近去点燃尸体。林格用纸搓成一个纸捻，点燃后交给鲍曼，鲍曼像投飞镖一样远远地向长沟里扔去，扔了两次才引燃了汽油。参加葬礼的人一齐向前直伸胳膊向一丛蓝色的火焰行纳粹礼。没有音乐，没有国旗和卐字旗，也没有演说和抽泣，有的只是一阵紧似一阵的炮声，震撼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和这块曾经罪戾深重、如今已是满目疮痍的土地。

第九章 胜利两落绝命笔

克雷布斯来试探能否有条件投降

朱可夫放下电话，心里微微感到有些沉重。向斯大林报告之前因成功地攻下国会大厦而带来的喜悦心情，此时已荡然无存，耳畔似乎总是回响着斯大林缓慢、然而又是坚定的声音：“……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抓住这个混蛋。”

朱可夫何尝不想亲手抓住希特勒呢？这个死有余辜的最大战犯，因他的疯狂和残酷给苏联人民、欧洲人民，当然也包括德国人民带来多么沉重的灾难。如果能抓到他，放到囚笼里运回莫斯科进行审判，那将是一个轰动世界的特大新闻！他朱可夫会再次成为各国记者追逐的焦点。不过，希特勒这只老狐狸，是不会甘心束手被擒的，他会千方百计想出各种花招逃避正义的惩罚。从目前各种迹象看，这只老狐狸还躲藏在柏林，很有可能就在蒂尔加登地区，但是像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这些纳粹要人都能逃出柏林，希特勒为什么就不能呢？也许他是故意制造他还在柏林的假象，要知道这个家伙是非常善于制造假象的。当然也不能排除他最后突围和自杀的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就无法完成了。不过，要活着见人，死了见尸首……

一声电话铃响，打断了朱可夫的思绪，他拿起听筒，里面传来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将军的声音：

“元帅同志，刚才近卫步兵第4军军长格拉祖诺夫中将报告，有一名德军中校手持白旗来到第35师近卫步兵第102团的阵地前沿，称他持有德军最高指挥部的全权证书，要求我们为德军最高指挥部的谈判代表指定越过前线的时间和地点。”

“谈判？他们要谈什么？”朱可夫微皱双眉。

“他说他也不清楚，但说有重要消息报告。”

“重要消息？那好，让他们来吧。由你亲自出面。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明白了，元帅同志。”

5月1日凌晨4点，崔可夫设在维多利亚公园前别列阿里安大街上的前线指挥所的门开了，副官带着一个德国将军走进来。”

“集团军司令员同志，德军最高指挥部的谈判代表来了。”副官报告道。

崔可夫打量着来人，只见这位陆军上将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领口佩带着铁十字勋章，脸上有块疤痕。崔可夫站起身，德国将军伸出右手习惯地行了一个纳粹礼，摘下大沿军帽，露出剃得精光的脑袋。左手一伸，递上一份军人身份证，苏军翻译接过来看了一眼，对崔可夫说：

“他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

翻译的话音刚落，没想到克雷布斯竟用俄语说道：

“我要讲一件特等机密，您是听我讲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外国人。4月30日希特勒自愿地离开了我们，他自杀了。”说完，他静静地观察对方的反应。他估计面前这些俄国人肯定会被这一消息惊呆，会纷纷向他问东问西，打听细节。

老实说，闻听此讯，崔可夫心里怦然一动，为不能活捉希特勒感到有点遗憾。但转念又一想，这会不会是敌人的一个阴谋呢？所以他强令自己镇静，不慌不忙，胸有成竹他说：

“这个，我们早就知道啦。”

这回轮到克雷布斯惊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希特勒死了刚刚 12 个小时，城内的德军和老百姓还都不知道的时候，苏军竟先知道了。他脱口而出：

“事情发生在今天 15 时……”看见崔可夫低头看表，忙更正说：“不，是昨天，4 月 30 日 15 时左右。”

沉默了一会儿，崔可夫说：

“你们的元首已经死了，德军为什么还不投降？”

克雷布斯从衣袋里摸出几张纸，展开，拿起最上面的一份：

“这是现政府总理戈培尔博士写给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信。元首在遗嘱中已将全部权力移交给邓尼茨元帅、戈培尔博士和鲍曼。戈培尔博士受鲍曼全权委托，愿与苏联领袖建立联系，这是进行和谈所必需的。”他又扬了扬剩下两张纸：“这两份文件一个是授予我与苏军最高指挥部进行谈判的全权证书，一个是元首的遗嘱和新政府组成名单。请过目。”

翻译把三份文件的主要内容转述了一下，崔可夫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和谈？应该说是谈投降吧？”

“我们是想结束战争，为此，应当先让以邓尼茨元帅为首的新政府正式组建起来，该政府将会通过与苏联政府谈判的方法解决结束战争的过程问题。”

崔可夫到隔壁的房间里给朱可夫打电话，告诉他希特勒已死和克雷布斯要求先成立新政府然后再谈投降问题的要求。朱可夫听后，忍不住骂了句粗话，然后说：

“你守在电话机旁，我要马上向莫斯科汇报。我还会再问些问题。”

朱可夫马上打电话到莫斯科，斯大林已回到他在孔策沃的别墅，并且已经睡下了，值班的军官感到有些为难：

“元帅同志，斯大林同志刚刚躺下睡觉，恐怕……”

朱可夫毫不客气地打断对方的话：

“请叫醒他，我的事情很重要，不能等到早上。”

斯大林很快来到电话前，朱可夫如实作了报告，斯大林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这个混蛋就这么完蛋啦？可惜没能活着把他抓住。希特勒的尸体呢？”

“据克雷布斯讲，尸体已经烧掉了。”

“找到他并加以确认，我会从莫斯科派去专家进行这一工作。另外，告诉崔可夫，德军只能无条件投降，如果他们不接受，就不要跟德国人进行任何谈判。如果不发生特别情况，夜里别再打电话给我。我想休息一会儿。中午要举行五一节的检阅。再见。”

朱可夫又打电话给崔可夫：

“问问克雷布斯，他们是愿意放下武器投降，还是故意玩弄和谈把戏？”

当崔可夫把这个问题直接了当地提给克雷布斯时，后者脸上的肌肉在颤抖，面部的疤痕胀得发红，显然他在竭力克制自己，但还是说走了嘴：

“我不懂您说的和谈把戏是什么意思。但我想请你们允许并帮助我们建立新政府，就在这里，在柏林建立新政府。我们很担心，在德国南部可能会出现另一个新政府，但它是不合法的，只有在柏林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我们要求停战，以便让政府的全体成员能开会协商，订出一个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的和约。所以，我们要求，德国来全面投降之前，你们要先承认新政府，同这个政府进行联系……”

“这不可能。”崔可夫打断克雷布斯的话，“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德国全面无条件投降。否则，我们的军队会再次进行强攻！”

克雷布斯摇晃着光头：

“我无权宣布投降，这需要取得戈培尔的同意。”

克雷布斯走了，他还必须回到总理府花园的地下室去。临走的时候，这位曾经当过德国驻莫斯科使馆武官的将军显得犹豫不决，两次走出房门又两次返回，一次说是把手套和军帽忘在窗台上了，可崔可夫指挥所的所有人都看到军帽此刻正戴在他的头上。一次又说把装文件的包忘在椅子上了，可是崔可夫清楚地记得克雷布斯带来的那几份文件是从他上衣右侧口袋里摸出来的。

崔可夫看得出，他在犹豫不决；是返回坐以待毙呢还是俯首投降。他希望苏军能把他收为俘虏，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目前的窘境。可崔可夫想，我们要这样一个俘虏有什么用呢？倒不如让他回去，也许能对停止流血有点影响。

魏德林命令：立即停止抵抗

克雷布斯与崔可夫进行接触的时候，柏林城，确切地说，蒂尔加登沙洲上的战斗并未停止。在突击第5集团军和突击第3集团军的攻击区，以及近卫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地域内，苏军仍向顽抗的德军展开猛攻。北面，肃清国会大厦内残敌的战斗直至5月1日晚上才结束。东面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步兵第416师与德军激战近一天，傍晚，该师的安德烈耶夫上士和别列日诺夫中士，顺着门柱爬上勃兰登堡门上的青铜四驾马车，把一面红旗插在上面，迎着飞舞的红旗，广场上迸发出一片“乌拉”的欢呼声。南面，突击第5集团军所属由罗斯雷将军指挥的步兵第9军各部，已经把战线推进到威廉大街、伏斯大街和戈林大街，帝国总理府所在地已被团团围住。西面，在柏林城防司令部所在地柏林动物园，近卫第8集团军近卫步兵第79师正同德坦克第56军的部队展开激战。

5月1日18时，返回地下室的克雷布斯将军终于有了回音，表示德军最高统帅部拒绝接受无条件投降条件。这就意味着苏军只有一种选择，即继续实施强攻了。18时30分，参加柏林战斗的所有火炮和迫击炮展开了强大的火力突击。这次突击，对继续顽抗的德军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在许多方向上，炮兵的密度达到每公里500—600门火炮和迫击炮。德军的精神防线首先崩溃了，他们终于明白，苏军对不投降的敌人是绝不手软的，再抵抗下去只能死得更快、更惨。

5月2日零时40分，近卫步兵第79师的无线电台收到来自一个德军电台的呼叫，呼叫人用俄语说：

“喂！喂！我是德军坦克第56军。我们要求停火，柏林时间12时50分，莫斯科时间零时50分，我们将派军使到波茨坦大桥。识别标志是一面白旗。请回答。”

第79师无线电台的话务员在师长斯但凯夫斯基将军指示下作了回答：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正把你们的请求向上级首长报告，请等候。”

那边赶忙答话：

“俄军电台，俄军电台，我听到了你的讲话，请尽快向你的上级首长报告。尽快。”

斯坦凯夫斯基将军立即报告了自己的上级近卫步兵第 28 军军长里若夫将军，里若夫又马上报告了崔可夫。崔可夫指示他：

“第一，可以接待军使，但只能在波茨坦大桥地域停火；第二，除了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外，不进行任何谈判，德军应立即放下武器。”

很快，德坦克第 56 军参谋长杜芬格上校与苏军代表在指定地点见了面。杜芬格宣称他受军长、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的委托向苏军宣布，坦克第 56 军的部队已停止抵抗，缴械投降。崔可夫闻讯，轻松地说：

“那好，让杜芬格回去，带魏德林来见我。”放下听筒，崔可夫不禁摇了摇头，开玩笑他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那么多大人物都忙着到这儿来呀。”

早上 7 时许，魏德林走进了崔可夫的前线指挥所。这位德国将军，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身体看样子很结实，在房间中间一站，习惯地分叉着两腿。崔可夫打量了这个仅当了 6 天的柏林城防司令，说：

“是您在指挥柏林的守备部队吗？”

“是的。”魏德林回答很快，也很干脆。

“克雷布斯昨天来过我这里，他现在在哪里？”

“我昨天晚上在帝国总理府见过他。开始他责怪我命令投降，因为戈培尔、鲍曼都拒绝投降。可不久据说克雷布斯改变了主张，认为你们的包围圈十分坚固，突围无望，不如早点停止无谓的流血。但他说服不了戈培尔和鲍曼。戈培尔也已自杀。我估计克雷布斯也会自杀，或者说，已经自杀了。”

崔可夫与众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戈培尔和克雷布斯的结局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过了一会儿，崔可夫说：

“那么，你应该下达命令，让柏林守军全面投降。”

魏德林摇了摇头，作了爱莫能助的表情：

“尽管我很愿意敦促柏林全体守军停止军事行动，但我无法对所有部队下达投降的命令，因为部队已被分割，失去了联系。况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元首已死的消息，他们也许还会为他进行抵抗。”

“就你能力所及哪怕命令在个别地段上停止抵抗也好，这样做你也就问心无愧了。”这时，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插了进来，并递给魏德林一张白纸，作了个请的手势。魏德林接过纸，坐下开始草拟命令。崔可夫让副官找了魏德林带来的一个参谋来帮他。过了一会儿，魏德林默默把写着命令的纸交给崔可夫。上写：

4 月 30 日元首已经自戕，他抛弃了我们这些曾经宣誓效忠于他的人。元首曾命令我们德国军队应为保卫柏林继续作战，但是我们的弹药已消耗殆尽，从总的形势看，我们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

我命令：立即停止抵抗。

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

索科洛夫斯基看后又交给崔可夫。崔可夫对自己的参谋长别良夫斯基说：

“多翻印些，派一辆车，再派我们一名军官，随德国人一起去，让他们把命令拿在手里，乘车沿大街向德国部队和居民宣读。”

5月2日早上，在柏林上空轰响回荡了近16天的枪炮声，渐渐平息了。一队队德军俘虏排着长长的队伍，垂手走在瓦砾成堆、破烂不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被炸断的树枝树干横七竖八地倒在路面上，被击毁的坦克、车辆随处可见，油漆剥落的外壳和黑乎乎的骨架，在五月的温暖阳光下，向看到它们的每一个人，诉说着刚刚结束的那场激战，以及激战中一个个惨烈的故事。还在冒着烟的楼房，倒塌的屋角、墙壁，弹坑累累的柏油马路，空中弥漫的呛人的烟火气味，都在从不同角度注释着一个词：破坏，战争带来的破坏。如果说从1939年9月，德国军队首先把这个概念强加给无辜的华沙时起，在5年多的时间里，无数个大小城市先后体会到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现在终于轮到柏林也尝一尝这种滋味，这种让人欲哭无泪、欲怒无声的滋味了。

作为胜利者，而且是最后的胜利者，那些历尽苦难从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克里木半岛、乌克兰草原、白俄罗斯沼泽、波罗的海港口以及华沙城下一步步打到柏林来的官兵们，有理由把含泪的欢笑抛向硝烟尚未散尽的天空，洒向鲜血还未揩干的土地，因为这是他们应该获得的报偿，是他们特有的权利，为此，他们已经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还在五一节那天，柏林市中心的战斗尚未结束，苏军航空兵们就用飞机拖挂着一面巨幅旗帜在柏林上空盘旋，那旗帜上6个巨大的字母组成一个词“胜利”，这个词，曾经是一种信念，它支撑着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千百万反法西斯人民去赴汤蹈火；它进而转为一种呼唤，激励着百万金戈铁马去横扫千军如卷席；如今它终于成为现实，成为人类历史画卷上辉煌的一页。

是兰斯，还是柏林？

被希特勒指定为继承人的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在柏林被围和最终陷落的时候，一直在远离柏林的德国最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4月30日傍晚，他才从鲍曼发来的一封电报中得知元首对他的任命。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能越过第三帝国显赫一时的两个仅次于希特勒的权贵戈林和希姆莱，成为元首的继承人。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余他能找到的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他推测，希特勒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想借一位军人毫无约束的指挥权实现结束战争的目的。当然直到他被逮捕关押在纽伦堡，亲眼看到希特勒的遗嘱后，才知道自己对元首的疯狂和顽固估计低了，希特勒是想让邓尼茨这样一位还不至于令他伤心失望的海军将领，在他死后，继续把战争打下去。按照邓尼茨的想法，结束战争要有两个前提，拯救处于苏军作战地区的德军和难民，停止在易北河畔与西方军队作战以便敞开卢卑克和劳恩堡之间的大门，让从东线来的难民和军队进入西方。为此，一方面要继续在东线作战，为西撤的德军和难民赢得时间与机会，另一方面要马上开始与美英军队的谈判，及早在西线停火。不过，邓尼茨一时还不能断定元首对这个计划的态度。5月1日早7时40分和15时18分，邓尼茨又先后接到鲍曼和戈培尔发来的电报。鲍曼告诉他“遗嘱已生效”，暗示希特勒已死；而戈培尔的电报正式确认了鲍曼的暗示。邓尼茨暗中窃喜：阻止他实施既定计划的障碍自行消除了。

5月3日，邓尼茨委派的谈判代表弗里德堡海军大将来到了正在北德作战的盟军第21集团军司令官蒙哥马利元帅设在吕内堡附近灌木林里的指挥部。弗里德堡向蒙哥马利表示德军准备在西线实行局部投降。蒙哥马利出人意外地痛快接受了。并马上命令已经准备起飞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进行轰炸的歼击机和轰炸机停止起飞。接着，蒙哥马利向弗里德堡提出两个

条件：一是投降范围扩大到丹麦和荷兰两国内的德军部队；二是不许破坏和销毁投降区内的作战舰艇并将其移交给盟国。弗里德堡请示了邓尼茨之后，于5月4日晚，签署了局部投降书，这样，驻荷兰、丹麦和德国北部及其岛屿的德军于5月5日8时起，向英军投降。在易北河以东苏军作战地域内的维斯瓦集团军群，亦获准通过英军战线撤回西方，成为英军战俘。

弗里德堡旋即前往盟军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驻地巴黎东南的兰斯，就西线全部德军投降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接洽。然而，艾森豪威尔让德国人失望了，他一口拒绝了德军在西线局部投降的要求，只给德国人一种选择，即立即宣布包括东线在内的全线德军无条件投降。邓尼茨马上又把已经投奔到他这里的德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派往兰斯，以期能说服艾森豪威尔转变立场。但约德尔走后十几个小时，便从兰斯给邓尼茨发来电报：

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我们今天签署条约。否则，同盟国将封锁所有战线，任何企图单独投降的人将不再准许进入，所有谈判将予以中断。我看除了混乱或者签字，别无出路。为此，请即电复，我是否有权在投降条约上签字……

邓尼茨知道，如果拒不签字，那么接踵而至的，除了约德尔所说的混乱之外，还会有毁灭和他自己及周围人的生存危机。他无可奈何地在5月7日1时电告约德尔，他有权在全面投降书上签字……

5月7日2时41分，约德尔代表德军最高统帅部向盟军远征军总司令和苏军最高统帅部签署了全德陆、海、空三军全面无条件投降书。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代表盟国签字，苏联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以见证人身份签字。

兰斯投降一事传到莫斯科，斯大林感到既震惊又非常气愤。

“这样一件大事他们竟事先不跟我们协商并征得我们的同意！”他当着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的面发起火来。“为什么在远离德国的兰斯而不在希特勒的老巢柏林签署投降书呢？非常明显，这是他们在有意贬低苏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功绩，在竭力降低苏军攻克柏林的意义！”他一改往日不慌不忙踱步的习惯，大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脸涨得很红，脖子上的血管突突直跳。突然，他停下脚步：“那个擅自出席签字仪式的家伙是什么人？”说完气呼呼地盯着安东诺夫。

“炮兵少将伊凡·苏斯洛巴罗夫……”

“赶快接通沃罗诺夫，我要跟他讲话。”安东诺夫转身走到电话机旁，手里为这位炮兵总司令捏了把汗。电话很快接通，斯大林拿过听筒：

“你知道不知道所谓的‘著名的’炮兵少将苏斯洛巴罗夫究竟是什么人？对你手下的军官你是怎么教育的？！赶快把他召回莫斯科，送交军事法庭！”不由对方分辩，“咔”地挂断了电话。然后斯大林对安东诺夫说：“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就说苏方的签字代表不是我们可接受的人选。鉴于柏林在德国的特殊意义，应在柏林举行一个正式的德国投降签字仪式。苏方将派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政府签字。时间，定在5月8日。”停了一会儿，斯大林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还要跟丘吉尔和杜鲁门打交道……这个该死的苏斯洛巴罗夫，引来了多少麻烦。”

5月8日，通往柏林市郊卡尔斯霍尔斯特区的道路上，一队队由轿车组成的车队，疾驶而过。道路上搭起了一个巨大的木质凯旋门，一条红漆写成的标语“光荣属于红军”格外醒目。坐落在该区林茨维泽勒尔大街上的军事

工程学校门前，清扫得干干净净，身着崭新军服的苏军战士，端站在大门两边和通向学校饭厅的甬道上，给人一种庄重肃穆的感觉。饭厅是座灰色的两层小楼，其中一楼的大厅已被布置成一个会场。特意从德军最高统帅部搬来的一条褐色花纹的长地毯，从大厅里一直铺到门口的台阶下。正对厅门的墙上，并排挂着苏、美、英、法四国国旗，旗下是一排用绿呢铺面的桌子。这排长桌对面，离门口不远还单独摆放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上什么也没铺。临近午夜，大厅里灯火通明，靠墙边的地方，挤满一圈军官和记者，甚至还支起了一架电影摄影机。人们一面低声窃语，一面不断地向门口张望，流露出焦急、激动、紧张和期待的神情。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签字仪式就要在这里举行了。

24 时整。随着门口全副武装的卫兵一声高亢的“立—正”，大厅里一下子鸦雀无声了。人们的头像被一根绳牵着，刷地转向门口，四位高级将领几乎并排走进大厅。中间的是苏联元帅朱可夫，饰花的大沿军帽，笔挺的元帅服，黑亮的马靴一尘不染，双脚踏地“通通”有声。走在朱可夫左边的是盟国远征军副总司令泰德，身材瘦高的泰德，头戴贝雷帽，身穿英国皇家空军军服，宽大的肩章上，三颗金星闪闪发光。在朱可夫右侧稍后，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军总司令塔西尼。这 4 人之后，跟着一批军官和翻译。

5 月 9 日 0 时 5 分。朱可夫从长桌中央主席的位子上站起身，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一下大厅，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苏军最高统帅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受反希特勒同盟国各国政府的委托，来接受德军统帅部代表德国作无条件投降。”之后，他一一介绍了各国代表。然后停顿了几秒钟，提高声音说：“让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进来。”

零时 10 分。身穿德军元帅军服的德军总参谋长凯特尔元帅，不慌不忙走了进来。只见他腰背直挺，手戴深色手套，右手拿着元帅杖，像检阅部队似地走到单放的小桌前，一个标准的立正，把元帅杖竖举到胸前，再放下。在耀眼的灯光和众目睽睽之下，凯特尔这个以前做过多少遍的动作，此时有点僵硬和走形，同时，不知是感到屈辱还是羞愧，两片红云腾地泛起在他白皙的脸上。在他身后，跟着另外两名代表，矮壮的是施通普夫空军上将，高个、驼背、苍老的是曾替邓尼茨游说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的弗里德堡海军上将。

三人在桌后坐下，凯特尔忽然发现脚下的地毯非常熟悉，忙与弗里德堡耳语了几句，弗里德堡向脚下一看，立刻面露愠色。这一切被柏林卫戍司令别尔扎林将军看得一清二楚，他低声对身边的突击第 5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科谢耶夫将军说：

“他们认出来了，这东西对他们太熟悉了。以前他们是舒舒服服地踏在上面，现在，如坐针毡哪！”

这时只听朱可夫问：

“德军代表，你们手里有没有无条件投降书？你们是否拥有全权签署投降书？”

泰德将军坐着把这个问题用英语重复了一遍。凯特尔听后，脱口而出：“雅沃利。”

这个德语词是作为敬语的“是”的意思，通常是士兵向高级指挥官或将

军回答时说的，说时要垂手直立，脚跟并拢。凯特尔说着机械地向后一扬手，副官马上把一份文件放到他手上，他头也不回地接过来，放在桌面上，由弗里德堡呈送给朱可夫。

这是一份邓尼茨签发的全权证书，朱可夫扫了一眼，递给了泰德，盯着凯特尔说：

“既然你们拥有全权，那就开始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凯特尔又向后扬过手去，接过副官递上的一支自来水笔，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身子未动，他是想就在原地签字。

凯特尔的自负把朱可夫激怒了，他用手指着长桌一端，怒喝道：

“到这里来签！”

零时 17 分。凯特尔瞪了一眼朱可夫，脸上的肌肉抽动着，缓缓站起身，从桌上拿起元帅杖，阴沉着脸走了过来。走到长桌前，他拿起吊在胸前的单片眼镜，但由于手抖得厉害，戴了两次才戴好，他故意装出轻蔑的样子很快在 5 份投降书上签上名字，两旁按照相机快门声和摄影机的“沙沙”声不绝于耳，凯特尔忽然扭过头去，但两滴刚刚流出眼角的泪珠，还是被眼尖的记者看到了。

随后，施通普夫也签了字。签完之后，他向长桌后的胜利者鞠了一躬。弗里德堡签字时手抖个不停，字写得很潦草，写完之后，他在副官的搀扶下才回到原来的位子上。两个星期后，他便自杀了。

零时 30 分。朱可夫坐在长桌中央，在送到面前的投降书上落笔签字。接着，泰德、斯巴兹、塔西尼也都签上了名字。

零时 43 分。朱可夫往椅背上一靠，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和骄傲宣布：

“德国代表团可以退场了。”

凯特尔立即跳了起来，草率地把元帅杖在胸前举了举，远不如刚进来时的那次规范。然后转过身，大步走出门去，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个个垂着头跟在后面。

零时 45 分。朱可夫元帅、泰德将军、斯巴兹将军和塔西尼将军，热烈地握手拥抱，大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大厅外，微风习习的柏林之夜，平和、安详、宁静……

